

道教经典精华

上册

宗教文化出版社



道教经典精华

下册

宗教文化出版社



道教经典精华

(上册)

李德范 林世忠 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道教经典精华

(下册)

李德范 林世忠 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教经典精华/林世田,李德范编.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4

ISBN 7-80123-203-8

I. 道… II. ①林…②李… III. 道教-宗教经典 IV. B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 第 15716 号

道教经典精华

林世田 李德范 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交道口北三条 32 号 电话:64023355-2504 邮编:100007)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8 印张 600 千字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23-203-8/B·14

(上、下册)定价:38.00 元

出版前言

近些年来，传统文化不仅是学术界，而且是整个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而道教文化则是特别的热点。为什么会在科技日益倡明的今天出现这种现象呢？究其原因，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现代文化离不开传统文化，而道教文化历史悠久，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传统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是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养生保健。而追根溯源，道教从一开始就特别注重养生延命，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养生保健理论与方法。三是随着气功热的推波助澜，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道家气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四是随着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道教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为了发扬道教文化，介绍道教经典，我们依据流传较广的《二十二子》等版本编选了这本《道教经典精华》，以满足社会各界的需要。

总 目

上 册

道德真经	(1)
南华真经	(21)
道玄真经	(137)
冲虚至德真经	(205)
鬻 子	(259)
鹖冠子	(265)
淮南子 (节选)	(297)

下 册

周易参同契	(411)
太平经 (节选)	(435)
清静经	(475)
上清黄庭内景经	(479)
太上黄庭外景经	(491)
抱朴子内篇	(497)
养性延命录	(623)
黄帝阴符经	(643)

关尹子	(647)
亢仓子	(671)
悟真篇	(691)
还源篇	(717)
重阳立教十五论	(733)
太上感应篇	(741)
高上玉皇心印妙经	(747)
高上玉皇本行集经	(751)
北斗真经	(775)
三元妙经	(781)

上 册

目 录

道德真经	(春秋) 老子 (1)
道经	(3)
德经	(10)
南华真经	(战国) 庄子 (21)
内篇	(23)
逍遥游第一	(23)
齐物论第二	(25)
养生主第三	(31)
人间世第四	(32)
德充符第五	(37)
大宗师第六	(41)
应帝王第七	(46)
外篇	(49)
骈拇第八	(49)
马蹄第九	(51)
胠箠第十	(52)
在宥第十一	(54)
天地第十二	(58)
天道第十三	(63)

天运第十四	(67)
刻意第十五	(71)
缮性第十六	(72)
秋水第十七	(73)
至乐第十八	(78)
达生第十九	(80)
山木第二十	(84)
田子方第二十一	(88)
知北游第二十二	(91)
杂篇	(97)
庚桑楚第二十三	(97)
徐无鬼第二十四	(101)
则阳第二十五	(107)
外物第二十六	(111)
寓言第二十七	(114)
让王第二十八	(115)
盗跖第二十九	(120)
说剑第三十	(125)
渔父第三十一	(126)
列御寇第三十二	(129)
天下第三十三	(132)
道玄真经	(春秋) 文子 (137)
道原	(139)
精诚	(144)
十守	(150)
符言	(156)
道德	(161)
上德	(167)

微明·····	(172)
自然·····	(178)
下德·····	(183)
上仁·····	(189)
上义·····	(194)
上礼·····	(200)
冲虚至德真经 ····· (战国) 列子	(205)
天瑞篇·····	(207)
黄帝篇·····	(212)
周穆王篇·····	(220)
仲尼篇·····	(225)
汤问篇·····	(230)
力命篇·····	(238)
杨朱篇·····	(243)
说符篇·····	(250)
鬻子 ····· (西周) 鬻熊	(259)
撰史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五·····	(261)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261)
数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262)
鹖冠子 ····· (战国) 鹖冠子	(265)
博选第一·····	(267)
著希第二·····	(267)
夜行第三·····	(268)
天则第四·····	(268)
环流第五·····	(271)
道端第六·····	(272)
近迭第七·····	(274)
度万第八·····	(276)

王斧第九.....	(278)
泰鸿第十.....	(282)
泰录第十一.....	(284)
世兵第十二.....	(285)
备知第十三.....	(287)
兵政第十四.....	(289)
学问第十五.....	(289)
世贤第十六.....	(291)
天权第十七.....	(291)
能天第十八.....	(293)
武灵王第十九.....	(295)
淮南子 (节选)	(西汉) 刘安等 (297)
原道训.....	(299)
俶真训.....	(308)
天文训.....	(317)
时则训.....	(329)
览冥训.....	(339)
精神训.....	(344)
本经训.....	(351)
主术训.....	(357)
繆称训.....	(373)
齐俗训.....	(383)
道应训.....	(395)

下 册

目 录

周易参同契	(东汉) 魏伯阳 (411)
上卷	(413)
中卷	(422)
下卷	(430)
太平经 (节选)	(东汉) 于吉 (435)
守三实法第四十四	(437)
三急吉凶法第四十五	(439)
事死不得过生法第四十六	(440)
九天消先王灾法第五十六	(444)
六罪十治诀第一百三	(446)
天乐得善人文付火君诀第二百七	(457)
天咎四人辱道诫第二百八	(458)
禁烧山林诀第二百九	(466)
烧下田草诀第二百一十	(467)
天神考过拘校三合诀第二百一十一	(467)
三者为一家阳火数五诀第二百一十二	(469)
道佑三人诀第二百一十三	(472)
清静经	(三国) 葛玄 (475)
上清黄庭内景经	(西晋) 魏华存 (479)

上清章第一.....	(481)
上有章第二.....	(481)
口为章第三.....	(481)
黄庭章第四.....	(481)
中池章第五.....	(482)
天中章第六.....	(482)
至道章第七.....	(482)
心神章第八.....	(482)
肺部章第九.....	(483)
心部章第十.....	(483)
肝部章第十一.....	(483)
肾部章第十二.....	(483)
脾部章第十三.....	(483)
胆部章第十四.....	(484)
脾长章第十五.....	(484)
上睹章第十六.....	(484)
灵台章第十七.....	(485)
三关章第十八.....	(485)
若得章第十九.....	(485)
呼吸章第二十.....	(485)
琼室章第二十一.....	(486)
常念章第二十二.....	(486)
治生章第二十三.....	(486)
隐影章第二十四.....	(486)
五行章第二十五.....	(487)
高奔章第二十六.....	(487)
玄元章第二十七.....	(487)
仙人章第二十八.....	(488)

紫清章第二十九·····	(488)
百谷章第三十·····	(488)
心典章第三十一·····	(488)
经历章第三十二·····	(488)
肝气章第三十三·····	(488)
肺之章第三十四·····	(489)
隐藏章第三十五·····	(489)
沐浴章第三十六·····	(489)
太上黄庭外景经 ·····	(西晋) 魏华存 (491)
抱朴子内篇 ·····	(西晋) 葛洪 (497)
畅玄·····	(499)
论仙·····	(500)
对俗·····	(508)
金丹·····	(514)
至理·····	(525)
微旨·····	(530)
塞难·····	(535)
释滞·····	(540)
道意·····	(546)
明本·····	(551)
仙药·····	(555)
辨问·····	(566)
极言·····	(571)
勤求·····	(576)
杂应·····	(582)
黄白·····	(590)
登涉·····	(597)
地真·····	(609)

遐览	(612)
祛惑	(618)
养性延命录	(南朝) 陶弘景 (623)
序	(625)
教诫篇第一	(625)
食诫篇第二	(630)
杂诫忌褻害祈善篇第三	(632)
服气疗病篇第四	(634)
导引按摩篇第五	(636)
御女损益篇第六	(639)
黄帝阴符经	(北魏) 寇谦之 (643)
关尹子	关尹 (647)
一字篇	(649)
二柱篇	(651)
三极篇	(653)
四符篇	(656)
五鉴篇	(659)
六七篇	(662)
七釜篇	(664)
八筹篇	(666)
九药篇	(667)
亢仓子	庚桑楚 (671)
全道篇	(673)
用道篇	(674)
政道篇	(676)
君道篇	(680)
臣道篇	(681)

贤道篇·····	(682)
训道篇·····	(684)
农道篇·····	(686)
兵道篇·····	(688)
悟真篇 ·····	(宋) 张伯端 (691)
自序·····	(693)
七言四韵十六首·····	(695)
七言绝句六十四首·····	(698)
五言四韵一首·····	(711)
西江月十二首·····	(711)
西江月又一首·····	(714)
七首绝又五首·····	(714)
还源篇 ·····	(宋) 佚名 (717)
还源篇序·····	(719)
五言绝句·····	(719)
还源篇后序·····	(731)
重阳立教十五论 ·····	(宋) 王重阳 (733)
住庵·····	(735)
云游·····	(735)
学书·····	(735)
论合药·····	(736)
论盖造·····	(736)
论合道伴·····	(736)
论打坐·····	(737)
论降心·····	(737)
论炼性·····	(737)
论匹配五气·····	(737)
论混性命·····	(738)

论圣道·····	(738)
论超三界·····	(738)
论养身之法·····	(738)
论离凡世·····	(739)
太上感应篇 ····· (宋) 李昌龄	(741)
高上玉皇心印妙经 ·····	(747)
高上玉皇本行集经 ·····	(751)
清微天宫神通品第一·····	(753)
太上大光明圆满大神咒品第二·····	(758)
玉皇功德品第三·····	(763)
天真护持品第四·····	(766)
报应神验品第五·····	(770)
北斗真经 ·····	(775)
三元妙经 ·····	(781)

道德真经

(春秋) 老子著

道 经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五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六章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七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

十章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

之以为用。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十四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十五章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十六章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十九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二十章

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儻儻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飘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二十二章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

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辘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二十七章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三十二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三十四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三十五章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三十六章

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三十七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德 经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也，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

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致数與无與。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四十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四十一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颡，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七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四十九章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歛歛焉；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

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也。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

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六十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六十一章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六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六十三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六十六章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六十七章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六十八章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七十三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倖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七十五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八十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南华真经

(战国) 庄子著

内 篇

逍遥游第一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

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鷦鷯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悚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

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以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犛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齐物论第二

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今之隐几者，非昔之隐几者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子游曰：“敢问其方。”

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蓼蓼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謦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实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

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慙，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

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轂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恠譎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芋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果且有成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终身无成。若是而可谓成乎？虽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谓成乎？物与我无成也。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虽然，请尝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

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曰：何也？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

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园而几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

故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了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

齿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曰：“吾恶乎知之！”

“然则物无知邪？”

曰：“吾恶乎知之！”

虽然，尝试言之：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皦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荇，螂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齿缺曰：“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吾闻诸夫子，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为奚若？”

长梧子曰：“是黄帝之所听荧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

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鸇炙。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奚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置其滑昏，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钝，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黥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蝓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

俄然觉，则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养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辄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

“然则吊焉若此，可乎？”

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人间世第四

颜回见仲尼，请行。

曰：“奚之？”

曰：“将之卫。”

曰：“奚为焉？”

曰：“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

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

“且德厚信矜，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灾人。灾人者，人必反灾之。若殆为人灾夫！且苟为悦贤而恶不肖，恶用而

求有以异？若唯无诏，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顺始无穷。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

“且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虽然，若必有以也，尝以语我来！”

颜回曰：“端而虚，勉而一，则可乎？”

曰：“恶！恶可！夫以阳为充孔扬，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违。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与其心，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将执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诿可乎！”

“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内直者，与天为徒。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擎蹠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其言虽教谕之实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虽直而不病，是之谓与古为徒。若是则可乎？”

仲尼曰：“恶！恶可！大多政法而不谍，虽固亦无罪。虽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

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

仲尼曰：“斋。吾将语若：有心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白昼天不宜。”

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斋乎？”

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

回曰：“敢问心斋。”

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

夫子曰：“尽矣！吾语若：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绝迹易，无行地难。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矣；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未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

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泰至则多奇乐。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兽死不择音，气息弗然，于是并生心厉。克核大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若为致命，此其难者！”

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而问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之何。”

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积伐而美者以犯之，几矣！”

“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

“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

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栢社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

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

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槨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樯，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匠石归，栢社见梦曰：“女将恶乎比予哉？若将比予于文木邪？夫柷梨橘柚果瓜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

匠石觉而诊其梦，弟子曰：“趣取无用，则为社何邪？”

曰：“密！若无言！彼亦直寄焉，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不为社者，且几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而以义喻之，不亦远乎！”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藪。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异材夫！”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槨；啣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

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榱桷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此

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

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繅，足以糊口；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

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郢曲，无伤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德充符第五

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常季问于仲尼曰：“王骀，兀者也，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仲尼曰：“夫子，圣人也，丘也直后而未往耳。丘将以为师，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鲁国，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与庸亦远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独若之何？”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谓也？”

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视

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

常季曰：“彼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哉？”

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夫保始之征，不惧之实，勇士一人，雄入于九军。将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犹若是，而况官天地，府万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者乎！彼且择日而登假，人则从是也。彼且何肯以物为事乎！”

申徒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其明日，又与合堂同席而坐。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今我将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见执政而不违，子齐执政乎？”

申徒嘉曰：“先生之门，固有执政焉如此哉？子而说子之执政而后人者也？闻之曰：‘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久与贤人处则无过。’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犹出言若是，不亦过乎！”

子产曰：“子既若是矣，犹与尧争善。计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申徒嘉曰：“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知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游于羿之毂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适先生之所，则废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

子产蹴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称！”

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患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

无趾曰：“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务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吾以

夫子为天地，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

孔子曰：“丘则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请讲以所闻。”

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而况全德之人乎！”

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彼且蘄以淑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未尝有闻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无聚禄以望人之腹。又以恶骇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异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观之，果以恶骇天下。与寡人处，不至以月数，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国无宰，寡人传国焉。闷然而后应，泛而若辞。寡人丑乎，卒授之国。无几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无与乐是国也。是何人者也？”

仲尼曰：“丘也尝使于楚矣，适见牝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弃之而走。不见己焉尔，不得类焉尔。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战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资；刑者之屦，无为爱之。皆无其本矣。为天子之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复使。形全犹足以为尔，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骀它未言而信，无功而亲，使人授己国，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哀公曰：“何谓才全？”

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

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

“何谓德不形？”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

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今吾闻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其国。吾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闾跂支离无脤说卫灵公，灵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瓮盎大癭说齐桓公。桓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斫，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警乎大哉，独成其天。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

庄子曰：“然。”

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

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

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

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

大宗师第六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虽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嗟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倏然而往，倏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颥，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

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邴邴乎其似喜也，崔乎其不得已也；濔濔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厉乎其似世也，警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恹乎其忘其言也。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

以德为循。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为父，而身犹爱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而身犹死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善妖善老，善始善终，人犹效之，又况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颡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南伯子葵问乎女偶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曰：“吾闻道矣。”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

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撝宁。撝宁也者，撝而后成者也。”

南伯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

曰：“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于讴，于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俄而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曰：“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其心闲而无事，跼蹐而鉴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

子祀曰：“女恶之乎！”

曰：“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鸢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

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

子来曰：“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觉。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

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

子贡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临尸而歌，颜色不变，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疣溃痂。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愤愤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

子贡曰：“然则夫子何方之依？”

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虽然，吾与汝共之。”

子贡曰：“敢问其方。”

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

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

子贡曰：“敢问畸人。”

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颜回问仲尼曰：“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仲尼曰：“夫孟孙氏尽之矣，进于知矣。唯简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简矣。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吾特与汝，其梦未始觉者邪！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孟孙氏特觉，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谓吾之乎？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

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

许由曰：“而奚来为执？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剿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途乎？”

意而子曰：“虽然，吾愿游于其藩。”

许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

意而子曰：“夫无庄之失其美，据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炉捶之间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剿，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

许由曰：“噫！未可知也。我为汝言其大略：吾师乎！吾师乎！翫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

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

颜回曰：“回益矣。”

仲尼曰：“何谓也？”

曰：“回忘仁义矣。”

曰：“可矣，犹未也。”

他日复见，曰：“回益矣。”

曰：“何谓也？”

曰：“回忘礼乐矣！”

曰：“可矣，犹未也。”

他日复见，曰：“回益矣。”

曰：“何谓也？”

曰：“回坐忘矣。”

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

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

子舆入，曰：“子之歌诗，何故若是？”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应帝王第七

齿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齿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

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鸕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圜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

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猿狙之便，执犂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

壶子曰：“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众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与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尝

试与来，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壶子。壶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见吾杜德机也。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廖矣！全然有生矣！吾见其杜权矣！”

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是殆见吾善者机也。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焉。试齐，且复相之。”

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吾向示之以太冲莫胜，是殆见吾衡气机也。觐桓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曰：“追之！”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壶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

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外 篇

骈拇第八

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

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矣。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

且夫骈于拇者，决之则泣；枝于手者，斲之则啼。二者或有余于数，或不足于数，其于忧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

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

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礼乐，响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亏也。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使天下惑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

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

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

馬蹄第九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齧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縶，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櫜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蹇蹇为仁，踢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踢，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圉扼、鸢曼、诡衔、窃轡。故马之知而恣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

民乃始跼蹐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胠箠第十

将为胠箠、探囊、发匱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絨膝，固扃鐃，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匱揭箠担囊而趋，唯恐絨膝扃鐃之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

故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竟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曲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施，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

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

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

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殫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搯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燔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趣之，则内弃其亲，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则是上好知之过也。

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筍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置罟之知多，则曾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

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惛软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种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哼哼之意，哼哼已乱天下矣！

在宥第十一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

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使人鼓怒失位，居处无常，思虑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于是乎天下始乔诘卓鸇，而后有盗跖、曾、史之行。故举天下以赏其善者不足，举天下以罚其恶者不给。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赏罚。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而且说明邪，是淫于色也；说聪邪，是淫于声也；说仁邪，是乱于德也；说义邪，是悖于理也；说礼邪，是相于技也；说乐邪，是相于淫也；说圣邪，是相于艺也；说知邪，是相于疵也。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将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齟齬而乱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岂直过也而去之邪！乃齐戒以言之，跪坐以进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

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问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慎无撓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刳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悬而天；儼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撓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讎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峽，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斫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撓人心。故贤者伏处大山嵒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噫，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桎梏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嚆矢也？故曰：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

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山，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残也。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茅，闲居三月，复往邀之。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

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心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女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女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尝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广成子之谓天矣！”

广成子曰：“来！余语女：彼其物无穷，而人皆以为有终；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将去女，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当我缙乎，远我昏乎！人其尽死，而我独存乎！”

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鸿蒙方将拊脾雀跃而游。云将见之，倘然止，赧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为此？”鸿蒙拊脾雀跃不辍，对云将曰：“游！”云将曰：“朕愿有问也。”鸿蒙仰而视云将曰：“吁！”云将曰：“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今我愿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为之奈何？”鸿蒙拊脾雀跃掉头曰：“吾弗知！吾弗知！”云将不得问。又三年，东游，过有宋之野，而适遭鸿蒙。云将大喜，行趋而进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愿闻于鸿蒙。鸿蒙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游者鞅掌，以观无妄。朕又何知！”云将曰：“朕也自以为猖狂，而民随予所往；朕也不得已于民，今则民之放也。愿闻一言。”鸿蒙曰：“乱天之经，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兽之群而鸟皆夜鸣，灾及草木，视及止虫。噫！治人之过也。”云将曰：“然则吾奈何？”鸿蒙曰：“噫！毒哉！仙仙乎归矣！”云将曰：“吾遇天难，愿闻一言。”鸿蒙曰：“噫！心养！汝徒处无为，而物自

化。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溟涬。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云将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辞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异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众为心也。夫以出乎众为心者，曷常出乎众哉！因众以宁所闻，不如众技众矣。而欲为人之国者，此揽乎三王之利而不见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国侥幸也。几何侥幸而不丧人之国乎？其存人之国也，无万分之一；而丧人之国也，一不成而万有余丧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

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声之于响。有问而应之，尽其所怀，为天下配。处乎无响，行乎无方。挈汝适复之挠挠，以游无端，出入无旁，与日无始。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无己，恶乎得有有！睹有者，昔之君子；睹无者，天地之友。

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为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陈者，法也；远而不可不居者，义也；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节而不可不积者，礼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为者，天也。故圣人观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谋，会于仁而不恃，薄于义而不积，应于礼而不诤，接于事而不辞，齐于法而不乱，恃于民而不轻，因于物而不去。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不明于天者，不纯于德；不通于道者，无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

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天地第十二

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故执德之谓纪，德成之谓立，循于道之谓备，不以物挫志之谓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则韬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为万物逝也。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显则明。万物一府，死生同状。”

夫子曰：“夫道，渊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无以鸣。故金石有声，不考不鸣。万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于事，立之本原而知通于神，故其德广。其心之出，有物采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荡荡乎！忽然出，勃然动，而万物从之乎！此谓王德之人。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与万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时骋而要其宿，大小，长短，修远。”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齿缺，齿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尧问于许由曰：“齿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

许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齿缺之为人也，聪明睿知，给数以敏，其性过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审乎禁过，而不知过之所由生。与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方且本身而异形，方且尊知而火驰，方且为绪使，方且为物絯，方且四顾而物应，方且应众宜，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虽然，有族有祖，可以为众父，而不可以为众父父。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

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

封人曰：“始也我以女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鷡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尧随之曰：“请问。”封人曰：“退已！”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立而问焉，曰：“昔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辞为诸侯而耕。敢问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

乱自此始矣！夫子闾行邪？无落吾事！”偃偃乎耕而不顾。

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合喙鸣，喙鸣合，与天地为合。其合缙缙，若愚若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

夫子问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寓。’若是则可谓圣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系，劳心怵心者也。执狸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来。丘，予告若，而所不能闻与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众，有形者与无形无状而皆存者尽无。其动止也，其死生也，其废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

将闾菟见季彻曰：“鲁君谓菟也曰：‘请受教。’辞不获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请尝荐之。吾谓鲁君曰：‘必服恭俭，拔出公忠之属而无阿私，民孰敢不辑！’”季彻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于帝王之德，犹螳螂之怒臂以当车轂，则必不胜任矣。且若是，则其自为处危，其观台多物，将往投迹者众。”将闾菟觐觐然惊曰：“菟也忙若于夫子之所言矣！虽然，愿先生之言其风也。”季彻曰：“大圣之治天下也，摇荡民心，使之成教易俗，举灭其贼心而皆进其独志，若性之自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岂兄尧、舜之教，民溟溟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沝汤，其名为橰。”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

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瞋然惭，俯而不对。有间，为圃者曰：“子奚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为圃者曰：“子非夫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事。”子贡卑陋失色，琐琐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后愈。

其弟子曰：“向之人何为者邪？夫子何故见之变容失色，终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为天下一人耳，不知复有夫人也。吾闻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者，圣人之道。今徒不然。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托生与民并行而不知其所之，忙乎淳备哉！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为。虽以天下誉之，得之所谓，警然不顾。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谓，恍然不受。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德之人哉！我之谓风波之民。”反于鲁，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识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惊邪？且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

淳芒将东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苑风曰：“子将奚之？”曰：“将之大壑。”曰：“奚为焉？”曰：“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吾将游焉。”苑风曰：“夫子无意于横目之民乎？愿闻圣治。”淳芒曰：“圣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举而不失其能，毕见其情事而行其所为，行言自为而天下化。手挠颐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谓圣治。”“愿闻德人。”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谓悦，共给之之谓安。怵乎若婴儿之失其母也，恍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财用有余而不知其所自来，饮食取足而不知其所从，此谓德人之容。”“愿闻神人。”曰：“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此谓照旷。致命尽情，

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

门无鬼与赤张满稽观于武王之师。赤张满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离此患也。”门无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乱而后治之与？”赤张满稽曰：“天下均治之为愿，而何计以有虞氏为！有虞氏之药疡也，秃而施髻，病而求医。孝子操药以修慈父，其色焦然，圣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

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臣子之盛也。亲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谓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谓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谓然而然之，所谓善而善之，则不谓之道谀之人也。然则俗故严于亲而尊于君邪？谓己道人，则勃然作色；谓己谀人，则怫然作色。而终身道人也，终身谀人也，合譬饰辞聚众也，是终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设采色，动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谓道谀；与夫人之为徒，通是非，而不自谓众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适者犹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则劳而不至，惑者胜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芻，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以二缶钟惑，而所适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释之而不推。不推，谁其比忧！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尊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跖与曾、史，行义有间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

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悛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杨、墨乃始离跂自以为得，非吾所谓得也。夫得者困，可以为得乎？则鸩鴆之在于笼也，亦可以为得矣！且夫趣舍声色以柴其内，皮弁鹬冠搢笏绅修以约其外，内支盈于柴栅，外重纒缴，琬琰然在纒缴之中而自以为得，则是罪人交臂历指而虎豹在于囊槛，亦可以为得矣！

天道第十三

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昧然无不静者矣。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者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庄子曰：“吾师乎！吾师乎！畜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之为

天乐。故曰：‘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故曰：‘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礼法度数，形名比详，治之末也；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哭泣衰经，隆杀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须精神之运，心术之动，然后从之者也。末学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矣，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语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语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

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故书曰：“有刑有名。”刑名者，古人之有，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刑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刑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到道而言，连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刑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礼法度数，刑名比详，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曰：“然则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尧曰：“胶胶扰扰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漫，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噫，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噫，夫子乱人之性也！”

士成绮见老子而问曰：“吾闻夫子圣人也，吾固不辞远道而来愿见，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观子非圣人也。鼠壤有余蔬，而

弃妹之者，不仁也。生熟不尽于前，而积敛无崖。”老子漠然不应。士成绮明日复见，曰：“昔者吾有刺于子，今吾心正却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圣之人，吾自以为脱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苟有其实，人与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绮雁行避影履行，遂进而问：“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冲然，而颡颡然，而口阉然，而状义然，似系马而止也。动而持，发也机，察而审，知巧而睹于泰，凡以为不信。边竟有人焉，其名为窃。”

夫子曰：“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形德仁义，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为之累。天下奋柄而不与之偕，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

糟魄已夫！”

天运第十四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巫咸招曰：“来！吾语女。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

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曰：“请问至仁。”庄子曰：“至仁无亲。”大宰曰：“荡闻之，无亲则不爱，不爱则不孝。谓至仁不孝，可乎？”庄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是何也？则去之远也。故曰：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夫德遗尧舜而不为也，利泽施于万世，天下莫知也。岂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贵，国爵并焉；至富，国财并焉；至愿，名誉并焉。是以道不渝。”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大清。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蜚虫始作，吾惊之以雷

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汝故惧也。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却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是故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予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世疑之，稽于圣人。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无言而心说。故有焱氏为之颂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乐也者，始于惧，惧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

孔子西游于卫，颜渊问师金曰：“以夫子之行为奚如？”师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穷哉！”颜渊曰：“何也？”师金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将复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陈刍狗，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故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是非其梦邪？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蘄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

罪于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狙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龁挽裂，尽去而后嫌。观古今之异，犹猿狙之异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彼知顰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穷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覩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啮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

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噤，予又何规老聃哉？”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聃。老聃方将偃堂而应，微曰：“予年运而往矣，子将何以戒我乎？”子贡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进！子何以谓不同？”对曰：“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种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僭于蜎蜎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也！其无耻也！”子贡蹴蹴然立不安。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鹄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

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

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游居学者之所好也。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蓺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故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德之失。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无所于忤，虚之至也；不与物交，淡

之至也，无所于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

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其名为同帝。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野语有之曰：“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人尚志，圣人贵精。”故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

缮性第十六

缮性于俗，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则不冒，冒则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澡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

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辩饰知，不以知穷天下，不以知穷德，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故曰：正己而已矣。乐全之谓得志。

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秋水第十七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

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小，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入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

河伯曰：“然则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是故大知观于远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证向今故，故遥而不闷，掇而不跂，知时无止。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说，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议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异便。此势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动不为利，不贱门隶；货财弗争，不多辞让；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贱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异；为在从众，不贱佞谄；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戮耻不足以为辱，知是非之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闻曰：‘道人不闻，至德不得，大人无己。’约分之至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恶至而倪贵贱？恶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咍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鸢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故曰：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是犹师天而无地，师阴而无阳，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语而不舍，非愚则诬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徒。默默乎河伯，女恶知贵贱之门，小大之家！”

河伯曰：“然则我何为乎，何不为乎？吾辞受趣舍，吾终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谓谢施；无一而行，与道参差。严乎若国之有君，其无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兼怀万物，其孰承翼？是谓无方。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

河伯曰：“然则何贵于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内，人在外，德

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踟躅而屈伸，反要而语极。”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

夔怜蚺，蚺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夔谓蚺曰：“吾以一足踰踔而行，予无如矣。今子之使万足，独奈何？”蚺曰：“不然。子不见夫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杂而下者不可胜数也。今予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蚺谓蛇曰：“吾以众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蛇曰：“夫天机之所动，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谓风曰：“予动吾脊胁而行，则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而似无有，何也？”风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则胜我，鲇我亦胜我。虽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为大胜者，唯圣人能之。”

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

公孙龙问于魏牟曰：“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吾自以为至达已。今吾闻庄子之言，茫然异之。不知论之不及与，知之弗若与？今吾无所开吾喙，敢问其方。”公子牟隐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独不闻夫坎井之蛙乎？谓东海之鳖曰：‘吾乐与！出跳梁乎井干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

足灭跗。还蜎蟹与蝌蚪，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跨坎井之乐，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时来入观乎？”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繁矣。于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于是坎井之蛙闻之，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商蚿驰河也，必不胜任矣。且夫知不知论极妙之言，而自适一时之利者，是非坎井之蛙与？且彼方趾黄泉而登大皇，无南无非，奭然四解，沦于不测；无东无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今子不去，将忘子之故，失子之业。”公孙龙口呿而不合，舌举而不下，乃逸而走。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途中乎？”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途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途中。”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怨，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

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至乐第十八

天下有至乐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今奚为奚据？奚避奚处？奚就奚去？奚乐奚恶？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昏昏，久忧不死，何苦也！其为形也亦远矣。烈士为天下见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诚善邪，诚不善邪？若以为善矣，不足活身；以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谏不听，蹲循勿争。”故夫子胥争之，以残其形；不争，名亦不成。诚有善无有哉？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谄谄然如将不得已，而皆曰乐者，吾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虽然，无为可以定是非。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请尝试言之：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故曰：“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为哉！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

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恶之。支离叔曰：“子恶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恶？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髑髅然有形。撒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饿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颺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颜渊东之齐，孔子有忧色。子贡下席而问曰：“小子敢问，回东之齐，夫子有忧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问。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夫不可损益。吾恐回与齐侯言尧、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农之言。彼将内求于己而不得，不得则惑，人惑则死。且女独不闻邪？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觴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

之江湖，食之鳅鰕，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彼唯人言之恶闻，奚以夫尧尧为乎！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入，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

列子行，食于道从，见百岁髑髅，撻蓬而指之曰：“唯予与汝知而未尝死、未尝生也。若果养乎？予果欢乎？”

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蠃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蛭蟺，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鵽掇。鵽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醢。颐辂生乎食醢，黄輶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蠹。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达生第十九

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虽不足为而不可不为者，其为不免矣！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事奚足弃而生奚足遗？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形精不亏，是谓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子列子问关尹曰：“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请问何以至于此？”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

敢之列。居，予语女。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以相远？夫奚足以至乎先？是形色而已。则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夫得是而穷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将处乎不淫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纪，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隙，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违物而不惧。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伎心者不怨飘瓦，是以天下平均。故无攻战之乱，无杀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开人之天，而开天之天。开天者德生，开人者贼生。不厌其天，不忽于人，民几乎以其真。”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矣。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

颜渊问仲尼曰：“吾尝济乎觴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曰：‘可。善游者数能。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吾问焉而不吾告，敢问何谓也？”仲尼曰：“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恶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殚。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

田开之见周威公，威公曰：“吾闻祝肾学生，吾子与祝肾游，亦何闻焉？”田开之曰：“开之操拔簪以侍门庭，亦何闻于夫子！”

威公曰：“田子无让，寡人愿闻之。”开之曰：“闻之夫子曰：‘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谓也？”田开之曰：“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

仲尼曰：“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极。夫畏途者，十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后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饮食之间，而不知为之戒者，过也。”

祝宗人玄端以临牢策，说彘曰：“汝奚恶死？吾将三月牒汝，十日戒，三日齐，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则汝为之乎？”为彘谋，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错之牢策之中；自为谋，则苟生有轩冕之尊，死得于豚楯之上、聚傒之中则为之。为彘谋则去之，自为谋则取之，所异彘者何也？

桓公田于泽，管仲御，见鬼焉。公抚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见？”对曰：“臣无所见。”公反，谗诒为病，数日不出。齐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则自伤，鬼恶能伤公？夫忿滯之气，散而不反，则为不足；上而不下，则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则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

桓公曰：“然则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灶有髻。户内之烦壤，雷霆处之；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蛭跃之；西北方之下者，则洸阳处之。水有罔象，丘有莘，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公曰：“请问委蛇之状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桓公赧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见者也。”于是正衣冠与之坐，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纪渚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

骄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见者反走矣。”

孔子观于吕梁，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以子为鬼，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汨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谓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梓庆削木为锯。锯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锯，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锯，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由是与！”

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庄公以为文弗过也，使之钩百而反。颜阖遇之，入见曰：“稷之马将败。”公密而不应。少焉，果败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马力竭矣，而犹求焉，故曰败。”

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

有孙休者，踵门而诧子扁庆子曰：“休居乡不见谓不修，临难不见谓不勇。然而田原不遇岁，事君不遇世，宾于乡里，逐于州部，则胡罪乎天哉？休恶遇此命也？”

扁子曰：“子独不闻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胆，遗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是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今汝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躯，具而九窍，无中道夭于聋盲跛蹇而比于人数，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孙子出，扁子入。坐有间，仰天而叹，弟子问曰：“先生何为叹乎？”扁子曰：“向者休来，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惊而遂至于惑也。”弟子曰：“不然。孙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孙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来矣，又奚罪焉？”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鸟止于鲁郊，鲁君说之，为具太牢以飧之，奏九韶以乐之。鸟乃始忧悲眩视，不敢饮食。此之谓以己养养鸟也。若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鳅鲋，委蛇而处，则安平陆而已矣。今休，款启寡闻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载骥以车马，乐鹄以钟鼓也，彼又恶能无惊乎哉！”

山木第二十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

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

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乡乎！”

市南宜僚见鲁侯，鲁侯有忧色。市南子曰：“君有忧色，何也？”鲁侯曰：“吾学先王之道，修先君之业；吾敬鬼尊贤，亲而行之，无须臾离居。然不免于患，吾是以忧。”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术浅矣！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且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今鲁国独非君之皮邪？吾愿君剖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君曰：“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

市南子曰：“君无形倨，无留居，以为君车。”君曰：“彼其道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为邻？吾无粮，我无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故有人者累，见有于人者忧。故尧非有人，非见有于人也。吾愿去君之累，除君之忧，而独与道游于大莫之国。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则呼张歛之。一呼而不闻，再呼而不闻，于是三呼邪，则必以恶声随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虚而今也实。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北宫奢为卫灵公赋斂以为钟，为坛乎郭门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县，王子庆忌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之设？”奢曰：“一之间，无敢设也。奢闻之：‘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侗乎其无识，傥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来。来者勿禁，往者勿止。从其

强梁，随其曲傅，因其自穷。故朝夕赋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涂者乎！”

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曰：“然。”“子恶死乎？”曰：“然。”任曰：“予尝言不死之道。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跢跢趺趺，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迫胁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势，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至人不闻，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粟，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

孔子问子桑扈曰：“吾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吾犯此数患，亲交益疏，徒友益散，何与？”子桑扈曰：“子独不闻假人之亡与？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或曰：‘为其布与？赤子之布寡矣。为其累与？赤子之累多矣。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属也。’夫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与相弃亦远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孔子曰：“敬闻命矣。”徐行翔佯而归，绝学捐书，弟子无挹于前，其爱益加进。异日，桑扈又曰：“舜之将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缘，情莫若率。’缘则不离，率则不劳。不离不劳，则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纆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急邪？”庄子曰：“贫也，非急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急也；衣弊

履穿，贫也，非急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枏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急，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左据槁木，右击槁枝，而歌森氏之风，有其具而无其数，有其声而无宫角，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心。颜回端拱还目而窥之。仲尼恐其广己而造大也，爱己而造哀也，曰：“回，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谁乎？”回曰：“敢问无受天损易。”仲尼曰：“饥渴寒暑，穷桎不行，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言与之偕逝之谓也。为人臣者，不敢去之。执臣之道犹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谓无受人益难？”

仲尼曰：“始用四达，爵禄并至而不穷，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其在外者也。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鸟莫知于鹪鹩，目之所不宜处，不给视，虽落其实，弃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袭诸人间，社稷存焉尔。”“何谓无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谓人与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

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蹇裳躩步，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诮之。庄周反入，三月不庭。蔺且从而问之：“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且吾闻诸夫子曰：‘入其俗，从其令。’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

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为戮，吾所以不庭也。”

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阳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数称溪工。文侯曰：“溪工，子之师邪？”子方曰：“非也，无择之里人也。称道数当，故无择称之。”文侯曰：“然则子无师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师谁邪？”子方曰：“东郭顺子。”文侯曰：“然则夫子何故未尝称之？”子方曰：“其为人也真，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无择何足以称之？”子方出，文侯恍然，终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语之曰：“远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圣知之言、仁义之行为至矣，吾闻子方之师，吾形解而不欲动，口钳而不欲言。吾所学者，直土梗耳！夫魏真为我累耳！”

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至于齐，反舍于鲁，是人也又请见。温伯雪子曰：“往也蕲见我，今也又蕲见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见客，入而叹。明日见客，又入而叹。其仆曰：“每见之客也，必入而叹，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见我者，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一若虎。其谏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叹也。”仲尼见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见温伯雪子久矣，见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

颜渊问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

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夫子曰：“回，何谓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趋亦趋也，夫子辩亦辩也；夫子驰亦驰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无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恶！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后成功。是出则存，是入则亡。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尽。效物而动，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终。熏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规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与？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为有，是求马于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虽然，女奚患焉？虽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憊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孔子曰：“何谓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汝议乎其将，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非是也，且孰为之宗？”孔子曰：“请问游是。”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孔子曰：“愿闻其方。”曰：“草食之兽，不疾易藪；水生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肢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已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

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脱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于沟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颜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微夫子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屨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服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

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饭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贱，与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于心，故足以动人。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僮僮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槃礴嬴。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文王观于臧，见一丈夫钓，而其钓莫钓，非持其钓有钓者也，常钓也。文王欲举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终而释之，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于是旦而属之大夫曰：“昔者寡人梦见良人，黑色而颀，乘骏马而偏朱蹄，号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几乎民有瘳乎！’”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则卜之。”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无更，偏令无出。三年，文王观于国，则列士坏植散群，长官者不成德，黜斛不敢入于四竟。列士坏植散群，则尚同也；长官者不成德，则同务也；黜斛不敢入于四竟，则诸侯无二心也。文王于是焉以为大师，北面而问曰：“政可以及天下乎？”

臧丈夫昧然而不应，泛然而辞，朝令而夜遁，终身无闻。颜渊问于仲尼曰：“文王其犹未邪？又何以梦为乎？”仲尼曰：“默，汝无言！夫文王尽之也，而又何论刺焉？彼直以循斯须也。”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适矢复沓，方矢复寓。当是时也，犹象人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尝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于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进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

肩吾问于孙叔敖曰：“子三为令尹而不荣华，三去之而无忧色。吾始也疑子，今视子之鼻间栩栩然，子之用心独奈何？”孙叔敖曰：“吾何以过人哉！吾以其来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我何以过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将踌躇，方将四顾，何暇至乎人贵人贱哉！”仲尼闻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劫，伏羲、黄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况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经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渊泉而不濡，处卑细而不惫，充满天地，既以与人，己愈有。”

楚王与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丧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丧吾存，则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观之，则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知北游第二十二

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弇之丘，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

得问，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阓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问黄帝曰：“我与若知之，彼与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故曰：‘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今已为物也，欲复归根，不亦难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

知谓黄帝曰：“吾问无为谓，无为谓不应我；非不我应，不知应我也。吾问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问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与若终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闻之，以黄帝为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今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扁然而万物自古以固存。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豪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

齿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

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

言未卒，齿缺睡寐。被衣大说，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彼何人哉！”

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强阳气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老聃曰：“汝齐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夫道，窅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邀于此者，四肢强，思虑恂达，耳目聪明，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且夫博之不必知，辩之不必慧，圣人以断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损之而不加损者，圣人之所保也。渊渊乎其若海，魏魏乎其若山，终则复始也。运量万物而不匮，则君子之道，彼其外与！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此其道与！”

“中国有人焉，非阴非阳，处于天地之间，直且为人，将反于宗。自本观之，生者，暗醢物也。虽有寿夭，相去几何？须臾之说也，奚足以为尧、桀之是非！果瓜有理，人伦虽难，所以相齿。圣人遭之而不违，过之而不守。调而应之，德也；偶而应之，道也。帝之所兴，王之所起也。”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漭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解其天弢，堕其天帙。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

乃大归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将至之所务也，此众人之所同论也。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默；道不可闻，闻不若塞。此之谓大得。”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稗稊。”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豨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尝相与游乎无何有之宫，同合而论，无所终穷乎！尝相与无为乎！澹而静乎！漠而清乎！调而闲乎！寥已吾志，吾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来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来焉而不知其所终，彷徨乎冯闾，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穷。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谓盈虚衰杀，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

柯荷甘与神农同学于老龙吉。神农隐几阖户昼瞑，柯荷甘日中多户而入，曰：“老龙死矣！”神农隐几拥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弛，故弃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发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舂垊吊闻之，曰：“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今于道，秋豪之端万分未得处一焉，而犹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体道者乎！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

于是泰清问乎无穷曰：“子知道乎？”无穷曰：“吾不知。”又问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曰：“有。”曰：“其数若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贵，可以贱，可以约，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泰清以之言也问乎无始曰：“若是，则无穷之弗知与无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浅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

于是泰清中而叹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无始曰：“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未闻道。道无问，问无应。无问问之，是问穷也；无应应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问穷，若是者，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

光曜问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问，而孰视其状貌，窅然空然，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

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马曰：“子巧与！有道与？”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长得其用，而况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资焉？”

冉求问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犹今也。”冉求失问而退。明日复见，曰：“昔者吾问‘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犹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问何谓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为不神者求邪！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未有子孙而有子孙，可乎？”冉求未对。仲尼曰：“已矣，末应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圣人之爱人也终无已者，亦乃取于是者也。”

颜渊问乎仲尼曰：“回尝闻诸夫子曰：‘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回敢问其游。”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与之相靡，必与之莫多。絜韦氏之圃，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汤武之室。君

子之人，若儒墨者师，故以是非相齟也，而况今之人乎！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务免乎人之所不免者，岂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为去为。齐知之所知则浅矣。”

杂 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遍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其臣之画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远之。拥肿之与居，鞅掌之为使。居三年，畏垒大壤。畏垒之民相与言曰：“庚桑子之始来，吾洒然异之。今吾日计之而不足，岁计之而有余。庶几其圣人乎！子胡不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庚桑子闻之，南面而不释然。弟子异之，庚桑子曰：“弟子何异于予？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闻至人尸居环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垒之细民，而窃窃焉欲俎豆予于贤人之间，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释于老聃之言。”

弟子曰：“不然。夫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鲋鳅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兽无所隐其躯，而夔狐为之祥。且夫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而况畏垒之民乎！夫子亦听矣！”庚桑子曰：“小子来！夫函车之兽，介而离山，则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蚁能苦之。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称扬哉！是其于辩也，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简发而櫛，数米而炊，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之数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

君；正昼为盗，日中穴坯。吾语女：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未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南荣趺蹠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长矣，将恶乎托业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若此三年，则可以及此言矣。”南荣趺曰：“目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盲者不能自见；耳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聋者不能自闻；心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与形亦辟矣，而物或间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谓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趺勉闻道达耳矣。”庚桑子曰：“辞尽矣。奔蜂不能化藿竭，越鸡不能伏鹄卵，鲁鸡固能矣。鸡之与鸡，其德非不同也，有能与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见老子？”

南荣趺赢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来乎？”南荣趺曰：“唯。”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南荣趺惧然顾其后。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谓乎？”南荣趺俯而惭，仰而叹，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问。”老子曰：“何谓也？”南荣趺曰：“不知乎人谓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躯。不仁则害人，仁则反愁我身。不义则伤彼，义则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趺之所患也。愿因楚而问之。”

老子曰：“向吾见若眉睫之间，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规规然若丧父母，揭竿而求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怜哉！”南荣趺请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恶。十日自愁，复见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熟哉郁郁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夫外馼者，不可繁而捉，将内撻；内撻者，不可缪而捉，将外撻。外内馼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荣趺曰：“里人有病，里人问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犹未病也。若趺之闻大道，譬犹饮药以加病也。趺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

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倏然乎？能侗然乎？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嗥而嗑不嘎，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脱，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南荣趺曰：“然则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谓冰解冻释者，能乎？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倏然而往，侗然而来。是谓卫生之经已。”曰：“然则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儿子乎？’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

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发乎天光者，人见其人，物见其物。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谓之天民；天之所助，谓之天子。

学者，学其所不能学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辩者，辩其所不能辩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钧败之。备物以将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达彼。若是而万恶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内于灵台。灵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见其诚己而发，每发而不当；业入而不舍，每更为失。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乎幽间之中者，鬼得而诛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后能独行。券内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期费。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费者，唯贾人也。人见其跛，犹之魁然。与物穷者，物入焉；与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亲，无亲者尽人。兵莫憯于志，镆铍为下；寇莫大于阴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阴阳贼之，心则使之也。

道通，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所恶乎分者，其分也以备；所以恶乎备者，其有以备。故出而不反，见其鬼。出而得，是谓

得死。灭而有实，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窍，有实而无乎处，有长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有实而无乎处者，字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见其形，是谓天门。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圣人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将以生为丧也，以死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为首，以生为体，以死为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与之友。是三者虽异，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有生黷也，披然曰“移是”。尝言“移是”，非所言也。虽然，不可知者也。腊者之有臄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洩焉。为是举“移是”。请常言“移是”：是以生为本，以知为师，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实，因以己为质，使人以为己节，因以死偿节。若然者，以用为知，以不用为愚，以彻为名，以穷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嫫与学鸠同于同也。

蹶市人之足，则辞以放骛，兄则以姬，大亲则已矣。故曰：至礼有不人，至义不物，至知不谋，至仁无亲，至信辟金。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之也。

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谟也。知者之所不知，犹睨也。动以不得已之谓德，动无非我之谓治，名相反而实相顺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无己誉，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夫工乎天而佞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虫能虫，唯虫能天。全人恶天，恶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雀适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是故汤以胞人笼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笼之而可得者，无有也。介者侈画，外非誉也。胥靡登高而不惧，遗死生也。夫复谿不愧而忘人，忘人，因以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出怒不怒，则怒出于不怒矣；出为无为，则为出于无为矣。欲静则平气，欲神则顺心有为也。欲当则缘于不得已。不得已之类，圣人之道。

徐无鬼第二十四

徐无鬼因女商见魏武侯，武侯劳之曰：“先生病矣，苦于山林之劳，故乃肯见于寡人。”徐无鬼曰：“我则劳于君，君有何劳于我？君将盈耆欲，长好恶，则性命之情病矣；君将黜耆欲，牵好恶，则耳目病矣。我将劳君，君有何劳于我？”

武侯超然不对。少焉，徐无鬼曰：“尝语君吾相狗也：下之质，执饱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质，若视日；上之质，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马也。吾相马：直者中绳，曲者中钩，方者中矩，圆者中规，是国马也，而未若天下马也。天下马有成材，若恤若失，若丧其一。若是者，超轶绝尘，不知其所。”武侯大悦而笑。

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而吾君未尝启齿。今先生何以说吾君，使吾君说若此乎？”

徐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

思人滋深乎？夫逃虚空者，藜藿柱乎黽黼之径，踉位其空，闻人足音跼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亲戚之警歆其侧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歆吾君之侧乎！”

徐无鬼见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厌葱韭，以宾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无鬼曰：“无鬼生于贫贱，未尝敢饮食君之酒肉，将来劳君也。”君曰：“何哉！奚劳寡人？”曰：“劳君之神与形。”武侯曰：“何谓邪？”徐无鬼曰：“天地之养也一，登高不可以为长，居下不可以为短，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许也。夫神者，好和而恶奸。夫奸，病也，故劳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见先生久矣。吾欲爱民而为义偃兵，其可乎？”

徐无鬼曰：“不可。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为之，则殆不成。凡成美，恶器也。君虽为仁义，几且伪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变固外战。君亦必无盛鹤列于丽譙之间，无徒骥于镗坛之宫，无藏逆于得，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夫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者，其战不知孰善，胜之恶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脱矣，君将恶乎用夫偃兵哉？”

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寓骖乘，张若、谿朋前马，昆阇、滑稽后车。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途。适遇牧马童子，问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曰：“异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请问为天下。”

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游于六合之内，予适有瞽病，有长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车而游于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复游于六合之外。夫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黄帝曰：“夫为天下者，则诚非吾子之事。

虽然，请问为天下。”小童辞，黄帝又问。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

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凌谄之事则不乐，皆囿于物者也。招世之士兴朝，中民之士荣官，筋力之士矜难，勇敢之士奋患，兵革之士乐战，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广治，礼教之士敬容，仁义之士贵际。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庶人有旦暮之业则劝，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势物之徒乐变，遭时有所用，不能无为也。此皆顺比于岁，不物于易者也。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悲夫！

庄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谓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庄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尧也，可乎？”惠子曰：“可。”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鲁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鲁遽曰：‘是直以阳召阳，以阴召阴，非吾所谓道也。吾示子乎吾道。’于是为之调瑟，废一于堂，废一于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或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未始异于声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惠子曰：“今夫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相拂以辞，相镇以声，而未始吾非也，则奚若矣？”庄子曰：“齐人躏子于宋者，其命阉也不以完，其求铎钟也以束缚，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遗类矣！夫楚人寄而躏阉者，夜半于无人之时而与舟人斗，未始离于岑而足以造于怨也。”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

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管仲有病，桓公问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讳云！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管仲曰：“公谁欲与？”公曰：“鲍叔牙。”曰：“不可。其为人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使之治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公曰：“然则孰可？”对曰：“勿已，则隰朋可。其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闻也。勿已，则隰朋可。”

吴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众狙见之，恂然弃而走，逃于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见巧于王。王射之，敏给搏捷矢。王命相者趋射之，狙执死。王顾谓其友颜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骄人哉！”颜不疑归而师董梧，以锄其色，去乐辞显，三年而国人称之。

南伯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颜成子入见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尝居山穴之中矣。当是时也，田禾一睹我，而齐国之众三贺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卖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恶得而知之？若我而不卖之，彼恶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

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孙叔傲执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于此言已。”曰：“丘也闻不言之言矣，未之尝言，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孙叔敖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丘愿有喙三尺。”

彼之谓不道之道，此之谓不言之辩。故德总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

能知者，辩不能举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辞东流，大之至也。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是故生无爵，死无谥，实不聚，名不立，此之谓大人。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而况为大乎！夫为大不足以为大，而况为德乎？夫大备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备矣？知大备者，无求，无失，无弃，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穷，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诚。

子綦有八子，陈诸前，召九方歟曰：“为我相吾子，孰为祥？”九方歟曰：“梱也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将与国君同食以终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为以至于是极也！”九方歟曰：“夫与国君同食，泽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闻之而泣，是御福也。子则祥矣，父则不祥。”

子綦曰：“歟，汝何足以识之，而梱祥邪？尽于酒肉，入于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来？吾未尝为牧而牂生于奥，未尝好田而鹬生于突，若勿怪，何邪？吾所与吾子游者，游于天地，吾与之邀乐于天，吾与之邀食于地。吾不与之为事，不与之为谋，不与之为怪。吾与之乘天地之诚而不以物与之相撓，吾与之一委蛇而不与之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偿焉？凡有怪征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与吾子之罪，几天与之也！吾是以泣也。”无几何而使梱之于燕，盗得之于道，全而鬻之则难，不若刖之则易。于是乎刖而鬻之于齐，适当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终。

齿缺遇许由曰：“子将奚之？”曰：“将逃尧。”曰：“奚谓也？”曰：“夫尧畜畜然仁，吾恐其为天下笑。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散。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是以一人之断制利天下，譬之犹一颡也。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娄者。所谓暖姝者，学一先生之言，则暖暖姝姝而私自说也，自以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

以谓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虱是也，择疏鬣长毛，自以为广宫大囿，奎蹄曲隈，乳间股脚，自以为安室利处，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与豕俱焦也。此以域进，此以域退，此其所谓濡需者也。卷娄者，舜也。羊肉不慕蚁，蚁慕羊肉，羊肉膾也。舜有膾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尧闻舜之贤，举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来之泽。舜举乎童土之地，年齿长矣，聪明衰矣，而不得休归，所谓卷娄者也。

是以神人恶众至，众至则不比，不比则不利也。故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炀和，以顺天下，此谓真人。于蚁弃知，于鱼得计，于羊弃意。以目视目，以耳听耳，以心复心。若然者，其平也绳，其变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药也，其实堇也，桔梗也，鸡臠也，豕零也，是时为帝者也，何可胜言！

句践也以甲楯三千栖于会稽，唯种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种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鸱目有所适，鹤胫有所节，解之也悲。故曰：风之过河也有损焉；日之过河也有损焉。请只风与日相与守河，而河以为未始其纓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审，影之守人也审，物之守物也审。故目之于明也殆，耳之于聪也殆，心之于殉也殆。凡能其于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给改。祸之长也兹萃，其反也缘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为己宝，不亦悲乎！故有亡国戮民无已，不知问是也。

故足之于地也践，虽践，恃其所不蹶而后善博也；人之于知也少，虽少，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知大一，知大阴，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阴解之，大目视之，大均缘之，大方体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尽有天，循有照；冥有枢，始有彼，则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后知之。其问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无崖。颡滑有实，古今不代，而不可以亏，则可不谓有大

扬榷乎！阖不亦问是已，奚惑然为？以不惑解惑，复于不惑，是尚大不惑。

则阳第二十五

则阳游于楚，夷节言之于王，王未之见，夷节归。彭阳见王果曰：“夫子何不谭我于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阅休。”彭阳曰：“公阅休奚为者邪？”曰：“冬则揭鼈于江，夏则休乎山樊。有过而问者，曰：‘此予宅也。’夫夷节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节。夫夷节之为人也，无德而有知，不自许，以之神其交，固颠冥乎富贵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冻者假衣于春，喝者反冬乎冷风。夫楚王之为人也，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桡焉？故圣人其穷也，使家人忘其贫；其达也，使王公忘爵禄而化卑；其于物也，与之为娱矣；其于人也，乐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归居，而一闲其所施。其于人心者，若是其远也！故曰‘待公阅休’。”

圣人达绸缪，周尽一体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复命摇作而以天为师，人则从而命之也。忧乎知而所行恒无几时，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与之鉴，不告则不知其美于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其可喜也终无已，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圣人之爱人也，人与之名，不告则不知其爱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其爱人也终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

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缊，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以十仞之台县众间者也。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与物无终无始，无几无时。日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阖尝舍之！夫师天而不得师天，与物皆殉。其以为事也，若

之何？夫圣人夫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与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备而不泄，其合之也，若之何？汤得其司御门尹登恒为之傅之，从师而不固，得其随成，为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两见。仲尼之尽虑，为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无岁，无内无外。”

魏莹与田侯牟约，田侯牟背之，魏莹怒，将使人刺之。犀首公孙衍闻而耻之曰：“君为万乘之君也，而以匹夫从仇。衍请受甲二十万，为君攻之，虏其人民，系其牛马，使其君内热发于背，然后拔其国。忌也出走，然后扶其背，折其脊。”

季子闻而耻之曰：“筑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则又坏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乱人也，不可听也。”

华子闻而丑之曰：“善言伐齐者，乱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乱人也；谓伐之与不伐乱人也者，又乱人也。”君曰：“然则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惠子闻之，而见戴晋人，戴晋人曰：“有所谓蜗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君曰：“噫！其虚言与？”曰：“臣请为君实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穷乎？”君曰：“无穷。”曰：“知游心于无穷，而反在通达之国，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达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王与蛮氏有辩乎？”君曰：“无辩。”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见，君曰：“客，大人也，圣人不足以当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犹有嗃也；吹剑首者，映而已矣。尧、舜，人之所誉也。道尧、舜于戴晋人之前，譬犹一映也。”

孔子之楚，舍于蚁丘之浆。其邻有夫妻妾登极者，子路曰：“是稷稷何为者邪？”仲尼曰：“是圣人仆也。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

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请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于己也，知丘之适楚也，以丘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于佞人也，羞闻其言，而况亲见其身乎！而何以为存？”子路往视之，其室虚矣。

长梧封人问子牢曰：“君为政焉勿卤莽，治民焉勿灭裂。昔予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飧。”庄子闻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谓，遁其天，离其性，灭其情，亡其神，以众为。故卤莽其性者，欲恶之孽为性，萑苇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寻擢吾性，并溃漏发，不择所出，漂疽疥癩，内热溲膏是也。”

柏矩学于老聃，曰：“请之天下游。”老聃曰：“已矣！天下犹是也。”又请之，老聃曰：“汝将何始？”曰：“始于齐。”至齐，见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号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灾，子独先离之。曰：莫为盗！莫为杀人！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货财聚，然后睹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欲无至此，得乎？”

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万物有乎生而莫见其根，有乎出而莫见其门。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可不谓大疑乎！已乎！已乎！且无所逃。此所谓然与，然乎？

仲尼问于大史大弢、伯常骞、狝韦曰：“夫卫灵公饮酒湛乐，

不听国家之政；田猎毕弋，不应诸侯之际。其所以为灵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骞曰：“夫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史鳅奉御而进所，搏币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见贤人若此其肃也。是其所以为灵公也。”狝韦曰：“夫灵公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数仞，得石椁焉。洗而视之，有铭焉，曰：‘不凭其子，灵公夺而里之。’夫灵公之为灵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识之？”

少知问于大公调曰：“何谓丘里之言？”大公调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今指马之百体而不得马，而马系于前者，立其百体而谓之马也。是故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大，大人合并而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执；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时殊气，天不赐，故岁成；五官殊职，君不私，故国治；文武，大人不赐，故德备；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时有终始，世有变化。祸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泽，百材皆度；观于大山，木石同坛。此之谓丘里之言。”

少知曰：“然则谓之道，足乎？”大公调曰：“不然。今计物之数，不止于万；而期曰万物者，以数之多者号而读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因其大以号而读之，则可也，已有之矣，乃将得比哉？则若以斯辩，譬犹狗马，其不及远矣。”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之所生恶起？”大公调曰：“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欲恶去就，于是桥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实之可纪，精微之可志也。随序之相理，桥运之相使，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

少知曰：“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议，孰正于其情？孰偏于其理？”大公调曰：“鸡鸣狗吠，是人之所知。虽有大知，不能以言读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测其所将为。斯而析之，精至于无伦，大至于不可围。或之使，莫之为，未免于物而终以为过。或使则实，莫为则虚。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远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为，疑之所假。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吾求之末，其来无止；无穷无止，言之无也，与物同理；或使莫为，言之本也，与物终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为，在物一曲，夫胡为于大方？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龙逢诛，比干戮，箕子狂，恶来死，桀纣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木与木相摩则然，金与火相守则流。阴阳错行，则天地大骇，于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忧两陷而无所逃，蛰螭不得成，心若县于天地之间，慰愍沉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众人焚和，月固不胜火，于是乎有僂然而道尽。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吾常与，我无所处。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

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钁没而下，鰲扬而奋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轻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渚，守鲋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胠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颡，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其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问曰：“业可得进乎？”老莱子曰：“夫不忍一世之伤，而骛万世之患，抑固窳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欢为骛，终身之丑，中民之行，易进焉耳。相引以名，相结以隐。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闭其所誉。反无非伤也，动无非邪也。圣人踌躇以兴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载焉终矜尔？”

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窥阿门，曰：“予自宰路之渊，予为清江使河伯之所，渔者余且得予。”元君觉，使人占之，曰：“此神龟也。”君曰：“渔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会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渔何得？”对曰：“且之网得白龟焉，其圆五尺。”君曰：“献若之龟。”龟至，君再欲杀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杀龟以卜吉。”乃剖龟，七十二钻而无遗策。仲尼曰：“神龟能见梦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网；知能七十二钻而无遗策，不能避剖肠之患。如是则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

也。虽有至知，万人谋之。鱼不畏网而畏鸛鹙。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婴儿生无石师而能言，与能言者处也。”

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厠足而埴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

庄子曰：“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夫流通之志，决绝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与！覆坠而不反，火驰而不顾。虽相与为君臣，时也，易世而无以相贱。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且以 狝韦氏之流观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学，承意不彼。目彻为明，耳彻为聪，鼻彻为颤，口彻为甘，心彻为知，知彻为德。凡道不欲壅，壅则哽，哽而不止则跖，跖则众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无降，人则顾塞其窦。胞有重閤，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溪；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谋稽乎谄，知出乎争，柴生乎守，官事果乎众宜。春雨日时，草木怒生，铍铍于是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过半而不知其然。静然可以补病，眊眊可以休老，宁可以止遽。虽然，若是劳者之务也，非佚者之所未尝过而问焉；圣人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尝过而问焉；贤人之所以馘世，圣人未尝过而问焉；君子所以馘国，贤人未尝过而问焉；小人所以合时，君子未尝过而问焉。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尧与许由天下，许由逃之。汤与务光，务光怒之。纪他闻之，帅弟子而跖于窾水，诸侯吊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言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庄子曰：“孔子谢之矣，而其末之尝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违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亲仕，三釜而心乐；后仕，三千钟而不泊，吾心悲。”弟子问于仲尼曰：“若参者，可谓无所县其罪乎？”曰：“既已县矣。夫无所县者，可以有哀乎？彼视三釜、三千钟，如观雀虻相过乎前也。”

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曰：“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来，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为，死也。劝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阳也，无自也。而果然乎？恶乎其所适，恶乎其所不适？天有历数，地有人据，吾恶乎求之？莫知其所终，若之何其无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无鬼邪？无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众罔两问于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撮而今也被发，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问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与日，吾屯也；阴与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无有待者乎！彼来则我与之来，彼往则我与之往，彼强阳则我与之强阳。强阳者，又何以有问乎！”

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屣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过。”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炆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

让王第二十八

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

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捲捲乎后之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为未至也，于是夫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杖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亡其身，岂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国无君，求王子搜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舆。王子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子，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为君也。

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僖侯，昭僖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言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亦远矣，今之所争者，其轻于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众矣，未尝得闻此言也。”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

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颜阖守陋闾，苴布之衣而自饭牛。鲁君之使者至，颜阖自对之。使者曰：“此颜阖之

家与？”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听者谬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故若颜阖者，真恶富贵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且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夫生者，岂特随侯之重哉！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邪？”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

楚昭王失国，屠羊说走而从于昭王。昭王反国，将赏从者，及屠羊说。屠羊说曰：“大王失国，说失屠羊。大王反国，说亦反屠羊。臣之爵禄已复矣，又何赏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说曰：“大王失国，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诛；大王反国，非臣之功，故不敢当其赏。”王曰：“见之。”

屠羊说曰：“楚国之法，必有重赏大功而后得见。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国而勇不足以死寇。吴军入郢，说畏难而避寇，非故随大王也。今大王欲废法毁约而见说，此非臣之所以闻于天下也。”王谓司马子綦曰：“屠羊说居处卑贱而陈义甚高，子綦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说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贵于屠羊之肆也；万钟之禄，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利也。然岂可以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说不敢当，愿复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弦。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华冠纓履，杖藜而应门。子贡曰：“嘻！先生何病？”原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逡巡而有愧色。原宪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愚，與马之饰，宪不忍为也。”

曾子居卫，缊袍无表，颜色肿哂，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纓绝，捉衿而肘见，纳屣而踵决。曳纓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飧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孔子愀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忤。’丘诵之久矣，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颜回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应，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人也。召而来，吾语之。”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圜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得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乎丘首。

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于畎亩之中，而游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见之。”因自投清冷之渊。

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又因瞽光而谋。瞽光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汤遂与伊尹谋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辞曰：“后之伐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数闻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汤又让瞽光，曰：“知者谋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曰：‘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乃负石而自沉于庐水。

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至于岐阳，武王闻之，使叔旦往见之。与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视而笑，曰：“嘻，异哉！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农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喜；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今周见殷之乱而遽为政，上谋而行货，阻兵而保

威，割牲而盟以为信，扬行以说众，杀伐以要利。是推乱以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今天下暗，殷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焉。若伯夷、叔齐者，其于富贵也，苟可得已，则必不赖。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于世，此二士之节也。

盗跖第二十九

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扞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孔子谓柳下季曰：“夫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则无贵父子兄弟之亲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为盗跖，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窃为先生羞之。丘请为先生往说之。”柳下季曰：“先生言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听父之诏，弟不受兄之教，虽今先生之辩，将奈之何哉？且跖之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

孔子不听，颜回为馭，子贡为右，往见盗跖。盗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阳，脍人肝而脯之。孔子下车而前，见謁者曰：“鲁人孔丘，闻将军高义，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返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脯之膳。’”

孔子复通曰：“丘得幸于季，愿望履幕下。”谒者复通。盗跖曰：“使来前！”孔子趋而进，避席反走，再拜盗跖。盗跖大怒，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声如乳虎，曰：“丘来前！若所言，顺吾意则生，逆吾心则死。”

孔子曰：“丘闻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说之，此上德也；知维天地，能辩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众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今将军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音中黄钟，而名曰盗跖，丘窃为将军耻不取焉。将军有意听臣，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也。”

盗跖大怒曰：“丘来前！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今长大美好，人见而悦之者，此吾父母之遗德也。丘虽不吾誉，吾独不自知邪？且吾闻之，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今丘告我以大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炆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

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蒞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也。丘之所以说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则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过此矣，皆吾所闻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驎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

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归到鲁东门外，适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阙然数日不见，车马有行色，得微往见跖邪？”孔子仰

天而叹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头，编虎须，几不免虎口哉！”

子张问于满苟得曰：“盍不为行？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义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不可一日不为乎！”满苟得曰：“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抱其天乎！”

子张曰：“昔者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今谓臧聚曰：‘汝行如桀纣。’则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贱也。仲尼、墨翟穷为匹夫，今谓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穷为匹夫，今谓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则变容易色，称不足者，士诚贵也。故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行之美恶。”满苟得曰：“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

子张曰：“子不为行，即将疏戚无伦，贵贱无义，长幼无序。五纪六位，将何以为别乎？”满苟得曰：“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汤放桀，武王杀纣，贵贱有义乎？王季为适，周公杀兄，长幼有序乎？儒者伪辞，墨者兼爱，五纪六位将有别乎？且子正为名，我正为利。名利之实，不顺于理，不监于道。吾日与子讼于无约，曰：‘小人殉财，君子殉名，其所以变其情，易其性则异矣；乃至于弃其所为而殉其所不为则一也。’故曰，无为小人，反殉而天；无为君子，从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极。面观四方，与时消息。若是若非，执而圆机。独成而意，与道徘徊。无转而行，无成而义，将失而所为。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将弃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鲍子立干，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见母，匡子

不见父，义之失也。此上世之所传，下世之所语，以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离其患也。”

无足问于知和曰：“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彼富则人归之，归则下之，下则贵之。夫见下贵者，所以长生安体乐意之道也。今子独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为与己同时而生，同乡而处者，以为夫绝俗过世之士焉，是专无主正，所以览古今之时、是非之分也；与俗化世，去至重，弃至尊，以为其所为也。此其所以论长生安体乐意之道，不亦远乎！惨恒之疾，恬愉之安，不监于体；怵惕之恐，欣欢之喜，不监于心。知为为而不知所以为，是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于患也。”

无足曰：“夫富之于人，无所不利。穷美究势，至人之所不得逮，贤人之所不能及。挟人之勇力而以为威强，秉人之知谋以为明察，因人之德以为贤良，非享国而严若君父。且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恶避就，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天下虽非我，孰能辞之？”知和曰：“知者之为，故动以百姓，不违其度，是以足而不争，无以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争四处而不自以为贪；有余故辞之，弃天下而不自以为廉。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势为天子而不以贵骄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财戏人。计其患，虑其反，以为害于性，故辞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誉也。尧舜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许由得帝而不受，非虚辞让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辞其害，而天下称贤焉，则可以有之，彼非以兴名誉也。”

无足曰：“必持其名，苦体绝甘，约养以持生，则亦久病长厄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今富人，耳营钟鼓管龠之声，口嫌于刍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遗忘其业，可谓乱矣；佞溺于冯气，若负重行而上阪，

可谓苦矣；贪财而取慰，贪权而取竭，静居则溺，体泽则冯，可谓疾矣；为欲富就利，故满若堵耳而不知避，且冯而不舍，可谓辱矣；财积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满心戚醺，求益而不止，可谓忧矣；内则疑劫请之贼，外则畏寇盗之害，内周楼疏，外不敢独行，可谓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遗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尽性竭财，单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故观之名则不见，求之利则不得，繇意绝体而争此，不亦惑乎！”

说剑第三十

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如是三年，国衰，诸侯谋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说王之意止剑士者，赐之千金。”左右曰：“庄子当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庄子。庄子弗受，与使者俱往见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赐周千金？”太子曰：“闻夫子明圣，谨奉千金以币从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

庄子曰：“闻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绝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说大王而逆王意，下不当太子，则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说大王，下当太子，赵国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唯剑士也。”庄子曰：“诺。周善为剑。”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纓，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王乃说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庄子曰：“请治剑服。”治剑服三日，乃见太子。太子乃与见王。王脱白刃待之。庄子入殿门不趋，见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闻大王喜剑，故以剑见王。”王曰：“子之剑何能禁制？”曰：“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悦之，曰：“天下无敌矣。”庄子曰：“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愿得试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设戏请夫子。”王乃校

剑士七日，死伤者六十余人，得五六人，使奉剑于殿下，乃召庄子。王曰：“今日试使士敦剑。”

庄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长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剑，唯王所用，请先言而后试。”王曰：“愿闻三剑。”曰：“有天子剑，有诸侯剑，有庶人剑。”王曰：“天子之剑何如？”曰：“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为锋，齐岱为锬，晋卫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剑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诸侯之剑何如？”曰：“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锬，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豪杰士为夹。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此诸侯之剑也。”王曰：“庶人之剑何如？”曰：“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剑，臣窃为大王薄之。”

王乃牵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环之。庄子曰：“大王安坐定气，剑事已毕奏矣！”于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剑士皆服毙其处也。

渔父第三十一

孔子游乎缙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而招子贡、子路，二人俱对。客指孔子曰：“彼何为者也？”子路对曰：“鲁之君

子也。”客问其族。子路对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应，子贡对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问曰：“有土之君与？”子贡曰：“非也。”“侯王之佐与？”子贡曰：“非也。”客乃笑而还，行言曰：“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

子贡还，报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圣人与！”乃下求之，至于泽畔，方将杖拏而引其船，顾见孔子，还乡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进。客曰：“子将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绪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谓，窃待于下风，幸闻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学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学，以至于今，六十九岁矣，无所得闻至教，敢不虚心！”

客曰：“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吾请释吾之所有而经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离位而乱莫大焉。官治其职，人忧其事，乃无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征赋不属，妻妾不和，长少无序，庶人之忧也；能不胜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之忧也；廷无忠臣，国家昏乱，工技不巧，贡职不美，春秋后伦，不顺天子，诸侯之忧也；阴阳不和，寒暑不时，以伤庶物，诸侯暴乱，擅相攘伐，以残民人，礼乐不节，财用穷匮，人伦不飭，百姓淫乱，天子有司之忧也。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职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谓之总；莫之顾而进之，谓之佞；希意道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好言人之恶，谓之谗；析交离亲，谓之贼；称誉诈伪以败恶人，谓之慝；不择善否，两容颊适，偷拔其所欲，谓之险。此八疵者，外以乱人，内以伤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谓四患者：好经大事，变更易常，以挂功名，谓之叨；

专知擅事，侵人自用，谓之贪；见过不更，闻谏愈甚，谓之很；人同于己则可，不同于己，虽善不善，谓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孔子愀然而叹，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丘不知所失，而离此四谤者，何也？”客凄然变容曰：“甚矣，子之难悟也！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审仁义之间，察同异之际，观动静之变，适受与之度，理好恶之情，和喜怒之节，而几于不免矣。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也。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人伪而晚闻大道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问舍所在，请因受业而卒学大道。”客曰：“吾闻之，可与往者，与之至于妙道；不可与往者，不知其道，慎勿与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

颜渊还车，子路授绥，孔子不顾，待水波定，不闻桴音而后

敢乘。子路旁车而问曰：“由得为役久矣，未尝见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见夫子未尝不分庭伉礼，夫子犹有倨敖之容。今渔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腰磬折，言拜而应，得无太甚乎？门人皆怪夫子矣，渔人何以得此乎？”

孔子伏轼而叹，曰：“甚矣，由之难化也！湛于礼义有间矣，而朴鄙之心至今未去。进，吾语汝：夫遇长不敬，失礼也；见贤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长伤身。惜哉！不仁之于人也，祸莫大焉，而由独擅之。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渔父之于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惊焉。”曰：“恶乎惊？”曰：“吾尝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伯昏瞀人曰：“若是，则汝何为惊已？”曰：“夫内诚不解，形谍成光，以外镇人心，使人轻乎贵老，而遁其所患。夫浆人特为食羹之货，无多余之赢，其为利也薄，其为权也轻，而犹若是，而况于万乘之主乎！身劳于国而知尽于事，彼将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惊。”伯昏瞀人曰：“善哉观乎！女处己，人将保女矣！”

无几何而往，则户外之屦满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颐。立有间，不言而出。宾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屦，跣而走，暨乎门，曰：“先生既来，曾不发药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将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异也？必且有感，摇而本性，又无谓也。与汝游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尽人毒也。莫觉莫悟，何相孰

也！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

郑人缓也，呻吟裘氏之地。只三年而缓为儒。河润九里，泽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与辩，其父助翟。十年而缓自杀。其父梦之曰：“使而子为墨者，予也。阖尝视其良？既为秋柏之实矣。”夫造物者之报人也，不报其人而报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为有以异于人，以贱其亲。齐人之井饮者相摔也。故曰：今之世皆缓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谓之遁天之刑。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众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庄子曰：“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泚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顺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则亡。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敝精神乎蹇浅，而欲兼济道物，太一形虚。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水流乎无形，发泄乎太清。悲哉乎！汝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宁。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鲁哀公问乎颜阖曰：“吾以仲尼为贞干，国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以支为旨，忍性以视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与，予颐与？误而可矣。今使民离实学伪，非所以视民也。为后世虑，不若休之，难治也。”

施于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贾不齿。虽以事齿之，神者弗齿。

为外刑者，金与木也；为内刑者，动与过也。宵人之离外刑者，金木讯之；离内刑者，阴阳食之。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憯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钗。故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偻，三命而俯，循墙而走，孰敢不轨！如而夫者，一命而吕钜，再命而于车上舞，三命而名诸父，孰协唐许！

贼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内视，内视而败矣。凶德有五，中德为首。何谓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毗其所不为者也。穷有八极，达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髡、长、大、壮、丽、勇、敢，八者俱过人也，因以是穷。缘循、偃侠、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达。智慧外通，勇动多怨，仁义多责，达生之情者傀，达于知者肖，达大命者随，达小命者遭。

人有见宋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稚庄子。庄子曰：“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于渊，得千金之珠。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骊龙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齏粉夫！”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

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征征，其征也不征。明者唯为之使，神者征之。夫明之不胜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天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

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暋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不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

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蹠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

其后世，至今不决。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忤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聃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洩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谿骀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輶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智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

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窈然，恶可而言？”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齟断。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蹇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

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悦，不以觐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以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犴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綢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辗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

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弱于德，强于物，其途隩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

道玄真经

(春秋) 文子撰

道 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无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闻其声，吾强为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极，深不可测。苞裹天地，禀受无形。原流涑涑，冲而不盈。浊以静之，徐清施之，无穷无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柔而能刚。含阴吐阳，而彰三光。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麟以之游，凤以之翔，星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统，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是故能天运地埶，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与物终始。风兴云蒸，雷声雨降，并应无穷。已雕已琢，还复于朴。无为为之而合乎生死，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乎和，有万不同而便乎生。和阴阳，节四时，调五行，润乎草木，浸乎金石，禽兽硕大，毫毛润泽，鸟卵不败，兽胎不殯。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虹霓不见，盗贼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万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积而不加富，布施禀受而不益贫。忽兮恍兮，不可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诎兮。窈兮冥兮，应化无形兮；遂兮通兮，不虚动兮。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俯仰兮。

老子曰：大丈夫恬然无思，淡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车，以四时为马，以阴阳为御。行乎无路，游乎无怠，出乎无门。以天为盖，则无所不覆也；以地为车，则无所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所不使也；阴阳御之，则无所不备也。是故疾而不摇，远而不劳，四支不动，聪明不损，而照见天下者，执道之要，观无穷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变不可救也，秉其要而归之。是以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厉其精

神，偃其知见。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老子曰：执道以御民者，事来而循之，物动而因之，万物之化无不应也，百事之变无不耦也。故道者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虚无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静者，道之鉴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刚也，弱者道之强也，纯粹素朴者道之干也。虚者中无载也，平者心无累也。嗜欲不载，虚之至也；无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不与物杂，粹之至也；不忧不乐，德之至也。夫至人之治也，弃其聪明，灭其文章，依道废智，与民同出乎公。约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诱慕，除其贵欲，捐其思虑。约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藏宁，思虑平，筋骨劲强，耳目聪明。大道坦坦，去身不远，求之远者，往而复返。

老子曰：圣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贵忘乎势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乐忘乎富贵，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几于道矣。故曰：致虚极也，宁静笃也。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道者，陶冶万物，终始无形，寂然不动，大通混冥，深阔广大，不可为外；析毫剖芒，不可为内。无环堵之宇，而生有无之总名也。真人体之以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不与物杂。至德天地之道，故谓之真人。真人者，知大己而小天下，贵治身而贱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乱情，隐其名姓，有道则隐，无道则见。为无为，事无事，知不知也。怀天道，包天心，嘘吸阴阳，吐故纳新。与阴俱闭，与阳俱开，与刚柔卷舒，与阴阳俯仰，与天同心，与道同体。无所乐，无所苦，无所喜，无所怒。万物玄同，无非无是。夫形伤乎寒暑燥湿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伤于喜怒思虑之患者，神尽而形有余。故真人用心复性，依神相扶而得终始，是以其寝不梦，觉而无忧。

孔子问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正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容，道将为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犍，而无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实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无心可谋。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老子曰：夫事生者，应变而动，变生于时，知时者无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书者言之所生也，言出于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书者也。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绝学无忧，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而应，智之动也。智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是故圣人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情。故通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以恬养智，以漠合神，即乎无门。循天者与道游也，随人者与俗交也。故圣人以事滑天，不以欲乱情。不谋而当，不言而信，不虑而得，不为而成。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归之，奸邪畏之，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

老子曰：夫人从欲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国则乱，以治身则秽。故不闻道者，无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静。原人之性无邪秽，久湛于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于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秽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惟圣人能遗物反己。是故圣人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于乐不忻忻，其于忧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倾，故听善言便计，虽愚者知说之，称圣德高行，虽不肖者知慕之。说之者众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牵于物而系于俗。故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清静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虚无恬愉者万物之祖也。三者行则沦于无形。无形者一之谓也。一者无心合于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

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于无，实生于虚。音之数不过五，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数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故一之理施于四海，一之赅察于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朴，其散也浑兮其若浊，浊而徐清，冲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泛兮若浮云，若亡而有，若亡而存。

老子曰：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故圣人一度循轨，不变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绳，曲因其直，直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忧悲者德之邪也，好憎者心之过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薄气发暗，惊怖为狂，忧悲焦心，疾乃成积。人能除此五者，即合于神明。神明者得其内也，得其内者，五藏宁，思虑平，耳目聪明，筋骨劲强，疏达而不悖，坚强而不匮，无所太过，无所不逮。天下莫柔弱于水。水为道也，广不可极，深不可测，长极无穷，远沦无涯，息耗减益，过于不訾。上天为雨露，下地为润泽，万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群生而无私好，泽及蛟螭而不求报，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费。行不可得而穷极，微不可得而把握。击之不创，刺之不伤，斩之不断，灼之不熏。绰约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贯金石，强沦天下。有余不足，任天下取与；稟受万物而无所先后。无私无公，与天地洪同，是谓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绰约润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夫无形者物之太祖，无音者类之大宗。真人者通于灵府，与造化者为人，执玄德于心，而化驰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其惟心行也。万物有所生，而独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独守其门。故能穷无穷，极无极，照物而不眩，响应而不知。

老子曰：夫道德者，志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志弱者柔毳

安静，藏于不取，行于不能，澹然无为，动不失时，故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托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刚，力无不胜，故无不陵，应化揆时，莫能害之。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积柔即刚，积弱即强，观其所积，以知存亡。强胜不若己者，至于若己者而格；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强即灭，木强即折，革强即裂，齿坚于舌而先之敝。故柔弱者生之干，坚强者死之徒。先唱者穷之路，后动者达之原。夫执道以耦变，先亦制后，后亦制先。何则？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谓后者，调其数而合其时。时之变则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日回月周，时不与人游。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贵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故圣人随时而举事，因资而立功，守清道，拘雌节，因循而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安徐以定，功大靡坚，不能与争也。

老子曰：机械之心藏于中，即纯白不粹，神德不全于身者，不知何远之能怀。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饥虎可尾也，而况于人乎！体道者佚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夫法刻刑诛者，非帝王之业也；捶策繁用者，非致远之御也。好憎繁多，祸乃相随。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诛非所为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细；能守即固，为即败。夫任耳目以听视者，劳心而不明；以智虑为治者，苦心而无功。任一人之材，难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循道理之数，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听失于非誉，目淫于彩色，礼亶不足以放爱，诚心可以怀远。故兵莫憯乎志，镢鎡为下，寇莫大于阴阳，而枹鼓为细。所谓大寇伏尸不言节，中寇藏于山，小寇遁于民间。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德。夫无形大，有形细；无形多，有形少；无形强，有形弱；无形实，有形虚。有形者遂事也，无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朴也。有形则有声，无

形则无声。有形产于无形，故无形者有形之始也。广厚有名，有名者贵全也；俭薄无名，无名者贱轻也。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宠也；贫寡无名，无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无名，无名者隐约也。有余者有名，有名者高贤也；不足者无名，无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无功即无名。有名产于无名，无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无相生也，难易相成也。是以圣人执道虚静，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复归于道，功名长久，终身无咎。王公有功名，孤寡无功名。

故曰：圣人自谓孤寡，归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为利，无名以为用。古者民童蒙不知东西，貌不离情，言不出行，行出无容，言而不文。其衣暖而无采，其兵钝而无刃，行蹢蹢，视瞑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倾，长短不相形。风齐于俗可随也，事周于能易为也。矜伪以惑世，畸行以迷众，圣人不以为世俗。

精 诚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阴阳和，非有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阴阳四时，非生万物也；雨露时降，非养草木也。神明接，阴阳和，万物生矣。夫道者藏精于内，栖神于心，静漠恬淡，悦穆胸中，廓然无形，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无隐士，无逸民，无劳役，无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绝国殊俗，莫不重译而至，非家至而人见之也。推其诚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赏善罚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诚也。令虽明不能独行，必待精诚，故总道以被民而民弗从者，精诚弗至也。

老子曰：天设日月，列星辰，张四时，调阴阳。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风以干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万

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万物亡，此谓神明。是故圣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见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祸也，不见其所由而祸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虚，日计不足，岁计有余，寂然无声，一言而大动天下，是以无心动化者也。故精诚内形，气动于天，景星见，黄龙下，凤凰至，醴泉出，嘉谷生，河不满溢，海不波涌，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蚀，五星失行，四时相乘，昼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与人，有以相通。故国之殒亡也，天文变，世俗乱，虹霓见，万物有以相连，精气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为也，不可以强力致也。故大人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鬼神合灵，与四时合信。怀天心，抱地气，执冲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变易习俗，民化迁善，若出诸己，能以神化者也。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亏其身，遭急迫难，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为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胁凌，又况官天地，府万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尝死生也。精诚形乎内，而外喻于人心，此不传之道也。圣人在上，怀道而不言，泽及万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谲见乎天，神气相应征矣。此谓不言之辩，不道之道也。夫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惟夜行者能有之。故却走马以粪车，轨不接于远方之外，是谓坐驰陆沉。天道无私就也，无私去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顺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为治者，难以持国，惟同乎大和而持自然应者为能有之。

老子曰：夫道之与德，若韦之与革，远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虚。是故圣人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万物不伤。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于大和者，暗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谓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老子曰：昔黄帝之治天下，调日月之行，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明上下，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

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市不豫贾。故于此时，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丰昌，凤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寝绳，杀秋约冬，负方州，抱圆天，阴阳所壅，沉滞不通者竅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东，视瞑瞑，行蹢蹢，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泛然，不知所本，自养不知所如往。当此之时，禽兽虫蛇无不怀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黄帝要妙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扬其名，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何则？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无所载；地不定，草木无所立；身不宁，是非无所形。是故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欤？积惠重货，使万民忻忻。人乐其生者仁也。举大功，显令名，体君臣，正上下，明亲疏，序危国，继绝世，立无后者，义也。闭九窍，藏志意，弃聪明，反无识，芒然仿佯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际，含阴吐阳而与万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为德，德溢而为仁义，仁义立而道德废矣。

老子曰：神越者言华，德荡者行伪，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观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精有愁尽，而行无穷极。所守不定，而外淫于世俗之风。是故圣人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知九窍四肢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圣人之游也。

老子曰：若夫圣人之游也，即动乎至虚，游心乎太无。驰于方外，行于无门，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拘于世，不系于俗。故圣人所以动天下者，真人不过；贤人所以矫世俗者，圣人不观。夫人拘于世俗，必形系而神泄，故不免于累，使我可拘系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以时，五谷蕃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

终岁献贡。养民以公，威力不诚，法省不烦，教化如神，法宽刑缓，囹圄空虚，天下一俗，莫怀奸心，此圣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无量，即下贪功而无让，民贫苦而纷争生，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生，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夫水浊者鱼噍，政苛者民乱。上多欲即下多诈，上烦扰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争。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无以异于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圣人省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怀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诚，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影之象形，所修者本也。

老子曰：精神越于外，智虑荡于内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远，则所遗者近。故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此言精诚发于内，神气动于天也。

老子曰：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之使极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来，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见，待言而使命，其于治难矣。皋陶暗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何贵乎言者也；师旷瞽而为太宰，晋国无乱政，何贵乎见者也。不言之令，不视之见，圣人以为师也。民之化上，不从其言，从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斗争，而国家多难，其渐必有劫杀之乱矣；人君好色，弗使风议，而国家昏乱，其积至于淫逸之难矣。故圣人精诚别于内，好憎明于外，出言以副情，发号以明指。是故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惟神化为贵。精至为神，精之所动，若春气之生，秋气之杀。故君子者，其犹射者也，于此毫末，于彼寻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

老子曰：悬法设赏，而不移风易俗者，诚心不抱也。故听其音则知其风，观其乐即知其俗，见其俗即知其化。夫抱真效诚者，感动天地，神逾方外，令行禁止，诚通其道而达其意，虽无一言，天下万民，禽兽鬼神，与之变化。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为非，其下赏贤而罚暴。

老子曰：大道无为，无为即无有，无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处而无形，无形者不动，不动者无言也。无言者即静而无声。无形无声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是谓微妙，是谓至神。绵绵若存，是谓天地之根。道无形无声，故圣人强为之形，以一字为名。天地之道，大以小为本，多以少为始。天子以天地为品，以万物为资，功德至大，势名至贤，二德之美，与天地配，故不可不轨大道以为天下母。

老子曰：赈穷补急则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无灾害，虽圣无所施其德；上下和睦，虽贤无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诚乐施，无穷之智，寝说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贵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皆其粗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异路而同归。末世之学者，不知道之所体一，德之所总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虽博学多闻，不免于乱。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说道。圣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于臬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诚在令外也。圣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婴儿，未知利害，而慈母爱之愈笃者，情也。故言之用者变，变乎小哉；不言之用者变，变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乎外，贤圣之化也。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于中，而不违其难也。君子之惨怛，非正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圣人不惭于景，君子慎其独也。舍近期远，塞矣。故圣人在上，则民乐其治；在下，则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军皆辟，其出之诚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载，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诸己也。故说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发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虽多，不如寡言。害众者鉤而使断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为也。故匠人智为不以能，以时闭不知闭也，故必杜而后开。

老子曰：圣人之从事也，所由异路而同归，存亡定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异声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异声而皆哀。夫歌者，乐之征；哭者，哀之效也。愔于中，发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圣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泽之所及亦远矣。

老子曰：人无为而治，有为也即伤。无为而治者，为无为，为者不能无为也，不能无为者，不能有为也。人无言而神，有言也即伤。无言而神者载无言，则伤有神之神者也。

文子曰：名可强立，功可强成。昔南荣趯耻圣道而独亡于己，南见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晓灵，屯闷条达，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内，名立后世，智络天地，察分秋毫，称誉华语，至今不休，此谓名可强立也。故田者不强，困仓不满；官御不励，诚心不精；将相不强，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后世无名。至人潜行，譬犹雷霆之藏也，随时而举事，因资而立功，进退无难，无所不通。夫至人精诚内形，德流四方，见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丧。夫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故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圣人之法，始于不可见，终于不可及，处于不倾之地，积于不尽之仓，载于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源，使民于不争之官，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大人行可说之政，而人莫不顺其命。命顺则从，小而致大。命逆则以善为害，以成为败。夫所谓大丈夫者，内强而外明。内强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无不覆载，日月无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不变其故，不易其常，天下听令，如草从风。政失于春，岁星盈缩，不居其常；政失于夏，荧惑逆行；政失于秋，太白不当，

出入无常；政失于冬，辰星不效其乡。四时失政，镇星摇荡，日月见谪，王星悖乱，慧星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时；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国家宁康。

十 守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浑而为一，寂然清澄，重浊为地，精微为天，离而为四时，分而为阴阳，精气为人，粗气为虫。刚柔相成，万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圣人法天顺地，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天静以清，地定以宁，万物逆之者死，顺之者生。故静漠者，神明之宅；虚无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骨骸者，所禀于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变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肾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胆主口。外为表，中为里。头圆法天，足方像地。天有四时、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节。天有风雨寒暑，人有取与喜怒。胆为云，肺为气，脾为风，肾为雨，肝为雷，人与天地相类，而心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日月失行，薄蚀无光；风雨非时，毁圯生灾；五星失行，州国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闳以大，尚犹节其章光，爱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熏而不息？精神何能驰骋而不乏？是故圣人守内而不失外。夫血气者，人之华也；五脏者，人之精也。血气专乎内而不外越，则胸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则耳目清而听视聪达，听视聪达谓之明。五藏能属于心而无离，则气

意胜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气不散。以听无不闻，以视无不见，以为无不成。患祸无由入，邪气不能袭。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见大者所知小。夫孔窍者，精神之户牖；血气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于声色，即五藏摇动而不动，血气滔荡而不休，精神驰骋而不守，祸福之至，虽如丘山，无由识之矣，故圣人爱而不越。圣人诚使耳目精明玄达，无所诱慕，意气无失清静而少嗜欲，五脏便宁，精神内守形骸而不越，即观乎往世之外，来事之内，祸福之间可足见也。故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音乱耳，使耳不聪；五味乱口，使口生创；趣舍滑心，使行飞扬。故嗜欲使人气淫，好憎使人精劳，不疾去之，则志气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终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惟无以生为者，即所以得长生。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能知一，即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无一之能知也。吾处天下，亦为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与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辞也，贱之不可憎也，贵之不可喜也。因其资而宁之，弗敢极也，弗敢极，即至乐极矣。

守 虚

老子曰：所谓圣人者，因时而安其位，当世而乐其业。夫哀乐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过。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即与阴合德，动即与阳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宝也。形劳而不休即蹶，精用而不已则竭，是以圣人遵之不敢越也。以无应有，必究其理；以虚受实，必穷其节；恬愉虚静，以终其命。无所疏，无所亲，抱德炀和，以顺于天。与道为际，与德为邻，不为福始，不为祸先。死生无变于己，故曰至神。神则以求无不得也，以为无不成也。

守 无

老子曰：轻天下即神无累，细万物即心不惑，齐生死则意不慑，同变化则明不眩。夫至人倚不桡之柱，行无关之途，禀不竭之府，学不死之师，无往而不遂，无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转。祸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为义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义，不可悬以利。君子死义，不可以富贵留也。为义者不可以死亡恐也，又况于无为者乎？无为者即无累，无累之人，以天下为影柱，上观至人之伦，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夫无以天下为者，学之建鼓也。

守 平

老子曰：尊势厚利，人之所贪，比之身则贱。故圣人食足以充虚接气，衣足以盖形御寒，适情辞余，不贪得，不多积。清目不视，静耳不听，闭口不言。委心不虑，弃聪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无好无憎，是谓大通。除秽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为而不成？知养生之和者，即不可悬以利；通内外之符者，不可诱以势。无外之外至大，无内之内至贵，能知大贵，何往不遂？

守 易

老子曰：古之为道者，理情性，治心术，养以和，持以适，乐道而忘贱，安德而忘贫。性有不欲，无欲而不得；心有不乐，无乐而不为。无益于性者，不以累德；不便于生者，不以滑和，不纵身肆意，而制度可以为天下仪。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适情而行。余天下而不有，委万物而不利，岂为贫富贵贱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谓能体道矣。

守 清

老子曰：人受气于天者，耳目之于声色也，鼻口之于芳臭也，肌肤之于寒温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为君子，或为小人，所以为制者异。神者智之渊也，神清则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则心平。人莫鉴于流潦而鉴于澄水，以其清且静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于不用者。夫鉴明者则尘垢不污也，神情者嗜欲不误也。故心有所至，则神慨然在之，反之于虚，则消躁藏息矣，此圣人之游也。故治天下者，必达性命之情而后可也。

守 真

老子曰：夫所谓圣人者，适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节乎己，而贪污之心无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也；能有名誉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诚达性命之情，仁义因附也。若夫神无所掩，心无所载，通洞条达，澹然无事，势利不能诱，声色不能淫，辩者不能说，智者不能动，勇者不能恐，此真人之游也。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不达此道者，虽知统天地，明照日月，辩解连环，辞润金石，犹无益于治天下也，故圣人不失所守。

守 静

老子曰：静漠恬淡，所以养生也；和愉虚无，所以据德也。外不乱内，即性得其宜；静不动和，即德安其位。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能体道矣。若然者，血脉无郁滞，五藏无积气，祸福不能矫滑，非誉不能尘垢，非有其世，孰能济焉？有其才不遇其时，身犹不能脱，又况无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闻雷霆之声；耳调金玉之音者，目不见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则大有所忘。今万物之来，擢拔吾生，撻取吾精，若泉原也。虽欲勿

稟，其可得乎？今盆水若清之经日，乃能见眉睫，浊之不过一挠，即不能见方圆也。人之精神，难清而易浊，犹盆水也。

守 法

老子曰：上圣法天，其次尚贤，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贤者，痴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虚静为主，虚无不受，静无不持。知虚静之道，乃能终始。故圣人以静为治，以动为乱，故曰勿挠勿撓，万物将自清；勿惊勿骇，万物将自理，是谓天道也。

守 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国为家，以万物为蓄，怀天下之大，有万物之多，即气实而志骄。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下。用心奢广，譬犹飘风暴雨，不可长久。是以圣人以道镇之，执一无为，而不损冲气，见小守柔，退而勿有，法于江海，江海不为，故功名自化。弗强，故能成其王，为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爱，故能成其贵。万乘之势，以万物为功名，权任至重，不可自轻，自轻则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为主，故圣人以道莅天下，柔弱微妙者见小也，俭嗇损缺者见少也。见小故能成其大，见少故能成其美。天之道，抑高而举下，损有余补不足。江海处地之不足，故天下归之奉之，圣人卑谦清静，辞让者见下也，虚心无有者见不足也。见下故能致其高，见不足故能成其贤。矜者不立，奢者不长，强梁者死，满足者亡。飘风暴雨不终日，小谷不能须臾盈。飘风暴雨行强梁之气，故不能久而灭，小谷处强梁之地，故不得不夺。是以圣人执雌牝，去奢骄，不敢行强梁之气。执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骄，故能长久。

老子曰：天道极即反，盈即损，日月是也。故圣人日损，而冲气不敢自满，日进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人之情性，皆

好高而恶下，好得而恶亡，好利而恶病，好尊而恶卑，好贵而恶贱。众人为之故不能成，执之故不能得。是以圣人法天弗为而成，弗执而得，与人同情而异道，故能长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冲即正，其盈即覆。夫物盛则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乐终而悲。是故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贵广大守以狭，德施天下守以让，以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弊不新成。

老子曰：圣人与阴俱闭，与阳俱开，能至于无乐也，即无不乐也，无不乐即至乐极矣。是内乐外，不以外乐内，故有自乐也，即有自志，贵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为。天下之要也，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身。身得则万物备矣，故达于心术之论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无所喜，无所怒，无所乐，无所苦，万物玄同，无非无是。故士有一定之论，女有不易之行。不待势而尊，不须财而富，不须力而强。不利财货，不贪世名，不以贵为安，不以贱为危，形神气志，各居其宜。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伤矣。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主者神从而害。其生贪饕多欲之人，颠冥乎势利，诱慕乎名位，几以过人之知，位高于世，即精神日耗以远，久淫而不还，形闭中拒，即无由入矣，是以时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气者，静而日充以壮，躁而日耗以老，是故圣人持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浮沉，如此则万物之化，无不偶也；百事之变，无不应也。

守 朴

老子曰：所谓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治其内不治其外，明白太素，无为而复朴，体本抱神，以游天地之根，茫然仿佯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机械智巧不载于心，审于无假，不与物迁，见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专于内，通达祸

福于一。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不学而知，弗视而见，弗为而成，弗治而辩，感而应，迫而动，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影之效，以道为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虚，清静而无。以千生为一化，以万异为一宗。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守太浑之朴，立至精之中。其寝不梦，其智不萌，其动无形，其静无体，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无间，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于道者也。使精神畅达，而不失于元，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即是合而生时于心者也。故形有靡而神未尝化，以不化应化，千变万转，而未始有极。化者复归于无形也，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尝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尝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真人之游也，纯粹之道也。

符 言

老子曰：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平乎准，直乎绳，圆乎规，方乎矩。包裹天地而无表里，洞同覆盖而无所碍，是故体道者，不怒不喜，其坐无虑，寤而不梦，见物而名，事至而应。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道而任己。见誉而为善，立名而为贤。即治不顺理，而事不顺时。治不顺理即多责，事不顺时即无功。妄为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责，事败足以灭身。

老子曰：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智主，藏于无形，行于无怠。不为福先，不为祸始。始于无形，动于不得已。欲福先无祸，欲利先远害。故求为宁者，失其所宁即危；求为治者，失其所治即乱。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剥，其角美者身必杀。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华荣之言后为愆。石有玉，伤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

老子曰：时之行动以从，不知道者，福为祸。天为盖，地为

軫，善用道者终无尽；地为軫，天为盖，善用道者终无害。陈彼五行必有胜，天之所覆无不称。故知不知，上也；不知言知，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剥。木生虫，还自食；人生事，还自贼。夫好事者未尝不中，争利者未尝不穷。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所好，反自为祸。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土处下不争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争疾，故去而不迟。是以圣人无执故无失，无为故无败。

老子曰：一言不可穷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诸侯雄也，四言天下双也。贞信则不可穷，道德则天下宗，举贤德诸侯雄，恶少爱众天下双。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饮食不节，简贱其身，病共杀之；乐得无已，好求不止，刑共杀之；以寡犯众，以弱凌强，兵共杀之。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报美，其怨大者其祸深。薄施而厚望、蓄怨而无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来矣。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祸福；治心术，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贪无用；适情性，即欲不过节。不惑祸福，即动静顺理；不妄喜怒，即赏罚不阿；不贪无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过节，即养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己而得矣。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修足誉之德，不求人之誉己。不能使祸无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祸必来，信己之不让也。祸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穷而不忧；福之来，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是故闲居而乐，无为而治。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于不乱，而事为治者必危；行未免于无非，而急求名者必挫。故福莫大于无祸，利

莫大于不丧，故物或益之而损，损之而益。夫道不可以劝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故常无祸，不常有福；常无罪，不常有功。道曰：芒芒昧昧，从天之威，与天同气，无思虑也，无设储也，来者不迎，去者不将。人虽东西南北，独立中央。故处众枉，不失其直；与天下并流，不离其域。不为善，不避丑，遵天之道；不为始，不专己，循天之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从天之则。内无奇福，外无奇祸，故祸福不生，焉有人贼？故至德，言同谿，事同福，上下一心，无歧道旁见者，遣退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向方矣。

老子曰：为善即劝，为不善即观，劝即生责，观即生患。故道不可以进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圣人以行求名，不以知求誉。治随自然，已无所与。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穷而道无通。有智而无为，与无智同功；有能而无事，与无能同德。有智若无智，有能若无能，道理达而人材灭矣。人与道不两明，人爱名即不用道，道胜人则名息，道息而名章，即危亡。

老子曰：使信士分财，不如定分而探筹，何则？有心者之于平，不如无心者也。使廉士守财，不如闭户而全封，以为有欲者之于廉，不如无欲者也。人举其疵则怨，鉴见其丑则自善。人能接物而不与己，即免于累矣。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宝币，必以卑辞。币殫而欲不厌，卑体婉辞，论说而交不结；约束誓盟，约定而反先日。是以君子不外饰仁义，而内修道德。修其境内之事，尽其地方之广，劝民守死，坚其城郭，上下一心，与之守社稷，即为民者不伐无罪，为利者不攻难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

老子曰：圣人不胜其心，众人不胜其欲。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推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邪与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一起一废。故圣人损欲以从性。目

好色，耳好声，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说之，不离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为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观之，欲不可胜亦明矣。

老子曰：治身养性者，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则在己者得，而邪气无由入。适其外者伤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蔽其真。夫须臾无忘其为贤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无忘其为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伤其骸骨；枝叶茂者，害其根茎，能两美者，天下无之。

老子曰：天有明，不忧民之晦也；地有财，不忧民之贫也。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动，行者以为期。直己而足物，不为人赐，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无与也，故无夺也；无德也，故无怨也。善怒者必多怨，善与者必善夺，惟随天地之自然而能胜理。故誉见即毁随之，善见即恶从之。利为害始，福为祸先。不求利即无害，不求福即无祸。身以全为常，富贵其寄也。

老子曰：圣人无屈奇之服，诡异之行，服不杂，行不观，通而不华，穷而不偃，荣而不显，隐而不辱，异而不怪，同用，无以名之，是谓大通。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时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时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圣人不进而求，不退而让。随时三年，时去我走；去时三年，时在我后。无去无就，中立其所。天道无亲，惟德是与。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祸之来，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恬，不累其德，狗吠不惊，自信其情，诚无非分，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忧。帝王之崩，藏骸于野，其祭也祀之于明堂，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形则从，形胜神则穷，聪明虽用，必反诸神，谓之大通。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乐德而忘贱，故名不动志；乐道而忘贫，故利不动心。是以谦而能乐，静而能澹，以数算之寿，忧天下之乱，犹忧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忧天下之乱，而乐其

身治者，可与言道矣。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禄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于人也，闻者所以通人于己也，既暗且聋，人道不通，故有暗聋之病者，莫知事通。岂独形骸有暗聋哉！心亦有之，塞也莫知所通，此暗聋之类也。夫道之为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为亲也亦戚矣；飧谷食气者皆寿焉，其为君也亦惠矣；诸智者学焉，其为师也亦明矣。人皆以无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问道，闻见深矣。不闻与不问，犹暗聋之比于人也。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于德，不服于力。德在与，不在求。是以圣人之欲贵于人者，先贵于人；欲尊于人者，先尊于人。欲胜人者先自胜；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贵贱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圣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后人，即天下乐推而不厌，戴而不重，此德有余而气顺也。故知与之为取，后之为先，即几于道矣。

老子曰：德少而宠多者讥，才下而位高者危，无大功而有厚禄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损，或损之而益。众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惟圣人知病之为利，利之为病。故再实之木，其根必伤；多藏之家，其后必殃。夫大利者反为害，天之道也。

老子曰：小人从事曰苟得，君子曰苟义。为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所求者同，所极者异。故动有益，则损随之。言无常是，行无常宜者，小人也；察于一事，通于一能者，中人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圣人也。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归也。故世治即以义卫身，世乱即以身卫义，死之日行之终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故生所受于天也，命所遭于时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于为非，而未必免于

祸。故君子逢时即进，得之以义，何幸之有？不时即退，让之以礼，何不幸之有？故虽处贫贱，而犹不悔者，得其所贵也。

老子曰：人有顺逆之气生于心，心治则气顺，心乱则气逆。心之治乱在于道德。得道则心治，失道则心乱。心治即交让，心乱即交争。让则有德，争则生贼。有德即气顺，贼生即气逆。气顺则自损以奉人，气逆则损人以自奉。夫气者可以道而制也。天之道其犹响之报声也。德积则福生，怨积则祸生。学败于官茂，孝衰于妻子，患生于忧解，病甚于且愈。故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也。

老子曰：举枉与直，如何不得；举直与枉，勿与遂往。所谓同污而异泥者。

老子曰：圣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圣人同死生，明于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道悬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气不下，地气不上，阴阳不调，风雨不时，人民疾饥。

老子曰：得万人之兵，不如闻一言之当；得随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适。天下虽大，好用兵者亡；国家虽安，好战者危。故小国寡民，虽有什伯之器而勿用。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德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胜不如己者。至于若己者而格，柔胜出于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以众不胜成大胜者，惟圣人能之。

道 德

文子问道，老子曰：学问不精，听道不深。凡听者将以达智也，将以成行也，将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达。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

听者，学在肌肉；以神听者，学在骨髓。故听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尽其精；不能尽其精，即行之不成。凡听之理，虚心清静，损气无盛，无思无虑，目无妄视，耳无苟听，专精积蓄，内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长久之。夫道者原产有始，始于柔弱，成于刚强；始于短寡，成于众长。十围之木始于把，百仞之台始于下，此天之道也。圣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后也，俭者所以自小也，损者所以自少也。卑则尊，退则先，俭则广，损则大，此天道所成也。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门。万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宁。夫道无为无形，内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与天为邻，无为而无不为。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则天下服，长有社稷；公侯有道，则人民和睦，不失其国；士庶有道，则全其身，保其亲。强大有道，不战而克；小弱有道，不争而得，举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则忠惠，父子有道则慈孝，士庶有道则相爱。故有道则和，无道则苛。由是观之，道之于人，无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尽行之天下服，服则怀之。故帝者天下之适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适不往，不可为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骄佚，慢倨矜傲，见余自显自明。执雄坚强，作难结怨，为兵主，为乱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国家灭亡。浅及其身，深及子孙。夫罪莫大于无道，怨莫深于无德，天道然也。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巧，击之不中。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而犹辱也，未若使人虽勇不敢刺，虽巧不敢击。夫不敢者，非其无意也，未若使人无其意。夫无其意者，未有爱利之心也，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若然者，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莫不愿安利之。故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文子问德。老子曰：畜之养之，遂之长之，兼利无择，与天

地合，此之谓德。何谓仁？曰：为上不矜其功，为下不羞其病；于大不矜，于小不偷；兼爱无私，久而不衰，此之谓仁也。何谓义？曰：为上则辅弱，为下则守节，达不肆意，穷不易操，一度顺理，不私枉挠，此之为义也。何谓礼？曰：为上则恭严，为下则卑敬，退让守柔，为天下雌，立于不敢，设于不能，此之谓礼也。故修其德则下从令，修其仁则下不争，修其义则下平正，修其礼则下尊敬。四者既修，国家安宁。故物生者道也，长者德也，爱者仁也，正者义也，敬者礼也。不畜不养，不能遂长；不慈不爱，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长；不敬不宠，不能贵重。故德者民之所贵也，仁者民之所怀也，义者民之所畏也，礼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顺也，圣人之所以御万物也。君子无德则下怨，无仁则下争，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四经不立，谓之无道。无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贾便其市，农乐其野，大夫安其职，处士修其道，人民乐其业，是以风雨不毁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图，洛出书。及世之衰也，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刑谏者，杀贤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动不息，野无百蔬。故世治则愚者不得独乱，世乱则贤者不能独治。圣人和愉宁静，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后能行，命得时而后能明，必有其世，而后有其人。

文子问圣智。老子曰：闻而知之圣也，见而知之智也。故圣人常闻祸福所生，而择其道；智者常见祸福成形，而择其行。圣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祸福所生；智者先见成形，故知祸福之门。闻未生，圣也；先见成形，智也；无闻见者，愚迷。

老子曰：君好义则信时而任己，弃数而用惠，物博智浅，以浅贍博，未之有也。独任其智，失必多矣。好智，穷术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好与，则无定分，上之分不定，则下之望无止。若多敛则与民为仇，少取而多与，其数无有。故好与，来怨之道也。由是观之，财不足任，道术可因，明矣。

文子问曰：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为之奈何？老子曰：执一无为，因天地与之变化。天下大器也，不可执也，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执者见小也，见小故不能成其大也。无为者守静也，守静能为天下正，处大满而不溢，居高贵而无骄。处大不溢，盈而不亏；居上不骄，高而不危。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贵也。富贵不离其身，禄及子孙，古之王道，具于此矣。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义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君执一即治，无常即乱。君道者非所以有为也，所以无为也。智者不以德为事，勇者不以力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惠，可谓一矣。一也者无适之道也，万物之本也。君数易法，国数易君，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下之任惧不可胜理。故君失一，其乱甚于无君也；君必执一，而后能群矣。

文子问曰：王道有几？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者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诛暴救弱谓之义；敌来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谓之应；争小故不胜其心，谓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财货，谓之贪；恃其国家之大，矜其人民之众，欲见贤于敌国者，谓之骄。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此天道也。

老子曰：释道而任智者危，弃数而用才者困。故守分循理，失之不忧，得之不喜，成者非所为，得者非所求。入者有受而无取，出者有授而无与，因春而生，因秋而杀，所生不德，所杀不怨，则几于道矣。

文子问曰：王者得其欢心，为之奈何？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无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后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后之。天下必效其欢爱，进其仁义，而无苛气。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众不害，天下乐推而不厌，虽绝

国殊俗，翾飞蠕动，莫不亲爱。无之而不通，无往而不遂，故为天下贵。

老子曰：执一世之法籍，以非传代之俗，譬犹胶柱调瑟。圣人者应时权变，见形施宜。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论世立法，随时举事。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相反也，时务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圣人之法可观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其言可听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五帝，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抱道推诚，以镜万物之情，上与道为友，下与化为人。今欲学其道，不得其清明玄圣，守其法籍，行其宪令，必不能以为治矣。

文子问政。老子曰：御之以道，养之以德。无示以贤，无加以力。损而执一，无处可利，无见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刿，无矜无伐。御之以道，则民附；养之以德，则民服；无示以贤，则民足；无加以力，则民朴。无示以贤者，俭也；无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赂以取之，俭以自全，不敢以自安。不下则离散，弗养则背叛。示以贤则民争，加以力则民怨，离散则国势衰，民背叛则上无威。人争则轻为非，下怨其上则位危。四者诚修，正道几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权用也。惟圣人为能知权，言而必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直而证父，信而死女，孰能贵之？故圣人论事之曲直，与之屈伸，无常仪表，祝则名君，溺则摔父，势使然也。夫权者圣人所以独见。夫先迁而后合者之谓权，先合而后迁者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矣。

文子问曰：夫子之言，非道德无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继嗣因业，亦有无道，各没其世而无祸败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时有亡国破家，无道德之故也。有道德则夙夜不懈，战战兢兢，常恐危亡；

无道德则纵欲怠惰，其亡无时。使桀纣循道行德，汤武虽贤，无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养也，所以相畜长也，所以相亲爱也，所以相敬贵也。夫聋虫虽愚，不害其所爱。诚使天下之民，皆怀仁爱之心，祸灾何由生乎？夫无道而无祸害者，仁未绝，义未灭也。仁虽未绝，义虽未灭，诸侯以轻其上矣。诸侯轻上，则朝廷不恭，纵令不顺。仁绝义灭，诸侯背叛，众人力政，强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击为业，灾害生，祸乱作，其亡无日，何期无祸也。

老子曰：法烦刑峻，即民生诈，上多事则下多态，求多即得寡，禁多即胜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犹扬火而使无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备之，譬犹挠水而欲求其清也。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无功者赏，有罪者释；好刑即有功者废，无罪者及。无好憎者，诛而无怨，施而不德，放准循绳，身无与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载。合而和之，君也；别而诛之，法也。民以受诛无所怨憾，谓之道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恶。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于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迁于心者。今吾欲择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谓是非也。故治大国，若烹小鲜，勿挠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亲，身疏而谋，当即见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从规我者乎？吾若与俗遽走，犹逃雨无之而不濡。欲在于虚则不能虚，若夫不为虚而自虚者，此所欲而无不致也。故通于道者，如车轴不运于己，而与毂致于千里，转于无穷之原也。故圣人体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动而无为。

老子曰：夫亟战而数胜者，则国必亡。亟战则民罢，数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而国不亡者则寡矣。主骄则恣，恣则极物；民罢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平王问文子曰：吾闻子得道于老聃，今贤人虽有道，而遭淫乱之世，以一人之权，而欲化久乱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为正，振乱以为治，化淫败以为朴。淳德复生，天下安宁，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师也，上者下之仪也。上美之则下食之。上有道德，则下有仁义，下有仁义，则无淫乱之世矣。积德成王，积怨成亡，积石成山，积水成海，不积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积道德者，天与之，地助之，鬼神辅之。凤凰翔其庭，麒麟游其郊，蛟龙宿其沼。故以道莅天下，天下之德也；无道莅天下，天下之贼也。以一人与天下为仇，虽欲长久，不可得也。尧舜以是昌，桀纣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闻命矣。

上 德

老子曰：主者，国之心也。心治即百节皆安，心扰即百节皆乱。故其身治者，支体相遗也；其国治者，君臣相忘也。

老子曰：学于常枹。见舌而守柔，仰视屋树，退而目川，观影而知持后。故圣人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

老子曰：鸣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煎，虎豹之文来射，猿猱之捷来格。故勇武以强梁死，辩士以智能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故勇于一，能察于一，辞可与曲说，未可与广应。

老子曰：道以无有为体。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谓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论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内视而自反。故人不小觉，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莫鉴于流潦，而鉴于止水，以其内保之，止而不外荡。月望日夺光，阴不可以承阳。日出星不见，不能与之争光。末不可以强于本，枝不可以大于干，上重下轻，其覆必易。一渊不两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两即争。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蚯蚓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晞堞，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清之为明，杯水可见眸子；浊之为害，河水不见太山。兰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为莫知而止，性之有也。以清入浊必困辱，以浊入清必覆倾。天二气即成虹，地二气即泄藏，人二气即生病。阴阳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昼，日不知夜。川广者鱼大，山高者木修，地广者德厚。故鱼不可以无饵钓，兽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臣，折冲千里。通于道者，若车轴转于毂中，不运于己，与之致于千里，终而复始，转于无穷之原也。故举枉与直，何如不得，举直与枉，勿与遂往。

有鸟将来，张罗而待之，得鸟者罗之一目，今为一目之罗，则无时得鸟。故事或不可前规，物或不可预虑，故圣人畜道待时也。欲致鱼者先通谷，欲求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为鱼得者，非挈而入渊也；为猿得者，非负而上木也，纵之所利而已。足所践者浅，然待所不践而后能行；心所知者徧，然待所不知而后能明。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塞，唇亡而齿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水静则清，清则平，平即易，易则见物之形，形不可以并，故可以为正。

使叶落者，风摇之也；使水浊者，物挠之也。璧琬之器，砥礪之功也；镆铍断割，砥砺之力也。虻与驥致千里而不飞，无裹粮之资而不饥。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良弓藏。功成名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于不怒，为出于不为。视于无有，则得所见；听于无声，则得所闻。飞鸟反乡，兔走归窟，狐死首丘，寒蜚得木，各依其所生也。

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间，五味以和；骨肉相爱也，谗人间之，父子相危也。犬豕不择器而食，愈肥其体，故近死。凤凰翔于千仞，莫之能致，椎固百内，而不能自椽。自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见其背。因高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为渊，则鱼鳖归焉。沟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深而不竭。鳖无耳，而目不可以蔽，

精于明也；瞽无目，而耳不可以蔽，精于聪也。混混之水浊，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缨乎。藋之为縞也，或为冠，或为袜。冠即戴枝之，袜即足輶之。

金之势胜木，一刃不能残一林；土之势胜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势胜火，一酌不能救一车之薪。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变其节，霜雪廛廛，日出而流。倾易覆也，倚易輶也。几易助也，湿易雨也。兰芷以芳，不得见霜，蟾蜍辟兵，寿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残。华非其时者，不可食。

舌之与齿，孰先弊焉？绳之与矢，孰先直焉？使影曲者，形也；使响浊者，声也。与死同病者，难为良医；与亡国同道者，不可为忠谋。使倡吹竽，使工捻竽，虽中节，不可使决，君形亡焉。聋者不歌，无以自乐；盲者不观，无以接物。步于林者，不得直道；行于险者，不得履绳。海内其所出，故能大。

日不并出，狐不二雄，神龙不匹，猛兽不群，鸢鸟不双。盖非寮不蔽日，轮非辐不追疾，寮轮未足恃也。张弓而射，非弦不能发，发矢之为射，十分之一。饥马在厩，漠然无声，投刍其旁，争心乃生。三寸之管无当，天下不能满；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循绳而断即不过，悬衡而量即不差。悬古法以类，有时而遂，杖格之属，有时而施。是而行之，谓之断；非而行之，谓之乱。

农夫劳而君子养，愚者言而智者择。见之明白，处之如玉石；见之黯黩，必留其谋，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毕开，不如一户之明。蝮蛇不可为足，虎不可为翼。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才不难；立而逾之，上才不易势施异也。助祭者得尝，救斗者得伤。蔽于不祥之木，为雷霆所扑。日月欲明，浮云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秽之；丛兰欲修，秋风败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尘而欲无眯，不可得洁。黄金龟纽，贤者以为佩；土壤布地，能者以为富。故与弱者金玉，不如与之尺素。

穀虚而中，立三十辐各尽其力，使一辐独入，众辐皆弃，何

近远之能至。橘柚有乡，灌苇有丛，兽同足者相从游，鸟同翼者相从翔。欲观九州之地，足无千里之行，无政教之源，而欲为万民上者难矣。凶凶者获，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君子有酒，小人鞭缶，虽不可好，亦可以丑。

人之性便衣绵帛，或射之，即被甲，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辐共一毂，各直一凿，不得相入，犹人臣各守其职也。善用入者，若蚘之足众，而不相害；若舌之与齿，坚柔相磨，而不相败。石生而坚，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长而逾明。扶之与提，谢之与让，得之与失，诺之与已，相去千里。

再生者不获，华太早者，不须霜而落。污其准，粉其颡。腐鼠在阼，烧熏于堂，入水而憎濡，怀臭而求芳，虽善者不能为工。冬冰可折，夏木可结，时难得而易失。木方盛，终日采之而复生，秋风下霜，一夕而零。质的张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势之所致。乳犬之噬虎，伏鸡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将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愚者不知足焉。骥驱之不进，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理。

水虽平，必有波；衡虽正，必有差；尺虽齐，必有危。非规矩不能定方圆；非准绳无以正曲直。用规矩者，亦有规矩之心。太山之高，倍而不见；秋毫之末，视之可察。竹木有火，不钻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夭之疾，不过二里；跬步不休，跛鳖千里；累块不止，丘山从成。临河欲鱼，不若归而织网。弓先调而后求劲，马先顺而后求良，人先信而后求能。巧冶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斫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使人无渡河可，使河无波不可。无曰不辜，甑终不堕井矣。

刺我行者欲我交，訾我货者欲我市。行一棋，不足以见知；弹一弦，不足以为悲。今有一炭然，掇之烂指相近也；万石俱重，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气而异积也。有荣华者，必有愁悴。上有罗纨，下必有麻纈。木大者根罨，山高者基扶。

老子曰：鼓不藏声，故能有声；镜不没形，故能有形。金石有声，不动不鸣；管箫有音，不吹无声。是以圣人内藏，不为物唱，事来而制，物至而应。天行不已，终而复始，故能长久；轮得其所转，故能致远。天行一不差，故无过矣。天气下，地气上，阴阳交通，万物齐同。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天气不下，地气不上，阴阳不通，万物不昌，小人得势，君子消亡，五谷不植，道德内藏。天之道哀多益寡，地之道损高益下，鬼神之道骄溢与下，人之道多者不与，圣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

天明日明，而后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域有四明，乃能长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天道为文，地道为理，一为之和，时为之使，以成万物，命之曰道。大道坦坦，去身不远。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物，其德不绝。天覆万物，施其德而养之，与而不取，故精神归焉。与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于天也，下莫下于泽也。天高泽下，圣人法之，尊卑有叙，天下定矣。地载万物而长之，与而取之，故骨髓归焉。与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地承天，故定宁，地定宁，万物形，地广厚，万物聚。定宁无不载，广厚无不容。地势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广，故能久长，圣人法之，德无不容。

阴难阳，万物昌；阳复阴，万物湛。物昌无不赡也，物湛无不乐也，物乐则无不治矣。阴害物，阳自屈，阴进阳退。小人得势，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阳气动万物，缓而得其所，是以圣人顺阳道。夫顺物者物亦顺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洿泽盈，万物节成；洿泽枯，万物节萎，故雨泽不行，天下荒亡。阳上而复下，故为万物主。不长有，故能终而复始，故能长久。能长久，故为天下母。阳气蓄而后能施，阴气积而后能化，未有不蓄积而后能化者也。故圣人慎所积。阳灭阴，万物肥；阴灭阳，万物衰。故王公尚阳道，则万物昌；尚阴道，则天下亡。阳不下阴，则万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则聪明，不下臣则暗聋。

日出于地，万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于地，万物休息，小人居民上，万物逃匿。雷之动也万物启，雨之润也万物解。大人施行，有似于此。阴阳之动有常节，大人之动不极物。雷动地，万物缓；风摇树，草木败。大人去恶就善，民不远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风不动，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无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河水深，壤在山；丘陵高，下入渊。阳气盛，变为阴；阴气盛，变为阳。故欲不可盈，乐不可极。忿无恶言，怒无作色，是谓计得。火上炎，水下流。圣人之道，以类相求，圣人偃阳天下和同，偃阴天下溺沉。

老子曰：积薄成厚，积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辉，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虽未能见。故见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虽过无怨；苟不向善，虽忠来恶。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诸人，不如求诸己。声自召也，类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无非己者，操锐以刺，操刃以击，何怨于人。故君子慎其微。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实生于心，草实生于莢，卵胎生于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须时。地平则水不流，轻重均则衡不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云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龙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泽流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隐行者，必有昭名。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

微 明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知之浅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内，知之粗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为不知，不知之为知乎？夫道不可闻，闻而

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无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文子问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为不可？惟知言之谓乎。夫知言之谓者，不以言言也。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去为，浅知之人，所争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惟无知，是以不吾知。

文子问曰：为国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车者，前呼邪馵，后亦应之，此挽车劝力之歌也。虽郑卫胡楚之音，不若此之义也。治国有礼，不在文辩，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老子曰：道无正而可以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云雨，云雨不及阴阳，阴阳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也，无达其意，天地之间，可陶冶而变化也。

老子曰：圣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终始，见其造恩，故民知书而德衰，知数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机械而实衰。瑟不鸣，而二十五弦各以其声应；轴不运于己，而三十辐各以其力旋。弦有缓急，然后能成曲；车有劳佚，然后能致远。使有声者乃无声也，使有转者乃无转也。上下异道，易治即乱。位高而道大者从，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义，小善害道，小辩害治，苛峭伤德。大正不险，故民易导；至治优游，故下不贼；至忠复素，故民无伪匿。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则百姓怨；减爵之令张，则功臣叛。故察于刀笔之迹者，不知治乱之本。习于行阵之事者，不知庙战之权。圣人见福于重关之内，虑患于冥冥之外。愚者惑于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于小而害于大，得于此而忘于彼，故仁莫大于爱人，智莫大于知人。爱人即无怨刑，知人即无乱政。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出，须臾止。德无所积，而不忧者，亡其及也。夫忧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为强，转祸为福。道冲而用之，又不满也。

老子曰：清静恬和，人之性也；仪表规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则自养不悖；知事之制，则其举措不乱。发一号散无竞，总一管谓之心。见本而知末，执一而应万，谓之术。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动知所止，谓之道。使人高贤称誉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诽谤己者，心之过也。言出于口，不可禁于人；行发于近，不可禁于远。事者难成易败，名者难立易废。凡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至于大患。夫祸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同邻，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不可不慎察也。

老子曰：人皆知治乱之机，而莫知全生之具。故圣人论世而为之事，权事而为之谋。圣人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弱能强。随时动静，因资而立功，睹物性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变化，则为之象，运则为之应，是以终身行之无所困。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为而难成者，或难成而易败者。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取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诈伪也。易为而难成者，事也；难成而易败者，名也。此四者，圣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独见也。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动不失时，百射重戒，祸乃不滋。计福不及，虑祸过之。同日被霜，蔽者不伤。愚者有备，与智者同功。夫积爱成福，积憎成祸，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无生。夫使患无生易，施于救患难。今人不务使患无生，而务施救于患，虽神人不能为谋。患祸之所由来，万万无方。圣人深居以避患，静默以待时。小人不知祸福之门，动而陷于刑，虽曲为之备，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后就利，先远辱而后求名，故圣人常从事于无形之外，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内，是以祸患无由至，非誉不能尘垢。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谓心小者，虑患未生，戒祸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是非辐辏，中为之毂也。智

圆者，终始无端，方流四远，渊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达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举措废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众，执约以治广，处静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于微也，志大者无不怀也。智圆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少者约所持也。故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行；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谓至贵矣。然而战战栗栗，日慎一日，是以无为而无不成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为之事又多，故动必穷，故以正教化，其势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势难而必败。舍其易而必成，从事于难而必败，愚惑之所致。

老子曰：福之起也绵绵，祸之生也纷纷，祸福之数，微而不可见，圣人见其始终，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以为国也。适于己而无功于国者，不施赏焉；异于己而便于国者，不加罚焉。故义载乎宜，谓之君子；遗义之宜，谓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劳，其次劳而不病，其下病而益劳。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纣为象箸，而箕子唏，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见其所始，即知其所终。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义者人之所高也。为人所慕，为人所高，或身死国亡者，不周于时也。故知仁义，而不知世权者，不达于道也。五帝贵德，三王用义，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誉在俗，趋行等，逆顺在时。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经于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无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无以与道游。直志适情，即坚强贼之，以身役物，即阴阳食之。

得道之人，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与物推移，万举而不陷。所贵乎道者，贵其龙变也。守一节，推一行，虽以成满，犹不易拘于小好，而塞于大道。道者，寂寞以虚无，非有为了物也，不以

有为于己也。是故举事而顺道者，非道者之所为，道之所施也。

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明，阴阳之所煦，雨露之所润，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圆者履大方，镜大清者视大明，立大平者处大堂。能游于冥冥者，与日月同光。无形而生于有形。是故真人托期于灵台，而归居于物之初，视于冥冥，听于无声。冥冥之中，独有晓焉；寂寞之中，独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后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后能知之也。

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积恩之证也，义者比于心而合于众适者也。道灭而德兴，德衰而仁义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怀，下世绳绳，惟恐失仁义。故君子非义无以生，失义即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无以活，失利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祸福异矣。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适足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湿而强食之热，病渴而强饮之寒，此众人之所养也，而良医所以为病也。快于目，悦于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圣人者先连而后合，众人先合而后连。故祸福之门，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老子曰：有功离仁义者即见疑，有罪有仁义者必见信。故仁义者事之常顺也，天下之尊爵也。虽谋得计当，虑患解，图国必存，其事有离仁义者，其功必不遂也；言虽无中于策，其计无益于国，而心周于君，合于仁义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计常不当者，不若舍趋而审仁义也。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泽；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事，而道达矣。人多欲即伤义，多忧即害智。故治国乐所以存，虐国乐所以亡。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而聪明。君不与臣争，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叶也，根本不美，而枝叶茂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慈父之爱子者，非求其报，不可内解于心；圣主之

养民，非为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赖其功勋而必穷，有以为则恩不接矣。故用众人之所爱，则得众人之力；举众人之所喜，则得众人之心。故见其所始，即知其所终。

老子曰：人以义爱，党以群强。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薄，则武之所制者小。

老子曰：以不义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为人，又无以自为，可谓愚人，无以异于枭爱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极。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万事尽然，不可胜明。福至祥存，祸至祥先。见祥而不为善，即福不来；见不祥而行善，则祸不至。利与害同门，祸与福同邻，非神圣莫之能分。故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

人之将疾也，必先甘鱼肉之味；国之将亡也，必先恶忠臣之语。故疾之将死者，不可为良医；国之将亡者，不可为忠谋。修之身然后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后可移于官长。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国其德乃丰。民之所以生活，衣与食也。事周于衣食，则有功；不周于衣食，则无功。事无功德不长，故随时而不成，无更其刑；顺时而不成，无更其理。时将复起，是谓道纪。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国富其吏。治国若不足，亡国困仓虚。故曰：上无事而民自富，上无为而民自化。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师旅之后，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宝也。和大怨必有余怨，奈何其为不善也。古者亲近不以言说，来远不以言使。近者悦，远者来。与民同欲即和，与民同守即固，与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誉者显。行有召寇，言有致祸。无先人言，后人而已。附耳之语，流闻千里，言者祸也，舌者机也，出言不当，驷马不追。

昔者中黄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声有五音，物有五味，

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间，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次五有德人、贤人、智人、善人、辩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义人、礼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农人、商人，下五有众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与下五，犹人之与牛马也。圣人者以目视，以耳听，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视而明，不听而聪，不行而从，不言而公。故圣人所以动天下者，真人未尝过焉；贤人所以矫世俗者，圣人未尝观焉。所谓道者，无前无后，无左无右，万物玄同，无是无非。

自 然

老子曰：清虚者，天之明也；无为者，治之常也。去恩惠，舍圣智，外贤能，废仁义，灭事故，弃佞辩，禁奸伪，则贤不肖者齐于道矣。静即同，虚即通。至德无为，万物皆容。虚静之道，天长地久，神微周盈，于物无宰。十二月运行，周而复始。金木水火土，其势相害，其道相待。故至寒伤物，无寒不可；至暑伤物，无暑不可。故可与不可皆可，是以大道无所不可。可在其理，见可不趋，见不可不去，可与不可，相为左右，相为表里。凡事之要，必从一始，时为之纪，自古及今，未尝变易，谓之天理。上执大明，下用其光。道生万物，理于阴阳，化为四时，分为五行，各得其所，与时往来，法度有常，下及无能，上道不倾，群臣一意。天地之道，无为而备，无求而得，是以知其无为而有益也。

老子曰：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大者无度量。故天圆不中规，地方不中矩。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为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见不远者，不可与言大，知不博者，不可与论至。夫禀道与物通者，无以相非。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规矩句绳，巧之具也，而非所以为巧也。故无弦，虽师文不能成其曲，徒弦，即不能独悲。故弦，悲之具也，非所以为

悲也。至于神和，游于心手之间，放意写神。论变而形于弦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于父，此不传之道也，故肃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为主，道为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内，不以事贵。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为尊，不待名而显，不须礼而庄，不用兵而强。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夺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夫教道者，逆于德，害于物，故阴阳四时，金木水火土，同道而异理，万物同情而异形，知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圣人立法，以导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无德也，死者无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夫慈爱仁义者，近狭之道也，狭者入大而迷，近者行远而惑。圣人之道，入大不迷，行远不惑，常虚自守，可以为极，是谓天德。

老子曰：圣人天覆地载，日月照临，阴阳和四时，化怀万物而不同，无故无新，无疏无亲。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时，地不一财，人不一事。故绪业多端，趋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轻或重，或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轻者欲发，重者欲止，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进斗，不可令持坚；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敌；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财；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进取。信者可令持约，不可令应变。五者圣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怀一物，阴阳不产一类。故海不让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让枉桡，以成其崇；圣人不辞负薪之言，以广其名。夫守一隅而遗万方，取一物而弃其余，即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浅矣。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之所照，形殊性异。各有安乐，乐所以为乐者，乃所以为悲也；安所以为安者，乃所以为危也。故圣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宜，为其所能，周其所适，施其所宜，如此则万物一齐，无由相过。天下之物，无贵无贱。因其所贵而贵之，物无不贵；因其所贱而贱之，

物无不贱。故不尚贤者，言不放鱼于木，不沉鸟于渊。昔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奚仲为工师。其导民也，水处者渔，林处者采，谷处者牧，陵处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皋泽织网，陵阪耕田，如是，则民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以所长易所短。是以离叛者寡，听从者众。若风之过箫，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浊应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而足迹不接于诸侯之境，车轨不结于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故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也，各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于末也。有余者非多财也，欲节而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也，民鲜而费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诛，非所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条畅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渎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则无敌于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先王之制法，因人之性而为之节文。无其性，不可使顺教；有其性，无其资，不可使遵道。人之性有仁义之资，其非圣人为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听从，拂其性，即法度张而不用。道德者，则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怀也，民怀之则功名立。古之善为君者法江海，江海无为以成其大，洼下以成其广。故能长久为天下溪谷，其德乃足。无为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无事。不自贵故富，不自见故明，不自矜故长，处不有之地，故为天下王。不争故莫能与之争，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于道，故能长久与天地相保。王公修道，则功成不有，不有即强固，强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谓玄德，深矣远矣，其与物反矣。天下有始，莫知其理，惟圣人能知其所以。非雄非雌，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阴阳

以形，万物以生。故阴与阳，有圆有方，有短有长，有存有亡，道为之命。幽沉而无事，于心甚微，于道甚当，死生同理，万物变化，合于一道。简生忘死，何往不寿！去事与言，慎无为也。守道周密，于物不宰，至微无形，天地之始，万物同于道，而殊于形，至微无物，故能周恤。至大无外，故为万物；盖至细无内，故为万物贵。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恶，无有知故，易意和心，无与道违。夫天地专而为一，分而为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专而为一，分而为五；反而合之，必中规矩。夫道至亲不可疏，至近不可远，求之远者，往而复反。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贵其德，王者尚其义，霸者通于理。圣人之道，于物无有。道狭然后任智，德薄然后任刑，明浅然后任察。任智者中心乱，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其上即弊。是以圣人因天地以变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载。道之以时，其养乃厚，厚养即治，虽有神圣，夫何以易之。去心智，省刑罚，反清静，物将自正。道之为君，如尸俨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不褒，万人被之不褊。是故重为惠，重为暴，即道忤矣。为惠者布施也，无功而厚赏，无劳而高爵，即守职者懈于官，而游居者亟于进矣。夫暴者，妄诛无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者不劝善，而为邪行者，轻犯上矣。故为惠者即生奸，为暴者即生乱，奸乱之俗，亡国之风也。故国有诛者，而主无怒也；朝有赏者，而君无与也。诛者不怨君，罪之当也；赏者不德上，功之致也。民知诛赏之来，皆生于身，故务功修业，不受赐于人。是以朝廷芜而无迹，田野辟而无秽。故太上，下知而有之。王道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任下，责成而不劳，谋无失策，举无过事，言为文章，行为仪表。进退应时，动静循理，美丑不好憎，赏罚不喜怒，名各自命，类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于己。若欲挟之，乃是离之；若欲饰之，乃是贼之。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反之玄妙，各处其

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乙。太乙之精，通合于天。天道默默，无容无则。大不可极，深不可测。常与人化，智不能得。轮转无端，化遂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其听治也，虚心弱志，清明不暗，是故群臣辐辏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国之所以明矣。

老子曰：知而好问者圣，勇而好问者胜。乘众人之智者，即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者，即无不胜也。用众人之力者，乌获不足恃也；乘众人之势者，天下不足用也。无权不可为之势，而不循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功。故圣人举事，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有一功者处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胜其任，即举者不重也；能胜其事，即为者不难也。圣人兼而用之，故人无弃人，物无弃材。

老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其引之不来，推之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卷握而不散。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𦨇，泥用輶，山用𦨇。夏渎冬陂。因高为山，因下为池，非吾所为也。圣人不耻身之贱，恶道之不行也；不忧命之短，忧百姓之穷也。故常虚而无为，抱素见朴，不与物杂。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为天下之民。强凌弱，众暴寡，诈者欺愚，勇者侵怯，又为其怀智诈，不以相教，积财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齐一之。为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为绝国殊俗，不得被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是以天地四时，无不应也，官无隐事，国无遗利，所以衣寒食饥，养老弱，息劳倦，无不以也。神农形悴，尧瘦癯，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传卖，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非以贪位慕禄，将欲事起天下之利，除万物之害也。自天

子至于庶人，四体不勤，思虑不困，于事求贍者，未之闻也。

老子曰：所谓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执一以为保，反本无为，虚静无有，忽恍无际，远无所止，视之无形，听之无声，是谓大道之经。

老子曰：夫道者体圆而法方，背阴而抱阳，左柔而右刚，履幽而戴明，变化无常，得一之原，以应无方，是谓神明。天圆而无端，故不得观其形；地方而无涯，故莫能窥其门。天化遂无形状，地生长无计量。夫物有胜，惟道无胜，所以无胜者，以其无常形势也，轮转无穷，像日月之运行，若春秋之代谢。日月之昼夜，终而复始，明而复晦。制形而无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胜而不屈。庙战者帝，神化者王。庙战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时。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怀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宾服也。古之得道者，静而法天地，动而顺日月，喜怒合四时，号令比雷霆，音气不戾八风，诎申不违五度。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为之去残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乙而动。天下为斗，故善用兵者，用其自为用；不能用兵者，用其为己用。用其自为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为己用，无一人之可用也。

下 德

老子曰：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肥肌肤，充腹肠，供嗜欲，养生之末也。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民交让争处卑，财利争受少，事力争就劳，日化上而迁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赏而劝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法令正于上，百姓服于下，治之末也。上世养本，而下世事末。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与治之臣不万一。以不世出，求不万一，此至治所以千岁不一也。盖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顺其

善意，防其邪心，与民同出一道，即民可善，风俗可美。所贵圣人者，非贵其随罪而作刑也，贵其知乱之所生也。若开其锐端而纵之，放僻淫佚，而弃之以法，随之以刑，虽残贼天下，不能禁其奸也。

老子曰：身处江海之上，心在于魏阙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轻利矣。犹不能自胜，即从之神无所害也。不能自胜，而强不从，是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是谓玄同，用其光复归其明。

老子曰：天下莫易于为善，莫难于为不善。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适情辞余，无所诱惑，循性保真，无变于己，故曰为善易也。所谓为不善难者，篡弑矫诈，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为不善难也。今之以为大患者，由无常厌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祸福之际，不可不察也。圣人无欲也，无避也。事或欲之，适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适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为。是故圣人审动静之变，适受与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节。夫动静得，即患不侵也；受与适，即罪不累也；好憎理，即忧不近也；喜怒节，即怨不犯也。体道之人，不苟得，不让祸。其有不弃，非其有不制。恒满而不溢，常虚而易贍，故自当以道术度量，即食充虚，衣御寒，足以温饱。七尺之形，无道术度量，而以自要尊贵，即万乘之势，不足以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为乐。故圣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物不能惑。

老子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为治之本，务在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不夺时；不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去骄；去骄之本，在于虚无。故知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知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目悦五色，口肥滋味，耳淫五声，七窍交争，以

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所谓得天下者，非谓其履势位，称尊号，言其运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无一人之誉，此失天下也。故桀纣不为王，汤武不为放。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诸侯。诸侯得道，守在四境；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无恃其不吾夺也，恃吾不可夺也。行可夺之道，而非篡弑之行，无益于持天下矣。

老子曰：善治国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乱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乱，逆之至也。非祸人不能成祸，不如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人之性情，皆愿贤己，而疾不及人。愿贤己，则争心生；疾不及人，即怨争生；怨争生，即心乱而气逆。故古之圣王，退争怨，争怨不生，即心治而气顺，故曰：不尚贤，使民不争。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以道本人之性，无邪秽，久湛于物，即忘其本；忘其本，即合于若性。衣食礼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有道者，能遗物反己。有以自鉴，即不失物之情；无以自鉴，即动而惑荧。夫纵欲失性，动未尝正，以治生即失身，以治国即乱人。故不闻道者，无以反性。古者圣人得诸己，故令行禁止。凡举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听失于非誉，目淫于采色，而欲得事正即难矣。是以贵虚。故水激则波起，气乱则智昏。昏智不可以为正，波水不可以为平。故圣王执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贵，无适于天下，圣王托于无适，故为天下令。

老子曰：阴阳陶冶万物，皆乘一气而生。上下离心，气乃上蒸，君臣不知，五谷不登。春肃秋荣，冬雷夏霜，皆贼气之所生也。天地之间，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形也。故明于性者，天地不能胁也；审于符者，怪物不能惑也。圣人由近以知远，

以万异为一同，气蒸乎天地，礼义廉耻不设，万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廉耻陵迟，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民贫苦而忿争生，是以贵仁。人鄙不齐，比周朋党，各推其与，怀机械巧诈之心，是以贵义。男女群居，杂而无别，是以贵礼。性命之情，淫而相迫于不得已即不和，是以贵乐。故仁义礼乐者，所以救败也，非通治之道也。诚能使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即民性善。民性善，即天地阴阳从而包之。即财足而人贍，贪鄙忿争之心，不得生焉。仁义不用，而道德定于天下，而民不淫于采色。故德衰，然后饰仁义；和失，然后调声；礼淫，然后饰容。故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不足修也。

老子曰：清静之治者，和顺以寂寞，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义。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悦而顺情，其心和而不伪，其事素而不饰。不谋所始，不议所终，安即留，激则行。通体乎天地，同精乎阴阳，一和乎四时，明照乎日月，与道化者为人。机巧诈伪，莫载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序，风雨不为虐。日月清静而扬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静之所明也。

老子曰：治世之职，易守也，其事，易为也，其礼，易行也，其责，易偿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故农与农言藏，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工无苦事，农无废功，商无折货，各安其性。异形殊类，易事而不悖。失业而贱，得志而贵。夫先知远见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责于民，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于下，傲世贱物，不从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为化民。故高不可及者，不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为国俗。故人才不可专用而度量，道术可世传也，故国治可与愚守也，而军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并用之。

末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也；重为任，而罚不胜也，危为其难，而诛不敢也。民困于三责，即饰智而诈上，犯邪而行危。虽峻法严刑，不能禁其奸。兽穷即触，鸟穷即啄，人穷即诈，此之谓也。

老子曰：雷霆之声，可以钟鼓象也；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见者，可得而蔽也；声可闻者，可得而调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别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见也。及至建律历，别五色，异清浊，味甘苦，即朴散而为器矣。立仁义，修礼乐，即德迁而为伪矣。民饰智以惊愚，设诈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智能弥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朴而不散。夫至人之治，虚无寂寞，不见可欲，心与神处，形与性调。静而体德，动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缘不得已矣。漠然无为而天下和，淡然无欲而民自朴，不忿争而财足。施者不德，受者不让，德反归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谓之天府。取焉而不损，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谓之摇光。摇光者，资粮万物者也。

老子曰：天爱其精，地爱其平，人爱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风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虑聪明喜怒也。故闭四关，止五道，即与道沦。神明藏于无形，精气返于真。目明而不以视，耳聪而不以听，口当而不以言，心条通而不以思虑。委而不为，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于目，即其视明；存于耳，即其听聪；留于口，即其言当，集于心，即其虑通。故闭四关，即终身无患，四肢九窍，莫死莫生，是为真人。地之生财，大本不过五行，圣人节五行，即治不荒。

老子曰：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以为正。人主之于法，无私好憎，故可以为命。德无所立，怨无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故为治者，知不与焉。水戾破舟，木击折轴，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载也。故道

有智即乱，德有心即险，心有目即眩。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万世传之，无为之为也。一者无为也，百王用之，万世传之，为而不易也。

老子曰：人之言曰，国有亡主，世无亡道，人有穷，而理无不通。故无为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并应无穷。故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其穷不远也。夫人君不出户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积力之所举，即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即无不成也。千人之众无绝粮，万人之群无废功。工无异伎，士无兼官，各守其职，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恶，职事不慢也。夫责少，易偿也；职寡，易守也；任轻，易劝也。上操约少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君臣久而相厌也。

老子曰：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体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伦，聪明照于日月，精神通于万物，动静调于阴阳，喜怒和于四时，覆露皆道，溥洽而无私。蚬飞蠕动，莫不仰德而生，德流方外，名声传乎后世。法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德与天地参光，明与日月并照，精神与鬼神齐灵。戴圆履方，抱表寝绳，内能理身，外得人心，发施号令，天下从风。则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与有节，出入有量，喜怒刚柔，不离其理。柔而不脆，刚而不折。宽而不肆，肃而不悖，优柔委顺，以养群类，其德含愚而容不肖，无所私爱也。用六律者，生之与杀也，赏之与罚也，与之与夺也，非此无道也。伐乱禁暴，兴贤良废不肖，匡邪以为正，攘险以为平，矫枉以为直。明于施舍开塞之道，乘时因势，以服役人心者也。帝者不体阴阳即侵，王者不法四时即削，霸者不用六律即辱，君者失准绳即废。故小而行大，即穷塞而不亲；大而行小，即狭隘而不容。

老子曰：地广民众，不足以为强；甲坚兵利，不足以恃胜；城

高池深，不足以为固；严刑峻罚，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焉，为亡政者虽大必亡焉。故善守者无与御，善战者无与斗。乘时势，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德积而民可用也，怒蓄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则权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广则我强而敌弱，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故费不半而功十倍。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王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此不明于道也。

上 仁

老子曰：君子之道，静以修身，俭以养生。静即下不扰，下不扰即民不怨。下扰即政乱，民怨即德薄。政乱贤者不为谋，德薄勇者不为斗。乱主则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处一主之势，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于宫室台榭，沟池苑囿，猛兽珍怪。贫民饥饿，虎狼厌刍豢。百姓冻寒，宫室衣绮绣。故人主畜兹无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

老子曰：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并覆，非正平无以制断。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心虑，以天下之力争。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修达，群臣辐辏。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聪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不逆。故贤者尽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远者怀其德，得用人之道也。夫乘舆马者，不劳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济江海。使言之而是，虽商夫刍蕘，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人君卿相，犹不可用也。是非之处，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其计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贵其辩。暗主则不然，君臣尽诚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亲习邪枉，贤者不能见也。疏远卑贱，竭力尽忠者不能闻也。有言者

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内，存万方，其离聪明亦以远矣。

老子曰：能尊生，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遗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来久矣，而轻失之，岂不惑哉！贵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爱以身治天下，所以托天下。

文子问治国之本。老子曰：本在于治身。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身乱而国治者未有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于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文子问曰：何行而民亲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时，而敬慎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天地之间，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仇也。昔者夏商之臣，反仇桀纣，而臣汤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归神农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广者，制不可以狭；位高者，事不可以烦；民众者，教不可以苛。事烦难治，法苛难行，求多难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称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大较易为智，曲辩难为慧，故无益于治，有益于乱者，圣人不为也，无益于用，有益于费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厌约，事不厌省，求不厌寡。功约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于众人则易。故小辩害义，小义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简。河以逶迤故能远，山以陵迟故能高，道以优游故能化。夫通于一伎，审于一事，察于一能，可以曲说，不可以广应也。夫调音者，小弦急，大弦缓。立事者，贱者劳，贵者佚。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天同气。同气者帝，同义者王，同功者霸，无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者也。故有道以理之，法虽少足以治；无道以理之，法虽众足以乱。

老子曰：鲸鱼失水，则制于蝼蚁。人君舍其所守，而与臣争事，则制于有司，以无为持位，守职者以听从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专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为，则智日困。而自负责，数穷于下，则不能申理。行堕于位，则不能持制。智不足以为治，威不足以行刑，则无以与天下交矣。喜怒形于心，嗜欲见于外，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则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烦乱，而智不能解；非誉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责，则人主愈劳，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与马逐走，筋绝不能及也。上车摄辔，马服衡下，伯乐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无御相之劳，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资也。人君之道，无为而有就也，有立而无好也。有为即议，有好即谏。议即可夺，谏即可诱。夫以建而制于人者，不能持国。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无形也。惟神化者，物莫能胜。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闭。中扃外闭，何事不节；外闭中扃，何事不成。故不用之，不为之，而有用之，而有所为之。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使自有司，以不知为道，以禁苛为主。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考。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群生以长，万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为民资。生无乏用，死无传尸。先王之法，不掩群而取，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罟罟不得通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击，罗网不得张于皋。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于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杀，穀卵不探。鱼不长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万物之发生，若蒸气出。先王之所以应时修备，富国利民之道也，非目见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则民自备矣。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必计岁而收，量民积聚，知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于天地，而

离于饥寒之患。其惨怛于民也。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与民同苦乐，即天下无哀民。暗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积。男女不得耕织之业，以供上求，力勤财尽，有旦无暮，君臣相疾。且人之为生也，一人跲耒而耕，不益十亩，中田之收，不过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时有灾害之患，无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贪主暴君，涸渔其下，以适无极之欲，则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老子曰：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故万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与成必得和之精。故积阴不生，积阳不化，阴阳交接，乃能成和。是以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刚则折，太柔则卷，道正在于刚柔之间。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怀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长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故圣人体之。夫恩推即懦，懦即不威；严推即猛，猛即不和；爱推即纵，纵即不令，刑推即祸，祸即无亲，是以贵和也。

老子曰：国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圣人见化，以观其征。德有昌衰，风为先萌。故得生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征者，虽成必败。国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轻。故存在得道，不在于小；亡在失道，不在于大。故乱国之主，务于地广，而不务于仁义；务在高位，而不务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造其所以亡也。若上乱三光之明，下失万民之心，孰不能承。故审其己者，不备诸人也。古之为君者，深行之，谓之道德，浅行之，谓之仁义；薄行之，谓之礼智。此六者，国家之纲维也。深行之，则厚得福；浅行之，则薄得福；尽行之，天下服。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义，即正一国；修礼智，即正一乡。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位不以雄武立，不以坚强胜，不以贪竞得。立在天下推己，胜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与之，不在于自取。故雌牝即立，柔弱即胜，仁义即得。不争即莫能与之争。

故道之在于天下也，譬犹江海也。天之道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争之，吾见其不得已，而虽执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与之，与之者归之，天下所归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归之；上仁者海内归之；上义者一国归之；上礼者一乡归之。无此四者民不归也，不归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杀伤人胜而勿美。故曰死地荆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丧礼居之。是以君子务于道德，不重用兵也。

文子问：仁义礼，何以为薄于道德也？老子曰：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为义者，必以取与明之。四海之内，哀乐不能遍，竭府库之财货，不足以贍万民。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万物自正，而天下贍，仁义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夫礼者，实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礼因人情而制，不过其实；仁不溢恩，悲哀抱于情，送死称于仁。夫养生不强人所不能及，不绝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适，非誉无由生矣。故制乐足以合欢，不出于和。明于死生之分，通于侈俭之适也。末世即不然，言与行相悖，情与貌相反。礼饰以烦，乐扰以淫。风俗溺于世，非誉萃于朝。故至人废而不用也。与骥逐走，即人不胜骥。托于车上，则骥不胜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资以立功。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也。主与之以时，民报之以财。主遇之以礼，民报之以死。故有危国无安君，有忧主无乐臣。德过其位者尊，禄过其德者凶。德贵无高，义取无多。不以德贵者，窃位也；不以义取者，盗财也。圣人安贫乐道，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己，故不违义而妄取。古者无德不尊，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诛。其进人也以礼，其退人也以义。小人之世，其进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内之渊。言古者以疾今也。相马失之瘦，选士失之贫。豚肥充厨，骨骹不官，君子察实，无信谗言。君过而不谏，非忠臣也。谏而不听，君不明也。民沉溺而不忧，非贤君也。故守节死

难，人臣之职也。衣寒食饥，慈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谓之变人；以小犯大谓之逆天。前虽登天，后必入渊。故乡里以齿，老穷不遗。朝廷以爵，尊卑有差。夫崇贵者，为其近君也；尊老者，为其近亲也；敬长者，谓其近兄也。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而能无为非者寡矣。学而不厌，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贤师良友，舍而为非者寡矣。知贤之谓智，爱贤之谓仁，尊仁之谓义，敬贤之谓礼，乐贤之为乐。古之善为天下者，无为而无不为也。故为天下有容，能得其容，无为而有功。不得其容，动作必凶。为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犹兮其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朴；混兮其若浊；广兮其若谷；此为天下容。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犹兮其若畏四邻者，恐自伤也；俨兮其若容者，谦恭敬也；涣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积藏也；敦兮其若朴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浊者，不敢清明也；广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进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伤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谦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积藏者，自损弊不敢坚也；不敢廉成者，自亏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处浊辱而不敢新鲜也；不敢盛盈者，见不足而不敢自贤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损弊故实坚，自亏缺故盛全，处浊辱故新鲜，见不足故能贤。道无为而无不为也。

上 义

老子曰：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始终，反于虚无，可谓达矣。治之本仁义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体也，其两爱之性也。先本后末谓之君子，先末后本谓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辅义，重法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仁义者广崇也，不

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栋，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栋，任国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经，言不合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便说掇取，一行一功之术，非天下通道也。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犹造父之御驷马也。齐辑之乎辔衔，正度之乎胸膺，内得于中心，外合乎马志，故能取道致远，气力有余，进退还曲，莫不如意。诚得其术也。今夫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身不可离车舆之安，手不可失驷马之心。故驷马不调，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圣人不能以为治也。执道以御之，中才可尽；明分以示之，奸邪可止。物至而观其变，事来而应其化。近者不乱，即远者治矣。不用适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万举不失矣。

老子曰：凡为道者，塞邪隧，防未然。不贵其自是也，贵其不得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无日不求；勿使可夺，无日不争。如此则人欲释，而公道行矣。有余者止于度，不足者逮于用，故天下可一也。夫释职事而听非誉，弃功劳而用朋党，即奇伎逃亡，守职不进，民俗乱于国，功臣争于朝。故有道以御人，无道则制于人矣。

老子曰：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古。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闻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故圣人所由曰道，犹金石也，一调不可更，事犹琴瑟也，曲终改调。法制礼乐者，治之具也。非所以为治也。故曲士不可与论至道者，讯寤于俗，而束于教也。

老子曰：天下几有常法哉？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道，

详于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三皇无制令而民从，五帝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论民俗而节缓急。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夫制于法者不可与达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必有独见之明，独闻之聪，然后能擅道而行。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应时而变。不知治道之源者，虽循终乱。今为学者，循先袭业，握篇籍，守文法，欲以为治，非此不治。犹持方枘而内圆凿也。欲得宜适亦难矣！夫存危治乱，虽智不能，道先称古，虽愚有余。故不用之法，圣人不行也，不验之言，明主不听也。

文子问：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从天下也，非从地出也。发乎人间，反己自正，诚达其本，不乱于末。知其要，不惑于疑。有诸己，不非于人；无诸己，不责于所立。立于下者，不废于上，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为检式。故禁胜于身，即令行于民。

夫法者，天下之准绳也，人主之度量也。县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后，中绳者赏，缺绳者诛。虽尊贵者不轻其赏，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无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专行也。法度道术，所以禁君使无得横断也。人莫得恣，即道胜而理得矣！故返朴无为。无为者，非谓其不动也，言其从己出也。

老子曰：善赏者，费少而劝多；善罚者，刑省而奸禁。善与者，用约而为德；善取者，入多而无怨。故圣人因民之所喜以劝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奸，赏一人而天下趋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圣人守约而治广，此之谓也。

老子曰：臣道者，论是处当，为事先唱，守职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异道即治，同道即乱。各得其宜，处有其当，即上下

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于干，末不得强于本，言轻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势者，所持甚少，所利甚大，所守甚约，所制甚广。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得所势也；五寸之关，能制开合，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顺之者利，逆之者凶。天下莫不听从者，顺也。发号令行禁止者，以众为势也。义者非能尽利于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从之。暴者非能尽害于海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举措废置，不可不审也。

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圣人为之。今人君之论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贤之道也。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人有大誉，无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以为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闾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谨者无成功，訾行者不容众，体大者节疏，度巨者誉远。论臣之道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博达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责备于人，力自修以道，而不责于人，易偿也。自修以道则无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恶妨大美。今志人所短，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于天下，即难矣！夫众人之见，位之卑，身之贱，事之污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论人之道，贵即观其所举，富即观其所施，穷即观其所受，贱即观其所为。视其所患难，以知其所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财货，以观其仁。振以恐惧，以观其节。如此则人情可得矣！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伸尺，小枉大直，君子为之。百川并流，不注海者，不为谷。趋行殊方，不归善者，不为君子。善言贵乎可行，善行贵乎仁义。夫君子之过，犹日月之蚀，不害于明。故智者不妄为，勇者不妄杀。择是而为之，计礼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称也。虽有智

能，必以仁义为本而后立，智能并行。圣人一以仁义为准绳，中绳者谓之君子，不中绳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左手据天下之图，而右手刎其喉，虽愚者不为。身贵于天下也。死君亲之难者，视死如归，义重于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义即轻，此以仁义为准绳者也。

老子曰：道德之备，犹日月也，夷狄蛮貊，不能易其指。趣舍同，即非誉在俗；意行均，即穷达在时。事周于世即功成，务合于时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简于世而谨于时。时之至也，间不容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贪宝赂也，将以存亡平乱为民除害也。贪饕多欲之人，残贼天下，万民骚动，莫宁其所。有圣人勃然而起，讨强暴，平乱世，为天下除害。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

赤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共工为水害，故颡项诛之。教之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即临之以威武。临之不从，则制之以兵革。杀无罪之民，养不义之主，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财，贍一人之欲，祸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长海内之患，此天伦所不取也。所为立君者，以禁暴乱也。今乘万民之力，反为残贼，是以虎傅翼何为不除。夫畜鱼者，必去其蝙蝠；养禽兽者，必除其豺狼，又况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为起也。

老子曰：为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士无伪行，工无淫巧。其事任而不扰，其器完而不饰。乱世即不然，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器用邃于刻镂。求货者争难以为宝，诋文者逐烦挠以为急。士为诡辩久稽而不决。无益于治，有益于乱。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于用。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亲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重无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强，无以养生；织者不力，

无以衣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裕，奸邪不生。安乐无事，天下和平，智者无所施其策，勇者无所措其威。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谋虑之，以策图之，挟义而动，非以图存也，将以存亡也。故闻敌国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举兵而临其境。责以不义，刺以过行。兵至其郊，令军帅曰：无伐树木，无掘坟墓，无败五谷，无焚积聚，无捕民虏，无聚六畜。乃发号施令曰：其国之君，逆天地，侮鬼神，决狱不平，杀戮无罪，天之所诛，民之所仇也。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乱民之贼者，身死族灭。以家听者禄以家，以里听者赏以里，以乡听者封以乡，以县听者侯以县。克其国不及其民。废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百姓开户而纳之，渍米而储之，惟患其不来也。义兵至于境，不战而止。不义之兵，至于伏尸流血，相交以前。故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

老子曰：上义者，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群臣同力。诸侯服其威，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折冲千里之外。发号行令，而天下响应。此其上也。地广民众，主贤将良，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敌相当，未交兵接刃，而敌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习险隘之利，明苛政之变，察行阵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舆死扶伤，流血千里，暴骸满野，义之下也。兵之胜败，皆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强；民胜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仁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决轻重之权。此上义之道也。

老子曰：国之所以强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义并行，

是谓必强。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争先者，赏信而罚明也。上视下如子，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必正天下。上视下如弟，即必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即必难为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与之斗。是故义君内修其政，以积其德；外塞其邪，以明其势。察其劳佚，以知饥饱。战期有日，视死若归，恩之加也。

上 礼

老子曰：上古真人呼吸阴阳，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顺。当此之时，领理隐密，自成纯朴。纯朴未散而万物大优。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离其童蒙之心，而觉悟乎天地之间，其德烦而不一。及至神农皇帝，核领天下，纪纲四时，和调阴阳。于是万民莫不竦身而思，戴听而视，故治而不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达于物，聪明诱于外，性命失其真。施及周室，浇醇散朴离道以为伪，险德以为行。智巧萌生，狙学以拟圣，华诬以胁众。琢饰诗书，以贾名誉，各欲以行其智伪，以容于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丧性命，衰渐所由来久矣。是故至人之学也，欲以反性于无，游心于虚。世俗之学，擢德撻性，内愁五藏，暴行越知，以饶名声于世，此至人所不为也。擢德自见也，撻性绝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荣辱之理，举世誉之而不益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老子曰：古者被发而无卷领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杀与而不夺。天下非其服，同怀其德。当此之时，阴阳和平，万物蕃息。飞鸟之巢，可俯而探也，走兽可系而从也。及其衰也，鸟兽虫蛇，皆为民害。故铸铁锻刃以御其难。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因其患则操其备。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变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

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后世，因时而变者也。譬犹师旷之调五音也，所推移上下无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于乐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知规矩钩绳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废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圣人之制礼乐者，不制于礼乐；制物者，不制于物；制法者，不制于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圣王，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调阴阳之气，和四时之节。察陵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财。除饥寒之患，辟疾疢之灾。中受人事，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亲而成家。听五音清浊六律相生之数，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时孟仲季之序，以立长幼之节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国而治之，立太学以教之，此治之纲纪也。得道则举，失道则废。夫物未尝有张而不弛，盛而不败者也，惟圣人可盛而不败。圣人初作乐也，以归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顾正法，流及后世。至于亡国，其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及其衰也，为奸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其作囿也，以成宗庙之具，简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驰骋弋猎，以夺民时，以罢民力。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民怀德。至其衰也，朋党比周各推其所与。废公趣私，外内相举。奸人在位，贤者隐处。天地之道，极则反，益则损。故圣人治弊而改制。事终而更为，其美在和，其失在权。圣人之道曰：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无廉耻，不可以治，不知礼义，法不能正。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无法不可以为治。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盗者，不能使人廉。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人经。非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刑错而不用，礼义修而任贤德也。故天下之高，以为三公。一州之高，以为九卿。一国之高，以为二十七大夫。一乡之

高，以为八十一元士。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杰；十人者，谓之豪。明于天地之道，能于人情之理，大足以容众，惠足以怀远，智足以知权，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信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杰也。守职不废，处义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人豪也。英俊豪杰，各以大小之材处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轻，上唱下和，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贪鄙，向仁义，其于化民若风之靡草。今使不肖临贤，虽严刑不能禁其奸。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天地之性也。故圣人举贤以立功。不肖之主，举其所与同。观其所举，治乱分矣，察其党与贤不肖可论也。

老子曰：为礼者，雕琢人性，矫拂其情。目虽欲之禁以度，心虽乐之节以礼。趣翔周旋，屈节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饮。外束其形，内愁其德。钳阴阳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终身为哀人。何则？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防其所乐。是犹圈兽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决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夫礼者，遏情闭欲，以义自防。虽情心咽噎，形性饥渴，以不得已自强，故莫能终其天年。礼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乐者，非能使人勿乐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窃，岂若使无有盗心哉！故知其无所用，虽贪者皆辞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让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未尝非欲也。如冬日之扇，夏日之裘，无用于己，万物变为尘埃矣。故扬汤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老子曰：循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义，仁义立而道德废，纯朴散而礼乐饰。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贵而天下争。夫礼者，所以别尊卑贵贱也。义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人道之际也。末世之礼，恭敬而交。为义者布

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积则生相食之虫，土积则生自肉之兽。礼乐饰则生诈伪。末世之为治，不积于养生之具。浇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朴。滑乱万民，以清为浊。性命飞扬，皆乱以营。贞信漫烂，人失其性，法与义相背，行与利相反，贫富之相倾。人君之与仆虏，不足以论。夫有余则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故多欲则事不省，求赡则争不止。故世治则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不能禁也。

老子曰：衰世之主，钻山石，挈金玉，撻苍蜃，消铜铁，而万物不滋。剖胎焚郊，覆巢毁卵。凤凰不翔，麒麟不游。构木为台，焚木而畋，竭泽而渔，积壤而丘处，掘地而井饮。浚川而为池，筑城而为固，拘兽以为畜。则阴阳缪戾，四时失序，雷霆毁折，雹霜为害。万物焦夭，处于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绝而不流。分山川溪谷，使有壤界。计人众寡，使有分数。设机械险阻以为备，制服色等异贵贱，差贤不肖行赏罚，则兵革起而忿争生。虐杀不辜，诛罚无罪，于是兴矣。

老子曰：世之将丧性命，犹阴气之所起也。主暗昧而不明，道废而不行，德灭而不扬。举事戾于天，发号逆四时。春秋缩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处位而不安，大夫隐遁而不言。群臣推上意而坏常，疏骨肉而自容。邪人谄而阴谋遽，载骄主而象其乱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亲，骨肉疏而不附。田无立苗，路无缓步。金积折廉，璧袭无赢，壳龟无腹。蓍筮日施，天下不合而为一家。诸侯制法，各异习俗。悖拔其根，而弃其本，凿五刑为刻削，争于锥刀之末。斩刈百姓，尽其太半。举兵为难，攻城滥杀，覆高危安。大冲车，高重垒。除战队，使阵死。路犯严敌，百往一反，名声苟盛，兼国有地，伏尸数十万，老弱饥寒而死者不可胜计。自此之后，天下未尝得安其性命，乐其习俗也。贤圣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进其智，远者怀其德，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辅佐，黜谗佞之端，息未辩之说，除刻削之法，

去烦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消智能循大常，隳肢体，黜聪明。大通混冥，万物各复归其根。夫圣人非能生时，时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绝。

老子曰：丰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尘垢，金石在中，形见于外，非不深且清也。鱼鳖蛟龙，莫之归也。石上不生五谷，秃山不游麋鹿，无所荫蔽也。故为政以苛为察，以切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计多为功。如此者，譬犹广革者也，大败大裂之道也。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老子曰：以政治国，以奇用兵。先为不可胜之政，而后求胜于敌。以未治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应火，以水应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异为奇。奇静为躁，奇治为乱，奇饱为饥，奇逸为劳。奇正之相应，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胜？故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制愚。智同则有数者禽无数。

冲虚至德真经

(战国) 列子著

天瑞篇

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国君卿大夫视之，犹众庶也。国不足，将嫁于卫。弟子曰：“先生往无反期，弟子敢有所谒，先生将何以教？先生不闻壶丘子林之言乎？”

子列子笑曰：“壶子何言哉？虽然，夫子尝语伯昏瞀人，吾侧闻之，试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阴阳尔，四时尔。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黄帝书》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子列子曰：“昔者圣人因阴阳以统天地。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

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职生覆，地职形载，圣职教化，物职所宜。然则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圣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则？生覆者不能形载，形载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违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阴则阳；圣人之教，非仁则义；万物之宜，非柔则刚。此皆随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

声者，有声声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声之所声者闻矣，而声声者未尝发；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尝显；味之所味者尝矣，而味味者未尝呈；皆无为之职也。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短能长，能圆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宫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膾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不知也，而无不不能也。”

子列子适卫，食于道，从者见百岁髑髅。撻蓬而指，顾谓弟子百丰曰：“唯予与彼知而未尝生未尝死也。此过养乎？此过欢乎？种有几？若蛙为鹾，得水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螟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蛭蟥，其叶为蝴蝶。蝴蝶胥也，化而为虫，生灶下，其状若脱，其名曰鵽掇。鵽掇千日，化而为鸟，其名曰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輶，食醯黄輶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瞿芮，瞿芮生乎腐蠃。羊肝化为地皋，马血之为转邻也，人血之为野火也。鷦之为鷽，鷽之为布谷，布谷久复为鷽也，燕之为蛤也，田鼠之为鹾也，朽瓜之为鱼也，老韭之为菟也，老耄之为猿也，鱼卵之为虫。亶爰之兽自孕而生曰类。河泽之鸟视而生曰鵽。纯雌其名大腰，纯雄其名稚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迹，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湿，醯鸡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笋，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久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黄帝书》曰：“形动不生形而生影，声动不生声而生响，无动不生无而生有。”形，必终者也。天地终乎？与我偕终。终进乎？不知也。道终乎本无始，进乎本不久。有生则复于不生，有形则复于无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无形者，非本无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终者也。终者不得不终，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画其终，惑于数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

属天清而散，属地浊而聚。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

黄帝曰：“精神入其门，骨骼反其根，我尚何存？”

人自生至终，大化有四：婴孩也，少壮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婴孩，气专志一，和之至也；物不伤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壮，则血气飘溢，欲虑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则欲虑柔焉；体将休焉，物莫先焉。虽未及婴孩之全，方于少壮，间矣。其在死亡也，则之于息焉，反其极矣。

孔子游于太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

林类年且百岁，底春被裘，拾遗穗于故畦，并歌并进。孔子适卫，望之于野，顾谓弟子曰：“彼叟可与言者，试往讯之！”子贡请行。逆之垅端，面之而叹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类行不留，歌不辍。子贡叩之不已，乃仰而应曰：“吾何悔邪？”子贡曰：“先生少不勤行，长不竞时，老无妻子，死期将至，亦有何乐而拾穗行歌乎？”林类笑曰：“吾之所以为乐，人皆有之，而反以为忧。少不勤行，长不竞时，故寿若此。老无妻子，死期将至，故乐若此。”子贡曰：“寿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恶。子以死为乐，何也？”林类曰：“死之与生，一往一返。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贡闻之，不喻其意，还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与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尽者也。”

子贡倦于学，告仲尼曰：“愿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子贡曰：“然则赐息无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圻，睨如也，

宰如也，坟如也，鬲如也，则知所息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赐，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乐，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惫，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恶，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何人哉？世必谓之为狂荡之人矣。又有人钟贤世、矜巧能、修名誉，夸张于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为智谋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与一不与一，唯圣人知所与，知所去。”

或谓子列子曰：“子奚贵虚？”列子曰：“虚者无贵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静，莫如虚。静也虚也，得其居矣；取也与也，失其所矣。事之破毁而后有舞仁义者，弗能复也。”

粥熊曰：“运转亡已，天地密移，畴觉之哉？故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世随死。往来相接，间不可省，畴觉之哉？凡一气不顿进，一形不顿亏，亦不觉其成，不觉其亏。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态，亡日不异；皮肤爪发，随世随落，非婴孩时有停而不易也。间不可觉，俟至后知。”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其人曰：“奈地坏何？”晓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亡处亡块。若躇步跼蹐，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长庐子闻而笑之曰：“虹霓也，云雾也，风雨也，四时也，此积气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积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积气也，知积块也，奚谓不坏？夫天地，空中

之一细物，有中之最巨者，难终难穷，此固然矣；难测难识，此固然矣。忧其坏者，诚为大远；言其不坏者，亦为未是。天地不得不坏，则会归于坏。遇其坏时，奚为不忧哉？”子列子闻而笑曰：“言天地坏者亦谬，言天地不坏者亦谬。坏与不坏，吾所不能知也。虽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

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孙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强阳，气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齐之国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贫。自宋之齐，请其术。国氏告之曰：“吾善为盗。始吾为盗也，一年而给，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闾。”向氏大喜，喻其为盗之言，而不喻其为盗之道，遂逾垣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时，以赃获罪，没其先居之财。向氏以国氏之谬己也，往而怨之。国氏曰：“若为盗若何？”向氏言其状。国氏曰：“嘻！若失为盗之道至此乎？今将告若矣。吾闻天有时，地有利。我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然吾盗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宝，谷帛财货，人之所聚，岂天之所与？若盗之而获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为国氏之重罔己也，过东郭先生问焉。东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盗乎？盗阴阳之和以成若生，载若形；况外物而非盗哉？诚然，天地万物不相离也，认而有之，皆惑也。国氏之盗，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盗，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盗也；亡公私者，亦盗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为盗耶？孰为不盗耶？”

黄帝篇

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养正命，娱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𡗗黝，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忧天下之不治，竭聪明，进智力，营百姓，焦然肌色𡗗黝，昏然五情爽惑。黄帝乃喟然赞曰：“朕之过淫矣。养一己其患如此，治万物其患如此。”于是放万机，舍宫寝，去直侍，彻钟悬，减厨膳，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撝无痠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硃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黄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闲居三月，斋心服形，思有以养身治物之道，弗获其术。疲而睡，所梦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而帝登假。百姓号之，二百余年不辍。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心如渊泉，形如处女；不假不爱，仙圣为之臣；不畏不怒，愿愁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敛，而已无愆。阴阳常调，日月常明，四时常若，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年谷常丰；而土无札伤，人无夭恶，物无疵厉，鬼无灵响焉。

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进二子之道，乘风而归。尹生闻之，从列子居，数月不省舍。因间请蘄其术者，十反而十不告。尹

生怩而请辞，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数月，意不已，又往从之。列子曰：“汝何去来之频？”尹生曰：“曩章戴有请于子，子不我告，固有憾于子。今复脱然，是以又来。”

列子曰：“曩吾以汝为达，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将告汝所学于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后，心夷念是非，口夷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颜而笑。七年之后，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九年之后，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若人之为我友，内外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今女居先生之门，曾未浹时，而怩憾者再三。女之片体将气所不受，汝之一节将地所不载。履虚乘风，其可几乎？”尹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复言。

列子问关尹曰：“至人潜行不空，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请问何以至于此？”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鱼语女。凡有貌像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以相远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则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夫得是而穷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将处乎不深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纪，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壹其性，养其气，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隙，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坠于车也，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坠亦弗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是故遇物而不愠。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物莫之能伤也。”

列御寇为伯昏瞀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镞矢复沓，方矢复寓。当是时也，犹象人也。伯昏瞀人曰：“是射之

射，非不射之射也。当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于是瞽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进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瞽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

范氏有子曰子华，善养私名，举国服之；有宠于晋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视，晋国爵之；口所偏肥，晋国黜之。游其庭者侔于朝。子华使其侠客以智鄙相攻，强弱相凌。虽伤破于前，不用介意。终日夜以此为戏乐，国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经垆外，宿于田更商丘开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与言子华之名势，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贫，贫者富。商丘开先寤于饥寒，潜于牖北听之。因假粮荷畚之子华之门。子华之门徒皆世族也，缟衣乘轩，缓步阔视。顾见商丘开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检，莫不哂之。既而狎侮欺诒，撓捩挨抚，亡所不为。商丘开常无愠容，而诸客之技单，急于戏笑。遂与商丘开俱乘高台，于众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赏百金。”众皆竞应。商丘开以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飞鸟，扬于地，肌骨无毁。范氏之党以为偶然，未诎怪也。因复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宝珠，泳可得也。”

商丘开复从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众方同疑子华，方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华曰：“若能入火取锦者，从所得多少赏若。”商丘开往无难色，入火往还，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党以为有道，乃共谢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诞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聋我也，子其盲我也。敢问其道。”商丘开曰：“吾亡道。虽吾之心，亦不知所以。虽然，有一于此，试与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闻誉范氏之势，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贫，贫者富。吾诚之无二心，故不远而来。及来，以子党之言皆实也，唯恐诚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

知形体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迁者，如斯而已。今方知子党之诞我，我内藏猜虑，外矜观听，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内热，惕然震悸矣。水火岂复可近哉？”自此之后，范氏之徒路遇乞儿马医，弗敢辱也，必下车而揖之。幸我闻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动天地，感鬼神，横六合，而无逆者，岂但履危险、入水火而已哉？商丘开信伪物犹不逆，况彼我皆诚哉？小子识之！”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鸯者，能养野禽兽，委食于园庭之内，虽虎狼雕鹗之类，无不柔驯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群，异类杂居，不相搏噬也。王虑其术终于其身，令毛丘园传之。梁鸯曰：“鸯，贱役也，何术以告尔？惧王之谓隐于尔也，且一言我养虎之法。凡顺之则喜，逆之则怒，此有血气者之性也。然喜怒岂妄发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碎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之，逆也。然则吾岂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顺之使喜也。夫喜之复也必怒，怒之复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无逆顺者也，则鸟兽之视吾，犹其济也。故游吾园者，不思高林旷泽；寝吾庭者，不愿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颜回问乎仲尼曰：“吾尝济乎觴深之渊矣，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数能，乃若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谩操之者也。’吾问焉，而不告。敢问何谓也？”

仲尼曰：“噫！吾与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达其实，而固且道与？能游者可教也，轻水也；善游者之数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尝见舟也而谩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覆却万物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恶往而不暇？以瓦抠者巧，以钩抠者惮，以黄金抠者昏。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内。”

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鼋鼉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并流而承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棠行。孔子从而问之曰：“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鼋鼉鱼鳖所不能游，向吾见子道之，以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并流将承子。子出而被发行歌，吾以子为鬼也。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脐俱入，与汨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谓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罔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也，若橛株驹；吾执臂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问是乎？修汝所以，而后载言其上。”

海上之人有好沔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沔鸟游，沔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沔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沔鸟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为无为。齐智之所知，则浅矣。

赵襄子率徒十万狩于中山，藉苒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从石壁中出，随烟烬上下，众谓鬼物。火过，徐行而出，若无所经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窍，人也；气息音声，人也。问奚道而处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谓石？奚物而谓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闻之，问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闻夫子之言，和者大同于物，物无得伤阂者，游金石，

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为之？”子夏曰：“剖心去智，商未之能。虽然，试语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为者也。”文侯大说。

有神巫自齐来处于郑，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如神。郑人见之，皆避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而归以告壶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壶子曰：“吾与汝无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众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与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尝试与来，以予示之。”明日，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数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壶子。壶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震不止，是殆见吾杜德几也。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繆矣。灰然有生矣。吾见杜权矣。”列子入告壶子。壶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此为杜权。是殆见吾善者几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斋，吾无得而相焉。试斋，将且复相之。”列子入告壶子。壶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见吾衡气几也。鲋旋之潘为渊，止水之潘为渊，流水之潘为渊，滥水之潘为渊，沃水之潘为渊，汜水之潘为渊，雍水之潘为渊，汧水之潘为渊，肥水之潘不渊，是为九渊焉。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壶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猗移，不知其谁何，因以为茅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猪如食人，于事无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然而封戎，壹以是终。

子列子之齐，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

反？”曰：“吾惊焉。”“恶乎惊？”“吾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伯昏瞀人曰：“若是，则汝何为惊己？”曰：“夫内诚不解，形谍成光，以外镇人心，使人轻乎贵老，而遁其所患。夫浆人特为食羹之货，多余之赢；其为利也薄，其为权也轻，而犹若是，而况万乘之主，身劳于国，而智尽于事。彼将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惊。”伯昏瞀人曰：“善哉观乎！汝处己，人将保汝矣。”无几何而往，则户外之屦满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颐。立有间，不言而出。宾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门，问曰：“先生既来，曾不废药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将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异。且必有感也，摇而本身，又无谓也。与汝游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尽人毒也。莫觉莫悟，何相孰也？”

杨朱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教也。”杨朱不答。至舍，进涓敖巾栉，脱履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请夫子辞，行不闲，是以不敢。今夫子闲矣，请问其过。”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杨朱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将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炆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

杨朱过宋，东之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杨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

天下有常胜之道，有不常胜之道。常胜之道曰柔，常不胜之道曰强。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强，先不己若者；柔，先出于己者。先不己若者，至于若己，则殆矣。先出于己者，亡所殆矣。以此胜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谓不胜而自胜，不

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向。强胜不若己，至于若己者刚；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柔弱胜之徒，坚强者死之徒。”

状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状童。圣人取童智而遗童状，众人近童状而疏童智。状与我童者，近而爱之；状与我异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异，戴发含齿，倚而趣者，谓之人；而人未必无兽心。虽有兽心，以状而见亲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飞伏走，谓之禽兽；而禽兽未必无人心。虽有人心，以状而见疏矣。庖羲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夏桀、殷纣、鲁桓、楚穆，状貌七窍，皆同于人，而有禽兽之心。而众人守一状以求至智，未可几也。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黑、狼、豹、狐、虎为前驱，雕、鹞、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者也。尧使夔典乐，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此以声致禽兽者也。然则禽兽之心，奚为异人？形音与人异，而不知接之之道焉。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兽之智有自然与人童者，其齐欲摄生，亦不假智于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亲；避平依险，违寒就温；居则有群，行则有列；小者居内，壮者居外；饱则相携，食则鸣群。太古之时，则与人同处，与人并行。帝王之时，始惊骇散乱矣。逮于末世，隐伏逃窜，以避患害。今东方介氏之国，其国人数数解六畜之语者，盖偏知之所得。太古神圣之人，备知万物情态，悉解异类音声。会而聚之，训而受之，同于人民。故先会鬼神魍魅，次达八方人民，末聚禽兽虫蛾。言血气之类心智不殊远也。神圣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训者无所遗逸焉。

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损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匮焉，将限其食。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先诳之曰：“与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狙皆起而怒。俄

而曰：“与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众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笼，皆犹此也。圣人以智笼群愚，亦犹狙公之以智笼众狙也。名实不亏，使其喜怒哉！”

纪渚子为周宣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可斗已乎？”曰：“未也，方虚骄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影响。”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耳。

惠盎见宋康王。康王蹠足髻咳，疾言曰：“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也，不说为仁义者也。客将何以教寡人？”惠盎对曰：“臣有道于此，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力，击之弗中。大王独无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闻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弗敢击。夫弗敢，非无其志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夫无其志也，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独无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对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踵而愿安利之。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贤于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惠盎趋而出。宋王谓左右曰：“辩矣，客之以说服寡人也！”

周穆王篇

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碍。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寝以居之，引三牲以进之，选女乐以娱之。化人以为王之宫室卑陋而不可处，王

之厨饌腥蝼而不可飧，王之嫔御膻恶而不可亲。穆王乃为之改筑。土木之功，赅埒之色，无遗巧焉。五府为虚，而台始成。其高千仞，临终南之上，号曰中天之台。简郑、卫之处子娥嫋靡曼者，施芳泽，正蛾眉，设簪珥，衣阿锡，曳齐纨。粉白黛黑，佩玉环，杂芷若以满之；奏《承云》、《六莹》、《九韶》、《晨露》以乐之。日月献玉衣，旦旦荐玉食。化人犹不舍然，不得已而临之。

居亡几何，谒王同游。王执化人之祛，腾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宫。化人之宫构以金银，络以珠玉；出云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所据，望之若屯云焉。耳目所观听，鼻口所纳尝，皆非人间之有。王实以为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王俯而视之，其宫榭若累块积苏焉。王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也。化人复谒王同游，所及之处，仰不见日月，俯不见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视；音响所来，王耳乱不能得听。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丧，请化人求还。化人移之，王若殒虚焉。即寤，所坐犹向者之处，侍御犹向者之人。视其前，则酒未清，肴未睢。王问所从来。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复。更问化人。化人曰：“吾与王神游也，形奚动哉？且曩之所居，奚异王之宫？曩之所游，奚异王之圃？王闲恒，疑暂亡。变化之极，徐疾之间，可尽模哉？”

王大悦，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命驾八骏之乘，右服骅骝而左绿耳，右骖赤骥而左白牺，主车则造父为御，商商为右；次车之乘，右服渠黄而左逾轮，左骖盗骊而右山子，柏夭主车，参百为御，奔戎为右。驰驱千里，至于巨搜氏之国。巨搜氏乃献白鹄之血以饮王，具牛马之湏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觴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乃观日之所入，一日行万里。王乃叹曰：“于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谐于乐，后世其追数吾过乎！”

穆王几神人哉！能穷当身之乐，犹百年乃徂，世以为登假焉。

老成子学幻于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请其过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进之于室，屏左右而与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顾而告予曰：有生之气，有形之状，尽幻也。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难穷难终。因形者其巧显，其功浅，故随起随灭。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吾与汝亦幻也，奚须学哉？”老成子归，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翻校四时；冬起雷，夏造冰；飞者走，走者飞。终身不著其术，故世莫传焉。子列子曰：“善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尽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测之哉？”

觉有八征，梦有六候。奚谓八征？一曰故，二曰为，三曰得，四曰丧，五曰哀，六曰乐，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征，形所接也。奚谓六候？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感其所由然；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则无所怛。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燔热；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沉实为疾者，则梦溺。藉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衔发则梦飞。将阴梦火，将疾梦食。饮酒者忧，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为梦，形接为事。故昼想夜梦，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梦自消。信觉不语，信梦不达；物化之往来者也。古之真人，其觉自忘，其寝不梦，几虚语哉？”

西极之南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国。阴阳之气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昼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觉，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妄。四

海之齐谓中央之国，跨河南北，越岱东西，万有余里。其阴阳之审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昼一夜。其民有智有愚。万物滋殖，才艺多方。有君臣相临，礼法相持。其所云为不可称计。一觉一寐，以为觉之所为者实，梦之所见者妄。东极之北隅有国曰阜落之国。其土气常燠，日月余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实，不知火食，性刚悍，强弱相藉，贵胜而不尚义；多驰步，少休息，常觉而不眠。

周之尹氏大治产，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弥勤。昼者呻呼而即事，夜则昏惫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梦为国君。居人民之上，总一国之事。游燕宫观，恣意所欲，其乐无比。觉则复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昼夜各分。吾昼为仆虏，苦则苦矣；夜为人君，其乐无比。何所怨哉？”尹氏心营世事，虑钟家业，心形俱疲，夜亦昏惫而寐。昔昔梦为人仆，趋走作役，无不为也；数骂杖撻，无不至也。眠中呻吟呻呼，彻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访其友。友曰：“若位足荣身，资财有余，胜人远矣。夜梦为仆，苦逸之复，数之常也。若欲觉梦兼之，岂可得邪？”尹氏闻其友言，宽其役夫之程，减已思虑之事，疾并少间。

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顺途而咏其事。傍人有闻者，用其言而取之。既归，告其室人曰：“向薪者梦得鹿而不知其处；吾今得之，彼直真梦矣。”

室人曰：“若将是梦见薪者之得鹿邪？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梦真邪？”夫曰：“吾据得鹿，何用知彼梦我梦邪？”薪者之归，不厌失鹿。其夜真梦藏之之处，又梦得之之主。爽旦，案所梦而寻得之。遂讼而争之，归之土师。土师曰：“若初真得鹿，妄谓之梦；真梦得鹿，妄谓之实。彼真取若鹿，而与若争鹿。室人又谓梦认人鹿。无人得鹿。今据有此鹿，请二分之。”以闻郑君。

郑君曰：“嘻！士师将复梦分人鹿乎？”访之国相。国相曰：“梦与不梦，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觉梦，唯黄帝、孔丘。今亡黄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师之言可也。”

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则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阖室毒之。谒史而卜之，弗占；谒巫而祷之，弗禁；谒医而攻之，弗已。鲁有儒生自媒能治之，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请之所祷，非药石之所攻。吾试化其心，变其虑，庶几其瘳乎！”于是试露之，而求衣；饥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传世不以告人。试屏左右，独与居室七日。”从之。莫知其所施为也，而积年之疾一朝都除。华子即悟，乃大怒，黜妻罚子，操戈逐儒生。宋人执而问其以。华子曰：“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子贡闻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顾谓颜回纪之。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壮而有迷罔之疾。闻歌以为哭，视白以为黑，飧香以为朽，尝甘以为苦，行非以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无不倒错者焉。杨氏告其父曰：“鲁之君子多术艺，将能已乎？汝奚不访焉？”其父之鲁，过陈，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证。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于是非，昏于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觉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倾一乡，一乡之迷不足倾一国，一国之迷不足倾天下。天下尽迷，孰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尽如汝子，汝则反迷矣。哀乐、声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鲁之君子迷之卹者，焉能解人之迷哉？荣汝之粮，不若遄归也。”

燕人生于燕，长于楚，及老而还本国。过晋国，同行者诳之，指城曰：“此燕国之城。”其人愀然变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叹。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庐。”乃涓然而泣。指垄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哑然大笑，曰：“予昔给若，此晋国耳。”其人大惭。及至燕，真见燕国之城社，真见先人之庐冢，悲心便微。

仲尼篇

仲尼闲居，子贡入侍，而有忧色。子贡不敢问，出告颜回，颜回援琴而歌。孔子闻之，果召回入，问曰：“若奚独乐？”回曰：“夫子奚独忧？”

孔子曰：“先言尔志。”曰：“吾昔闻之夫子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回所以乐也。”孔子愀然有间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尔，请以今言为正也。汝徒知乐天知命之无忧，未知乐天知命有忧之大也。今告若其实：修一身，任穷达，知去来之非我，亡变乱于心虑，尔之所谓乐天知命之无忧也。曩吾修《诗》、《书》，正礼乐，将以治天下，遗来世；非但修一身，治鲁国而已。而鲁之君臣日失其序，仁义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国与当年，其如天下与来世矣？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乐天知命者之所忧。虽然，吾得之矣。夫乐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谓乐知也。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故无所不乐，无所不知，无所不忧，无所不为。《诗》、《书》礼乐，何弃之有？革之何为？”

颜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贡。子贡茫然自失，归家淫思七日，不寝不食，以至骨立。颜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门，弦歌诵书，终身不辍。

陈大夫聘鲁，私见叔孙氏。叔孙曰：“吾国有圣人。”曰：“非

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圣乎？”叔孙氏曰：“吾常闻之颜回曰：‘孔丘能废心而用形。’”陈大夫曰：“吾国亦有圣人，子弗知乎？”曰：“圣人孰谓？”曰：“老聃之弟子有亢仓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鲁侯闻之大惊，使上卿厚礼而致之。亢仓子应聘而至。鲁侯卑辞请问之。亢仓子曰：“传之者妄。我能视听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鲁侯曰：“此增异矣。其道奈何？寡人终愿闻之。”亢仓子曰：“我体合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合于无。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虽远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来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觉，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鲁侯大悦。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商太宰见孔子曰：“丘圣者欤？”孔子曰：“圣则丘何敢，然则丘博学多识者也。”商太宰曰：“三王圣者欤？”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圣则丘弗知。”曰：“五帝圣者欤？”孔子曰：“五帝善任仁义者，圣则丘弗知。”曰：“三皇圣者欤？”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时者，圣则丘弗知。”商太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商太宰嘿然心计曰：“孔丘欺我哉！”

子夏问孔子曰：“颜回之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贤于丘也。”曰：“子贡之为人奚若？”子曰：“赐之辩贤于丘也。”曰：“子路之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贤于丘也。”曰：“子张之为人奚若？”子曰：“师之庄贤于丘也。”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子者何为事夫子？”曰：“居！吾语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赐能辩而不能讷，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许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贰也。”

子列子既师壶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从之处者，日数而不及。虽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与辩，无不闻。而与南

郭子连墙二十年，不相谒请；相遇于道，目若不相见者。门之徒役以为子列子与南郭子有敌不疑。有自楚来者，问子列子曰：“先生与南郭子奚敌？”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虚，耳无闻，目无见，口无言，心无知，形无惕。往将奚为？虽然，试与汝偕住。”阅弟子四十人同行。见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与接。顾视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与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与言，侃侃然若专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骇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无言，进知者亦无言。用无言为言亦言，无知为知亦知。无言与不言，无知与不知，亦言亦知。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骇哉？”

子列子学也，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眇而已。五年之后，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颜而笑。七年之后，从心之所念，更无是非；从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九年之后，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外内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则理无所隐矣。

初，子列子好游。壶丘子曰：“御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乐所玩无故。人之游也，观之所见；我之游也，观之所变。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壶丘子曰：“御寇之游固与人同欤，而曰固与人异欤？凡所见，亦恒见其变。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务外游，不知务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于是列子终身不出，自以为不知游。壶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适；至观者，不知所视。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观矣，是我之所谓游，是我之所谓观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龙叔谓文挚曰：“子之术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挚曰：“唯命所听。然先言子所病之证。”龙叔曰：“吾乡誉不以为荣，国毁不以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忧；视生如死，视富如贫，视人如豕，视吾如人；处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观吾之乡，如戎蛮之国。凡此众疾，爵赏不能劝，刑罚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乐不能移。固不可事国君，交亲友，御妻子，制仆隶。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挚乃命龙叔背明而立。文挚自后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见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几圣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达。今以圣智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浅术所能已也。”

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虽终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虽未终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无用而生谓之道，用道得终谓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谓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谓之常。季梁之死，杨朱望其门而歌。随梧之死，杨朱抚其尸而哭。隶人之生，隶人之死，众人且歌，众人且哭。

目将眇者，先睹秋毫；耳将聋者，先闻蚋飞；口将爽者，先辨淄澠；鼻将窒者，先觉焦朽；体将僵者，先亟奔佚；心将迷者，先识是非，故物不至者则不反。

郑之圃泽多贤，东里多才。圃泽之役有伯丰子者，行过东里，遇邓析。邓析顾其徒而笑曰：“为若舞，彼来者奚若？”其徒曰：“所愿知也。”邓析谓伯丰子曰：“汝知养养之义乎？受人养而不能自养者，犬豕之类也；养物而物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饱，衣而息，执政之功也。长幼群聚而为牢藉庖厨之物，奚异犬豕之类乎？”伯丰子不应，伯丰子之从者越次而进曰：“大夫不闻齐、鲁之多机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声乐者，有善治书数者，有善治军旅者，有善治宗庙者，群才备也。而无相位者，无能相使者，而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

与能为之使焉。执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邓析无以应，目其徒而退。

公仪伯以力闻诸侯，堂溪公言之于周宣王，王备礼以聘之。公仪伯至。观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仪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蠡之股，堪秋蝉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犹憾其弱。女折春蠡之股，堪秋蝉之翼，而力闻天下，何也？”公仪伯长息退席，曰：“善哉王之问也！臣敢以实对。臣之师有商丘子者，力无敌于天下，而六亲不知，以未尝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见其所不见，视人所不窥，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为。故学视者先见舆薪，学听者先闻撞钟。夫有易于内者无难于外。于外无难，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闻于诸侯，是臣违师之教，显臣之能者也。然则臣之名不以负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犹愈于负其力者乎？”

中山公子牟者，魏国之贤公子也。好与贤人游，不恤国事，而悦赵人公孙龙。乐正子舆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悦公孙龙也？”子舆曰：“公孙龙之为人也，行无师，学无友，佞给而不中，漫衍而无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与韩檀等肆之。”公子牟变容曰：“何子状公孙龙之过欤？请闻其实。”子舆曰：“吾笑龙之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后镞中前括，发发相及，矢矢相属，前矢造准而无绝落，后矢之括犹衔弦，视之若一焉。’孔穿骇之。龙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鸿超，怒其妻而怖之。引乌号之弓，綦卫之箭，射其目。矢来注眸子而眶不睫，矢隧地而尘不扬。’是岂智者之言与？”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晓。后镞中前括，钩后于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尽矢之势也。子何疑焉？”乐正子舆曰：“子，龙之徒，焉得不饰其阙？吾又言其尤者。龙诳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尽，有影不移，发引千钧，白马非马，孤犊未尝有母。’其负类反

伦，不可胜言也。”

公子牟曰：“子不谕至言而以为尤也，尤其在子矣。夫无意则心同，无指则皆至，尽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说在改也。发引千钧，势至等也。白马非马，形名离也。孤犊未尝有母，非孤犊也。”乐正子舆曰：“子以公孙龙之鸣皆条也。设令发于余窍，子亦将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请待余日，更谒子论。”

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下天治欤，不治欤？不知亿兆之愿戴己欤？不愿戴己欤？顾问左右，左右不知，问外朝，外朝不知。问在野，在野不知。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喜问曰：“谁教尔为此言？”童儿曰：“我闻之大夫。”问大夫。大夫曰：“古诗也。”尧还宫，召舜，因禅以天下。舜不辞而受之。

关尹喜曰：“在己无居，形物其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违道，道不违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视听形智以求之，弗当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用之弥满六虚，废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远，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为，真知真能也。发无知，何能情？发不能，何能为？聚块也，积尘也，虽无为而非理也。”

汤问篇

殷汤问于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无物，今恶得物？后之人将谓今之无物，可乎？”殷汤曰：“然则物无先后乎？”夏革曰：“物之终始，初无极已。始或为终，终或为始，恶知其纪？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汤曰：“然则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不知也。”汤固问。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无

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朕以是知其无极无尽也，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

汤又问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犹齐州也。”汤曰：“汝奚以实之？”革曰：“朕东行至营，人民犹是也。问营之东，复犹营也。西行至幽，人民犹是也，问幽之西，复犹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极之无异是也。故大小相含，无穷极也。含万物者，亦如含天地；含万物也故不穷，含天地也故无极。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则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颡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汤又问：“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同异乎？”革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圣之居，乃命禹强使臣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帝凭怒，侵减龙伯之国使隘，侵小龙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农时，其国人犹数十丈。从中州以东四十万里得僬侥国，人长一尺五寸。东北极有人名曰净人，长九尺。荆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朽壤

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见阳而死。终发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江浦之间生么虫，其名曰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离朱、子羽方昼拭眇，扬眉而望之，弗见其形；魍魎、师旷方夜擗耳俯首而听之，弗闻其声。唯黄帝与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斋三月，心死形废；徐以神视，块然见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气听，砰然闻之，若雷霆之声。吴、楚之国有大木焉，其名为杗，碧树而冬生，实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愤厥之疾。齐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为枳焉。鸛鹄不逾济，貉逾汶则死矣，地气然也。虽然，形气异也，性钧已，无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识其巨细？何以识其修短？何以识其同异哉？”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厓朔东，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

阴无陇断焉。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

大禹曰：“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则亦有不待神灵而生，不待阴阳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杀戮而夭，不待将迎而寿，不待五谷而食，不待缁纁而衣，不待舟车而行，其道自然，非圣人之所通也。”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途，谬之一国。滨北海之北，不知距齐州几千万里。其国名曰终北，不知际畔之所齐限。无风雨霜露，不生鸟兽、虫鱼、草木之类。四方悉平，周以乔陟。当国之中有山，山名壶领，状若甌甑。顶有口，状若圆环，名曰滋穴。有水涌出，名曰神潢，臭过兰椒，味过醪醴。一源分为四埒，注于山下。经营一国，亡不悉遍。土气和，亡札厉。人性婉而从物，不竞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骄不忌；长幼济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气温适，不织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数，有喜乐，亡衰老哀苦。其俗好声，相携而迭谣，终日不辍音，饥倦则饮神潢，力志和平。过则醉，经旬乃醒。沐浴神潢，肤色脂泽，香气经旬乃歇。周穆王北游过其国，三年忘归。既反周室，慕其国，怅然自失。不进酒肉，不召嫔御者，数月乃复。

管仲勉齐桓公因游辽口，俱之其国，几克举。隰朋谏曰：“君舍齐国之广，人民之众，山川之观，殖物之阜，礼仪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满朝，肆咤则徒卒百万，视撝则诸侯从命，亦奚羨于彼而弃齐国之社稷，从戎夷之国乎？此仲父之毫，奈何从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国之不可知之也。齐国之富奚恋？隰朋之言奚顾？”

南国之人祝发而裸，北国之人鞞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资，或农或商，或田或渔；如冬裘夏葛，水舟陆车，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东有辄木之国，其长子生，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以同居处。”楚之南有炎人之国，其亲戚死，剖其肉而弃，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薰则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异也。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均，天下之至理也，连于形物亦然。均发均悬，轻重而发绝，发不均也。均也，其绝也莫绝。人以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条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汨流之中，纶不绝，钩不伸，竿不挠。楚王闻而异之，召问其故。詹何曰：“臣闻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鹄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学钓，五年始尽其道，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沉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也。大王治国诚能若此，则天下可运于一握，将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治之。既同愈。谓公扈、齐婴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药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与体偕长。今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愿先闻其验。”扁鹊谓公扈曰：“汝志强而气弱，故足于谋而寡于断。齐婴志弱而气强，故少于虑而伤于专。若换汝之心，则均于

善矣。”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于是公扈反齐婴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识，齐婴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识。二室因相与讼，求辨于扁鹊。扁鹊辨其所由，讼乃已。

瓠巴鼓琴而鸟舞鱼跃。郑师文闻之，弃家从师襄游。柱指钩弦，三年不成章。师襄曰：“子可以归矣。”师文舍其琴，叹曰：“文非弦之不能钩，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声。内不得于心，外不应于器，故不敢发手而动弦。且小假之，以观其后。”无几何，复见师襄。师襄曰：“子之琴何如？”师文曰：“得之矣。请尝试之。”于是当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凉风忽至，草木成实，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夹钟，温风徐回，草木发荣。当夏而叩羽弦以召黄钟，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宾，阳光炽烈，坚冰立散。将终，命宫而总四弦，则景风翔，庆云浮，甘露降，醴泉涌。师襄乃抚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弹也！虽师旷之清角，邹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将挟琴执管而从子之后耳。”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秦青顾谓其友曰：“昔韩娥东之齐，匱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栊，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扑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发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遗声。”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

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弇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翌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顿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惧，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弟子东门贾、禽滑厘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

甘蝇，古之善射者，彀弓而兽伏鸟下。弟子名飞卫，学射于甘蝇，而巧过其师。纪昌者，又学射于飞卫。飞卫曰：“尔先学不瞬，而后可言射矣。”纪昌归，偃卧其妻之机下，以目承牵挺。二年之后，虽锥末倒眦，而不瞬也。以告飞卫。飞卫曰：“未也，必学视而后可，视小如大，视微如著，而后告我。”昌以牦悬虱于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间，浸大也；三年之后，如车轮焉。以睹余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竿射之，贯虱之心，而悬不绝。以告飞卫。飞卫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纪昌既尽卫之术，计天下之敌己者，一人而已，乃谋杀飞卫。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锋相触，而坠于地，而尘不扬。飞卫之矢先穷。纪昌遗一矢，既发，飞卫以棘刺之端扞之，而无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于途，请为父子，克臂以誓，不得告术于人。

造父之师曰泰豆氏。造父之始从习御也，执礼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执礼愈谨，乃告之曰：“古诗言：‘良弓之子，必先为箕；良冶之子，必先为裘。’汝先观吾趣。趣如吾，然后六辔可持，六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从。”泰豆乃立木为途，仅可容足；计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还，无跌失也。造父学之，三日尽其巧。泰豆叹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于足，应之于心。推于御也，齐辑乎辔衔之际，而急缓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执节乎掌握之间。内得于中心，而外合于马志，是故能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矩，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诚得其术也。得之于衔，应之于辔；得之于辔，应之于手；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则不以目视，不以策驱；心闲体正，六辔不乱，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回旋进退，莫不中节。然后舆轮之外可使无余辙，马蹄之外可使无余地；未尝觉山谷之险，原隰之夷，视之一也。吾术穷矣，汝其识之！”

魏黑卵以睚嫌杀丘邴章。丘邴章之子来丹谋报父之仇。丹气甚猛，形甚露，计粒而食，顺风而趋。虽怒，不能称兵以报之。耻假力于人，誓手剑以屠黑卵。黑卵捍志绝众，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类也。延颈承刀，披胸受矢，芒镞摧屈，而体无痕搥。负其材力，视来丹犹雏鷃也。来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过矣，将奚谋焉？”来丹垂涕曰：“愿子为我谋。”申他曰：“吾闻卫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宝剑，一童子服之，却三军之众，奚不请焉？”来丹遂适卫，见孔周，执仆御之礼，请先纳妻子，后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剑，唯子所择；皆不能杀人，且先言其状。一曰含光，视之不可见，运之不知有。其所触也，泯然无际，经物而物不觉。二曰承影，将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际，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识其状。其所触也，窃窃然有声，经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练，方昼则见影而不见光，方夜见光而不见形。其触物也，骖然而过，随过随合，觉疾而不血刃焉。此三

宝者，传之十三世矣，而无施于事，匣而藏之，未尝启封。”来丹曰：“虽然，吾必请其下者。”孔周乃归其妻子，与斋七日。晏阴之间，跪而授其下剑。来丹再拜受之以归。来丹遂执剑从黑卵。时黑卵之醉偃于牖下，自颈至腰三斩之，黑卵不觉。来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于门，击之三下，如投虚。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来丹知剑之不能杀人也，叹而归。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噬疾而腰急。”其子曰：“畴昔来丹之来，遇我于门，三招我，亦使我体疾而支强。彼其厌我哉！”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鍔吾之剑，火浣之布。其剑长尺有咫，练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则火色，垢则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为无此物，传之者妄。萧叔曰：“皇子果于自信，果于诬理哉！”

力命篇

力谓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于吴，田恒专有齐国。夷、齐饿于首阳，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邪，此则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朕岂能识之哉？”

北宫子谓西门子曰：“朕与子并世也，而人子达；并族也，而人子敬；并貌也，而人子爱；并言也，而人子庸；并行也，而人

子诚；并仕也，而人子贵；并农也，而人子富；并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则短褐，食则粢粝，居则蓬室，出则徒行。子衣则文锦，食则粱肉。居则连栌，出则结驷。在家熙然有弃朕之心，在朝澹然有敖朕之色。请謁不相及，遨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过朕邪？”西门子曰：“予无以知其实，汝造事而穷，予造事而达，此厚薄之验欤？而皆谓与予并，汝之颜厚矣。”北宫子无以应，自失而归。

中途遇东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蹢躅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宫子言其状。东郭先生曰：“吾将舍汝之愧，与汝更之西门氏而问之。”曰：“汝奚辱北宫子之深乎？固且言之。”

西门子曰：“北宫子言世族、年貌、言行与予并，而贱贵、贫富与予异。予语之曰：予无以知其实。汝造事而穷，予造事而达，此将厚薄之验欤？而皆谓与予并，汝之颜厚矣。”东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过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异于是矣。夫北宫子厚于德，薄于命；汝厚于命，薄于德。汝之达，非智得也；北宫子之穷，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宫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识夫固然之理矣。”西门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复言。”北宫子既归，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温；进共戎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广厦之荫；乘其箠輅，若文轩之饰，终身悠然，不知荣辱之在彼也，在我也。东郭先生闻之曰：“北宫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管夷吾、鲍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处于齐。管夷吾事公子纠，鲍叔牙事公子小白。齐公族多宠，嫡庶并行，国人惧乱。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奔鲁，鲍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孙无知作乱，齐无君，二公子争入。管夷吾与小白战于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既立，胁鲁杀子纠，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鲍叔牙谓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国。”桓公曰：“我仇也，愿杀之。”鲍叔牙曰：“吾闻贤君无私怨，且人能为其主，亦必能为人君。如欲霸王，非

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鲁归之齐，鲍叔牙郊迎，释其囚。桓公礼之，而位于高、国之上，鲍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国政，号曰仲父。桓公遂霸。

管仲尝叹曰：“吾少 穷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大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名不显于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此世称管、鲍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实无善交，实无用能也。实无善交实无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鲍叔非能举贤，不得不举；小白非能用仇，不得不用。及管夷吾有病，小白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讳云。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夷吾曰：“公谁欲欤？”小白曰：“鲍叔牙可。”曰：“不可。其为人也，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使之理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

小白曰：“然则孰可？”对曰：“勿已，则隰朋可，其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谓之圣人，以财分人谓之贤人。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勿已，则隰朋可。”然则管夷吾非薄鲍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薄之于终，或厚之于始。厚薄之去来，弗由我也。

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屈之。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然则子产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邓析非能屈子产，不得不屈；子产非能诛邓析，不得不诛也。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罚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罚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故曰：窈然无际，天道自会；漠然无分，天道自运。天地不能犯，圣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宁之，将之迎之。

杨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渐。其子环而泣之，请医，季梁谓杨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为我歌以晓之？”杨朱歌曰：“天其弗识，人胡能觉？匪佑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医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晓，终谒三医。一曰矫氏，二曰俞氏，三曰卢氏，诊其所疾。矫氏谓季梁曰：“汝寒温不节，虚实失度，病由饥饱色欲，精虑烦散，非天非鬼。虽渐，可攻也。”季梁曰：“众医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则胎气不足，乳湫有余。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医也。且食之！”卢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禀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药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医也。重贶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生亦非贱之所能夭，身亦非轻之所能薄。故贵之或不生，贱之或不死；爱之亦不厚，轻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贵之而生，或贱之而死；或爱之而厚，或轻之而薄。此似顺也，非顺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知薄。鬻熊语文王曰：“自长非所增，自短非所损。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语关尹曰：“天之所恶，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杨布问曰：“有人于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寿夭父子也，贵贱父子也，名誉父子也，爱憎父子也。吾惑之。”杨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尝识之，将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纷纷若若，随所为，随所不为。日

去日来，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寿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顺；信性者，亡安危。则谓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恣矣，奚去奚就？奚哀奚乐？奚为奚不为？《黄帝之书》云：‘至人居若死，动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动。亦不知所以不动。亦不以众人之观易其情貌，亦不谓众人之不观不易其情貌。独往独来，独出独入，孰能碍之？”

墨尿、单至、啍咍、慙慙四人相与游于世，胥如志也。穷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岸斫、便辟四人相与游于世，胥如志也；穷年而不相语术，自以巧之微也。谄怗、情露、谗极、凌淬四人相与游于世，胥如志也；穷年不相晓悟，自以为才之得也。眠挺、锤诿、勇敢、怯疑四人相与游于世，胥如志也；穷年不相谪发，自以行无戾也。多偶、自专、乘权、只立四人相与游于世，胥如志也；穷年不相顾眄，自以时之适也。此众态也。其貌不一，而咸之于道，命所归也。

倥倥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倥倥败者，俏败者也，初非败也。故迷生于俏，俏之际昧然。于俏而不昧然，则不骇外祸，不喜内福；随时动，随时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于彼我无二心。于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坠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贫穷自时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贫穷者，不知时者也。当死不惧，在穷不戚，知命安时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虚实，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虚实，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与不量，料与不料，度与不度，奚以异？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则全而亡丧。亦非知全，亦非知丧。自全也，自亡也，自丧也。

齐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美哉国乎！郁郁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国而死乎？使古无死者，寡人将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据皆从而泣曰：“臣赖君之赐，疏食恶肉可得而食，怒

马栈车可得而乘也；且犹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独笑于旁。公雪涕而顾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与据皆从寡人而泣，子之独笑，何也？”晏子对曰：“使贤者常守之，则太公、桓公将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则庄公、灵公将常守之矣。数君者将守之，吾君方将被蓑笠而立乎畎亩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则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处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独为之流涕，是不仁也。见不仁之君，见谄谀之臣。臣见此二者，臣之所为独窃笑也。”景公惭焉，举觞自罚。罚二臣者各二觞焉。

魏人有东门吴者，其子死而不忧。其相室曰：“公之爱子，天下无有。今子死不忧，何也？”东门吴曰：“吾常无子，无子之时不忧。今子死，乃与向无子同，臣奚忧焉？”

农赴时，商趣利，工追术，仕逐势，势使然也。然农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败，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杨朱篇

杨朱游于鲁，舍于孟氏。孟氏问曰：“人而已矣，奚以名为？”曰：“以名者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为贵。”“既贵矣，奚不已焉？”曰：“为死。”“既死矣，奚为焉？”曰：“为子孙。”“名奚益于子孙？”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泽及宗族，利兼乡党，况子孙乎？”“凡为名者必廉，廉斯贫；为名者必让，让斯贱。”曰：“管仲之相齐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从，道行国霸。死之后，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齐也，君盈则己降，君敛则己施。民皆归之，因有齐国；子孙享之，至今不绝。”“若实名贫，伪名富！”曰：“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齐实以孤竹君让而终亡其国，饿死于首阳之山。实伪之辩，

如此其省也。”

杨朱曰：“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悠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而美厚复不可常厌足，声色不可常玩闻。乃复为刑赏之所禁劝，名法之所进退；遑遑尔竞一时之虚誉，规死后之余荣；踽踽尔顺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囚累梏，何以异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杨朱曰：“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虽然，贤愚、贵贱非所能也，臭腐、消灭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贤非所贤，愚非所愚，贵非所贵，贱非所贱。然而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杨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邮，以放饿死。展季非亡情，矜贞之邮，以放寡宗。清贞之误善之若此！”

杨朱曰：“原宪娶于鲁，子贡殖于卫。原宪之娶损生，子贡之殖累身。”“然则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乐生，可在逸身。故善乐生者不娶，善逸身者不殖。”

杨朱曰：“古语有之：‘生相怜，死相捐。’此语至矣。相怜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饥能使饱，寒能使温，穷能使达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锦，不陈牺牲，不设明器也。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阙。’

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阙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阙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阙颤；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阙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阙适；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阙往。凡此诸阙，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管夷吾曰：‘吾既告子养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将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闻之。’平仲曰：‘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衾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顾谓鲍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进之矣。’”

子产相郑，专国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恶者畏其禁，郑国以治，诸侯惮之。而有兄曰公孙朝，有弟曰公孙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钟，积曲成封，望门百步，糟浆之气逆于人鼻。方其荒于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亡，九族之亲疏，存亡之哀乐也。虽水火兵刃交于前，弗知也。穆之后庭比房数十，皆择稚齿嫵媚者以盈之。方其耽于色也，屏亲昵，绝交游，逃于后庭，以昼足夜，三月一出，意犹未愜。乡有处子之娥姁者，必贿而招之，媒而挑之，弗获而后已。子产日夜以为戚，密造邓析而谋之，曰：“侨闻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国，此言自于近至于远也。侨为国则治矣，而家则乱矣。其道逆邪？将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诏之！”

邓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时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诱以礼义之尊乎？”子产用邓析之言，因闲以谒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

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则性命危矣。子纳侨之言，则朝自悔而夕食禄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择之亦久矣，岂待若言而后识之哉？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此为弗若死矣。为欲尽一生之观，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国之能夸物，欲以说辞乱我之心，荣禄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怜哉？我又欲与若别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术而喻之，若反以彼术而教我哉？”子产茫然无以应之。他日以告邓析。邓析曰：“子与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谓子智者乎？郑国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卫端木叔者，子贡之世也。藉其先赀，家累万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为，人意之所欲玩者，无不为之，无不玩也。墙屋台榭，园囿池沼，饮食车服，声乐嫔御，拟齐、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听，目所欲视，口所欲尝，虽殊方偏国，非齐土之所孕育者，无不致之，犹藩墙之物也。及其游也，虽山川阻险，途径修远，无不之，犹人之行咫尺也。宾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厨之下不绝烟火，堂庑之上不绝声乐。奉养之余，先散之宗族；宗族之余，次散之邑里；邑里之余，乃散之一国。行年六十，气干将衰，弃其家事，都散其库藏、珍宝、车服、妾媵，一年之中尽焉，不为子孙留财。及其病也，无药石之储；及其死也，无瘞埋之资。一国之人受其施者，相与赋而藏之，反其子孙之财焉。禽骨厘闻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闻之，曰：“端木叔，达人也，德过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为也，众意所惊，而诚理所取。卫之君子多以礼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孟孙阳问杨子曰：“有人于此，贵生爱身，以薪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薪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且久生奚为？五情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见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孙阳曰：“若然，速亡愈于久生，则践锋刃，入汤火，得所志矣。”杨子曰：“不然，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将死，则废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于尽。无不废，无不任，何遽迟速于其间乎？”

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则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孟孙阳因顾与其徒说他事。

杨朱曰：“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然而舜耕于河阳，陶于雷泽，四体不得暂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爱，弟妹之所不亲。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尧之禅，年已长，智已衰。商钧不才，禅位于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穷毒者也。鲧治水土，绩用不就，殛诸羽山。禹纂业事仇，惟荒土功，子产不字，过门不入；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禅，卑宫室，美绛冕，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忧苦者也。武王既

终，成王幼弱，周公摄天子之政。邵公不悦，四国流言。居东三年，诛兄放弟，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危惧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弗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桀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娱，穷意虑之所为，熙熙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逸荡者也。纣亦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从；肆情于倾宫，纵欲于长夜；不以礼义自苦，熙熙然以至于诛：此天民之放纵者也。彼二凶也，生有从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虽毁之不知，虽称之弗知，此与株块奚以异矣。彼四圣虽美之所归，苦以至终，同归于死矣。彼二凶虽恶之所归，乐以至终，亦同归于死矣。”

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亩之园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运诸掌，何也？”对曰：“君见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则西，使尧牵一羊，舜荷箠而随之，则不能前矣。且臣闻之：‘吞舟之鱼，不游枝流；鸿鹄高飞，不集污池。’何则？其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烦奏之舞，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细，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谓矣。”

杨朱曰：“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当身之事或闻或见，万不识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数固不可胜纪。但伏羲已来三十余万岁，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但迟速之间耳。矜一时之毁誉，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后数百年中余名，岂足润枯骨？何生之乐哉？”

杨朱曰：“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人也。

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不横私天下之身，不横私天下物者，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谓至至者也。”

杨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民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寿？不矜贵，何羨名？不要势，何羨位？不贪富，何羨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故语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谚曰：‘田父可坐杀。’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极；肌肉粗厚，筋节脆急，一朝处以柔毛终幕，荐以梁肉兰橘，心瘳体烦，内热生病矣。商、鲁之君与田父侔地，则亦不盈一时而惫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谓天下无过者。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缁麻，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阴室，绵纈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蜇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子，此类也。’”

杨朱曰：“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有此而求外者，无厌之性。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适足以危身；义不足以利物，适足以害生。安上不由于忠，而忠名灭焉；利物不由于义，而义名绝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无忧。’老子曰：‘名者实之宾。’而悠悠者趋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宾邪？今有名则尊荣，亡名

则卑辱。尊荣则逸乐，卑辱则忧苦。忧苦，犯性者也；逸乐，顺性者也。斯实之所系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宾？但恶夫守名而累实。守名而累实，将恤危亡之不救，岂徒逸乐忧苦之间哉？”

说符篇

子列子学于壶丘子林。壶丘子林曰：“子知持后，则可言持身矣。”列子曰：“愿闻持后。”曰：“顾若影，则知之。”列子顾而观影，形枉则影曲，形直则影正。然则枉直随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谓持后而处先。

关尹谓子列子曰：“言美则响美，言恶则响恶；身长则影长，身短则影短。名也者，响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尔言，将有和之；慎尔行，将有随之。是故圣人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爱我，我必爱之；人恶我，我必恶之。汤武爱天下，故王；桀、纣恶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门，行不从径也。以是求利，不亦难乎？尝观之神农、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书，度诸法士贤人之言，所以存亡废兴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严恢曰：“所为问道者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纣唯重利而轻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语也。人而无义，唯食而已，是鸡狗也。强食靡角，胜者为制，是禽兽也。为鸡狗禽兽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则危辱及之矣。”

列子学射中矣，请于关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对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之。三年，又以报关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独射也，为国与身亦皆如之。”故圣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列子曰：“色盛者骄，力盛者奋，未可以语道也，故不斑白语

道，失，而况行之乎？故自奋则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则孤而无辅矣。贤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尽而不乱。故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

宋人有为其君以玉为楮叶者，三年而成。锋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国。子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

鲁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学，其一好兵。好学者以术干齐侯，齐侯纳之，以为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悦之，以为军正。禄富其家，爵荣其亲。施氏之邻人孟氏同有二子，所业亦同，而窘于贫。羡施氏之有，因从请进趋之方。二子以实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术干秦王。秦王曰：“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遂宫而放之。其一子之卫，以法干卫侯。

卫侯曰：“吾弱国也，而摄乎大国之间。大国吾事之，小国我抚之，是求安之道。若赖兵权，灭亡可待矣。若全而归之，适于他国，为吾之患不轻矣。”遂刖之，而还诸鲁。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让施氏。施氏曰：“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子道与吾同，而功与吾异，失时者也，非行之谬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此用与不用，无定是非也。投隙抵时，应事无方，属乎智。智苟不足，使君博如

孔丘，术如吕尚，焉往而不穷哉？”孟氏父子舍然无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晋文公出会，欲伐卫，公子锄仰天而笑。公问何笑。曰：“臣笑邻之人有送其妻适私家者，道见桑妇，悦而与言。然顾视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窃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师而还，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晋国苦盗。有郤雍者，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盗，千百无遗一焉。晋侯大喜，告赵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国盗为尽矣，奚用多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盗，盗不尽矣，且郤雍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盗谋曰：“吾所穷者郤雍也。”遂共盗而残之。晋侯闻而大骇，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郤雍死矣！然取盗何方？”文子曰：“周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且君欲无盗，莫若举贤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则何盗之为？”于是用随会知政，而群盗奔秦焉。

孔子自卫反鲁，息驾乎河梁而观焉。有悬水三十仞，圆流九十里，鱼鳖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将厉之。孔子使人并涯止之，曰：“此悬水三十仞，圆流九十里，鱼鳖不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难可以济乎？”丈夫不以错意，遂度而出。孔子问之曰：“巧乎？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对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错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复出者，以此也。”孔子谓弟子曰：“二三子识之！水且犹可以忠信，诚身亲之，而况人乎？”

白公问孔子曰：“人与与微言乎？”孔子不应。白公问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吴之善没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渑之合，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何为不可？唯知言之谓者乎！夫知言之谓者，不以言言也。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

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于浴室。

赵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胜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来谒之。襄子方食而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忧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不终朝，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施于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者所以为昌也，喜者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楚、吴、越皆尝胜矣，然卒取亡焉，不达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为能持胜。”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胜者以强为弱。

宋有好行仁义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犊，以问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荐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复生白犊。其父又复令其子问孔子。其子曰：“前问之而失明，又何问乎？”父曰：“圣人之言先违后合。其事未究，姑复问之。”其子又复问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复教以祭。其子归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围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壮者皆乘城而战，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围解而疾俱复。

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见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又有兰子又能燕戏者闻之，复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异技干寡人者，技无庸，适值寡人有欢心，故赐金帛。彼必闻此而进，复望吾赏。”拘而拟戮之，经月乃放。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对曰：“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

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与共担缠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骊。穆公不说，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马，乃有贵乎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

楚庄王问詹何曰：“治国奈何？”詹何对曰：“臣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也。”楚庄王曰：“寡人得奉宗庙社稷，愿学所以守之。”詹何对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对以末。”楚王曰：“善。”

狐丘丈人谓孙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曰：“何谓也？”对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逮之。”孙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

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恶。楚人鬼而越人机，可长有者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辞而不受，请寝丘。与之，至今不失。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郸，遇盗于耦沙之中，尽取其衣装车，牛步而去。视之欢然无忧吝之色。盗追而问其故。曰：“君子不以所养害其所养。”盗曰：“嘻！贤矣夫！”既而相谓曰：“以彼之贤，往见赵君，使以我为，必困我，不如杀之。”乃相与追而杀之。燕人闻之，聚族相戒，曰：“遇盗，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适秦。至关下，果遇盗。忆其兄之戒，因与盗力争。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辞请物。盗怒曰：“吾活汝弘矣，而

追吾不已，迹将著焉。既为盗矣，仁将焉在？”遂杀之，又傍害其党四五人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钱帛无量，财货无訾。登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击博楼上。侠客相随而行。楼上博者射，明琼张中，反两擒鱼而笑。飞鸢适坠其腐鼠而中之。侠客相与言曰：“虞氏富乐之日久矣，而常有轻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报，无以立谨于天下。请与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属必灭其家为等伦。”皆许诺。至期日之夜，聚众积兵以攻虞氏，大灭其家。

东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将有适也，而饿于道。狐父之盗曰丘，见而下壶餐以哺之。爰旌目三哺而后能视，曰：“子何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盗邪？胡为而食我？吾义不食子之食也。”两手据地而欧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则盗矣，而食非盗也。以人之盗因谓食为盗而不敢食，是失名实者也。

柱厉叔事莒敖公，自为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则食菱芰，冬则食橡栗。莒敖公有难，柱厉叔辞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与不知无辨也。”柱厉叔曰：“不然。自以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将死之，以丑后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则死之，不知则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厉叔可谓怵以忘其身者也。

杨朱曰：“利出者实及，怨往者害来。发于此而应于外者唯请，是故贤者慎所出。”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杨子戚然变容，不言者移时，不笑者竟日。门人怪之，请曰：“羊，贱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损言笑者，何者？”

杨子不答。门人不获所命。弟子孟孙阳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与孟孙阳偕入，而问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齐、鲁之间，同师而学，进仁义之道而归。其父曰：‘仁义之道若何？’伯曰：‘仁义使我爱身而后名。’仲曰：‘仁义使杀身以成名。’叔曰：‘仁义使我身名并全。’彼三术相反，而同出于儒，孰是孰非邪？”杨子曰：“人有滨河而居者，习于水，勇于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粮就学者成徒，而溺死者几半。本学泅，不学溺，而利害如此。若以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孙阳让之曰：“何吾子问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唯归同返一，为亡得丧。子长先生之门，习先生之道，而不达先生之况也，哀哉！”

杨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杨布怒，将扑之。杨朱曰：“子无扑矣！子亦犹是也。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岂能无怪哉？”

杨朱曰：“行善不以为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利不与争期，而争及之，故君子必慎为善。”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将加诛焉。幸臣谏曰：“人所忧者莫急于死，己所重者莫过乎生。彼自丧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诛。有齐子亦欲学其道，闻言者之死，乃扶膺而恨。富子闻而笑之曰：“夫所欲学不死，其人已死而犹恨之，是不知所以为学。”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术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其术者亦有矣。卫人有善数者，临死，以诀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问之，以其父所言告之。问者用其言而行其术，与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奚为不能言生术哉？”

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

故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然。”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嚼肤，虎狼食肉，非天本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齐有贫者，常乞于城市。城市患其亟也，众莫之与。遂适田氏之厩，从马医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戏之曰：“从马医而食，不以辱乎？”乞儿曰：“天下之辱莫过于乞。乞犹不辱，岂辱马医哉？”

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

人有枯梧树者，其邻父言枯梧之树不祥，其邻人遽而伐之。邻人父因请以为薪。其人乃不悦，曰：“邻人之父徒欲为薪而教吾伐之也。与我邻，若此其险，岂可哉！”

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作动态度无为而不窃斧也。俄而掘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

白公胜虑乱，罢朝而立，倒杖策，辍上贯颐，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郑人闻之曰：“颐之忘，将何不忘哉？”意之所属著，其行足蹶株坎，头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

鷩子

(西周) 鷩熊撰

撰吏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五

政曰：君子不与人谋之则已矣，若与人谋之，则非道无由也。故君子之谋，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见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于辞，而施之于行。故非非者行是，恶恶者行善，而道谕矣。

大道文王问第八

政曰：昔者文王问于鬻子：“敢问人有大忘乎？”对曰：“有。”文王曰：“敢问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恶而不改也，以贼其身，乃丧其躯。其行如此，是谓之大忘。”

贵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昔之帝王，所以为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为功者，以其民也。力生于神，而功最于吏，福归于君。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昼代夜然。故其道首首然，万世为福。万世为教者，唯从黄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缘五帝之道而不失，则可以长久。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圣人在上，贤士百里而有一人，则犹无有也。王道衰微，暴乱在上，贤士千里而有一人，则犹比肩也。

撰吏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三

故曰：民者，贤不肖之杖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侧焉，忠信饰焉。民者，积愚也。虽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兴焉。士民与之，明上举之；士民若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后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爱。故十人爱之，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则万人之吏也。故万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土，秩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

曲阜鲁周公政甲第十四

政曰：昔者鲁周公曰：“吾闻之于政也，知善不行者，谓之狂；知恶不改者，谓之惑。夫狂与惑者，圣王之戒也。”

道符五帝三王传政甲第二

不肖者不自谓不肖也，而不肖见于行。虽自谓贤人，犹谓之
不肖也。愚者不自谓愚，而愚见于言。虽自谓智人，犹谓之愚。

数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昔者帝颡顼，年十五而佐黄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常之。

昔者帝喾，年十五而佐帝颡顼，三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帝颡顼之道而行之。

禹政第六

禹之治天下也，得皋陶，得杜子业，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宁，得然子堪，得轻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

汤政天下至纣第七

汤之治天下也，得庆浦、伊尹、湍里且、东门虚、南门燭、西门疵，北门侧，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

上禹政第六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为铭于簠簋。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鞀，此之谓五声。是以禹尝据一馈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饱食。曰：吾犹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当朝廷间也，可以罗爵。

道符五帝三王传政甲第五

夫国者，卿相世贤者有之。有国无国，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谋。治志治谋在于帝王，然后民知所保，而知所避。

发教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 and ；民不求

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凡万物皆有器，故欲有为不行其器者，虽欲有为不成。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汤政汤治天下理第七

天地辟而万物生，万物生而人为政焉。无不能生而无杀也，唯天地之所以杀，人不能生。人化而为善，兽化而为恶，人而不善者，谓之兽。

有天，然后有地；有地，然后有别；有别，然后有义；有义，然后有教；有教，然后有道；有道，然后有理；有理，然后有数。曰：有冥有旦，有昼有夜，然后以为数。月一盈一亏，月合月离以数纪。四者皆陈，以为数治。

政者，卫也，始终之谓卫。

慎诛鲁周公第六

昔者，鲁周公使康叔往守于殷，戒之曰：“与杀不辜，宁失有罪，无有无罪而见诛，无有有功而不赏。戒之封，诛赏之慎焉。”

鷗冠子

(战国) 鷗冠子著

博选第一

王斧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权人有五至：一曰伯己，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厮役，五曰徒隶。所谓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谓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谓人者，恶死乐生者也。所谓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为本者也。人者，以贤圣为本者也。贤圣者，以博选为本者也。博选者，以五至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则伯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默，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杖，指麾而使，则厮役者至。乐嗟苦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故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亡主与徒处。故德万人者谓之俊，德千人者谓之豪，德百人者谓之英。德音者所谓声也，未闻音出而响过其声者也。贵者有知，富者有财，贫者有身。信符不合，事举不成。不死不生，不断不成。计功而偿，权德而言，王斧在此，孰能使营！

著希第二

道有稽，德有据。人主不闻要，故专与运尧，而无以见也。道与德馆，而无以命也。义不当格，而无以更也。若是置之，虽安非定也。端倚有位，名号弗去。故希人者，无悖其情；希世者，无缪其宾。文礼之野，与禽兽同则。言语之暴，与蛮夷同谓。

夫君子者，易亲而难狎，畏祸而难却，嗜利而不为非，时动而不苟作。体虽安之而弗敢处，然后礼生。心虽欲之而弗敢信，然后义生。夫义节欲而治，礼反情而辩者也。故君子弗径情而行也。

夫乱世者，以粗为知造意，以中险为道，以利为情。若不相

与同恶，则不能相亲；相与同恶，则有相憎。说者言仁则以为诬，发于义则以为夸，平心而直告之，则有弗信。故贤者之于乱世也，绝豫而无由通，异类而无以告，苦乎哉，贤人之潜乱世也！

上有随君，下无直辞；君有骄行，民多讳言。故人乖其诚能，士隐其实情。心虽不说，弗敢不誉。事业虽弗善，不敢不力。趋舍虽不合，不敢弗从。故观贤人之于乱世也。其慎勿以为定情也。

夜行第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日，德也。四时，检也。度数，节也。阴阳，气也。五行，业也。五政，道也。五音，调也。五声，故也。五味，事也。赏罚，约也。此皆有验，有所以然者。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状，图弗能载，名弗能举，强为之说曰：苒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苒乎，中有物乎；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复反无貌。鬼见不能为人业，故圣人贵夜行。

天则第四

圣王者，有听微决疑之道，能屏谗权实，逆淫辞，绝流语，去无用，杜绝朋党之门。嫉妒之人，不得著明；非君子术数之士，莫得当前，故邪弗能奸，祸不能中。彼天地之以无极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滥，日不逾辰，月宿其列，当名服事，星守弗去，弦望晦朔，终始相巡，逾年累岁，用不纚纚，此天之所柄以临斗者也。

中参成位，四气为政，前张后极，左角右钺，九文循理，以省官众，小大毕举，先无怨仇之患，后无毁名败行之咎。故其威

上际下交，其泽四被而不离。天之不违，以不离一。天若离一，反还为物。不创不作，与天地合德；节玺相信，如月应日；此圣人之所以宜世也。

知足以滑正，略足以恬祸，此危国之不可安，亡国之不可存也。故天道先贵覆者，地道先贵载者，人道先贵事者，酒保先贵食者。待物，口也；领气，时也；生杀，法也。循度以断，天之节也。列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冤者得理，劳者得息，圣人之所期也。

夫裁衣而知择其工，裁国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同而后可以见天，异而后可以见人，变而后可以见时，化而后可以见道，临利而后可以见信，临财而后可以见仁，临难而后可以见勇，临事而后可以见术数之士。

九皇之制，主不虚王，臣不虚贵阶级。尊卑名号，自君吏民，次者无国，历宠历录，副所以付授，与天人参相结连，钩考之具不备故也。下之所迁，上之可蔽，斯其离人情而失天节者也。缓则怠，急则困，见间则以奇相御，人之情也。举以八极，信焉而弗信，天之则也。差谬一间，言不可合，平不中律。月望而晨，月毁于天，珠蛤羸蚌，虚于深渚，上下同离也。

未令而知其为，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务而民自尽，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往，禁而不止，上下乖谬者，其道不相得也；上纡下抚者，远众之愚也；阴阳不接者，其理无从相及也；算不相当者，人不应上也。符节亡此，曷曾可合也？为而无害，成而不败，一人唱而万人和，如体之从心，此政之期也。

盖毋锦杠悉动者，其要在一也，未见不得其诊而能除其疾也。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实者，法令放而无以臬之谓也。舍此而按之彼者，曷曾可得也。

冥言易而如言难，故父不能得之于子，而君弗能得之于臣。已见天之所以信于物矣，未见人之所信于物也。捐物任势者，天也。

捐物任势，故莫能宰而不天。夫物故曲可改，人可使，法章物而不自许者，天之道也。以为奉教陈忠之臣，未足恃也。故法者曲制，官备主用也。举善不以盲盲，拾过不以冥冥。决此，法之所贵也。若荅磨不用，赐物虽诎，有不效者矣。上下有间，于是设防，知蔽并起。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重人掉权而弗能止，赏加无功而弗能夺，法废不奉而弗能立，罚行于非其人而弗能绝者，不与其民之故也。夫使百姓释已而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八极之举，不能时赞，故可壅塞也。

昔者有道之取政，非于耳目也。夫耳之主听，目之主明，一叶蔽目，不见太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道开而否，未之闻也。见遗不掇，非人情也；信情修生，非其天诛逆，夫人戮不胜任也。

为求得者，事之所期也。为之以民，道之要也。唯民知极，弗之代也。此圣王授业，所以守制也。

彼教苦故民行薄，失之本故争于末。人有分于处，处有分于地，地有分于天，天有分于时，时有分于数，数有分于度，度有分于一。天居高而耳卑者，此之谓也。故圣王天时，人之地之，雅无牧能，因无功多。

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任贤使能，非与处也；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明不能照者，道弗能得也；规不能包者，力弗能挈也。自智慧出，使玉化为环玦者，是政反为滑也。田不因地形，不能成谷；为化不因民，不能成俗。严疾过也，喜怒适也，四者已仞，非师术也。

形害而乱益者，势不相牧也；德与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昔有世者，未有离天人而能善与国者也；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过生于上，罪死于下，浊世之所以为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极也！

环流第五

有一而有气，有气而有意，有意而有图，有图而有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约。约决而时生，时立而物生。故气相加而为时，约相加而为期，期相加而为功，功相加而为得失，得失相加而为吉凶，万物相加而为胜败，莫不发于气、通于道、约于事、正于时、离于名、成于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谓之近；其出化彼，谓之远。近而至故谓之神；远而反故谓之明。明者在此，其光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从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生法者，日在而不厌者也。生成在己，谓之圣人，惟圣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以明。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时不足以言功。一为之法，以成其业，故莫不道；一之法立，而万物皆来属。

法贵如言。言者，万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与亲也；非者，法之所与离也。是与法亲，故强；非与法离，故亡；法不如言，故乱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于法者，亦命也。命者，自然者也。命之所立，贤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者挈己之文者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时之命，有终身之命。终身之命，无时成者也。故命无所不在，无所不施，无所不及。时或后而得之命也，既有时有命，引其声合之名，其得时者成，命日调；引其声合之名，其失时者，精神俱亡，命日乖。时命者，唯圣人而后能决之。

夫先王之道备，然而世有困君，其失之谓者也。故所谓道者，无己者也。所谓德者，能得人者也。道德之法，万物取业，无形有分，名曰大孰。故东西南北之道蹠。然其为分等也，阴阳不同

气，然其为和同也；酸咸甘苦之味相反，然其为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为好齐也，五声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

故物无非类者，动静无非气者。是故有一人将，得一人气，吉；有家将，得一家气，吉；有国将，得一国气，吉。其将凶者反此。故同之谓一，异之谓道，相胜之谓势，吉凶之谓成败。贤者万举而一失，不肖者万举而一得。其冀善一也，然则其所以为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贵道。空之谓一；无不备之谓道；立之谓气；通之谓类；气之害人者，谓之不适；味之害人者，谓之毒。

夫社不刺则不成雾，气故相利相害也。类故相成相败也。积往生肢，工以为师；积毒成药，工以为医；美恶相饰，命曰复周；物极则反，命曰环流。

道端第六

天者，万物所以得立也；地者，万物所以得安也。故天定之，地处之，时发之，物受之，圣人象之。

夫寒温之变，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独知也；海水广大，非独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于求人，弗独为也。与天与地，建立四维，以辅国政。钩绳相布，衡轭相制，参偶其备，立位乃固。经气有常，理以天地。动逆天时，不祥有崇。事不仕贤，无功必败。出究其道，入穷其变。张军卫外，祸反在内；所备甚远，贼在所爱。是以先王置士也，举贤用能，无阿于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义臣居右，圣人居后。左法仁则春生殖，前法忠则夏功立，右法义则秋成熟，后法圣则冬闭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坠，安而不亡。此万物之本薊，天地之门户，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者，君之所取于外也。

君者，天也。天不开门户，使下相害也，进贤受上赏，则下

不相蔽。不待事人，贤士显不蔽之功，则任事之人，莫不尽忠。乡曲慕义，化坐自端。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人，故谓之天。莫不受命，不可为名，故谓之神。至神之极，见之不忒，匈乖不惑，务正一国。一国之刑，具在于身，以身老世，正以错国。服义行仁，以一王业。

夫仁者，君之操也。义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圣人者，君之师傅也。君道知人，臣术知事。故临货分财使仁，犯患应难使勇，受言结辞使辩，虑事定计使智，理民处平使谦，宾奏赞见使礼，用民获众使贤，出封越境适绝国使信，制天地御诸侯使圣。

夫仁之功，善与不争，下不怨上。辩士之功，释怨解难。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难至而应。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矫拂王过。义臣之功，存亡继绝，救弱诛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贞谦之功，废私立公。礼臣之功，尊君卑臣。贤士之功，敌国惮之，四境不侵。圣人之功，定制于冥冥，求至欲得，言听行从，近亲远附，明达四通，内有挟度，然后有以量人。

富者观其所予，足以知仁。贵者观其所举，足以知忠。观其大祥，长不让少，贵不让贱，足以知礼。达观其所不行，足以知义。受官任治，观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惧，足以知勇。口利辞巧，足以知辩。使之不隐，足以知信。贪者观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贱者观其所不为，足以知贤。测深观天，足以知圣。

第不失次，理不相舛。近塞远闭，备元变成。明事知分，度数独行。无道之君，任用么麽，动即烦浊。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动则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参明起，气荣相宰，上合其符，下稽其实。

时君遇人有德，君子至门，不言而信，万民附亲。遇人暴骄，万民离流，上下相疑，复而如环，日夜相挠，谏者弗受，言者危身，无从闻过，故大臣伪而不忠。是以为人君亲其民如子者，弗

召自来，故曰有光，卒于美名。不施而责，弗受而求亲，故曰有殃，卒于不祥。夫长者之事其君也，调而和之，士于纯厚，引而化之，天下好之，其道日从，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务蔽其明，塞其听，乘其威，以灼热人，天下恶之，其崇日凶，故卒必败，祸及族人。此君臣之变，治乱之分，兴坏之关梁，国家之阅也。逆顺利害，由此出生。

凡可无学而能者，唯息与食也。故先王传道，以相效属也。贤君循成法，后世长。隋君不从，当世灭亡。

近迭第七

庞子问鹞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

鹞冠子曰：“先人。”

庞子曰：“人道何先？”

鹞冠子曰：“先兵。”

庞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

鹞冠子曰：“天高而难知，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法天则戾。地广大深厚，多利而鲜威，法地则辱。时举错代更无一，法时则贰。三者不可以立化树俗，故圣人弗法。”

庞子曰：“阴阳何若？”

鹞冠子曰：“神灵威明与天合，勾萌动作与地俱，阴阳寒暑与时至。三者圣人存则治，亡则乱，是故先人。富则骄，贵则赢，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

庞子曰：“先兵奈何？”

鹞冠子曰：“兵者礼义忠信也。”

庞子曰：“愿闻兵义。”

鹞冠子曰：“失道故敢以贱逆贵，不义故敢以小侵大。”

庞子曰：“用之奈何？”

鹞冠子曰：“行枉则禁，反正则舍，是故不杀降人。主道所高，莫贵约束，得地失信，圣王弗据，倍言负约，各将有故。”

庞子曰：“弟子闻之曰：地大者国实，民众者兵强，兵强者先得意于天下。今以所见合所不见，盖殆不然。今大国之兵反诎而辞穷，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

鹞冠子曰：“欲知来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择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择之者亡。逆节之所生，不肖侵贤，命曰凌；百姓不敢言，命曰胜。今者所问，子慎勿言。夫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曰足士有余力。而不能以先得志于天下者，其君不贤而行骄溢也。不贤则不能无为，而不可与致为。骄则轻敌，轻敌则与所私谋其所不知为。使非其任力，欲取胜于非其敌，不计终身之患，乐须臾之说。是故国君被过听之谤，丑于天下，而谋臣负滥首之责于敌国，敌国乃责则却，却则说者羞其弱。万贱之直，不能挠一贵之曲。国被伸创，其发则战，战则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策也。过生于上，罪死于下。仇既外结诸侯，畜其罪则危覆社稷，世主畏惧，寒心孤立。不伐此人，二国之难不解，君立不复，悔曩郢过，谋徙计易，滥首不足，盖以累重，灭门残族，公谢天下，以让敌国；不然，则战道不绝，国创不息。大乎哉，夫弗知之害！悲乎哉，其祸之所极！此倚贵离道，少人自有之咎也。是故师未发轫，而兵可迭也。今大国之君，不闻先圣之道，而易事群臣，无明佐之大数，而有滑正之碎智，反义而行之，逆德以将之，兵诎而辞穷，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哉！”

庞子曰：“何若滑正之智？”

鹞冠子曰：“法度无以慧意为摸。圣人按数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为天下主。今无数而自因，无法而自备，循无上圣之检，而断于己明，人事虽备，将尚可以复百己之身乎？主知不明，以贵为道，以意为法，牵时诳世，连下蔽上，使事两乖，养非长失，以静为扰，以安为危，百姓家困人怨，祸孰大焉？”

若此者，北走之日，后知命亡。”

庞子曰：“以人事百法奈何？”

鹖冠子曰：“苍颉作法，书从甲子，成史李官，苍颉不道。然非苍颉，文墨不起；纵法之载于图者，其于以喻心达意扬道之所谓，乃才居曼之十分一耳。故知百法者，杰雄也。若隔无形，将然未有者，知万人也。无万人之智者，智不能栖世学之上。”

庞子曰：“得奉严教，受业有间矣，退师谋言，弟子愈恐。”

度万第八

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与神谋，道与人成。愿闻度神虑成之要，奈何？”

鹖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湿而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法猛刑颇则神湿，神湿则天不生水；音故声倒则形燥，形燥则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则阴阳无以成气，度量无以成制，五胜无以成势，万物无以成类，百业俱绝，万生皆困。济济混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贤不肖殊能，故上圣不可乱也，下愚不可辩也。阴阳者，气之正也；天地者，形神之正也；圣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时之正也。故一义失此，万或乱彼，所失甚少，所败甚众。所谓天者，非是苍苍之气之谓天也？所谓地者，非是膊膊之土之谓地也？所谓天者，言其然物而无胜者也。所谓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乱者也，音者其谋也，声者其事也，音者天之三光也，声者地之五官也。形神调则生理修，夫生生而倍其本，则德专己。知无道，上乱天文，下灭地理，中绝人和。治渐终始，故听而无闻，视而无见，白昼而暗。有义失谥，失谥而惑。责人所无，必人所不及。相史于既而不尽其爱，相区于成而不索其实。虚名相高，精白为黑；动静纽转，神绝复逆；经气不类，形离正名；五气失端，四时不成；过生于上，罪死于下；有世将极，

驱驰索祸；开门逃福，贤良为笑；愚者为国，天咎先见；灾害并杂，人执兆生。孰知其极？见日月者不为明，闻雷霆者不为聪。事至而议者，不能变无生。故善度变者观本，本足则尽。不足则德必薄，兵必老，其孰能以褊材为褒德博义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奸不止者，生于本不足也。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圣王独见，故立官以授。长者在内，和者在外。夫长者之为官也，在内则正义，在外则固守，用法则平治，人本无害，以端天地。令出一原，散无方。化万物者，令也；守一道、制万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内者也；令也者，出制者也。夫法不败是，令不伤理。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谨，胥靡得以全。神备于心，道备于形，人以成则，士以为绳，列时第气，以授当名，故法错而阴阳调。凤凰者，鹵火之禽，阳之精也。麒麟者，玄枵之兽，阴之精也。万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毕至。”

庞子曰：“致之奈何？”

鹞冠子曰：“天地阴阳，取稽于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十变九道稽从身始；五音六律，稽从身出。五五二十五，以理天下，六六三十六，以为岁式。气由神生，道由神成。唯圣人能正其音，调其声。故其德上及太清，下及泰宁，中及万灵。膏露降，白丹发，醴泉出，朱草生，众祥具。故万口云：帝制神化，景星光润。文则寝天下之兵，武则天下之兵莫能当。远乎近，显乎隐，大乎小，众乎少，莫不从微始。故得之所成，不可胜形；失之所败，不可胜名。从是往者，子弗能胜问，吾亦弗胜言。凡问之要，欲近知而远见，以一度万也。无欲之君，不可与举。贤人不用，弗能使国利，此其要也。”

庞子曰：“敢问五正。”

鹞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治。”

庞子曰：“愿闻其形。”

鹖冠子曰：“神化者于未有，官治者道于本，教治者修诸己，因治者不变俗，事治者矫之于末。”

庞子曰：“愿闻其事。”

鹖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四时，拔阴阳，移寒暑。正流并生，万物无害，万类成全，名尸气皇。官治者，师阴阳，应将然，地宁天澄，众美归焉，名尸神明。教治者，置四时，事功顺道，名尸贤圣。因治者，招贤圣而道心术，敬事生和，名尸后王。事治者，招仁圣而道知焉，苟精牧神，分官成章，教苦利远，法制生焉。法者使去私就公，同知一谏，有同由者也，非行私而使人合同者也，故至治者弗由，而名尸公伯。”

王斧第九

庞子问鹖冠子，曰：“泰上成鸿之道，一族用之万八千岁，有天下，兵强，世不可夺。与天地存，久绝无伦，齐殊异之物，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世莫不言树俗立化，彼独何道之行，以至于此？”

鹖冠子曰：“彼成鸿氏天！故莫能增其高，尊其灵。”

庞子曰：“何谓天？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灵？”

鹖冠子曰：“天者诚，其日德也。日诚出诚入，南北有极，故莫弗以为法则。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终则有始，故莫弗以为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乱，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时其则也，四时当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为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后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为常。天诚信明因一，不为众父？易一故莫能与争先，易一非一，故不可尊增。成鸿得一，故莫不仰制焉。”

庞子曰：“愿闻其制。”

鹖冠子曰：“成鸿之制，与神明体正。神明者下究而上际，克

畜万物而不可厌者也。周泊遍照，反与天地总，故能为天下计。明于蚤识，逢白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

庞子曰：“愿闻其稽。”

鹞冠子曰：“置下不安，上不可以载，累其足也。其最高而不植局者，未之有也。辩于人情，究物之理，称于天地，废置不殆。审于山川，而运动举错有检，生物无害。为之父母，无所蹢躅。仁于取予？备于教道，要于言语，信于约束，己诺不专，喜怒不增，其兵不武，树以为俗，其化出此。”

庞子曰：“愿闻其人情物理，所以畜万物与天地总，与神明体正之道？”

鹞冠子曰：“成鸠氏之道，未有离天曲日术者。天曲者，明而易循也；日术者，要而易行也。”

庞子曰：“愿闻天曲日术。”

鹞冠子曰：“其制邑理都，使观习者五家为伍，伍为之长。十伍为里，里置有司。四里为扁，扁为之长。十扁为乡，乡置师。五乡为县，县有啬夫治焉。十县为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属。郡大夫退修其属县，啬夫退修其乡，乡师退修其扁，扁长退修其里，里有司退修其伍，伍长退修其家。事相斥政，居处相察，出入相司。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长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薰芴。以此慈孝之务，若有所移徙去就，家与家相受，人与人相付，亡人奸物，无所穿窬，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故不奉上令，有余不足居处之状，而不辄以告里有司，谓之乱家，其罪伍长以同。里中不敬长慈少，出等异众，不听父兄之教，有所受闻，不悉以告扁长，谓之乱里，其罪有司而贰其家。扁不以时循行教诲，受闻不悉以告乡师，谓之乱扁，其罪扁长而贰其家。乡不以时循行教诲，受闻不悉以告县啬夫，谓之乱乡，其罪乡师，而贰其家。县啬夫不以时循行教诲，受闻不悉以告郡，善者不显，命曰蔽明；见恶而隐，命曰下比，谓之乱县，其诛啬夫无赦。郡大夫不以循

行教海，受闻虽实，有所遗脱，不悉以教柱国，谓之乱郡，其诛郡大夫无赦。柱国不政，使下情不上闻，上情不下究，谓之乱政，其诛柱国，灭门残族。令尹不宜时合地，害百姓者，谓之乱天下，其轸令尹以徇。此其所以畜物也。天用四时，地用五行。天子执一，以居中央。调以五音，正以六律。纪以度数，宰以刑德。从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于元，地始于朔，四时始于历。故家里用提，扁长用旬，乡师用节，县啬夫用月，郡大夫用气分所至，柱国用六律。里五日报扁，扁十日报乡，乡十五日报县，县三十日报郡，郡四十五日报柱国，柱国六十日以闻天子，天子七十二日遣使。勉有功，罚不如。此所以与天地总。下情六十日一上闻，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术也。故不肖者不失其贱，而贤者不失其明。上享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者不利，故莫能挠其强，是以能治。满而不溢，绌大而不芒，天子申正，使者敢易言；尊益区域，使利连下蔽上，其刑斩笞无赦。诸吏教苦德薄，侵暴百姓，辄罢毋使。污官乱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利而不取利，运而不取次；故四方从之，唯恐后至。是以运天而维张，地广而德章，天下安乐，设年予昌，属各以一时典最。上贤不如令尹，令尹以闻。一再削职，三则不赦。治不逾官，使史李不误。公市为平，生者不喜，死者不怨。人得所欲，国无变故，著赏有功，德及三世。父伏其辜，不得创谥。事从一二，终古不勃。彼计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是以为善者可得举，为恶者可得诛。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终身为期，素无失次，故化立而世无邪。化立俗成，少则同济，长则同友，游敖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爱，祸灾同忧，居处同乐，行作同和，吊贺同杂，哭泣同哀。欢欣足以相助，侦谍足以相止。安平相驯，军旅相保，夜战则足以相信，昼战则足以相配。入以禁暴，出正无道，是以其兵能横行诛伐，而莫之敢御。故其刑设而不用，不争而权重；车甲不陈，而天下无敌矣。失道则贱敢逆贵，不义则小

敢侵大。成鸠既见上世之嗣，失道亡功，倍本灭德之则，故为之不朽之国。定位牢祭，使鬼神亶曰。增规不圆，益矩不方。夫以效末传之子孙，唯此可持，唯此可将。将者养吉，释者不祥，埽以全牺，正以斋明。四时享之，祀以家王，以为神享。礼灵之符，藏之宗庙，以玺正诸，故其后世之保教也全。耳目不营，用心不分，不见异物而迁。捐私去毒，钩于内哲，固于所守。更始逾新，上元为纪，共承嘉惠，相高不改。亶昭穆，具招士，此先结之，后入弗解，此知极之至也。”

庞子曰：“愿闻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

鹗冠子曰：“成鸠所谓得王斧之传者也。”

庞子曰：“何谓王斧？”

鹗冠子曰：“王斧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从中制外之教也。后世成至，孙一灵羽；理符日循，功弗敢败；奉业究制，执正守内；拙弗敢废，楼削与旱；以新续故，四时执效；应辄不骏，后得入庙。感爽不嗣谓之焚。祖命冒世，礼嗣弗引，奉常弗内，灵不食祀，家王不举祭，天将降咎，皇神不享。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主无异意，民心不徙，与天合则，万年一范。则近者亲其善，远者慕其德而无已。是以其教不厌，其用不弊。故能畴合四海，以为一家。而夷貉万国，皆以时朝服致绩，而莫敢效增免。闻者传译，来归其义，莫能易其俗，移其教。故其威立而不犯，流远而不废，此素皇内帝之法。成鸠之所枋以超等，世世不可夺者也。功日益月长，故能与天地存久，此所以与神明体正之术也。不待士史苍颉作书，故后世莫能云其咎。未闻不与道德究，而能以为善者也。”

庞子曰：“如是古今之道同邪？”

鹗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久，众者亦我而使之众耳，何比异哉？彼类善则万世不忘，道恶则祸及其身，尚奚怪焉？”

庞子曰：“以今之事，观古之道，舟车相通，衣服同采，言语

相知，画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异长，不能相使，逆言过耳，兵甲相李，百父母子，且未易领，方若所言，未有离中国之正也。丘第之业，域不出著，居不连峴，而曰成鸠氏周阖四海为一家，夷貉万国莫不来朝，其果情乎？”

鹖冠子曰：“虎狼杀人，乌苍从上，螾蛾从下聚之，六者异类，然同时俱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观之，有人之名，则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天度数之而行，在一不少，在万不众，如同林木，积如仓粟，斗石以陈，升委无失也。列地分民，亦尚一也耳。百父母子，何能增减。殊君异长，又何出入，若能正一，万国同极，德至四海，又奚足阖也。”

庞子曰：“果必信然。阴阳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其故。天地跼蹐，奚足以疑。圣人高大，内揣深浅远近之理，使鬼神一失，不复息矣。与天地相蔽，至今尚在，以钲面达行，宜乎哉。成鸠之万八千岁也，得此道者，何辨谁氏；所用之国，而天下利耳。”

泰鸿第十

泰一者，执大同之制，调泰鸿之气，正神明之位者也。故九皇受傅，以索其然之所生。傅谓之得天之解，傅谓之得天地之所始，傅谓之道得道之常。傅谓之圣人。圣人之道，与神明相得，故曰道德。郅始穷初，得齐之所出。九皇殊制，而政莫不效焉，故曰泰一。泰皇问泰一曰：“天地人事，三者孰急？”泰一曰：“爱精养神，内端者所以希天。天也者，神明之所根也，醇化四时，陶埏无形，刻镂未萌，离文将然者也；地者，承天之演，备载以宁者也。吾将告汝，神明之极，天地人事，三者复一也。立置臣义，所陈四则，散以八风，揆以六合，事以四时，写以八极，照以三光，牧以刑德，调以五音，正以六律，分以度数，表以五色，改

以二气，致以南北，齐以晦望，受以明历。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死信生，进退有常，数之稽也；列星不乱其行代而不干位之稽也。天明三以定一，则万物莫不至矣。三时生长，一时煞刑，四时而定，天地尽矣。夫物之始也倾倾，至其有也录录，至其成形，端端王王。勿损勿益，幼少随足，以从师俗，毋易天生，毋散天朴，自若则清，动之则浊。神圣践承翼之位，以与神皇合德。按图正端，以至无极；两治四致，间以止息；归时离气，以成万业。一来一往，视衡低仰；五官六府，分之有道，无钩无绳，浑沌不分，大象不成，事无经法，精神相薄，乃伤百族。偷气相时，后功可立，先定其利，待物自至。素次以法，物至辄合。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玄德不成。上圣者与天地接，结六连而不解者也。是故有道，南面执政，以卫神明，左右前后，静侍中央。开原流洋，精微往来；倾倾绳绳，内持以维；外纽以纲，行以理执；纪以终始，同一殊职，立为明官五范。四时各以类相从，昧玄生色，音声相衡。东方者万物立止焉，故调以徵；南方者万物华羽焉，故调以羽；西方者万物成章焉，故调以商；北方者万物录臧焉，故调以角。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调以宫。道以为先，举载神明；华天上扬，本出黄钟。所始为东方，万物唯隆，以木华物，天下尽木也。使居东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尽火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割物，天下尽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沉物，天下尽水也。使居北方主冬，土为大都，天下尽土也。使居中央守地，天下尽人也。以天子为正，调其气，和其味，听其声，正其形，迭往观今，故业可循也。首尾易面，地理离经，夺爱令乱，上灭天文，理不可知，神明失从。文理者，相明者也。色味者，相度者也。藻华者，相成者也。众者我而众之，故可以一范请也。顺爱之政，殊类相通；逆爱之政，同类相亡。故圣人立天为父，建地为母。范者非务使云必同，知一期以使一人也；汜错之天地之间，而人人被其和。和也者，无形而有味者也。

同和者仁也，相容者义也，仁义者所乐同名也。能同所乐无形内政，故圣知神方，调于无形，而物莫不从。天受藻华，以为神明之根者也；地受时，以为万物原者也。神圣详理，恶离制命之柄？敛散华精，以慰地责，天者也。调味章色正声，以定天地人事，三者毕此矣。”

泰录第十一

入论泰鸿之内，出观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以为物稽。天有九鸿，地有九州。泰一之道，九皇之傅，请成于泰始之末，见不详事于名理之外。范无形，尝无味，以要名理之所会。范者，味之正也；味者，气之父母也；精微者，天地之始也。不见形裔，而天下归美焉；名尸神明者，大道是也。夫错行合意，扶义本仁，积顺之所成，先圣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为其事者有其功。故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神圣乘于道德。以究其理，若上圣皇天者，先圣之所倚威，立有命也，故致治之自在己者也。招高者高，招庠者庠。故成形而不变者度也。未离己而在彼者狎沔也。

陈体立节，万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纪名，文理明别，神圣之齐也。法天居地，去方错圆，神圣之鉴也。象说名物，成功遂事，隐彰不相离，神圣之教也。故流分而神生，动登而明生，明见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纪名也，天地者同事而异域者也。无规圆者，天之文也；无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动，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也。神圣之人，后先天地而尊者也。后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终；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动之；敏明焉，故能制断之。精神者，物之贵大者也；内圣者，精神之原也。莫贵焉，故靡不仰制焉。制者所以卫精擢神致气也。幽则不泄，简

则不烦；不烦则精明达，故能役贤能，使神明。百化随而变，终始从而豫。神明者，积精微全粹之所成也。

圣道神方，要之极也。帝制神化，治之期也。故师为君，而学为臣；上贤为天子，次贤为三公；高为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籍为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彼天地动作于胸中，然后事成于外；万物出入焉，然后生物无害。阖闢四时，引移阴阳，怨没澄物，天下以为自然，此神圣之所以绝众也。圣原神文，有验而不可见者也。故过人可见，绝人未远也。神明所以类合者也，故神明绸结其紼，类类生成，用一不穷。影则随形，响则应声，故形声者，天地之师也。四时之功，阴阳不能独为也。圣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终始焉。卒令八风三光之变。经气不常之故，孰不谄请都理焉？故神灵威明上变光，疾徐缓急中动气，煞伤毁祸下在地。故天地阴阳之受命，取象于神明之效，既已见矣。天者气之所总出也，地者理之必然也。故圣人者，出之于天，收之于地。在天地若阴阳者，杜燥湿以法义，与时迁焉。三者圣人，存则治，亡则乱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以是知先灵王百神者，上德执大道，凡此者物之长也。及至乎祖籍之世，代继之君，身虽不贤，然南面称寡，犹不果亡者，其能受教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庙，存国家者，未之有也。

世兵第十二

道有度数，故神明可交也。物有相胜，故水火可用也，东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五帝在前，三王在后，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黄帝百战，蚩尤七十二，尧伐有唐，禹服有苗，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阴阳不乱其气，生死不俯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得失不两张，成败不两立，所谓贤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真人不怠，无见久贫贱则据简之，伊尹酒保，太

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奚官奴，海内荒乱，立为世师，莫不天地善谋，日月不息，乃成四时。精习象神，孰谓能之，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汤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纣，知一不烦，千方万曲，所杂齐同，胜道不一，知者计全。明将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欲逾至德之美者，其虑不与俗同；欲验九天之高者，行不径请。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后其君，寒心孤立，悬命将军。野战则国弊民罢，城守则食人灼骸。计失，其国削主困，为天下笑，持国计者可以无详乎？固有过计有尝试，是以曹沫为鲁将，与齐三战，而亡地千里。使曹子计不顾后，刎颈而死，则不免为败军擒将。曹子以为败军擒将非勇也，国削名灭非智也，身死君危非忠也。夫死人之事者，不能续人之寿，故退与鲁君计。桓公合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劫桓公埽位之上，颜色不变，辞气不悖，三战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动，四邻惊骇，名传后世。扶杖于小愧者，大功不成，故曹子去忿恚之心，立终身之功，弃细忿之愧，立累世之名。故曹子为知时，鲁君为知人。剧辛为燕将，与赵战，军败，剧辛自刭，燕以失五城。自贼以为祸门，身死以危其君，名实俱灭，是谓失此不还人之计也，非过材之策也。

夫得道者务无大失，凡人者务有小善。小善积则多恶欲，多恶则不积德，不各口则多难，多难则浊，浊则无知。多欲则不博，不博则多忧，多忧则浊，浊则无知。欲恶者，知之所昏也。夫强不能者戮，是剧辛能绝，而燕王不知人也。

昔善战者，举兵相从，陈以五行，战以五音，指天之极，与神同方，类类生成，用一不穷，明者为法，微道是行，齐过进退，参之天地，出实触虚，禽将破军，发如镞矢，动如雷霆，暴疾捣虚，殷若坏墙，势急节短，用不纚纚，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趋吾所时，援吾所胜。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穷。得此道者，驱用市人，乘流以逝，与道翱翔。翱翔授取，錡据坚守，呼吸镇移，与

时更为。一先一后，音律相奏，一右一左，道无不可。受数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彼时之至，安可复还？安可控持？天地不倚错以待能，度数相使，阴阳相攻，死生相摄，气威相灭，虚实相因，得失浮悬。

兵以势胜，时不常使，蚤晚绌羸，反相殖生，变化无穷，何可胜言！水激则旱，矢激则远，精神回薄，振荡相转。迟速有命，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识其时？至人遗物，独与道俱，纵驱委命，与时往来，盛衰死生，孰识其期？俨然至湛，孰知其尤？祸乎福之所倚，福乎祸之所伏。祸与福如纠缠，浑沌错纷，其状若一，交解形状，孰知其则？芴芒无貌，唯圣人而后决其意。斡流迁徙，固无休息，终则有始，孰知其极？

一目之罗，不可以得雀；笼中之鸟，空窥不出。众人唯唯，安定祸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失反为得，成反为败。吴大兵强，夫差以困；越栖会稽，勾践霸世。达人大观，乃见其可。橐枋一术，奚足以游？往古来今，事孰无卹？舜有不孝，尧有不慈，文王桎梏，管仲拘囚。块轧无垠，孰燿得之？至得无私，泛泛乎若不系之舟。能者以济，不能者以覆，天不可与谋，地不可与虑。圣人捐物，从理与舍，众人域域，迫于嗜欲，小知立趋，好恶自惧，夸者死权，自贵矜容，列士徇名，贪夫徇财。至博不给，知时何羞？不肖系俗，贤争于时。细故裂劓，奚足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夸？千言万说，卒赏谓何？勾践不官，二国不定；文王不幽，武王不正；管仲不差辱，名不与大贤，功不得与三王鉦面备矣。

备知第十三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万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叔齐能无盗，而不能使人不意己。申徒狄以为世溷浊不可居，故负石

自投于河，不知水中之乱有逾甚者。

德之盛，山无径迹，泽无桥梁，不相往来，舟车不通。何者？其民犹赤子也。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鸟鹊之巢，可俯而窥也；麋鹿群居，可从而系也。至世之衰，父子相图，兄弟相疑。何者？其化薄而出于相以有为也。故为者败之，治者乱之。败则僭，乱则阿，阿则理废，僭则义不立。尧传舜以天下，故好义者以为尧智，其好利者以为尧愚。汤武放弑利其子，好义者以为无道，而好利之人以为贤为。彼世不传贤，故有放君；君好僭阿，故有弑主。夫放弑之所加，亡国之所在，吾未见便乐而安处之者也。夫处危以妄安，循衰以损乐，是故国有无服之丧，无军之兵，可以先见也。是故箕子逃而搏裘牧，商容拘而骞叔哭。

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凌，手足为之汗出，而上人乃始转折枝而趋操木，止之者戮，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

今世之处侧者，皆乱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达，其言足以滑政，其朋党足以相干于利害。昔汤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楚用申廪，齐用管子，此数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国之忠臣，所以死也。

由是观之，非其智能难与也，乃其时命者不可及也。唯无如是，时有所至而求，时有所至而辞；命有所至而阖，命有所至而闢。贤不必得时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贤者守时，而不肖者守命。

今世非无舜之行也，不知尧之故也。非无汤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故也。费仲、恶来，得辛纣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好忠谏，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费仲、恶来者，可谓知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谓知事矣，而不知心。圣人者必两备，而后能究一世。

兵政第十四

庞子问鹞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赏以劝战，罚以必众，五者已图，然九夷用之而胜不必者，其故何也？”

鹞冠子曰：“物有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子独不见夫闭关乎？立而倚之，则妇人揭之；仆而措之，则不择性而能举其中；若操其端，则虽选士不能绝地。关尚一身而轻重异之者，势使之然也。夫以关言之，则物有而势在矣。九夷用之而胜不必者，其不达物生者也；若达物生者，五尚一也耳。”

庞子曰：“以五为一奈何？”

鹞冠子曰：“天不能以早为晚，地不能以高为下，人不能以男为女，赏不能劝不胜任，罚不能必不可。”

庞子曰：“取功奈何？”

鹞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物之然，而穷达存焉。之二也，在权在势，在权故生财有过富，在势故用兵有过胜。财之生也，力之于地，顺之于天；兵之胜也，顺之于道，合之于人。其弗知者，以逆为顺，以患为利。以逆为顺，故其财贫；以患为利，故其兵禽。昔之知时者与道证，弗知者危神明。道之所亡，神明之败，何物可以留其创？故曰：道乎道乎，与神明相保乎？”

庞子曰：“何如而相保？”

鹞冠子曰：“贤生圣，圣生道，道生法，法生神，神生明。神明者，正之末也。末受之本，是故相保。”

学问第十五

庞子问鹞冠子曰：“圣人之间服师也，亦有终始乎？抑其拾诵

记辞，阖棺而止乎？”

鹖冠子曰：“始于初问，终于九道。若不闻九道之解，拾诵记辞，阖棺而止，以何定乎？”

庞子曰：“何谓九道？”

鹖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阴阳，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微，六曰伎艺，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处兵。”

庞子曰：“愿闻九道之事。”

鹖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为素也。阴阳者分数，所以观气变也。法令者主道治乱，国之命也。天官者，表仪祥兆，下之应也。神微者风采光景，所以序怪也。伎艺者如胜同任，所以出无独异也。人情者，小大愚知贤不肖，雄俊豪英相万也。械器者假乘焉，世用国备也。处兵者威柄所持，立不败之地也。九道形心，谓之有灵，后能见变而命之，因其所为而定之。若心无形灵，辞虽抟掬，不知所之。彼心为主，则内将使外；内无巧验，近则不及，远则不至。”

庞子曰：“礼乐仁义忠信，愿闻其合之于数。”

鹖冠子曰：“所谓礼者，不犯者也。所谓乐者，无灾者也。所谓仁者，同好者也。所谓义者，同恶者也。所谓忠者，久愈亲者也。所谓信者，无二响者也。圣人以此六者，卦世得失逆顺之经。夫离道非数，不可以绪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剑心体。表术里原，虽浅不穷；中虚外博，虽博必虚。”

庞子再拜曰：“有问戒哉？虽毋如是，冥材乃健，弗学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废之，何哉？”

鹖冠子曰：“不提生于弗器，贱生于无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贵贱无常，时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缪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国亡，绝祀灭宗。细人犹然不能保寿，义则自况。”

世贤第十六

卓襄王问庞煖曰：“夫君人者，亦有其国乎？”

庞煖曰：“王独不闻俞跗之为医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临朝，为随兵故。若尧之任人也，不用亲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爱，必使旧医。楚王闻传，暮害臧在身，必待俞跗。”

卓襄王曰：“善。”

庞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医殷，太公医周武王，百里医秦，申廛医郢，原季医晋，范蠡医越，管仲医齐，而五国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数。”

卓襄王曰：“愿闻其数。”

煖曰：“王独不闻魏文侯之问扁鹊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邪？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间，而名出闻于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医术以扁鹊之道，曰桓公几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无名，使之无形，至功之成，其下谓之自然。故良医化之，拙医败之，虽幸不死，创伸股维。”

卓襄王曰：“善。寡人虽不能无创，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天权第十七

挈天地而能游者，谓之还名；而不还于名之人，明照光照，不能照己之明是也。独化终始，随能序致；独立宇宙无封，谓之皇

天地。浮悬天地之明，委命相鬲谓之时，通而鬲谓之道。连万物，领天地，合膊同根，命曰宇宙。知宇故无不容也。知宙故无不足也，知德故无不安也，知道故无不听也，知物故无不然也。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里也。

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则必惑。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则必弗得。故人者莫不蔽于其所不见，鬲于其所不闻，塞于其所不开，诘于其所不能，制于其所不胜。世俗之众，笼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见而有形。故曰，有无军之兵，有无服之丧，人之轻死生之故也，人之轻安危之故也。夫蚊虻坠乎千仞之溪，乃始翱翔而成其容。牛马坠焉，碎而无形。由是观之，则大者不便，重者创深。

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当。故一蚘嚼肤，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谓蔽者，岂必障于帷幪、隐于帷薄哉！周平弗见之谓蔽。故病视而目弗见，疾听而耳弗闻。蒙故知能与其所闻见俱尽，鬲故莫务行事与其任力俱终，塞故四发上统而不续，口口而消亡。夫道者必有应而后至，事者必有德而后成。夫德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后曰我能成之。成无为，得无来，详察其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观今，是以知其未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无表，割无法，其惑之属耶！所谓惑者，非无日月之明，四时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兹而之惑也。惑故疾视愈乱，惇而易方。

兵有符而道有验，备必豫具，虑必早定，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后水中土，营军陈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无事不举。招摇在上，缮者作下，取法于天，四时求象。春用苍龙，夏用赤鸟，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居谓之地，神之所形谓之天，知天故能一举而四致，并起而独成。鸟乘随随，驹蜚垂轹，故昔善计者，非以求利，将以明数。昔

善战者，非以求胜，将以明胜。独不见夫隐者乎？设使知之，其知之者，屈己知之矣。若其弗知者，虽师而说，尚不晓也。悲乎！夫蔽象鬲塞之人，未败而崩，未死而禽。

设兵取国，武之美也；不动取国，文之华也。士益武，人不益文。二者寡爱，不可胜论。耳者可以听调声，而不能为调声。目者可以视异形，而不能为异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为神明。故先王之服师术者，呼往发蒙，释约解刺，达昏开明，而且知焉；故能说适计险，历越逾俗，轶伦越等，知略之见，遗跋众人，求绝绍远。难之在前者能当之，难之在后者能章之，要领天下而无疏，则远乎敌国之制。战胜攻取之道，应物而不穷，以一宰万而不总，类类生之，耀名之所在，究贤能之变，极萧楮之元，谓之无方之传。著乎无封之字，制事内不能究其形者，用兵外不能充其功。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兵极人，人极地，地极天，天有胜，地有维，人有成，故善用兵者慎。以天胜，以地维，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设不可图？所谓天者，非以无验有胜，非以日势之长，而万物之所受服者邪！彼天生物而不物者，其原阴阳也。四时生长收藏而不失序者，其权音也。音在乎不可传者，其功英也。故所肄学兵，必先天权，陈以五行，战以五音，左倍宫角，右挟商羽，徵君为随，以转无素之众。陆溺溺人，故能往来宴决。独金而不连，绝道之纪，乱天之文，千音之谓，违物之情。天之不纲，其咎燥凶，欲无乱逆，谨司天英。天英各失，三军无实，夫不英而实，孰有其物？常圣博口口，古今复一日者，天地之所待而阖耳。故天权神曲五音术兵逸言曰，章以祸福，若合符节。凡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惊。

能天第十八

原圣心之作，情隐微而后起。散无方而求监焉，轶玄眇而后

无；抗澄幽而思谨焉，截六际而不绞。观乎孰莫，听乎无罔，极乎无系，论乎窈冥，湛不乱纷，故能绝尘埃而立乎太清。往无与俱，来无与偕，希备寡属，孤而不伴，所以无疵，保然独至。传未有之将然，领无首之即次，度十五而用事，量往来而废兴，因动静而结生，能天地而举措。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数也，不可增减也；成敗，兆也，非而长也。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得其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势也；存亡，理也，何可责于天道？鬼神奚与？

一者德之贤也，圣者贤之爱也，道者圣之所吏也，至之所得也，以至图弗能载，名弗能举，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状。若道之象，门户是也。贤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异也。道者开物者也，非齐物者也；故圣，道也，道非圣也。道者通物者也；圣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无道之先王。故圣人者，后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终；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气不若阴阳，而能为之经；不若万物多，而能为之正；不若众美丽，而能举善指过焉；不若道德富，而能为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为之主；不若鬼神潜，而能著其灵；不若金石固，而能烧其劲；不若方圆治，而能陈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迁者，四时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苓峦堙溪，橐木降风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叶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圣人者取之于势，而弗索于察。势者其专而在己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纷纷份份，孰不从一出？至一易，故定审于人，观变于物。

口者所以抒心诚意也。或不能俞受究晓，扬其所谓，或过其

实，故行异者相非，道异者相戾。诋辞者革物者也。圣人知其所离淫辞者，因物者也。圣人知其所合诈辞者，沮物者也。圣人知其所饰遁辞者，请物者也。圣人知其所极正辞者，惠物者也。圣人知其所立立者，能效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明谕外内，后能定人。一在而不可见，道在而不可专。切譬于渊，其深不测，凌凌乎泳澹波而不竭。彼虽至人，能以练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饰其身，若合符节，小大曲制，无所遗失，远近邪直，无所不及。是以德万人者谓之俊，德千人者谓之豪，德百人者谓之英。故圣者，言之凡也。

武灵王第十九

武灵王问庞煖曰：“寡人闻飞语流传曰：‘百战而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愿问其解。”

庞煖曰：“工者贵无与争。故大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用计谋者，荧惑敌国之主，使变更淫俗，哆暴骄恣，而无圣人之数，爱人而与，无功而爵，未劳而赏，喜则释罪，怒则妄杀。法民而自慎，少人而自至，繁无用著龟占，高义下合意内之人。所谓因人事者，结币帛，用货财，闭近人之复其口，使其所谓是者尽非也；所谓非者尽是也，离君之际用忠臣之路；所谓战克者，其国已素破，兵从而攻之，因勾践用此而吴国亡，楚用此而陈蔡举，三家用此而智氏亡，韩用此而东分。今世之言兵也，皆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灭。是则小国之君，无霸王者而万乘之主，无破亡也。昔夏广而汤狭，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吴强，此所谓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此阴经之法，夜行之道，天武之类也。今或僵尸百万，流血千里，而胜未决也，以为功计之，每已不若是。故圣人昭然独思，忻然独喜。若夫耳闻金鼓之声而希功，目见旌旗之色而希陈，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战，出进合斗而希胜，是襄王之

所破亡也。”

武灵慨然叹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人闻此，日月有以自观。昔克德者不诡命，得要者其言不众。”

淮南子

(节选)

(西汉) 刘安等辑撰

原道训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沄，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幬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絃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潏，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是故能天运地滞，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风兴云蒸，事无不应；雷声雨降，并应无穷；鬼出电入，龙兴鸾集；钧旋轂转，周而复匝；已雕已琢，还反于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神托于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总。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响谕覆育，万物群生；润于草木，浸于金石；禽兽硕大，豪毛润泽，羽翼奋也，角觝生也，兽胎不赅，鸟卵不殒。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虹霓不出，贼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蠕飞蠕动，待而后生，莫之知德；待之后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誉，用而败者不能非；收聚畜积而不加富，布施禀授而不益贫；旋县而不可究，纤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堕之而不下；益之而不众，损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杀之而不残；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浅。忽兮恍兮，不可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应无形兮；遂兮洞兮，不虚动兮；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俯仰兮。

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霓；游微雾，骛恍惚；历远弥高以极往，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扶摇挈抱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闾阖，沦天门。末世之御，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镞，不能与之争先。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澹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凌霄，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以驰大区；可以步而步，可以骤而骤；令雨师洒道，使风伯埽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霓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刘览偏照，复守以全；经营四隅，还反于枢。

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是故疾而不摇，远而不劳，四支不动，聪明不损，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趣。夫镜水之与形接也，不设智故，而方圆曲直弗能逃也。是故响不肆应，而景不一设；叫呼仿佛，默然自得。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故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至无而供其求，时骋而要其宿；小大修短，各有其具；万物之至，腾踊肴乱而不失其数。是以处上而民弗重，居前而众弗害，天下归之，奸邪畏之。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

夫临江而钓，旷日而不能盈罗，虽有钩箴芒距，微纶芳饵，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数，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射者扞乌号之弓，弯棋卫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飞鸟，犹不能与罗者竞多。何则？以所持之小也。张天下以为之笼，因江海以为之罟，又何亡鱼失鸟之有乎！故矢不若缴，缴不若无形之像。

夫释大道而任小数，无以异于使蟹捕鼠、螾蛄捕蚤，不足以

禁奸塞邪，乱乃逾滋。昔者夏桀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远之所能怀！是故革坚则兵利，城成则冲生，若以汤沃沸，乱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蹄马，而欲教之，虽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寅之心亡于中，则饥虎可尾，何况狗马之类乎！故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

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箠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离朱之明，察箴末于百步之外，不能见渊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

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兽蹈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圆者常转，寡者主浮，自然之势也。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姬伏，毛者孕育；草木荣华，鸟兽卵胎；莫见其为者，而功既成矣。秋风下霜，倒生挫伤；鹰雕搏鸷，昆虫蛰藏；草木注根，鱼鳖凑渊；莫见其为者，灭而无形。木处榛巢，水居窟穴；禽兽有茆，人民有室，陆处宜牛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秽裘，于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因所处，以御寒暑；并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观之，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

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绁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雁门之北，狄不谷食；贱长贵壮，俗尚气力；人不弛弓，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树者，失其阴阳之性，则莫不枯槁。故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鸛鹑不过济，貉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势居不可移也。是故达于道者，反

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以恬养性，以漠处神，则入于天门。

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皓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所谓人者，偶睚智故，曲巧伪诈，所以俯仰于世人而与俗交者也。故牛歧蹄而戴角，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络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与道游者也；随人者，与俗交者也。夫井鱼不可与语大，拘于隘也；夏虫不可与语寒，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与语至道，拘于俗，束于教也。故圣人以人滑天，不以欲乱情，不谋而当，不言而信，不虑而得，不为而成，精通于灵府，与造化者为人。

夫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是故好事者未尝不中，争利者未尝不穷也。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由此观之，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土处下，不争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争先，故疾而不迟。

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埆塿，以封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使舜无其志，虽口辩而户说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国，纳肃慎，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罚，何足以致之也？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独知守其门。故穷无穷，极无极，照物而不眩，响应而不乏，此之谓天解。

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所谓志弱而事强者，柔毳安静，藏于不敢，行于不能；恬然无虑，动不失时；与万物回

周旋转，不为先唱，感而应之。是故贵者必以贱为号，而高者必以下为基。托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刚，用弱而强；转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谓其事强者，遭变应卒，排患扞难；力无不胜，敌无不凌；应化揆时，莫能害之。是故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强胜不若己者，至于若己者而同；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革固则裂，齿坚于舌而先之敝。是故柔弱者，生之干也；而坚强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穷之路也；后动者，达之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寿七十岁，然而趋舍指凑，日以月悔也，以至于死。故蓬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难为知，而后者易为攻也。先者上高，则后者攀之；先者逾下，则后者蹶之；先者颓陷，则后者以谋；先者败绩，则后者违之。由此观之，先者，则后者之弓矢质的也。犹铍之与刃，刃犯难而铍无患者，何也？以其托于后位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见也，而贤知者弗能避也。所谓后者，非谓其底滞而不发，凝结而不流，贵其周于数而合于时也。夫执道理以耦变，先亦制后，后亦制先。是何则？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

时之反侧，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时不与人游，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禹之趋时也，履遗而弗取，冠挂而弗顾，非争其先也，而争其得时也。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舒安以定，攻大礪坚，莫能与之争。

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极，深不可测；修极于无穷，远沦于无涯；息耗减益，通于不訾；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无好憎；泽及蛟蜃，而不求报；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费；行而不可得穷极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击之无创，刺之不伤；斩之

不断，焚之不然，淖溺流通，错缪相纷，而不可靡散；利贯金石，强济天下；动溶无形之域，而翱翔忽区之上，遭回川谷之间，而滔腾大荒之野；有余不足，与天地取与，授万物而无所前后。是故无所私而无所公，靡滥振荡，与天地鸿洞；无所左而无所右，蟠委错珍，与万物始终，是谓至德。

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于天下者，以其淖溺润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其子为光，其孙为水，皆生于无形乎！夫光可见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毁。故有像之类，莫尊于水。出生入死，自无跖有，自有跖无，而以衰贱矣。

是故清静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虚无恬愉者，万物之用也；肃然应感，殷然反本，则沦于无形矣。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员不中规，方不中矩；大浑而为一叶，累而无根；怀囊天地，为道关门；穆恣隐闵，纯德独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循之不得其身；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天下为之圈，则名实同居。音之数不过五，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和不过五，而五味之化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故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

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其全也，纯兮若朴；其散也，混兮若浊。浊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渊，泛兮其若浮云。若无而有，若亡而存。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其动无形，变化若神；其行无迹，常后而先。

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聪明，灭其文章；依道废智，与民同

出于公。约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诱慕，除其嗜欲，损其思虑。约其所守则察，寡其所求则得。夫任耳目以听视者，劳形而不明；以知虑为治者，苦心而无功。是故圣人一度循轨，不变其宜，不易其常，放准循绳，曲因其当。

夫喜怒者，道之邪也；忧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过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薄气发瘖，惊怖为狂；忧悲多患，病乃成积；好憎繁多，祸乃相随。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通而不变，静之至也；嗜欲不载，虚之至也；无所好憎，平之至也；不与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则通于神明。通于神明者，得其内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收之。中之得，则五藏宁，思虑平，筋力劲强，耳目聪明，疏达而不悖，坚强而不韞，无所大过而无所不逮；处小而不逼，处大而不窕，其魂不躁，其神不烧；湫漻寂莫，为天下杳。

大道坦坦，去身不远，求之近者，往而复反。迫则能应，感则能动，物穆无穷，变无形像；优游委纵，如响之与景；登高临下，无失所乘；履危行险，无忘玄伏。能存之此，其德不亏。万物纷糅，与之转化，以听天下，若背风而驰，是谓至德，至德则乐矣。古之人有居岩穴而神不遗者，末世有势为万乘而日忧悲者。由此观之，圣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乐亡乎富贵而在于德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则几于道矣。

所谓乐者，岂必处京台、章华，游云梦、沙丘，耳听《九韶》、《六莹》，口味煎熬芬芳，驰骋夷道，钓射鹄鹇之谓乐乎？吾所谓乐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与阴俱闭，与阳俱开。故子夏心战而臞，得道而肥。圣人不自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为欢不忻忻，其为悲不愀愀。万方百变，消摇而无所定，吾独慷慨，遗物而与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乔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适情，无以自得也。虽以天下为家，万民为臣妾，不足以养生也。能至无乐者，则无不乐，

无不乐则至极乐矣。

夫建钟鼓，列管弦，席旃茵，傅旒象，耳听朝歌北鄙靡靡之乐，齐靡曼之色，陈酒行觞，夜以继日，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此其为乐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诱慕。解车休马，罢酒彻乐，而心忽然若有所丧，怅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则？不以内乐外，而以外乐内；乐作而喜，曲终而悲；悲喜转而相生，精神乱营，不得须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伤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内不得于中，禀授于外而以自饰也；不浸于肌肤，不浹于骨髓，不留于心志，不滞于五藏。故从外入者，无主于中，不止；从中出者，无应于外，不行。故听善言便计，虽愚者知说之；称至德高行，虽不肖者知慕之。说之者众，而用之者鲜；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诸性也。夫内不开于中而强学问者，不入于耳而不著于心，此何以异于聋者之歌也？效人为之而无以自乐也，声出于口，则越而散矣。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驰骋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门户者也。是故不得于心而有经天下之气，是犹无耳而欲调钟鼓，无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胜其任矣。

故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夫许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尧者，志遗于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我身。身得，则万物备矣。彻于心术之论，则嗜欲好憎外矣。是故无所喜而无所怒，无所乐而无所苦。万物玄同也，无非无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与我，岂有间哉！

夫有天下者，岂必摄权持势，操杀生之柄，而以行其号令邪？吾所谓有天下者，非谓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则天下亦得我矣。吾与天下相得，则常相有，己又焉有不得容其间者乎？

所谓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则与道为一矣。故虽游

于江浔海裔，驰要袞，建翠盖，目观《掉羽》、《武象》之乐，耳听滔朗奇丽激珍之音，扬郑、卫之浩乐，结激楚之遗风，射沼滨之高鸟，逐苑囿之走兽，此齐民之所以淫佚流湎；圣人处之，不足以营其精神，乱其气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处穷僻之乡，侧溪谷之间，隐于榛薄之中，环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户瓮牖，揉桑为枢；上漏下湿，润浸北房，雪霜凄凄，浸潭丛蔌；逍遥于广泽之中，而仿洋于山峡之旁，此齐民之所为形植黎黑，忧悲而不得志也；圣人处之，不为愁悴怨怼，而不失其所以自乐也。是何也？则内有以通于天机，而不以贵贱贫富劳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乌之哑哑，鹄之喈喈，岂尝为寒暑燥湿变其声哉！

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万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时之变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谓得者，性命之情，处其所安也。夫性命者，与形俱出其宗，形备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论，女有不易之行，规矩不能方圆，钩绳不能曲直。天地之永，登丘不可为修，居卑不可为短。是故得道者，穷而不慑，达而不荣；处高而不机，持盈而不倾；新而不朗，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势而尊，不待财而富，不待力而强；平虚下流，与化翱翔。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贪势名。是故不以康为乐，不以憊为悲；不以贵为安，不以贱为危；形神气志，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

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是故圣人使人各处其位，守其职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处之则废，气不当其所充而用之则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则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

夫举天下万物，蚊虻贞虫，蠕动蚘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离也。忽去之，则骨肉无伦矣。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视，聒然能听，形体能抗，而百节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视丑美，而知能别同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

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系者，其行也，足蹠趑坎、头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见也，呼之而不能闻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应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于小则忘于大，在于中则忘于外，在于上则忘于下，在于左则忘于右。无所不充，则无所不在。是故贵虚者，以豪末为宅也。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难而越沟渎之险者，岂无形神气志哉！然而用之异也。失其所守之位而离其外内之舍，是故举错不能当，动静不能中，终身运枯形于连嵎列埒之门，而蹢躅于污壑阱陷之中，虽生俱与人钧，然而不免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贪饕多欲之人，漠暗于势利，诱慕于名位，冀以过人之智，植于高世，则精神日以耗而弥远，久淫而不还，形闭中距，则神无由入矣。

是以天下时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烛之类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气志者，静而日充者以壮，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圣人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沉浮俯仰，恬然而纵之，迫则用之。其纵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发机。如是则万物之化无不遇，而百事之变无不应。

傲真训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

所谓有始者：繁愤未发，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堦，无无蠕蠕，将欲生兴，而未成物类。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被德含和，缤纷茏苁，欲与物接而未成兆朕。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虚无寂寞，萧条霄霓，无有仿佛，气遂而大通冥冥者也。

有有者：言万物殄落，根茎枝叶，青葱苓茏，萑薹炫煌，蜩飞蠕动，蚊行吮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数量。有无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扪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极也，储与扈冶，浩浩瀚瀚，不可隐仪揆度而通光耀者。有未始有有无者：包裹天地，陶冶万物，大通混冥，深閼广大，不可为外，析豪剖芒，不可为内，无环堵之宇，而生有无之根。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若光耀之间于无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无，而未能无无也。及其为无无，至妙何从及此哉！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人谓之固矣。虽然，夜半有力者负而趋，寐者不知，犹有所遁。若藏天下于天下，则无所遁其形矣。

物岂可谓无大扬摧乎？一范人之形而犹喜。若人者，千变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弊而复新，其为乐也，可胜计邪？譬若梦为鸟而飞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觉而后知其梦也。今将有大觉，然后知今此之为大梦也。始吾未生之时，焉知生之乐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乐也。昔公牛哀转病也，七日化为虎，其兄掩户而入覩之，则虎搏而杀之。是故文章成兽，爪牙移易，志与心变，神与形化。方其为虎也，不知其尝为人也；方其为人，不知其且为虎也。二者代谢舛驰，各乐其成形，狡猾钝惑，是非无端，孰知其所萌！

夫水向冬则凝而为冰，冰迎春则泮而为水，冰水移易于前后，若周员而趋，孰暇知其所苦乐乎？是故形伤于寒暑燥湿之虐者，形苑而神壮；神伤乎喜怒思虑之患者，神尽而形有余。故罢马之死也，剥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犹濡。是故伤死者其鬼烧，时既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没也。夫圣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终始，是故其寐不梦，其觉不忧。

古之人有处混冥之中，神气不荡于外，万物恬漠以愉静，揜抢衡杓之气，莫不弥靡而不能为害。当此之时，万民猖狂，不知东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谓大冶。于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镇抚而有之，毋迁其德。是故仁义不布，而万物蕃殖；赏罚不施，而天下宾服。其道可以大美兴，而难以算计举也。是故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

夫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古之真人，立于天地之本，中至优游，抱德炀和，而万物杂累焉，孰肯解构人间之事，以物烦其性命乎？

夫道有经纪条贯，得一之道，连千枝万叶。是故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贫有以乐业，困有以处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后知松柏之茂也；据难履危，利害陈于前，然后知圣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员者覆大方，镜太清者视大明，立太平者处大堂，能游冥冥者与日月同光。是故以道为竿，以德为纶，礼乐为钩，仁义为饵，投之于江，浮之于海，万物纷纷，孰非其有？夫挟依于趺跃之术，提挈人间之际，揅揅挺挺，洞世之风俗，以摸苏牵连物之微妙，犹得肆其志，充其欲，何况怀环玮之道，忘肝胆，遗耳目，独浮游无方之外，不与物相弊捺，中徙倚无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

若然者，偃其聪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为尘垢，以死生为昼夜。是故目观玉辂琬象之状，耳听《白雪》清角之声，不能以乱其神；登千仞之溪，临蜺旻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钟山之玉，炊以炉炭，三日三夜而色泽不变，则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动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于死生之分，达于利害之变，虽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无所概于志也。

夫贵贱之于身也，犹条风之时雨也；毁誉之于己，犹蚊虻之

一过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纯粹而不糅，处玄冥而不暗，休于天钧而不矜，孟门、终隆之山不能禁，唯体道能不败，湍濂旋渊、吕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涧、飞狐、句望之险不能难也。是故身处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阙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于此哉！

是故与至人居，使家忘贫，使王公简其富贵而乐卑贱，勇者衰其气，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议，虚而往者实而归，故不言而能饮人以和。

是故至道无为，一龙一蛇；盈缩卷舒，与时变化。外从其风，内守其性；耳目不耀，思虑不营；其所居神者，台简以游太清，引楯万物，群美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道出一原，通九门，散六衢；设于无垓坳之宇，寂漠以虚无。非有为于物也，物以有为于己也。是故举事而顺于道者，非道之所为也，道之所施也。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六合所包，阴阳所响，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阅一和也。是故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为一家。夫目视鸿鹄之飞，耳听琴瑟之声，而心在雁门之间。一身之中，神之分离剖判；六合之内，一举而千万里。是故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椽，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

今夫冶工之铸器，金踊跃于炉中，必有波溢而播弃者，其中地而凝滞，亦有以象于物者矣。其形虽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于周室之九鼎也，又况比于规形者乎？其与道相去亦远矣。

今夫万物之疏跃枝举，百事之茎叶条蘖，皆本于一根而条循千万也。若此，则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无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云之茏苁，辽巢彭灈而为雨，沉溺万物而不与为湿焉。

今夫善射者，有仪表之度，如工匠有规矩之数，此皆所以至于妙。然而奚仲不能为逢蒙，造父不能为伯乐者，是曰谕于一曲，而不通于万方之际也。

今以涅染缁，则黑于涅；以蓝染青，则青于蓝。涅非缁也，青非蓝也，兹虽遇其母，而无能复化已。是何则？以谕其转而益薄也。何况夫未始有涅蓝造化之者乎！其为化也，虽镂金石、书竹帛，何足以举其数！

由此观之，物莫不生于有也，小大优游矣，夫秋豪之末，沦于无间，而复归于大矣。芦苻之厚，通于无垠而复反于敦庞。若夫无秋豪之微，芦苻之原，四达无境，通于无圻，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其袭微重妙，挺洞万物，揣丸变化，天地之间何足以论之！夫疾风勃木，而不能拔毛发；云台之高，堕者折脊碎脑，而蚊虻适足以翱翔。夫与蚊虻同乘天机，夫受形于一圈，飞轻微细者犹足以脱其命，又况未有类也？由此观之，无形而生有形，亦明矣。

是故圣人托其神于灵府，而归于万物之初；视于冥冥，听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寂漠之中，独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后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后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无所载；地不定，草木无所植；所立于身者不宁，是非无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后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欤？

今夫积惠重厚，累爱袭恩，以声华呕苻姬掩万民百姓，使知之欣欣然，人乐其性者，仁也。举大功，立显名，体君臣，正上下，明亲疏，等贵贱，存危国，继绝世，决挈治烦，兴毁宗，立无后者，义也。闭九窍，藏心志，弃聪明，反无识，芒然仿佯于尘埃之外，而消摇于无事之业，含阴吐阳，而万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为德，德溢而为仁义，仁义立而道德废矣。

百围之木，斩而为牺尊，镂之以剗剗，杂之以青黄，华藻饔饩，龙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断在沟中，壹比牺尊，沟中之断，

则丑美有间矣，然而失本性，钩也。是故神越者其言华，德荡者其行伪。至精亡于中，而言行观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趋舍行伪者，为精求于外也。精有湫尽，而行无穷极，则滑心浊神而惑乱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于世俗之风，所断差跌者，而内以浊其清明，是故踌躇以终，而不得须臾恬澹矣。

是故圣人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寻九天，横廓六合，揲贯万物，此圣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圉，驰于外方，休乎宇内，烛十日而使风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天地之间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虚无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

夫人之事其神而挠其精，营慧然而有求于外，此皆失其神明而离其宅也。是故冻者假兼衣于春，而暍者望冷风于秋。夫有病于内者，必有色于外矣。夫栲木色青翳，而羸愈蜗旡，此皆治目之药也。人无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圣人之所以骇天下者，真人未尝过焉；贤人之所以矫世俗者，圣人未尝观焉。夫牛蹄之涔，无尺之鲤，块阜之山，无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营宇狭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况乎以无裹之者邪，此其为山渊之势亦远矣。夫人之拘于世也，必形系而神泄，故不免于虚。使我可系羈者，必其有命在于外也。

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淪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万物，以鸿蒙为景柱，而浮扬乎无眡崖之际。是故圣人呼吸阴阳之气，而群生莫不颀颀然仰其德以和顺。当此之时，莫之领理，决离隐密而自成，浑浑苍苍，纯朴未散，旁薄为一，而万物大优，是故虽有羿之知而无所用之。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怀和，被施颇烈，而知乃始昧昧瞢瞢，皆欲离其童蒙之心，而觉视于天地之间，是故其德烦，而不能一。乃至神农、黄帝，剖判大宗，穹领天地，袭九竅，重九垠，提挈阴

阳，转掬刚柔，枝解叶贯，万物百族，使各有经纪条贯。于此万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载听视，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栖迟至于昆吾、夏后之世，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浇淳散朴，杂道以伪，俭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饰绂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贍其费，于是万民乃始怙觚离跂，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枘于世，而错择名利。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

是故圣人之学也，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达人之学也，欲以通性于辽廓，而觉于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学也则不然，擢德撓性，内愁五藏，外劳耳目，乃始招蜎振缁物之豪芒，摇消掉捐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

是故与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说也；与其有说也，不若尚羊物之终始也，而条达有无之际。是故举世而誉之不加劝，举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荣辱之理；虽有炎火洪水弥靡于天下，神无亏缺于胸臆之中矣。若然者，视天下之间，犹飞羽浮芥也，孰肯分分然以物为事也？

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静，而嗜欲乱之。夫人之所受于天者，耳目之于声色也，口鼻之于芳臭也，肌肤之于寒燠，其情一也。或通于神明，或不免于痴狂者，何也？其所为制者异也。是故神者智之渊也，渊清则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则心平矣。人莫鉴于流沫，而鉴于止水者，以其静也；莫窥形于生铁，而窥于明镜者，以睹其易也。夫唯易且静，形物之性也。由此观之，用也必假之于弗用也。是故虚室生白，吉祥止也。夫鉴明者，尘垢弗能病；神清者，嗜欲弗能乱。精神已越于外，而事复返之，是

失之于本而求之于末也。外内无符，而欲与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是释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谓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于虚，则消铄灭息，此圣人之游也。

故古之治天下也，必达乎性命之情；其举措未必同也，其合于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爱之也，燠有余于身也；冬日之不用絮者，非简之也，清有余于适也。夫圣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节于己而已，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也；能有名誉者，必无以趋行求者也。圣人有所于达，达则嗜欲之心外矣。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然而不免于儡，身犹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是何则？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于本，许由不能行也，又况齐民乎！诚达于性命之情，而仁义固附矣，趋舍何足以滑心！

若夫神无所掩，心无所载，通洞条达，恬漠无事，无所凝滞，虚寂以待，势利不能诱也，辩者不能说也，声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滥也，智者不能动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万物，与造化者为人，天地之间，宇宙之内，莫能夭遏。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神经于骊山、太行而不能难，入于四海九江而不能濡，处小隘而不塞，横扞天地之间而不究。不通此者，虽目数千羊之群，耳分八风之调，足蹠《阳阿》之舞，而手会《绿水》之趋，智终天地，明照日月，辩解连环，泽润玉石，犹无益于治天下也。

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外不滑内，则性得其宜；性不动和，则德安其位。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能体道矣。若然者，血脉无郁滞，五藏无蔚气，祸福弗能挠滑，非誉弗能尘垢，故能致其极。非有其世，孰能济焉？有其人，不遇其时，身犹不能脱，又况无道乎！

且人之情，耳目应感动，心志知忧乐，手足之攢疾痒，辟寒

暑，所以与物接也。蜂蛰螫指而神不能憺，蚊虻嗜肤而知不能平，夫忧患之来，撓人心也，非直蜂蛰之螫毒而蚊虻之惨怛也，而欲静漠虚无，奈之何哉！夫目察秋豪之末，耳不闻雷霆之音；耳调玉石之声，目不见太山之高。何则？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万物之来，擢拔吾性，撓取吾情，有若泉源，虽欲勿禀，其可得邪？

今夫树木者，灌以澆水，畴以肥壤，一人养之，十人拔之，则必无余蘖，又况与一国同伐之哉！虽欲久生，岂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终日，未能见眉睫，浊之不过一挠，而不能察方员。人神易浊而难清，犹盆水之类也，况一世而挠滑之，曷得须臾平乎？

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当此之时，风雨不毁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润泽，洛出《丹书》，河出《绿图》，故许由、方回、善卷、披衣得达其道。何则？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间。四子之才，非能尽善，盖今之世也，然莫能与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时。逮至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为炮烙，铸金柱，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当此之时，山尧山崩，三川涸，飞鸟铄翼，走兽挤脚。当此之时，岂独无圣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鸟飞千仞之上，兽走丛薄之中，祸犹及之，又况编户齐民乎！由此观之，体道者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矣。

夫历阳之都，一夕反而为湖，勇力圣知与罢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顺风纵火，膏夏紫芝与萧艾俱死。故河鱼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时，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则愚者不能独乱，世乱则智者不能独治。身蹈于浊世之中，而责道之不行也，是犹两绁骐驎，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猿槛中，则与豚同，非不巧捷也，无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则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处便而势利也。古之圣人，其和愉宁静，性也；其志得

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后能行，命得性而后能明。乌号之弓，溪子之弩，不能无弦而射；越舠蜀艇，不能无水而浮。今矰缴机而在上，罟罟张而在下，虽欲翱翔，其势焉得？故《诗》云：“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真彼周行。”以言慕远世也。

天文训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漉漉，故曰太昭。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尘埃。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水曰内景。吐气者施，含气者化，是故阳施阴化。天之偏气，怒者为风；地之含气，和者为雨。阴阳相薄，感而为雷，激而为霆，乱而为雾。阳气胜则散而为雨露，阴气胜则凝而为霜雪。

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鳞者，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日者，阳之主也，是故春夏则群兽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阴之宗也，是以月虚而鱼脑减，月死而羸虻焦。火上尊，水下流，故鸟飞而高，鱼动而下。

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属，麒麟斗而日月食，鲸鱼死而彗星出，蚕珥丝而商弦绝，贲星坠而勃海决。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

不收则多淫雨。

四时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霓彗星者，天之忌也。

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亿万里；五星，八风，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宫，太微，轩辕，咸池，四守，天阿。

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须女、虚、危、营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昂、毕。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鬼、柳、七星。东南方曰阳天，其星张、翼、轸。

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太阴在四仲，则岁星行三宿；太阴在四钩，则岁星行二宿。二十八宿，三十二宿，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岁而周。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无道之国，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出入无常，辩变其色，时见时匿。镇星以甲寅元始建斗，岁镇行一宿，当居而弗居，其国亡土；未当居而居之，其国益地，岁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岁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岁而周。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与荧惑晨出东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复出东

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当出而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偃兵；当入而不入，当出而不出，天下兴兵。辰星正四时，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娄，以五月夏至效东井、舆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牵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东方，夕候之西方；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

何谓八风？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凉风至四十五日，闾阖风至；闾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条风至，则出轻系，去稽留；明庶风至，则正封疆，修田畴；清明风至，则出币帛，使诸侯；景风至，则爵有位，赏有功；凉风至，则报地德，祀四郊；闾阖风至，则收县垂，琴瑟不张；不周风至，则修宫室，缮边城；广莫风至，则闭关梁，决刑罚。

何谓五官？东方为田，南方为司马，西方为理，北方为司空，中央为都。

何谓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轩辕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鱼之囿也。天阿者，群神之阙也。四宫者，所以为司赏罚。

太微者主朱雀，紫宫执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于天。日冬至峻狼之山，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岁，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营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岁，日月复以正月入营室五度，无余分，名曰一纪。凡二十纪，一千五百二十岁大终，日月星辰复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岁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岁而积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复合，故舍八十岁而复故曰。

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

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

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阴气极则北至北极，下至黄泉，故不可以凿地穿井。万物闭藏，蛰虫首穴，故曰德在室。阳气极则南至南极，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万物蕃息，五谷兆长，故曰德在野。

日冬至则水从之，日夏至则火从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阴胜。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炭轻，湿故炭重。

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脱毛，麋角解，鹊始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黄泽，石精出，蝉始鸣，半夏生，蚊虻不食驹犊，鸢鸟不搏黄口，八尺之景，修径尺五寸。景修则阴气胜，景短则阳气胜。阴气胜则为水，阳气胜则为旱。

阴阳刑德有七舍。何谓七舍？室、堂、庭、门、巷、术、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后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则刑在野，德在堂则刑在术，德在庭则刑在巷。阴阳相德则刑德合门。八月、二月，阴阳气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门。德南则生，刑南则杀，故曰二月会而万物生，八月会而草木死。

两维之间，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丑是大寒，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则越阴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阳气冻解，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蛰，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卯中绳，故曰春分则雷行，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维则春分尽，故曰有

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风济，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巳则小满，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极，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未则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凉风至，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申则处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酉中绳，故曰秋分雷戒，蛰虫北乡，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戌则霜降，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毕死，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阳生于子，阴生于午。阳生于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鹊始加巢，人气钟首。阴生于午，故五月为小刑，荠麦亭历枯，冬生草木必死。

斗杓为小岁，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咸池为太岁，二月建卯，月从右行四仲，终而复始。太岁迎者辱，背者强；左者衰，右者昌。小岁东南则生，西北则杀，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谓也。

大时者，咸池也；小时者，月建也。天维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岁而移，十二岁而大周天，终而复始。

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二阴一阳成气二；二阳一阴成气三。合气而为音，合阴而为阳，合阳而为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为日，律自倍而为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为月，而以十二月为岁。岁有余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岁而七闰。

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则夏至之日也。岁迁六日，终而复始。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

烟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而岁终，庚子受制。岁迁六日，以数推之，七十岁而复至甲子。甲子受制则行柔惠，挺群禁，开阖扇，通障塞，毋伐木。丙子受制，则举贤良，赏有功，立封侯，出货财。戊子受制，则养老鰥寡，行稔鬻，施恩泽。庚子受制，则缮墙垣，修城郭，审群禁，饰兵甲，傲百官，诛不法。壬子受制，则闭门闾，大搜客，断刑罚，杀当罪，息关梁，禁外徙。

甲子气燥浊，丙子气燥阳，戊子气湿浊，庚子气燥寒，壬子气清寒。丙子干甲子，蛰虫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殒，鸟虫多伤。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动。庚子干戊子，五谷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虫不为。丙子干戊子，大旱，菰封燠。壬子干庚子，大刚，鱼不为。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复荣。戊子干庚子，岁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丙子干壬子，星队。戊子干壬子，蛰虫冬出其乡。庚子干壬子，冬雷其乡。

季春三月，丰隆乃出，以将其雨。至秋三月，地气不藏，乃收其杀，百虫蛰伏，静居闭户，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行十二时之气，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闭其寒。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鸟草木。孟夏之月，以熟谷禾，雄雉长鸣，为帝候岁。是故天不发其阴，则万物不生；地不发其阳，则万物不成。天圆地方，道在中央。日为德，月为刑。月归而万物死，日至而万物生。远山则山气藏，远水则水虫蛰，远木则木叶槁。日五日不见，失其位也，圣人不与也。

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朏明。至于曲阿，是谓旦明。至于曾泉，是谓蚤食。至于桑野，是谓晏食。至于衡阳，是谓隅中。至于昆吾，是谓正

中。至于鸟次，是谓小还。至于悲谷，是谓铺时。至于女纪，是谓大还。至于渊虞，是谓高春。至于连石，是谓下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禹以为朝昼昏夜。

夏日至则阴乘阳，是以万物就而死；冬日至则阳乘阴，是以万物仰而生。昼者阳之分，夜者阴之分，是以阳气胜则日修而夜短，阴气胜则日短而夜修。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指寅，则万物蟄蟄也，律受太族；太族者，族而未出也。指卯，卯则茂茂然，律受夹钟；夹钟者，种始莢也。指辰，辰则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陈去而新来也。指巳，巳则生已定也，律受仲吕；仲吕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宾；蕤宾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钟；林钟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则；夷则者，易其则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饱也，律受南吕；南吕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灭也，律受无射；无射，入无厌也。指亥，亥者，阕也，律受应钟；应钟者，应其钟也。指子，子者兹也，律受黄钟；黄钟者，钟已黄也。指丑，丑者纽也，律受大吕；大吕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则阴阳分，日夜平矣。故曰：规生矩杀，衡长权藏，绳居中央，为四时根。

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三月而为一时，故祭祀三饭以为礼，丧纪三踊以为节，兵重三罕以为制。以三参物，三三如九，故黄钟之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钟之数立焉。黄者，土德之色，钟者，气之所种也。日冬至，德气为土，土色黄，故曰黄钟。律之数六，分为雌雄，故曰十二钟，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为

积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黄钟大数立焉。凡十二律，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与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窍。律之初生也，写凤之音，故音以八生。

黄钟为宫，宫者音之君也，故黄钟位子，其数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钟。林钟之数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数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吕。南吕之数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数六十四，主三月，下生应钟。应钟之数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宾。蕤宾之数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吕。大吕之数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则。夷则之数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夹钟。夹钟之数六十八，主二月，下生无射。无射之数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吕。仲吕之数六十，主四月，极不生。徵生宫，宫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应钟，比于正音，故为和。应钟生蕤宾，不比正音，故为缪。日冬至，音比林钟，浸以浊。日夏至，音比黄钟，浸以清。以十二律应二十四时之变：甲子，仲吕之徵也；丙子，夹钟之羽也；戊子，黄钟之宫也；庚子，无射之商也；壬子，夷则之角也。

古之为度量轻重，生乎天道。黄钟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广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寻自倍，故八尺而为寻。有形则有声。音之数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为制。秋分蓂定，蓂定而禾熟。律之数十二，故十二蓂而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寸。律以当辰，音以当日。日之数十，故十寸而为尺，十尺而为丈。其以为量，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两。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铢为一两。天有四时，以成一岁，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两而为一斤。三月而为一时，三十日为一月，故三十斤为一钧。四时而为一岁，故四钧为一石。其以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

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太阴元始，建于甲寅，一终而建甲戌，二终而建甲午，三终而复得甲寅之元。岁徙一辰，立春之后，得其辰而迁其所顺，前三后五，百事可举。

太阴所建，蜚虫首穴而处，鹊巢乡而为户。太阴在寅，朱鸟在卯，勾陈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苍龙在辰。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巳为平，主生；午为定，未为执，主陷；申为破，主衡；酉为危，主杓；戌为成，主少德；亥为收，主大德；子为开，主太岁；丑为闭，主太阴。

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为岁星，舍斗、牵牛，以十一月与之晨出东方，东井、舆鬼为对。太阴在卯，岁名曰单阏，岁星舍须女、虚、危，以十二月与之晨出东方，柳、七星、张为对。太阴在辰，岁名曰执除，岁星舍营室、东壁，以正月与之晨出东方，翼、轸为对。太阴在巳，岁名曰大荒落，岁星舍奎、娄，以二月与之晨出东方，角、亢为对。太阴在午，岁名曰敦牂，岁星舍胃、昂、毕，以三月与之晨出东方，氐、房、心为对。太阴在未，岁名曰协洽，岁星舍觜、参，以四月与之晨出东方，尾、箕为对。太阴在申，岁名曰涒滩，岁星舍东井、舆鬼，以五月与之晨出东方，斗、牵牛为对。太阴在酉，岁名曰作鄂，岁星舍柳、七星、张，以六月与之晨出东方，须女、虚、危为对。太阴在戌，岁名曰阏茂，岁星舍翼、轸，以七月与之晨出东方，营室、东壁为对。太阴在亥，岁名曰大渊献，岁星舍角、亢，以八月与之晨出东方，奎、娄为对。太阴在子，岁名曰困敦，岁星舍氐、房、心，以九月与之晨出东方，胃、昂、毕为对。太阴在丑，岁名曰赤奋若，岁星舍尾、箕，以十月与之晨出东方，觜、参为对。太阴在甲子，刑德合东方宫，常徙所不胜，合四岁而离，离十六岁而复合。所以离者，刑不得入中宫，而徙于木。太阴所居，日德，辰

为刑；德，纲日自倍因，柔日徙所不胜。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处。凡徙诸神，朱鸟在太阴前一，钩陈在后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后六，虚星乘钩陈，而天地袭矣。

凡日，甲刚乙柔，丙刚丁柔，以至于癸。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壮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壮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壮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胜生一，壮五，终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应五，故八徙而岁终。凡用太阴，左前刑，右背德，击钩陈之冲辰，以战必胜，以攻必克。欲知天道，以日为主，六月当心；左周而行，分而为十二月，与日相当，天地重袭，后必无殃。

星，正月建营室，二月建奎、娄，三月建胃，四月建毕，五月建东井，六月建张，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牵牛，十二月建虚。

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牵牛八，须女十二，虚十，危十七，营室十六，东壁九，奎十六，娄十二，胃十四，昂十一，毕十六，觜二，参九，东井三十三，舆鬼四，柳十五，星七，张、翼各十八，轸十七，凡十二八宿也。

星部地名：角、亢郑；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牵牛越；须女吴；虚、危齐；营室、东壁卫；奎、娄鲁；胃、昂、毕魏；觜、参赵；东井、舆鬼秦；柳、七星、张周；翼、轸楚。

岁星之所居，五谷丰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当居而不居，越而之他处，主死国亡。

太阴治春，则欲行柔惠温凉。太阴治夏，则欲布施宣明。太阴治秋，则欲修备缮兵。太阴治冬，则欲猛毅刚强。三岁而改节，六月而易常，故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岁一康。

甲齐，乙东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韩，庚秦，辛西夷，

壬卫，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郑，辰晋，巳卫，午秦，未宋，申齐，酉鲁，戌赵，亥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义，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以胜击杀，胜而无报。以专从事而有功。以义行理，名立而不堕。以保畜养，万物蕃昌。以困举事，破灭死亡。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太阴所居辰为厌日，厌日不可以举百事，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故为奇辰。数从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处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于岁前则死亡，合于岁后则无殃。

甲戌，燕也；乙酉，齐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韩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

太阴、小岁、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云气风雨，国君当之。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阴。太阴所居，不可背而可向。北斗所击，不可与敌。

天地以设，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四维乃通，或死或生，万物乃成。蚊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数来岁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满五十日，日减一斗；有余日，日益一升。有其岁司也。

摄提格之岁，岁早水晚旱，稻疾，蚕不登，菽麦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阙蓬，单阙之岁，岁和，稻菽麦蚕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执徐之岁，岁早旱晚水，小饥，蚕闭，麦熟，民食

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大荒落之岁，岁有小兵，蚕小登，麦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强圉敦牂之岁，岁大旱，蚕登，稻疾，菽麦昌，禾不为，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雍，协洽之岁，岁有小兵，蚕登，稻昌，菽麦不为，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维涿滩之岁，岁和，小雨行，蚕登，菽麦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作鄂之岁，岁有大兵，民疾，蚕不登，菽麦不为，禾虫，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掩茂之岁，岁小饥，有兵，蚕不登，麦不为，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大渊献之岁，岁有大兵，大饥，蚕开，菽麦不为，禾虫，民食三升。困敦之岁，岁大雾起，大水出，蚕稻麦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阳，赤奋若之岁，岁有小兵，旱水，蚕不出，稻疾，菽不为，麦昌，民食一升。

正朝夕，先树一表东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参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树一表于东方，因西方之表以参望日，方入北廉，则定东方。两表之中，与西方之表，则东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至则正南。

欲知东西南北广袤之数者，立四表以为方一里距。先春分若秋分十余日，从距北表参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应，相应则此与日直也。辄以南表参望之，以入前表数为法。除举广，除立表袤，以知从此东西之数也。假使视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积万八千寸，得从此东万八千里。视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则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积寸得三万六千里，除则从此西里数也。并之，东西里数也，则极径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处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处北也。分至而直，此处南北中也。从中处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处南北中也。从中处欲知南北极远近，从西南表参望日，日夏至始出，与北表参，则是东与东北表等也。正东万八千里，则从中北亦万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数也。其不从中之数也，以出

入前表之数益损之，表入一寸，寸减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远一里。

欲知天之高，树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阴。北表一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阴短寸。南二万里则无景，是直日下也。阴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则置从此南至日下里数，因而五之，为十万里，则天高也。若使景与表等，则高与远等也。

时则训

孟春之月，招摇指寅，昏参中，旦尾中。其位东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族，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膺。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苏，鱼上负冰，獭祭鱼，候雁北。天子衣青衣，乘苍龙，服苍玉，建青旗，食麦与羊，服八风水，饔其燧火。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阳左个，以出春令。布德施惠，行庆赏，省徭赋。

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东郊。修除祠位，币祷鬼神，牺牲用牡。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毋麇，毋卵，毋聚众置城郭，掩骼埋骹。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旱落，国乃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飘风暴雨总至，黎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雨霜大雹，首稼不入。

正月官司空，其树杨。

仲春之月，招摇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其位东方，其日甲乙，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膺。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华，苍庚鸣，鹰化为鸠。天子衣青衣，乘苍龙，服苍玉，建青旗，食麦与羊，服八风水，饔其燧

火。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阳太庙。命有司，省囷圉，去桎梏，毋笞掠，止狱讼，养幼小，存孤独，以通句萌。择元日，令民社。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发声，蛰虫咸动苏。先雷三日，振铎以令于兆民曰：雷且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令官市，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称，端权概。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农功。祭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残；行夏令，则其国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二月官仓，其树杏。

季春之月，招摇指辰，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其位东方，其日甲乙，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臙，其祀户，祭先脾。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天子衣青衣，乘苍龙，服苍玉，建青旗，食麦与羊，服八风水，饗其燧火。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阳右个。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天子乌始乘舟，荐鮓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天子命有司发囷仓，助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使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命司空，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通沟渎，达路除道，从国始，至境止。田猎毕弋，置罟罗罟，饒毒之药，毋出九门。乃禁野虞，毋伐桑柘。鸣鸠奋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扑曲筥筐。后妃斋戒，东乡亲桑，省妇使，劝蚕事。命五库，令百工审金铁皮革筋角箭干脂胶丹漆，无有不良。择下旬吉日，大合乐，致欢欣。乃合驂牛腾马，游牝于牧。令国雉，九门磔攘，以毕春气。行是月令，甘

雨至三旬。

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登；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

三月官乡，其树李。

孟夏之月，招摇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仲吕，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蝼蝈鸣，丘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衣赤衣，乘赤骝，服赤玉，建赤旗，食菽与鸡，服八风水，爨柘燧火。南宫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鸡，朝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

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南郊。还，乃赏赐，封诸侯，修礼乐，飨左右。命太尉，赞杰俊，选贤良，举孝悌。行爵出禄，佐天长养，继修增高，无有隳坏。毋兴土功，毋伐大树。令野虞，行田原，劝农事，驱兽畜，勿令害谷。天子以彘尝麦，先荐寝庙。聚畜百药，靡草死。麦秋至，决小罪，断薄刑。

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邻入保。行冬令，则草木早枯，后乃大水，败坏城郭。行春令，则螽蝗为败，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四月官田，其树桃。

仲夏之月，招摇指午，昏亢中，旦危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虫羽，其音徵，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鸛始鸣，反舌无声。天子衣赤衣，乘赤骝，服赤玉，载赤旗，食菽与鸡，服八风水，爨柘燧火。南宫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鸡，朝于明堂太庙。命乐师修鼗鞀琴瑟管箫，调竽篪，饰钟磬，执干戚戈羽。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天子以雉尝黍，羞以

舍桃，先荐寝庙。禁民无刈蓝以染，毋烧灰，毋暴布，门闾无闭，关市无索，挺重囚，益其食，存鰥寡，振死事，游牝别其群，执腾驹，班马政。

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慎身无躁，节声色，薄滋味。百官静，事无径，以定晏阴之所成。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荣。禁民无发火，可以居高明，远眺望，登丘陵，处台榭。

仲夏行冬令，则雹霰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不熟，百螬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早木零落，果实蚤成，民殃于疫。

五月官相，其树榆。

季夏之月，招摇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其虫羸，其音宫，律中百钟，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溜，祭先心。凉风始至，蟋蟀居奥，鹰乃学习，腐草化为蚋。天子衣黄衣，乘黄骝，服黄玉，建黄旗，食稷与牛，服八风水，爨柘燧火。中宫御女黄色，衣黄采。其兵剑，其畜牛，朝于中宫。乃命渔人伐蛟取鼃，登龟取鼃。令滂人，入材苇。命四监大夫，令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庙社稷，为民祈福行惠。令吊死问疾，存视长老，行稭鬻，厚席蓐，以送万物归也。命妇官染彩，黼黻文章，青黄白黑，莫不质良，以给宗庙之服，必宣以明。

是月也，树木方盛，勿敢斩伐。不可以合诸侯，起土功。动众兴兵，必有天殃。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利以杀草粪田畴，以肥土疆。

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多风欬，民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稼穡不熟，乃多女灾；行冬令，则风寒不时，鹰隼蚤挚，四鄙入保。

六月官少内，其树梓。

孟秋之月，招摇指申，昏斗中，旦毕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天子衣白衣，乘白骆，服白玉，建白旗，食麻与犬，服八风水，爨柘燧火。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其兵戈，其畜狗。朝于总章左个，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罚之，以助损气。

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还，乃赏军率武人于朝。命将率，选卒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顺彼四方。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禁奸塞邪，审决狱，平词讼。天地始肃，不可以赢。是月农始升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障塞，以备水潦，修城郭，缮宫室。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币，出大使。行是月令，凉风至三旬。

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无实；行夏令，则冬多火灾，寒暑不节，民多虐疾。

七月官库，其树楝。

仲秋之月，招摇指酉。昏牵牛中，旦觜嚙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至，候雁来，玄鸟归，群鸟翔。天子衣白衣，乘白骆，服白玉，建白旗，食麻与犬，服八风水，爨柘燧火。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其兵戈，其畜犬，朝于总章太庙。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无或枉挠。决狱不当，反受其殃。

是月也，养长老，授几杖，行稭鬻饮食。乃命宰祝行牺牲，案刍豢，视肥羴全粹，察物色，课比类，量小大，视少长，莫不中度。天子乃雩，以御秋气。以犬尝麻，先荐寝庙。是月可以筑城

郭，建都邑，穿窰窖，修困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畜采，多积聚，劝种宿麦，若或失时，行罪无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蛰虫培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日夜分。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称，理关市，来商旅，入货财，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方皆至，财物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

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有大恐；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皆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八月官尉，其树柘。

季秋之月，招摇指戌，昏虚中，旦柳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候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豺乃祭兽戮禽。天子衣白衣，乘白骆，服白玉，建白旗，食麻与犬，服八风水，爨柘燧火。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其兵戈，其畜犬。朝于总章右个。命有司申严号令，百官贵贱，无不务入，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乃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

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学习吹。大飨帝，尝牺牲。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岁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命太仆及七驺咸驾戴荏，授车以级，皆正设于屏外。司徒搢朴，北向以赞之。天子乃厉服广饰，执弓操矢以猎，命主祠祭禽四方。是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乃趋狱刑，毋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供养之不宜者。通路除道，从境始，至国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尝麻，先荐寝庙。

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勦室；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懈

情，师旅并兴。

九月官候，其树槐。

孟冬之月，招摇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肾。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天子衣黑衣，乘玄骊，服玄玉，建玄旗，食黍与彘，服八风水，爨松燧火。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磬石。其兵铍，其畜彘。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命有司修群禁，禁外徙，闭门闾，大搜客，断罚刑，杀当罪。阿上乱法者诛。

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北郊。还，乃赏死事，存孤寡。是月命太祝祷祀神位，占龟策，审卦兆，以察吉凶。于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行积聚，修城郭，警门闾，修键闭，慎管籥，固封玺，修边境，完要塞，绝蹊径，飭丧纪，审棺槨衣衾之薄厚，营丘垅之小大高瘠，使贵贱卑尊各有等级。是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案度程，坚致为上。工事苦慢，作为淫巧，必行其罪。是月也，大饮蒸。天子祈来年于天宗，大祷祭于公社，毕，飨先祖。劳农夫以休息之。命将率讲武，肄射御，角力劲。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侵牟。

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发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十月官司马，其树檀。

仲冬之月，招摇指子，昏壁中，旦轸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肾。冰益壮，地始坼，鸷鸟不鸣，虎始交。天子衣黑衣，乘铁骊，服玄玉，建玄旗，食黍与彘，服八风水，爨松燧火。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磬石。其兵铍。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庙。命有司曰：土事无作，无发室居，及起大众，是谓发天地之

藏，诸蛰则死，民必疾疫，有随以丧。急捕盗贼，诛淫佚诈伪之人。命曰暘月。命奄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乃命大酋，秣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烹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无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泽。

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牛马畜兽有放失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其有相侵夺，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去声色，禁嗜欲，宁身体，安形性。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丘蟪结，麋角解，水泉动，则伐树木，取竹箭。罢官之无事、器之无用者。涂阙庭门闾，筑圉圉，所以助天地之闭。

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氛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其时雨水，瓜瓠不成，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疾养疴。

十一月官都尉，其树枣。

季冬之月，招摇指丑，昏娄中，旦氐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大吕，其数六，其味咸，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肾。雁北向，鹊加巢，雉雊，鸡呼卵。天子衣黑衣，乘铁骊，服玄玉，建玄旗，食麦与稬，服八风水，爨松燧火。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磬石。其兵铍，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命有司大雉旁磔，出土牛。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射渔，先荐寝庙。令民出五种，令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乐师大合吹而罢。乃命四监收秩薪，以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

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周于天，岁将更始。令静农民，无有所使。天子乃与公卿大夫饰国典，论时令，以待嗣岁之宜，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刍享。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

季冬行秋令，则白露早降，介虫为𧈧，四鄙入保；行春令，则

胎夭伤，国多痼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十二月官狱，其树栝。

五位：

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搏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挺群禁，开闭闾，通穷室，达障塞，行优游，弃怨恶，解役罪，免忧患，休罚刑，开关梁，宣出财，和外怨，抚四方，行柔惠，止刚强。

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爵有德，赏有功，惠贤良，救饥渴，举力农，振贫穷，惠孤寡，忧罢疾，出大禄，行大赏，起毁宗，立无后，封建侯，立贤辅。

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汉之所出，众民之野，五谷之所宜，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东至于碣石，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无不囊括，溥汜无私，正静以和，行桴鬻，养老衰，吊死问疾，以送万物之归。

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国，石城金室，饮气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审用法，诛必辜，备盗贼，禁奸邪，饰群牧，谨著聚，修城郭，补决窦，塞蹊径，遏沟渎，止流水，雍溪谷，守门闾，陈兵甲，选百官，诛不法。

北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北至令正之谷，有冻寒积冰、雪雹霜霰、漂润群水之野，颛顼、玄冥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申群禁，固闭藏；修障塞，缮关梁；禁外徙，断罚刑，杀当罪，闭关闾，大搜客，止交游，禁夜乐，蚤闭晏开，以塞奸人，已德，执之必固。天节已几，刑杀无赦，虽有盛尊之亲，断以法

度；毋行水，毋发藏，毋释罪。

六合：

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

孟春始嬴，孟秋始缩。仲春始出，仲秋始内。季春大出，季秋大内。孟夏始缓，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毕，季冬刑毕。故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冻；五月失政，十一月蛰虫冬出其乡；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发；九月失政，三月春风不济；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实；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

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肃。夏行春令，风；行秋令，荒；行冬令，格。秋行夏令，华；行春令，荣；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雾。

制度：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绳者，所以绳万物也；准者，所以准万物也；规者，所以圆万物也；衡者，所以平万物也；矩者，所以方万物也；权者，所以权万物也。

绳之为度也，直而不争，修而不穷；久而不弊，远而不忘；与天合德，与神合明；所欲则得，所恶则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广大以容，是故上帝以为物宗。

准之为度也，平而不险，均而不阿；广大以容，宽裕以和；柔而不刚，锐而不挫；流而不滞，易而不秽；发通而有纪，周密而不泄，准平而不失；万物皆平，民无险谋，怨恶不生，是故上帝以为物平。

规之为度也，转而不复，员而不圯；优而不纵，广大以宽；感动有理，发通有纪；优优简简，百怨不起。规度不失，生气乃理。

衡之为度也，缓而不后，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吊而不责；当平民禄，以继不足；勃勃阳阳，唯德是行；养长化育，万物蕃昌；以成五谷，以实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

矩之为度也，肃而不悖，刚而不愎，取而无怨，内而无害；威厉而不慑，令行而不废；杀伐既得，仇敌乃克。矩正不失，百诛乃服。

权之为度也，急而不赢，杀而不割；充满以实，周密而不泄，败物而弗取，罪杀而不赦；诚信以必，坚恣以固；粪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将行，必弱以强，必柔以刚。权正而不失，万物乃藏。

明堂之制，静而法准，动而法绳，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是故燥湿寒暑以节至，甘雨膏露以时降。

览冥训

昔者，师旷奏《白雪》之音，而神物为之下降，风雨暴至，平公癰病，晋国赤地。庶女叫天，雷电下击，景公台陨，支体伤折，海水大出。夫瞽师、庶女，位贱尚臬，权轻飞羽，然而专精厉意，委务积神，上通九天，激励至精。由此观之，上天之诛也，虽在圻虚幽闲，辽远隐匿，重袭石室，界障险阻，其无所逃之亦明矣。

武王伐纣，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于是武王左操黄钺，右秉白旄，瞋目而撓之曰：“余任，天下谁敢害吾意者！”于是风济而波罢。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撓之，日为之反三舍。夫全性保真，不亏其身，遭急迫难，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为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胁陵，勇武一人，为三军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犹若此，又况夫官天地、怀万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于人形，观九钻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尝死者乎！

昔雍门子以哭见于孟尝君，已而陈辞通意，抚心发声，孟尝君为之增歆歔咷，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于内而外谕哀于人心，此不传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为人笑。故蒲且子之连鸟于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鰲鱼于大渊之中，此皆得清静之道、太浩之和也。

夫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知不能论，辩不能解。故东风至而酒湛溢，蚕吐丝而商弦绝，或感之也。画随灰而月运阙，鲸鱼死而彗星出，或动之也。故圣人在位，怀道而不言，泽及万民。君臣乖心，则背譎见于天，神气相应，征矣。故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涔云波水，各象其形类，所以感之。夫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露于月。天地之间，巧历不能举其数；手征忽怳，不能览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类于太极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同气相动也，此传说之所以骑辰尾也。

故至阴矍矍，至阳赫赫，两者交接成和而万物生焉。众雄而无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谓不言之辩，不道之道也。故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使无事焉，惟夜行者为能有之。故却走马以粪，而车轨不接于远方之外，是谓坐驰陆沈，昼冥宵明，以冬铄胶，以夏造冰。

夫道者，无私就也，无私去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顺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贫；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难以知论，不可以辩说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黄主属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药也，以其属骨，责其生肉，以其生肉，论其属骨，是犹王孙绰之欲倍偏枯之药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谓失论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销金，则道行矣。若以慈石之能连铁也，而求其引瓦，则难矣。物固不可以轻重论也。

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之引铁，蟹之败漆，葵之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

以定是非。故以智为治者，难以持国，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应者，为能有之。故峽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区冶生而淳钩之剑成；纣为无道，左强在侧；太公并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观之，利害之路，祸福之门，不可求而得也。

夫道之与德，若韦之与革，远之则迹，近之则远；不得其道，若观鲦鱼。故圣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万化而无伤。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

今夫调弦者，叩宫宫应，弹角角动，此同声相和者也。夫有改调一弦，其于五音无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应，此未始异于声，而音之君已形也。故通于太和者，昏若纯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纯温以沦，钝闷以终，若未始出其宗，是谓大通。

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兽不作，飞鸟不骇，入榛薄，食荐梅，嚼味含甘，步不出顷亩之区，而蛇螭轻之，以为不能与之争于江海之中；若乃至于玄云之素朝，阴阳交争，降扶风，杂冻雨，扶摇而登之，威动天地，声震海内，蛇螭著泥百仞之中，熊黑匍匐丘山塹岩，虎豹袭穴而不敢咆，猿狖颠蹶而失木枝，又况直蛇螭之类乎！凤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风雨不兴，川谷不澹，草木不摇，而燕雀佼之，以为不能与之争于宇宙之间；还至其曾逝万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之疏圃，饮砥柱之湍濊，遭回蒙汜之渚，尚佯冀州之际，径躐都广，入日抑节，羽翼弱水，暮宿风穴，当此之时，鸿鹄鸨鹳，莫不惮惊伏窜，注喙江裔，又况直燕雀之类乎！此明于小动之迹，而不知大节之所由者也。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车摄轡，马为整齐而欽谐，投足调均，劳逸若一；心怡气和，体便轻毕；安劳乐进，驰骛若灭；左右若鞭，周旋若环；世皆以为巧，然未见其贵者也。若夫钳且、大丙之御也，除轡衔，去鞭弃策，车莫动而自举，马莫使而自走也。

日行月动，星耀而玄运，电奔而鬼腾；进退屈伸，不见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过归雁于碣石，铁鹞鸡于姑余，骋若飞，鹜若绝；纵矢蹶风，追焱归忽；朝发搏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虑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于胸中，而精神逾于六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熟；虎狼不妄噬，鸢鸟不妄搏；凤皇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皂；诸北、僇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然犹未及伏羲氏之道也。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熒炎而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鸢鸟攫老弱。于是女祸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壅沈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当此之时，卧倨倨，兴眊眊；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其行颠颠，其视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魉不知所往。当此之时，禽兽蝮蛇，无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无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名声被后世，光辉重万物。乘雷车，服驾应龙，骖青虬，援绝瑞，度萝图，黄云络，前白螭，后奔蛇，浮游消摇，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灵门，宓穆休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

何则？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

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道烂漫而不修；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掩而不兴；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春秋缩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处位而不安，大夫隐道而不言；群臣准上意而怀当，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参耦比周而阴谋，居君臣父子之间而竞载；骄主而象其意，乱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亲，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鬻裂，容台振而掩覆；犬群嗥而入渊，豕衔蓐而席澳；美人拏首墨面而不容，曼声吞炭内闭而不歌；丧不尽其哀，猎不听其乐；西老折胜，黄神啸吟；飞鸟铄翼，走兽废脚；山无峻干，泽无洼水；狐狸首穴，马牛放失；田无立禾，路无莎蒺；金积折廉，璧袭无理；磬龟无腹，蓍策日施。

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攻城滥杀，覆高危安；掘坟墓，扬人骸；大冲车，高重京；除战道，便死路；犯严敌，残不义；百往一反，名声苟盛也。是故质壮轻足者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凄怆于内；厮徒马圉，射车奉饷，道路辽远，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车弊，泥涂至膝；相携于道，奋首于路，身枕格而死。所谓兼国有地者，伏尸数十万，破车以千百数，伤弓弩矛戟矢石之创者，扶举于路。故世至于枕人头，食人肉，菹人肝，饮人血，甘之于刍豢。

故自三代以后，天下未尝得安其情性而乐其习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于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诸侯力征，天下合而为一。

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

夫圣人者，不能生时，时至而弗失也。辅佐有能，黜谗佞之端，息巧辩之说；除刻削之法，去烦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

党之门；消知能，修太常；隳肢体，绌聪明；大通混冥，解意释神；漠然若无魂魄，使万物各复归其根；则是所修伏牺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钳且、大丙不施辔衔，而以善御闻于天下；伏羲、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何则？至虚无纯一，而不嘒喋苛事也。

《周书》曰：“掩雉不得，更顺其风。”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掣拔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殫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瓮，沟植生条而不容舟，不过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无其本者也。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输也。潦水不泄，汙渌极望，旬月不雨，则涸而枯泽，受渫而无源者。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何则？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凿井。

精神训

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芟漠闵，溷濛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骼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门而骨骼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圣人法天顺情，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天静以清，地定以宁。万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

夫静漠者，神明之宅也；虚无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于外者，失之于内；有守之于内者，失之于外。譬犹本与末也，从本引之，千枝万叶，莫不随也。

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背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体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肾主鼻，胆主口，肝主耳。外为表而内为里，开闭张歛，各有经纪，故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日中有踰乌，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蚀无光；风雨非其时，毁折生灾；五星失其行，州国受殃。

夫天地之道至宏以大，尚犹节其章光，爱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劳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驰骋而不既乎？是故血气者，人之华也；而五脏者，人之精也。夫血气能专于五脏而不外越，则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则耳目清、听视达矣。耳目清、听视达，谓之明。五脏能属于心而无乖，则勃志胜而行不之僻矣。勃志胜而行之不僻，则精神盛而气不散矣。精神盛而气不散则理，理则均，均则通，通则神，神则以视无不见，以听无不闻也，以为无不成也。是故忧患不能入也，而邪气不能袭。

故事有求之于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于形骸之内而不见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见大者所知小。夫孔窍者，精神之户牖也；而气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藏摇动而不定矣。五藏摇动而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血气滔荡而不休，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则祸福之至虽如丘山，无由识之矣。使耳目精明玄达而无诱慕，气志虚静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宁充盈而不泄，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则望于往世之前而视于来事之后，犹未足为也，岂直祸福之

间哉！故曰：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哗耳，使耳不聪；五味乱口，使口爽伤；趣舍滑心，使行飞扬。此四者，天下之所养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气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劳，弗疾去则志气日耗。

夫人之所以不能终其寿命而中道夭于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无以生为者，则所以修得生也。夫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则无一之能知也。譬吾处于天下也，亦为一物矣。不识天下之以我备其物与？且惟无我而物无不备者乎？然则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与物也，又何以相物也？虽然，其生我也，将以何益？其杀我也，将以何损？夫造化者既以我为坯矣，将无所违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绞经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强求已；其杀我也，不强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辞，贱之而弗憎，贵之而弗喜，随其天资而安之不极。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于有形之类，犹吾死之沦于无形之中也。然则吾生也物不以益众，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间者乎？

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犹陶人之埴埴也，其取之地而巳为盆盎也，与其未离于地也无以异，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漶而复归其故也，与其为盆盎亦无以异矣。夫临江之乡，居人汲水以浸其园，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决洿而注之江，洿水弗乐也。是故其在江也，无以异其浸园也；其在洿也，亦无以异其在江也。是故圣人因时以安其位，当世而乐其业。

夫悲乐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过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则与阴俱闭，动则与阳俱开；精神澹然无极，不与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

而神者心之宝也。形劳而不休则蹶，精用而不已则竭，是故圣人贵而尊之，不敢越也。

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匮而藏之，宝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宝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圣人以无应有，必究其理；以虚受实，必穷其节；恬愉虚静，以终其命。是故无所甚疏，而无所甚亲；抱德炀和，以顺于天；与道为际，与德为邻；不为福始，不为祸先。魂魄处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无变于己，故曰至神。

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识其外；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而消摇于无事之业。浩浩荡荡乎，机械知巧弗载于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为变，虽天地覆育，亦不与之扞抱矣。审乎无瑕而不与物糅，见事之乱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胆，遗耳目；心志专于内，通达耦于一；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浑然而往，遽然而来；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损其形骸；不学而知，不视而见；不为而成，不治而辩；感而应，迫而动，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为训，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无所容与，而物无能营；廓然而虚，清靖而无思虑；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毁山而不能惊也，大风晦日而不能伤也。是故视珍宝珠玉犹石砾也，视至尊穷宠犹行客也，视毛嫱、西施犹嫫丑也。以死生为一化，以万物为一方，同精于太清之本，而游于忽区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契大浑之朴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寝不梦，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腾；反覆终始，不知其端绪；甘寝太宵之宅，而觉视于昭昭之宇；休息于无委曲之隅，而游敖于无形埒之野；居而无容，处而无所；其动无形，其静无体；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无间，役使鬼神；沦于不测，入于无间，以不同形相嬗也；终始若环，莫得其伦，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

若吹响呼吸，吐故内新，熊经鸟伸，鳧浴猿躩，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荡而不失其充，日夜无伤而与物为春，则是合而生时于心也。且人有戒形而无损于心，有缀宅而无耗精。夫癡者趋不变，狂者形不亏，神将有所远徙，孰暇知其所为？故形有摩而神未尝化者，以不化应化，千变万殄而未始有极。化者复归于无形也，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岂木也？犹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尝死也，其所生则死矣；化物者未尝化也，其所化则化矣。轻天下，则神无累矣；细万物，则心不惑矣；齐死生，则志不慑矣；同变化，则明不眩矣。众人以为虚言，吾将举类而实之。

人之所以乐为人主者，以其穷耳目之欲，而适躬体之便也。今高台层榭，人之所丽也，而尧朴桷不斫，素题不枿。珍怪奇异，人之所美也，而尧粢粢之饭，藜藿之羹。文绣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尧布衣掩形，鹿裘御寒。养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忧，故举天下而传之于舜，若解重负然，非直辞让，诚无以为也。此轻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济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乃熙笑而称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何足以滑和？”视龙犹螟蛉，颜色不变，龙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视物亦细矣。郑之神巫相壶子林，见其征，告列子。列子行泣报壶子，壶子持以天壤，名实不入，机发于踵，壶子之视死生亦齐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伛偻，脊管高于顶，胝下迫颐，两脾在上，烛营指天，匍匐自窥于井曰：“伟哉！造化者其以我为此拘拘耶？”此其视变化亦同矣。故睹尧之道，乃知天下之轻也；观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细也；原壶子之论，乃知死生之齐也；见子求之行，乃知变化之同也。

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关之途；禀不竭之府，学不死之师；无往而不遂，无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转；祸福利害，千变万殄，孰足以患心？若此人

者，抱素守精；蝉蜕蛇解，游于太清；轻举独住，忽然入冥；凤凰不能与之偕，而况斥鷃乎？势位爵禄，何足以概志也！

晏子与崔杼盟，临死地而不易其义，殖、华将战而死，莒君厚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华可止以义，而不可县以利；君子义死，而不可以富贵留也；义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则直为义耳，而尚犹不拘于物，又况无为之者矣。尧不以有天下为贵，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国为尊，故让位；子罕不以玉为富，故不受宝；务光不以生害义，故自投于渊。由此观之，至贵不待爵，至富不待财。天下至大矣，而以与侔人；身至亲矣，而弃之渊；外此，其余无足利矣。此之谓无累之人。无累之人，不以天下为贵矣。上观至人之论，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许由之意，《金滕》、《豹韬》废矣；延陵季子不受吴国，而讼闲田者惭矣；子罕不利宝玉，而争券契者愧矣；务光不污于世，而贪利偷生者闷矣。故不观大义者，不知生之不足贪也；不闻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尝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钟，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藏《诗》、《书》，修文学，而不知至论之旨，则拊盆叩瓠之徒也。

夫以天下为者，学之建鼓矣。尊势厚利，人之所贪也。使之左据天下图，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由此观之，生尊于天下也。圣人食足以接气，衣足以盖形，适情不求余；无天下不亏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无天下一实也。今赣人敖仓，予人河水，饥而餐之，渴而饮之，其入腹者，不过箪食瓢浆，则身饱而敖仓不为之减也，腹满而河水不为之竭也。有之不加饱，无之不为之饥，与守其箒笔、有其井一实也。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大忧内崩，大怖生狂。除秽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为大通。清目而不以视，静耳而不以听；钳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虑；弃聪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弃知故；觉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终则

反本未生之时，而与化为一体。死之与生一体也。

今夫繇者，揭瓴缶，负笼土，盐汗交流，喘息薄喉。当此之时，得茆越下，则脱然而喜矣。岩穴之间，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痂者，捧心抑腹，膝上叩头，蜷跼而啼，通夕不寐。当此之时，吟然得卧，则亲戚兄弟欢然而喜。夫修夜之宁，非直一吟之乐也。故知宇宙之大，则不可劫以死生；知养生之和，则不可县以天下；知未生之乐，则不可畏以死；知许由之贵于舜，则不贪物。墙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为墙乎？冰之凝，不若其释也，又况不为冰乎？自无跖有，自有跖无；终始无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内，孰能无好憎？无外之外，至大也；无内之内，至贵也。能知大贵，何往而不遂？

袁世湊学，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矫拂其情，以与世交，故目虽欲之，禁之以度；心虽乐之，节之以礼；趋翔周旋，诎节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饮；外束其形，内总其德；钳阴阳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终身为悲人。达至道者则不然，理情性，治心术；养以和，持以适；乐道而忘贱，安德而忘贫；性有不欲，无欲而不得，心有不乐，无乐而不为；无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性者不以滑和，故纵体肆意，而度制可以为天下仪。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不塞其囹圄，使有野心，系绊其足，以禁其动，而欲修生寿终，岂可得乎？夫颜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学也。然颜渊夭死，季路菹于卫，子夏失明，冉伯牛为厉，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见曾子，一臞一肥，曾子问其故，曰：“出见富贵之乐而欲之，入见先王之道又说之。两者心战，故臞；先王之道胜，故肥。”推此志，非能贪富贵之位，不便侈靡之乐，直宜迫性闭欲，以义自防也。虽情心郁瘴，形性屈竭，犹不得已自强也，故莫能终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

身而游，适情而行；余天下而不贪，委万物而不利；处大廓之宇，游无极之野；登太皇，冯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夫岂为贫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乐，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岂若能使无有盗心哉！

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而弃之无用。故知其无所用，贪者能辞之；不知其无所用，廉者不能让也。夫人主之所以残亡其国家，损弃其社稷，身死于人手，为天下笑，未尝非为非欲也。夫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献公艳骊姬之美而乱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时葬，胡王淫女乐之娱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适情辞余，以己为度，不随物而动，岂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学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辔不行，学御者不为辔也。知冬日之簟、夏日之裘，无用于己，则万物之变为尘埃矣。故以汤止沸，沸乃不止，诚知其本，则去火而已矣。

本经训

太清之始也，和顺以寂漠，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推移而无故，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调于义，发动而成于文，行快而便于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俛而顺情，其心愉而不伪，其事素而不饰。是以不择时日，不占卦兆，不谋所始，不议所终；安则止，激则行；通体于天地，同精于阴阳；一和于四时，明照于日月，与造化者相雌雄。是以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其叙，风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扬光，五星循轨而不失其行。当此之时，玄元至砀而运照，凤麟至，蓍龟兆，甘露下，竹实满，流黄出而朱草生，机械诈伪，莫藏于心。

逮至衰世，镌山石，鐸金玉，槌蚌蜃，消铜铁，而万物不滋。刳胎杀夭，麒麟不游；覆巢毁卵，凤凰不翔；钻燧取火，构木为台；焚林而田，竭泽而渔；人械不足，畜藏有余，而万物不繁兆，

萌芽卵胎而不成者，处之太半矣。积壤而丘处，粪田而种谷；掘地而井饮，疏川而为利；筑城而为固，拘兽以为畜；则阴阳缪戾，四时失叙；雷霆毁折，雹霰降虐；氛雾霜雪不霁，而万物焦夭。灾榛秽，聚埤亩；芟野莠，长苗秀；草木之句萌、衔华、戴实而死者，不可胜数。乃至夏屋宫驾，县联房植，僚檐襃题，雕琢刻镂；乔枝菱阿，夫容芰荷；五采争胜，流漫陆离；修挾曲校，夭矫曾桡，芒繁纷拏，以相交持；公输、王尔无所错其剗剗削锯，然犹未能澹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露夏槁，江、河、三川，绝而不流，夷羊在牧，飞蛩满野；天旱地坼，凤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兽，于是鸢矣。民之专室蓬庐，无所归宿，冻饿饥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计人多少众寡，使有分数；筑城掘池，设机械险阻以为备；饰职事，制服等，异贵贱，差贤不肖，经诽誉，行赏罚，则兵革兴而分争生；民之灭抑夭隐，虐杀不辜而刑诛无罪，于是生矣。

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者也。是故上下离心，气乃上蒸；君臣不和，五谷不为。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阴阳储与，呼吸浸潭，包裹风俗，斟酌万殊，旁薄众宜，以相呕附酝酿，而成育群生。是故春肃秋荣，冬雷夏霜，皆贼气之所生。由此观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是故明于性者，天地不能胁也；审于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圣人者，由近知远，而万殊为一；古之人，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当此之时，无庆贺之利，刑罚之威，礼义廉耻不设，毁誉仁鄙不立，而万民莫相侵欺暴虐，犹在于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众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于是忿争生，是以贵仁。仁鄙不齐，比周朋党，设诈谖，怀机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贵义。阴阳之情莫不有血气之感，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是以贵礼。性命之情，淫而相胁，以不得已则不和，是以贵乐。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

夫仁者，所以救争也；义者，所以救失也；礼者，所以救淫也；乐者，所以救忧也。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阴阳从而包之，则财足而人澹矣，贪鄙忿争不得生焉。由此观之，则仁义不用矣。道德定于天下而民纯朴，则目不营于色，耳不淫于声，坐俳而歌谣，被发而浮游，虽有毛嫱、西施之色，不知说也，掉羽、武象，不知乐也，淫佚无别不得生焉。由此观之，礼乐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后仁生，行沮然后义立，和失然后声调，礼淫然后容饰。是故知神明然后知道德之不足为也，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释其要而索之于详，未可与言至也。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识也；星月之行，可以历推得也；雷霆之声，可以鼓钟写也；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见者，可得而蔽也；声可闻者，可得而调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别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领也。及至建律历，别五色，异清浊，味甘苦，则朴散而为器矣。立仁义，修礼乐，则德迁而为伪矣。及伪之生也，饰智以惊愚，设诈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倭，使衔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为也。

故至人之治也，心与神处，形与性调；静而体德，动而理通；随自然之性，而缘不得已之化；洞然无为而天下自和，儻然无欲而民自朴；无讥祥而民不夭，不忿争而养足；兼包海内，泽及后世，不知为之者谁何。是故生无号，死夫谥，实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让，德交归焉，而莫之充忍也。故德之所总，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辩弗能解也。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谓之天府。取焉而不断，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谓瑶光。瑶光者，资粮万物者也。

振困穷，补不足，则名生；兴利除害，伐乱禁暴，则功成。世

无灾害，虽神无所施其德；上下和辑，虽贤无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时，道路雁行列处，托婴儿于巢上，置余粮于亩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蹊，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陕险易远近始有道里。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泮，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是以称尧、舜以为圣。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璇室、瑶台、象廊、玉床，纣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财，罢苦万民之力，刳谏者，剔孕妇，攘天下，虐百姓。于是汤乃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台；武王甲卒三千，破纣牧野，杀之于宣室。天下宁定，百姓和集，是以称汤、武之贤。由此观之，有贤圣之名者，必遭乱世之患也。

今至人生乱世之中，含德怀道，拘无穷之智，钳口寝说，遂不言而死者众矣，然天下莫知贵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异路而同归。晚世学者，不知道之所一体，德之所总要，取成之迹，相与危坐而说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诗》云：“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谓也。

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压山川；含吐阴阳，伸曳四时；纪纲八极，经纬六合；覆露照导，普汜无私；蠓飞蠕动，莫不仰德而生。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埒类；羸缩卷舒，沦于不测；终始虚满，转于无原。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取予有节，出入有时；开阖张歛，不失其叙；喜怒刚柔，不离其理。六律者，生之与杀也，赏之与罚也，予之与夺也，非此无道也。故谨于权衡准绳，审乎轻重，足以治其境内矣。

是故体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伦；聪明耀于日月，精神通于万物；动静调于阴阳，喜怒和于四时；德泽施于方外，名声传于后世。法阴阳者，德与天地参，明与日月并，精与鬼神总；戴圆履方，抱表怀绳；内能治身，外能得人；发号施令，天下莫不从风。则四时者，柔而不脆，刚而不黷；宽而不肆，肃而不悖；优柔委从，以养群类；其德含愚而容不肖，无所私爱。用六律者，伐乱禁暴，进贤而退不肖；扶拨以为正，壤险以为平，矫枉以为直；明于禁舍开闭之道，乘时因势，以服役人心也。帝者体阴阳则侵，王者法四时则削，霸者节六律则辱，君者失准绳则废。故小而行大，则滔窕而不亲；大而行小，则狭隘而不容；贵贱不失其体，而天下治矣。

天爱其精，地爱其平，人爱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电风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虑聪明喜怒也。故闭四关，止五遁，则与道沦。是故神明藏于无形，精神反于至真，则目明而不以视，耳聪而不以听，心条达而不以思虑；委而弗为，和而弗矜；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杂焉。精泄于目，则其视明；在于耳，则其听聪；留于口，则其言当；集于心，则其虑通。故闭四关则身无患，百节莫苑，莫死莫生，莫虚莫盈，是谓真人。

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构驾，兴宫室；延楼栈道，鸡栖井干；标栳榑桷，以相支持；木巧之饰，盘纡刻俨；嬴镂雕琢，诡文回波；淌游潢洿，菱杼珍抱；芒繁乱泽，巧伪纷拏，以相摧错，此遁于木也。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远，来谿谷之流，饰曲崖之际，积牒旋石，以纯修碣，抑洄怒濑，以扬激波，曲拂逶迤，以像隅、渚，益树莲菱，以食鳖鱼，鸿鹄鵙鵙，稻粱饶余，龙舟鹢首，浮吹以娱，此遁于水也。高筑城郭，

设树险阻；崇台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穷要妙之望；魏阙之高，上际青云；大厦曾加，拟于昆仑；修为墙垣，甬道相连；残高增下，积土为山；接径历远，直道夷险，终日驰骛而无迹蹈之患，此遁于土也。大钟鼎，美重器，华虫疏镂，以相缪紵；寝兕伏虎，蟠龙连组；焜昱错眩，照耀辉煌；偃蹇寥纠，曲成文章；雕琢之饰，锻锡文饒；乍晦乍明，抑微灭瑕；霜文沈居，若簟簾篠；缠锦经冗，似数而疏，此遁于金也。煎熬焚炙，调齐和之适，以穷荆、吴甘酸之变；焚林而猎，烧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销铜铁；靡流坚锻，无厌足目；山无峻干，林无柘梓；燎木以为炭，燔草而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时；上掩天光，下殄地财，此遁于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

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润湿弗能及，上之雾露弗能入，四方之风弗能袭；土事不文，木工不斫，金器不镂；衣无隅差之削，冠无觚赢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静洁足以享上帝、礼鬼神，以示民知俭节。

夫声色五味，远国珍怪，瑰异奇物，足以变心易志，摇荡精神，感动血气者，不可胜计也。夫天地之生财也，本不过五。圣人节五行，则治不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歌舞节则禽兽跳矣。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斯愤，愤斯怒，怒斯动，动则手足不静。人之性，有侵犯则怒，怒则血充，血充则气激，气激则发怒，发怒则有所释憾矣。故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所以饰喜也。衰经苴杖，哭踊有节，所以饰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钺，所以饰怒也。必有其质，乃为之文。

古者圣人在上，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愿。夫人相乐无所发贶，故圣人作为之作乐以和节之。末世之政，田渔重税，关市急征，泽梁毕禁；网罟无所布，

耒耜无所设；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殫于会赋；居者无食，行者无粮；老者不养，死者不葬；赘妻鬻子，以给上求，犹弗能济；愚夫蠢妇，皆有流连之心，凄怆之志，乃使始为之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失乐之本矣。

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给，君施其德，臣尽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爱，而无憾恨其间。夫三年之丧，非强而致之；听乐不乐，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绝也。晚世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尽亡，被衰戴经，戏笑其中，虽致之三年，失丧之本也。

古者天子一畿，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万民，争地侵壤，乱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海之不变，乃举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党，封其墓，类其社，卜其子孙以代之。晚世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举不义之兵，伐无罪之国，杀不辜之民，绝先圣之后；大国出攻，小国城守；驱人之牛马，僇人之子女；毁人之宗庙，迁人之重宝；血流千里，暴骸满野，以澹贪主之欲，非兵之所为生也。

故兵者所以讨暴，非以为暴也；乐者所以致和，非以为淫也；丧者所以尽哀，非以为伪也。故事亲有道矣，而爱为务；朝廷有容矣，而敬为上；处丧有礼矣，而哀为主；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本立而道行，本伤而道废。

主术训

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是故心知规而师傅谕导，口能言而行人称辞，足能行而相者先导，耳能听而执正进谏。是故虑无失策，谋无过事；言为文章，行为仪表于天下；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

犹自然，莫出于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纆塞耳，所以掩聪；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远则所在者迹，所治者大则所守者少。夫目妄视则淫，耳妄听则惑，口妄言则乱。夫三关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规之，乃是离之；若欲饰之，乃是贼之。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反之玄房，各处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于天道。天道玄默，无容无则，大不可极，深不可测，尚与人化，知不能得。

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月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末世之政则不然，上好取而无量，下贪狼而无让，民贫苦而忿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执政有司，不务反道矫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为治，无以异于执弹而来鸟，捭税而狎犬也，乱乃逾甚。夫水浊则鱼噉，政苛则民乱。故夫养虎豹犀象者，为之圈檻，供其嗜欲，适其饥饱，违其怒恚，然而不能终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不直之于本，而事之于末，譬犹扬榘而弭尘，抱薪以救火也。故圣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块然保真，抱德推诚，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至精为神。

夫疾呼不过闻百步，志之所在，逾于千里。冬日之阳，夏日

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来，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为之者谁，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诵，辩者弗能形。昔孙叔敖恬卧，而郢人无所害其锋；市南宜辽弄丸，而两家之难无所关其辞。鞅鞅铁铠，瞋目扼腕，其于以御兵刃，县矣！券契束帛，刑罚斧钺，其于以解难，薄矣！待目而照见，待言而使令，其于为治，难矣！

蘧伯玉为相，子贡往观之，曰：“何以治国？”曰：“以弗治治之。”简子欲伐卫，使史黯往覲焉。还报曰：“蘧伯玉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险阻，何足以致之！故皋陶暗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贵于言者也；师旷瞽而为大宰，晋无乱政，有贵于见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视之见，此伏羲、神农之所以为师也。故民之化也，不从其所言而从所行。

故齐庄公好勇，不使斗争，而国家多难，其渐至于崔杼之乱。顷襄好色，不使风议，而民多昏乱，其积至昭奇之难。故至精之所动，若春气之生，秋气之杀也，虽驰传骛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犹射者乎！于此豪末，于彼寻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

夫荣启期一弹，而孔子三日乐，感于和；邹忌一徽，而威王终夕悲，感于忧。动诸琴瑟，形诸音声，而能使人为之哀乐。县法设赏而不能移风易俗者，其诚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车下，桓公喟然而寤，至精入人深矣！故曰：乐听其音则知其俗，见其俗则知其化。孔子学鼓琴于师襄，而谕文王之志，见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听鲁乐而知殷、夏之风，论近以识远也。作之上古，施及千岁，而文不灭，况于并世化民乎！

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抱质效诚，感动天地，神谕方外，令行禁止，岂足为哉！古圣王至精形于内，而好憎忘于外，出言以副情，发号以明旨，陈之以礼乐，风之以歌谣，业贯万世而不壅，横扃四方而不穷，禽兽昆虫，与之陶化，又况于执法施令乎！

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为非，其次赏贤而罚暴。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以为正。人主之于用法，无私好憎，故可以为命。夫权轻重不差蚊首，扶拨枉桡不失针锋，直施矫邪不私辟险，奸不能枉，谗不能乱，德无所立，怨无所藏，是任术而释人心者也。故为治者不与焉。

夫舟浮于水，车转于陆，此势之自然也。木击折轭，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载焉。是故道有智则惑，德有心则险，心有目则眩。兵莫憎于志而莫邪为下；寇莫大于阴阳而枹鼓为小，今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故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人有困穷，而理无不通。由此观之，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任人之才，难以至治。

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骝马而服驹馱。孔、墨博通，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险阻也。由此观之，则人知之于物也，浅矣。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箝伸钩，索铁歛金，椎移大牺，水杀鼃鼃，陆捕熊羆，然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擒之焦门。由此观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为治，勇不足以为强，则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坎井之无鼃鼃，隘也；园中之无修木，小也。夫举重鼎者，力少而不能胜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无绝梁，万人之聚无废功。

夫华骝、绿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鸱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昼日颠越，不能见丘山，形性诡也。夫螭蛇游雾而动，应龙乘云而举，援得木而捷，鱼得水而

骛。故古之为车也，漆者不画，凿者不斫，工无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职，不得相奸，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职事不嫚。夫责少者易偿，职寡者易守，任轻者易权，上操约省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君臣弥久而不相厌。

君人之道，其犹零星之尸也，俨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为丑饰，不为伪善，一人被之而不褒，万人蒙之而不徧。是故重为惠。若重为暴，则治道通矣。为惠者，尚布施也。无功而厚赏，无劳而高爵，则守职者懈于官，而游居者亟于进矣。为暴者，妄诛也。无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则修身者不劝善，而为邪者轻犯上矣。故为惠者生奸，而为暴者生乱。奸乱之俗，亡国之风。

是故明主之治，国有诛者而主无怒焉，朝有赏者而君无与焉。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也。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诛赏之来，皆在于身也，故务功修业，不受教于君。是故朝廷芜而无迹，田野辟而无草。故太上下知有之。桥直植立而不动，俯仰取制焉；人主静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譬而军之持麾者，妄指则乱矣。慧不足以大宁，智不足以安危，与其誉尧而毁桀也，不如掩聪明而反修其道也。清静无为，则天与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财；处愚称德，则圣人为之谋。是故下者万物归之，虚者天下遗之。

夫人主之听治也，清明而不暗，虚心而弱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于是乃始陈其礼，建以为基。是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虽幽野险途，则无由惑矣。人主深居隐处以避燥湿，闺门重袭以避奸贼，内不知闾里之情，外不知山泽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见十里之前，耳不能闻百步之外，天下之物无不通者，其灌输之者大，而斟酌之者众也。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乘众人之智，则天下之不足有也。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

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所利。夫举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载之上，弗重也；错之前，弗害也；举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厌。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员者运转而无方者，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

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千钧之重，乌获不能举也；众人相一，则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则乌获不足恃，乘众人之制者，则天下不足有也。

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夫载重而马羸，虽造父不能以致远；车轻马良，虽中工可使追速。是故圣人举事也，岂能拂道理之数，诡自然之性，以曲为直，以屈为伸哉？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是以积力之所举，无不胜也；而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聋者可令啮筋，而不可使有闻也；暗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处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胜其任，则举之者不重也；能称其事，则为之者不难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则天下一齐，无以相过也。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人主贵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执正营事，则谗佞奸邪无由进矣。譬犹方员之不相盖，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鸟兽之不可同群者，其类异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敌也。是故圣人得志而在上位，谗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犹雀之见鹞而鼠之遇狸也，亦必无余命矣。是故人主之一举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

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故一举而不当，终身伤。得失之道，权要在主，是故绳正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以修者然也。

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隐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无得于玉石，弗犯也。使人主执正持平，如从绳准高下，则群臣以邪来者，犹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灵王好细要，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尧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为治，而势可以易俗，明矣。《书》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

天下多眩于名声，而寡察其实。是故处人以誉尊，而游者以辩显。察其所尊显，无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数利害之地，而贤众口之辩也。治国则不然。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群臣辐凑，莫敢专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国佐治，必参五行之，阴考以观其归，并用周听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党一事，是以中立而遍，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百官述职，务致其公迹也。主精明于上，官致力于下，奸邪灭迹，庶功日进，是以勇者尽于军。乱国则不然，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上暗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说谈者游于辩，修行者竞于往。主上出令，则非之以与；法令所禁，则犯之以邪。为智者务于巧诈，为勇者务于斗争。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周比，以弄其上，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职，而被甲兵，不随南亩，而有贤圣之声者，非所以都于国也。骐驎騊駼，天下之疾马也。驱之不前，引之不止，虽愚者不加体焉。今治乱之机，辙迹可见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

权势者，人主之车舆；爵禄者，人臣之辔衔也。是故人主处

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审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何也？势有使之然也。

昔者豫让，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让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之下，身死为戮，国分为三。豫让欲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撞齿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两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岂其趋舍厚薄之势异哉？人之恩泽使之然也。纣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于牧野。岂周民死节，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义厚而号令行也。夫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相生之气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是故臣尽力死节以与君，君计功垂爵以与臣。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蹄马矣。是犹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数也。

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是故人主好鸷鸟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乱，事勤财匮，万民愁苦，生业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黼黻文章，绡绮綉，宝玩珠玉，则赋敛无度，而万民力竭矣。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为百姓力征，强凌弱，众暴寡。于是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以和辑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大羹不和，粢食不断，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周流五岳，岂其奉养不足乐哉？举天下而以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悯，举天下而传之舜，犹却行而脱履也。衰世则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处人主之势，则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在于宫室台榭，陂池苑囿，猛兽熊黑，玩

好珍怪。是故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罴厌刍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宫室衣锦绣。人主急兹无用之功，百姓黎民憔悴于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延颈举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

是故贤主之用人也，犹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为舟航柱梁，小者以为楫楔，修者以为榱桷，短者以为朱儒枅栌。无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规矩方圆，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然而良医囊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犹无可弃者，而况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举，乡曲之所不誉，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职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蛟也，及其下，牧竖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轻。是故审豪厘之计者，必遗天下之大数；不失小物之选者，惑于大数之举。譬犹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国，继绝世，志在直道正邪，决烦理棼，而乃责之以闾閤之礼，奥窔之间。或佞巧小具，谄进愉说，随乡曲之俗，卑下众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权，治乱之机。是犹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修同，群臣辐凑。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是故威立而不废，聪明先而不毙，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达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是故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泽兼覆而不偏，群臣劝务而不怠；近者安其性，远者怀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舆马者，足不劳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绝江海。

夫人主之情，莫不欲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然而群臣志达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刍蕘，犹不可弃也；使言之而非也，虽在卿相人君，掄策于庙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是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责其辩。暗主则不然，所爱习亲近者，虽邪枉不正，不能见也；疏远卑贱者，竭力尽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内，存万方，是犹塞耳而听清浊，掩目而视青黄也，其离聪明则亦远矣。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副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

夫寸生于稊，稊生于日，日生于形，形生于景，此度之本也。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于本者不乱于末，睹于要者不惑于详。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而不用，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圣主之治也，其犹造父之御：齐辑之于辔衔之际，而急缓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执节于掌握之间；内得于心中，外合于马志。是故能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诚得其术也。是故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

之驷马也。体离车舆之安，而手失驷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舆马不调，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为治。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矣；明分以示之，则跖、跽之奸止矣。

夫据除而窥井底，虽达视犹不能见其睛；借明于鉴以照之，则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劳，精神不竭，物至而观其象，事来而应其化，近者不乱，远者治也。是故不用适然之数，而行必然之道，故万举而无遗策矣。

今夫御者，马体调于车，御心和于马，则历险致远，进退周游，莫不如志。虽有骐驎騄骥之良，臧获御之，则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贵其自是，而贵其不得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夺，毋曰不争。”如此，则人材释而公道行矣。美者正于度，而不足者建于用，故海内可一也。

夫释职事而听非誉，弃公劳而用朋党，则奇材桃长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进。如此，则民俗乱于国，而功臣争于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释之而不用，是犹无辔衔而驰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制于蝼蚁，离其居也。猿狖失木，而擒于狐狸，非其处也。君人者释所守而与臣下争，则有司以无为持位，守职者以从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转任其上矣。

夫富贵者之于劳也，达事者之于察也，骄恣者之于恭也，势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为之，则智日困而自负其责也。数穷于下则不能伸理；行堕于国则不能专制，智不足以为治，威不足以行诛，则无以与天下交也。喜怒形于心者，欲见于外，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离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执政阿主，而有过则无以责之。有罪而不诛，则百官烦乱，智弗能解也；毁誉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则人主逾劳，人臣逾逸，是犹代庖宰剥牲而为大

匠斫也。与马竞走，筋绝而弗能及，上车执轡，则马服于衡下。故伯乐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无御相之劳而致千里者，乘于人资以为羽翼也。

是故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为而无好也。有为则谗生，有好则谀起。昔者齐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饵之，虞君好宝而晋献以璧、马钓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乐诱之，是皆以利见制于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热而水灭之，金刚而火销之，木强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胜也。故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塞。中扃外闭，何事之不节！外闭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后能用之，弗为而后能为之。精神劳则越，耳目淫则竭。故有道之主，灭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使有司，任而弗诏，责而弗教；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

摄权势之柄，其于化民易矣。卫君役子路，权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托势者胜也。故枝不得大于干，末不得强于本，则轻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属于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属于大也。是故得势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约，所制甚广。是故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岂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楚庄王伤文无畏之死于宋也，奋袂而起，衣冠相连于道，遂成军宋城之下，权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赵武灵王贝带鹩鹑而朝，赵国化之。使在匹夫布衣，虽冠獬冠、带贝带鹩鹑而朝，则不免为人笑也。

夫民之好善乐正，不待禁诛而自中法度者，万无一也。下必行之令，从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阴未移，而海内莫不被绳矣，故握剑锋，以离北宫子、司马蒯蕢不使应敌；操其觚，招其末，则

庸人能以制胜。今使乌获、藉蕃从后牵牛尾，尾绝而不从者，逆也；若指之桑条以贯其鼻，则五尺童子牵而周四海者，顺也。夫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天子发号，令行禁止，以众为势也。

夫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得利，威行也，若发城决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风而驰易以远。桓公立政，去食肉之兽、食粟之鸟、系置之网，三举而百姓说。纣杀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斲朝涉者之胫而万民叛，再举而天下失矣。故义者，非能遍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从风；暴者，非尽害海内之众也，害一人而天下离叛。故桓公三举而九合诸侯，纣再举而不得为匹夫。故举措不可不审。人主租敛于民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馑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高台层榭，接屋连阁，非不丽也。然民有掘穴狭庐所以托身者，明主弗乐也。肥醢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于口者，则明主弗甘也。匡床翦席，非不宁也，然民有处边城、犯危难、泽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惨怛于民也，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岁登民丰，乃始县钟鼓，陈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乐之，国无哀人。

故古之为金石管弦者，所以宣乐也；兵革斧钺者，所以饰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礼，所以效善也，衰经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谕哀也。此皆有充于内而成像于外。及至乱主，取民则不裁其力，求于下则不量其积，男女不得事耕织之业以供上之求，力勤财匮，君臣相疾也。故民至于焦唇沸肝，有今无储，而乃始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是犹贯甲冑而入宗庙，被罗紈而从军旅，失乐之所由生矣。

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跲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时有涇旱灾害之患，无以给上之征赋车马兵革之费。由此观之，则人之生，悯矣！夫天

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虽涔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穷流亡也。故国无九年之畜，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愒急；无三年之畜，谓之穷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则得承受于天地，而不离饥寒之患矣。若贪主暴君，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则百姓无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植；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饶高下各因其宜。丘陵坂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麇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罟罟不得布于野；獾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于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殽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麇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

故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而修封疆，虾蟆鸣、燕降而达路除道，阴降百泉则修桥梁，昏张中则务种谷，大火中则种黍菽，虚中则种宿麦，昴中则收敛畜积、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应时修备，富国利民，实旷来远者，其道备矣。非能目见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于心，则官自备矣。心之于九窍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动静听视皆以为主者，不忘于欲利之也。

故尧为善而众善至矣，桀为非而众非来矣。善积则功成，非积则祸极。

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员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所以心欲小者，虑患未生，备祸未发，戒过慎微，不敢纵

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辐凑而为之毂。智欲员者，环复转运，终始无端，旁流四达，渊泉而不竭，万物并兴，莫不响应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举动废置，曲得其宜，无所击戾，无不毕宜也。事欲鲜者，执柄持术，得要以应众，执约以治广，处静持中，运于璇枢，以一合万，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于微也；志大者，无不怀也；智员者，无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鲜者，约所持也。

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幸彻其膳，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过若毫厘，而既已备之也。夫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尧、舜、禹、汤、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当此之时，饔鼓而食，奏《雍》而彻，已饭而祭灶，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祸，可谓至贵矣。然而战战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心小矣。

《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其斯之谓欤！武王伐纣，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朝成汤之庙，解箕子之囚，使各处其宅，田其田，无故无新，惟贤是亲，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观得失，遍览是非，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于是略智博问，以应无方。由此观之，则圣人之智员矣。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过于莒弘，勇服于孟賁，足躡效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锄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颜色不变，弦歌不辍，临死亡之地，犯患难之危，据义行理而志不慑，分亦明矣。然为鲁司寇，听狱必为断；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

夫圣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约，故举而必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动而必穷矣。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而争万乘之君，此其所以车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难而必败。凡将设行立趣于天下，舍其易成者而从事难而必败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虽在断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见也；智者虽烦难之事，其不暗之效可见也。内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诸人，由近知远，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诛而不大有宁也，唯惻隐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独断也。故仁智错，有时合，合者为正，错者为权，其义一也。

府吏守法，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物之若耕织者，始初甚劳，终必利也众，愚人之所见者寡；事可权者多，愚之所权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备者，智者尽备之，可权者尽权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后合，愚者始于乐而终于哀。

今日何为而荣乎？旦日何为而义乎？此易言也。今日何为而义？旦日何为而荣？此难知也。问瞽师曰：“白素何如？”曰：“缟然。”曰：“黑何若？”曰：“黹然。”援白黑而示之，则不处焉。人之视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师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故

言白黑与人同，其别白黑与人异。入孝于亲，出忠于君，无愚智贤不肖皆知其为义也。使陈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鲜矣。凡人思虑，莫不先以为可而后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异。

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两者为本，而加之以勇力辩慧、捷疾劬录、巧敏迟利、聪明审察，尽众益也。身材未修，伎艺曲备，而无仁智以为表干，而加之以众美，则益其损。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则狂而操利剑；不智而辩慧怀给，则弃骥而不式。虽有材能，其施之不当，其处之不宜，适足以辅伪饰非。伎艺之众，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势；有愚质者，不可与利器。

鱼得水而游焉则乐，塘决水涸，则为蝼蚁所食。有掌修其堤防，补其缺漏，则鱼得而利之。国有以存，人有以生。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治国上使不得与焉；孝于父母，弟于兄嫂，信于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为也。释己之所得为，而责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处卑隐，欲上达，必先反诸己。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说，不信于友。说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道在易而求之难，验在近而求之远，故弗得也。

缪称训

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平乎准，直乎绳，圆乎规，方乎矩，包裹宇宙而无表里，洞同覆载而无所碍。是故体道者，不哀不乐，不喜不怒，其坐无虑，其寝无梦，物来而名，事来而应。

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故其心治者，支体相遗也；其国治者，君臣相忘也。黄帝曰：“芒芒昧昧，

从天之道，与元同气。”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无岐道旁见者，遏障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向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

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积恩之见证也；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者也。故道灭而德用，德衰而仁义生。故上世体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坏也，末世绳绳乎唯恐失仁义。君子非仁义无以生，失仁义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无以活，失嗜欲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知各殊矣。

《易》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报美，其怨大者其祸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无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圣人察其所以往，则知其所以来者。圣人之道，犹中衢而致尊邪？过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愿于上以交其下，谁弗戴？以其所欲于下以事其上，谁弗喜？

《诗》云：“媚兹一人，应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

君子见过忘罚，故能谏；见贤忘贱，故能让；见不足忘贫，故能施。情系于中，行形于外。凡行戴情，虽过无怨；不戴其情，虽忠来恶。后稷广利天下，犹不自矜；禹无废功，无废财，自视犹缺如也。满如陷，实如虚，尽之者也。

凡人各贤其所说，而说其所快。世莫不举贤，或以治，或以乱，非自遁，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贤，而求与己同者，而欲得贤，亦不几矣！使尧度舜，则可；使桀度尧，是犹以升量石也。今谓狐狸，则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尝见狐者，必未尝见狸也。狐、狸非异，同类也，而谓狐狸，则不知狐、狸。是故谓不肖者贤，则必不知贤；谓贤者不肖，则必不知不肖者矣。

圣人在上，则民乐其治；在下，则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

寝关曝纆，不得须臾宁。故《易》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言小人处非其位，不可长也。

物莫无所不用。天雄鸟喙，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侏儒瞽师，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备乐。是故圣人制其刳材，无所不用矣。

勇士一呼，三军皆辟，其出之也诚。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诸己也。故上多故则民多诈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闻也。

说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发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势接，而不可以照谥。

戎翟之马，皆可以驰驱，或近或远，唯造父能尽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贤或不肖，唯唐虞能齐其美，必有不传者。中行缪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盖力优而克不能及也。用百人之所以能，则得百人之力；举千人之所爱，则得千人之心。譬若伐树而引其本，千枝万叶则莫得弗从也。

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不可内解于心；圣人之养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热，冰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赖其功者，若失火舟中。故君子见始，斯知终矣。媒灼誉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强饭之，莫之爱也。虽亲父慈母不加于此，有以为，则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来也，施死者非专为生也。诚出于己，则所动者远矣。

锦绣登庙，贵文也；圭璋在前，尚质也。文不胜质，之谓君子。故终年为车，无三寸之辖，不可以驱驰；匠人斫户，无一尺之榱，不可以闭藏。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结。

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导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泽，而不可以昭谥。在混冥之中，不可谕于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乱，盖情甚乎叫呼也。无诸己，求诸人，古今未

之闻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诚在令外也。圣人在上，民迁而化，情以先之也。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与令殊也。故《易》曰：“亢龙有悔。”三月婴儿，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爱谕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旷旷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于外，故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鹰翔川，鱼鳖沈，飞鸟扬，必远害也。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于中，而不能违其难也。故人之甘甘，非正为跖也，而跖焉往。君子之惨怛，非正为伪形也，谕乎人心。非从外入，自中出者也。

义正乎君，仁亲乎父。故君之于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为苟简易；父之于子也，能发起之，不能使无忧寻。故义胜君，仁胜父，则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

圣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与？”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诗》曰：“执轡如组。”《易》曰：“含章可贞。”运于近，成文于远。夫察所夜行，周公惭乎景，故君子慎其独也。释近斯远，塞矣。

闻善易，以正身难。夫子见禾之三变也，滔滔然曰：“狐向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见善则痛其身焉，身苟正，怀远易矣。故《诗》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

小人之从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义。所求者同，所期者异乎！击舟水中，鱼沈而鸟扬。同闻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负羁以壶饗表其闾，赵宣孟以束脯免其躯。礼不隆而德有余，仁心之感恩接而僭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则为恩厚，其在责人则生争斗。故曰：“兵莫僭于意志，莫邪为下；寇莫大于阴阳，枹鼓为小”。

圣人为善，非以求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故人之忧喜，非为蹉，蹉焉往生也。故至人不容。故若昧而抚，若跌

而据。圣人之为治，漠然不见贤焉，终而后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骐驎不能与之争远。今夫夜有求，与瞽师并，东方开，斯照矣。动而有益，则损随之。故《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积薄为厚，积卑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辉，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离朱弗能见也。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为日不足也，其忧寻推之也。故《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怀情抱质，天弗能杀，地弗能埋也，声扬天地之间，配日月之光，甘乐之者也。苟向善，虽过无怨；苟不向善，虽忠来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诸人不如求诸己得也。

声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无非己者。操锐以刺，操刃以击，何怨乎人？故管子文锦也，虽丑登庙；子产练染也，美而不尊。虚而能满，淡而有味，被褐怀玉者。故两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

男子树兰，美而不芳，继子得食，肥而不泽，情不相与往来也。生所假也，死所归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闾张掖而受刃，不以所托害所归也。故世治则以义卫身，世乱则以身卫义。死之日，行之终也。故君子慎一用之。无勇者，非先慑也，难至而失其守也；贪婪者，非先欲也，见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见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祸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夺也。人之欲荣也，以为己也，于彼何益！圣人之行义也，其忧寻出乎中也，于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独称；贫贱者多矣，而伯夷独举。以贵为圣乎？则圣者众矣；以贱为仁乎，则贱者多矣。何圣、仁之寡也！独专之意乐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归乎伯孟，必此积也。不身遁，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独梁，不为无人不就其容。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难。情先动，动无不得，无不得则无着，发着而后快。故唐虞之举错也，非以偕情也，快己而天下治；桀、纣非正贼之也，快己而百事废。喜憎议而治乱分矣。

圣人之行，无所合，无所离。譬若鼓，无所与调，无所不比。丝管金石，小大修短有叙，异声而和。君臣上下，官职有差，殊事而调。夫织者日以进，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闻乞之歌而悲，出而视之，其母也。艾陵之战也，夫差曰：“夷声阳，句吴其庶乎！”同是声，而取信焉异，有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乐，心乐而哭不衰。夫子曰：“弦则是也，其声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外者也。

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文情理通，则凤麟极矣，言至德之怀远也。输子阳谓其子曰：“良工渐乎矩凿之中。”矩凿之中，固无物而不周，圣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马，医骀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载，诚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汲于不已知者，不自知也，矜恒生于不足，华诬生于矜。诚中之人，乐而不汲，如鸛好声，熊之好经，夫有谁为矜！

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号而哭，叽而哀，而知声动矣。容貌颜色，理拙伸倨，知情伪矣。故圣人栗栗乎其内，而至乎至极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顺，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为武王造之也；崇侯、恶来，天非为纣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

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泽；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东户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遗，耒耜余粮宿诸亩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凡高者贵其左，故下之于上曰左之，臣辞也；下者贵其右，故上之于下曰右之，君让也。故上左迁则失其所尊也，臣右还则失其所贵矣。

小快害道，斯须害仪。子产腾辞，狱繁而无邪。失诸情者，则塞于辞矣。

成国之道，工无伪事，农无遗力，士无隐行，官无失法。譬

若设网者，引其纲而万目开矣。舜、禹不再受命，尧、舜传大焉，先形乎小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禅于家国，而天下从风。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

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无载焉而不胜，大而章，远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于人，斯得诸己也。释己而求诸人，去之远矣。

君子者乐有余而名不足，小人乐不足而名有余。观于有余不足之相去，昭然远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闻也。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子曰：“钧之哭也，曰‘子予奈何兮乘我何！’其哀则同，其所以哀则异。”故哀乐之袭人情也深矣，凿地漂池，非止以劳苦民也，各从其蹠而乱生焉，其载情一也，施人则异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于王，桀纣日怏怏以致于死，不知后世之讥己也。

凡人情，说其所苦即乐，失其所乐则哀，故知生之乐，必知死之哀。

有义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惧，如饥渴者不可欺以虚器也。人多欲亏义，多忧害智，多惧害勇。

嫚生乎小人，蛮夷皆能之；善生乎君子，诱然与日月争光，天下弗能遏夺。故治国乐其所以存，亡国亦乐其所以亡也。金锡不消释则不流刑，上忧寻不诚则不法民。忧寻不在民，则是绝民之系也；君反本，而民系固也。

至德，小节备，大节举，齐桓举而不密，晋文密而不举。晋文得之乎国内，失之乎境外；齐桓失之乎国内，而得之本朝。

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而聪明。君不与臣争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经而成之，齐桓、秦穆受而听之。

照惑者以东为西，惑也，见日而寤矣。

卫武侯谓其臣曰：“小子无谓我老而羸我。有过必谒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论者也。

人无能作也，有能为也；有能为也，而无能成也。人为之，天成之。终身为善，非天不行；终身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祸福，非我也。故君子顺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于天也；命者，所遭于时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为非，而未能必免其祸。

君，根本也；臣，枝叶也。根本不美，枝叶茂者，未之闻也。

有道之世，以人与国；无道之世，以国与人。尧王天下而忧不解，授舜而忧释。忧而守之，而乐与贤终，不私其利矣。

凡万物有所施之，无小不可；为无所用之，碧瑜粪土也。

人之情，于害之中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腍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师而超群者，必其乐之者也；弗甘弗乐而能为表者，未之闻也。

君子时则进，得之以义，何幸之有！不时则退，让之以义，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饿死首阳之下，犹不自悔，弃其所贱，得其所贵也。

福之萌也绵绵，祸之生也分分。福祸之始萌微，故民慢之。唯圣人见其始而知其终，故传曰：“鲁酒薄而邯郸围，羊羹不斟而宋国危。”

明主之常罚，非以为己也，以为国也。适于己而无功于国者，不施赏焉；逆于己便于国者，不加罚焉。故楚庄谓其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禄，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无一焉。吾无以与女。”可谓不逾于理乎！其谢之也，犹未之莫与！

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惭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乐也，不知其所由然。

有国者多矣，而齐桓、晋文独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坛焉，而三王独道。君不求诸臣，臣不假之君，修近弥远，而后世称其大。不越邻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礼可为也，而莫能夺之名

也，必不得其所怀也。

义载乎宜之谓君子，宜遗乎义之谓小人。通智得而不劳，其次劳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劳，古人味而弗贪也，今人贪而弗味。歌之修其音也，音之不足于其美者也。金石丝竹助而奏之，犹未足以至于极也。人能尊道行义，喜怒取予，欲如草之从风。

召公以桑蚕耕种之时弛狱出拘，使百姓皆得反业修职；文王辞千里之地，而请去炮烙之刑。故圣人之举事也，进退不失时，若夏就絺绌，上车授绥之谓也。

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学壶子，观景柱而知持后矣。故圣人不为物先，而常制之，其类若积薪樵，后者在上。

人以义爱，以党群，以群强。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所制者小矣。

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铄，虎豹之文来射，猿狖之捷来措。故子路以勇死，苋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险者不得履绳，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贯冥冥入于昭昭，可与言至矣。

鹊巢知风之所起，獭穴知水之高下，睥目知晏，阴谐知雨，为是谓人智不如鸟兽，则不然。故通于一伎，察于一辞，可与曲说，未可与广应也。

宁戚击牛角而歌，桓公举以大政；雍门子以哭见孟尝君，涕流沾纛。歌哭，众人之所能为也；一发声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谕人心不可及也。简公以儒杀，子阳以猛劫，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于律者，其清浊一也。绳之外与绳之内，皆失直者也。

纆为象箸而箕子饥，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见所始则知所终，故水出于山入于海，稼生乎野而藏乎仓。圣人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

水浊者鱼噉，令苛者民乱，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故商

缺立法而支解，吴起刻削而车裂。

治国譬若张瑟，大弦组，则小弦绝矣。故急警数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施于四海。是故禄过其功者损，名过其实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祸福不虚至矣。身有丑梦，不胜正行；国有妖祥，不胜善政。是故前有轩冕之赏，不可以无功取也；后有斧钺之禁，不可以无罪蒙也。素修正者，弗离道也。

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是故积羽沈舟，群轻折轴，故君子禁于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积快而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积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

天有四时，人有四用。何谓四用？视而形之莫明于目，听而精之莫聪于耳，重而闭之莫固于口，含而藏之莫深于心。目见其形，耳听其声，口言其诚，而心致之精，则万物之化咸有极矣。

地以德广，君以德尊，上也；地以义广，君以义尊，次也；地以强广，君以强尊，下也。故粹者王，驳者霸，无一焉者亡。

昔二皇凤皇至于庭，三代至乎门，周室至乎泽。德弥粗，所至弥远；德弥精，所至弥近。

君子诚仁，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诚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与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胜欲者昌，欲胜情者亡。

欲知天道察其数，俗知地道物其树，欲知人道从其欲。勿惊勿骇，万物将自理；勿挠勿撓，万物将自清。察一曲者，不可与言化；审一时者，不可与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昼，日月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无形者也。

骄溢之君无忠臣，口慧之人无必信，交拱之木无把之枝，寻常之沟无吞舟之鱼。根浅则未短，本伤则枝枯。福生于无为，患

生于多欲，害生于弗备，秽生于弗耨。圣人为善若恐不及，备祸若恐不免。蒙尘而欲毋眯，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发，祸由己生。圣人不求誉，不辟非，正身直行，众邪自息。今释正而追曲，倍是而从众，是与俗偈走，而内行无绳，故圣人反己而弗由也。

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尝之而无味，视之而无形，不可传于人。

大戟去水，亭历愈张，用之不节，乃反为病。物多类之而非，唯圣人知其微。

善御者不忘其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为人上者不忘其下，诚能爱而利之，天下可从也。弗爱弗利，亲子叛父。

天下有至贵而非势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寿而非千岁也。原心反性，则贵矣；适情知足，则富矣；明死生之分，则寿矣。

言无常是，行无常宜者，小人也。察于一事，通于一伎者，中人也。兼覆盖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圣人也。

齐俗训

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

夫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也。今世之为礼者，恭敬而伎；为义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则失礼义之本也，故构而多责。夫水积则生相食之鱼，土积则生自冗之兽，礼义饰则生伪匿之本。夫吹灰而欲无眯，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

蒙不知东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暖而无文，其兵戈铍而无刃，其歌乐而无转，其哭哀而无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无所施其美，亦不求得。亲戚不相毁誉，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礼义之生，货材之贵，而诈伪萌兴，非誉相纷，怨德并行，于是乃有曾参、孝己之美，而生盗跖、庄跷之邪。故有大路龙旂，羽盖重綏，结驷连骑，则必有穿窬拊楹、抽篋逾笮之奸；有诡文繁绣，弱绁罗纨，必有菅屣蹴踖、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

夫虾蟆为鹑，水蛭为蠃螋，皆生非其类，唯圣人知其化。夫胡人见麋，不知其可以为布也。越人见毳，不知其可以为旃也。故不通于物者，难与言化。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榼，炮烙生乎热斗。子路撻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子赣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赣让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远，通于论者也。

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齐于俗，可随也。事周于能，易为也。矜伪以惑世，伉行以违众，圣人不以为民俗，广厦阔屋，连闼通房。人之所安也，鸟入之而忧。高山险阻，深林丛薄，虎豹之所乐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积水重泉，鼃鼃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云》、《九韶》、《六英》，人之所乐也，鸟兽闻之而惊。深溪峭岸，峻木寻枝，猿狖之所乐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诡，所以为乐者乃所以为哀，所以为安者乃所以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谥，使各便其性，安

其居，处其宜，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齿，筐不可以持屋，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铅不可以为刀，铜不可以为弩，铁不可以为舟，木不可以为釜，各用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夫明镜便于照形，其于以函食，不如簞，牺牛粹毛宜于庙牲，其于以致雨，不若黑蜧。由此观之，物无贵贱，因其所贵而贵之，物无不贵也；因其所贱而贱之，物无不贱也。

夫玉璞不厌厚，角觶解不厌薄，漆不厌黑，粉不厌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则均，其用一也。今之裘与蓑孰急？见雨则裘不用，升堂则蓑不御，此代为常者也。譬若舟、车、楯、肆、穷庐，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贤”者，言不致鱼于木，沈鸟于渊。

故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坂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譬若播棋丸于地，员者走泽，方者处高，各从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风之遇箫，忽然感之，各以清浊应矣。

夫猿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狙貉得埵防，弗去而缘。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而足迹不接诸侯之境，车轨不结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也，皆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于末也；有余者非多财也，欲节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也，民躁而费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诛，非所为也，其所守也。

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于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

原人之性，芜秽而不得清明者，物或操之也。羌、氏、僰、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鞬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婴儿生而徙国，则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观之，衣服礼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夫竹之性浮，残以为牒，束而投之水则沉，失其体也。金之性沉，托之于舟上则浮，势有所支也。夫素之质白，染之以涅则黑，缣之性黄，染之以丹则赤。人之性无邪，久湛于俗则易。易而忘本，合于若性。故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河水欲清，沙石秽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圣人能遗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极也，有以自见也，则不失物之情，无以自见，则动而惑营。譬若陇西之游，愈躁愈沉。孔子谓颜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于我也亦忘。虽然，汝虽忘乎，吾犹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以入军则破。是故不闻道者，无以反性。

故古之圣王，能得诸己，故令行禁止，名传后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将举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玺之抑埴，正与之正，倾与之倾。故尧之举舜也，决之于目；桓公之取宁戚也，断之于耳而已矣。为是释术数而任耳目，其乱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断也，反情性也。听失于诽谤而目淫于采色，而欲得事正则难矣。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哀可哀者、笑可哀者，载使然也。是故贵虚。

故水击则波兴，气乱则智昏。智昏不可以为政，波水不可以为平。故圣王执一而勿失，万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贵，无适于天下。圣人托于无适，故民命系矣。

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为义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见不过十里，而欲遍照海内之民，哀乐弗能给也。无天下之委财，而欲遍赡万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

之上寻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虽病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故厘负羁之壶餐，愈于晋献公之垂棘；赵宣孟之束脯，贤于智伯之大钟。故礼丰不足以效爱，而诚心可以怀远。

故公西华之养亲也，若与朋友处；曾参之养亲也，若事严主烈君；其于养，一也。故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也，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三苗髻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鬻剪，其于服，一也。帝颡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之于四达之衢，今之国都，男女切蹠，肩摩于道，其于俗，一也。故四夷之礼不同，皆尊其主而爱其亲，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严其上。夫鸟飞成行，兽处成群，有孰教之！

故鲁国服儒者之礼，行孔子之术，地削名卑，不能亲近来远。越王勾践剃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拘罢拒折之容，然而胜夫差于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发，箕踞反言，而国不亡者，未必无礼也。楚庄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诸侯。晋文君大布之衣，絺羊之裘，韦以带剑，威立于海内，岂必邹鲁之礼之谓礼乎？是故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进，虽之夷狄徒隸之国，结轨乎远方之外，而无所困矣。

礼者，实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而仁发并以见容，礼不过实，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丧，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伪辅情也。三月之服，是绝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而务以行相反之制，五绋之服。悲哀抱于情，葬埋称于养，不强人之所不能为，不绝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于适，诽谤无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繁还之礼也，距《采齐》、《肆夏》之容也，以为旷日烦民而无所用，故制礼足以佐实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陈钟鼓，盛管箫，扬干戚，奋羽旄，以为费财乱政，制乐足以合欢宣意而已，喜不羨于音。非

不能竭国廩民，虚府殫财，含珠鳞施，纶组节束，追送死也，以为穷民绝业而无益于槁骨腐肉也，故葬埋足以收敛盖藏而已。昔舜葬苍梧，市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之山，农不易其亩；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俭之适者也。乱国则不然，言与行相悖，情与貌相反，礼饰以烦，乐优以淫，崇死以害生，久丧以招行，是以风俗浊于世，而诽谤萌于朝，是故圣人废而不用也。

义者，循理而行宜也；礼者，体情制文者也。义者宜也，礼者体也。昔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鲁治礼而削，知礼而不知体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溜，葬成亩，其乐《咸池》、《承云》、《九韶》，其服尚黄。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户，葬墙置罍，其乐《夏龠》、《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礼，其社用石，祀门，葬树松，其乐《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礼，其社用栗，祀灶，葬树柏，其乐《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礼乐相诡，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亲疏之恩，上下之伦。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传代之俗，譬由胶柱而调瑟也。

故明主制礼义而为衣，分节行而为带。衣足以覆形，从典坟，虚循挠，便身体，适行步，不务于奇丽之容，隅皆之削。带足以结纽收衽，束牢连固，不亟于为文句疏短之鞶。故制礼义，行至德，而不拘于儒墨。

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所谓聪者，非谓闻彼也，自闻而已。所谓达者，非谓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则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视则明，以听则聪，以言则公，以行则从。故圣人裁制物也，犹工匠之斫削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别也，曲得其宜而不折伤。拙工则不然，大则塞而不入，小则窅而不周，动于心，枝于手而愈丑。夫圣人之斫削物也，剖之判之，离之散之，已淫已失，复揆以一，既出其根，复归其门，已雕已琢，还反于朴。合而为道德，离而为仪表，其转入玄冥，其

散应无形。礼义节行，又何以穷至治之本哉！

世之明事者，多离道德之本，曰礼义足以治天下，此未可与言术也，所谓礼义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一世之迹也。譬若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衿袪，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薶而已，夫有孰贵之？故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为三年之丧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圣人之所以应时耦变，见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饔插，知三年非一日，是从牛非马，以微笑羽也。以此应化，无以异于弹一弦而会《棘下》。

夫以一世之变，欲以耦化应时，譬犹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仪不可以百发，一衣不可以出岁。仪必应乎高下，衣必适乎寒暑。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余圣，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世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夫能与化推移为人者，至贵在焉尔。故狐梁之歌可随也，其所以歌者不可为也；圣人之法可观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辩士言可听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剑不可爱也，而欧冶之巧可贵也。今夫王乔、赤诵子，吹呕呼吸，吐故纳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今欲学其道，不得其养气处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时诎时伸，其不能乘云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抱大圣之心，以镜万物之情，上与神明为友，下与造化为人。今欲学其道，不得其清明玄圣，而守其法籍宪令，不能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之巧；得百走马，不若得伯乐之数。”

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眇者无度量，故天之圆也不得规；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其间而

莫知其所。故其见不远者，不可与语大；其智不闾者，不可与论至。昔者冯夷得道以潜大川，钳且得道以处昆仑。扁鹊以治病，造父以御马，羿以之射，倕以之斫，所为者各异，而所道者一也。夫禀道以通物者，无以相非也，譬如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为酸，或以为甘，煎熬燎炙，齐味万方，其本一牛之体。伐梗桡豫樟而剖梨之，或为棺槨，或为柱梁，披断拨槌，所用万方，然一木之朴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其曲家异而不失于体。伯乐、韩风、秦牙、管青，所相各异，其知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汤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礼，桀纣之所以亡，而汤武之所以为治。

故剡削销锯陈，非良工不能以制木；炉橐捶坊设，非巧冶不能以冶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劘。何则？游乎众虚之间。若夫规矩钩绳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无弦，虽师文不能以成曲，徒弦，则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悲也。若夫工匠之为连犍，运开、阴闭、眩错，入于冥冥之眇，神调之极，游乎心手众虚之间，而莫与物为际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师之放意相物，写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为平者准也，为直者绳也。若夫不在于绳准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术也。故叩宫而宫应，弹角而角动，此同音之相应也。其于五音无所比，而二十五弦皆应，此不传之道也。故萧条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观之，事有合于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于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于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于心者也。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于此而非于彼，非于此而是于彼者，此之谓

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择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谓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为宽裕者曰：勿数挠。为刻削者曰：致其咸酸而已矣。晋平公出言而不当，师旷举琴而撞之，跌衽宫壁，左右欲涂之，平公曰：“舍之！以此为寡人失。”孔子闻之曰：“平公非不痛其体也，欲来谏者也。”韩子闻之曰：“群臣失礼而弗诛，是纵过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宾有见人于宓子者，宾出，宓子曰：“子之宾独有三过：望我而笑，是撻也；谈话而不称师，是返也；交浅而言深，是乱也。”宾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谈话而不称师，是通也；交浅而言深，是忠也。”

故宾之容一体也，或以为君子，或以为小人，所自视之异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亲，身疏既谋当而见疑。亲母为其子治鬻秃，而血流至耳，见者以为其爱之至也；使在于继母，则过者以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从观者异也。从城上视牛如羊，视羊如豕，所居高也。窥面于盘水则员，于杯则隋。面形不变其故，有所员、有所隋者，所自窥之异也。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窥我者乎！若转化而与世竞走，譬犹逃雨也，无之而不濡。常欲在于虚，则有不能为虚矣。若夫不为虚而自虚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

故通于道者如车轴，不运于己，而与毂致千里，转无穷之原也。不通于道者若迷惑，告以东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复迷惑也。故终身隶于人，辟若倪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间定矣。故圣人体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则几于免矣。

治世之体易守也，其事易为也，其礼易行也，其责易偿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农无废功，工无苦事，商无折货，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兴土功也。修胫者使之跖镬，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准，伛者使

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而悖，失处而贱，得势而贵，圣人总而用之，其数一也。

夫先知远见，达视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责于民，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敖世轻物，不污于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为民化；神机阴闭，剗削无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为民业。故蓂弘、师旷先知祸福，言无遗策，而不可与众同职也；公孙龙折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不可与众同道也；北人无择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渊，不可以为世仪；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为国俗。

夫挈轻重不失铢两，圣人弗用，而县之乎铨衡；视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准。何则？人才不可专用，而度量可世传也。故国治可与愚守也，而军制可与权用也。夫待骀衰、飞兔而驾之，则世莫乘车；待西施、毛嫱而为配，则终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并用之。夫骐驎千里，一日而通，弩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观之，人材不足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故谚曰：“鸟穷则喙，兽穷则触，人穷则诈。”此之谓也。

道德之论，譬犹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驰骛千里不能易其处。趋舍礼俗，犹室宅之居也，东家谓之西家，西家谓之东家，虽皋陶为之理，不能定其处。故趋舍同，诽谤在俗；意行钩，穷达在时。汤武之累行积善，可及也；其遭桀纣之世，天授也。今有汤武之意，而无桀纣之时，而欲成霸王之业，亦不几矣。昔武王执戈秉钺以伐纣胜殷，搢笏杖屨以临朝。武王既没，殷民叛之。周公践东宫，履乘石，摄天子之位，负扆而朝诸侯，放蔡

叔，诛管叔，克殷残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后文，非意变也，以应时也；周公放兄诛弟，非不仁也，以匡乱也。故事周于世则功成，务合于时则名立。

昔齐桓公合诸侯以乘车，退诛于国以斧钺；晋文公合诸侯以革车，退行于国以礼义。桓公前柔而后刚，文公前刚而后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权制诸侯钩者，审于势之变也。颜阖，鲁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币先焉，凿培而遁之，为天下显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况身乎！世多称古之人而高其行，并世有与同者而弗知贵也，非才下也，时弗宜也。故六骥骥、四骏驥，以济江河，不若窾木便者，处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简于行而谨于时。今世俗之人，以功成为贤，以胜患为智，以遭难为愚，以死节为戇，吾以为各致其所极而已。

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发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乐直行尽忠以死节，故不为也。伯夷、叔齐非不能受禄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乐离世伉行以绝众，故不务也。许由、善卷非不能抚天下宁海内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让、要离非不知乐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乐推诚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从箕子视比干，则愚矣；从比干视箕子，则卑矣；从管、晏视伯夷，则戇矣；从伯夷视管、晏，则贪矣。趋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乐其务，将谁使正之？曾子曰：“击舟水中，鸟闻之而高翔，鱼闻之而渊藏。”故所趋各异，而皆得所便。故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鹈胡饮水数斗而不足，鱗鲙入口若露而死。智伯有三晋而欲不澹，林类、荣启期衣若县衰而意不嫌。由此观之，则趣行各异，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节者见难不苟免，贪禄者见利不顾身，而好名者非义不苟得。此相为论，譬犹冰炭钩绳也，何时而合！若以圣人为之中，则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飞鸟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栖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趋舍行义，亦人之所栖宿也。各乐其

所安，致其所跖，谓之成人。故以道论者，总而齐之。

治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士无伪行，工无淫巧，其事经而不扰，其器完而不饰。乱世则不然，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器用逐于刻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文者处烦挠以为慧，争为佞辩，久稽而不决，无益于治。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于用。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无以养生；其织不强，无以掩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参无所施其善，孟贲、成荆无所行其威。

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浇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朴，犒服马牛以为牢；滑乱万民，以清为浊；性命飞扬，皆乱以营；贞信漫澜，人失其情性。于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乱其目，刍豢黍粱、荆吴芬馨以啖其口，钟鼓管箫丝竹金石以淫其耳，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其心。于是百姓糜沸豪乱，暮行逐利，烦拏浇浅，法与义相非，行与利相反，虽十管仲，弗能治也。

且富人则车舆衣纂锦，马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綵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贫人则夏被褐带索，含菽饮水以充肠，以支暑热，冬则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足以论之。夫乘奇技、伪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饥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发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农事废，女工伤，则饥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诛者，古今之未闻也。

故仕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败军之卒，勇武遁

逃，将不能止也；胜军之陈，怯者死行，惧不能走也。故江河决，沉一乡，父子兄弟相遗而走，争升陵坂、上高丘，轻足先升，不能相顾也。世乐志平，见邻国之人溺，尚犹哀之，又况亲戚乎！故身安则恩及邻国，志为之灭；身危则忘其亲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体有所痛也。夫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扣门求水，莫弗与者，所饶足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所有余也。故物丰则欲省，求澹则争止。秦王之时，或人蒞子，利不足也。刘氏持政，独夫收孤，财有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弗能禁也。

道应训

太清问于无穷曰：“子知道乎？”无穷曰：“吾弗知也。”又问于无为曰：“子知道乎？”无为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无为曰：“吾知道有数。”曰：“其数奈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窳，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

太清又问于无始曰：“向者，吾问道于无穷，曰：‘吾弗知之。’又问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无为曰：‘吾知道有数。’曰：‘其数奈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窳，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吾所以知道之数也。’若是，则无为知与无穷之弗知，孰是孰非？”无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浅，弗知内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叹曰：“然则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为弗知，弗知之为知邪？”无始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

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白公问于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应。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吴越之善没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然则人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何谓不可！谁知言之谓者乎！夫知言之谓者，不以言言也。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于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谓也。

惠子为惠王为国会，已成而示诸先生，先生皆善之。秦之惠王，惠王甚说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对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岂无郑、卫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国有礼，不在文辩。”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此之谓也。

田骈以道术说齐王，王应之曰：“寡人所有，齐国也。道术难以除患，愿闻国之政。”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为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为材。愿王察其所谓，而自取齐国之政焉已。虽无除其患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可陶冶而变化也。齐国之政，何足问哉！”此老聃之所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问者，齐也。田骈所称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阴阳，阴阳不及和，和不及道。

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府库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义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听也。九日，叶公入，乃发大府之货以予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也；不能为人，又无以自为，可谓至愚矣。譬白公

之畜也，何以异于梟之爱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也。”

赵简子以襄子为后，董阏于曰：“无卹贱，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为人也，能为社稷忍羞。”异日，知伯与襄子饮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请杀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为社稷忍羞，岂曰能刺人哉！”处十月，知伯围襄子于晋阳，襄子疏队而击之，大败知伯，破其首以为饮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为天下溪。”

齿缺问道于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视，天和将至。摄女知，正女度，神将来舍。德将来附若美，而道将为女居。慧乎若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言未卒，啮缺继以讎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实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无心可与谋。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达，能无以知乎？”

赵襄子攻翟而胜之，取尤人、终人。使者来谒之，襄子方将食而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忧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积，今一朝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楚、吴、越皆尝胜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孔子劲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胜者，以强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

惠孟见宋康王，蹠足髻袂，疾言曰：“寡人所说者，勇有功也，不说为仁义者也，客将何以教寡人？”惠孟对曰：“臣有道于此。人虽勇，刺之不入；虽巧有力，击之不中。大王独无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闻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击之而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不敢击，夫

不敢刺、不敢击，非无其意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意也。夫无其意，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心，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独无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对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者。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此贤于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惠孟出，宋王谓左右曰：“辩矣，客之以说胜寡人也。”故老子曰：“勇于不敢则活。”由此观之，大勇反为不勇耳。

昔尧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尧、舜、武王于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资也。故人与骥逐走则不胜骥，托于车上，则骥不能胜人。北方有兽，其名曰蹶，鼠前而兔后，趋则顿，走则颠，常为蛩蛩馿馿取甘草以与之，蹶有患害，蛩蛩馿馿必负而走。此以其能，托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斫者，希不伤其手。”

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嗣君应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愿以受教。”薄疑对曰：“乌获举千钧，又况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文君谓杜赫曰：“愿学所以安周。”赫对曰：“臣之所言不可，则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则周自安矣。此所谓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无割。故致数舆无舆”也。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赣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辞不受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受教顺可施后世，非独以适身之行也。今国之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金，则不复赎人。自今以来，鲁人不复赎人于诸侯矣。”孔子亦可谓知礼矣。故老子曰：“见小曰明。”

魏武侯问于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数战而数胜。”武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其独以亡，何故也？”

对曰：“数战则民罢，数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则国不亡者，天下鲜矣。骄则恣，恣则极物；罢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刭于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宁越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商于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爇火甚盛，从者甚众。宁越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桓公及至，从者以请。桓公辍之衣冠而见，说以为天下。桓公大说，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也。卫之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问之。问之而故贤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也，以人之小恶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听必有验，一听而弗复问，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难合也，权而用其长者而已矣。当是举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

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无以财物为也。”大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处而杀其子，吾弗为。皆勉处矣！为吾臣，与翟人奚以异？且吾闻之也：不以其所养害其养。”杖策而去。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谓能保生矣。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禄，则必重失之。所自来者久矣，而轻失之，岂不惑哉？故老子曰：“贵以身为天下，焉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

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处江海之上，心在魏阙之下，为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犹不能自胜。”詹子曰：“不能自胜则从之。从之，神无怨乎！不能自胜而强弗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故老子

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是故“用其光复归其明”也。

楚庄王问詹何曰：“治国奈何？”对曰：“何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庙社稷，愿学所以守之。”詹何对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任于身，不敢对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

桓公读书于堂，轮人斫轮于堂下，释其椎凿而问桓公曰：“君之所读者何书也？”桓公曰：“圣人之书。”轮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轮扁曰：“是直圣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读书，工人焉得而讥之哉！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然，有说。臣试以臣之斫轮语之：大疾则苦而不入，大徐则甘而不固。不甘不苦，应于手，厌于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为轮。今圣人之所言者，亦以怀其实，穷而死，独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夫爵赏赐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怨也，臣请当之。”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皆知杀戮之专，制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专其政。故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徐冯曰：“事者，应变而动。变生于时，故知时者无常行。书者，言之所出也。言出于知者，知者藏书。”于是王寿乃焚书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令尹子佩请饮庄王，庄王许诺。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曰：“昔者君王许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庄王曰：“吾闻子

具于强台。强台者，南望料山，以临方皇，左江而右淮，其乐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当此乐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晋公子重耳出亡，过曹，无礼焉。厘负羁之妻谓厘负羁曰：“君无礼于晋公子。吾观其从者，皆贤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晋国，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厘负羁遗之壶飧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飧而反其璧。及其反国，起师伐曹，克之，令三军无入厘负羁之里。故老子曰：“曲则全，枉则直。”

越王勾践与吴战而不胜，国破身亡，困于会稽。忿心张胆，气如涌泉，选练甲卒，赴火若灭。然而请身为臣，妻为妾，亲执戈为吴兵先马走，果擒之于干遂。故老子曰：“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亲之，故霸中国。

赵简子死，未葬，中牟入齐。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围之未合，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击金而退之。军吏谏曰：“君诛中牟之罪而城自坏，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闻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险。’使之治城，城治而后攻之。”中牟闻其义，乃请降。故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对曰：“良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马者，若灭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马者，绝尘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马。臣有所与供僇缠采薪者九方堙，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之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牡而黄。”使人往取之，牝而骊。穆公不说，召伯乐而问之曰：“败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伯乐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堙之所观者，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贵乎马者。”马至，

而果千里之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吴起为楚令尹，适魏，问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之为人也。”屈子曰：“将奈何？”吴起曰：“将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屈子曰：“宜若闻之，昔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将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是变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闻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宜若闻之：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惑吾王之数逆天道，戾人理，至今无祸。差须夫子也。”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爱而笃行之。”老子曰：“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晋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请击之。庄王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孤之过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时，晋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晋伐楚，此臣之罪也。请三击之。”王俯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为在己，且轻下其臣，不可伐也。”夜还师而归。老子曰：“能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祸且当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谁为君乎？宁独死耳！”子韦曰：“可移于岁。”公曰：“岁，民之命。岁饥，民必死矣。为人君而欲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尽矣，子韦无复言矣！”

子韦还走，北面再拜曰：“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岁。”

公曰：“子奚以知之？”对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赏，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岁，臣请伏于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请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

昔者公孙龙在赵之时，谓弟子曰：“人而无能者，龙不能与游。”有客衣褐带索而见曰：“臣能呼。”公孙龙顾谓弟子曰：“门下故有能呼者乎？”对曰：“无有。”公孙龙曰：“与之弟子之籍。”后数日，往说燕王，至于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来。故曰圣人之处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无弃人，物无弃物，是谓袭明。”

子发攻蔡，逾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顷而封之执圭。子发辞不受，曰：“治国立政，诸侯入宾，此君之德也。发号施令，师未合而敌遁，此将军之威也。兵陈战而胜敌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劳而取其爵禄者，非仁义之道也。”故辞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晋文公伐原，与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军吏曰：“原不过一二日将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与大夫期。尽而不罢，失信得原，吾弗为也。”原人闻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闻，亦请降。故老子曰：“窃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献鱼，公仪子弗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鱼，故弗受。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毋受鱼而不免于相，则能长自给鱼。”此明于为人为己者也。故老子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

狐丘丈人谓孙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曰：“何谓也？”对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处之。”

孙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

大司马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钩芒。大司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于弗用也，而以长得其用，而况持无不用者乎，物孰不济焉？故老子曰：“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归之，纣闻而患之曰：“余夙兴夜寐，与之竞行，则若心劳形。纵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义而善谋，太子发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俭而知时；若与之从，则不堪其殃，纵而赦之，身必危亡。冠虽弊，必加于头，及未成，请图之！”屈商乃拘文王于羑里。于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骊虞、鸡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贝百朋，玄豹、黄罍、青豸、白虎文皮千合，以献于纣，因费仲而通。纣见而说之，乃免其身，杀牛而赐之。文王归，乃为玉门，筑灵台，相女童，击钟鼓，以待纣之失也。纣闻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无忧矣！”乃为炮烙，剖比干，剔孕妇，杀谏者。文王乃遂其谋。故老子曰：“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成王问政于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时，而敬顺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吾畜也，不善则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纣而臣汤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归神农，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无惧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跖之徒问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奚适其无道也！夫意而中藏者，圣也；入先者，勇也；出后者，义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之。”由此观之，盗贼之心，必托圣人之道而后可行。故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

百倍。”

楚将子发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为偷者往见曰：“闻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愿以技资一卒。”子发闻之，衣不给带，冠不暇正，出见而礼之。左右谏曰：“偷者，天下之盗也，何为之礼？”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与。”后无几何，齐兴兵伐楚，子发将师以当之。兵三却。楚贤良大夫皆尽其计而悉其诚，齐师愈强。于是市偷进请曰：“臣有薄技，愿为君行之。”子发曰：“诺。”不问其辞而遣之。偷则夜解齐将军之帟帐而献之。子发因使人归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将军之帷，使归之于执事。”明又复往取其枕，子发又使人归之。明日又复往取其簪，子发又使人归之。齐师闻之，大骇，将军与军吏谋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头。”乃还师而去。故曰无细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资也。”

颜回谓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仲尼曰：“可矣，犹未也。”异日复见，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仲尼曰：“可矣，犹未也。”异日复见，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洞于化通，是谓坐忘。”仲尼曰：“洞则无善也，化则无常矣。而夫子荐贤，丘请从之后。”故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至柔，能如婴儿乎？”

秦穆公兴师，将以袭郑，蹇叔曰：“不可。臣闻袭国者，以车不过百里，以人不过三十里，为其谋未及发泄也，甲兵未及锐弊也，粮食未及乏绝也，人民未及罢病也。皆以其气之高与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敌能威，今行数千里，又数绝诸侯之地以袭国，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图之！”穆公不听。蹇叔送师，衰经而哭之。师遂行，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秦师而宾之。三帅乃惧而谋曰：“吾行数千里以袭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备必先成，不可袭也。”还师而去。当此之时，晋文公适薨，未葬，

先轸言于襄公曰：“昔吾先君与穆公交，天下莫不闻，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吊吾丧，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请击之！”襄公许诺，先轸举兵而与秦师遇于殽，大破之，擒其三帅以归。穆公闻之，素服庙临以说于众。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

齐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议。薛公欲中王之意，因献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问美珥之所在，因劝立以为王后。齐王大说，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见于外，则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

卢敖游乎北海，经乎太阴，入乎玄阊，至于蒙谷之上。见一士焉，深目而玄鬓，泪注而鸢肩，丰上而杀下，轩轩然方迎风而舞，顾见卢敖，慢然下其臂，遁逃乎碑。卢敖就而视之，方倦龟壳而食蛤梨。卢敖与之语曰：“唯敖为背群离党，穷观于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长不渝，周行四极，唯北阴之未窥，今卒睹夫子于是，子殆可与敖为友乎？”若士者翫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宁肯而远至此？此犹光乎日月而载列星，阴阳之所行，四时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犹窅奥也。若我南游乎冈窞之野，北息乎沉墨之乡，西穷窅冥之党，东开鸿濛之光，此其下无地而上无天，听焉无闻，视焉无眴。此其外，犹有汰沃之汜。其余一举而千万里，吾犹未能之在。今子游始于此，乃语穷观，岂不亦远哉！然子处矣，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驻。”若士举臂而竦身，遂入云中。卢敖仰而视之，弗见，乃止驾，极治，悖若有丧也，曰：“吾比夫子，犹黄鹄与壤虫也。终日行，不离咫尺，而自以为远，岂不悲哉！”故庄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见也。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马期纁衣短褐，易容貌往观化焉，见得鱼释之，巫马期间焉，曰：“凡子所为鱼者，欲得也。今得而释

之，何也？”渔者对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鱼也，所得者小鱼，是以释之。”巫马期归以报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暗行，若有严刑在其侧者。季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尝问之以治，言曰：‘诚于此者刑于彼’季子必行此术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

罔两问于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两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谢，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辉烛四海。阖户塞牖，则无由入矣。若神明，四通并流，无所不及，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而不可为象，俯仰之间而抚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光耀问于无有曰：“子果有乎？其果无有乎？”无有弗应也。光耀不得问，而就视其状貌，冥然忽然，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极也。光耀曰：“贵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无矣，未能无无也。及其为无无，又何从至于此哉？”故老子曰：“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

白公胜虑乱，罢朝而立，倒杖策，镅上贯颐，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郑人闻之曰：“颐之忘，将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于外，智虑之荡于内，则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远，则所遗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户以知天下，不窥牖以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此之谓也。

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车，置边吏，然刘氏夺之，若转闭锤。昔武王伐纣，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柴箕子之门，朝成汤之庙，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破鼓折枹，弛弓绝弦，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剑带笏以示无仇。于此天下歌谣而乐之，诸侯执币相朝，三十四世不夺。故老子曰：“善闭者，无关键而不可开也。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也。”

尹需学御，三年而无得焉，私自苦痛，常寝想之，中夜梦受

秋驾于师。明日往朝，师望之，谓之曰：“吾非爱道于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驾。”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梦受之。”故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也。”

昔孙叔敖三得令尹，无喜志；三去令尹，无忧色。延陵季子，吴人愿一以为王而不肯。许由让天下而弗受。晏子与崔杼盟，临死地不变其仪。此皆有所远通也。精神通于死生，则物孰能惑之！荆有欽非，得宝剑于干队，还反度江，至于中流，阳侯之波，两蛟挟绕其船。欽非谓柁船者曰：“尝有如此而活者乎？”对曰：“未尝见也。”于是欽非瞑目勃然攘臂拔剑曰：“武士可以仁义之礼说也，不可劫而夺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弃剑而已，余有奚爱焉？”赴江刺蛟，遂断其头。船中人尽活，风波毕除，荆爵为执圭。孔子闻之曰：“夫善载！腐肉朽骨弃剑者，欽非之谓乎？”故老子曰：“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焉。”

齐人淳于髡以从说魏王。魏王辩之。约车十乘，将使荆，辞而行。人以为从未足也，复以衡说，其辞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从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虽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斲其指，先王以见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为门能以门，所以不知门也，故必杜然后能门。”

墨者有田鸠者，欲见秦惠王，约车申辕，留于秦，周年不得见。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甚悦之，予以节，使于秦。至，因见予之将军之节，惠王见而说之。出舍，喟然而叹，告从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见，不识道之可以从楚也。”物故有近之而远，远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绳，至所极而已矣。此所谓管子“橐飞而维绳”者。沔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尘垢，投金铁鍼焉，则形见于外，非不深且清也，鱼鳖龙蛇莫之肯归也。是故石上不生五谷，秃山不游麋鹿，无所阴蔽隐也。

昔赵文子问于叔向曰：“晋六将军，其孰先亡乎？”对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对曰：“其为政也，以苛为察，以切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计多为功。譬之犹廓革者也，廓之，大则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闷闷，其民纯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景公谓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对曰：“能动地。”晏子往见公，公曰：“寡人问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对曰：‘能动地’，地可动乎？”晏子默然不对。出，见太卜曰：“昔吾见句星在房、心之间，地其动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见公曰：“臣非能动地，地固将动也。”田子阳闻之曰：“晏子默然不对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见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谓忠于上而惠于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刿。”

魏文侯觞诸大夫于曲阳，饮酒酣，文侯喟然叹曰：“吾独无豫让以为臣乎！”蹇重举白而进之，曰：“请浮君！”君曰：“何也？”对曰：“臣闻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让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觞而饮，酌不献，曰：“无管仲、鲍叔以为臣，故有豫让之功。”故老子曰：“国家昏乱，有忠臣。”

孔子观桓公之庙，有器焉，谓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见此器。”顾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则正，其盈则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贡在侧曰：“请问持盈。”曰：“益而损之。”曰：“何谓益而损之？”曰：“夫物盛而衰，乐极则悲，日中而移，月盈而亏。是故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多闻博辩，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贵广大，守之以俭；德施天下，守之以让。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尝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武王问太公曰：“寡人伐纣天下，是臣杀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后世之用兵不休，斗争不已，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

之问也。夫未得兽者，唯恐其创之小也。已得之，唯恐伤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则塞民于兑，道全为无用之事、烦扰之教。彼皆乐其业，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耆而载之木，解其剑而带之笏。为三年之丧，令类不蕃。高辞卑让，使民不争。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娱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礼以弇其质，厚葬久丧以亵其家；含珠鳞施纶组，以贫其财，深凿高垄以尽其力。家贫族少，虑患者贫。以此移风，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也。”

周易参同契

(东汉) 魏伯阳

上 卷

乾坤者易之门户

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郭，运轂正轴。

牝牡四卦

牝牡四卦，以为橐籥，覆冒阴阳之道。犹上御者，准绳墨，执衔辔，正规矩，随轨辙，处中以制外。数在律历纪，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刚柔有表里。

朔旦屯直事

朔旦屯直事，至暮蒙当受。昼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

既未至晦爽

既未至晦爽，终则复更始。日辰为期度，动静有早晚。

春夏据内体

春夏据内体，从子到辰巳，秋冬当外用，自午迄戌亥。

赏罚应春秋

赏罚应春秋，昏明顺寒暑。爻辞有仁义，随时发喜怒。如是

应四时，五行得其理。

天地设位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设位者，列阴阳配合之位也。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上下亦无常。幽潜沦匿，变化于中。包囊万物，为道纪纲。

以无制有

以无制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离没亡。

言不苟造

言不苟造，论不虚生。引验见效，校度神明。推类结字，原理为证，坎戊月精，离己日光。日月为易，刚柔相当。土旺四季，罗络始终。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禀中宫，戊己之功。

易者象也

易者，象也。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穷神以知化，阳往则阴来。辐辏而轮转，出入更卷舒。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据爻摘符，符谓六十四卦。晦至朔旦，震来受符。当斯之际，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掎持。雄阳播玄施，雌阴化黄包。混沌相交接，权舆树根基。经营养鄞鄂，凝神以成躯。众夫蹈以出，蠕动莫不由。

于是仲尼

于是仲尼赞鸿蒙，乾坤德洞虚。稽古当元皇，关雎建始初。婚冠气相纽，元年乃芽滋。

圣人不虚生

圣人不虚生，上观显天符。天符有进退，屈伸以应时。故易统天心。

复卦建始萌

复卦建始萌，长子继父体，母因立兆基。消息应钟律，升降据斗枢。三日出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兑丁受，上弦平如绳。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蟾蜍与兔魄，日月气双明。蟾蜍视卦节，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讫，屈折低下降。

十六转受统

十六转受统，巽辛见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东北丧其朋。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

壬癸配甲乙

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七八数十五，九六亦相应。四者合三十，阳气索灭藏。八卦列布曜，运移不失中。

元精眇难睹

元精眇难睹，推度效符证。居则观其象，准拟其形容。立表以为范，占候定吉凶。发号顺时令，勿失爻动时。上察河图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心，参合考三才。动则循卦节，静则因彖辞。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后治。可得不慎乎？

御政之首

御政之首，管括微密，开舒布宝，要道魁柄，统化纲纽。爻象内动，吉凶外起。五纬错顺，应时感动。四七乖戾，谄离俯仰。

文昌统录

文昌统录，诘责台辅。百官有司，各典所部。

日合五行精

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纪。五六三十度，度竟复更始。原始要终，存亡之绪。或君骄溢，充满违道。或臣邪佞，行不顺轨。弦望盈缩，乖变凶咎。执法讥刺，诘过贻主。

辰极受正

辰极受正，优游任下。明堂布政，国无害道。内以养己，安静虚无。原本隐明，内照形躯。闭塞其兑，筑固灵株。三光陆沉，

温养子珠。视之不见，近而易求。

黄中渐通理

黄中渐通理，润泽达肌肤。初正则终修，干立末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之知。

上德无为

上德无为，不以察求；下德为之，其用不休。上闭则称有，下闭则称无。无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两孔穴法，金气亦相须。

知白守黑

知白守黑，神明自来。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枢，其数名一。阴阳之始，玄含黄芽。五金之主，北方河车。故铅外黑，内怀金华。被褐怀玉，外为狂夫。

金为水母

金为水母，母隐子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真人至妙，若有若无。仿佛大渊，乍沉乍浮。退而分布，各守境隅。

采之类白

采之类白，造之则朱。炼为表卫，白里贞居。方圆径寸，混而相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

旁有垣阙

旁有垣阙，状似蓬壶。环匝关闭，四通踟蹰。守御密固，瘀绝奸邪。曲阁相通，以戒不虞。可以无思，难以愁劳。神气满堂，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动静休息，常与人俱。

是非历藏法

是非历藏法，内视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阴道压九一，浊乱弄元胞。食气鸣肠胃，吐正吸外邪。昼夜不卧寐，晦朔未尝休。身体日疲倦，恍惚状若痴。百脉鼎沸驰，不得清澄居。累土立坛宇，朝暮敬祭祀。鬼物见形象，梦寐感慨之。心欢意悦喜，自谓必延期。遽以天命死，腐露其形骸。举措辄有违，悖逆失枢机。诸术甚众多，千条有万绪。前却违黄老，曲折戾九都。

明者省厥旨

明者省厥旨，旷然知所由。勤而行之，夙夜不休。服食三载，轻举远游。跨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长乐无忧。道成德就，潜伏俟时。太一乃召，移名中洲。功满上升，膺录受图。

火记不虚作

火记不虚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鼎炉，白虎为熬枢。汞日为流珠，青龙与之俱。举东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兑数八，下弦艮亦八。两弦合其精，乾坤体乃成。二八应一斤，易道正不倾。铢有三百八十四，亦应卦爻之数。

金入猛火中

金入于猛火，色不夺精光。自开辟以来，日月不亏明，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从月生，朔旦受日符。金返归其母，月晦日相包。隐藏其匡郭，沉沦于洞虚。金复其故性，威光鼎乃煅。

子午数合三

子午数合三，戊己号称五。三五既谐和，八石正纲纪。呼吸相贪欲，伫思为夫妇。黄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水以土为鬼，土镇水不起。朱雀为火精，执平调胜负。水盛火消灭，俱死归厚土。三性既合会，本性共宗祖。

巨胜尚延年

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土游于四季，守界定规矩。金砂入五内，雾散若风雨。熏蒸达四肢，颜色悦泽好。发白皆变黑，齿落生旧所。老翁复丁壮，耆姬成姹女。改形免世厄，号之曰真人。

胡粉投火

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冰雪得温汤，解释成太玄。金以砂为主，稟和于水银。变化由其真，终始自相因。欲作服食仙，宜以同类者。植禾当以黍，覆鸡用其子。以类辅自然，物成易陶冶。鱼目岂为珠，蓬蒿不成檟。类同者相从，事乖不成宝。是以燕雀

不生风，狐兔不乳马。水流不炎上，火动不润下。

世间多学士

世间多学士，高妙负良才。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货财。据案依文说，妄以意为之。端绪无因缘，度量失操持。捣冶羌石胆，云母及矾磁；硫黄烧豫章，泥汞相炼飞。鼓下五石铜，以之为辅枢。杂性不同类，安肯合体居？千举必万败，欲黠反成痴。侥幸讫不遇，圣人独知之。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窥不广见，难以揆方来。

若夫至圣

若夫至圣，不过伏羲。始画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结体演爻辞。夫子庶圣雄，《十翼》以辅之。三君天所挺，迭兴更过时。优劣有步骤，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踵，推度审分铢。有形易付量，无兆难虑谋。作事令可法，为世定诗书。素无前识资，因师觉悟之。皓若褰帷帐，瞋目登高台。

火记六百篇

火记六百篇，所趣等不殊。文字郑重说，世人不熟思。寻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窃为贤者谈，曷敢轻为书？若遂结舌暗，绝道获罪诛。写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犹豫增叹息，俯仰缀斯愚。陶冶有法度，未忍悉陈敷。略述其纲纪，枝条见扶疏。

以金为堤防

以金为堤防，水入乃优游。金计十有五，水数亦如之。临炉定铢两，五分水有余。二者以为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与之俱。三物相合受，变化状若神。下有太阳气，伏蒸须臾间。先液而后凝，号曰黄舆马。岁月将欲讫，毁性伤寿年。形体如灰土，状若明窗尘。

捣治并合之

捣治并合之，持入赤色门。固塞其际会，务令致完坚。炎火张于下，昼夜声正勤。始文使可修，终竟武乃陈。候视加谨慎，审察调寒温。周旋十二节，节尽更须亲。气索命将绝，休死亡魄魂。色转更为紫，赫然成还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为神。

推演五行数

推演五行数，较约而不繁，举水以激火，奄然灭光明。日月相薄蚀，常在晦朔间。水盛坎侵阳，火衰离昼昏。阴阳相饮食，交感道自然。

名者以定情

名者以定情，字者缘性言。金来归性初，乃得称还丹。吾不敢虚说，仿效圣人文。古记题龙虎，黄帝美金华。淮南炼秋石，王阳加黄芽。贤者能持行，不肖母与俱。古今道犹一，对谈吐所谋。学者加勉力，留连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中 卷

乾刚坤柔

乾刚坤柔，配合相包。阳禀阴受，雄雌相须。须以造化，精气乃舒。坎离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难测，不可画图。圣人揆度，参序玄基。四者混沌，径入虚无。六十卦周，张布为舆。龙马就驾，明君御时。和则随从，路平不邪。邪道险阻，倾危国家。

君子居室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谓万乘之主，处九重之室。发号施令，顺阴阳节。藏器俟时，勿违卦月。屯以子申，蒙用寅戌。余六十卦，各自有日。

聊陈两象

聊陈两象，未能究悉，立义设刑，当仁施德。逆之者凶，顺之者吉。按历法令，至诚专密。谨候日辰，审察消息。纤芥不正，悔吝为贼。

二至改度

二至改度，乖错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纵横，不应漏刻。风雨不节，水旱相伐，蝗虫涌沸。群异旁出，天见其怪，山崩地裂。孝子用心，感动皇极，近出己口，远流殊域。或以招祸，或以致福，或兴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来，由乎胸臆。

动静有常

动静有常，奉其绳墨。四时顺宜，与气相得。刚柔断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缩。易行周流，屈伸反复。

晦朔之间

晦朔之间，合符行中。混沌鸿蒙，牝牡相从。滋液润泽，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隐形而藏。始于东北，箕斗之乡，旋而右转，呕轮吐萌。潜潭见蒙，发散精光。

昂毕之上

昂毕之上，震出为征。阳气造端，初九潜龙。阳以三立，阴以八通。故三日震动，八日兑行。九二见龙，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体乃成。九三夕惕，亏折神符。盛衰渐革，终还其初。巽继其统，固济操持。九四或跃，进退道危，艮主止进，不得逾时。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飞龙，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结括终始。蕴养众子，世为类母。上九亢龙，战德于野。用九翩翩，为道规矩。阴数已讫，讫则复起。推情合性，转而相与。

循据璇玑

循据璇玑，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难可察睹。故无常位，为易宗祖。

朔旦为复

朔旦为复，阳气始通。出入无疾，立表微刚。黄钟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

临炉施条

临炉施条，开路正光。光耀渐进，日以益长。丑之大吕，结正低昂。

仰以成泰

仰以成泰，刚柔并隆。阴阳交接，小往大来。輻辳于寅，运而趋时。

渐历大壮

渐历大壮，侠列卯门。榆莢堕落，还归本根。刑德相负，昼夜始分。

夬阴以退

夬阴以退，阳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尘。

乾建盛明

乾健盛明，广被四邻。阳终于己，中而相干。

姤始纪序

姤始纪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为蕤宾。宾服于阴，阴为主人。

遁世去位

遁世去位，收敛其精。怀德俟时，栖迟昧冥。

否塞不通

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阴伸阳屈，没阳姓名。

观其权量

观其权量，察仲秋情。任畜微稚，老枯复荣。芥麦芽蘖，因冒以生。

剥烂肢体

剥烂肢体，消灭其形。化气既竭，亡失至神。

道穷则反

道穷则反，归乎坤元。恒顺地理，承天布宣。

玄幽远渺

玄幽远渺，隔阂相连。应度育种，阴阳之元。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轨，后为主君。无平不陂，道之自然。变易更盛，消息相因。终坤始复，如循连环。帝王承御，千载常存。

将欲养性

将欲养性，延命却期。审思后末，当虑其先。人所禀躯，体本一无。元精云布，因气托初。

阴阳为度

阴阳为度，魂魄所居。阳神日魂，阴神月魄。魂之与魄，互为室宅。性主处内，立置鄞鄂。情主营外，筑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于斯之时，情合乾坤。乾动而直，气布精流。坤静而翕，为道舍庐。刚施而退，柔化以滋。九还七返，八归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则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无瑕。道之形象，真一难图。变而分布，各自独居。

类如鸡子

类如鸡子，黑白相符。纵广一寸，形为始初。四肢五脏，筋骨乃俱。弥历十月，脱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如铅。

第六十五章 阳燧以取火

阳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诸非星月，安能得水浆？二气玄且远，感化尚相通。何况近存身，切在于心胸。阴阳配日月，水火为效征。

耳目口三宝

耳目口三宝，闭塞勿发通。真人潜深渊，浮游守规中。旋曲以视听，开阖皆合同。为己之枢辖，动静不竭穷。离气内营卫，坎乃不用聪。兑合不以谈，希言顺鸿蒙。三者既关键，缓体处空房。委志归虚无，无念以为常。证难以推移，心专不纵横。寢寐神相抱，觉悟候存亡。颜容浸以润，骨节益坚强。排却众阴邪，然后立正阳。修之不辍休，庶气云雨行。淫淫若春泽，液液象解冰。从头流达足，究竟复上升。往来洞无极，怫怫被容中。反者道之验，弱者德之柄。耘锄宿污秽，细微得调畅。浊者清之路，昏久则昭明。

世人好小术

世人好小术，不审道浅深。弃正入邪径，欲速瘀不通。犹盲者不任杖，聋者听宫商。没水捕雉兔，登山索鱼龙。植麦欲获黍，运规以求方。竭力劳精神，终年无见功。欲知服食法，事约而不繁。

太阳流珠

太阳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华，转而相因。化为白液，凝而至坚。金华先唱，有顷之间。解化为水，马齿珮干。阳乃往和，

情性自然。迫促时阴，拘蓄禁门。慈母育养，孝子报恩。严父施令，教敕子孙。五行错王，相据以生。火性销金，金伐木荣。三五与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诀，难以书传。

子当右转

子当右转，午乃东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龙呼于虎，虎吸龙精。两相饮食，俱相贪便。遂相衔咽，咀嚼相吞。荧惑守西，太白经天，杀气所临，何有不倾。狸犬守鼠，鸟雀畏鹞。各有其功，何敢有声。

不得其理

不得其理，难以妄言。竭殫家产，妻子饥贫。自古及今，好者亿人。讫不谐遇，希有能成。广求名药，与道乖殊。如审遭逢，睹其端绪，以类相况，揆物终始。

五行相克

五行相克，更为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禀与。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审专不泄，得为成道。立竿见影，呼谷传响，岂不灵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两，入喉辄僵，不得俯仰。当此之时，虽周文揲蓍，孔子占象，扁鹊操针，巫咸扣鼓，安能令苏，复起驰走？

河上姹女

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鬼隐龙匿，莫

知所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

物无阴阳

物无阴阳，违天背元。牝鸡自卵，其雏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连。三五不交，刚柔离分。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犹火动而炎上，水流而润下。非有师导，使其然也。资始统政，不可复改。观夫雌雄，交媾之时，刚柔相结，而不可解，得其节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若男生而伏，女偃其躯。禀乎胞胎，受气元初。非徒生时，著而见之，及其死也，亦复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置始先。

坎男为月

坎男为月，离女为日。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体不亏伤。阳失其契，阴侵其明。晦朔薄蚀，掩冒相倾。阳消其形，阴凌灾生。男女相须，含吐以滋。雄雌错杂，以类相求。

金化为水

金化为水，水性周章，火化为土，水不得行。故男动外施，女静内藏。淫度过节，为女所拘。魄以铃魂，不得淫奢。不寒不暑，进退合时，各得其和，俱吐证符。

丹砂木精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处，木火为侣。四者混沌，列为龙虎。龙阳数奇，虎阴数偶。肝青为父，肺白为母。肾黑为子，

脾黄为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归戊己。

刚柔迭兴

刚柔迭兴，更历分部。龙西虎东，建纬卯酉。刑德并会，相见欢喜。刑主伏杀，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临于卯。八月麦生，天罡据酉。子南午北，互为纲纪。一九之数，终而复始。含元虚危，播精于子。

关关雎鸠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独处，雌不孤居。玄武龟蛇，蟠虬相扶。以明牝牡，竟当相须。假使二女共室，颜色甚姝。令苏秦通言，张仪结媒，发辩利舌，奋舒美辞，推心调谐，合为夫妻。弊发腐齿，终不相知。若药物非种，名类不同，分剂参差，失其纲纪。虽黄帝临炉，太一执火，八公捣炼，淮南调合，立宇崇坛，玉为阶陛，麟脯凤腊，托籍长跪，祷祝神祇，请哀诸鬼，沐浴斋戒，冀有所望。亦犹和胶补釜，以礲涂疮，去冷加冰，除热用汤，飞龟舞蛇，愈见乖张。

下卷

惟昔圣贤

惟昔圣贤，怀玄抱真。服炼九鼎，化迹隐沦。含精养神，通德三光。津液腴理，筋骨致坚。众邪辟除，正气长存。累积长久，变形而仙。忧悯后生，好道之伦。随傍风采，指画古文，著为图籍，开示后昆。露见枝条，隐藏本根。托号诸名，复冒众文。学

者得之，韞椟终身。子继父业，孙踵祖先。传世迷惑，竟无见闻。遂使宦者不仕，农夫失耘。商人弃货，志士家贫。吾甚伤之，定录此文。字约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条，核实可观。分两有数，因而相循。故为乱辞，孔窍其门。智者审思，用意参焉。

法象天地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沟数万里。河鼓临星纪兮，人民皆惊骇。晷影妄前却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览视之兮，王者退自改。关键有低昂兮，害气遂奔走。江淮之枯竭兮，水流注于海。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与午。寅申阴阳祖兮，出入复终始。循斗而招摇兮，执衡定元纪。

升熬于甑山

升熬于甑山兮，炎火张设下。白虎倡导前兮，苍液和于后。朱雀翱翔戏兮，飞扬色五彩。遭遇罗网施兮，压止不得举。噉噉声甚悲兮，婴儿之慕母。颠倒就汤镬兮，摧折伤毛羽。刻漏未过半兮，鱼鳞狎鬣起。五色象炫耀兮，变化无常主。漓漓鼎沸驰兮，暴涌不休止。接连重叠累兮，犬牙相错。距形如仲冬冰兮，玃干吐钟乳。崔嵬而杂厕兮，交积相支柱。

阴阳得其配

阴阳得其配兮，淡泊而相守。青龙处房六兮，春华震东卯。白虎在昂七兮，秋芒兑西酉。朱雀在张二兮，正阳离南午。三者俱来朝兮，家属为亲侣。本之但二物兮，末而为三五。三五并与一兮，都集归二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数亦取甫。

先白后黄

先白而后黄兮，赤黑达表里。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自然之所为兮，非有邪伪道。若山泽气相蒸兮，兴云而为雨。泥竭乃成尘兮，火灭化为土。若蘖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组。皮革煮成胶兮，曲蘖化为酒。同类易施功兮，非种难为巧。惟斯之妙术兮，审谛不诬语。传与亿世后兮，昭然自可考。焕若星经汉兮，曷如水宗海。思之务令熟兮，反复视上下。千周灿彬彬兮，万遍将可睹。神明自告人兮，心灵乍自悟。探端索其绪兮，必得其门户。天道无适莫兮，常传与贤者。

补塞遗脱

《参同契》者，敷陈梗概，不能纯一，泛滥而说，纤微未备。阔略仿佛，今更撰录，补塞遗脱，润色幽深。钩援相逮，旨意等齐。所趣不悖，故复作此，命《五相类》，则大易之情性尽矣。

大易情性

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黄老用究，较而可御。炉火之事，真有所据。三道由一，俱出径路。

枝茎华叶

枝茎华叶，果实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诚心所言，审而不误。

象彼仲冬节

象彼仲冬节，竹木皆摧伤。佐阳诘贾旅，人君深自藏。象时顺节令，闭口不用谈。天道甚浩广，太玄无形容。虚寂不可睹，匡郭以消亡。谬误失事绪，言还自败伤。别序斯四象，以晓后生盲。

会稽鄙夫

会稽鄙夫，幽谷朽生。挟怀朴素，不乐欢荣。栖迟僻陋，忽略利名。执守恬淡，希时安平。宴然闲居，乃撰斯文。歌叙大易，三圣遗言。察其旨趣，一统共伦。

务在顺理

务在顺理，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为历，万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繁。引内养性，黄老自然，含德之厚，归根返元。近在我心，不离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长存。配以服食，雄雌设陈。挺除武都，八石弃捐。

审用成物

审用成物，世俗所珍。罗列三条，枝茎相连。同出异名，皆由一门。非徒累句，谐偶斯文。殆有其真，砾硌可观。使予敷伪，却被赘愆。命《参同契》，微览其端。辞寡意大，后嗣宜遵。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寥廓，与鬼为邻。化形而仙，沦寂无声。百世一下，遨游人间。陈敷羽翮，东西南倾。阳遭厄际，水旱隔并。柯叶萎黄，失其华荣。吉人相乘负，安稳可长生。

鼎器歌

圆三五，寸一分。口四八，两寸唇。长尺二，厚薄匀。腹齐三，坐垂温。阴在上，阳下奔。首尾武，中间文。始七十，终三旬。二百六，善调匀。阴火白，黄芽铅。两七聚，辅翼人。赡理脑，定升玄。子处中，得安存。去来游，不出门。渐成大，情性纯。却归一，还本源。善爱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护，莫迷昏。途路远，复幽玄。若达此，会乾坤。刀圭沾，净魄魂。得长生，居仙村。乐道者，寻其根。审五行，定铢分。谛思之，不须论。深藏守，莫传文。御白鹤兮，驾龙麟，游太虚兮，谒仙君。录天图兮，号真人。

太 平 经

(节 选)

(东汉) 于吉

守三实法第四十四

“真人前。”“唯唯。”“天下凡人行，有几何者大急？有几何者小急？有几何者日益祸凶而不急乎？真人宜自精，具言之。”“唯唯。诚言心所及，不敢有可匿。”“行言之。”“凡天下之事，用者为急，不用者为不急。”

“子言是也，虽然非也。欲得其常急而不可废者，废之天下绝灭无人，天文并合，无名字者，故为大急。今子所言，但当前小合于人意，反长候致诸祸凶所从起也。”“真人前，吾今所问于子，乃问其常急而不可废置者谁也？”“今唯天师为其陈列，分别解示之。愚生自强过壹言，不中，不敢复言。”

“然，子言是也。知之乃可说，不知而强说之，会自穷矣。凡人所不及也，事无大小，不可强知也。及之无难，不及无易也。是故唯天师既开示浅暗不达之生，愿为开辟其端首。”

“诺，听之。天下大急有二，小急有一，其余悉不急，反厌人耳目，当前善而长，为人召祸，凡人皆得穷败焉。”

“何谓也？”“愚哉！然天下人本生受命之时，与天地分身，抱元气于自然，不饮不食，嘘吸阴阳气而活，不知饥渴，久久离神道远，小小失其指意，后生者不得复知真道空虚，日流就伪，更生饥渴，不饮不食便死，是一大急也。”

“天地怜哀之，共为生可饮食，既饮既食，天统阴阳当见传，不得中断天地之统也，传之当象天地一阴一阳，故天使其有一男一女，色相好，然后能生也。”

“何乃正使一阴一阳？”“夫阳极者能生阴，阴极者能生阳，此两者相传，比若寒尽反热，热尽反寒，自然之术也，故能长相生也，世世不绝天地统也。如男女不相得，便绝无后世。天下无人，何有夫妇父子、君臣师弟子乎？以何相生而相治哉？天地之间无

牝牡，以何相传？寂然便空，二大急也。

“故阴阳者，传天地统，使无穷极也。君臣者，治其乱。圣人师弟子，主通天教，助帝王化天下。故此饮食与男女相须，二者大急。

“天道有寒热，不自障隐，半伤杀人。故天为生万物，可以衣之；不衣，但穴处隐同活耳，愁半伤，不尽灭死也，此名为半急也。

“所谓天道大急者，乃谓绝灭死亡也，急无过此也。夫人不衣，固不能饮食，合阴阳不为其善。衣则生贤，无衣则生不肖也。故衣者，有以御害而已，故古者圣贤，不效玄黄也。饮食、阴阳不可绝，绝之天下无人，不可治也。守此三者，足以竟其天年，传其天统，终者复始，无有穷已。故古者圣人以此为治也，其余不急，召凶祸物者悉已去矣。”

“何谓也？”“此三者应天行。男者，天也；女者，地也；衣者，依也，天地父母所以依养人形身也。过此三者，其余奇伪之物，不必须之而活，传类相生也，反多以致伪奸，使治不平，皇气不得至，天道乖错，为君子重忧。

“六情所好，人人嬉之，而不自禁止，意转乐之，因以致祸，君子失其政令，小人盗劫刺，皆由此不急之物为召之也。天下贫困愁苦，灾变连起，下极欺其上，皆以此为大害。所从来者久，亦非独今下古后世之人过也。传相承负，失其本真实，悉就浮华，因还自愁自害，不得竟其天年也。后生多事纷纷，但以其为不急之事，以致凶事，故常趋走不得止也。

“日就浮华，因而愁苦，不竟天年，复使后生趋走不止，山川为空竭，元气断绝，地气衰弱，生养万物不成，天灾变改，生民稍耗，奸伪复生，不急之物为害若此。而欲悦耳目之娱，而不悟深深巨害矣。

“上古所以无为而治，得道意，得天心意者，以其守本不失三急。中古小多事者，以其小多端也。下古大多忧者，以其大多端

而生邪伪，更以相高上而相愁也，因生邪奸出其中也。内失其真实，离其本根，转而相害，使人眩乱，君子虽愁心，欲乐正之，所为亿万端，不可胜理，以乱其治，真人深思此意。”“善哉善哉！”

右守三实平气来邪伪去奸猾绝

三急吉凶法第四十五

“真人前。蛟行之属有几何大急，几何小急，几何不急乎？”“然，各有所急，千条万端。”“皆名为何等急？”“跂行各有所志也，不可名字也。”“真人已愁矣昏矣。子其故为愚，何壹剧也。”“实不及。”“子尚自言不及，何言俗夫之人失计哉？其不及乎是也。”“唯天师愿为其愚暗解之。”“然，跂行俱受天地阴阳统而生，亦同有二大急、一小急耳。”

“何谓乎哉？”“跂行始受阴阳统之时，同仿佛嘘吸，含自然之气，未知食饮也，久久亦离其本远。大道消竭，天气不能常随护视之，因而饥渴。天为生饮食，亦当传阴阳统，故有雄雌，世世相生不绝。绝其食饮，与阴阳不相传，天下无跂行之属，此二大急者也。”

“其一小急者，有毛羽鳞亦活，但倮虫亦生活。但有毛羽者，恒善可爱，御寒暑；有鳞者，恒御害，非必须而生也，故为小急也。其余凡行，悉祸处也。不守此三本。无故妄行，悉得死焉，此自然悬于天地法也。真人宜思其意，守此三行者，与天地中和相得；失此三而多端者，悉被凶害也。”

“善哉善哉！天师既开示，愿乞问一事。”“平行。”“今布根垂枝之属，不食不饮不衣，当奈何乎？”“噫！子学不日进，反日无知，何哉？亦有二大急、一小急。”“何谓也？”“明听！”“唯唯。”

“万物须雨而生，是其饮食也。须得昼夜，壹暴壹阴，昼则阳气为暖，夜则阴气为润，乃得生长，居其处，是其合阴阳也。垂

枝布叶，是其衣服也。其物多叶亦生，少叶亦生，是其质文也。故无时雨，则天下万物不生也，天下无一物，则大凶也，是一大急也。不得昼夜合阴阳气，物无以得成也，天下无成实物，则大凶，是二大急也。物疏叶亦实，数叶亦实，俱实，不必当数叶也，是其小急也。实者，是其核也。

“是故古者圣人守三实，治致太平。得天心而长吉，竟天年，质而已，非必当多端玄黄也。故迷于末者当还反中，迷于中者当还反本；迷于文者当还反质，迷于质者当还反根。根者，乃与天地同其元也。故治眩乱于下古者，思反中古；中古乱者，思反上古；上古乱者，思反天地格法；天地格法疑者，思反自然之形；自然而惑者，思反上元灵气。故古者圣贤饮食气而治者，深居幽室思道，念得失之象，不敢离天法诛分之间也。居清静处，已得其意，其治立平，与天地相似哉！真人深惟思吾道言，岂知之邪？”“善哉善哉！”

“行，子已觉矣。而象吾书以治乱者，立可试，不移时也。无匿此文，使凡人当自知质文所失处，深念其意，宜还反三真，无自愁苦以邪伪也。真人慎之！”“唯唯。”

右解万物守本，得三急而吉，失三急而有害。

事死不得过生法第四十六

“真人前。”“唯唯。”“孝子事亲，亲终，然后复事之，当与生时等邪？不也？”“事之当过其生时也。”“何也哉？”“人由亲而生，得长巨焉，见亲死去，乃无复还期，其心不能须臾忘。生时日相见，受教敕，出入有可反报；到死不复得相睹，譬念其悒悒，故事之当过其生时也。”“真人言是也。固大已失天道真实，远复远矣。今真人说尚如此，俗人冥冥是也，失天法明矣。”

“何谓也？唯天师。”“然，人生象天，属天也；人死象地，属

地也。天，父也；地，母也，事母不得过父。生人，阳也；死人，阴也。事阴不得过阳。阳，君也；阴，臣也。事臣不得过君。事阴反过阳，则致逆气，事小过则致小逆，大过则致大逆，名为逆气，名为逆政。其害使阴气胜阳，下欺其上，鬼神邪物大兴，共乘人道，多昼行不避人也。今使疾病不得绝，列鬼行不止也，其大咎在此。子知之邪？子知之耶？”

“愚生大不及，有过不也。今见天师已言，乃恻然大觉。师幸原其勉勉慎事，开示其不达，今是过小微，何故乃致此乎哉？”“事阴过阳，事下过上，此过之大者也。极于此何等，乃言微乎？真人复重不及矣。又生人，乃阳也。鬼神，乃阴也。生人属昼，死人属夜，子欲知其大深放此。若昼大兴长，则致夜短，夜兴长，则致昼短，阳兴则胜其阴，阴伏不敢妄见，则鬼神藏矣。阴兴则胜其阳，阳伏，故鬼神得昼见也。夫生人，与日俱也；奸鬼物，与星俱也。日者阳也，星者阴也，是故日见则星逃，星见则日入。故阴胜则鬼物共为害甚深，不可名字也，乃名为兴阳反衰阳也，使治失政反，伤生人。此其为过甚重，子深计之。”“唯唯。”

真人复问神人：“孝子事亲，亲终后复事之，当与生时等邪？复有异乎？事之复过于生时，复不及也。人由亲而生，得长大，见亲终去，复无还期，不得受其教敕，出入有可反报，念念想象，不能已矣，欲事之过生，殆其可乎？”

神人言：“子之言，但世俗人孝之言耳，非大道意也。人生象天属天，人卒象地属地。天，父也。地，母也。事母不得过父。生阳也。卒，阴也。事阴不得过阳。阳，君道也。阴，臣道也。事臣不得过于君。事阴过阳，即致阴阳气逆而生灾；事小过大，即致政逆而祸大。阴气胜阳，下欺上，鬼神邪物大兴，而昼行人道，疾疫不绝。而阳气不通，君道衰，臣道强盛。是以古之有道帝王，兴阳为至，降阴为事。

“夫日，阳也。夜，阴也。日长即夜短，夜长即日短，日盛即

生人盛，夜盛即鬼神盛。夫人以日俱，鬼以星俱。日，阳也。星，阴也。故日见即星逃，星见即日入。故阴胜即鬼神为害，与阴所致，为害如此也。”

“故天道制法也，阴职常当弱于阳，比若臣当弱于其君也，乃后臣事君顺之；子弱于其父母，乃子事父母致孝也。如强不可动移者，为害甚深剧。故孝子虽恩爱，不能忘其亲者，事之不得过生时也。真人亦宁晓不耶？”“唯唯。”“慎之慎之！凡事不可但恣意而妄为也。”“唯唯。”

“子欲事死过于生，乃得过于天，是何乎？乃为不敬其阳，反敬其阴，名为背上向下，故有过于天也。”“愚生大负，唯天师原之耳。不也。”“但自详计之，言事皆当应法。”

“唯唯。天师开示之，愿悉闻其不得过其生时意。”“其葬送，其衣物，所赍持治丧，不当过生时。皆为逆政，尚为死者得谪也。送死不应本地。下簿考问之失实。反为诈伪行，故得谪又深。敬其兴凶事大过，反生凶殃，尸鬼大兴，行病害人，为怪变纷纷。”

“以何明之耶？”“善哉！子难也。以上古圣人治丧，心至而已，不敢大兴之也。夫死丧者，天下大凶恶之事也，兴凶事者为害，故但心至而已。其饮食象生时不负焉，故其时人多吉而无病也，皆得竟其天年。

“中古送死治丧，小失法度，不能专其心至而已，失其意，反小敬之，流就浮华，以厌生人，心财半至其死者耳。死人鬼半来食，治丧微违实，兴其祭祀，即时致邪，不知何鬼神物来共食其祭，因留止崇人，故人小小多病也。

“下古复承负中古小失，增剧大失之，不心至其亲而已，反欲大厌生人，为观古者作荣，行失法，反合为伪，不能感动天，致其死者鬼不得常来食也。反多张兴其祭祀，以过法度，阴兴反伤衰其阳，不知何鬼神物悉来集食，因反放纵，行为害，贼杀人，不止共杀一人者。见兴事不见罪责，何故不为之乎？是故邪气日

多，还攻害其主也，习得食随生人行不置也。

“阴强阳弱，厌生人，臣下欺上，子欺父，王治为其不平，而民不觉悟，故邪日甚剧，不复拘制也。是故古者圣贤，事死不敢过生，乃睹禁明也。真人亦岂已解耶？”“可骇哉！可骇哉！向天师不示，愚生心无由得知此也。”

“真人前，子与吾合心，必天使子主问事，不可自易也，是以吾悉告子也。所以然者，今良平气且临至，凡事当顺，一气逆，转不至。”“何谓也？”“夫天道，当兴阳也而衰阴，则致顺，令反兴阴而厌衰阳，故为逆也。反为敬凶事，致凶气，令使治乱失其政位，此非小过也。

“上古之人理丧，但心至而已，送终不过生时，人心纯朴，少疾病。中古理渐失法度，流就浮华，竭资财为送终之具，而盛于祭祀，而鬼神益盛，民多疾疫，鬼物为祟不可止。下古更炽祀他鬼而兴阴，事鬼神而害生民，臣秉君权，女子专家，兵革暴起，奸邪成党，谄谀日兴，政令日废，君道不行，此皆兴阴过阳，天道所恶，致此灾咎，可不慎哉？”

“真人无匿此书，出之，使凡人自知得失之处。夫治不调，非独天地人君之过也，咎在百姓人人自有过，更相承负，相益为多，皆悉坐不守实所致也，以离去其实，远本反就伪行，而不自知。”

“何谓乎？”“生者，其本也；死者，其伪也。”“何故名为伪乎？”“实不见睹其人可欲，而生人为作知，妄图画形容，过其生时也。守虚不实核事，夫人死，魂神以归天，骨肉以付地腐涂。精神者可不思而致，尚可得而食之。骨肉者无复存也，付归于地。地者，人之真母，人生于天地之间，其本与生时异事，不知其所职者何等也，故孝子事之宜以本，乃后得其实也。生时所不乐，皆不可见于死者，故不得过生，必为怪变甚深。真人晓不？慎之慎之！”“唯唯，善哉善哉！实已出矣。”“子可谓知之矣。行去！”“唯唯。”

右事生到终本末当相应诀

九天消先王灾法第五十六

“凡天理九人而阴阳得，何乎哉？”“夫人者，乃理万物之长也。其无形委气之神人，职在理元气；大神人，职在理天；真人，职在理地；仙人，职在理四时；大道人，职在理五行；圣人，职在理阴阳；贤人，职在理文书，皆授语；凡民，职在理草木五谷；奴婢，职在理财货。”

“何乎？”“凡事各以类相理。无形委气之神人，与元气相似，故理元气。大神人有形，而大神与天相似，故理天。真人专又信，与地相似，故理地。仙人变化，与四时相似，故理四时也。大道人长于占知吉凶，与五行相似，故理五行。圣人主和气，与阴阳相似，故理阴阳。贤人治文便言，与文相似，故理文书。凡民乱悞无知，与万物相似，故理万物。奴婢致财，与财货相似，富则有，贫则无，可通往来，故理财货也。夫皇天署职，不夺其心，各从其类，不误也。反之，为大害也。故署置天之凡民，皆当顺此。古者圣人，深承知此，故不失天意，得天心也。真人今宁晓此不？”“善哉善哉！”“吾是所言，以戒真人，不失之也。”“唯唯。”“行努力！”

“愚生今心结不解言，是九人各异事，何益于王治乎不也？”“治得天心意，使此九气合和，九人共心，故能致上皇太平也。如此九事不合乖忤，不能致太平也。此九事，乃更迭相生成也，但人不得深知之耳，先圣贤未及陈之也，故久闭绝乎！然今一事不得，治不可平。”

“何也？”“太上皇气太至，此九人皆来助王者治也。一气不和，辄有不是者，故不能悉和阴阳而平其治也。其来云何哉？无形神人来告王者，其心日明。大神人时见，教其治意；真人、仙人、大道人悉来为师，助其教化；圣人贤者出，其隐士来为臣；凡民奴

婢皆顺善，不为邪恶，是乃天地大喜之征也。其一气不和，即辄有不至者，云何乎？元气不和，无形神人不来至；天气不和，大神人不来至；地气不和，真人不来至；四时不和，仙人不来至；五行不和，大道人不来至；阴阳不和，圣人不会至；文字言不真，大贤人不来至；万物不和得，凡民乱，财货少，奴婢逃亡，凡事失其职，此正其害也。今真人既欲救天乱气，宜努力平之，勿倦懈，慎之。”“唯唯。”

“气得，则此九人俱守道，承负万世先王之灾悉消去矣。此人俱失其所，承负之害日增。此九人，上极无形，下极奴婢，各调一气，而九气阴阳调。夫人，天且使其和调气，必先食气，故上士将入道，先不食有形而食气，是且与元气合。故当养置茅室中，使其斋戒，不睹邪恶，日练其形，毋夺其欲，能出无间去，上助仙真元气天治也，是为神士，天之吏也。毋禁毋止，诚能就之，名为天士简阅善人，天大喜之，还为人利也。”

“何谓乎哉？”“然此得道去者，虽不为人目下之用，皆共调和阴阳气也。古者帝王，祭天上神下食，此之谓也。”

得此九人，能消万世帝王承负之灾。此九人，上极无形，下极奴婢，各调一炁。故上士修道，先当食炁，是欲与元炁和合，当茅室斋戒，不睹邪恶，日炼其形，无夺其欲，能出入无间，上助仙真元炁天治也，是为神士，为天吏也。无禁无止，诚能就之，名天士简阅善人，天大喜，还为人利也。夫得道去世，虽不时目下之用，而能和调阴阳炁，以利万物。古者帝王祭天上诸神，为此神吏也。

“曾但天精神自下食耶？”“善哉，子言是也。然此人上为天吏，天精神为其君长，君与吏相为使，吏者职在主行。凡事，吏道人善有功，故君与其下，既下则说喜，故除人承负。吏不说，则道人有过于天，君吏俱不肯下临人食，故过责日增倍。身尚自得重过，何能除先王之流灾哉？真人亦晓知此不耶？”“可骇哉！吾大

怖惶，恍若失气。今且过问天师，不意乃见是说也。”“行，子努力。所说竟，当去矣。”“唯唯。”

右简阅九人竟其志无冤者平王治天因喜解其先王承负。

六罪十治诀第一百三

“真人前，凡平平人有几罪乎？”“平平人不犯事，何罪过哉？”“噫，真人何其冥冥也！”“愚生不开达，初生未常闻人不犯非法而有罪也。”“子言是也，与俗同记。不睹凡人乃有大罪六，不可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真人学，乃不见此明白罪，学独不病愤愤耶？”“愚生忽然，不病之也。”“子尚忽然，夫俗人怀冤结而死是也。诚穷乎遂无知，然而死讫觉悟。天地开辟以来，凡人先矇后开，何訾理乎？”

“愿闻之。”“然，人积道无极，不肯教人开矇求生，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断天生道，与天为怨。人积德无极，不肯力教人守德养性为谨，其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乃断地养德。与地为怨，大咎人也。

“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乃此中和之财物也，天地所以行仁也，以相推通周足，令人不穷。今反聚而断绝之，使不得遍也。与天地和气为仇，或身即坐，或流后生，会不得久聚也，当相推移。

“天生人，使人有所知，好善而恶恶也。幸有知，知天有道而反贱道，而不肯力学之以自救，或得长生，在其天统先人之体，而反自轻不学，视死忽然，临死乃自冤，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令使生遂无知，与天为怨。所以然者，乃天自力行道，故常吉，失道则凶死，虽爱人欲乐善，著道于人身，人不肯力为道，名为无道之人，天无缘使得有道而寿也。乃使天道断绝，故与天

为怨也。

“人生知为德善，而不肯力学为德，反贱德恶养，自轻为非，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与地相反。地者好德而养，此人忽事，不乐好德，自爱先人体，与地为咎也。

“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致饥寒，负其先人之体；而轻休其力不为，力可得衣食，反常自言愁苦饥寒，但常仰多财家，须而后生，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天地乃生凡财物可以养人者，各当随力聚之，取足而不穷；反休力而不作之自轻，或所求索不和，皆为强取人物，与中和为仇，其罪当死明矣。此有六大罪，而天憎恶之，其罪不可除也。真人知之耶？”

“唯唯。愿闻天师，其为罪何一重也？”“噫！子日益愚，何哉？是乃灭门之罪也，何故言其重乎？”“愚生甚怪之，不知其要意，今唯天师更开示之，令使大觉悟，深知其意，不敢复犯也。”“然，真人言善哉！吾辞将见矣，真人宜自随而力记之。”“唯唯。”

“行，今皇天有道，以行生凡物。扰扰之属，悉仰命焉。今大湊道人，或默深知之，著其腹中，不肯力以教人也。夫教人以道，比若以火予人矣，少人来取之，亦不伤其本也；无极人来取之，亦不伤其本。今幸可共之，以教天下之人，助天生物，助地养形，助帝王修正，又使各怀道，求生恶死，令使治助治。人不复犯法，为邪凶恶，其心善，则助天地帝王养万二千物，各乐长生；人怀仁心，不复轻贼伤万物，则天为其大悦，地为其大喜，帝王为其大乐而无忧也，其功增不积大哉！

“夫一人教导如此百愚人，百人俱归，各教万人；万人俱教，已化亿人；亿人俱教，教无极矣。此之善，上洽天心，下洞无极，人民莫不乐生为善，帝王游无职，又何伤于人而不力相示教？

“今人幸蒙先师敕戒，得深怀至道，而闭绝不以相教示，使人无所归命，皆令强死冤结，名为断天道。人多失道而妄为，天也

不得久生，地也不得久养。夫人不得不知道，小人无道多自轻，共作反逆，犯天文地理，起为盗贼，相贼伤，犯王法，为君子重忧，纷纷不可胜理。君王旦夕念之，悒悒自愁苦，使天地失其正，灾变怪不绝，为帝王留负。吾尚未能悉言。夫断天道，大逆罪过，不可胜记，故财举其纲纪，示真人，是非重罪当死明耶！死中尚得有余过，故流后生也。”

“可骇哉！”“真人其慎之矣。唯真人乃知一核，可谓已得长吉，远凶害矣。”“唯唯，不敢离教。”“然，子已贤明，知天命矣，必生去死，不复疑也。”

“今谨以闻天道之命，愿得知地德之教。”“然，夫地之有大德，专以顺天之道，以好养万物，扰扰之属，莫不被恩德，养成其中者，是故大深大德之人，当象此为行，幸蒙先师功力，得怀藏善道无极之德。夫德以教人，比若临大水而饮之也，少人往学德，亦不伤其本；无极之人往学德，亦不伤其本也。如力教教之，皆使凡人知守柔抱德，各自爱养其身。

“其善者，上可助天养且生长之物，下可助地畜养向成之物，悉并力同心，无有恶意。其中大贤明心易开示者，乃可化而上，使为君之辅；其中贤者，可为长吏师；其下无知者，尚可为民间之师长，凡人莫不俱好德化而为善者也。

“为教如是，乃上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地，即大化之本根，助帝王养人民，令不犯恶为耶，君子垂拱而无忧，其功著大，天地爱之，可移于官也。

“今则或怀有德广大，而反佯愚闭，绝道德之路，不助天养其且生，不助地养其且成，不助帝王和诸民人。今使愚人后生，遂暗无知，白黑不分明，互死不移，遂为小人，不可东西，忽身自轻，相随为非、奸轨畜积，上下不能复相教，冥冥愤愤，无有忌讳，上犯天文，下犯地形。其行逆四时，乱五行，为君子大忧，为小人起害，为盗贼，或还以自败，戮其父母，因而无世。

“今尚但为真人举其纲纪，见其始，使众人一觉，自策之耳。不肯教久德，名为断绝地之养道，其罪过如此矣，是之为无状乃死，尚有余罪，故流后生也。真人知之耶？”“可怪哉！可怪哉！”“真人知蚤怪，可谓得且活矣，唯慎之。”

“唯唯。谨已受道德之禁，愿闻仁者之行。”“然，夫天地生凡财物，已属于人，使其无根，亦不上著于天，亦不下著于地。物者，中和之有，使可推行，浮而往来，职当主周穷救急也。夫人畜金银珍物，多财之家，或亿万种以上，畜积腐涂，如贤知以行施予贫家乐，名仁而已，助地养形，助帝王存良谨之民。

“夫亿万之家，可周万户，予陈收新，毋疾利之心，德洽天地，闻于远方，尚可常得新物，而腐涂者除去也。其中大贤者，乃日奏上其功于帝王；其中小贤，日举之于乡里，其中大愚人不偿报恩者，极十有两三耳，安能使人大贫哉？

“为善不止，大贤深明举之，名闻国中，四海人道之者塞道，明王圣主闻之，见助养民大喜，因而诏取，位至鼎辅，因是得尊贵，世世无有解已，尚为大仁，天下少有。上不负先祖，下不负于子孙，天地爱之，百神利之，帝王待之若朋友，比邻示之若父母。功著天地，不复去也；禄著官位，不复贱也；名著万民，不复灭也，夫仁可不为乎哉！

“或有遇得善富地，并得天地中和之财，积之乃亿亿万种，珍物金银亿万，反封藏逃匿于幽室，令皆腐涂。见人穷困往求，骂詈不予；既予，不即许，必求取增倍也，而或但一增，或四五乃止，赐予富人，绝去贫子，令使其饥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百神憎之。

“所以然者，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尸之委输，皆当得

衣食于是也。爱之反常怒喜，不肯力以周穷救急，令使万家之绝，春无以种，秋无以收，其冤结悉仰呼天，天为之感，地为之动。不助君子周穷救急，为天地之间大不仁人。

“人可求以祭祀，尚不给与，百神恶之，欲使无世；乡里祝固，欲使其死；盗贼闻之，举兵往趋，攻击其门户。家困且死而尽，固固不肯施予，反深埋地中，使人不得睹，无故绝天下财物，乏地上之用，反为大壮于地下，天大恶之，地大病之，以为大咎。中和之物隔绝日少，因而坐之不足，饥寒而死者众多，与人为重仇。

“夫天但好道，地但好德，中和好仁，凡物职当居天下地上，而通行周给凡人之不足，反乃见埋，病悒悒不得出见。夫天与地，本不乐欲得财也，天乃乐人生，地乐人养也，无知小人反壅塞天地中和之财，使其不得周足，杀天之所生，贼地之所养，无故埋逃此财物，使国家贫，少财用，不能救全其民命，使有德之君，其治虚空。

“夫金银珍物财货作之，用人功积多，诚若且劳，当为国家之用，无故弃捐，去之上下，地又不乐得之，以为大病，以为大壮。今愚人甚不仁，罪若此，宁当死不耶？中尚有忽然不知足者，争讼自冤，反夺少弱小家财物，殊不知止。

吾尚但见真人僬僬，财举其纲，见其始。夫大不仁之人过积多，不可胜纪，难为财用，真人宜熟思之。故天地中和三气憎之，死尚有余罪，当流后生，真人宁觉知之耶？”

“唯唯。可骇哉，吾不欲闻也。”“真人遗此语，天必夺子命。令知觉悟，恶之且活矣，自救慎事。”

“唯唯。谨已敬受道德仁戒，愿闻有知不好学真道意。”“善哉！子之言也。夫天生人，幸得有贤知，可以学问而长生。天之有道，乐与人共之；地有德，乐与人同之；中和有财，乐以养人，故人生乐求真道，真人自来；为之不止，比若与神谋；日歌为善，善自归之；力事众贤，众贤共示教之，不复远也。可以全其身，不

负先人之统，侘人尽天终，独得竟其天年；人皆名恶，独得为善人，为众人师，闻于远方。内怀真道德仁而有之，助天生物，助地养形，助帝王化民。上师乃可化无极人，尽使愚人守道不为非，中师可化万人，小师可化千数百人，致有益于君王，使小人知禁，不犯非匿邪。上感得官，不负祖先，不辱后生，维学若此，宁可不为乎？故古者圣贤，悉以敕学人为大忧。助天地生成，助帝王理乱，此天地之间，善人之称也。

“或有愚人，生而怀愿，有知而不肯力学真道，反好为浮华行以欺人。为子则欺其父母，为臣则欺其君，为下则欺其上，名为欺天，罪过不除也。或有反好俗事争斗，相随为非，睹真人之人，反大笑之，笑之言无以学为，遂令冥冥，愚无可知。又好胜而不可，苛言天地无数，贤柔无知，恣情而行，上犯天文，下犯地理，出入无复节度，归则不事父母，群愚相与会聚，遂为恶子，为长吏致事，还戮其父母，不能自惟思，因逃亡为盗贼，行害伤杀人，殊不止。此正天所忌，地所咎，帝王所愁苦，百神所憎，父母所穷也。此害人之大灾，绝其先人之统子也。

“今不力学真道，为行如此，于真人意，宁当死不？死有余罪，流其子孙，尚名为恶人之世、盗贼之后，恶宁流后生不耶？今尚但为真人举其端首。其恶不可胜记，难为财用，真人宁觉知之耶？真人自慎。”“唯唯，吾甚忤哉！”“子知忤，已去恶矣。”

“谨已具闻四事，愿后闻其次。”“然，夫天生人，使其具足乃出之，常乐其为道与德仁。人幸有知，可以学德，天地以德养万物，乐人象之，故太古之德人忍辱，象地之养物也。人学为之，则其心意常悦，不复好伤害也；见事而慎之，日而为者善，不复欲为恶也；以类相聚，日益高远，为之积久，因成盛德之人，莫不响应，众人归向之；聚谨顺善不止，因成大柔师，其德乃之助天养欲生之物，助地养欲长之物，又好助明王化民，使为谨，不复知其凶恶。

“小为德，或化千数百人；大为德，或化万人以上，因使万人转成德师，所化无极；为德不止，凡人莫不悦喜，天地爱之，增其算，鬼神好之，因而共利佑之。其有功者，乃人君官仕之，德不乐伤害，众人乐之好之，所求者得居常独乐，无欲害之者。此本由学顺善为德，乃到于斯，名闻远方，功著天地，不负祖先，不辱后生。

“今人或幸有知，心知善恶，而反自轻易，不力学为善德，反随俗愚暗之人为恶，好用气尚武，辞语常凶，言出而逆，欲以伏人。自言便，复有便于人者，人自言勇力，复有勇力于人者，故凡天下之事，各有所伏穷，故可制也。

“夫大火当起之时，若将不可拘，得水便死；人为不善，当怒之时，若将不可制也，得狱便穷；用口若将不拘，得病使降。故夫天地治人，悉自有法尺寸。人乃有知，不肯好学，反自轻为非，所居为凶，无爱之者，天地憎之，百神恶之，帝王得愁苦之，此不成善人，自成盗贼，死尚成恶鬼。

“用力强梁，其死皆不得用道理。人莫不共知之，而自易不为善，污先人之统，负于后生之子，遂见字为凶贼人之类也。人莫肯与其交语，行人不欲与同道。此子何过，承负父母之恶，尚或见谓为盗贼之子，或遂得死亡焉。真人来，人自易，不好学于明师为德，反随小人，过乃如此，宁当死有余罪不乎？”

“可畏哉！天师勿须道，吾念之已苦心痛矣。见人不学，以为小事，安知乃致此乎？”“人甚愚，与俗人相似，人不深计，死有余罪。真人既有功于天地，慎之。”“唯唯。”“不可自易也。吾尚但举其纲，见其始，不学之恶，不但尽于是也。子得吾书觉悟，自深计之。”“唯唯，诚得归便闲处，精之详之。”“然是也，学而不精，与梦何异？”

“唯唯，谨已受吾事之敕，愿闻人生有力不为之教。”“然，天地共生蚑行，皆使有力，取气于四时而象五行。夫力本以自动举，

当随而衣食，是故常力之人，日夜为之不懈，聚之不止，无大无小物，得者爱之。凡物自有精神，亦好人爱之，人爱之便来归人。比若东海爱水。最居其下，天下之水悉往聚，因得为海。

“君子力而不息，因为委积财物之长，家遂富而无不有，先祖则得善食，子孙得肥泽，举家共利。为力而不止，四方贫虚，莫不来受其功，因本已大成，施予不止，众人大誉之，名闻远方，功著天地。常力周穷救急，助天地爱物，助人君养民；救穷乏不止，凡天地增其算，百神皆得来食此家，莫不悦喜。因为德行，或得大官，不辱先人，不负后生。

“人人或有力反自易，不以为事，可以致富，反以行斗讼，妄轻为不祥之事。自见力伏人，遂为而不止，反成大恶之子。家之空极，起为盗贼，则饥寒并至，不能自禁为奸，其中顿不肖子即饥寒而死。

“勇力则行害人，求非其有，夺非其物，又数害伤人，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君子为仇，帝王得愁焉。遂为之不止，百神憎之，不复利佑也。天不欲盖，地不欲载，凶害日起，死于道旁，或穷于牢狱中，戮其父母，祸及妻子，六属乡里皆欲使其死。尚有余罪，复流后生，或成乞者之后，或为盗贼之子，为后世大瑕。真人前，其过责如此，宁当死有余罪不？”

“吾见天师说事，吾甚惊骇心痛，恐不能自愈。”“真人知心痛，将且生活矣。若忽然不大觉悟，子死不久也。慎之，吾言不可犯，犯者身灭矣，非吾杀之也，其行自得之，子亦知之乎？”“唯唯。”

“吾为子陈此六事，未能道其万分之一也。贤人得吾道，宜深思远虑，勿反苟自易，不恕为善也。为力学，想得善为恶，则反乃降人也。各自为身计，此中有六死罪，又有六大善，俱象之为身，为其善必得善也，自易为恶者，日得凶恶子矣。自策自计，莫乐于自恣，慎之思之，惟之念之，贤明之心，必当易开也。道德仁善付有道德之士，凶恶付不深计之子，此格法。

“能皆象吾书文以自正，则天下无复恶人也。此乃天上太古洞极之道，可以化人，人一知之俱为善，亦不复还反其恶也。上士乐生，可学其真道；大深大贤，可学其德；好施之人，可学其仁；有知之人，可学其知；有能之人，可学其能；有力之人，可学其力，始能并尽用之，思之熟之，身已远凶恶矣。天地爱之，六方养之，帝王无复事也，乃长游而治。真人亦知之乎？”

“大乐至矣，吾甚大喜。”“子可谓乐善知之矣，是故古者贤圣，乃教而不止者，乃睹天禁明，各为身计也。故贤圣之教，辞语满天下也，子独不觉乎？”“善哉善哉！”“是故古者圣贤上士皆悉学，昼夜力学而不止者，亦睹见天地教令明也，故不敢自易为非也，不敢自轻易而不力学也，故得长吉而无害。此诸贤者异士，本皆无知，但由力学而致也；此中诸凶恶人，悉由不力学，自轻自易所致也。吾之为道，吉凶之门户也，子亦岂知之耶？”“唯唯。”

“故都举乃以上及其下也。”“何谓也哉？”“噫！子意何不觉也？”“见天师连说，今更眩不自知，以何为觉，以何为不觉也。”“今使子知行之。真人前，夫天治法，化人为善。“从上到下，有几何法哉？”“其法万端，各异意。”“然真人尚正若此，俗人难觉，迷日久是也。”“有过，唯天师。”

“然，助帝王治，大凡有十法：一为元气治，二为自然治，三为道治，四为德治，五为仁治，六为义治，七为礼治，八为文治，九为法治，十为武治，十而终也。”

“何也？”“夫物始于元气，终于武，武者斩伐，故武为下也。故物起于太玄，中于太阳，终死于白虎。故元气于北，而白虎居西，此之谓也。

“故天使元气治，使风气养物。地以自然治，故顺善得善，顺恶得恶也。人者，顺承天地中和，以道治，主动道。凡事通而往来，此三事应天地人谶。过此三事而下者，德仁为章句。过仁而下，多伤难为意。

“故吾之为道，常乐上本天之性戒，中弃未夭之性也。生凡物，本者常理，到中而成，至终而乱，失乱者不可复理，故当以上始也。故天常守本，地守其中，一转，人者守其下，三转，故数乱道也。真人岂已晓知耶？”“唯唯。”“子今有疑。”“夫随师可言，不敢有疑也。”

“真人前，天将佑帝王，以何为明证哉？将利民臣，以何为效乎？”“唯天师，今不及何也，数言而不中，多得过，故不敢复言也。”“谦乎？行！”“唯唯。然天将佑帝王，予其琦文，今可以治，用之绝逾，与阴阳相应，将利小臣也。予其良吏，将利民也，使其生善子。”

“真人言是，岂复有奇说耶？而已极。唯天将欲兴有德人君也，为其生神圣，使其传天地谈，通天地意，故真人来为其学也，宜以付谨良之民，觉其心，使其惟思；付上有大德之君也，以示众贤，共晓其意已解，以归百姓。百姓得之，十五相从议之。”

“治之连不平，非独天地人君也，过乃本一在人长，长自得重过责于皇天后土，皆由一人。时有先学得真道者，不力相化教；大溲幸先知德，力不相化；畜积有财之家，不肯力施为仁；人生有知足以学，而不肯力学求真道以致寿；有能足以学德，以化其身，而不肯学德以自化；有力不肯力作自易，反致困穷。此有大过六，天人为是独积久。”

“天地开辟以来，更相承负，其后生者尤剧，积众多相聚为大害，令使天地共失其正，帝王用心意久愁苦而不治，前后不平，天大疾之，故吾急传天语。自太古到今，天地有所疾苦，悒悒而不通，凡人不得知之，皆使神圣人传其辞，非独我也，真人勿怪之也。”

“今吾已去世，不可妄得还见于民间，故传书付真人。真人反得，已去世俗，不可复得为民间之师，故使真人求索良民而通者付之。今趋使往付归有德之君也，敢不往付留难者坐之也。”

“何其重也？”“今天当以解病而安帝王，令道德君明示众贤，以化民间，各自思过，以解先人承负之谪，使凡人各自为身计，勿令懈怠，乃后天且大喜，治立平矣。子或怀狐疑，以吾言不大诚信者，吾文但以试为真。所以然者，古文亿亿卷，其治常不能太平也，令贤明 涿长独怀狐疑，谓书不然也。夫勇士不试，安知其多力？见文而不试用，安知其神哉？吾受天言，以试真人，自是之后，得凡文书，皆立试之，不得空复设伪言也。”

“天大疾之，地大苦之，以为大病，诚冤忿悲，因使万物不兴昌，多灾夭死，不得竟其天年，帝王悁悁，吏民云乱，不复相理，大咎在此六罪也；有道妒道，不肯力教愚人；有德妒德，不肯力化愚人；有财畜积而妒财，不肯施予天生凡人，使施之天；有知，不肯力学正道以自穷见教，反笑之；有能，不肯力学施见教，反骂詈之；有力，不肯力作，可以致富为仁，反自易懈惰。见父母学教之，反非之。故敕真人疾见此文，使众贤各自深惟念，百姓自思大过。真人宁晓知教敕耶？”

“唯唯。今神人既为天陈法，何不但得人而已，布于民间，必当以上下乎？”“善哉善哉！今天上极太平气立至，凡事当顺，故以上下也。不以上下，则为逆气。令治不平，但多由逆气不顺故也。真人欲复增之耶？”“不敢也。”“故当以上下，勿复重问。”“唯唯。”“行去慎事，各为身计。此有大过六，天道至严，不可妄为，天居上视人。”

“唯唯。愿复更请问一言，凡人已得要道要德，当于何置之。”“当上以付其君。”“何必当以付之也？”“夫要道乃所以安君也，以治则得天心；夫要德所以养君，以治则得地意，实知之而不肯奏上，皆为不敬，其罪不除。”

“何其重也？”“观子之事植辞，如无一知者。夫为子乃不孝，为民臣乃不忠信，其罪过不可名字也。真人乃言何一重者等也？真人之学，何不日深反日向浅哉？”“甚愚生实不睹。”“子尚言不睹，

夫俗人蔽隐，藏其要道德，反使其君愁而苦愚暗，咎在真道德蔽而不通也。又要道，乃所以称天也；要德，乃所以称地也。愚人乃断绝之，天憎之，地恶之，其过不除也。真人幸独为天所私得寿，而学反未尽，乃及天禁，宜事者慎之。”“唯唯。”

右天教合和使人常吉远凶之经

天乐得善人文付火君诀第二百七

“今真人积善又贤，事事通。今天上皇洞平气具至，今天上欲有可急得，子亦岂知之乎哉？”“小生性愚且蒙不及，唯天师。”“行，诸真人安坐，为子悉陈之。今天上乐得善人，可以调风雨，而具生凡物者。初天地开辟以来，人为善者少，少而中天意者。天常以是为忧患，而今地上人无中天上可求者。”

“今天上何不自生人，而反乃取于地上人乎？”“夫天地之生凡物也，两为一合。今是上天与是下地为合，凡阳之生，必于阴中，故乃取于此地上人也。又人含阴阳气之施，必生于土泉，故皆象其土而生也。故五方异俗，天下小小而不同。故万二千国一部中人，不相似也。子知之乎？”“唯唯。”

“人生而常善者付于父，故善人上付于天也。万物之精善者，上合为天，为三光也。其中者付于人，使其仕，顺阴阳而理万物也。其下者付于土，使步行而作事也。真人知之乎？”“唯唯，善哉善哉！”

“是故今天上欲调风雨，具生万物，乐得善人，故吾见遣，下简索之也。以文付真人，以与谨民，令付上火精道德之君，使以示天下人，共思吾书言。故以付真人，慎毋断绝，子且病之，加戒慎事！”

“唯唯。今愚生以为天上乃无极，而正独与此下地为合乎？”“善哉！子之难也。天虽上行无极，亦自有阴阳，两两为合。”“今

地下亦自有合乎？”“然，地亦自下行何极，亦自有阴阳，两两为合。如是一阴一阳，上下无穷，傍行无竟。大道以是为性，天法以是为常，皆以一阴一阳为喉衿，今此乃太灵自然之术也，无极之政，周者反始，无有穷已也。

“欲为真人分别一二而陈道之，真人会不而知之耳。故略为子举其端，见其始，著其大纲，自思出其纪，令天下地上贤圣自美之耳。子知之耶？”“唯唯，愿闻其教。”“诺，自详记吾言。于吾教，子上而息。”“唯唯。”

天咎四人辱道诫第二百八

“今天上有何大憎恶，名为天咎。真人学用日久，岂亦深知之邪哉？”“今愚生不及何等也，愿闻之。”“然古今诸为道者，乃皇天之所取法也。最善之称，冠无上，包无表，内无里，出无间，入无孔，天下凡事之师也。生之端首，万事之长，古今圣贤所得之长。今帝王之所以得天心，以自安民之父母，凡化之所从起也。真人知之邪？”“唯唯。”

“夫道，乃天也，清且明，不欲见污辱也。而今学为道者，皆为四毁之行，共污辱皇天之神道，并乱地之纪，讫不可以为化首，不可以为师法，不可以为父母，俱共毁败天之宝器，天之皆名之，名为大反逆之子。

“汝居地上，不中师法，上天安而反中师法哉？子欲知其审实，此若小人居民间，不中师法也。至于帝王之前，宁而中师法不哉？如使处下不中师法，而上天反畜之，以为师法中类，天上与帝王之前，反当主畜积邪恶之人邪哉？故天上深知其失道意，非故疾咎之也。

“今洞上皇平气至，不而复容此四人。此四人也，乃使天上、天下共贱，为道者反名为恶子。是故令使人道日衰消，休废不复

起。今天下之人共为恶，正此四人所毁败也。今天上大憎咎之，故欲更选七也。真人知之邪？”

“愚生今受性顽钝，讫能不解，何谓也？愿闻之。”“子尚不解，何望于俗人哉？诺。开耳精听，为子详陈道大瑕病所起，使天下后学者，令昭然知其失道也。其第一曰不孝，第二曰不而性真，生无后世类，第三曰食粪饮其小便，第四曰行为乞者。故此四人者，皆共污辱天正道甚，非所以兴化而终古为天上、天下师法者也。假令得道上天，天上简问之，尽为恶人。今不可以调风雨，而兴生万二千物，为其师长也。”

“可怪哉！可怪哉！小生聋暗，讫不知有过于天。今唯皇天明师，愿见为复重察察，分别解之，冀蒙心得更开。”“行详聆听，为真人具道其意，使可终古以为万世之法。后生谨良为道者，不复犯天禁，令使得道而上天，天上更喜之。比若地上帝王得善人，与共为治，亦喜之也。故天上所进，地上亦然，岂不善哉！”“唯唯，闻命矣。”

“道者，乃皇天之师，天之重宝珍物也。为者，其行当若天成；道者，当上行，天乃好爱之仕也。今或有过误，得道而上天者，天上受如问之，反皆有不谨孝之行。道为化首，天为人师法，何可反主畜舍，匿养天下不谨孝子哉？子亲有此恶行，而天何宜使此人长生，与其共事乎！若此，天反当主舍此恶人反逆之子邪？地上尚不仕，天安肯仕之乎？故不孝而为道者，乃无一人得上天者也。虽去，但悉见欺于邪佞鬼耳，会皆住死于不毛之地，无人之野，以戮其形。天之应人如影响，安得行恶而得善者乎？古今希有之也。地王虽为道，前后众多者，其度者少。今天上乃少善人，无可与共事者也，其行悉凶恶也。”

“如是，天何不即杀之，乃使到不毛之地，无人绝气之野乎？”“所以不即灭杀之者，天地之间，其气集多所，而畜容，故名为中和。比若人和，无不而包容也，故得须臾。天者，主执清明，比

若居帝王之前，不可得容奸恶人也。故天上本不与等子为治也，地上亦然也。天不与不谨孝子为治，比若圣王不与不谨孝人为治也。圣王尚不肯与为治，天何肯独与为治乎哉？古者圣贤，所以不与为治者，乃深睹天法，象天为行也。与愚者为治，天即大恨矣。”

“何以明之？”“人君与之为治，天为其多灾变怪，夷狄数来，是明天恨恶之证也，与重规合矩、券书何异哉？今天乃见人与之为治，尚憎恶疾之，何肯乃自与其共事乎？人所恶，天亦恶之也；人所爱，天亦重爱之也。是故古者贤圣睹天意深，故常象天而行为，不敢失铢分也。故而常独与天厚，得天心也。如不与天心合，不得天心，则大凶矣。人行尚如此，何况今乃当为天上简士哉！天上简士，乃当与天共事，治无穷极之术也，长相与并力同心调气。真人宁解不邪？宜自慎！吾言纯天心意也，不可犯也，犯者死矣，□□哉。”

“善哉善哉！愚生心意，一善解于是。”“子尚裁一善解，俗人不解，冥冥愤愤是也。天疾之，故使吾下大言，具出天法。自是之后，学者戒之慎之！”

“今天乃贵重传相生，故四时受天道，教传相生成，无有穷已也，以兴长凡物类。故天者名生，称父，地者名养，称母。因六甲十二子八卦之气以为纪，更相生，转相使，故天道得常在，不毁败，是常行施化之功也。

“今学道者，纯当象天为法，反多纯无后，共灭消天统。其贞者，尚天性也，气有不及。其不贞者，强为之壅塞，阴阳无道，种其施于四野，或反弃杀、穷其妻子而去者，是皆大毁失道之人也，无可法。是大凶一分之人也。不可以为人师法，安而中天师法乎？”

“夫皇天，乃是凡事之长，人之父母也，天下圣贤所取象也，何用等失道，妄为无世类之子，为与共事乎？如天但与此子共为治，天名为主舍匿恶人，兴凶术，何可以为圣，治人上师乎？故不舍止之也。古者圣人大贤尚知讳，不肯与无后世类之人共事，与

之为治，悉不得天心。故圣贤，天使其皆贵重有后世，而共憎恶人无后世也。圣人乃深知天意，故独常法象之，不失铢分也，而况天乎哉？

“今天上久纯无善人，故使吾下大语，以示教后来，使愚者悉自知。若天上仕此人，天上反当主聚无后人邪？行如此，反得上天，天上反爱无后世而不好生邪？故皆死于不毛地、不生之土、无人之野，令使各归其类也。汝不好生，与天反，故投汝不生之处。汝好无人，故投汝无人之野。俗人冥冥不睹，则言其已度世矣，实不也。吾不敢欺真人也，吾亲以天上行而下，睹与不睹，比若示盲者以日，言人欺之，反掩其口而笑，愚者比若此矣。真人慎之，天上所恶也，上亦然也。”

“善哉！善哉！愚生未尝见是天上事，真真一觉于是。”“子努力为善，行吾之文，疗天地之病，解帝王之愁苦。子功满，得上天，自往睹见之，吾言乃大效矣。”“唯唯，不敢道留，不敢懈怠也。”“子慎之无懈怠，审沮懈怠，大命绝矣。”“愚生甚畏天威，诚受行之。”

“善哉！善哉！得天意矣。今天乃清且明，道乃清且白，天与道乃最居上，为人法。清明者好清明，故三光上著天，各从其类，合如为形。天之为形，比若明镜，比若人之有两目洞照，不欲见污辱也。若比圣王之前，常欲清明，不欲见污辱，污辱之则得灭死之过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恢哉？可恢哉！”

“是故人头口象天，不欲乐见污辱也，常欲得鲜明，得善物。故天下人以淹污辱恶，与人食之，天乃遣雷电下，自捕取之。真人知是逆恶邪！”“唯唯，愚生甚畏之。”

“今大中上古以来，人自言为善，绝殊于俗人也。学为道者，反多相示教食粪饮小便，相名为质直善人。天与道大憎之，天上名此为大反逆之子，天上不欲见其人形也。此大邪所著，犬猪之精所下也。

“夫道之生天，天之有道也，乃以为凡事之师长。正道者，所以兴善，主除恶也。是故古圣贤帝王将兴，皆得师道，入受其策智，以化其民人。师之贵之，乃言其能知天心意，象天为行也。天上亦尊贵善道人，言其可与和风气，顺四时，承五行，调风雨，助日月星宿为光明也，而使万物兴也。

“今如此食粪饮小便，何可以为师？今地上师尚不中，名为逆子，何能反中天上师乎哉？小人甚愚也，甚淹污辱天道。真人得极文，思其意。地上所恶，天上亦恶之；天上所恶，地上亦然。是地上人恶食粪饮小便，天上亦恶之，故乃遣雷电霹雳下杀之也。

“此辞者，但可以晓地上人耳。天上恶之剧，于是地上尚憎恶之，天上何用为哉？天乃清明而鲜，何以反当主舍聚此食粪饮小便人乎？锥过误，须臾得道，会不得上升天也，悉往死于五废绝气败凶之地，以顺其行，以彰其过，各归其所，求不欺之也。真人所有善竟，戒之慎之，以示后来，令洞上皇平气至，不得容此恶行，犯之死，明矣。”“可恢哉！”“可恢哉！”“真人知恢，是子觉也；子不恢，与之同罪；知而故为之，罪不除。”“唯唯，不敢不敢。”

“今上皇天之为性也，常欲施与，故主施主与，主生主长，主出不主纳，主胜不主服，服则为逆，故天道不可威劫也，劫迫之则令人灭亡矣。天主善，主清明，不乐欲见淹污辱。今天与道，乃与上之称也，故帝王象天为行也，称无上之君。不敢失天行之铢分则吉，失之则大凶。

“今学道为长生，纯当象天也。天者好生，故学长生者，纯守天第一生之气，其为行，当随天道意也。故地者主辱杀，主藏，不当随地意也。夫道者，乃大化之根，大化之师长也，故天下莫不象而生者也。今下愚小人欲为道，反无益于民人，而共淹污辱天道，甚逆无状，天上名之为逆子，大凶之人也，天上不欲见之也。”

“何谓也？愚生心结闭，未及之也。”“善哉，子之问乎！天使

子言，详开耳目而听。夫天与道，不好施好生好称邪？为之，何不卜卦赋药，有益于民人？而使神治人，病固止也。此三人也，皆得称师，不利天道，不敢淹污辱天道。夫天道不欺人也，常当务至诚。天道不欺，以欺，即其后久久，日凶衰矣。天之为道也，不乐淹污辱，不欲利人。

“天乃无上，道复尚之，道乃天皇之师法也，乃高尚天。是故天与道者，主修正凡事为其长，故能和阴阳，调风雨，正昼夜，列行伍，天地之间，莫不被恩受命，各得其所者。今下愚为道，反为欺慢痴狂，乃共惑乱天之道，毁败天之化首，反行乞丐求人之物，无益于民间，淹污辱天道，内利百姓。不可以为师法，反使后生者相教，每为道道，令人痴狂慢欺，又行被淹污辱而乞丐，因此行而名之，谓为痴狂乞丐者之道。反使凡人共骂天，共贱正道，断绝大化，天甚恶之，道甚疾之，天上不欲见其形也。

“今天上皇洞正气大至，日月星罗列皆重光，道与天当调风雨，和阴阳，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前人邈逅得道而升上天，无可仕者也。天上问之，悉有过，不可与共事。汝等乃居地上，尚见谓为痴狂乞丐者，不中帝王之师，安而中天上之师哉？天其恶之。大道衰废，咎在下古人相学失法度。天病之，大悒悒。天道不通，故遣吾下，与真人共谈，分别道得失，乐天下人一觉，俱知天上意，改其行，易其心，不复犯天禁，则学得成矣。如修其故行，天不上之也，会当复往，死于五辱之地，付命于五污之土，绝洞无人痴狂之野，上无三光，下无良土。”

“何也？愿闻之，其过何重也？”“不谪之也，天道为法，各从其类，下夺之也。”“如是，何以不即杀之，乃到此乎？”“欲即灭杀之，又其人自言，欲长生而至信；欲中杀之，又反且哭天啼地，自言甚冤，又不自知其过所由出。故天考之徒之，其后投于五辱痴狂之土，使自知也。子欲知其实审，比若明王考人过责，非肯即杀之也，犹当随其罪大小诣狱，大罪大狱，小罪小狱治之，使

其人服，自知乃死，不恨而无言也。如不穷其辞语，会自言冤，怀恨而死。故五霸之君，其民臣多怀恨而死者也。子欲知天上之治刑如此矣。真人解邪？”

“可骇哉！可骇哉！”“子知惊骇，生之门也；不知惊骇，死之根也。子慎吾言，吾言正天之兵，不可诋冒。诋冒令人伤，小诋小伤，大诋灭亡也。戒真人一言，下古之人积愚，信其无知之心，且言不然，自穷矣。吾亲以天上行而下，知其□□，万不失一也。吾不敢欺子也，欺子不畏真人，乃畏天威，故吾言乃信复信。所以言复重者，乃恐其固固有失之者，故复重，使其言多文□□。

“天上之事，实远难知，故文时时下合于地也。地上善，即天上善也。地上恶，即天上恶也。故人为善于地上，天上亦应之为善；人为恶于地上，天上亦应之为恶，乃其气上通也。五气相连上下同，六甲相属上下同，十二子为合上下著，无有远近皆相通。其下善，其上明；其下恶，其上凶，故五行兴于下，五星明于上。此者，天所以晓于天下人也。凡三光皆然，天上复与地下三光相通，三光明于下，天上亦然；天上明于上，地上亦然。两两相应，和以为经，于天上大善，地上亦然。犹天有六甲十二子，地上亦然，地上有六甲十二子，天上亦然，故常上下相应，不失铢分也。真人其慎之，吾言虽远，慎无闭藏，以示学者，传之必斋戒。其慎之，案文为法，勿得暗诵也。”

“唯唯。愿请问太上中古以来，诸相教为道者，反多有去家弃亲，捐妻子；反多有乞丐，痴狂详欺，食粪饮小便。后学者多以相教示，皆有师法，亦不苟空也。”“善哉！子之难问，得其恶意。天疾之，教子问之邪？其言何一巧也！子何故问此乎？”“怪其久矣，无于质问，常若悒悒。”

“善哉，天果使子主问事邪？诺，开两耳，且为子分别言之。夫上天初出真道之时，不如此也，悉作孝养亲，续嗣有妻子，正

形容，不痴狂、食粪饮小便也。皆以其道，动作中法，上士为帝王之师辅。传类相关，无有伤者。于此之时，比若三皇五帝，动以正道，务相利，不相伤害也，故得以正道行，不自匿藏。三王紊乱，五霸将起，君臣民更相欺慢，故伪作痴狂，尚恐见知，乞丐，食粪饮小便，是困穷之行也，困穷之辞也。

“夫道，亦有衰盛，比若此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矣。下古多见霸道，乞丐弃其亲，捐妻子，食粪饮小便，是道之衰，霸道起也。故三皇五帝多得道上天，或有尸解，或有形去。三王以寿，五霸无得正道者，皆战斗死于野。今下古守此霸道，亦皆死于野，此之谓也。吾不欺真人，是亦道之霸，与霸王同耳，安得上升天哉？”“善哉善哉！愚生之心，真真已解矣，不意道亦有霸也。天师解之，乃后知之，诚诚□□哉！”“子可谓开矣。”

“请问今学者，当奈何乎哉？”“然，今者天道大周备，自今以往，与古异。欲修中古霸道法，真道不得来，真人宜戒之慎之。欲乐长存，修吾文。失铢分之间，命不全，可不守乎？道之元，皇道已起，火光行之，霸道绝矣。天虽浩大，自有分理，以示文凡人，令共议之。宜属上者属上，宜属中者属中，宜属下者属下，宜上下中共之，何不睹其诚信□□，比若与天语？”

“善哉善哉！时气平矣。”“真人何以知之乎？”“见天亲遣天师下言，知天气平矣。”“善哉善哉！子得其意。”“愿复请问一两事，不敢多言。”“行道之。”

“自今以往，求道皆当于何哉？”“皆求之于闲室，无远父母而去妻子，以渐为之，僻漏乃止。或内不善而僻漏，无可益也，反且先死。各自考实，行不负天。人乃可欺，天不可欺也，勿忧人为非也。使各以是自治，不敢为道者，即恶人也，欲欺伪者也。以是占之，万不失一也。学人若此，奸猾绝矣，善人与恶人可见矣。此名为皇天简士书，上可得度世，中可为帝王辅，下愚无知，固固可为民间谨子。真人重知之。”“唯唯。愿闻僻漏得道去云何？”

“然，道成，去而已。如道未成，为日守父母，保妻子，日日以渐，清静为之，旦自知其意矣。贤者共策此言。”“唯唯。”

右天上简士文兴道断为弃霸续命人自易心奸猾消守亲保妻子

禁烧山林诀第二百九

“请问皇天上洞极之师，师幸哀愚生不肖，乃告语以天上之事，诚非小生所敢望也。既加得已，开其道路，使得知天上事，愿闻天上皆何所喜，何所禁。唯得其戒，诚日夜思惟其意，不敢犯之，以示后生。”“善哉！子之问也，得其要意。真人安坐，为子道之，可传万世，无有去时也。”“唯唯，受命厚厚。”“勿谢，子为天地问疑，吾主为天谈，非子之私也，俱共公事，何须谢哉？”“欲不谢，若为轻道易事愁师，谢又触忌讳，不谦也。”“但恐书益文多辞，令难知，故止真人言耳。夫辞者，道之柄，文之所从起也。忽悒悒，方为子分别之。”“唯唯。”

“今天上乃上皇洞平气俱至，兴盛阳，日光明，邪气止休，正气遂行，衰者消去，道德阳。”“天上急禁绝火烧山林丛木之乡，何也？愿闻之。”“然，山者，太阳也，土地之纲，是其君也。布根之类，木是其长也，亦是君也，是其阳也。火亦五行之君长也，亦是其阳也。三君三阳，相逢反相衰，是故天上令急禁烧山林丛木。木不烧，则阴中。阴者称母，故倚下也。天所以使子丑寅最先先去。兴多，兴多则火王，火王则日更明；丙丁兴，巳午悦何也？愿闻之。”“此天格也，性也，其母盛多而王，则其子相。其子相，则受气久长，得延年，故天上止之也。阳盛即阴奸日消，阳衰则阴奸日起，故奸猾者常起暮夜，是阳衰而奸起之大证也。故天上乃欲除奸，故禁之也。此自然之术法也，天上亦然，地上亦然。”

“善哉！善哉！请问三阳相得，何故凶衰乎？”“善哉，子之问也，得其意。然三阳者，应天阳、地阳、人阳。三尽阳也，无一

阴；三尽君也，无一臣；三尽男也，无一女；名为灭亡之路，无后之道也。不敢复传类，不而复相生成，故凶也。是所谓有天而无地，有日而无月，有上而无下，有表而无里，天上名此为立败之纪，故恶之、禁之也。”“善哉！愚生过问此，甚畏之矣。”“子知畏之，生之根也；不知畏之，凶之门也。”“唯唯。”

烧下田草诀第二百一十

“请问下田草宁可烧不？”“天上不禁烧也，当烧之。”“独何故，当烧之乎？愿闻之。”“然，草者，木之阴也，与乙相应。木者，与甲相应。甲者，阳也，与木同类，故相应也。乙者，阴也，与草同类，故与乙相应也。乙者畏金，金者伤木，木伤则阳衰，阳衰则伪奸起，故当烧之也。

“又天上言，乙亦阴也，草亦阴也，下田亦土之阴也，三阴相得，反共生奸。故玄武居北极阴中，阴极反生阳。火者，阳也，阴得阳而顺吉，生善事。故天上相教，烧下田草以悦阴，以兴阳，故烧之也。天上亦然也，甲者，天上木也；乙者，天上之草。”

“寅与卯何等也？”“然，寅者亦阳，地上木也；卯者阴也，地上之草也。此四事，俱东行也。但阳者称木，阴者称草，此自然之法，天上之经也。吾不敢欺真人也。子为天问事决疑，吾为天说事，二人共职，共理阴阳，除天地之病，令帝王不愁苦，万二千物各得其所，莫不悦喜而出见，无有冤结者也。”“善哉善哉！”“然，真人可谓知道矣。”“不敢不敢。”“然，学而问道，有何谢乎？”“唯唯。”“系之胸心，无有去时。”“善哉善哉！学问得其数矣。”

天神考过拘校三合诀第二百一十一

“今天上良善平气至，常恐人民有故犯时令而伤之者，今天上

诸神，共记好杀伤之人，畋射渔猎之子。不顺天道而不为善，常好杀伤者，天甚咎之，地甚恶之，群神甚非之。

“今恐小人积愚，不可复禁，共淹污乱洞皇平气，故今天之大急，部诸神共记之，日随其行，小小共记而考之，三年与闰并一中考，五年一大考。过重者则坐，小过者减年夺算。三世一大治，五世一灭之。故今天上集三道行文书，群神共记过，断好杀伤刑罚也，而兴乐，地上亦然。

“真人幸为善，常欲有德于皇天，而怜帝王愁苦，时气不和，实咎在人好杀伤，畋射渔猎，共兴刑罚，常有共逆天地之心意。故使久乖乱不调，帝王前后，得愁苦焉，是重过也。真人幸欲常有功于天，有恩于帝王，今天上积疾毒之。群神教吾言，故今以文付真人，归有德君，以示天下。人得文各自深省，思过失，念书言天。今良平气俱至，不喜人为嫉贼，吾知天上有此言，今敢不下道之？不言恐为嫉贼，害在吾身。吾不敢犯也，故以事报，诸真人慎之。真人不言，害在子身；以示凡人，愚人欲犯之，害在其身，天亦不复过责真人也。

“自今以往，天乃兴用群神，使行考治人。天上亦三道集行文书以记过，神亦三道行文书以记过，故人亦三道行文书以记过，故人取象于天，天取象于人。天地人有其事，象神灵，亦象其事法而为之。故鬼神精气于人谏亦谏，常兴天地人同时。是故神应天气而作，精物应地气而起，鬼应人治而斗。此三者，天地中和之疾使，随神气而动作，应时而往来，绝洞而无间，往来难知处。

“故今天道传治，与往古殊异，以今占古多不中，以古占今不复应。故古文衰竭难复用，用之不比中，又有集处真真文。故天上言，拘校前后三合，取中善者以明事，以合意，然后天上道正，王道备，邪恶悉去，帝王大乐，乃无事，人自为谨，得天意。真人知此事重乎？”“唯唯。”“善哉！子知其意矣。”

右天上禁火以兴生断刑伤杀止畋射猎不顺天时气为天所恶记

见在知赤初受符更始文

三者为一家阳火数五诀第二百一十二

“下愚之生愿一请问，今天道当具，无不有无不包容也。天上何睹，何故一时悉欲生而急刑罚乎？”“善哉！子之难问，得其意。吾常甚好子之言，子之言，常发起吾意，使吾道兴。子向不能难问，谁复而难问者乎？故天道久断绝，闭而不通，天甚疾苦之。吾久悒悒，欲言无可与言者，故天道失其分理久矣，岁岁至岁，至于今。天运生圣人，使其语，无而尽解除其病者，故乃使真人自来，与吾相睹，乃一得为天具语。子难常独深得天意，安坐，为子悉陈道之。吾欲不言，畏天威也，故得子问者，辄欲言，无可匿也。真人亦知之邪？”“唯唯。”

“然，子解解矣。今天上所以尽悉欲生长，而急伤害者，天道常有格三气。其初一者好生，名为阳；二者好成，名为和；三者好杀，名为阴。故天主名生之也，人者主养成之，成者名为杀，杀而藏之。天地人三共同功，其事更相因缘也。无阳不生，无和不成，无阴不杀。此三者，相须为一家，共成万二千物。

“然天道本末中也，今者，天道初起以来，大周复反，来属人属阳。阳好生而恶杀，生者须乐，乃而合心为一相生，而中有杀气辄伤，不能相生成。子欲知其信实，比若胞中之子，不可有小害，辄伤死，死不复生，辄弃一人，为是连伤而不止，便绝灭无后世矣，一家无统绝去矣。故尤大急刑罚杀伤也。天道同，不常如此耳。今者大急，复更为真人察察分别之，使下古人大觉，知天道。今不欲杀伤诀意，所以更为真人察察言者。俗人随吾，但无事习文辞，而作巧语也。故更为其陈刑天证。

“今甲子，天正也，日以冬至，初还反本。乙丑，地正也，物以布根。丙寅，人正也，平旦人以初起，开门就职。此三者，俱

天地人初生之始，物之根本也。

初生属阳，阳者，本天地人元气。故乾坎艮震，在东北之面，其中和在坎艮之间。阴阳合，生于中央，故凡怀妊者，在头下足上，中腹而居微。在中和之下，阳合者生，于最先发去，出其形气，投于他方者，此主天地人三气初生之处，物之更始，以上下不可有刑杀气居其中也。置其德气阳气，乃万物得遂生。如中有凶气，辄伤，故出其刑，去之也。

“今者天道大周更始，以上下纯阳治天地，故急断刑罚也。天者称神，阳亦称神，故今天使神治人。真人欲知吾书文与天相应不，自今以往，犯吾书文，欲好刑杀者，天上亦且考之，人亦且更急之，神亦且考之。天上地上，异处同谋，鬼神不与人同家，亦且同谋，是天平气且至也。天初气更始于天上，地初气更始于地下，人初气更始于中央。此三气，方俱始生，不欲见刑恶凶气，俱欲得见乐气，故自今以往，天与地乐断刑也。真人知之乎？”

“唯唯。愚生暗昧，以为天上行疾人为恶，而禁刑杀伤也，不意乃天地人在怀妊之气，更始之本元也。见天师说之，甚惶甚骇。”“子知惶且骇，可谓觉悟，知天道意矣。善哉，晓事生！戒此文慎无断绝，为身害。”“唯唯，不敢不敢。”“行去重之！凡人学问，各为身计，务顺天道。”“唯唯。”“出此天上禁忌勿藏。”

“唯唯。请问天道何故正以今为大周，为元初，乃更大数考正文哉？”“善乎！子之难问也，大得天心意。然，今者五阳之上长也，五火之始也。火之最上者，上为天，为日月之色者。火赤与天同色，天上色赤，火亦赤，赤者乃称神。天与神者常昌，得凡事之元，是故十一月为天正。天上亦然，故其物气赤，赤者日始还反，其初九气属甲子，为六甲长上首也。甲者为精，为凡事之心，故甲最先出于子，故上出为心星，故火之精神，为人心也。人心之为神圣，神圣人心最尊真善，故神圣人心乃能造作凡事，为其初元首。故神圣之法，乃一从心起，无不解说。故赤之盛者，为

天，为日，为心。天与日与心常明，无不而照察，故自今以往，行此道者，奸邪之属悉绝去矣。夫阳之生者，于幽冥之中，是故阳气起于北，而出于东，盛于南，而衰消于西，天之为法如此矣。”

“善哉！愿闻今阳之生者，何故正于幽冥中乎？”“夫生者，皆反其本，阴阳相与合乃能生，故且生者，悉复其初始也。天地未分一初起之时，乃无有上下日月三光，上下洞冥，洞冥无有分理。虽无分理，其中内自有上下左右表里阴阳，具俱相持，而不分别。若阴阳相持，始共生，其施洞洞，亦不分别，已生出，然后头足具。何知阴阳之初生之始如是矣？故人今将变化而施生者，悉往就幽冥闲处，天使不忘其本也。人初受天地之法，是其先也，故天使其不忘也。”“善哉善哉！见皇天师言，乃知分理也。”“子可谓易示晓矣。”

“请问阳与火何独伍乎？”“行气者各自有伍，非独火也。金火最为伍，赤帝之长。故《天策书》非云邪？‘丙午丁巳为祖始。’始者，先也，首也，故书言祖始也。万事之始，从赤心起，心者洞照知事。阳始于阴中，亦洞照，故水者，外暗内明而洞照也，中有阳精也。故阳始起于北，而阴始起于南，十一月地下温，五月地下寒。”

“今阴阳始起，何不于天上而正于地中乎？”“善哉！子之难问也。然地为母，父施于母，故于阴中也，其施阳精，同始发于天耳。阳者，其化始气也，微难睹，入阴中成形，乃著可见，故记其阴中，不记其阳也。”

“今天雨雪，同是其施化之道，见可睹，而言阳施精，微不可睹乎？”“善哉，子之言也，难得其意。欲为真人分别说之，恐天道大形见，故不为子说也。然恐真人心恨，夫为人师，为人上者难。请安坐，为子微说之。天雨雪，造将为之时，呼吸但气耳，阴阳交相得，乃施可睹。于此之时，天气下，地气上，合其施，故雨雪有形而可见也。”“请问：今或有山溃云上，皆可睹，而言不

可睹，何也？欲不问，苦悒悒，今故具问之，为弟子，不谦不也，不问无以得知之，致当问之，无所疑也。”“诺，为子微说之，不可穷极。然云雨溃山，此者阴之盛怒，而不自忍伤阳，化凶事也，非善变也。有伤于化之道，阴之失也，阴之伤也。真人勿复穷问，天道亦不可察察尽言也。子自思其意。”“唯唯。”“行去。”

道佑三人诀第二百一十三

真人再拜：“谨问天师道，太平气至，谁者当宜道哉？谁者不宜道乎？”“善哉！子问事也。夫道与人，比若风雨，为者则善，不为则已。好为者，则其人也；不好为者，即非其人也。为者不用力，易开通者，即是其人也。不开不通，终日无成功，即非其人也。为之即吉，不为则凶，是其人也。不为之，其人自吉善，无所疾苦，已为之后，反有所疾苦，即非其人也。又凡人自养，不可不详察也。夫道者，乃正人之符也。疾病鬼物者，乃邪恶之阶路也。贼杀良民之盗贼也。或见人且入正道，因反怒人，与人争斗，于人为正道，反凶不为善，反安隐于等之间，不可不谨详自精者。得道则吉，失道则凶也，死生之命，不可自易而不谨详也。”

“善哉善哉！愚生已解矣。”“然，真人既问疑事，且告真人天要语。吾道之所以而长久养者，人而乐道乐德乐仁，忽于凡事，独贪生耳，道正长于养守此二人也。过此而下者，吾道不而长久养也。”

“何哉？夫人道乃无不覆盖，何故独有此三人，不宥余哉？”“然，善哉，子之难问也，得其意。夫大道之出也，人皆蒙之恩，乃及草木，莫不化为善，皆得其所，俱而各竟其天年。夫无道德不仁，不可久养也。”“何哉？”“然，但以其不好道德仁也。”“夫好道德仁，何故独可久养哉？愿闻其意。”“然，子晓事生哉！其问事绝诀也，详听，为子分别言其意。”“唯唯。”

“然，是好道德仁，此三人皆有三统之命。乐好道者，命属天；乐好德畜养者，命属地；乐好仁者，命属人。此三人者，应阴阳中和之统，皆有录籍，故天上诸神，言吾文能养之也，行不若此，亦无录籍，故吾文不能久养之也。今太平气至，无奸私，故不而久养奸恶之人也。不如往者内乱之时，能包养恶人也。”

“愿闻其竟说。”“然，奸邪恶气出活者，反能久养奸恶之人也，而不能久养善人者，是其众害多，善者少也，比犹若大寒至而热气衰也。今正气至，乃不能久养奸恶之人，比若阳气至而阴气消亡也。夫太阳上赤气至，乃火之王精也。火之王者乃光，上为日。日者乃照察奸恶人，故言不得为非，故不容恶人也。又道者主生，德者主养，仁者主用心故爱。春即生，夏者即养，人则用心治理，养长万物。故太阳所生养长，用心最劳苦，此之谓也。”

“善哉善哉！愚生重闻命乎！”“然，安坐，为子更有所修解。”“唯唯。”“一事学道，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灵，小度者在人也。二事学德，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灵，小度者在人也。三事学仁，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灵，小度者在人也。四事学官，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灵，小度者在人也。五者好畜聚财业，大多者在天，中多者在神灵，小多者在人也。然此五事，大度中度小度，一由力之，归命于天，归德于地，归仁于人。守此三事学身，以贤心善意，思之惟之，身乃可成；积之聚之，神且自生；守之养之，道且自成；乐之好之，身且自兴。天道无亲无疏，付归善人。”

“是故天自力行道，日一周。所以一周者。凡物之生，悉法六甲五行四时而生，一气不至，物有不具，则其生不足不调矣。为人君上父母，而不调大过也，故天日一周，自临行之也。所以自临行之者，假令子水也，但有水气未周，五行气不足，四时气不周，故为行而临之。甲加其上，有木行，有春气。丙加其上，有火行，有夏气。戊加其上，有土行，有四季中央之气。庚加其上，

有金行，有秋气。壬加其上，有水行，有冬气。五身已周，四气已著，乃凡物得生也。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皆如一，乃无争讼者，故可为人君父母也。

“夫人为道德仁者，当法此，乃得天意，不可自轻易而妄行也。天道为法如此，而况人乎？故上士法天，其道乎！中士法地，其德乎！下士法人，其仁乎！过此而下者，不属于人，故与禽兽草木同乎无常命。真人得吾文书，自深思其要意。缘而无善，与天相得同事也？与吾文反者，乃天地之怨也，吾亦不耐也。吾文书所恶，正是也，真人慎之！以付上士，归县官，示凡人，自今以往，天与古异。”“善哉善哉！”

右分别太平文出所宜所不宜诀。

清 静 经

(三国) 葛玄

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

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地浊，天动地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降本流末，而生万物。清者浊之源，静者动之基。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

夫人神好清而情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所以不能者，为心未澄，欲未遣也。能遣之者，内观于心，心无其心，外观于形，形无其形；远观于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悟，唯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既无，湛然常寂。寂无所寂，欲岂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静。真静应物，真常得性。常应常静，常清静矣。如此真静，渐入真道。既入真道，名为得道。虽名得道，实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能悟之者，可传圣道。

老君曰：上士无争，下士好争；上德不德，下德执德。执着之者，不名道德。

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惊其神；既惊其神，即着万物；既着万物，即生贪求；既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忧苦身心，便遭浊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静矣。

上清黄庭内景经

(西晋) 魏华存

上清章第一

上清紫霞虚皇前，太上大道玉晨君。闲居蕊珠作七言，散化五形变万神。是为黄庭作内篇，琴心三叠舞胎仙。九气映明出霄间，神盖童子生紫烟。是曰玉书可精研，咏之万遍升三天。千灾以消百病痊，不惮虎狼之凶残，亦以却老年永延。

上有章第二

上有魂灵下关元，左为少阳右太阴。后有密户前生门。出日入月呼吸存。炁气所合列宿分，紫烟上下三素云。灌溉五华植灵根，七液洞流冲庐间。回紫抱黄入丹田，幽室内明照阳门。

口为章第三

口为玉池太和宫，漱咽灵液灾不干。体生光华气香兰，却灭百邪玉炼颜。审能修之登广寒。昼夜不寐乃成真，雷鸣电激神泯泯。

黄庭章第四

黄庭内人服锦衣，紫华飞裙云气罗。丹青绿条翠灵柯，七蕤玉龠闭两扉，重掩金关密枢机。玄泉幽阙高崔巍，三田之中精气微。娇女窈窕翳霄晖，重堂焕焕扬八威。天庭地关列斧斤，灵台盘固永不衰。

中池章第五

中池内神服赤珠，丹锦云袍带虎符。横津三寸灵所居，隐芝翳郁自相扶。

天中章第六

天中之岳精谨修，灵宅既清玉帝游。通利道路无终休，眉号华盖覆明珠。九幽日月洞虚元，宅中有真常衣丹。审能见之无疾患，赤珠灵裙华倩粲。舌下玄膺生死岸，出青入玄二炁焕，子若遇之升天汉。

至道章第七

至道不烦诀存真，泥丸百节皆有神。发神苍华字太元，脑神经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垄字灵坚，耳神空闲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伦，齿神腭锋字罗千。一面之神宗泥丸，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圆一寸处此中，同服紫衣飞罗裳。但思一部寿无穷，非各别住居脑中。列位次坐向外方，所存在心自相当。

心神章第八

心神丹元字守灵，肺神皓华字虚成。肝神龙烟字含明，翳郁导烟主浊清。肾神玄冥字育婴，脾神常在字魂停。胆神龙曜字威明。六腑五脏神体精，皆在心内运天经。昼夜存之自长生。

肺部章第九

肺部之宫似华盖，下有童子坐玉阙。七元之子主调气，外应中岳鼻脐位。素锦衣裳黄云带，喘息呼吸体不快。急存白元和六气，神仙久视无灾害。用之不已形不滞。

心部章第十

心部之宫莲含华，下有童子丹元家。主适寒热荣卫和，丹锦飞裳披玉罗。金铃朱带坐娑娑，调血理命身不枯，外应口舌吐玉华。临绝呼之亦登苏，久久行之飞太霞。

肝部章第十一

肝部之宫翠重里，下有青童神公子。主诸关镜聪明始，青锦披裳佩玉铃。和制魂魄津液平，外应眼目日月精。百病所鍾存无英，同用七日自充盈。垂绝念神死复生，摄魂还魄永无倾。

肾部章第十二

肾部之宫玄阙圆，中有童子冥上玄。主诸六腑九液源，外应两耳百液津。苍锦云衣舞龙幡，上致明霞日月烟。百病千灾急当存，两部水王对生门，使人长生升九天。

脾部章第十三

脾部之宫属戊巳，中有明童黄裳里。消谷散气摄牙齿，是为

太仓两明童。坐在金台城九重，方圆一寸命门中。主调百谷五味香，辟却虚羸无病伤。外应尺宅气色芳，光华所生以表明。黄锦玉衣带虎章，注念三老子轻翔，长生高仙远死殃。

胆部章第十四

胆部之宫六腑精，中有童子曜威明。雷电八振扬玉旌，龙旗横天掷火铃。主诸气力摄虎兵，外应眼童鼻柱间。脑发相扶亦俱鲜，九色锦衣绿华裙。佩金带玉龙虎文，能存威明乘庆云，役使万神朝三元。

脾长章第十五

脾长一尺掩太仓，中部老君治明堂。厥字灵元名混康，治人百病消谷粮。黄衣紫带龙虎章，长精益命赖君王。三呼我名神自通，三老同坐各有朋。或精或胎别执方，桃核合延生华芒。男女回九有桃康，道父道母对相望。师父师母丹玄乡，可用存思登虚空。殊途一会归要终，闭塞三关握固停。含漱金醴吞玉英，遂至不饥三虫亡。心意常和致欣昌，五岳之云气彭亨。保灌玉庐以自偿，五形完坚无灾殃。

上睹章第十六

上睹三元如连珠，落落明景照九隅。五灵夜烛焕八区，子存内皇与我游。身披凤衣衔虎符，一至不久升虚无。方寸之中念深藏，不方不圆闭牖窗。三神还精老方壮，魂魄内守不争竞。神生腹中衔玉珰，灵注幽阙那得丧。琳条万寻可荫仗，三魂自宁帝书命。

灵台章第十七

灵台郁蔼望黄野，三寸异室有上下。间关营卫高玄受，洞房紫极灵门户。是昔太上告我者，左神公子发神语。右有白元并立处，明堂金匱玉房间。上清真人当吾前，黄裳子丹气频频。借问何在两眉端，内侠日月列宿陈，七曜九元冠生门。

三关章第十八

三关之内精气深，九微之内幽且阴。口为天关精神机，足为地关生命扉，手为人关把盛衰。

若得章第十九

若得三宫存玄丹，太一流珠安昆仑。重中楼阁十二环，自高自下皆真人。玉堂绛宇尽玄宫，璇玑玉衡色兰玕。瞻望童子坐盘桓，问谁家子在我身。此人何去入泥丸，千千百百自相连。一一十十似重山，云仪玉华侠耳门。赤帝黄老与我魂，三真扶骨共房津。五斗焕明是七元，日月飞行六合间。帝乡天中地户端，面部魂神皆相存。

呼吸章第二十

呼吸元气以求仙，仙公公子似在前。朱鸟吐缩白石源，结精育胞化生身。留胎止精可长生，三气右回九道明。正一含华乃充盈，遥望一心如罗星。金室之下可不倾，延我白首反孩婴。

琼室章第二十一

琼室之中八素集，泥丸夫人当中立。长谷玄乡绕郊邑，六龙散飞难分别。长生至慎房中急，何为死作令神泣。忽之祸乡三灵歿，但当吸气录子精。寸田尺宅可治生，若当决海百渎饮。叶去树枯失青青，气亡液漏非己形。专闭御景乃长宁，保我泥丸三奇灵。恬淡闲视内自明，物物不干泰而平。慙矣匪事老复丁，思咏玉书入上清。

常念章第二十二

常念三房相通达，洞视得见无内外。存漱五芽不饥渴，神华执巾六丁谒。急守精室勿妄泄，闭而宝之可长活。起自形中初不阔，三官近在易隐括。虚无寂寂空中素，使形如是不当污。九室正虚神明舍，存思百念视节度。六腑修治勿令故，行自翱翔入云路。

治生章第二十三

治生之道了不烦，但修洞玄与玉篇。兼行形中八景神，二十四真出自然。高拱无为魂魄安，清静神见与我言。安在紫房帷幕间，立坐室外三五玄。烧香接手玉华前，共入太室璇玑门。高研恬淡道之园，内视密盼尽见真。真人在己莫问邻，何处远索求因缘。

隐影章第二十四

隐景藏形与世殊，含气养精口如朱。带执性命守虚无，名入

上清死录除，三神之乐由隐居。倏欬游遨无遗忧，羽服一整八风驱。控驾三素乘晨霞，金辇正位从玉舆。何不登山诵我书，郁郁窈窈真人墟。入山何难故踌躇，人间纷纷臭如帑。

五行章第二十五

五行相推反归一，三五合气九九节。可用隐地回八术，伏牛幽阙罗品列。三明出于生死际，洞房灵象斗日月。父曰泥丸母雌一，三光焕照入子室。能存玄真万事毕，一身精神不可失。

高奔章第二十六

高奔日月吾上道，郁仪结璘善相保。乃见玉清虚无老，可以回颜填血脑。口衔灵芝携五星，腰带虎篆佩金珰，驾欬接生宴东蒙。

玄元章第二十七

玄元上一魂魄炼，一之为物叵卒见。须得至真始顾盼，至忌死气诸秽贱。六神合集虚中宴，结珠固精养神根。玉匙金龠常完坚，闭口屈舌食胎津，使我遂炼获飞仙。

仙人章第二十八

仙人道士非有神，积精累气以为真。黄童妙音难可闻，玉书绛简赤丹文。字曰真人巾金巾，负甲持符开七门。火兵符图备灵关，前昂后卑高下陈。执剑百丈舞锦幡，十绝盘空扇纷纭。火铃冠霄坠落烟，安在黄阙两眉间，此非枝叶实是根。

紫清章第二十九

紫清上皇大道君，太玄太和侠侍端。化生万物使我仙，飞升十天驾玉轮。昼夜七日思勿眠，子能修之可长存。积功成炼非自然，是由精诚亦守一。内守坚固真之真，虚中恬淡自致神。

百谷章第三十

百谷之实土地精，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乱神明胎气零，那从反老得还婴。三魂忽忽魄糜倾，何不食气太和精，故能不死入黄宁。

心典章第三十一

心典一体五脏王，动静念之道德行。清洁善气自明光，坐起吾俱共栋梁。昼日曜景暮闭藏，通达华精调阴阳。

经历章第三十二

经历六合隐卯酉，两肾之神主延寿。转降适斗藏初九，知雄守雌可无老，知白守黑见坐守。

肝气章第三十三

肝气郁勃清且长，罗列六腑生三光。心精意专内不倾，上合三焦下玉浆。玄液云行去臭香，治荡发齿炼五方。取津玄膺入明堂，下溉喉咙神明通。坐侍华盖游贵京，飘飘三清席清凉。五色云气绝青葱，闭目内眇自相望。使诸心神还自崇，七玄英华开命

门。通利天道存玄根，百二十年犹可还。过此守道诚甚难，唯待九转八琼丹。要复精思存七元，日月之华救老残，肝气周流终无端。

肺之章第三十四

肺之为气三焦起，视听幽冥候童子。调理五华精发齿，三十六咽玉池里。开通百脉血液始，颜色生光金玉泽。齿坚发黑不知白，存此真神勿落落。当忆紫宫有座席，众神合会转相索。

隐藏章第三十五

隐藏羽盖看天舍，朝拜太阳乐相呼。明神八威正辟邪，脾神还归是胃家。耽养灵根不复枯，闭塞命门保玉都。万神方胙寿有余，是谓脾建在中宫。五脏六腑神明主，上合天门入明堂。守雌存雄顶三光，外方内圆神在中。通利血脉五脏丰，骨青筋赤髓如霜。脾救七窍去不祥，日月列布设阴阳。两神相会化玉英，淡然无味天人粮。子丹进饌肴正黄，乃曰琅膏及玉霜。太上隐环八素琼，溉益八液肾受精。伏于太阴见我形，扬风三玄出始青。恍惚之间至清灵，戏于飘台见赤生。逸域熙真养华荣，内盼沉默炼五形。三气徘徊得神明，隐龙遁芝云琅英。可以充饥使万灵，上盖玄玄下虎章。

沐浴章第三十六

沐浴盛洁弃肥薰，入室东向诵玉篇。约得万遍义自鲜，散发无欲以长存。五味皆至正气还，夷心寂闷勿烦冤。过数已毕体精神，黄华玉女靠子情。真人既至使六丁，即授隐芝大洞经。十读

四拜朝太上。先谒太帝后北向，黄庭内经玉书畅。授者曰师受者盟，云锦凤罗金钮缠。以代割发肌肤全，携手登山歃液丹。金书玉景乃可宣，传得审授告三官。勿令七祖受冥患，太上微言致神仙，不死之道此其文。

太上黄庭外景经

(西晋) 魏华存

太上闲居作七言，解说身形及诸神。上有黄庭下关元，后有幽阙前命门。呼吸庐间入丹田，玉池清水灌灵根。审能修之可长存，黄庭中人衣朱衣。关门壮龠合两扉，幽阙侠之高巍巍。丹田之中精炁微，玉池清水上生肥。灵根坚固老不衰，中池有士衣赤衣。田下三寸神所居，中外相距重闭之。神庐之中当修理，玄膺炁管受精符。急固子精以自持，宅中有士常衣绛。子能见之可不病，横立长尺约其上。子能守之可无恙，呼吸庐间以自偿。保守完坚身受庆，方寸之中谨盖藏。精神还归老复壮，侠以幽阙流下竟。养子玉树令可壮，至道不烦无旁午。灵台通天临中野，方寸之中至关下。玉房之中神门户，皆是公子教我者。明堂四达法海源，真人子丹当吾前。三关之中精气深，子欲不死修昆仑。绛宫重楼十二级，宫室之中五炁集。赤城之子中池立，下有长城玄谷色。长生要妙房中急，弃捐淫欲专守精。寸田尺宅可理生，系子长留心安宁。观志游神三奇灵，闲暇无事心太平。常存玉房神明达，时念太仓不饥渴。役使六丁玉女谒，闭子精路可长活。正室之中神所舍，洗身自理无敢污。历观五脏视节度，六腑修治洁如素。虚无自然道之故，物有自然事不烦。垂拱无为身体安，虚无之居在帟间。寂寞旷然口不言，恬淡无欲游德园。清净香洁玉女存，修德明达道之门。

作道优游深独居，扶养性命守虚无。恬淡无为向思虑，羽翼已成正扶疏。长生久视乃飞去，五行参差同根节。三五合炁要本一，谁与共之斗日月。抱玉怀珠和子室，子能知之万事毕。子自有之持勿失，即得不死入金室。出日入月是吾道，天七地二回相守。升降进退合乃久，玉石落落是吾宝。子自有之何不守，心晓根基养华采。服天顺地合藏精，九原之山何亭亭。中有真人可使令，内阳三神可长生，七日之五回相合。昆仑之山不迷误，蔽以

紫宫丹城楼。侠以日月如连珠，万岁昭昭非有期。外本三阳神自来，内养三阴可长生。魂欲上天魄入泉，还魂返魄道自然。

璇玑悬珠环无端，迅牝金禽身完坚。载地悬天周乾坤，象以四时赤如丹。前仰后卑各异门，送以还丹与玄泉。象龟引炁至灵根，中有真人巾金巾。负甲持符开七门，此非枝叶实是根。昼夜思之可长存，仙人道士非有神。积精所致为专年，人尽食谷与五味。独食太和阴阳炁，故能不死天相既。试说五脏各有方，心为国主五脏主。意中动静炁得行，道自持我神明光。昼日昭昭夜自守，渴自饮浆饥得饱。经历六饮藏卯酉，转阳之阴藏于九，常能行之不知老。肝之为炁修而长，罗列五脏生三光。上合三焦道饮浆，精候天地长生道，我神魂魄在中央。精液流泉去臭香，立于玄膺含明堂。通我华精调阴阳。伏于玄门候天道，近在我身还自守。清静无为神留止，精气上下关分理，七孔已通不知老。还坐天门候阴阳，下于喉咙神通明。过华盖下清且凉，入清虚渊见吾形。期成还丹可长生，还过华池动肾精。望于明堂临丹田，将使诸神开命门。通利天道藏灵根，阴阳列布如流星。肝气似环终无端，肺之为炁三焦起。伏于天门候故道，清液醴泉通六府。随鼻上下开二耳，窥视天地存童子。调和精华理发齿，颜色光泽不复白。下于喉咙何落落，诸神皆会相求索。下入绛宫紫华色，隐藏华盖通神庐。专守心神传相呼，观我神明辟诸邪。脾神还归依大家，藏养灵根不复枯。至于胃管通虚无，闭塞命门似玉都。寿传万岁将有余，脾中之神游中宫。朝会五神和三光，上合天炁及明堂。通利六府调五行，金木水火土为主。通利血脉汗为浆，二神相得下玉英，上禀元气年益长，循护七窍去不祥。日月列布张阴阳，伏于太阴成其形，五脏之法主肾为精，出入二气入黄庭。呼吸虚无见吾形，强我筋骨血脉成。恍惚不见过清灵，坐于庐下观小童。旦夕存在神明光，出于无门入无户。恬淡无欲养华根，服食玄气可遂生。还返七门饮太渊，通我喉咙过清灵，问于仙道与

奇功。服食灵芝与玉英，头戴白素足丹田。沐浴华池灌灵根，三府相得开命门。五味皆至善炁还，大道荡荡心勿烦，被发行之可长存，吾言毕矣勿妄传。

抱朴子内篇

(西晋) 葛洪撰

畅 玄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电驰。或倏烁而景逝，或飘泮而星流，或滉漾于渊澄，或氛霏而云浮。因兆类而为有，托潜寂而为无。沦大幽而下沉，凌辰极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刚，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圆而不规。来焉莫见，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治亿类，徊旋四七，匠成草昧，譬策灵机，吹嘘四气，幽括冲默，舒阐粲尉，抑浊扬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与之不荣，夺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

夫五声八音，清商流徵，损聪者也。鲜华艳彩，或丽炳烂，伤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乱性者也。冶容媚姿，铅华素质，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与为永。不知玄道者，虽顾盼为生杀之神器，唇吻为兴亡之关键，绮榭俯临乎云雨，藻室华绿以参差；组帐雾合，罗幃云离；西毛陈于闲房，金觞华以交驰，清弦嘈赞以齐唱，郑舞纷纍以蜚施，哀箫鸣以凌霞，羽盖浮于涟漪，掇芳华于兰林之囿，弄红葩于积珠之池，登峻则望远以忘百忧，临深则俯揽以遗朝饥，入宴千门之焜焜，出驱朱轮之华仪。然乐极则哀集，至盈必有亏。故曲终则叹发，燕罢则心悲也，实理势之攸召，犹影响之相归也。彼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遗也。

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贵，不待黄钺之威；体之者富，不须难得之货。高不可登，深不可测，乘流光，策飞景，凌六虚，贯涵溶。出乎无上，入乎无下。经乎汗漫之门，游乎窈眇之野。逍遥

恍惚之中，倘佯仿佛之表。咽九华于云端，咀六气于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蜒，践跚旋玑，此得之者也。

其次则真知足。知足者则能肥遁勿用，颐光山林。紆鸾龙之翼于细介之伍，养浩然之气于蓬荜之中，蓝缕带索，不以贸龙章之晔晔也。负步杖策，不以易结驷之骆驿也。藏夜光于蒿岫，不受他山之攻。沉灵甲于玄渊，以违钻灼之灾。动息知止，无往不足。弃赫奕之朝华，避僨车之险路。吟啸苍崖之间，而万物化为尘氛。怡颜丰柯之下，而朱户变为绳枢。握耒甫田，而麾节忽若执鞭。啜菽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尔有余欢于无为之场，忻然齐贵贱于不争之地。含醇守朴，无欲无忧，全真虚器，居平味淡，恢恢荡荡，与浑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与造化钧其符契。如暗如明，如浊如清，似迟而疾，似亏而盈。岂肯委尸祝之坐，释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无知之庖，舍绳墨而助伤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琐琐，而为庸夫之忧乐。藐然不喜流俗之誉，坦尔不惧雷同之毁。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污其纯粹也。故穷富极贵，不足以诱之焉，其余何足以悦之乎？直刃沸镬，不足以劫之焉，谤讟何足以威之乎？常无心于众烦，而未始与物杂也。

若夫操隋珠以弹雀，舐秦痔以属车，登朽缙以探巢，泳吕梁以求鱼，旦为称孤之客，夕为狐鸟之余。栋挠桷覆，倾溺不振，盖世人之所为载驰企及，而达者之所为寒心而凄怆者也。故至人嘿《韶》、《夏》而韬藻梲。奋其六羽于五城之墟，而不烦衔芦之卫。翳其鳞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备。俯无倨鹜之呼，仰无亢极之悔。人莫之识，邈矣辽哉！

论 仙

或问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

抱朴子答曰：虽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虽稟极聪，而

有声者不可尽闻焉；虽有大章竖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虽有禹、益、齐谐之智，而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万物云云，何所不有，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为无之？

于是问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圣，弃疾、良平之智，端、婴、随、郾之辩，贲、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闻有先霜而枯瘁，当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实而萎零，未闻有享于万年之寿，久视不已之期矣。故古人学不求仙，言不语怪，杜彼异端，守此自然，推龟鹤于别类，以死生为朝暮也。夫苦心约己，以行无益之事，镂冰雕朽，终无必成之功，未若摅匡世之高策，招当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纆，玄牡龙峙，华轂易步趋，鼎饌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诗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证，无为握无形之风，捕难执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弃荣华而涉苦困，释甚易而攻至难，有似丧者之逐游女，必有两失之悔；单、张之信偏见，将速内外之祸也。夫班、狄不能削瓦石为芒针，欧冶不能铸铅锡为干将。故不可为者，虽鬼神不能为也；不可成者，虽天地不能成也。世间亦安得奇方，能使当老者复少，而应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螭蛄之命，令有历纪之寿，养朝菌之荣，使累晦朔之积，不亦谬乎？愿加九思，不远迷复焉。

抱朴子答曰：夫聪之所去，则震雷不能使之闻；明之所弃，则三光不能使之见，岂鞀磬之音细，而丽天之景微哉？而聾夫谓之无声焉，瞽者谓之无物焉。又况管弦之和音，山龙之绮粲，安能赏克谐之雅韵，玮晔之鳞藻哉？故聾瞽在乎形器，则不信丰隆之与玄象矣。而况物有微于此者乎？暗昧滞乎心神，则不信有周、孔子在昔矣。况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终始，诚是大体。其异同参差，或然或否，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钩末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终者多矣，混而齐之，非通理矣。谓夏

必长，而荠麦枯焉；谓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谓始必终，而天地无穷焉；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存焉。盛阳宜暑，而夏天未必无凉日也；极阴宜寒，而严冬未必无暂温也；百川东注，而有北流之活活；坤道至静，而或震动而崩弛；水性纯冷，而有温谷之汤泉；火体宜炽，而有萧丘之寒焰；重类应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轻物当浮，而舂柯有沉羽之流。万殊之类，不可以一概断之，正如此也久矣。

有生最灵，莫过乎人。贵性之物，宜必钧一。而其贤愚邪正，好丑修短，清浊贞淫，缓急迟速，趋舍所尚，耳目所欲，其为不同，已有天壤之觉，冰炭之乖矣。何独怪仙者之异，不与凡人皆死乎？

若谓受气皆有一定，则雉之为蜃，雀之为蛤，壤虫假翼，川蛙翻飞，水蛭为蛉，苡苓为蛆，田鼠为鴽，腐草为萤，鼃之为虎，蛇之为龙，皆不然乎？

若谓人禀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赋命，无有彼此，则牛哀成虎，楚姬为鼃，枝离为柳，秦女为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寿，殇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则其异有何限乎？

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而浅识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间不见仙人，便云天下必无此事。夫目之所曾见，当何足言哉？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诣老戴天，而无知其上；终身履地，而莫识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寿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况乎神仙之远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岂不悲哉？

设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翳景掩藻，废伪去欲，执太璞于至醇之中，遗末务于流俗之外，世人犹鲜能甄别，或莫造志行于无名之表，得精神于陋形之里。岂况仙人殊趣异路，以富贵为不

幸，以荣华为秽污，以厚玩为尘壤，以声誉为朝露，蹈炎飚而不灼，蹶玄波而轻步，鼓翮清尘，风驰云轩，仰凌紫极，俯栖昆仑，行尸之人，安得见之？假令游戏，或经人间，匿真隐异，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觉乎？若使皆如郊闲两瞳之正方，邛疏之双耳，出乎头巅，马皇乘龙而行，子晋躬御白鹤，或鳞身蛇躯，或金车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则非洞视者安能覩其形，非彻听者安能闻其声哉？世人既不信，又多疵毁，真人疾之，遂益潜遁。且常人之所爱，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贵，乃至人之所贱也。英儒伟器，养其浩然者，犹不乐见浅薄之人，风尘之徒。况彼神仙，何为汲汲使乌狗之伦？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于未尝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见为有，所不见为无，则天下之所无者，亦必多矣。所谓以指测海，指极而云水尽者也。蜉蝣校巨鳌，日及料大椿，岂所能及哉？

魏文帝穷览洽闻，自呼于物无所不经，谓天下无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论》，尝据言此事，其间未期，二物毕至，帝乃叹息，遽毁斯论。事无固必，殆为此也。陈思王著《释疑论》云：初谓道术，直呼愚民诈伪空言定矣。及见武皇帝试闭左慈等，令断谷近一月，而颜色不减，气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尔，复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药含生鱼，而煮之于沸脂中，其无药者，熟而可食，其衔药者，游戏终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药粉桑以饲蚕，蚕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药食鸡雏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复长。以还白药食白犬，百日毛尽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尽知，而以臆断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绝声色，专心以学长生之道耳。彼二曹学则无书不览，才则一代之英，然初皆谓无，而晚年乃有穷理尽性，其叹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

刘向博学则究微极妙，经深涉远，思理则清澄真伪，研核有无。其所撰《列仙传》，仙人七十有余，诚无其事，妄造何为乎？

邃古之事，何可亲见，皆赖记籍传闻于往耳。《列仙传》炳然，其必有矣。然书不出周公之门，事不经仲尼之手，世人终于不信。然则古史所记，一切皆无，何但一事哉？俗人贪荣好利，汲汲名利，以己之心，远忖昔人，乃复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禅授，薄卿相之贵任，巢、许之辈，老莱、庄周之徒，以为不然也。况于神仙，又难知于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谓刘向非圣人，其所撰录，不可孤据，尤所以使人叹息者也。夫鲁史不能与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经，子长不能与日月并明，而扬雄称之为实录。刘向为汉世之名儒贤人，其所记述，庸可弃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学，不许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汉武求之不获，以少君、栾太为之无验故也。然不可以黔娄、原宪之贫，而谓古者无陶朱、猗顿之富；不可以无盐、宿瘤之丑，而谓在昔无南威、西施之美。进趋犹有不达者焉，稼穡犹有不收者焉，商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无功者焉。况乎求仙，事之难者，为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两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师，又何足以定天下之无仙乎？

夫求长生，修至道，决在于志，不在于富贵也。苟非其人，则高位厚货，乃所以为重累耳。何者？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涤除嗜欲，内视反听，尸居无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责，治鞅掌之政务，思劳于万几，神驰于宇宙。一介失所，则王道为亏；百姓有过，则谓之在予。醇醪汨其和气，艳容伐其根荄，所以翦精损虑削乎平粹者，不可曲尽而备论也。蚊嚼肤则坐不得安，虱群攻则卧不得宁。四海之事，何止若是。安得掩翳聪明，历藏数息，长斋久洁，躬亲炉火，夙兴夜寐，以飞八石哉？汉武享国，最为寿考，已得养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钟石之费。猷诔之输，不给尾闾之洩耳。

仙法欲静寂无为，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钟，伐雷霆之鼓，砰磕嘈囂，惊魂荡心，百技万变，丧精塞耳，飞轻走迅，钓

潜弋高。仙法欲令爱逮蠢蠕，不害含气，而人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诛，黄钺一挥，齐斧暂授，则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斩断之刑，不绝于市。仙法欲止绝臭腥，休粮清肠，而人君烹肥宰脔，屠割群生，八珍百和，方丈于前，煎熬勺药，旨嘉饕餮。仙法欲溥爱八荒，视人如己，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乱推亡，辟地拓疆，混人社稷，驱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绝域，暴骸腐野，五岭有血刃之师，北阙悬大宛之首，坑生煞伏，动数十万，京观封尸，仰干云霄，暴骸如莽，弥山填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乱者九；汉武帝使天下嗷然，户口减半。祝其有益，诅亦有损。结草知德，则虚祭必怨。众烦攻其膏肓，人鬼齐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无修道之实，所知浅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秘，又不得闻，又不得有道士，为合成仙药以与之。不得长生，无所怪也。

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长卿壁立之贫，腹怀翳桑绝粮之馁，冬抱戎夷后门之寒，夏有儒仲环堵之映，欲经远而乏舟车之用，欲有营而无代劳之役。入无绮纨之娱，出无游观之欢，甘旨不经乎口，玄黄不过乎目，芬芳不历乎鼻，八音不关乎耳，百忧攻其心曲，众难萃其门庭，居世如此，可无恋也。

或得要道之诀，或值不群之师，而犹恨恨于老妻弱子，眷眷于狐兔之丘，迟迟以臻殂落，日月不觉衰老，知长生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臭鼠而不能委。何者？爱习之情卒难遣，而绝俗之志未易果也。况彼二帝，四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条也，其所亲幸者，至不少矣。正使之为旬月之斋，数日闲居，犹将不能，况乎内弃婉娈之宠，外捐赫奕之尊，口断甘肴，心绝所欲，背荣华而独往，求神仙于幽漠，岂所堪哉？是以历览在昔，得仙道者，多贫贱之士，非势位之人。又桀太所知，实自浅薄，饥渴荣贵，冒干货贿，徇虚妄于苟且，忘祸患于无为，区区小子之奸伪，岂足以证天下之无仙哉？昔勾践式怒蛙，戎卒争蹈火；楚灵爱细腰，国人多饿死；齐桓嗜异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赏瘠孝，毁歿者比屋。

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汉武招求方士，宠待过厚，致令斯辈，敢为虚诞耳。栾太若审有道者，安可得煞乎？夫有道者，视爵位如饕，见印绶如纆经，视金玉如土粪，睹华堂如牢狱，岂当扼腕空言，以侥幸荣华，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赐，带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贵，耽沦势利，不知止足，实不得道，断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录》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贫无以市其药物，故出于汉，以假途求其财，道成而去。

又按《汉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将去也，武帝梦与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龙持节，从云中下。云太乙请少君。帝觉，以语左右曰：如我之梦，少君将舍我去矣。数日，而少君称病死。久之，帝令人发其棺，无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后蜕，谓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壶公将费长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将两弟子去，皆托卒死，家殡埋之。积数年，而长房来归。又相识人见李意期将两弟子皆在郾县。其家各发棺视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书符于杖。此皆尸解者也。

昔王莽引《典坟》以饰其邪，不可谓儒者皆为篡盗也；相如因鼓琴以窃文君，不可谓雅乐主于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讥神农之播谷，烧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钻火，覆溺者不可怨帝轩之造舟，酤营者不可非杜仪之为酒。岂可以栾太之邪伪，谓仙道之果无乎？是犹见赵高董卓，便谓古无伊周霍光；见商臣冒顿，而云古无伯奇孝己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见鬼之术。俗人闻之，皆谓虚文。或云天下无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见鬼者，在男为觊，在女为巫，当须自然，非可学而得。按《汉书》及《太史公记》皆云齐人少翁，武帝以为文成将军。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见之如生人状。又令武帝见灶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术既令鬼见其形，又令本不见鬼者见鬼，推此而言，其余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数为人间作光怪变异，又经典

所载，多鬼神之据，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鬼神。况乎仙人居高处远，清浊异流，登遐遂往，不返于世，非得道者，安能见闻。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训，故终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识真者，校练众方，得其征验，审其必有，可独知之耳，不可强也。故不见鬼神，不见仙人，不可谓世间无仙人也。人无贤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则人病，尽去则人死。故分去则术家有拘录之法，尽去则礼典有招呼之义。此之为物至近者也。然与人俱生，至乎终身，莫或有自闻见之者也。岂可遂以不闻见之，又云无之乎？

若夫辅氏报施之鬼，成汤怒齐之灵，申生交言于狐子，杜伯报恨于周宣，彭生托形于玄豕，如意假貌于苍狗，灌夫守田蚡，子义掊燕简，蓐收之降于莘，桀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说讖纬，孝孙之著文章，神君言于上林，罗阳仕于吴朝，鬼神之事，著于竹帛，昭昭如此，不可胜数。然而蔽者犹谓无之。况长生之事，世所希闻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虻负山，与并蠖论海也。俗人未尝见龙麟鸾凤，乃谓天下无有此物，以为古人虚设瑞应，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况于令人之信有仙人乎！

世人以刘向作金不成，便谓索隐行怪，好传虚无，所撰《列仙》，皆复妄作。悲夫！此所谓以分寸之瑕，弃盈尺之夜光；以蚊鼻之缺，捐无价之淳钧。非荆和之远识，风胡之赏真也。斯朱公所以郁悒，薛烛所以永叹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鸿宝枕中书》，虽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必须口诀，临文指解，然后可为耳。其所用药，复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也。刘向父德治淮南王狱中所得此书，非为师授也。向本不解道术，偶偏见此书，便谓其意尽在纸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于撰《列仙传》，自删秦大夫阮仓书中出之，或所亲见，然后记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谣，圣人所择。刍蕘之言，或不可遗。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岂可以百虑之一失，而谓经典之不可用，以日月

曾蚀之故，而谓悬象非大明哉？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今以此语俗人，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类。况于世间，幸有自然之金，俗人当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黄丹及胡粉，是化铅所作。又不信骡及驱骹，是驴马所生。云物各自有种。况乎难知之事哉？夫所见少，则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虽天之明，而人处覆甑之下，焉识至言哉？

对 俗

或人难曰：人中之有老彭，犹木中之有松柏，禀之自然，何可学得乎？

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知上药之延年，故服其药以求仙；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叶，与众木则别；龟鹤体貌，与众虫则殊。至于彭老犹是人耳，非异类而寿独长者，由于得道，非自然也。众木不能法松柏，诸虫不能学龟鹤，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则可与之同功矣，若谓世无仙人乎，然前哲所记，近将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为本末，非虚言也。若谓彼皆特禀异气，然其相传皆有师奉服食，非生知也。若道术不可学得，则变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兴云起雾，召致虫蛇，合聚鱼鳖，三十六石立化为水，消玉为飴，溃金为浆，入渊不沾，蹴刃不伤，幻化之事，九百有余，按而行之，无不皆效，何为独不肯信仙之可得乎！仙道迟成，多所禁忌，自无超世之志，强力之才，不能守之。其或颇好心疑，中道而废，便谓仙道长生，果不可得耳。《仙经》曰：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间君子，犹内不负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岂况古之真人，宁当虚造空文，以

必不可得之事，诳误将来，何所索乎！苟无其命，终不肯信，亦安可强令信哉！

或难曰：龟鹤长寿，盖世间之空言耳，谁与二物终始相随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则八极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远，有若同时，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视之所及，然后知之也。《玉策记》曰：千岁之龟，五色具焉，其额上两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于莲叶之上，或在丛蓍之下，其上时有白云蟠蛇。千岁之鹤，随时而鸣，能登于木，其未千载者，终不集于树上也，色纯白而脑尽成丹。如此则见，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邃处，故人少有见之耳。按《玉策记》及《昌宇经》，不但此二物之寿也。云千岁松树，四边披越，上杪不长，望而视之，有如偃盖，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寿万岁。又云，蛇有无穷之寿，猕猴寿八百岁变为猿，猿寿五百岁变为玃，玃寿千岁。蟾蜍寿三千岁，麒麟寿二千年。腾黄之马，吉光之兽，皆寿三千岁。千岁之鸟，万岁之禽，皆人面而鸟身，寿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寿千岁，寿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熊寿五百岁者，则能变化。狐狸豺狼，皆寿八百岁。满五百岁，则善变为人形。鼠寿三百岁，满百岁则色白，善凭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载。但博识者触物能名，洽闻者理无所惑耳，何必常与龟鹤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识物，则园中草木，田池禽兽，犹多不知，况乎巨异者哉？

《史记·龟策传》云：江淮间居人为儿时，以龟支床，至后老死，家人移床，而龟故生。此亦不减五六十岁也，不饮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与凡物不同亦远矣，亦复何疑于千岁哉？仙经象龟之息，岂不有以乎？

故太丘长颍川陈仲弓，笃论士也，撰《异闻记》云：其郡人张广定者，遭乱常避地，有一女年四岁，不能步涉，又不可担负，

计弃之固当饿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冢，上巔有穿穴，乃以器盛糲之，下此女于冢中，以数月许干饭及水浆与之而舍去。候世平定，其间三年，广定乃得还乡里，欲收冢中所弃女骨，更殡埋之。广定往视，女故坐冢中，见其父母，犹识之甚喜。而父母犹初恐其鬼也，父下入就之，乃知其不死。问之从何得食，女言粮初尽时甚饥，见冢角有一物，伸颈吞气，试效之，转不复饥，日月为之，以至于今。父母去时所留衣被，自在冢中，不行往来，衣服不败，故不寒冻。广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龟耳。女出食谷，初小腹痛呕逆，久许乃习。此又足以知龟有不死之法，及为道者效之，可与龟同年之验也。史迁与仲弓，皆非妄说者也。天下之虫鸟多矣，而古人独举斯二物者，明其独有异于众故也，睹一隅则可以悟之矣。

或难曰：龟能土蛰，鹤能天飞，使人为须臾之蛰，有顷刻之飞，犹尚不能，其寿安可学乎？

抱朴子答曰：虫之能蛰者多矣，鸟之能飞者饶矣，而独举龟鹤有长生之寿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蛰与飞也。是以真人但令学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气以绝谷，不学其土蛰与天飞也。夫得道者，上能竦身于云霄，下能潜泳于川海。是以萧史偕翔凤以凌虚，琴高乘朱鲤于深渊，斯其验也，何但须臾之蛰，顷刻之飞而已乎！龙蛇蛟螭，狙狴鼃蠃，皆能竟冬不食，不食之时，乃肥于食时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胜于人，不独龟鹤也。故太昊师蜘蛛而结网，金天据九竽以正时，帝轩俟凤鸣以调律，唐尧观蓂莢以知月，归终知往，乾鹊知来，鱼伯识水旱之气，蜉蝣晓潜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兴。鸛鷖见周家之盛，龟鹤偏解导养，不足怪也。且仙经长生之道，有数百事，但有迟速烦要耳，不必皆法龟鹤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玄畅，难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仙之远旨。

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长生之理，古人何独知之？

此盖愚暗之局谈，非达者之用怀也。夫占天文之玄道，步七政之盈缩，论凌犯于既往，审崇替于将来，仰望云物之征祥，俯定卦兆之休咎，运三棋以定行军之兴亡，推九符而得祸福之分野。乘除一算，以究鬼神之情状；错综六情，而处无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犹不能开学之奥治，至于朴素，徒锐思于糟粕，不能穷测其精微也。夫凿枘之粗伎，而轮扁有不传之妙；掇蜩之薄术，而伧傜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于至精也。况于神仙之道，旨意深远，求其根茎，良未易也。松乔之徒，虽得其效，未必测其所以然也，况凡人哉？其事可学，故古人记而垂之，以传识者耳。若心解意得，则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当诘古人何以独晓此，而我何以独不知之意耶？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粮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飞也，黄白之可求也，若责吾求其本理，则亦实复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谓之有，所不能及则谓之无，则天下之事亦鲜矣。故老子有言，以狸头之治鼠漏，以啄木之护龋齿，此亦可以类求者也。若蟹之化漆，麻之坏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万殊纷然，何可以意极哉？设令抱危笃之疾，须良药之救，而不肯即服，须知神农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则未免于愚也。

或曰：生死有命，修短素定，非彼药物，所能损益。夫指既斩而连之，不可续也；血既洒而吞之，无所益也。岂况服彼异类之松柏，以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

抱朴子曰：若夫此论，必须同类，乃能为益，然则既斩之指，已洒之血，本自一体，非为殊族，何以既斩之而不可续，已洒之而不中服乎！余数见人以蛇衔膏连已斩之指，桑土易鸡鸭之足，异物之益，不可诬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则宜捣肉治骨，以为金疮之药，煎皮熬发，以治秃鬓之疾耶？夫水土不与百卉同体，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谷非生人之类，而生人须之以为命焉。脂非火种，水非鱼属，然脂竭则火灭，水竭则鱼死。伐木而寄生枯，芟

草而免丝菱，川蟹不归而蛭败，桑树见断而蠹殄，触类而长之，斯可悟矣。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盐卤沾于肌髓，则脯腊为之不烂，况于以宜身益命之物，纳之于己，何怪其令人长生乎？

或难曰：神仙方书，似是而非，将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黄老之手，经松乔之目也。

抱朴子曰：若如雅论，宜不验也。今试其小者，莫不效焉。余数见人以方诸求水于夕月，阳燧引火于朝日，隐形以沦于无象，易貌以成于异物，结巾投地而免走，针缀丹带而蛇行，瓜果结实于须臾，龙鱼滂漭于盘盂，皆如说焉。按《汉书》栾太初见武帝，试令斗棋，棋自相触。而《后汉书》又载魏尚能坐在立亡，张楷能兴云起雾，皆良史所记，信而有征。而此术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小既有验，则长生之道，何独不然乎！

或曰：审其神仙可以学政，翻然凌霄，背俗弃世，烝尝之礼，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饿乎！

抱朴子曰：盖闻身体不伤，谓之终孝，况得仙道，长生久视，天地相毕，过于受全归完，不亦远乎？果能登虚蹑景，云舆霓盖，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黄之醇精，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先鬼有知，将蒙我荣，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监御百灵，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华琼，势可以总摄罗丰，威可以叱咤梁成，诚如其道，罔识其妙，亦无饿之者。得道之高，莫过伯阳。伯阳有子名宗，仕魏为将军，有功封于段干。然则今之学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祭祀之事，何缘便绝！

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术既备，服食之要又该，掩耳而闻千里，闭目而见将来，或委华骝而饕蛟龙，或弃神州而宅蓬瀛，或迟回于流俗，逍遥于人间，不便绝迹以造玄虚，其所尚则同，其逝止或异，何也？

抱朴子曰：闻之先师云：仙人或升天，或住地，要于俱长生，

去留各从其所好耳。又服还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间者，但服半剂而录其半。若后求升天，便尽服之。不死之事已定，无复奄忽之虑。正复且游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复忧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劳苦，故不足役役于登天，而止人间八百余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失人之本，更受异形，有似雀之为蛤，雉之为蜃，非人道也。人道当食甘旨，服轻暖，通阴阳，处官秩，耳目聪明，骨节坚强，颜色悦怿，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处任意，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忧喜毁誉不为累，乃为贵耳。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块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龙眉宁公、修羊公、阴长生，皆服金液半剂者也。其止世间，或近千年，然后去耳。笃而论之，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若得仙无复住理者，复一事耳。彭祖之言，为附人情者也。

或问曰：为道者当先立功德，审然否？

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铃经中篇》云：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行恶事大者，司命夺纪，小过夺算，随所犯轻重，故所夺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寿，自有本数，数本多者，则纪算难尽而迟死，若所禀本少，而所犯者多，则纪算速尽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故善不在大，恶不在小也。虽不作恶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责求布施之报，便复失此一事之善，但不尽失耳。又云：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吾更疑彭祖之辈，善功未足，故不能升天耳。

金 丹

抱朴子曰：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然则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往者上国丧乱，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广数州之间，阅见流移俗道士数百人矣。或有素闻其名，乃在云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见，深浅有无，不足以相倾也。虽各有数十卷书，亦未能悉解之也，为写蓄之耳。时有知行气及断谷服诸草木药法，所有方书，略为同文，无一人不有《道机经》，唯以此为至秘，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军督王图所撰耳，非古人也。图了不知大药，正欲以行气入室求仙，作此《道机》，谓道毕于此，此复是误人之甚者也。余问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内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无一人知之者，其夸诞自誉及欺人，云已久寿。及言曾与仙人共游者将大半矣，足以与尽微者甚鲜矣。或有颇闻金丹，而不谓今世复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当晓之。或有得方外说，不得其真经。或得杂碎丹方，便谓丹法尽于此也。

昔左元放于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经，会汉末乱，不遑合作，而避地来渡江东，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从祖仙公，又从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一卷、《金液丹经》一卷。余师郑君者，则余从祖仙公之弟子也，又于从祖受之，而家贫无用买药。余亲事之，洒扫积久，乃于马迹山中立坛盟受之，并诸口诀诀之不书者。江东先无此书，书出于左元放，元放以授余从祖，从祖以授郑君，郑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无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余年矣。资无担石，无以为之，但有长叹耳。有积金盈柜，聚钱如山者，复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闻之，亦万无一信，如何？夫饮玉饴则知浆苺之薄味，睹昆仑则觉丘垤

之至卑。既览金丹之道，则使人不欲复视小小方书。然大药难得办，当须且将御小者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药万斛，为能有小益，而终不能使人遂长生也。故老子之诀言云，子不得还丹金液，虚自苦耳。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荣卫，非但铜青之外傅矣。世间多不信至道者，则悠悠者皆是耳。然万一时偶有好事者，而复不见此法，不值明师，无由闻天下之有斯妙事也。

余今略钞金丹之都较，以示后之同志好之者。其勤求之，求之不可守浅近之方，而谓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当息意于无穷之冀耳。想见其说，必自知出潢污而浮沧海，背萤烛而向日月，闻雷霆而觉布鼓之陋，见巨鲸而知寸介之细也。如其喽喽，无所先入，欲以弊药必规升腾者，何异策蹇驴而追迅风，棹蓝舟而济大川乎？

又诸小辑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浅深，故力势不同，虽有优劣，转不相及，犹一醑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犹自远胜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神仙独见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邈邈之无限乎？世人少所识，多所怪，或不知水银出于丹砂，告之终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从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烧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独得尔。此近易之事，犹不可喻，其闻仙道，大而笑之，不亦宜乎？上古真人愍念将来之可教者，为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脱死亡之祸耳，可谓至言矣。然而俗人终不肯信，谓之虚文。若是虚文者，安得九转九变，日数所成，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诚不可以庸近

思求也。余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有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识者。岂苟尚奇怪，而崇饰空言，欲令书行于世，信结流俗哉？盛阳不能荣枯朽，上智不能移下愚，书为晓者传，事为识者贵，农夫得彤弓以驱鸟，南夷得袞衣以负薪，夫不知者，何可强哉？世人饱食终日，复未必能勤儒墨之业，治进德之务，但共逍遥遨游，以尽年月。其所营也，非荣则利。或飞苍走黄于中原，或留连杯觞以羹沸，或以美女荒沉丝竹，或耽沦绮纨，或控弦以弊筋骨，或博弈以弃功夫。闻至道之言而如醉，睹道论而昼睡。有身不修，动之死地，不肯求问养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汔之。而有道者自宝秘其所知，无求于人，亦安肯强行语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长生若可得者，古人之富贵者，已当得之，而不得之者，是无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贵者，亦如今之富贵者耳。俱不信不求之，而皆以目前之所欲者为急，亦安能得之耶？假令不能决意，信命之可延，仙之可得，亦何惜于试之。试之小效，但使得二三百岁，不犹愈于凡人之少夭乎？

天下之事万端，而道述尤难明于他事者也。何可以中才之心，而断世间必无长生之道哉？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便谓为无，则世人之智者，又何太多乎？今若有识道意而犹修求之者，诟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又或虑于求长生，倘其不得，恐人笑之，以为暗惑。若心所断，万有一失，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当复为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

抱朴子曰：按《黄帝九鼎神丹经》曰：黄帝服之，遂以升仙。又云，虽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药，可得延年，不免于死也；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黄帝以传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贤，苟非其人，虽积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鱼投于东流水中以为约，啖血

为盟，无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见此道也。合丹当于名山之中，无人之地，结伴不过三人，先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洁，勿近秽污，及与俗人往来，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谤毁神药，药不成矣。成则可以举家皆仙，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药。草木之药，埋之即腐，煮之即烂，烧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

九丹者，长生之要，非凡人所当见闻也，万兆蠢蠢，唯知贪富贵而已，岂非行尸者乎？合时又当祭，祭自有图法一卷也。

第一之丹名曰丹华，当先作玄黄，用雄黄水、矾石水、戎盐、卤盐、礬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数十斤，以为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须臾成黄金。又以在二百四十铢合水银百斤火之，亦成黄金。金成者药成也。金不成，更封药而火之，日数如前，无不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涂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虫皆即消坏，百病皆愈也。

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与六畜吞之，亦终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来侍之，见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还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鸟凤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银一斤火之，立成黄金。以此丹涂钱物用之，即日皆还。以此丹书凡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饵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来侍，玉女至前。

第六之丹名炼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黄金。

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与金公合火之，即成黄金。

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枣核许持之，百

鬼避之。以丹书门户上，万邪众精不敢前，又辟盗贼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来侍，飞行轻举，不用羽翼。

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升天则去，欲且止人间亦任意，皆能出入无间，不可得之害矣。

抱朴子曰：复有太清神丹，其法出于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师也。《太清观天经》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授；其中三篇世无足传，常沉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经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调和阴阳，役使鬼神风雨，骖驾九龙十二白虎，天下众仙皆隶焉，犹自言亦本学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也。况凡人乎？其经曰：上士得道，升为天官；中士得道，栖集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愚民不信，谓为虚言，从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岂能强生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声色富贵而已，恣心尽欲，奄忽终歿之徒，慎无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谤真。传丹经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笃信者，可将合药成以分之，并轻以其方传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为神丹既成，不但长生，又可以作黄金。金成，取百斤先设大祭。祭自有别法一卷，不与九鼎祭同也。祭当别称金各检署之。

礼天二十斤，日月五斤，北斗八斤，太乙八斤，井五斤，灶五斤，河伯十二斤，社五斤，门户间鬼神清君各五斤，凡八十八斤。余一十二斤，以好韦囊盛之，良日于都市中市盛之时，嘿声放弃之于多人处，径去无复顾。凡用百斤外，乃得自恣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长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道引与屈伸也，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为之实难也。子能作之，可长存也。近代汉末新野阴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善著诗及丹经赞并序，述初学道随师本末，列己所知识之得仙者四十余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为难合

于九鼎，然是白日升天之上法也。合之当先作华池赤盐艮云玄白飞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一转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转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转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转之丹，服之半年得仙。五转之丹，服之百日得仙。六转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七转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八转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转之丹，服之三日得仙。若取九转之丹，内神鼎中，夏至之后，爆之鼎热，内朱儿一斤于盖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须臾翕然俱起，煌煌辉辉，神光五色，即化为还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升天。又九转之丹者，封涂之于土釜中，糠火，先文后武，其一转至九转，迟速各有日数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转数少，其药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迟也。其转数多，药力盛，故服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

又有九光丹，与九转异法，大都相似耳。作之法，当以诸药合火之，以转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黄、白礬、曾青、慈石也。一石辄五转而各成五色，五石而二十五色，色各一两，而异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发其口内之，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厨，取黑丹和水，以涂左手，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万物也。欲隐形及先知未然方来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黄丹一刀圭，即便长生不老矣。及坐见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寿夭，富贵贫贱，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经》中卷耳。

抱朴子曰：其次有《五灵丹经》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黄、雌黄、石硫黄、曾青、矾石、慈石、戎盐、太乙余粮，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醯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书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药耳。

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张盖躋精思于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黄铜，以作方诸，以承取月中水，以水银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长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黄铜燧中，覆以汞曝之，二

十日发而治之，以井华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视之，百病自愈，发白还黑，齿落更生。

又《务成子丹法》，用巴沙汞置八寸铜盘中，以土炉盛炭，倚三隅，埴以枝盘，以硫黄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

又《羨门子丹法》，以酒和丹一斤，用酒三升和，曝之四十日，服之一日，则三虫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来侍之，可役使致行厨，此丹可以厌百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悬以向之，则无患矣。

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黄雄黄烧下其中铜，铸以为器，覆之三岁淳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长数分，或有五色琅玕，取理而服之，亦令人长生。又可以和菟丝，菟丝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克其血，以和此丹，服之立变化，任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一服之，能乘虚而行云。朱草状似小枣，栽长三四尺，枝叶皆赤，茎如珊瑚，喜生名山岩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银投其中，立便可丸如泥，久则成水，以金投之，名为金浆，以玉投之，名为玉醴，服之皆长生。

又有《取伏丹法》云：天下诸水，有名丹者，有南阳之丹水之属也，其中皆有丹鱼，当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鱼必浮于水侧，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网而取之可得之，得之虽多，勿尽取也，割其血，涂足下，则可以步行水上，长居渊中矣。

又《赤松子丹法》，取千岁藁汁及矾桃汁淹丹，著不津器中，练蜜盖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绞柠木赤实，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鬓发皆赤，长生也。昔中黄仙人有赤须子者，岂非服此乎？

又《石先生丹法》，取乌鸢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长，其毛羽皆赤，乃煞之，阴乾百日，并毛羽捣服一刀圭，百日得寿五百岁。

又《康风子丹法》，用羊鸟鹤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丹内鹄卵中漆之，内云母水中，百日化为赤水。服一合，辄益寿百岁；服一升，千岁也。

又《崔文子丹法》，纳丹鹫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长服不死。

又《刘元丹法》，以丹砂内玄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污手，又和以云母水，内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为赤水，服一合，得百岁，久服长生也。

又《乐子长丹法》，以曾青铅丹合汞及丹砂，著铜箔中，干瓦白滑石封之，于白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仙矣。

又《李文丹法》，以白素裹丹，以竹汁煮之，名红泉，乃浮汤上蒸之，合以玄水，服之一合，一年仙矣。

又《尹子丹法》，以云母水和丹密封，致金华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尽一斤，得五百岁。

又《太乙招魂魄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长于起卒死三日以还者，折齿内一丸，与硫黄丸，俱以水送之，令入喉即活，皆言见使者持节召之。

又《采女丹法》，以兔血和丹与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丸，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来侍之，可役使。

又《稷丘子丹法》，以清酒麻油百华醴龙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火煨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尽剂，得寿五百岁。

又《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于铜器中，火熬之，以铁匕挠之，十日，还为丹，服之一刀圭，万病去身，长服不死。

又《张子和丹法》，用铅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于赤黍米中，八十日成，以枣膏和丸之，服如大豆，百日，寿五百岁。

又《绮里丹法》，先飞取五石玉尘，合以丹砂汞，内大铜器中煮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铅百斤，以药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银，以雄黄水和而火之，百日成黄金。金或太刚者，以猪膏

煮之，或太柔者，以白梅煮之。

又《玉柱丹法》，以华池和丹，以曾青硫黄末覆之荐之，内箬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来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

又《肘后丹法》，以金华和丹干瓦封之，蒸八十日，取如小豆，置盘中，向日和之，其光上与日连，服如小豆，长生矣。以投丹阳铜中，火之成金。

又《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六日出，和以石硫黄液，服之十年，与天地相毕。

又《刘生丹法》，用白菊花汁、地楮汁、樗汁和丹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之，一年，得五百岁，老翁服更少不可识，少年服亦不老。

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内鸡子中，漆合之，令鸡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儿不可服，不复长矣。与新生鸡犬服之，皆不复大，鸟兽亦皆如此验。

又《陈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内铜器中封之，沉之井中，一期，服之经年，不饥，尽一斤，寿百岁。

又《韩终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视，立日中无影。过此以往，尚数十法，不可具论。

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减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玄明龙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游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其经云，金液入口，则其身皆金色。老子受之于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斋戒百日，不得与俗人相往来，于名山之侧，东流水上，别立精舍，百日成，服一两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仙之士者，但斋戒百日矣。若求升天，皆先断谷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两，则长生不死，万害百毒，不能伤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无所禁也。若复欲升天者，乃可斋戒，更服一

两，便飞仙矣。

以《金液为威喜巨胜之法》，取金液及水银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黄土瓿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时，皆化为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银一斤，即成银。又取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为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涂刀剑，辟兵万里。以此丹金为盘碗，饮食其中，令人长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诸之得水也，饮之不死。以金液和黄土，内六一泥瓿中，猛火炊之，尽成黄金，中用也。复以火炊之，皆化为丹，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川为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银立成银，以银一两和铅一斤，皆成银。《金液经》云：投金八两于东流水中，饮血为誓，乃告口诀，不如本法，盗其方而作之，终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药与之，不可轻传其书，必两受其殃，天神鉴人甚近，人不知耳。

抱朴子曰：九丹诚为仙药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杂药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则物不可得也。又当起火昼夜数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适，勤苦至难，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为难得耳。古秤金一斤于今为二斤，率不过直三十许万，其所用杂药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华池中，日数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万而得一剂，可足八人仙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气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酿数升米酒，必无成也。

抱朴子曰：其次有《饵黄金法》，虽不及金液，亦远不比他药也。或以豕负革肪及酒炼之，或以樗皮治之，或以荆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为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黄雌黄合饵之，可引之张之如皮，皆地仙法耳。银及蚌中大珠，皆可化为水服之。然须长服不可缺，故皆不及金液也。

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既当用钱，又宜入名山，绝人事，故能为之者少，且亦千万人中，时当有一人得其经者。故凡作道书者，略无说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谤訕评

毁之，必不成也。郑君言所以尔者，合此大药皆当祭，祭则太乙元君、老君、玄女皆来鉴省。作药者若不绝迹幽僻之地，令俗间愚人得经过闻见之，则诸神便责作药者之不遵承经戒，致令恶人有谤毁之言，则不复佑助人，而邪气得进，药不成也。必入名山之中，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鱼，不与俗人相见，尔乃可作大药。作药须成乃解斋，不但初作时斋也。

郑君云：左君告之，言诸小小山，皆不可于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无正神为主，多是木石之精，千岁老物，血食之鬼，此辈皆邪炁，不念为人作福，但能作祸，善试道士，道士须当以术辟身，及将从弟子，然或能坏人药也。今之医家，每合好药好膏，皆不欲令鸡犬小儿妇人见之。若被诸物犯之，用便无验。又染彩者恶恶目者见之，皆失美色。况神仙大药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为此也。又按仙经，可以精思合作仙药者，有华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长山、太白山、终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犊山、安丘山、潜山、青城山、娥眉山、缙山、云台山、罗浮山、阳驾山、黄金山、鳖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盖竹山、括苍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难，不但于中以合药也。若有道者登之，则此山神必助之为福，药必成。若不得登此诸山者，海中大岛屿，亦可合药。若会稽之东翁洲、亶洲、泞屿，及徐州之莘莒洲、泰光洲、郁洲，皆其次也。今中国名山不可得至，江东名山之可得住者，有霍山，在晋安；长山、太白，在东阳；四望山、大小天台山、盖竹山、括苍山并在会稽。

抱朴子曰：予忝大臣之子孙，虽才不足以经国理物，然畴类之好，进趋之业，而所知不能远余者，多挥翻云汉，耀景辰霄者矣。余所以绝庆吊于乡党，弃当世之荣华者，必欲远登名山，成所著子书，次则合神药，规长生故也。俗人莫不怪予之委桑梓，背

清途，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谓予有狂惑之疾也。然道与世事不并兴，若不废人间之务，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见之诚了，执之必定者，亦何惮于毁誉，岂移于劝沮哉？聊书其心，示将来之同志尚者云。后有断金之徒，所捐弃者，亦与余之无异也。

《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白蜜六斤搅合，日暴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许十丸，未一年，发白者黑，齿落者生，身体润泽，长服之，老翁成少年，长生不死矣。

《小丹法》，丹一斤，捣筛，下淳苦酒三升，漆二升，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强坚；千日，司命削去死籍，与天地相毕，日月相望，改形易容，变化无常，日中无影，乃别有光也。

《小饵黄金法》，炼金内清酒中，约二百过，出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间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间，即削之，内清酒中无数也。成，服之如弹丸一枚，亦可一丸分为小丸，服之三十日，无寒温，神人玉女侍之。银亦可饵之，与金同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者，一年即轻举矣。止人间服亦地仙，勿妄传也。

《两仪子饵黄金法》，猪负革脂三斤，淳苦酒一升，取黄金五两，置器中，煎之土炉，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尔。食一斤，寿蔽天地；食半斤，寿二千岁；五两，寿千二百岁。无多少，便可饵之。当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传非人，传示非人，令药不成不神。欲食去尸药，当服丹砂也。

至 理

抱朴子曰：微妙难识，疑惑者众。吾聪明岂能过人哉？适偶有所偏解，犹鹤知夜半，燕知戊巳，而未必达于他事也。亦有以校验，知长生之可得，仙人之无种耳。夫道之妙者，不可尽书，而

其近者，又不足说。昔庚桑胥，文子厘颜，勤苦弥久，及受大诀，谅有以也。夫圆首含气，孰不乐生而畏死哉？然荣华势利诱其意，素颜玉肤惑其目，清商流徵乱其耳，爱恶利害搅其神，功名声誉束其体，此皆不召而自来，不学而已成。自非受命应仙，穷理独见，识变通于常事之外，运清鉴于玄漠之域，寤身名之亲疏，悼过隙之电速者，岂能弃交修踪，抑遗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难成之远功哉？

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根竭枝繁，则青青去木矣。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矣。夫逝者无反期，既朽无生理，达道之士，良所悲矣！轻璧重阴，岂不有以哉？故山林养性之家，遗俗得意之徒，比崇高于赘疣，方万物乎蝉翼，岂苟为大言，而强薄世事哉？诚其所见者了，故弃之如忘耳。是以遐栖幽遁，韬鳞掩藻，遏欲视之目，遣损明之色，杜思音之耳，远乱听之声，涤除玄览，守雌抱一，专气致柔，镇以恬素，遣欢戚之邪情，外得失之荣辱，割厚生之腊毒，谧多言于枢机，反听而后所闻彻，内视而后见无朕，养灵根于冥钧，除诱慕于接物，削斥浅务，御以愉慎，为乎无为，以全天理尔。乃呬吸宝华，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内守九精，坚玉钥于命门，结北极于黄庭，引三景于明堂，飞元始以炼形，采灵液于金梁，长驱白而留青，凝澄泉于丹田，引沉珠于五城，瑶鼎俯爨，藻禽仰鸣，瑰华擢颖，天鹿吐琼，怀重规于绛宫，潜九光于洞冥，云苍郁而连天，长谷湛而交经，履蹑乾兑，招呼六丁，坐卧紫房，咀吸金英，晔晔秋芝，朱华翠茎，皎皎珍膏，溶溢霄零，治饥止渴，百病不萌，逍遥戊巳，燕和饮平，拘魂制魄，骨填体轻，故能策风云以腾虚，并混舆而永生也。然梁尘之盈尺，非可求之漏刻，山溜洞彻，非可致之于造次也。患于闻之者不信，信之者不为，为之者不终耳。夫得之者甚希而隐，不成者至多而显。

世人不能知其隐者，而但见其显者，故谓天下果无仙道也。

抱朴子曰：防坚则水无漉弃之费，脂多则火无寝曜之患，龙泉以不割常利，斤斧以日用速弊，隐雪以违暖经夏，藏冰以居深过暑，单帛以幔镜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为瓦，则与二仪齐其久焉。柞柳速朽者也，而燔之为炭，则可亿载而不败焉。猿豚以优畜晚卒，良马以陟峻早毙，寒虫以适己倍寿，南林以处温长茂，接煞气则凋瘁于凝霜，值阳和则郁葛而条秀。物类一也，而荣枯异功，岂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而人之受命，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于寒天也，而延养之理，补救之方，非徒温暖之为浅益也，久视之效，何为不然？而世人守近习隘，以仙道为虚诞，谓黄老为妄言，不亦惜哉？夫愚夫乃不肯信汤药针艾，况深于此者乎？皆曰，俞跗、扁鹊、和、缓、仓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曰：富贵之家，岂乏医术，而更不寿，是命有自然也。乃责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牛缘木，马逐鸟也。

抱朴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药，或立消坚冰，或入水自浮，能断绝鬼神，攘却虎豹，破积聚于腑脏，追二竖于膏肓，起猝死于委尸，返惊魂于既逝。夫此皆凡药也，犹能令已死者复生，则彼上药也，何为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虢太子于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解颅以理脑，元化能剖腹以涤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此医家之薄技，犹能若是，岂况神仙之道，何所不为？夫人所以死者，诸欲所损也，老也，百病所害也，毒恶所中也，邪气所伤也，风冷所犯也。今道引行气，还精补脑，饮食有度，兴居有节，将服药物，思神守一，柱天禁戒，带佩符印，伤生之徒，一切远之，如此则通，可以免此六害。今医家通明肾气之丸，内补五络之散，骨填苟杞之煎，黄耆建中之汤，将服之者，皆致肥丁，漆叶青蘘，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寿二百岁，而耳目聪明，犹能持针以治病，

此近代之实事，良史所记注者也。

又云：有吴普者，从华陀受五禽之戏，以代导引，犹得百余岁。此皆药术之至浅，尚能如此，况于用其妙者耶？今语俗人云，理中四顺，可以救霍乱；款冬、紫苑，可以治咳逆；萑芦、贯众之煞九虫，当归、芍药之止绞痛，秦胶、独活之除八风，菖蒲、干姜之止痹湿，菟丝、苁蓉之补虚乏，甘遂、葶历之逐痰癖，括楼、黄连之愈消渴，荠苳、甘草之解百毒，芦如益热之护众创，麻黄、大青之主伤寒，俗人犹谓不然也，宁煞生请福，分薯问祟，不肯信良医之攻病，反用巫史之纷若，况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侯张良，吐出奇策，一代无有，智虑所及，非浅近人也，而犹谓不死可得者也，其聪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吾将弃人间之事，以从赤松游耳，遂修导引，绝谷一年，规轻举之道，坐吕后逼蹴，从求安太子之计，良不得已，为画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吕后德之，而逼令强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国秘记》云：良得黄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师四皓，用里先生、绮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从受其神方，虽为吕后所强饮食，寻复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国之言，则良为得仙也。又汉丞相张苍，偶得小术，吮妇人乳汁，得一百八十岁，此盖道之薄者，而苍为之，犹得中寿之三倍，况于备术，行诸秘妙，何为不得长生乎？此事见于《汉书》，非空言也。

抱朴子曰：服药虽为长生之本，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药，但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然又宜知房中之术，所以尔者，不知阴阳之术，屡为劳损，则行气难得力也。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多炁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与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群从行数十人，皆使无所畏，此是行炁可以攘天灾

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掷人，以火烧人屋舍；或形见往来，或但闻其声音言语，而善禁者以炁禁之，皆即绝，此是炁之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暂经过，无不中伤，而善禁者以炁禁之，能辟方数十里上，伴侣皆使无有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气禁金疮，血即登止。又能续骨连筋。以炁禁白刃，则可蹈之不伤，刺之不入。若人为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则立愈。近世左慈、赵明等，以炁禁水，水为之逆流一二丈。又于茅屋上然火，煮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钉钉柱，入七八寸，以炁吹之，钉即涌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汤，以百许钱投中，令一人手探撝取钱，而手不灼烂。又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尽不得蒸熟。又禁犬令不得吠。昔吴遣贺将军讨山贼，贼中有善禁者，每当交战，官军刀剑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还向，辄致不利。贺将军长智有才思，乃曰，吾闻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其无刃之物，无毒之虫，则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无刃物矣。乃多作劲木白棒，选异力精卒五千人为先登，尽捉掎彼山贼，贼恃其善禁者，了不能备，于是官军以白棒击之，大破彼贼，禁者果不复行，所打煞者，乃有万计。夫炁出于形，用之其效至此，何疑不可绝谷治病，延年养性乎？

仲长公理者，才达之士也，著《昌言》，亦论“行炁可以不饥不病，云吾始者未之信也，至于为之者，尽乃然矣。养性之方，若此至约，而吾未之能也，岂不以心驰于世务，思锐于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与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师，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学之，不捷而师死。燕君怒其使者，将加诛焉。谏者曰，夫所忧者莫过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丧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诛。其谏辞则此为良说矣。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闻行炁之法，则彼说师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弃世事而为之，故虽知之而无益耳，非无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

密县，有卜成者，学道经久，乃与家人辞去，其始步稍高，遂入云中不复见。此所谓举形轻飞，白日升天，仙之上者也。”陈元方、韩元长，皆颍川之高士也，与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仙者，盖各以其父祖及见卜成者成仙升天故耳，此则又有仙之一证也。

微 旨

抱朴子曰：余闻归同契合者，则不言信著；途殊别务者，虽忠告而见疑。夫寻常咫尺之近理，人间取舍之细事，沉浮过于金羽，皂白分于粉墨，而抱惑之士，犹多不辨焉，岂况说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来久矣，岂独今哉？夫明之所及，虽玄阴幽夜之地，毫厘芒发之物，不以为难见。苟所不逮者，虽日月丽天之炤灼，嵩、岱干云之峻峭，犹不能察焉。黄、老玄圣，深识独见，开秘文于名山，受仙经于神人，蹶埃尘以遣累，凌大遐以高跻，金石不能与之齐坚，龟鹤不足与之等寿，念有志于将来，愍信者之无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则小得，大为则大验。然而浅见之徒，区区所守，甘于荼蓼而不识饴蜜，酣于醪醑而不赏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养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饮食过度之畜疾病，而不能节肥甘于其口也。知极情恣欲之致枯损，而不知割怀于所欲也。余虽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

或人难曰：子体无参午达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历之寿，目不接见神仙，耳不独闻异说，何以知长生之可获，养性之有征哉？若觉玄妙于心得，运逸鉴于独见，所未敢许也。夫衣无蔽肤之具，资无谋夕之储，而高谈陶朱之术，自同猗顿之策，取讥论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鹊之技，屡奔北而称究孙、吴之算，人不信者，以无效也。

余答曰：夫寸鲋泛迹滥水之中，则谓天下无四海之广也。芒蜎宛转果核之内，则谓八极之界尽于兹也。虽告之以无涯之浩汗，语之以宇宙之恢阔，以为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长出顶，亦将控飞龙而驾庆云，凌流电而造倒景，子又将安得而诘我。设令见我，又将呼为天神地祇异类之人，岂谓我为学之所致哉？姑聊以先觉挽引同志，岂强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户有仙人，属目比肩，吾子虽蔽，亦将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则蹈青霄而游紫极，自非通灵，莫之见闻，吾子必为无耳。世人信其臆断，仗其短见，自谓所度，事无差错，习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终于不悟，其来尚矣，岂独今战？

或曰：屡承嘉谈，足以不疑于有仙矣，但更自嫌于不能为耳。敢问更有要道，可得单行者否？

抱朴子曰：凡学道当阶浅以涉深，由易以及难，志诚坚果，无所不济，疑则无功，非一事也。夫根荄不洞地，而求柯条干云，渊源不泓窈，而求汤流万里者，未之有也。是故非积善阴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诚心款契，不足以结师友；非功劳不足以论大试；又未遇明师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费重，不可卒办也。宝精爱炁，最其急也，并将服小药以延年命，学近术以辟邪恶，乃可渐阶精微矣。

或曰：方术繁多，诚难精备，除置金丹，其余可修，何者为善？

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则其小者不可不广知也。盖藉众术之共成长生也。大而谕之，犹世主之治国焉，文武礼律，无一不可也。小而谕之，犹工匠之为车焉，辕辘轴辖，莫或应亏也。所为术者，内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恶，使祸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子弦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札待锋刃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阙，而锋刃所集不可少也。凡养生者，欲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又患好事之徒，各仗其所长：知玄、素之术者，则曰唯房中之术，可以度世

矣；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则曰唯导引可以难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则曰唯药餌可以无穷矣。学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浅见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识真者，虽得善方，犹更求无已，以消工弃日，而所施用，意无一定，此皆两有所失者也。或本性蠢钝，所知殊尚浅近，便强入名山，履冒毒螫，屡被中伤，耻复求还。或为虎狼所食，或为魍魉所杀，或饿而无绝谷之方，寒而无自温之法，死于崖谷，不亦愚哉？夫务学不如择师，师所闻素狭，又不尽情以教之，因告云，为道不在多也。夫为道不在多，自为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余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宁可虚待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术乎？譬犹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盖谓有金银珠玉，在乎掌握怀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费者耳。苟其无此，何可不广播百谷，多储果蔬乎？是以断谷辟兵，厌劾鬼魅，禁御百毒，治救众疾，入山则使猛兽不犯，涉水则令蛟龙不害，经瘟疫则不畏，遇急难则隐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况过此者，何可不闻乎？

或曰：敢问欲修长生之道，何所禁忌？

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伤不损而已。按《易内戒》及《赤松子经》及《河图记命符》皆云：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算减则人贫耗疾病，屡逢忧患，算尽则人死，诸应夺算者有数百事，不可具论。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虽无形而实魂灵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吾亦未能审此事之有无也。然天道邈远，鬼神难明。赵简子、秦穆公皆亲受金策于上帝，有土地之明征。山川草木，井灶洿池，犹皆有精气；人身之中，亦有魂魄；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于理当有精神，有精神则宜赏善而罚恶，但其体大而网疏，不必机发而响应耳。

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赈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杀，口是心非，背向异辞，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贿，纵曲枉直，废公为私，刑加无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宝，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贤者，诛戮降伏，谤讪仙圣，伤残道士，弹射飞鸟，剖胎破卵，春夏燎猎，骂詈神灵，教人为恶，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坏人佳事，夺人所爱，离人骨肉，辱人求胜，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决放水火，以术害人，迫胁尪弱，以恶易好，强取强求，掳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倾邪，凌孤暴寡，拾遗取施，欺给逛诈，好说人私，持人短长，牵天援地，咒诅求直，假借不还，换贷不偿，求欲无已，憎拒忠信，不顺上命，不敬所师，笑人作善，败人苗稼，损人器物，以穷人用，以不清洁饮饲他人，轻秤小斗，狭幅短度，以伪杂真，采取奸利，诱人取物，越井跨灶，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辄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但有恶心而无恶迹者夺算，若恶事而损于人者夺纪，若算纪未尽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孙也。诸横夺人财物者，或计其妻子家口以当填之，以致死丧，但不即至耳。其恶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终遭水火劫盗，及遗失器物，或遇县官疾病，自营医药，烹牲祭祀所用之费，要当令足以尽其所取之直也。

故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杀。其取非义之财，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饥，鸩酒解渴，非不暂饱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诸恶事，后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则当思救济应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财物，则当恩施与贫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则当思荐达贤人以解之。皆一倍于所为，则可便受吉利，转祸为福之道也。能尽不犯之，则必延年益寿，学道速成也。夫天高而听

卑，物无不鉴，行善不息，必得吉报。羊公积德布施，诣乎皓首，乃受天坠之金。蔡顺至孝，感神应之。郭巨煞子为亲，而获铁券之重赐。然善事难为，恶事易作，而愚人复以项托、伯牛辈，谓天地之不能辨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内行，有阳誉者不能解阴罪，若以芥麦之生死，而疑阴阳之大气，亦不足以致远也。盖士所密勿而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

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绝迹名山，而世不同古，盗贼甚多，将何以却朝夕之患，防无妄之灾乎？

抱朴子曰：常以执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叶薰草，以泥门户方一尺，则盗贼不来；亦可取市南门土，及岁破土，月建土，合和为人，以著朱鸟地，亦压盗也，有急则入生地而止，无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县有生地，一乡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

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偏乎？

抱朴子曰：经云：大急之极，隐于车轼。如此，一车之中，亦有生地，况一房乎？

或曰：窃闻求生之道，当知二山，不审此山，为何所在，愿垂告悟，以祛其惑。

抱朴子曰：有之，非华、霍也，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难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不浮，绝险绵邈，崔嵬崎岖，和气绸缪，神意并游，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离坎列位，玄芝万株，绛树特生，其宝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隅，还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乔松可俦，此一山也。长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气飘飘，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归。有道之士，登之不衰，采服黄精，以致天飞，此二山也，皆古贤之所秘，子精思之。

或曰：愿闻真人守身炼形之术。

抱朴子曰：深哉问也。夫始青之下月与日，两半同升合成一。

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弹丸黄如桔，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谨勿失。既往不追身将灭，纯白之气至微密，升于幽关三曲折，中丹煌煌独无匹，立之命门形不卒，渊乎妙矣难致诘。此先师之口诀，知之者不畏万鬼五兵也。

或曰：闻房中之事，能尽其道者，可单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灾解罪，转祸为福，居官高迁，商贾倍利，信乎？

抱朴子曰：此皆巫书妖妄过差之言，由于好事增加润色，至令失实。或亦奸伪造作虚妄，以欺诳世人，隐藏端绪，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规世利耳。夫阴阳之术，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其理自有极，安能致神仙而却祸致福乎？人不可以阴阳不交，坐致疾患。若欲纵情恣欲，不能节宣，则伐年命。善其术者，则能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令人老有美色，终其所禀之天年。而俗人闻黄帝以千二百女升天，便谓黄帝单以此事致长生，而不知黄帝于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飞九丹成，乃乘龙登天也。黄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单行之所由也。凡服药千种，三牲之养，而不知房中之术，亦无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轻恣情性，故美为之说，亦不可尽信也。玄素谕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于能用与不能耳。大都知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两人足以速死耳。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经多烦劳难行，而其为益不必如其书。人少有能为之者。口诀亦有数千言耳。不知之者，虽服百药，犹不能得长生也。

塞 难

或曰：皇穹至神，赋命宜均，何为使乔、松凡人受不死之寿，而周、孔大圣无久视之祚哉？

抱朴子曰：命之修短，实由所值，受气结胎，各有星宿。天

道无为，任物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命属生星，则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属死星，则其人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则亦不自修其事也。所乐善否，判于所禀，移易予夺，非天所能。譬犹金石之消于炉冶，瓦器之甄于陶灶，虽由之以成形，而铜铁之利钝，甕罍之邪正，适遇所遭，非复炉灶之事也。

或人难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为，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苍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许也。

抱朴子答曰：浑茫剖判，清浊以陈，或升而动，或降而静，彼天地犹不知所以然也。万物感气，并亦自然，与彼天地，各为一物，但成有先后，体有巨细耳。有天地之大，故觉万物之小。有万物之小，故觉天地之大。且夫腹背虽包围五脏，而五脏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肤虽缠裹血气，而血气非肌肤之所造也；天地虽含囊万物，而万物非天地之所为也。譬犹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鱼鳖之托水泽以孕育，而水泽非有为焉。俗人见天地之大也，以万物之小也，因曰天地为万物之父母，万物为天地之子孙。夫虱生于我，岂我之所作？故虱非我不生，而我非虱之父母，虱非我之子孙。螻蛄之育于醯醢，芝橘之产于木石，蛄蛆之滋于污淤，翠萝之秀于松枝，非彼四物所创匠也。万物盈乎天地之间，岂有异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视呼吸，况远况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体老少痛痒之何故，则彼天亦不能自知其体盈缩灾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聪明，荣卫不辍阂，则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蚀，四时不失序。由兹论之，夭寿之事，果不在天地，仙与不仙，决在所值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犹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适，姿容必妖丽，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远，多致我气力，延我年命；而或矬陋尪弱，或且黑且丑，或聋盲顽聩，或枝离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况乎天地辽阔者哉？父母犹复其远者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壮而不老，常

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谋虑无悔吝。故授气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余则莫有亲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损益于我矣，天地亦安得与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则宜皆好而无恶，悉成而无败，众生无不遂之类，而项、杨无春凋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禀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圣之为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与之，而使之所知不全，功业不建，位不霸王，寿不盈百，此非天有为之验也。圣人之死，非天所杀，则圣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贤不必寿，愚不必夭，善无近福，恶无近祸，生无定年，死无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实，窦公庸夫，年几二百，伯牛废疾，子夏丧明，盗跖穷凶而白首，庄跷极恶而黄发：天之无为，于此明矣。

或曰：仲尼称自古皆有死，老子曰神仙之可学。夫圣人之言，信而有征，道家所说，诞而难用。

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谈者咸知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浇散，何独重仲尼而轻老氏乎？是玩华藻于木末，而不识所生之有本也。何异乎贵明珠而贱渊潭，爱和璧而恶荆山。不知渊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养性者，道之余也；礼乐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后，则仲尼未可专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问伯阳，愿比老彭。又自以知鱼鸟而不识龙，喻老氏于龙，盖其心服之辞，非空言也。与颜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后，钻之弥坚，仰之弥高，无以异也。

或曰：仲尼亲见老氏而不从学道，何也？

抱朴子曰：以此观之，益明所禀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贵异，而不能挹酌清虚，本源大宗，出乎无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内，其所咨受，止于民间之事而已，安能请求仙法耶？忖其用心汲汲，专于教化，不存乎方术也。仲尼虽圣于世事，而非能沉静玄默，自守无为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无益于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于俗情，非学仙之人也。夫栖栖遑遑，务在匡时，仰悲凤鸣，俯叹匏瓜，沽之恐不售，慷慨思执鞭，亦何肯舍经世之功业，而修养生之迂阔哉？

或曰：儒道之业，孰为难易？

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难也。道者，难中之易也。夫弃交游，委妻子，谢荣名，损利禄，割粲烂于其目，抑铿锵于其耳，恬愉静退，独善守己，谤来不戚，誉至不喜，睹贵不欲，居贱不耻，此道家之难也。出无庆吊之望，入无瞻视之责，不劳神于七经，不运思于律历，意不为推步之苦，心不为艺文之役，众烦既损，和气自益，无为无虑，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谓难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宪章成事，出处有则，语默随时，师则循比屋而可求，书则因解注以释疑，此儒者之易也。钩深致远，错综典坟，该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积于衡巷，忠贞尽于事君，仰驰神于垂象，俯运思于风云，一事不知，则所为不通，片言不正，则褒贬不分，举趾为世人之所则，动唇为天下之所传，此儒家之难也，所谓易中之难矣。笃论二者，儒业多难，道家约易，吾以患其难矣，将舍而从其易焉。世之讥吾者，则比肩皆是也。可与得意者，则未见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将来，则吾亦未谓之为希矣。

或曰：余阅见知名之高人，洽闻之硕儒，果以穷理尽性，研核有无者多矣，未有言年之可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并日月，思不能出万夫，而据长生之道，未之敢信也。

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见浅闻寡，岂敢自许以拔群独识，皆胜世人乎？顾曾以显而求诸乎隐，以易而得之乎难，校其小验，则知其大效，睹其已然，则明其未试耳。且夫世之不信天地之有仙者，又未肯规也。率有经俗之才，当途之伎，涉览篇籍助教之书，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所惑，则谓众之所疑，我能独断之，机兆之未朕，我能先觉之，是我与万物之情，无不尽矣，幽翳冥昧，无不得也。我谓无仙，仙必无矣，自来如此其坚固也。吾每见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病于颇有聪明，而偏枯拘系，以小黠自累，不肯为纯，在乎极暗，而了不别菽麦者也。夫以管窥之狭见，而孤塞其聪明之所不及，是何异以一寻之绋，汲百仞之深，不觉所用之短，而云井之无水也。俗有闻猛风烈火之声，而谓天之冬雷；见游云西行，而谓月之东驰，人或告之，而终不悟信，此信己之多者也。夫听声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视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闻见，言是而非，然则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况乎心之所度，无形无声，其难察尤甚于视听，而以己心之所得，必固世间至远之事，谓神仙为虚言，不亦蔽哉？

抱朴子曰：妍媸有定矣，而憎爱异情，故两目不相为视焉；雅郑有素矣，而好恶不同，故两耳不相为听焉；真伪有质矣，而趋舍舛忤，故两心不相为谋焉。以丑为美者有矣，以浊为清者有矣，以失为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终不可得而一焉。又况乎神仙之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贵乎达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则俟河之清，未为久也。吾所以不能默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未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明，神仙之不见信，其来久矣，岂独今哉！太上自然知之，其次告而后悟，若夫闻而大笑者，则悠悠皆是矣。吾之论此也，将有多败之悔，失言之咎乎！夫物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焉。盖盛阳不能荣枯朽之木，神明不能变沉溺之性，子贡不能悦录马

之野人，古公不能释欲地之戎狄，实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章甫不售于蛮越，赤舄不用于跣夷，何可强哉？夫见玉而指之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后识焉。见龙而命之曰蛇，非龙之不神也，须蔡墨而后辨焉。所以贵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损之不可减也。所以贵德者，以其闻毁而不惨，见誉而不悦也。彼诚以天下之必无仙，而我独以实有而与之诤，诤之弥久，而彼执之弥固，是虚长此纷纭，而无救于不解，果当从连环之义乎！”

释 滞

或问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难，非有废也，则事不兼济。艺文之业，忧乐之务，君臣之道，胡可替乎？

抱朴子答曰：要道不烦，所为鲜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笃，何忧于人理之废乎？长才者兼而修之，何难之有？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者，上士也。自持才力，不能并成，则弃置人间，专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黄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举；彭祖为大夫八百年，然后西适流沙；伯阳为柱史，宁封为陶正，方回为闾士，吕望为太师，仇生仕于殷，马丹官于晋，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执笏于宋康，常生降志于执鞭，庄公藏器于小吏，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于朝隐，盖有余力故也。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亦有心安静默，性恶喧哗，以纵逸为欢，以荣任为戚者，带索蓝缕，茹草操耜，玩其三乐，守常待终，不营苟生，不惮速死，辞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贵者。无所修为，犹常如此，况又加之以知神仙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于世矣，各从其志，不可一概而言也。

抱朴子曰：世之谓一言之善，贵于千金然，盖亦军国之得失，

行己之臧否耳。至于告人以长生之诀，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则奚徒千金而已乎？设使有困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谓之宏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经，飞九丹，水金玉，则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黄、老之德，固无量矣，而莫之克识，谓为妄诞之言，可叹者也。

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当得其至要，至要者在于宝精行炁，服一大药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复有浅深，不值明师，不经勤苦，亦不可仓卒而尽知也。虽云行炁，而行炁有数法焉。虽曰房中，而房中之术，近有百余事焉。虽言服药，而服药之方，略有千条焉。初以授人，皆从浅始，有志不怠，勤劳可知，方乃告其要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疮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饥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初学行炁，鼻中引炁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已耳闻其炁出入之声，常令入多出少，以鸿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鸿毛不动为侯也。渐习转增其心数，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则老者更少，日还一日矣。夫行炁当以生炁之时，勿以死炁之时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谓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时，其从半夜以至日中六时为生炁，从日中至夜半六时为死炁，死炁之时，行炁无益也，善用炁者，嘘水，水为之逆流数步；嘘火，火为之灭；嘘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动起；嘘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为兵刃所伤，嘘之血即止；闻有毒虫所中，虽不见其人，遥为嘘祝我之手，男嘘我左，女嘘我右，而彼人虽在百里之外，即时皆愈矣。又中恶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时差也。但人性多燥，少能安静以修其道耳。又行炁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鲜之物，令人气艰难闭。又禁恚怒，多恚怒则炁乱，既不得溢，或令人发故，故鲜有能为者也。予从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热，辄入深渊之底，一

日许乃出者，正以能闭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余家，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传，本不书也，虽服名药，而复不知此要，亦不得长生也。人复不可都绝阴阳，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阂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任情肆意，又损年命。唯有得其节宣之和，可以不损。若不得口诀之术，万无一人为之而不以此自伤煞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属，盖载其粗事，终不以至要者著于纸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之。余承师郑君之言，故记以示将来之信道者，非臆断之谈也。余实复未尽其诀矣。一途之道士，或欲专守交接之术，以规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药，此愚之甚矣。

抱朴子曰：道书之出于黄、老者，盖少许耳，率多后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见而滋长，遂令篇卷至于山积。古人质朴，又多无才，其所论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证按，又不著明，皆阙所要而难解，解之又不深远，不足以演畅微言，开示愤悱，劝进有志，教戒始学，令知玄妙之途径，祸福之源流也。徒诵之万遍，殊无可得也。虽欲博涉，然宜详择其善者，而后留意，至于不要之道书，不足寻绎也。末学者或不别作者之浅深，其于名为道家之言，便写取累箱盈筐，尽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凤卵，搜井底而捕鱗鱼，虽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无故消弃日月，空有疲困之劳，了无锱铢之益也。进失当世之务，退无长生之效，则莫不指点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无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犹临河羡鱼，而无网罟，非河中之无鱼也。又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耳。又况不及者乎？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或复齐死生，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歿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

里矣，岂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犹有可采，以供给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无行之弊子，得以老、庄为窟藪，不亦惜乎？

或曰：圣明御世，唯贤是宝，而学仙之士，不肯进宦，人皆修道，谁复佐政事哉？

抱朴子曰：背圣主而山栖者，巢、许所以称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庄、伯所以为贵也；轩辕之临天下，可谓至理也，而广成不与焉；唐尧之有四海，可谓太平也，而卬屋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损也，才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务光负石以投河；姬武翦商，而夷、齐不食于西山；齐桓之兴，而少稷高枕于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发于西河；四老凤戢于商洛，而不妨大汉之多士也；周党麟跼于林藪，而无损光武之刑厝也。夫宠贵不能动其心，极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沧浪，不降不辱，以芳林为台榭，峻岫为大厦，翠兰为綈床，绿叶为帟幕，被褐代袞衣，薇藿当嘉膳，非躬耕不以充饥，非妻织不以蔽身，千载之中，时或有之，况又加以委六亲于邦族，捐室家而不顾，背荣华如弃迹，绝可欲于胸心，凌嵩峻以独往，倡影响于名山，内视于无形之域，反听乎至寂之中，八极之内，将遽几人？而吾子乃恐君之无臣，不亦多忧乎？

或曰：学仙之士，独洁其身而忘大伦之乱，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长生无成功，而罪罟将见及也。

抱朴子答曰：夫北人、石户、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沉遁放逸，养其浩然，升降不为之亏，大化不为之缺也。况学仙之士，未必有经国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尘露之益，弃之不觉毫厘之损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来仕，元凯委积，无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滞，官无暂旷之职；勤久者有迟叙之叹，勋高者有循资之屈；济济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晋舍视膳之役，弃储贰之重，而灵王不责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带

之职，违式遏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诚亮其非轻世薄主，直以所好者异，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处之各有性，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无嫌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欢，故能晖声并扬于罔极，贪夫闻风而忸怩也。吾闻景风起则裘炉息，世道夷则奇士退，今丧乱既平，休牛放马，烽燧灭影，干戈载戢，繁弱既韬，卢鹄将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闾巷，信、越释甲冑而修鱼钓，况乎学仙之士，万未有一，国家吝此以何为哉？然其事在于少思寡欲，其业在于全身久寿，非争竞之丑，无伤俗之负，亦何罪乎？且华、霍之极大，沧海之混漾，其高不俟翔埃之来，其深不仰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减其峻，挹勺水不足以削其广，一世不过有数仙人，何能有损人物之鞅掌乎？

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者，五经何以不载，周、孔何以不言，圣人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长存？若周、孔不知，则不可为圣。若知而不学，则是无仙道也。

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所值，既详之于别篇矣。子可谓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粲；暂引领于大川，不知重渊之奇怪也。夫五经所不载者无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为吾子略说其万一焉。虽大笑不可止，局情难卒开，且令子闻其较略焉。夫天地为物之大者也。九圣共成《易经》，足以弥纶阴阳，不可复加也。今问善《易》者，周天之度数，四海之广狭，宇宙之相去，凡为几里？上何所极，下何所据，及其转动，谁所推引，日月迟疾，九道所乘，昏明修短，七星迭正，五纬盈缩，冠珥薄蚀，四七凌犯，彗孛所出，气矢之异，景老之祥，辰极不动，镇星独东，羲和外景而热，望舒内鉴而寒，天汉仰见为润下之性，涛潮往来有大小之变，五音六属，占喜怒之情，云动气起，含吉凶之候，櫜、枪、尤、矢，旬始绛纬，四镇五残，天狗归邪，或以示成，或以正败，明《易》之生，不能论此也。以次问《春秋》四

部《诗》、《书》三《礼》之家，皆复无以对矣。皆曰悉正经所不载，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郗萌》、《七曜》记之悉矣。余将问之曰，此六家之书，是为经典之教乎？彼将曰非也。余又将问曰：甘、石之徒，是为圣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则人生而戴天，诣老履地，而求之于五经之上则无之，索之于周、孔之书则不得，今宁可尽以为虚妄乎？天地至大，举目所见，犹不能了，况于玄之又玄，妙之极妙者乎？

复问俗人曰：夫乘云蜚产之国，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处，独目三首，马闲狗蹄，修臂交胶，黄池无男，穿胸旁口，廩君起石而泛土船，沙壹触木而生群龙，女娲地出，杜宇天堕，鼉飞犬言，山徙社移，三军之众，一朝尽化，君子为鹤，小人成沙，女丑倚枯，貳负抱桎，寄居之虫，委甲步肉，二首之蛇，弦之为弓，不灰之木，不热之火，昌蜀之禽，无目之兽，无身之头，无首之体，精卫填海，交让递生，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漉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修九首，毕方人面，少千之効伯率，圣卿之役肃霜，西羌以虎景兴，鲜卑以乘鳖强，林邑以神录王，庸、蜀以流尸帝，盐神婴来而虫飞，纵目世变于荆岫，五丁引蛇以倾峻，肉甚振翅于三海，金简玉字，发于禹井之侧，《正机》、《平衡》，割乎文石之中，凡此奇事，盖以千计，五经所不载，周、孔所不说，可皆复云无是物乎？至于南人能入柱以出耳，御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昏蹶亿仞而企踵，吕梁能行歌以凭渊，宋公克象叶以乱真，公输飞木鸢之翩翩，离朱覩毫芒于百步，贲、获效膂力于万钧，越人揣针以苏死，竖亥超迹于累千，郢人奋斧于鼻垩，仲都袒身于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为也，复可以为无有乎？若圣人诚有所不能，则无怪于不得仙，不得仙亦无妨于为圣人，为圣人偶所不闲，何足以为攻难之主哉？圣人或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营，存亡任天，长短委命，故不学仙，亦何怪也。

道 意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隶首不能计其多少，离朱不能察其仿佛，吴札、晋野竭聪，不能寻其音声乎窈冥之内，獬豸猪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言乎迹，则周流秋毫而有余焉；以言乎远，则弥纶太虚而不足焉。为声之声，为响之响，为形之形，为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静，圆者得之而动，降者得之而俯，升者得之以仰，强名为道，已失其真，况复乃千割百判，亿万析，使其姓号至于无垠，去道辽辽，不迹远哉？

俗人不能识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养其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素，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灭爱恶之端，则不请福而福来，不禳祸而祸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系于外，道存乎此，无俟于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无杜遏之检括，爱嗜好之摇夺，驰骋流遁，有迷无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诱于可欲，而天理灭矣，惑乎见闻，而纯一迁矣。心受制于奢玩，情浊乱于波荡，于是有倾越之灾，有不振之祸，而徒烹宰肥膋，沃醑醪醴，撞金伐革，讴歌踊跃，拜伏稽顙，守请虚坐，求乞福愿，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灵困于烦扰，荣卫消于役用，煎熬形气，刻削天和，劳逸过度，而碎首以请命，变起膏肓，而祭祷以求痊，当风卧湿，而谢罪于灵祇，饮食失节，而委祸于鬼魅，蓐尔之体，自貽兹患，天地神明，曷能济焉？其烹牲罄群，何所补焉？夫福非足恭所请也，祸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祷延，疾可以丰祀除，则富姓可以必长生，而贵人可以无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皂隶之巷，不能纡金根之轩，布衣之门，不能动六轡之驾，同为人类，而尊卑两绝，况于天神，缅邈清高，其

伦异矣，贵亦极矣。盖非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恶，积千金之赂，太牢之饌，求令名于明主，释愆责于邦家，以人释人，犹不可得，况年寿难获于令名，笃疾难除于愆责，鬼神异伦，正直是与，冀其曲佑，未之有也。夫惭德之主，忍诟之臣，犹能赏善不须贷财，罚恶不任私情，必将修绳履墨，不偏不党，岂况鬼神，过此之远，不可以巧言动，不可以饰赂求，断可识矣。楚之灵王，躬自为巫，靡爱斯牲，而不能却吴师之讨也；汉之广陵，敬奉李须，倾竭府库而不能救叛逆之诛也；孝武尤信鬼神，咸秩无文，而不能免五柞之殂；孙主贵待华向，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尽之期。非牲牺之不博硕，非玉帛之不丰醑，信之非不款，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损，无毫厘之益，岂非失之于近，而营之于远乎？

第五公诛除妖道，而既寿且贵；宋庐江罢绝山祭，而福禄永终；文翁破水灵之庙，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庆来假。前事不忘，将来之鉴也。明德惟馨，无忧者寿，嗇宝不夭，多惨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为！若养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病缘隙而结，荣卫竭而不悟，太牢三牲，曷能济焉？俗所谓道率皆妖伪，转相诳惑，久而弥甚，既不能修疗病之术，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务药石之救，惟专祝祭之谬，祈祷无已，问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说祸祟，疾病危急，唯所不闻，闻辄修为，损费不訾，富室竭其财储，贫人假举倍息，田宅割裂以讫尽，篋柜倒装而无余。或偶有自差，便谓受神之赐，如其死亡，便谓鬼不见赦，幸而误活，财产穷罄，遂复饥寒冻饿而死，或起为劫剽，或穿窬斯滥，丧身于锋镝之端，自陷于丑恶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尽于祭祀之费耗，谷帛沦于贪浊之师巫，既没之日，无复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虫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于此哉！淫祀妖邪，礼律所禁。然而凡夫，终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无轻重，致之大辟，购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无赦，肆之市路，不过

少时，必当绝息，所以令百姓杜冻饥之源，塞盗贼之萌，非小惠也。

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坐在立亡，变形易貌，诳眩黎庶，纠合群愚，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不纯自伏其辜，或至残灭良人，或欺诱百姓，以规财利，钱帛山积，富逾王公，纵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弦成列，刺客死士，为其致用，威倾邦君，势凌有司，亡命逋逃，因为窟藪。皆由官不纠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为叹息。吾徒匹夫，虽见此理，不在其位，末如之何！临民官长，疑其有神，虑恐禁之，或致祸崇，假令颇有其怀，而见之不了，又非在职之要务，殿最之急事，而复是其愚妻顽子之所笃信，左右小人，并云不可，阴之者众，本无至心而谏，怖者异口同声，于是疑惑，竟于莫敢，令人扼腕发愤者也。余亲见所识者数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孙蕃昌，且富且贵也。唯余亦无事于斯，唯四时祀先人而已。曾所游历水陆万里，道侧房庙，固以百许，而往返径游，一无所过，而车马无颠覆之变，涉水无风波之异，屡值疫疠，当得药物之力，频冒矢石，幸无伤刺之患，益知鬼神之无能为也。又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独有李家道无为为小差。然虽不屠宰，每供福食，无有限剂，市买所具，务于丰泰，精鲜之物，不得不买，或数十人厨，费亦多矣，复未纯为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绝之列。

或问李氏之道起于何时。余答曰：吴大帝时，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传世见之，号为八百岁公。人往往问事，阿无所言，但占阿颜色。若颜色欣然，则事皆吉；若面容惨戚，则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则有大庆；若微叹者，即有深忧。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后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后有一人姓李名宽，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共呼之为李八百，而实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后转骄贵，不复得

常见，宾客但拜其外门而退，其怪异如此。于是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而升堂入室高业先进者，不过得祝水及三部符导引日月行炁而已，了无治身之要、服食神药、延年驻命、不死之法也。吞气断谷，可得百日以还，亦不堪久，此是其术至浅可知也。余亲识多有及见宽者，皆云宽衰老羸悴，起止咳噫，目瞑耳聋，齿堕发白，渐又昏耗，或忘其子孙，与凡人无异也。然民复谓宽故作无异以欺人，岂其然乎？吴曾有大疫，死者过半。宽所奉道室，名之为庐，宽亦得温病，托言入庐斋戒，遂死于庐中。而事宽者犹复谓之化形尸解之仙，非为真死也。夫神仙之法，所以与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为贵耳。今宽老则老矣，死则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谓于仙法应尸解者，何不且止人间一二百岁，住年不老，然后去乎？天下非无仙道也，宽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论之者，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许，不觉宽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冀得度世，故欲令人觉此而悟其滞迷耳。

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实为无限，将复略说故事，以示后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于田中设绳罟以捕獐而得者，其主未觉。有行人见之，因窃取獐而去，犹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鲍鱼者，乃以一头置罟中而去。本主来，于罟中得鲍鱼，怪之以为神，不敢持归，于是村里闻之，因共为起屋立庙，号为鲍君。后转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钟鼓不绝。病或偶有愈者，则谓有神，行道经过，莫不致祀焉。积七八年，鲍鱼主后行过庙下，问其故，人具为之说，其鲍主乃曰：此是我鲍鱼耳，何神之有？于是乃息。

又南顿人张助者，耕白田，有一李栽，应在耕次，助惜之，欲持归，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湿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后作远职不在。后其里中人，见桑中忽生李，谓之神。有病目痛者，荫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谢以一牦。其目偶愈，便杀牦祭之。传者过差，便言此树能令盲者得见。

远近翕然，同来请福，常车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数年。张助罢职来还，见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砍去便止也。

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饼以归，天热，过荫彭氏墓口树下，以所买之饼暂著石人头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见石人头上有饼，怪而问之。或人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饼来谢之。如此转以相语，云头痛者摩石人头，腹痛者摩石人腹，亦还以自摩，无不愈者。遂千里来就石人治病，初但鸡豚，后用牛羊，为立帷帐，管弦不绝，如此数年。忽日前忘饼母闻之，乃为人说，始无复往者。

“又洛西有古大墓，穿坏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疮，夏月，行人有病疮者烦热，见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疮偶便愈。于是诸病者闻之，悉往自洗，转有饮之以治腹内疾者。近墓居人，便于墓所立庙舍而卖此水。而往买者又常祭庙中，酒肉不绝。而来买者转多，此水尽，于是卖水者常夜窃他水以益之。其远道不能往者，皆因行便或持器遗信买之。于是卖水者大富。人或言无神，官申禁止，遂填塞之，乃绝。

又兴古太守马氏在官，在亲故投之求恤焉，马乃令此人出外住，诈云是神人道士，治病无不手下立愈。又令辨士游行，为之虚声，云能令盲者登视，蹙者即行。于是四方云集，趋之如市，而钱帛固已山积矣。又敕诸求治病者，虽不便愈，当告人言愈也，如此则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则后终不愈也，道法正尔，不可不信。于是后人问前来者，前来辄告之云已愈，无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间，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闻延年长生之法，皆为虚诞，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所谓神者，皆马氏诳人之类也，聊记其数事，以为未觉者之戒焉。

或问曰：世有了无知道术方伎，而平安寿考者，何也？

抱朴子曰：“诸如此者，或有阴德善行，以致福佑；或受命本

长，故令难老迟死；或亦幸而偶尔不逢灾伤。譬犹田猎所经，而有遗禽脱兽；大火既过，时余不烬草木也。要于防身却害，当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剑耳。祭祷之事无益也，当恃我之不可侵也，无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玄执一，含景环身，可以辟邪恶，度不祥，而不能延寿命，消体疾也。任自然无方术者，未必不有终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横枉，大疫之流行，则无以却之矣。夫储甲冑，蓄蓑笠者，盖以为兵为雨也。若幸无攻战，时不沉阴，则有与无正同耳。若矢石雾合，飞锋烟交，则知裸体者之困矣。洪雨河倾，素雪弥天，则觉露立者之剧矣。不可以芥麦之细碎，疑阴阳之大气，以误晚学之散人，谓方术之无益也。

明 本

或问儒道之先后。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以为阴阳之术，众于忌讳，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不可遍循；法者严而少恩，伤破仁义。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为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据也。固诚纯儒，不究道意，玩其所习，难以折中。夫所谓道，岂唯养生之事而已乎？

《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又于治世隆平，则谓之有道，危国乱主，则谓之无道。又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国之有道，贫贱者耻焉。凡言道者，上自

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但黄、老执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举有道者，盖博通乎古今，能仰观俯察，历变涉微，达兴亡之运，明治乱之体，心无所惑，问无不对者，何必修长生之法，慕松、乔之武者哉？而管窥诸生，臆断瞽说，闻有居山林之间，宗伯阳之业者，则毁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算也。嗟乎！所谓抱萤烛于环堵之内者，不见天光之焜烂；侣鲋虾于迹水之中者，不识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昆仑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觉秀之者丰壤也。今苟知推崇儒术，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范铸二仪，胞胎万类，酝酿彝伦者也。世间浅近者众，而深远者少，少不胜众，由来久矣。是以史迁虽长而不见誉，班固虽短而不见弹。然物以少者为贵，多者为贱，至于人事，岂独不然？故藜藿弥原，而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寻木间秀；沙砾无量，而珠璧甚鲜；鸿隼屯飞，而鸾凤罕出；虺蜴盈数，而虬龙希觐；班生多党，固其宜也。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能令七政遵度，二气告和，四时不失寒燠之节，风雨不为暴物之灾，玉烛表升平之征，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轮虹霓寢其袄，赭云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毕遂，疫疠不流，祸乱不作，堦垒不设，干戈不用，不议而当，不约而信，不结而固，不谋而成，不赏而劝，不罚而肃，不求而得，不禁而止，处上而人不以为重，居前而人不以为患，号未发而风移，令未施而俗易，此盖道之治世也。

故道之兴也，则三五垂拱而有余焉；道之衰也，则叔代驰骛而不足焉。夫唯有余，故无为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严而奸繁。黎庶怨于下，皇灵怒于上。或洪波横流，或亢阳赤地，或山谷易体，或冬雷夏雪，或流血漂橹，积尸筑京，或坑降万计，析骸易子，城愈高而冲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法令明而盗贼多，盟约数而叛乱甚，犹风波骇而鱼鳖扰于渊，纤罗密而羽禽躁于泽，豺狼众而走兽剧于林，爨火猛而小鲜糜于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

子推刃者有矣，然后忠义制名于危国，孝子收誉于败家。疾疫起而巫医贵矣，道德丧而儒墨重矣。由此观之，儒道之先后，可得定矣。

或问曰：昔赤松子、王乔、琴高、老氏、彭祖、务成、郁华皆真人，悉仕于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来，为道之士，莫不飘然绝迹幽隐，何也？

抱朴子答曰：曩古纯朴，巧伪未萌，其信道者，则勤而学之，其不信者，则嘿然而已。谤毁之言，不吐乎口，中伤之心，不存乎胸也。是真人徐徐于民间，不促促于登遐耳。末俗偷薄，雕伪弥深，玄淡之化废，而邪俗之党繁，既不信道，好为訕毁，谓真正为妖讹，以神仙为诞妄，或曰惑众，或曰乱群，是以上士耻居其中也。昔之达人，杜渐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睹几而作，不俟终日。故赵害鸣犊，而仲尼旋轸；醴酒不设，而穆生星行；彼众我寡，华元去之。况乎明哲，业尚本异，有何恋之当住其间哉？夫渊竭池漉，则蛟龙不游；巢倾卵拾，则凤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鸢不下；凡卉春翦，而芝蕢不秀；世俗丑正，慢辱将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风云之表，而翻尔藏轨于玄漠之际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清静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既不喜喧哗而合污秽，而合金丹之大药，炼八石之飞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凡俗之闻见，明灵为之不降，仙药为之不成，非小禁也，止于人中，或有浅见毁之有司，加之罪福，或有亲旧之往来，牵之以庆吊，莫若幽隐一切，免于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尔独往，得意嵩岫，岂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于三军，中士得道于都市，下士得道于山林，此皆为仙药已成，未欲升天，虽在三军，而锋刃不能伤；虽在都市，而人祸不能加；而下士未及于此，故止山林耳。不谓人之在上品者，初学道当止于三军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则黄、老可以至今不去也。

或问曰：道之为源本，儒之为末流，既闻命矣，今之小异，悉何事乎？

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盘旋三千之仪，攻守进趣之术，轻身重义之节，欢忧礼乐之事，经世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外物弃智，涤荡机变，忘富逸贵，杜遏劝沮，不恤乎穷，不荣乎达，不戚乎毁，不悦乎誉，道家之业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攘邪；儒者所爱者势利也，道家所宝者无欲也；儒者汲汲于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独善；儒者所讲者，相研之簿领也；道家所习者，遣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此所以为百家之君长，仁义之祖宗也，小异之理，其较如此，首尾污隆，未之变也。

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则六经也，盖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举动之准绳也，其用远而业贵，其事大而辞美，有国有家不易之制也。为道之士，不营礼教，不顾大伦，侣狐貉于草泽之中，偶猿猱于林麓之间，魁然流摈，与木石为邻，此亦东走之迷，忘葵之甘也。

抱朴子答曰：摘华骋艳，质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畴昔之所履。诚不欲复与子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于机吻矣。然观孺子之坠井，非仁者之意；视瞽人之触柱，非兼爱之谓耶？又陈梗概，粗抗一隅。夫体道以匠物，宝德以长生者，黄、老是也。黄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升仙，则未可谓之后于尧舜也。老子既兼综礼教，而又久视，则未可谓之为减周、孔也。故仲尼有窃比之叹，未闻有疵毁之辞，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门，修儒、墨而毁道家，何异子孙而骂詈祖考哉？是不识其所自来，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倾嵩、华；焦侥之胫，不足以测沧海；每见凡俗守株之儒，营营所习，不博达理，告顽令鄙，崇饰恶言，诬诘道家，说糟粕之

滓，则若睹骏马之过隙也，涉精神之渊，则沦溺而自失也。犹斥鷃之挥短翅，以凌阳侯之波，犹苍蝇之力弩质，以涉眩猿之峻，非其所堪，只足速困。然而喽喽守于局隘，聪不经旷，明不彻离，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腹以奋雷灵，不亦蔽乎？盖登旋玑之眇邈，则知井谷之至卑，睹大明之丽天，乃知鷕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观奥秘之弘修，而恨离困之不早也。五经之事，注说炳露，初学之徒，犹可不解。岂况金简玉札，神仙之经，至要之言，又多不书。登坛歃血，乃传口诀，苟非其人，虽裂地连城，金璧满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归远，虽得其书而不师受，犹仰不见首，俯不知跟，岂吾子所详悉哉？夫得仙者，或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栖板桐，听钧天之乐，享九芝之馔，出携松羨于倒影之表，入宴常、阳于瑶房之中，曷为当侣狐貉而偶猿猱乎？所谓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遥虹霓，翱翔丹霄，鸿崖六虚，唯意所造。魁然流溟，未为戚也。栖脂聚处，虽被藻绣，论其为乐，孰与逸麟之离群以独往，吉光圻偶而多福哉？

仙 药

抱朴子曰：《神农》四经曰：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黄、雌黄、云母、太乙禹余粮，各可单服之，皆令人飞行长生。又曰，中药养性，下药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兽不犯，恶气不行，众妖并辟。又《孝经援神契》曰：椒姜御湿，菖蒲益聪，巨胜延年，威喜辟兵。皆上圣之至言，方术之实录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终于不信，可叹息者也。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次则云母，次则明珠，次则雄黄，次则太乙禹余粮，次则石中黄子，次则石桂，次则石

英，次则石脑，次则石硫黄，次则石饴，次则曾青，次则松柏脂、茯苓、地黄、麦门冬、木巨胜、重楼、黄连、石韦、楮实、象柴，一名托卢是也。或云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云苟杞也。天门冬，或名地门冬，或名蕤门冬，或名颠棘，或名淫羊食，或名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气香者善；其生水侧下地者，叶细似蘊而微黄，根长而味多苦，气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气，为益尤迟也。服之百日，皆丁壮倍驶于术及黄精也。入山便可蒸，若煮啖之，取足可以断谷。若有力可饵之，亦可作散，并及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楚人呼天门冬为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许，相似如一也。而其苗小异也。真百部苗似拔葵，唯中以治咳及杀虱耳，不中服食，不可误也。如黄精一名白及，而实非中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药之与他草同名者甚多，唯精博者能分别之，不可不详也。黄精一名兔竹，一名救穷，一名垂珠，服其花胜其实，服其实胜其根，但花难多得。得其生花十斛，干之才可得五六斗耳，而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辨也。服黄精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断谷不及术，术饵令人肥健，可以负重涉险，但不及黄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以与老小休粮，人不能别之，谓为米脯也。

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许种也。

石芝者，石象芝生于海隅名山，及岛屿之涯有积石者，其状如肉象有头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于大石，喜在高岫险峻之地，或却著仰缀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泽漆，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彻如坚冰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见其光矣。大者十余斤，小者三四斤，非久斋至精，及佩老子入山灵宝五符，亦不能得见此辈也。凡见诸芝，且先以开山却害符置其上，则不得复隐蔽化去矣。徐徐择王相之日，设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皆从日下禹步闭气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

捣之三万六千杵，服方寸匕，日三，尽一斤，则得千岁；十斤，则万岁。亦可分人服也。又玉脂芝，生于有玉之山，常居悬危之处，玉膏流出，万年已上，则凝而成芝，有似鸟兽之形，色无常彩，率多似山玄水苍玉也。亦鲜明如水精，得而末之，以无心草汁和之，须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岁也。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临水之高山石崖之间，状如盘碗，不过径尺以还，有茎蒂连缀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余步内，夜皆望见其光，其光自别，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捣服方寸匕，入口则翕然身热，五味甘美，尽一斤则得千岁，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视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户中，户中便有深谷，不可得过，以石投谷中，半日犹闻其声也。去户外十余丈有石柱，柱上有偃盖石，高度径可一丈许，望见蜜芝从石户上堕入偃盖中，良久，辄有一滴，有似雨后屋之余漏，时时一落耳。然蜜芝堕不息，而偃盖亦终不溢也。户上刻石为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寿万岁。诸道士共思惟其处，不可得往，唯当以碗器著劲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为之者。按此石户上刻题如此，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树而实石也。高尺许，大如径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条，捣服之一斤得千岁也。石中黄子，所在有之，沁水山为尤多。其在大石中，则其石常润湿不燥，打其石有数十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黄溶溶，如鸡子之在其壳中也。即当饮之，不饮则坚凝成石，不复中服也。法正当及未坚时饮之，既凝则应末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数合，可顿服也。虽不得多，相继服之，共计前后所服，合成三升，寿则千岁。但欲多服，唯患难得耳。石脑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黄子状，但不皆有耳。打破大滑石千许，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明而自动，服一升得千岁矣。石硫黄芝，五岳皆有，而箕山为多。其方言许由就此服之而长生，故不复以富贵累意，不受尧禅也。石硫丹者，石之赤精，

盖石硫黄之类也。皆浸溢于崖岸之间，其濡湿者可丸服，其已坚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玉策》及《昌字内记》，不可具称也。

及夫木芝者，松柏脂沦入地千岁，化为茯苓，茯苓万岁，其上生小木，状似莲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视有光，持之甚滑，烧之不可燃，带之辟兵，以带鸡而杂以他鸡十二头共笼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鸡皆伤，带威喜芝者终不伤也。从生门上采之，于六甲阴干之，百日，末服方寸匕，日三，尽一枚，则三千岁也。千岁之栝木，其下根如坐人，长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涂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没；以涂人鼻以入水，水为之开，可以止住渊底也；以涂身则隐形，欲见则拭之。又可以治病，病在腹内，刮服一刀圭，其肿痛在外者，随其所在刮一刀圭，即其肿痛所在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则刮涂人之左足也。又刮以杂巨胜为烛，夜遍照地下，有金玉宝藏，则光变青而下垂，以钬掘之可得也。末之，服尽十斤则千岁也。又松树枝三千岁者，其皮中有聚脂，状如龙形，名曰飞节芝，大者重十斤，末服之，尽十斤，得五百岁也。又有樊桃芝，其木如升龙，其花叶如丹罗，其实如翠鸟，高不过五尺，生于名山之阴，东流泉水之土，以立夏之候伺之，得而未服之，尽一株得五千岁也。参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叶，如金石之音，折而续之，即复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莲花，九茎一丛，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实生于都广，其皮如纓蛇，其实如鸾鸟。此三芝得服之，白日升天也。黄卢子、寻木华、玄液华，此三芝生于泰山、要乡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寿千岁。黄蘗檀桓芝者，千岁黄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丈，以细根相连状如缕，得末而服之，尽一枚则成地仙不死也。此辈复百二十种，自有图也。

草芝有独摇芝，无风自动，其茎大如手指，赤如丹，素叶似茺，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细者如鸡子十二枚，周绕大根之四方，如

十二辰也，相去丈许，皆有细根，如白发以相连，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无草。得其大魁末服之，尽则得千岁，服其细者一枚百岁，可以分他人也。怀其大根即隐形，欲见则左转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寿山及吴坂上，状似葱，特生如牛角，长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匕，日三，至百日，则得千岁矣。龙仙芝，状如升龙之相负也，以叶为鳞，其根则如蟠龙，服一枚则得千岁矣。麻母芝，似麻而茎赤色，花紫色。紫珠芝，其花黄，其叶赤，其实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枝辄相连，而垂如贯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实。朱草芝，九曲，曲有三叶，叶有三实也。五德芝，状似楼殿，茎方，其叶五色各具而不杂，上如偃盖，中常有甘露，紫气起数尺矣。龙衔芝，常以仲春对生，三节十二枝，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种，皆阴干服之，则令人与天地相毕，或得千岁二千岁。

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颌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左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千岁蝙蝠，色白如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二物得而阴干末服之，令人寿四万岁。千岁灵龟，五色具焉，其雄额上两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捣服方寸匕，日三，尽一具，寿千岁。行山中，见小人乘车马，长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风生兽似貂，青色，大如狸，生于南海大林中，张网取之，积薪数车以烧之，薪尽而此兽在灰中不然，其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铁锤锻其头数十下乃死，死而张其口以向风，须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脑以和菊花服之，尽十斤，得五百岁也。又千岁燕，其窠户北向，其色多白而尾掘，取阴干，末服一头五百岁。凡此又百二十种，此皆肉芝也。

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生泉之侧，其状或

如宫室，或如车马，或如龙虎，或如人形，或如飞鸟，五色无常，亦百二十种，自有图也。皆当禹步往采取之，刻以骨刀，阴干末服方寸匕，令人升仙，中者数千岁，下者千岁也。欲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开出神药之月也，勿以山假日，必以天辅时，三奇会尤佳。出三奇吉门到山，须六阴之日，明堂之时，带灵宝符，牵白犬，抱白鸡，以白盐一斗，及开山符檄，著大石上，执吴唐草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采芝及服芝，欲得王相专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为佳。此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专精，行秽德薄，又不晓入山之术，虽得其图，不知其状，亦终不能得也。山无大小，皆有鬼神，其鬼神不以芝与人，人则虽践之，不可见也。

又云母有五种，而人多不能分别也，法当举以向日，看其色，详占视之，乃可知耳。正尔于阴地视之，不见其杂色也。五色并具而多青者名云英，宜以春服之；五色并具而多赤者名云珠，宜以夏服之；五色并具而多白者名云液，宜以秋服之；五色并具而多黑者名云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黄二色者名云沙，宜以季夏服之；皎皎纯白名磷石，可以四时长服之也。服五云之法，或以桂葱水玉化之以为水，或以露于铁器中，以玄水熬之为水，或以硝石合于筒中埋之为水，或以蜜搜为酪，或以秋露渍之百日，韦囊挺以为粉，或以无巔草樗血合饵之，服之一年，则百病除，三年久服，老公反成童子，五年不阙，可役使鬼神，入火不烧，入水不濡，践棘而不伤肤，与仙人相见。又他物埋之即朽，著火即焦，而五云以纳猛火中，经时终不然，埋之永不腐败，故能令人长生也。又云，服之十年，云气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又向日看之，晦晦纯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发疮。虽水饵之，皆当先以茅屋溜水，若东流水露水，渍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卫叔卿服之，积久能乘云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仙去之后，其子名度世，及汉使者梁伯，得而

按方合服，皆得仙去。

又雄黄当得武都山所出者，纯而无杂，其赤如鸡冠，光明晔晔者，乃可用耳。其但纯黄似雄黄色，无赤光者，不任以作仙药，可以合理病药耳。饵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饵，或先以硝石化为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肠裹蒸之于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炼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长生，百病除，三尸下，癰痕消，白发黑，坠齿生，千日则玉女来侍，可得役使，以致行厨。又玉女常以黄玉为志，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真玉女也，无此志者，鬼试人耳。

玉亦仙药，但难得耳。《玉经》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极。玄真者，玉之别名也。令人身飞轻举，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迟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玉可以乌米酒及地榆酒化之为水，亦可以葱浆消之为饴，亦可饵以为丸，亦可烧以为粉，服之一年已上，入水不沾，入火不灼，刃之不伤，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伤人无益，当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阗国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阳徐善亭部界中玉及日南卢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虫血渍玉为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也。玉屑服之与水饵之，俱令人不死。所以为不及金者，令人数数发热，似寒食散状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辄一服雄黄丹砂各一刀圭，散发洗沐寒水，迎风而行，则不发热也。董君异尝以玉醴与盲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吴延稚者，志欲服玉，得玉经方不具，了不知其节度禁忌，乃招合得圭璋环璧，及校剑所用甚多，欲饵治服之，后余为说此不中用，乃叹息曰：事不可不精，不但无益，乃几作祸也。

又银但不及金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麦浆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饵之，亦可以龙膏炼之，然三服，辄大如弹丸者，又非清贫道士所能得也。

又真珠径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长久，酪浆渍之皆化如水

银，亦可以浮石水蜂巢化，包彤蛇黄合之，可引长三四尺，丸服之，绝谷服之，则不死而长生也。淳漆不沾者，服之令人通神长生。饵之法，或以大无肠公子，或云大蟹，十枚投其中，或以云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虫悉下，恶血从鼻去，一年六甲行厨至也。

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沥合饵之，亦可以先知君脑，或云龟，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长生不死也。

巨胜一名胡麻，饵服之不老，耐风湿，补衰老也。桃胶以桑灰汁渍，服之百病愈，久服之身轻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则可以断谷。

柠木实之赤者，饵之一年，老者还少，令人彻视见鬼。昔道士梁须年七十乃服之，转更少，至年百四十岁，能夜书，行及奔马，后入青龙山去。槐子以新瓮合泥封之，二十余日，其表皮皆烂，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主补脑，久服之，令人发不白而长生。玄中蔓方，楚飞廉、泽泻、地黄、黄连之属，凡三百余种，皆能延年，可单服也。灵飞散、未央丸、制命丸、羊血丸，皆令人驻年却老也。

南阳酃县山中有甘谷水，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坠其中，历世弥久，故水味为变。其临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无不老寿，高者百四五十岁，下者不失八九十，无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傅袁隗，皆为南阳太守，每到官，常使酃县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为饮食。此诸公多患风痹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饮食此水者耳。又菊花与蕙花相似，直以甘苦别之耳，菊甘而蕙苦，谚言所谓苦如蕙者也。今所在有真菊，但为少耳，率多生于水侧，缙氏山与酃县最多，仙方所谓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茎、花、实异名，其说甚美，而近来服之者略无效，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谷水得菊之气味，亦何足言。而

其上居民，皆以延年，况将复好药，安得无益乎？

余亡祖鸿胪少卿曾为临沅令，云此县有廖氏家，世世寿考，或出百岁，或八九十，后徙去，子孙转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复如旧，后累世寿考。由此乃觉是宅之所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试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去井数尺，此丹砂汁因泉渐入井，是以饮其水而得寿，况乃饵炼丹砂而服之乎？

余又闻上党有赵瞿者，病癰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如及活流弃之，后子孙转相注易，其家乃赍粮将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自怨不幸，昼夜悲叹，涕泣经月。有仙人行经过穴，见而哀之，具问讯之。瞿知其异人，乃叩头自陈乞哀，于是仙人以一囊药赐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许日，疮都愈，颜色丰悦，肌肤玉泽。仙人又过视之，瞿谢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炼之服，可以长生不死。瞿乃归家，家人初谓之鬼也，甚惊愕。瞿遂长服松脂，身体转轻，气力百倍，登危越险，终日不极，年百七十岁，齿不坠，发不白。夜卧，忽见屋间有光大如镜者，以问左右，皆云不见，久而渐大，一室尽明如昼日。又夜见面上有彩女二人，长二三寸，面体皆具，但为小耳，游其口鼻之间，如是且一年，此女渐长大，出在其侧。又常闻琴瑟之音，欣然独笑，在人间三百许年，色如小童，乃入抱犊山去，必地仙也。于时闻瞿服松脂如此，于是竞服。其多役力者，乃车运驴负，积之盈室，服之远者，不过一月，未觉大有益辄止，有志者难得如是也。

又汉成帝时，猎者于终南山中，见一人无衣服，身生黑毛，猎人见之，欲逐取之，而其人逾坑越谷，有如飞腾，不可逮及。于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围得之，定是妇人。问之，言我本是秦之宫人也。闻关东贼至，秦王出降，宫室烧燔，惊走入山，饥无所食，垂饿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叶松实，当时苦涩，后稍便之，遂使不饥不渴，冬不寒，夏不热。计此女定是秦王子婴宫人，至成

帝之世，二百许岁。乃将归，以谷食之，初闻谷臭呕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许，身毛乃脱落，转老而死。向使不为人所得，便成仙人矣。

南阳文氏，说其先祖，汉末大乱，逃去山中，饥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术，遂不能饥，数十年乃来还乡里，颜色更少，气力胜故。自说在山中时，身轻欲跳，登高履险，历日不极，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见一高岩上，有数人对坐博戏者，有读书者，俯而视文氏，因闻其相问，言此子中呼上否？其一人答言未可也。术一名山蓊，一名山精。故《神药经》曰：必欲长生，常服山精。

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陆仙，各数百年，乃合神丹金液，而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炼而服之，不得其力，是其药力有转相胜畏故也。韩终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诵之，冬袒不寒。又菖蒲生须得石上，一寸九节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赵他子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举千斤。移门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也。楚文子服地黄八年，夜视有光，手上车弩也。林明子服术十一年，耳长五寸，身轻如飞，能超逾渊谷二丈许。杜子微服天门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日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从之，能隐能彰，不复食谷，灸瘢皆灭，面体玉光。陵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开书所视不忘，坐在立亡。《仙经》曰：虽服草木之叶，已得数百岁，忽怠于神丹，终不能仙。以此论之，草木延年而已，非长生之药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稽持耳。

或问：服食药物，有前后之宜乎？

抱朴子答曰：按《中黄子服食节度》云：服治病之药，以食前服之；养性之药，以食后服之。吾以咨郑君，何以如此？郑君言，此易知耳，欲以药攻病，既宜及未食，内虚，令药力势易行，若以食后服之，则药但攻谷而力尽矣；若欲养性，而以食前服药，

则力未行，而被谷驱之下去不得止，无益也。

或问曰：人服药以养性，云有所宜，有诸乎？

抱朴子答曰：按《玉策记》及《开明经》，皆以五音六属，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属庚，卯酉属己，寅申属戊，丑未属辛，辰戌属丙，巳亥属丁。一言得之者，宫与土也。三言得之者，徵与火也。五言得之者，羽与水也。七言得之者，商与金也。九言得之者，角与木也。若本命属土，不宜服青色药；属金，不宜服赤色药；属木，不宜服白色药；属水，不宜服黄色药；属火，不宜服黑色药。以五行之义，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故也。若金丹大药，不复论宜与不宜也。

一言宫。庚子庚午，辛未辛丑，丙辰丙戌，丁亥丁巳，戊寅戊申，己卯己酉。

二言徵。甲辰甲戌，乙亥乙巳，丙寅丙申，丁酉丁卯，戊午戊子，己未己丑。

五言羽。甲寅甲申，乙卯乙酉，丙子丙午，丁未丁丑，壬辰壬戌，癸巳癸亥。

七言商。甲子甲午，乙丑乙未，庚辰庚戌，辛巳辛亥，壬申壬寅，癸卯癸酉。

九言角。戊辰戊戌，己巳己亥，庚寅庚申，辛卯辛酉，壬子壬午，癸丑癸未。

禹步法：前举左，右过左，左就右。次举右，左过右，右就左。次举右，右过左，左就右。如此三步，当满二丈一尺，后有九迹。

《小神方》，用真丹三斤，白蜜一斤，合和日曝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十丸，未一年，发白更黑，齿坠更生，身体润泽，长服之，老翁还成少年，常服长生不死也。

《小饵黄金方》，火销金纳清酒中，二百出，二百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间，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间，即复销之内酒中。

无数也。成服如弹丸一枚，亦可汁一丸分为小丸，服三十日，无寒温，神人玉女下之。又银亦可饵，与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轻举矣。人间服之，名地仙，勿妄传也。

《两仪子饵销黄金法》，猪负革肪三斤，醇苦酒一斗，取黄金五两，置器中煎之，出炉，以金置肪中，百入百出，苦酒亦尔，餐一斤金，寿弊天地；食半斤金，寿二千岁；五两，千二百岁，无多少，便可饵之。当以王相之日，作之神良，勿传人，传人，药不成不神也。欲食去尸药，当服丹砂。

《饵丹砂法》，丹砂一斤，捣筛下，醇苦酒三升，淳漆二升，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坚强；服之千日，司命削死籍，与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变化无常，日中无影，乃别有光矣。

辨 问

或问曰：若仙人必可得，圣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为之者，是无此道可知也。

抱朴子答曰：夫圣人不必仙，仙人不必圣。圣人受命，不值长生之道，但自欲除残去贼，夷险平暴，制礼作乐，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风，易流通之俗，匡将危之主，扶亡征之国，刊《诗》《书》，撰《河》《洛》，著经诰，和《雅》《颂》，训童蒙，应聘诸国，突无凝烟，席不暇暖。其事则鞅掌罔极，穷年无已，亦焉能闭聪掩明，内视反听，呼吸导引，长斋久洁，入室炼形，登山采药，数息思神，断谷清肠哉？至于仙者，唯须笃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静，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乃为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药，知守一养神之要，则长生久视，岂若圣人所修为者云云之无限乎？且夫俗所谓圣人者，皆治世之圣人，

非得道之圣人，得道之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黄帝先治世而后登仙，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于泰山，可省读者七十二家，其余磨灭者，不可胜数，而独记黄帝仙者，其审然可知也。

世人以人所尤长，众所不及者，便为谓之圣。故善围棋之无比者，则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善史书之绝时者，则谓之书圣，故皇象、胡昭于今有书圣之名焉。善图画之人者，则谓之画圣，故卫协、张墨于今有画圣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则谓之木圣，故张衡、马钧于今有木圣之名焉。故孟子谓伯夷，清之圣者也；柳下惠，和之圣者也；伊尹，任之圣者也。吾试演而论之，则圣非一事。夫班输、倕狄，机械之圣也；附、扁、和、缓，治疾之圣也；子韦、甘均，占候之圣也；史苏、辛廖，卜筮之圣也；夏育、杜回，筋力之圣也；荆轲、聂政，勇敢之圣也；飞廉、夸父，轻速之圣也；子野、延州，知音之圣也；孙、吴、韩、白，用兵之圣也。圣者，人事之极号也，不独于文学而已矣。庄周云：盗有圣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后出而不惧者，义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财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盗者，未之有也。

或曰：圣人之道，不得枝分叶散，必总而兼之，然后为圣。

余答之曰：孔子门徒，达者七十二，而各得圣人之一体，是圣事有剖判也。又云：颜渊具体而微，是圣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则圣道可分之明证也。何为善于道德以致神仙者，独不可谓之为得道之圣？苟不有得道之圣，则周、孔不得为治世之圣乎？既非一矣，何以当责使相兼乎？按仙经以为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气，自然所禀。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识，则心好其事，必遭明师而得其法，

不然，则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铃经》主命原曰：人之吉凶，制在结胎受气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圣宿则圣，值贤宿则贤，值文宿则文，值武宿则武，值贵宿则贵，值富宿则富，值贱宿则贱，值贫宿则贫，值寿宿则寿，值仙宿则仙。又有神仙圣人之宿，有治世圣人之宿，有兼二圣之宿，有贵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贵之宿，有兼富贵之宿，有先富后贫之宿，有先贵后贱之宿，有兼贫贱之宿，有富贵不终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凶恶之宿。如此不可具载，其较略如此。为人生本有定命，张车子之说是也。苟不受神仙之命，则必无好仙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达，而不信有仙者，有平平许人学而得仙者，甲虽多所鉴识而或蔽于仙，乙则多所不通而偏达其理，此岂非天命之所使然乎？

夫道家宝秘仙术，弟子之中，尤尚简择，至精弥久，然后告之以要诀，况于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为当强以语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将招嗤速谤。故得道之士，所以与世人异路而行，异处而止，言不欲与之交，身不欲与之杂。隔千里，犹恐不足以远烦劳之攻；绝轨迹，犹恐不足以免毁辱之丑。贵不足以诱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当自炫于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盖周、孔所以无缘而知仙道也。

且夫周、孔，盖是高才大学之深远者耳，小小之伎，犹多不闲。使之跳丸弄剑，逾锋投狭，履絙登幢，撚盘缘案，跟挂万仞之峻峭，游泳吕梁之不测，手扛千钧，足蹶惊飚，暴虎槛豹，揽飞捷矢，凡人为之，而周、孔不能，况过于此者乎？他人之所念虑，蚤虱之所首向，隔墙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匮之书籍，地中之宝藏，丰林邃藪之鸟兽，重渊洪潭之鱼鳖，令周、孔委曲其采色，分别其物名，经列其多少，审实其有无，未必能尽知，况于远此者乎？圣人不食则饥，不饮则渴，灼之则热，冻之则寒，拊之则痛，刃之则伤，岁久则老矣，损伤则病矣，气绝则死矣。此

是其所与凡人无异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过绝人者，唯在于才长思远，口给笔高，德全行洁，强训博闻之事耳，亦安能无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谟，安上治民，复欲使之两知仙道，长生不死，以此责圣人，何其多乎？吾闻至言逆俗耳，真语必违众，儒士卒览吾此书者，必谓吾非毁圣人。吾岂然哉？但欲尽物理耳，理尽事穷，则似于谤訕周、孔矣。世人谓圣人从天而坠，神灵之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甚于服畏其名，不敢复料之以事，谓为圣人所不能，则人无复能之者也；圣人所不知，则人无复知之者也，不可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鸟，卖生送死之声，孔子不知之，便可复谓颜回只可偏解之乎？闻太山妇人之哭，问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妇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须答乃悟。见罗雀者纯得黄口，不辨其意，问之乃觉。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须人语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诘之，乃泫然流涕。又疑颜渊之盗食，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掇尘之虚伪。厩焚，又不知伤人马否。颜渊后，便谓之已死。又周流七十余国，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栖栖遑遑，席不暇温。又不知匡人当围之，而由其途。问老子以古礼，礼有所不解也。问郯子以鸟官，官有所不识也。行不知津，而使人问之，又不知所问之人，必讥之而不告其路，若尔可知不问也。下车逐歌凤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见南子而不知其无益也。诸若此类，不可具举，但不知仙法，何足怪哉？

又俗儒云：圣人所不能，则余人皆不能。则宕人水居，梁母火化，伯子耐至热，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粮以经岁，范轶见斫而不入，鳖令流尸而更生，少千执百鬼，长房缩地脉，仲甫假形于晨凫，张楷吹嘘起云雾，未闻周、孔，能为斯事也。

俗人或曰：周、孔皆能为此，但不为耳。

吾答之曰：必不求之于明文，而指之以空言者，吾便可谓周、孔能振翮翻飞，翱翔八极，兴云致雨，移山拔井，但不为耳。一

不以记籍见事为据者，复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训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养，废进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为家无复子孙，国无复臣吏，忠孝并丧，大伦必乱，故周、孔密自为之，而秘不告人，外托终亡之形，内有上仙之实。如此，则子亦将何以难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灵宝经》有《正机》、《平衡》、《飞龟授帙》凡三篇，皆仙术也。吴王伐石以治宫室，而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简之书，不能读之，使使者持以问仲尼，而欺仲尼曰：吴王闲居，有赤雀衔书以置殿上，不知其义，故远咨呈。仲尼以视之，曰：此乃灵宝之方，长生之法，禹之所服，隐在水邦，年齐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将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衔之，殆天授也。以此论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复使圣人不为此事，未可谓无其效也。人所好恶，各各不同，谕之以面，岂不信哉？诚合其意，虽小必为也；不合其神，虽大不学也。好苦憎甘，既皆有矣，嗜利弃义，亦无数焉。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聚人曰财？又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而昔已有禅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愿，蔑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洁，甘鱼钓之陋业者，盖不可胜数耳。又曰：男女饮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谏，甘旨可忘忧。昔有绝谷弃美，不畜妻妾，超然独往，浩然得意，顾影含欢，漱流忘味者，又难胜记也。人情莫不爱红颜艳姿，轻体柔身，而黄帝逮笄丑之嫫母，陈侯怜可憎之敦冶。人鼻无不乐香，故流黄郁金、芝兰苏合、玄胆素胶、江离揭车、春蕙秋兰，价同琼瑶，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随之不止。周交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太牢之滋味。魏明好椎凿之声，不以易丝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圣人有所不知，岂可以圣人所不为，便云天下无仙！是责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

极 言

或问曰：古人之仙人者，皆由学以得之，将特禀异气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欤？彼莫不负笈随师，积其功勤，蒙霜冒险，栉风沐雨，而躬亲洒扫，契阔劳艺，始见之以信行，终被试以危困，性笃行贞，心无怨贰，乃得升堂以入于室。或有怠厌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诱于荣利，而还修流俗之事，或有败于邪说，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为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效。若夫睹财色而心不战，闻俗言而志不沮者，万夫之中，有一人为多矣。故为者如牛毛，获者如麟角也。夫彀劲弩者，效力于发箭；涉大川者，保全于既济；井不达泉，则犹不掘也；一步未至，则犹不往也。修途之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篲之积。然升峻者患于垂上而力不足，为道者病于方成而志不遂。千仓万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长；不测之渊，起于汀滢；陶朱之资，必积百千。若乃人退己进，阴子所以穷至道也。敬卒若始，羡门所以致云龙也。我志诚坚，彼何人哉？”

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务所以杀生。夫有尽之物，不能给无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无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费用多者，犹不供也，况无锱铢之来，而有千百之往乎？人无少长，莫不有疾，但轻重言之耳。而受气各有多少，多者其尽迟，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补而救之，必先复故，然后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终日，则肉飞骨腾，导引改朔，则羽翮参差，则世间无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坚，而钟石之费相寻，根柢之据未极，而冰霜之毒交攻。不知过之在己，而反云道之无益，故捐丸散而吐纳矣。故曰非长生难也，闻道难也；非闻道难也，行之难也；非行之难也，终之难也。良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师能授人方书，不能使人必为也。夫修道犹如播谷也，成之犹

收积也。厥田虽沃，水泽虽美，而为之失天时，耕锄又不至，登稼被垄，不获不刈，顷亩虽多，犹无获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为益也，又不知损之为损也，夫损易知而速焉，益难知而迟焉，人尚不悟其易，安能识其难哉？夫损之者如灯火之消脂，莫之见也，而忽尽矣。益之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觉也，而忽茂矣。故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积一所以至亿也。若能爱之于微，成之于著，则几乎知道矣。

或问曰：古者岂有无所施行，而偶自长生者乎？

抱朴子答曰：无也。或随明师，积功累勤，便得赐以合成之药。或受秘方，自行治作，事不接于世，言不累于俗，而记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仙者，故阙如也。昔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可谓天授自然之体者也，犹复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经，到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适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咨涓子，论道养则资玄、素二女，精推步则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雷岐，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白泽之辞，相地理则书青乌之说，救伤残则缀金冶之术。故能毕该秘要，穷道尽真，遂升龙以高躋，与天地乎罔极也。然按神仙经，皆云黄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诀，况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仙度世者乎？未之闻也。

或曰：黄帝审仙者，桥山之冢，又何为乎？

抱朴子答曰：按《荆山经》及《龙首记》，皆云黄帝服神丹之后，龙来迎之，群臣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庙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仙传》云：黄帝自择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还，葬于桥山，山陵忽崩，墓空无尸，但剑舄在焉。此诸说虽异，要于为仙也。言黄帝仙者，见于道书及百家之说者甚多，而儒家不肯长奇怪，开异途，务在礼教，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训

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邑、栾巴、于公，有功惠于民，百姓皆生为之立庙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没之后，臣子刊其勋绩于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长迁转，吏民思恋，而树德颂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黄帝有庙墓之类也，岂足以证其必死哉？

或人问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寿之过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岂非禀命受气，自有修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于凋陨哉？

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经》云：其自帝啻佐尧，历夏至殷为大夫，殷五遣采女从受房中之术，行之有效，欲杀彭祖，以绝其道，彭祖觉焉而逃去。去时年七八百余，非为死也。《黄石公记》云：彭祖去后七十余年，门人于流沙之西见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衣乌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离娄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来七八人，皆历数百岁，在殷而各仙去，况彭祖何肯死哉？又刘向所记《列仙传》亦言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先生者，卖药于海边，琅琊人传世见之，计已千年。秦始皇请与语，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远，博而有证，始皇异之，乃赐之金璧，可值数千万，安期受而置之于阜乡亭，以赤玉舄一量为报，留书曰：复数千载，求我于蓬莱山。如此，是为见始皇时已千岁矣，非为死也。又始皇刚暴而鸷狠，最是天下之不应信神仙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对之者也。至于问安期以长生之事，安期答之允当，始皇惺悟，信世间之必有仙道，既厚惠遗，又甘心欲学不死之事，但自无明师也，而为卢敖、徐福辈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先生言无符据，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穷屈，则始皇必将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祸，其厚惠安可得乎？

或问曰：世有服食药物，行气导引，不免死者，何也？

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药及修小术者，可以延年迟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药，而不知还年之要术，则终无久生之理也。或不晓带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则止

可令内疾不起，风湿不犯耳。若卒有恶鬼强邪，山精水毒害之，则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为之作祸，则妖鬼试之，猛兽伤之，溪毒击之，蛇虺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条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损伤已深，难可补复。补复之益，未得根据，而疾随复作，所以克伐之事，亦何缘得长生哉？或年老为道而得仙者，或年少为道而不成者，何哉？彼虽年老而受气本多，受气本多则伤损薄，伤损薄则易养，易养故得仙也。此虽年少而受气本少，受气本少则伤深，伤深则难救，难救故不成仙也。夫木槿杨柳，断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横之亦生。生之易者，莫过斯木也。然埋之既浅，又未得久，乍刻乍剥，或摇或拔，虽壅以膏壤，浸以春泽，犹不脱于枯瘁者，以其根荄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结其生气也。人生之为体，易伤难养，方之二木，不及远矣。而所以攻毁之者，过于刻剥，剧乎摇拔也。济之者鲜，坏之者众，死其宜也。夫吐故纳新者，因气以长气，而气大衰者则难长也。服食药物质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则难益也。夫奔驰而喘逆，或咳或满，用力役体，汲汲短乏者，气损之候也。面无光色，皮肤枯腊，唇焦脉白，腠理萎瘁者，血减之证也。二证既衰于外，则灵根亦凋于中矣。如此，则不得上药，不能救也。凡为道而不成，营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气血也。然身中之所以为气为血者，根源已丧，但余其枝流也。譬犹入水之烬，火灭而烟不即息；既断之木，柯叶犹生。二者非不有烟，非不有叶，而其所以为烟为叶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觉病之日，始作为疾，犹以气绝之日，为身丧之候也。唯怨风冷与暑湿，不知风冷暑湿，不能伤壮实之人也，徒患体虚气少者，不能堪之，故为所中耳。何以较之，设有数人，年纪老壮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并冒严寒之夜，素雪堕于上，玄冰结于下，寒风摧条而宵骇，咳唾凝沍于唇吻，则其中将有独中冷者，而不必尽病也。非冷气之有偏，盖人体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独以结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

也。钩器齐饮，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势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独以喝死者，非天热之有公私也。齐服一药，而或昏瞑烦闷者，非毒烈之有爱憎也。是以冲风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涛凌崖，而拆隙首颓；烈火燎原，而燥卉前焚；龙碗坠地，而脆者独破。由兹以观，则人之无道，体已素病，因风寒暑湿者以发之耳。苟能令正气不衰，形神相卫，莫能伤也。凡为道者，常患于晚，不患于早也。恃年纪之少壮，体力之方刚者，自役过差，百病兼结，命危朝露，不得大药，但服草木，可以差于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仙经曰：养生以不伤为本。此要言也。神农曰：百病不愈，安得长生？信哉斯言也。

或问曰：所谓伤之者，岂非淫欲之间乎？

抱朴子曰：亦何独斯哉？然长生之要，在乎还年之道。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尚少壮而知还年，服阴丹以补脑，采玉液于长谷者，不服药物，亦不失三百岁也，但不得仙耳。不得其术者，古人方之于冰杯之盛汤，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逮，而困思之，伤也。力所不胜，而强举之，伤也；悲哀憔悴，伤也；喜乐过差，伤也；汲汲所欲，伤也；久谈言笑，伤也；寢息失时，伤也；挽弓引弩，伤也；沉醉呕吐，伤也；饱食即卧，伤也；跳走喘乏，伤也；欢呼哭泣，伤也；阴阳不交，伤也；积伤至尽则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养生之方，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凡食过则结积聚，饮过则成痰癖。不欲甚劳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车走马，不欲极目远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不俗数数沐浴，不欲广志远愿，不欲规造异巧。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见肩，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咸多则伤心，甘多则伤肾，此五行自

然之理也。凡言伤者，亦不便觉也，谓久则寿损耳。是以善摄生者，卧起有四时之早晚，兴居有至和之常制；调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闲邪，有吞吐之术；流行荣卫，有补泻之法；节宣劳逸，有与夺之要。忍怒以全阴气，抑喜以养阳气。然后先将服草木以救亏缺，后服金丹以定无穷，长生之理，尽于此矣。若有欲决意任怀，自谓达识知命，不泥异端，极情肆力，不营久生者，闻此言也，虽风之过耳，电之经目，不足谕也。虽身枯于流连之中，气绝于纨绮之间，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养生之事哉？不惟不纳，乃谓妖讹也。而望彼信之，所谓以明鉴给矇瞽，以丝竹娱聋夫也。

勤 求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于长生之方也。故血盟乃传，传非其人，戒在天罚。先师不敢以轻行授人，须人求之至勤者，犹当拣选至精者乃教之，况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笃者，安可炫其沾以告之哉？其受命不应仙者，虽日见仙人成群在世，犹必谓彼自异种人，天下别有此物，或呼为鬼魅之变化，或云偶值于自然，岂有肯谓修为之所得哉？苟心所不信，虽令赤松、王乔言提其耳，亦当同以为妖讹。然时颇有识信者，复患于不能勤求明师。夫晓至要得真道者，诚自甚稀，非仓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当少耳，亦未尝绝于世也。由求之者不广不笃，有仙命者，要自当与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间自有奸伪图钱之子，而窃道士之号者，不可胜数也。然此等复不谓挺无所知也，皆复粗开头角，或妄沾名，加之以伏邪饰伪，而好事之徒，不识其事伪者，徒多之进问，自取诬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广寻奇士异人，而告之曰，道尽于此矣。以误于有志者之不少，可叹可悲也。或闻有晓消五云、飞八石、转九丹、治黄白、水琼瑶、化朱碧、凝

霜雪于神炉、采灵芝于嵩岳者，则多而毁之曰，此法独有赤松、王乔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虚妄耳。则浅见之家，不觉此言有诈伪而作，便息远求之意。

悲夫！可为慨叹者也！凌暑飚风，暂少忽老，迅速之甚，谕之无物，百年之寿，三万余日耳。幼弱则未有所知，衰迈则欢乐并废，童蒙昏耄，除数十年，而险隘忧病，相寻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计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则不过五六十年，咄嗟灭尽，哀忧昏耄，六七千日耳，顾眄已尽矣，况于全百年者，万未有一乎？谛而念之，亦无以笑彼夏虫朝菌也。盖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语有之：人在世间，日失一日，如牵牛羊以诣屠所，每进一步，而去死转近。此譬虽丑，而实理也。达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术，而空自焦愁，无益于事。故云乐天知命，故不忧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请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怀，是知圣人亦不乐速死矣。俗人见庄周有大梦之喻，因复竞共张齐死生之论。盖诡道强达，阳作违抑之言，皆仲尼所为破律应煞者也。

今察诸有此谈者，被疾病则遽针灸，冒危险则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诰而治子书，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则谓之朴野，非老、庄之学。故无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于不然之说，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长生久视为业，而庄周贵于摇尾途中，不为被网之龟，被绣之牛，饿而求粟于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齐死生也。晚学不能考校虚实，偏据一句，不亦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长夜罔极，始为蝼蚁之粮，终与尘壤合体，令人怛然心热，不觉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弃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业哉？其不信则已矣，其信之者，复患于俗情之不荡尽，而不能专以养生为意，而营世务之余暇而为之，所以或为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势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虽高官重权，金玉成山，妍艳万计，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

营长生之事，长生定可以任意。若未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间。

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数百岁，不失人理之欢，然后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决须好师，师不足奉，亦无由成也。昔汉太后从夏侯胜受《尚书》，赐胜黄金百斤，他物不可胜数。及胜死，又赐胜家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一百日。成帝在东宫时，从张禹受《论语》。及即尊位，赐禹关内侯，食邑千户，拜光禄大夫，赐黄金百斤。又迁丞相，进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百斤，钱数万。及禹疾，天子自临省之，亲拜禹床下。章帝在东宫时，从桓荣以受《孝经》。及帝即位，以荣为太常上卿。天子幸荣第，令荣东面坐，设几杖。会百官及荣门生生徒数百人，帝亲自持业讲说。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及荣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车，抱卷而趋，如弟子之礼。及荣薨，天子为荣素服。凡此诸君，非能攻城野战，折冲拓境，悬旌效节，祈连方，转元功，骋锐绝域也。徒以一经之业，宣传章句，而见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说死人之余言耳。帝王之贵，犹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间或有欲试修长生之道者，而不肯谦下于堪师者，直尔蹢迕，从求至要，宁可得乎？夫学者之恭逊驱走，何益于师之分寸乎？然不尔，则是彼心不尽；彼心不尽，则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则秘诀何可悉得邪？不得已当以浮浅示之，岂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肤好喜，而信道之诚，不根心神，有所索欲，阳为曲恭，累日之间，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师，且欲详观来者变态，试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测其志。则若此之人，情伪行露，亦终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尽言吐实，言不了则为之无益也。

陈安世者，年十三岁，盖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贵，先得道者则为师矣，吾不敢倦执弟子之礼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复仙去矣。夫人生受精神于天地，后禀气血于父母，然不得明师，告之以度世之道，则无由免死，凿石有余焰，年命已凋颓矣。由此论之，明师之恩，

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

抱朴子曰：古人质正，贵行贱言，故为政者不尚文辩，修道者不崇辞说。风俗衰薄，外饰弥繁，方策既山积于儒门，而内书亦鞅掌于术家。初学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为快，故后之知道者，干吉、容嵩、桂帛诸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教诫之言，不肯善为人开显大向之指归也。其至真之诀，或但口传，或不过寻尺之素，在领带之中，非随师经久，累勤历试者，不能得也。杂猥弟子，皆各随其用心之疏密，履苦之久远，察其聪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辨，各有所授，千百岁中，时有尽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秘要之旨耳。或但将之合药，药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终年不以其方文传之。故世间道士，知金丹之事者，万无一也。而管见之属，谓仙法当具在于纷若之书，及于祭祀拜伏之间而已矣。夫长生制在大药耳，非祠醮之所得也。

昔秦、汉二代，大兴祈祷，所祭太乙五神，陈宝八神之属，动用牛羊谷帛，钱费亿万，了无所益。况于匹夫，德之不备，体之不养，而欲以三牲酒肴，祝愿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颇有好事者，诚欲为道，而不能勤求明师，合作异药，而但昼夜诵讲不要之书，数千百卷，诣老无益，便谓天下果无仙法。或举门扣头，以向空坐，烹宰牺牲，烧香请福，而病者不愈，死丧相袭，破产竭财，一无奇异，终不悔悟，自谓未笃。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师，以此之费，给买药之值者，亦必得神仙长生度世也。何异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仓之收，用力虽尽，不得其所也。所谓适楚而道燕，马虽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聪明不足以校练真伪，揣测深浅；所博涉素狭，不能赏物。后世顽浅，趣得一人，自誉之子，云我有秘书，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儿，多有外托有道之名，名过其实，由于夸诩，内抱贪浊，惟利是图，有所请为，辄强喑鸣，俯仰抑扬。若所知宝

秘乃深而不可得之状。其有所请，从其所求，俯仰含笑，或许以顷后，故使不觉者，欲罢而不能，自谓事之未勤，而礼币之尚轻也。于是笃信之心，尤加恭肃，赂以殊玩，为之执奴仆之役，不辞负重涉远，不避经险履危，欲以积劳自效，服苦求哀，庶有异闻。而虚引岁月，空委二亲之供养，捐妻子而不恤，戴霜蹈冰，连年随之，而妨资弃力，卒无所成。彼初诚欺之，末或惭之，懵然体中，实自空罄短乏，无能法以相教，将何法以成人乎？

余目见此辈不少，可以有十余人。或自号高名，久居于世，世或谓之已三四百岁，但易名字，诈称圣人，托于人间，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书其人之姓名耳。颇游俗间，凡夫不识妍蚩，为共吹扬，增长妖妄，为彼巧伪之人，虚生华誉，歛习遂广，莫能甄别。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两耳者，误于学者，常由此辈，莫不使人叹息也。每见此曹，欺诳天下，以规势利者，迟速皆受殃罚，天网虽疏，终不漏也。但误有志者可念耳。世人多逐空声，鲜能校实。闻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许，必当有异，便载驰竞逐，赴为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复寻精，彼得门人之力。或致富，辨逐之虽久，犹无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与悟，自可悲哉！夫搜寻刳之莖，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鳞，用日虽久，安能得乎？嗟乎！将来之学者，虽当以求师为务，亦不可以不详择为急也。陋狭之夫，行浅德薄，功微缘少，不足成人之道，亦无功课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劳也。

抱朴子曰：诸虚名之道士，既善为诳诈，以欺学者；又多护短匿愚，耻于不知，阳若以博涉已足，终不肯行求请问于胜己者，蠢尔守穷，面墙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复憎忌于实有道者而谤毁之，恐彼声名之过己也。此等岂有意于长生之法哉？为欲以合致弟子，图其财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听卑，其后必受斯殃也。夫贫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贱者不可虚云我贵也，况

道德之事实无，而空养门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犹不宜怀妒善之心，况于道士，尤应以忠信快意为生者也，云何当以此之傲然函胸臆间乎？人自不能闻见神明，而神明之闻见己之甚易也。此何异乎在纱幌之外，不能察轩房之内，而肆其倨慢，谓人之不见己。此亦如窃钟柝物，铿然有声，恶他人闻之，因自掩其耳者之类也。而聋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专擅华名，独聚徒众，外求声价，内规财力，患疾胜己，乃剧于俗人之争权势也。遂以唇吻为刃锋，以毁誉为朋党，口亲心疏，貌合行离，阳敦同志之言，阴挟蜂蛰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恶，招祸之符檄也。夫读五经，犹宜不耻下问，以进德修业，日有缉熙。至于射御之粗伎，书数之浅功，农桑之露事，规矩之小术，尚须师授以尽其理，况营长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欺与救恤死事无异也。何可务惜请受之名，而永守无知之困，至老不改，临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笃暗者也。令人代之慚悚，为之者独不顾形影也。为儒生尚当兀然守朴，外托质素，知而如否，有而如无，令庸儿不得尽其称，称而不问不对，对必辞让而后言。何其道士之人，强以不知为知，以无有为有，虚自炫耀，以图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耻改也。吾非苟为此言，诚有为而兴，所谓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愍念愚人，不忍见婴儿之投井耳。若览之而悟者，亦仙药之一草也，吾何为哉！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脉诊而可知者也。

抱朴子曰：设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为之吝劳辱而惮卑辞也，必获生生之功也。今杂猥道士之辈，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长生可知也。虽治病有起死之效，绝谷则积年不饥，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视千里，知人盛衰，发沉祟于幽翳，知祸福于未萌，犹无益于年命也，尚羞行请求，耻事先达，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极之痛，是不见事类者也。古人有言曰，生之于我，利亦大焉。论其贵贱，虽爵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论其轻重，虽富有天下，不足以此术易焉。故有死王乐为生鼠之喻也。夫治国

而国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虚名，耻师授之暂劳，虽曰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犹欣然喜于去重而即轻，脱炙烂而保视息，甘其苦痛，过于更生矣。人但莫知当死之日，故不暂忧耳。若诚知之，而刳劓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将为之。况但躬亲洒扫，执巾竭力于胜己者，可以见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为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人，耻迅走而待野火之烧蒸，羞逃风而致沉溺于重渊者，世必呼之为不晓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灾危，而莫怪其不畏实祸，何哉？

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书多矣，莫不务广浮巧之言，以崇玄虚之旨，未有究论长生之阶径，箴砭为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实欲令迷者知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坠井引绳，愈于遂没。但惜美病而距恶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谁无过，过而能改，日月之蚀，晞颜氏之子也。又欲使将来之好生道者，审于所托，故竭其忠告之良谋，而不饰淫丽之言，言发则指切，笔下则辞痛，惜在于长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

抱朴子曰：深念学道艺养生者，随师不得其人，竟无所成，而使后之有志者，见彼之不得长生，因云天下之果无仙法也。凡自度生，必不能苦身约己以修玄妙者，亦徒进失干禄之业，退无难老之功，内误其身，外沮将来也。仙之可学致，如黍稷之可播种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获嘉禾，未有不勤而获长生度世也。

杂 应

或曰：敢问断谷人可以长生乎？凡有几法，何者最善与？

抱朴子答曰：断谷人止可息肴粮之费，不能独令人长生也。问诸曾断谷积久者云，差少病痛，胜于食谷时。其术及饵黄精，又禹余粮丸，日再服，三日，令人多气力，堪负担远行，身轻不极。其服诸石药，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气服符饮神水辈，但为不

饥耳，体力不任劳也。道书虽言欲得长生，肠中当清；欲得不死，肠中无滓。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谷者智而不寿，食气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气者一家之偏说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药，先不食百许日为快。若不能者，正尔服之，但得仙小迟耳，无大妨也。若遭世荒，隐窜山林，知此法者，则可以不饿死。其不然也，则无急断，急既无可大益。又止人中断肉，闻肥鲜之气，皆不能不有欲于中心。若未便绝俗委家，岩栖岫处者，固不成遂休五味，无致自苦，不如莫断谷而节量饥饱。近有一百许法，或服守中石药数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饥，练松柏及术，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药，久不过十年以还。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须日日服之，乃不饥者。或先作美食极饱，乃服药以养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还食谷，当以葵子猪膏下之，则所作美食皆下，不坏如故也。

洛阳有道士董威辇，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陈子叙共守事之，从学道积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风、苋实之属十许种捣为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辄更服散，气力颜色如故也。欲还食谷者，当服葵子汤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龙血青龙膏作之，用丹砂曾青水，以石内其中，复须臾，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烂尽也。食此石以口取饱，令人丁壮。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当谷也。张太元举家及弟子数十人，隐居林虑山中，以此法食石十余年，皆肥健。但为须得白石，不如赤龙血青龙膏，取得石便可用，又当煮之，有薪火之烦耳。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干枣，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时气，从夜半始，从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东食岁星青气，使入肝；夏服荧惑赤气，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镇星黄气，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气，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气，使入肾。又中岳道士郗元节食六戊之精，亦大有效。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

之精，则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气，到后甲复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饮之，亦可令牛马皆不饥也。或思脾中神名，名黄裳子，但合口食内气，此皆有真效。余数见断谷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轻色好，堪风寒暑湿，大都无肥者耳。虽未见数十岁不食者，然人绝谷不过十许日皆死，而此等已积载而自若，亦何疑于不可大久乎？若令诸绝谷者转羸，极常虑之，恐不可久耳。而问诸为之者，无不初时少气力，而后稍丁健，月胜一月，岁胜一岁，正尔，可久无嫌也。夫长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药吞气，而达之者而不妄也。夫服药断谷者，略无不先极也。但用符水及单服气者，皆作四十日中疲瘦，过此乃健耳。郑君云：本性饮酒不多，昔在铜山中，绝谷二年许，饮酒数斗不醉。以此推之，是为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则是难病之候也。余因此问山中那得酒？郑君言，先酿好云液勿压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种末合丸之，曝干，以一九如鸡子许，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黄帝云液泉法》，以麋米及七八种药合之，取一升，辄内一升水投中，如千岁苦酒之内水也。无知尽时，而味常好不变，饮之大益人。又符水断谷，虽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药物，则符水为上矣。

有冯生者，但单吞炁，断谷已三年，观其步陟登山，但一斛许重，终日不倦。又时时引弓，而略不言语，言语又不肯大声。问之云，断谷亡精费气，最大忌也。余亦屡见浅薄道士辈，为欲虚曜奇怪，招不食之名，而实不知其道，但虚为不啖羹饭耳。至于饮酒，日中斗余，脯腊饴脯枣栗鸡子之属，不绝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终日记口者数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饮酒食脯而不食谷，皆自堪半岁一岁而不蹙顿矣，未名绝谷耳。吴有道士石春，每行气为人治病，辄不食，以须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吴景帝闻之曰，此但不久，必当饥死也，乃召取锁闭，令人备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余，春颜色

更鲜悦，气力如故。景帝问之，可复堪几时？春言无限，可数十年，但恐老死耳，不忧饥也。乃罢遣之。按如春言，是为断谷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时亦有得春之法者。

或问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闭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则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阳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服雄丸一，后服雌丸二，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黄、曾青、矾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黄、丹砂、石胆也。然此无益于延年之事也。

或问不热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玄冰之丸，或服飞霜之散。然此用萧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时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于夏日之中，周以十炉之火，口不称热，身不流汗，盖用此方者也。

或问辟五兵之道。抱朴子答曰：吾闻吴大皇帝曾从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书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试左右数十人，常为先登锋陷阵，皆终身不伤也。郑君云，但诵五兵名亦有验。刀名大房，虚星主之；弓名曲张，氐星主之；矢名彷徨，荧惑星主之；剑名失伤，角星主之；弩名远望，张星主之；戟名大将，参星主之也。临战时，常细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时，作燕君龙虎三囊符。岁符岁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荧惑朱雀之符，或佩南极铄金之符，或戴却刃之符，祝融之符。或傅玉札散，或浴禁葱汤，或取牡荆以作六阴神将符，符指敌人。或以月蚀时刻，三岁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书所持之刀剑。或带武威符荧火丸。或交锋刃之际，乘魁履刚，呼四方之长，亦有明效。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

或问隐沦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数焉。然无益于年命之事，但在人间无故而为此，则致诡怪之声，不足妄

行也。可以备兵乱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难也。郑君云：服大隐符十日，欲隐则左转，欲见则右回也。或以玉飴丸涂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怀离母之草，或折青龙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执天枢之壤；或造河龙石室，而隐云盖之阴；或伏清冷之渊，以过幽阙之径；或乘天一马以游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辅向官，立三盖之下；或投巾解履、胆煎及儿衣符，子居蒙人，青液桂梗，六甲父母，僻侧之胶，驳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可为小儿，或可为老翁，或可为鸟，或可为兽，或可为草，或可为木，或可为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谓移形易貌，不能都隐者也。

或问：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脱，以何法乎？

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历览诸方书，有月三服蕙苕子，和用三五阴丹，或以偶牙阳胞，或以七月七日东行跳脱虫，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龙子单衣，或以夏至日霹雳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余粮，或合山君目，河伯余粮，浮云滓以涂之，皆自解。然左君之变化无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变化，其真形不可得执也。

或问曰：为道者可以不病乎？

抱朴子曰：养生之尽理者，既将服神药，又行气不懈，朝夕导引，以宣动荣卫，使无辍阕，加之以房中之术，节量饮食，不犯风湿，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间者，志不得专，所修无恒，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疹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无益己之业，年命在孤虚之下，体有损伤之危，则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绝命病乡之时，招呼邪气，妄延鬼魅，来作殃害。其六厄并会，三刑同方者，其灾必大。其尚盛者，则生诸疾病，先有疹患者，则令发动。是故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

近祸焉。凡庸道士，不识此理，恃其所闻者，大至不关治病之方，又不能绝俗幽居，专行内事，以却病痛，病痛及己，无以攻疗，乃更不如凡人之专汤药者。所谓进不得邯郸之步，退又失寿陵之义者也。

余见戴霸、华他所集《金匱绿囊》、《崔中书黄素方》及《百家杂方》五百许卷。甘胡、吕傅、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备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为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观之，殊多不备，诸急病甚尚未尽，又浑漫杂错，无其条贯，有所寻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贵药，动数十种，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储，不可卒办也。又多令人以针治病，其灸法又不明处所分寸，而但说身中孔穴荣输之名。自非旧医备览明堂流注偃侧图者，安能晓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叁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盼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医多承袭世业，有名无实，但养虚声，以图财利。寒白退士，所不得使，使之者乃多误人，未若自闲其要，胜于所迎无知之医。医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肯即为人使，使腠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祸，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远行借问，率多枉死矣。

或问：将来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全身，为有道乎？

抱朴子曰：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占风气，布筹算，推三棋，步九宫，检八卦，考飞伏之所集，诊妖讹于物类，占休咎于龟策，皆下术常伎，疲劳而难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见天下，乃为入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长六丁之灵，皆使人见之，而对问以诸事，则吉凶昭然，若存诸掌，无远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阴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则长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预识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卧，而闻人语之以所不决之事，

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镜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则见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后，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来之事也。明镜或用一，或用二，谓之日月镜。或用四，谓之四规镜。四规者，照之时，前后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规所见来神甚多。或纵目，或乘龙驾虎，冠服彩色，不与世同，皆有经图。欲修其道，当先暗诵所当致见诸神姓名位号，识其衣冠，不尔，则卒至而忘其神，或能惊惧，则害人也。为之，率欲得静漠幽闲林麓之中，外形不经目，外声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节寿君，九首蛇躯百二十官，虽来勿得熟视也。或有问之者，或有呵怒之者，亦勿答也。或有侍从晞晔，力士甲卒，乘龙驾虎，箫鼓嘈嘈，勿举目与言也。但谛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见，则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阳，身長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额有三理上下彻，足有八卦，以神龟为床，金楼玉堂，白银为阶，五色云为衣，重叠之冠，锋铤之剑，从黄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穷奇，后从三十六辟邪，雷电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于仙经中也。见老君则年命延长，心如日月，无事不知也。

或问坚齿之道。抱朴子曰：能养以华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齿三百过者，永不摇动。其次则含地黄煎，或含玄胆汤，及蛇脂丸，矾石丸、九棘散。则已动者更牢，有虫者即愈。又服灵飞散者，可令既脱者更生也。

或问聪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龙导虎引，熊经龟咽，燕飞蛇屈鸟伸，天俯地仰，令赤黄之景，不去洞房，猿据兔惊，千二百至，则聪不损也。其既聋者，以玄龟熏之，或以棘头、羊粪、桂毛、雀桂成裹塞之，或以狼毒冶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内耳中，或以蒸鲤鱼脑灌之，皆愈也。

或问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升景，召大火于南离，

洗之以明石，熨之以阳光，及烧丙丁洞视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书也，或以苦酒煮芜菁子令熟，曝干，末服方寸匕，三日，尽一斗，能夜视有所见矣。或以犬胆煎青羊、斑鸠，石决明、充蔚百华散，或以鸡舌香、黄连、乳汁煎注之。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

或问登峻涉险、远行不极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药，则身轻力劲，劳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体未全实者，宜以云珠粉、百华醴、玄子汤洗脚，及虎胆丸、朱明酒、天雄鹤脂丸、飞廉煎、秋芒、车前、泽泻散，用之旬日，不但涉远不极，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于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龙蹻，二曰虎蹻，三曰鹿卢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则以一时思之。若昼夜十二时思之，则可以一日一夕行万二千里，亦不能过此，过此当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或存念作五蛇六龙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罡，能胜人也。师言鸢飞转高，则但直舒两翅，了不复扇摇之而自进者，渐乘罡气炁也。龙初升阶云，其上行至四十里，则自行矣。此言出于仙人，而留传于世俗耳，实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蹻须长斋，绝荤菜，断血食，一年之后，乃可乘此三蹻耳。虽复服符，思五龙蹻行最远，其余者不过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则不可妄乘蹻，有倾坠之祸也。

或曰：《老子篇中记》及《龟文经》，皆言药兵之后，金木之年，必有大疫，万人余一，敢问辟之道。

抱朴子曰：仙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有五玉。五玉者，随四时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黄，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则无所畏也。又一法，思其发散以被身，一发端，辄有一大星缀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头，以罡指前。又思五脏之气，从两目出，周身如云雾，肝青气，肺白气，脾

黄气，肾黑气，心赤气，五色纷错，则可与疫病者同床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闭气思力士，操千斤金锤，百二十人以自卫。或用射鬼丸、赤车使者丸、冠军丸、徐长卿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文黄散、草玉酒、黄庭丸、皇符、老子领中符、赤须子桃花符，皆有良效者也。

黄 白

抱朴子曰：《神仙经黄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余首。黄者，金也。白者，银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隐之云尔。或题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难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许尔。世人多疑此事为虚诞，与不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从郑公受九丹及《金银液经》，因复求受《黄白中经》五卷。郑君言，曾与左君于庐江铜山中试作，皆成也。然而斋洁禁忌之勤苦，与金丹神仙药无异也。俗人多讥余好攻异端，谓予为趣欲强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为然哉！余若欲以此辈事，骋辞章于来世，则余所著《外篇》及杂文二百余卷，足以寄意于后代，不复须此。且此《内篇》，皆直语耳，无藻饰也。

余又知论此曹事，世人莫不呼为迂阔不急，未若论俗间切近之理，可以合众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于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听，而犹论著之者，诚见其效验，又所承授之师非妄言者。而余贫苦无财力，又遭多难之运，有不已之无赖，兼以道路梗塞，药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晓作金银，而躬自饥寒，何异自不能行，而卖治瘥之药，求人信之，诚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概断也。所以勤勤缀之于翰墨者，欲令将来好奇赏真之士，见余书而具论道之意耳。夫变化之术，何所不为。盖人身本见，而有隐之之法。鬼神本隐，而有见之方。能为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诸燧。铅性白也。而赤之

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为铅。云雨霜雪，皆天地之气也，而以药作之，与真无异也。至于飞走之属，蠕动之类，禀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旧体，改更而为异物者，千端万品，不可胜论。人之为物，贵性最灵，而男女易形，为鹤为石，为虎为猿，为沙为鼃，又不少焉。至于高山为渊，深谷为陵，此亦大物之变化。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为嫌金银之不可以异物作乎？譬诸阳燧所得之火，方诸所得之水，与常水火，岂有别哉？蛇之成龙，茅糝为膏，亦与自生者无异也。然其根源之所缘由，皆自然之感致。非穷理尽性者，不能知其指归，非原始见终者，不能得其情状也。狭观近识，桎梏巢穴，揣渊妙于不测，推神化于虚诞，以周、孔不说，坟籍不载，一切谓为不然，不亦陋哉？

又俗人以刘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无此道，是见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谓五谷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内史吴大文，博达多知，亦自说昔事道士李根，见根煎铅锡，以少许药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铁匙搅之，冷即成银。大文得其秘方，但欲自作，百日斋便为之，而留连在官，竟不能得，恒叹息言人间不足处也。又桓君山言汉黄门郎程伟，好黄白术，娶妻得知方家女。伟常从驾出而无时衣，甚忧。妻曰，请致两端缣。缣即无故而至前。伟按《枕中鸿宝》，作金不成，妻乃往视伟，伟方扇炭烧箬，箬中有水银。妻曰，吾欲试相视一事。乃出其囊中药，少少投之，食顷发之，已成银。伟大惊曰，道近在汝处，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须有命者。于是伟日夜说诱之，卖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犹不肯告伟。伟乃与伴谋挝笞伏之。妻辄知之，告伟曰，道必当传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辄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虽寸断支解，而道犹不出也。伟逼之不止，妻乃发狂，裸而走，以泥自涂，遂卒。近者前庐江太守华令思，高才达学，洽闻之士也，而事之不经者，多所不信。后有道士说黄白之方，乃试令作之，云以铁器销铅，以散药投中，即成银。又销此银，以他药投之，乃作黄金。又从此

道士学彻视之方，行之未百日，夜卧即便见天文及四邻了了，不觉复有屋舍篱障。又妾名瑶华者已死，乃见形，与之言语如平生。又祭庙，闻庙神答其拜，床似动有声。令思乃叹曰，世间乃定无所不有，五经虽不载，不可便以意断也。然不闻方伎者，卒闻此，亦焉能不惊怪邪？又黄白术亦如合神丹，皆须斋洁百日已上，又当得闲解方书，意合者乃可为之，非浊秽之人，及不聪明人，希涉术数者所辨作也。其中或有须口诀者，皆宜师授。又宜入于深山之中，清洁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刘向止宫中作之，使宫人供给其事，必非斋洁者，又不能断绝人事，使不来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谭《新论》曰：史子心见署为丞相史，官架屋，发吏卒及官奴婢以给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傅太后。太后不复利于金也，闻金成可以作延年药，又甘心焉，乃除之为郎，舍之北宫中，使者待遇。宁有作此神方可于宫中，而令凡人杂错共为之者哉？俗间染缁练，尚不欲使杂人见之，见之即坏，况黄白之变化乎？凡事无巨细，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酱醋羹臠犹不成，况大事乎？

余曾咨于郑君曰：老君云，不贵难得之货。而至治之世，皆投金于山，捐玉于谷，不审古人何用金银为贵而遗其方也？

郑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谓夫披沙剖石，倾山漉渊，不远万里，不虑压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时，不知止足，以饰无用。及欲为道，志求长生者，复兼商贾，不敦信让，浮深越险，干没逐利，不吝躯命，不修寡欲者耳。至于真人作金，自欲饵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经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银亦可饵服，但不及金耳。

余难曰：何不饵世间金银而化作之，作之则非真，非真则诈伪也。

郑君答余曰：世间金银皆善，然道士率皆贫。故谚云，无有肥仙人富道士也。师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银以供之乎？又

不能远行采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诸药之精，胜于自然者也。仙经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说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则为真物，中表如一，百炼不减。故其方曰，可以为钉。明其坚劲也。此则得夫自然之道也。故其能之，何谓诈乎？诈者谓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以鸡子白化银，银黄如金，而皆外变而内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仙经有以五石五木种芝，芝生，取而服之，亦与自然芝无异，俱令人长生，此亦作金之类也。雉化为蜃，雀化为蛤，与自然者正同。故仙经曰：流珠九转，父不语子，化为黄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为金，服之升仙者，上士也；茹芝导引，咽气长生者，中士也；餐食草木，千岁以还者，下士也。又曰：金银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长生可学得者也。

《玉牒记》云：天下悠悠，皆可长生也，患于犹豫，故不成耳。凝水银为金，可中钉也。《铜柱经》曰：丹沙可为金，河车可作银，立则可成，成则为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黄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黄一赤，立成不疑。《龟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古人岂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贫，而药或至贱而生远方，非乱世所得也。若戎盐卤咸皆贱物，清平时了不值钱，今时不限价值而买之无也。羌里石胆，千万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与不知者正同，可为长叹者也。有其法者，则或饥寒无以合之，而富贵者复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无一信者。假令颇信之，亦已自多金银，岂肯费见财以市其药物，恐有弃系逐飞之悔，故莫肯为也。又计买药之价，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当斋戒辛苦，故莫克为也。且夫不得明师口诀，诚不可轻作也。

夫医家之药，浅露之甚，而其常用效方，便复秘之。故方有用后宫游女，僻侧之胶，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飞君根，伏龙肝，白马汗，浮云滓，龙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邹斋之

属，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诀，犹不可知，况于黄白之术乎？今能为之者，非徒以其价贵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则可以长生。长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书中所名药物，又或与常药物同而实非者，如河上姹女，非妇人也，陵阳子明，非男子也；禹余粮，非米也，尧浆，非水也。而俗人见方用龙胆虎掌，鸡头鸭跖、马蹄犬血、鼠尾牛膝，皆谓之血气之物也；见用缺盆覆盆、釜鬲大戟、鬼箭天钩，则谓之铁瓦之器也；见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妇、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长卿，则谓人之姓名也。近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刘向作金不成，无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则复不烦圣贤大才而后作也，凡人可为耳。刘岂顽人哉，直坐不得口诀耳。今将载其约而效之者，以贻将来之同志焉。当先取武都雄黄，丹色如鸡冠，而光明无夹石者，多少任意，不可令减五斤也。捣之如粉，以牛胆和之，煮之令燥。以赤土釜容一斗者，先以戎盐石胆末荐釜中，令厚三分，乃内雄黄末，令厚五分，复加戎盐于上。如此，相似至尽。又加碎炭火如枣核者，令厚二寸。以蚓蝼土及戎盐为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阴干一月，乃以马粪火煨之，三日三夜，寒，发出，鼓下其铜，铜流如冶铜铁也。乃令铸此铜以为簞，簞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马屎火煨之，三十日发炉，鼓之得其金，即以为簞，又以盛丹砂水。又以马通火煨三十日，发取捣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汞，汞者，水银也，立凝成黄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钉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内生竹簞中，加石胆硝石各二两，覆荐上下，闭塞簞口，以漆骨丸封之，须干，以内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

金楼先生所从青林子受作黄金法

先锻锡，方广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盐和灰汁，令如泥，以涂锡上，令通厚一分，累置于赤土釜中。率锡十斤，用赤盐四斤，合封固其际，以马通火煨之，三十日，发火视之，锡中悉如灰状，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黄金也。合治内土瓿中，以炭鼓之，十炼之并成也。率十斤锡，得金二十两。唯长沙桂阳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乡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

治作赤盐法

用寒盐一斤，又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涅一斤，又作白矾一斤，合内铁器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

用里先生从稷丘子所授化黄金法

先以矾水石二分，内铁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内汞多少自在，搅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成白银。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黄水二分，于高中加微火上令沸，数搅之，令相得，复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银内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则成上色紫磨金也。

治作雄黄水法

治雄黄内生竹箬中一斤，辄加硝石二两，覆荐上下，封以漆骨丸，内醇大醋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即化为水也。作曾青水方，及矾石水同法，但各异箬中耳。

小儿作黄金法

作大铁箆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铁箆成，中六寸，莹磨之。赤石脂一斤，硝石一斤，云母一斤，代赭一斤，流黄半斤，空青四两，凝水石一斤，皆合捣细筛，以醴和，涂之小箆中，厚二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铅十斤内铁釜中，居炉上露灼之，铅销，内汞三两，早出者以铁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搅令相得，以汞不见为候，置小箆中，云母覆其上，铁盖镇之。取大箆居炉上，销铅注大箆中，没小箆中，去上半寸，取销铅为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铅十斤于铁器中销之，二十日上下，更内铜器中，须铅销，内紫粉七方寸匕，搅之，即成黄金也。欲作白银者，取汞置铁器中，内紫粉三寸已上，火令相得，注水中，即成银也。

务成子法

作铁箆长九寸，径五寸，捣雄黄三斤，蚓蝼壤等分，作合以为泥，涂裹使径三寸，匱口四寸，加丹砂水二合，覆马通火上，令极干，内铜箆中，塞以铜合盖坚，以黄沙筑上，覆以蚓壤重泥，上无令泄，置炉炭中，令有三寸炭，箆口赤，可寒发之，雄黄皆入著铜箆，复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黄精，皆下入著箆中，下提取与黄沙等分，合作以为炉，炉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炉于炭火中，炉赤，内水银，银动则内铅其中，黄从傍起交中央，注之于地，即成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炉力即尽矣。此金取牡荆赤黍酒渍之，百日即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九，日三服，尽一斤，三虫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视，聋者闻，老者即还年如三十时。入火不灼，百邪众毒、冷风暑湿，不能侵人；尽三斤，则步行水上，山川百神，

皆来侍卫，寿与天地相毕。以杼血朱草煮一丸，以拭目眦，即见鬼及地中物，能夜书；以白羊血涂一丸，投水中，鱼龙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丹鸡血涂一丸，悬都门上，一里不疫；以涂牛羊六畜额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胆蛇肪涂一丸，从月建上以掷敌人之军，军即便无故自乱，相伤杀而走矣；以牛血涂一丸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则逆流百步；以白犬血涂一丸，投社庙舍中，其鬼神即见，可以役使；以兔血涂一丸，置六阴之地，行厨玉女立至，可供六七十人也；以鲤鱼胆涂一丸，持入水，水为之开一丈，可得气息水中以行，冒雨衣不沾也；以紫菀煮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饥；以慈石煮一丸，内髻中，以击贼，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丸，以蔽人中则隐形，含一丸，北向以喷火，火则灭；以庚辛日申酉时，向西地以一丸掷树，树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禹步掷虎狼蛇虺，皆即死；研一丸以书石即入石，书金即入金，书木入木，所书皆彻肌理，削治不可去也。卒死未经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水喷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鹤血涂一丸，内爪中，以指万物，随口变化，即山行木徙，人皆见之，然而实不动也。凡作黄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烧五香，香不绝。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斤投市中，然后方得恣其意用之耳。

登 涉

或问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为道合药，及避乱隐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祸害。故谚有之曰：太华之下，白骨狼藉。皆谓偏知一事，不能博备，虽有求生之志，而反强死也。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则神小也。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伤刺，及惊怖不安；或见光影，或闻异声；

或令大木不风而自摧折，岩石无故而自堕落，打击杀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堕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虫犯人，不可轻入山也。当以三月九月，此是山开月，又当择其月中吉日佳时。若事久不得徐徐须此月者，但可选日时耳。凡人入山，皆当先斋洁七日，不经污秽，带升山符出门，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岁，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飞符煞炁，则其地君长不可作也。按《周公城名录》，天下分野，灾之所及，可避不可攘，居宅亦然，山岳皆尔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岁，正月二月入东岳；不以丙丁巳午之岁，四月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岁，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戊己之岁，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岁，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须入太华霍山恒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岁，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

又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已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或有来试人者，则当顾视镜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顾镜中故如人形。若是鸟兽邪魅，则其形貌皆见镜中矣。又老魅若来，其去必却行，行可转镜对之，其后而视之，若是老魅者，必无踵也，其有踵者，则山神也。昔张盖踰及偶高成二人，并精思于蜀云台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黄练单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劳乎道士，乃辛苦幽隐！于是二人顾视镜中，乃是鹿也。因问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诈为人形。言未绝，而来人即成鹿而走去。林虑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数十人，衣色或黄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后郅伯夷者过之宿，明灯烛而坐诵经，夜半有十余人来，与伯夷对坐，自共樗蒲博戏，伯夷密的镜照之，乃是群犬也。伯夷乃执烛起，佯误以烛烬蒸其衣，乃作焦毛气。伯夷怀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余犬悉走，于是遂绝，乃镜之力也。上士入山，特《三皇内文》及《五岳真形图》，所在召山神，

及按鬼录，召州社及山卿宅尉问之，则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来试人。其次即立七十二精镇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执八威之节，佩老子玉策，则山神可使，岂敢为害乎？余闻郑君之言如此，实复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师常告门人曰：夫人求道，如忧家之贫，如愁位之卑者，岂有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笃，务近忘远，闻之则悦，偃偃前席，未久，则忽然若遗，毫厘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损不已，亦安得穷至言之微妙，成罔极之峻崇乎？”

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五月未，六月卯，七月甲子，八月申子，九月寅，十月辰未，十一月己丑，十二月寅。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已上日大吉。

抱朴子曰：按《九天秘记》及《太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为山神所试。又所求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与虎狼毒虫相遇也。

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状，阴阳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难详也，吾亦不必谓之有，又亦不敢保其无也。然黄帝太公皆所信仗，近代达者严君平、司马迁皆所据用，而经传有治历明时刚柔之日，古言曰：吉日惟戊，有自来矣。王者立太史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庙，郊祀天地，皆择良辰；而近才庸夫，自许脱俗，举动所为，耻拣善日，不亦黷愚哉？每伺今入山，不得其良时日交，下有其验，不可轻入也。按《玉铃经》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秘术，而不为人委曲说其事也。而《灵宝经》云：入山当以保日及义日，若专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一一道之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学遁甲书，乃有六十余卷，事不可卒精，故钞集其要，以为《囊中立成》，然不中以笔传。今论其较略，想

好事者欲入山行，当访索知之者，亦终不乏于世也。《遁甲中经》云：欲求道，以天内日天内时，劾鬼魅，施符书；以天禽日天禽时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虫盗贼，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户。凡六癸为天藏，六己为地户也。又曰：避乱世，绝迹于名山，令无忧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阴德之时，一名天心，可以隐沦，所谓白日陆沉，日月无光，人鬼不能见也。又曰：求仙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时，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当以左手取青龙上草，折半置逢星下，历明堂入太阴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诺皋，太阴将军，独开曾孙王甲，勿开外人；使人见甲者，以为束薪；不见甲者，以为非人。则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闭气而住，人鬼不能见也。凡六甲为青龙，六乙为逢星，六丙为明堂，六丁为阴中也。三三比成既济卦，初一初二迹不任九迹数，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尺合二丈一尺，顾视九迹。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后，次复前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一步也。次复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从左足并，是二步也。次复前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毕矣。凡作天下百术，皆宜知禹步，不独此事也。

抱朴子曰：《灵宝经》曰：所谓宝日者，谓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于木故也。又谓义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于金故也。所谓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义，土克水也。所谓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仿此，引而长之，皆可知之也。

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开除日，以五色绶各五寸，悬大

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秘祝。祝曰：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凡九字，常当密祝之，无所不辟。要道不烦，此之谓也。

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儿而独足，走向后，喜来犯人。人入山，若夜闻人音声大语，其名曰蛟，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热内，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长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或如龙而五色赤角，名曰飞飞，见之皆以名呼之，即不敢为害也。

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树，有能语者，非树能语也，其精名曰云阳，呼之则吉。山中夜见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见胡人者，铜铁之精。见秦者，百岁木之精。勿怪之，并不能为害。山水之间见吏人者，名曰四微，呼之名即吉。山中见大蛇著冠帻者，名曰升卿，呼之则吉。山中见吏，若但闻声不见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掷之则息矣；一法以苇为矛以刺之即吉。山中见鬼来唤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径者，以苇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称虞吏者，虎也。称当路君者，狼也。称令长者，老狸也。卯日称丈人者，兔也。称东王父者，麋也。称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称雨师者，龙也。称河伯者，鱼也。称无肠公子者，蟹也。巳日称寡人者，社中蛇也。称时君者，龟也。午日称三公者，马也。称仙人者，老树也。未日称主人者，羊也。称吏者，獐也。申日称人君者，猴也。称九卿者，猿也。酉日称将军者，老鸡也。称捕贼者，雉也。戌日称人姓字者，犬也。称成阳公者，狐也。亥日称神君者，猪也。称妇人者，金玉也。子日称社君者，鼠也。称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称书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则不能为害也。

或问隐居山泽辟蛇虺之道。抱朴子曰：昔圆丘多大蛇，又生好药，黄帝将登焉，广成子教之佩雄黄，而众蛇皆去。今带武都雄黄，色如鸡冠者五两以上，以入山林草木，则不畏蛇。蛇若中

人，以少许雄黄末内疮中，亦登时愈也。蛇种虽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为至急，不治之，一日则煞人。人不晓治之方术者，而为此二蛇所中，即以刀割所伤疮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须臾焦尽，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时，不得啗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啗大竹及小木，皆即焦枯。今为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晓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当预止于家，先学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以卫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炁闭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炁赤色如云雾，弥漫数十里中。若有从人，无多少皆令罗列，以炁吹之，虽践蛇，蛇不敢动，亦略不逢见蛇也。若或见蛇，因向日左取三炁闭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关，又闭天门，塞地户，因以物抑蛇头而手紫之；画地作狱以盛之，亦可捉弄也。虽绕头颈，不敢啗人也。自不解禁，吐炁以吹之，亦终不得复出狱去也。若他人为蛇所中，左取三口炁以吹之，即愈不复痛。若相去十数里者，亦可遥为作炁，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

《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头，乃闭炁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徊禹步，思作蜈蚣数千板，以衣其身，乃去，终亦不逢蛇也。或以干姜附子带之肘后，或烧牛羊鹿角熏身，或带王方平雄黄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厌之也。又云日鸟及蠓龟，亦皆啖蛇。故南人入山，皆带蠓龟之尾，云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涂其疮，亦登时愈也。云日，鸬鸟之别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蜈蚣，蜈蚣知有蛇之地，便动作于管中，如此则详视草中，必见蛇也。大蛇丈余，身出一围者，蜈蚣见之，而能以炁禁之，蛇即死矣。蛇见蜈蚣在涯岸间，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蜈蚣但浮水上禁，人见有物正青，大如绀者，直下入水至蛇处，须臾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未蜈蚣治蛇疮，皆登愈也。

或问曰：江南山谷之间，多诸毒恶，辟之有道乎？

抱朴子答曰：中州高原，土气清和，上国名山，了无此辈。今吴楚之野，暑湿郁蒸，虽衡霍正岳，犹多毒螫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实水虫也。状如鸣蜩，状似三合杯，有翼能飞，无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角弩，如闻人声，缘口中物如角弩，以气为矢，则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发疮，中影者亦病，而不即发疮，不晓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伤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虱，水陆皆有，其新雨后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时，差稀耳。其大如毛发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里，其所在如芒刺之状，小犯大痛，可以针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动也。若不挑之，虫钻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与射工相似，皆煞人。人行有此虫之地，每还所住，辄当以火炙燎令遍身，则此虫堕地也。若带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护命丸、及玉壶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茅茷，皆辟沙虱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诸药者，但可带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黄大蒜等分合捣，带一丸如鸡子大者亦善。若已为所中者，可以此药涂疮亦愈。㖠咀赤苋汁，饮之涂之亦愈。五茄根及悬钩草菑藤，此三物皆可各单行，可以捣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虫冬天蛰于山谷间，大雪时索之，此虫所在，其雪不积留，气起如灼蒸，当掘之，不过入地一尺则得也，阴干末带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则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诸药也。

或问道士山居，栖岩庇岫，不必有綈縻之温，直使我不畏风湿，敢问其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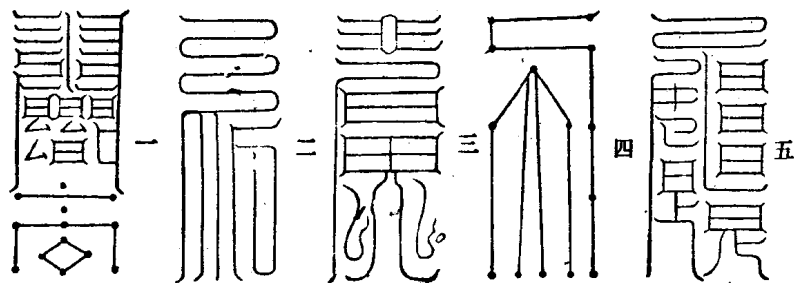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金饼散、三阳液、昌辛丸、葶草耐冬煎、独摇膏、茵芋玄华散、秋地黄血丸，皆不过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风湿。若服金丹大药，虽未升虚轻举，然体不受疾，虽当风卧湿，不能伤也。服此七药，皆谓始学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阳液，便袒卧冰上，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卧石上，及秋冬当风寒，已试有验，秘法也。

或问涉江渡海辟蛟龙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当游涉大川者，皆先当于水次，破鸡子一枚，以少许粉杂香末，合搅器水中，以自洗濯，则不畏风波蛟龙也。又佩东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蓬莱札，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五木禁。又法，临川先祝曰：卷蓬卷蓬，河伯导前辟蛟龙，万灾消灭天清明。又《金简记》云：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捣五石，下其铜。五石者，雄黄、丹砂、雌黄、矾石、曾青也。皆粉之，以金华池浴之，内六一神炉中鼓下之，以桂木烧为之，铜成以刚炭炼之，令童男童女进火，取牡铜以为雄剑，取牝铜以为雌剑，各长五寸五分，取土之数，以厌水精也。带之以水行，则蛟龙巨鱼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铜之牝牡，当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铜，灌铜当以在火中向赤时也，则铜自分为两段，有凸起者牡铜也，有凹陷者牝铜也，各刻名识之。欲入水，以雄者带左，以雌者带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阳日带雌，阴日带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书，写帛而带之，亦辟风波蛟龙水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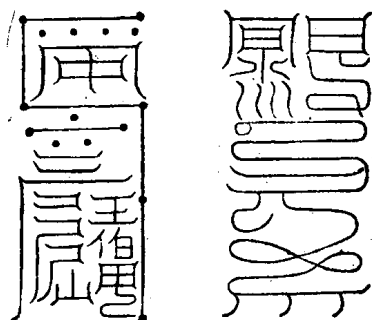
或问曰：辟山川庙堂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带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将军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则论百鬼录，知天下鬼之名，及《白泽图》、《九鼎记》，则众鬼自却。其次服鹑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葱实乌眼丸、及吞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见鬼，即鬼畏之矣。

抱朴子曰：有老君黄庭中胎四十九真秘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书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说姓名，再拜受取，内衣领中，辟山川百鬼万精虎狼虫毒也。何必道士，乱世避难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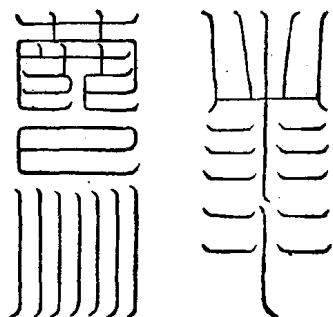
人仙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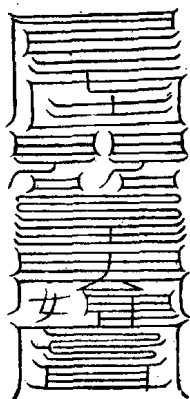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书桃板上，大书其文字，令弥满板上，以著门户上，及四方四隅，及所道侧要处，去所住处，五十步内，辟山精鬼魅。户内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暂入山，皆可用，即众物不敢害也。三符以相连著一板上。意谓尔非葛氏。



抱朴子曰：此符亦是老君入山符，户内梁柱皆可施。凡人居山林及暂入山，皆宜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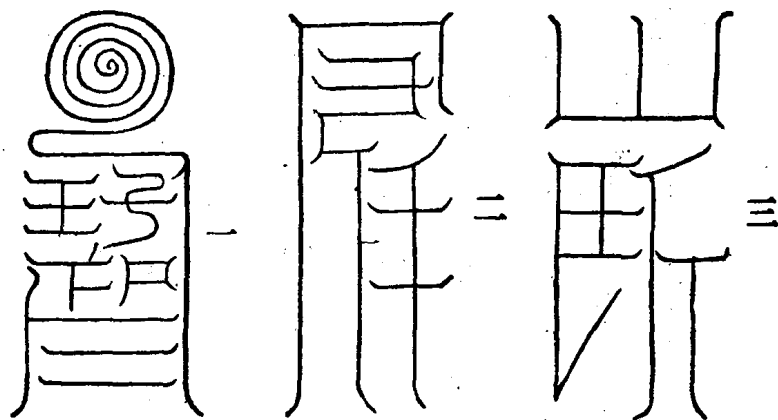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仙人陈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丹书绢二符，各异之。常带著所住之处，各四枚。移涉当拔收之以去，大神秘也。开山符以千岁藁名山之门，开宝书古文金玉，皆见秘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异。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虺虎狼神印也。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带之，甚有神效。仙人陈安世符矣。

人山佩带符



此三符，兼同著牛马屋左右前后及猪栏上，辟虎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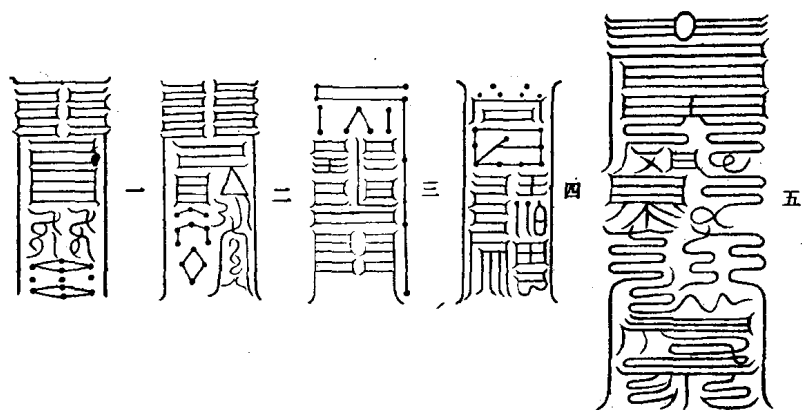
或问曰：昔闻谈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

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丸，日三服，至三年，则能行水上也。郑君言但习闭气至千息，久久则能居水中一日许。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为鱼，而衔之以入水，水常为人开，方三尺，可得炁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纒，有自本彻末，以角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啄之，未至数寸，即惊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为骇鸡犀。以此犀角著谷积上，百鸟不敢集。大雾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终不沾濡也。此犀兽在深山中，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为义导，毒药为汤，以此叉导搅之，皆生白沫涌起，则了无复毒势也。以搅无毒物，则无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异域有蛊毒之乡，每于他家饮食，则常先以犀搅之也。人有为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叉刺疮中，其疮即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为兽专食百草之有毒者，

及众木有荆棘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岁一解角于山中石间，人或得之，则须刻木色理形状，令如角以代之，犀不能觉，后年辄更解角著其处也。他犀亦辟恶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马，以合冯夷水仙丸服之，则亦可以居水中，只以涂跣下，则可以步行水上也。头垢犹足以使金铁浮水，况妙于兹乎？

或问：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

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还；带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昔石头水有大鼃，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为鼃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于人。吴有道士戴珥者，偶视之，以越章封泥作数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掷潭中，良久，有大鼃径长丈余，浮出不敢动，乃格煞之，而病者并愈也。又有小鼃出，罗列死于渚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即却去。三五禁法，当须口传，笔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为朱鸟，令长三丈，而立来虎头上，因即闭气，虎即去。若暮宿山中者，密取头上钗，闭炁以刺白虎上，则亦无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闭炁，画地作方，祝曰，恒山之阴，太山之阳，盗贼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闭以金关，因以刀横旬日中白虎上，亦无所畏也。或用大禁，吞三百六十气，左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虎步，及玉神符、八威五胜符、李耳太平符、中黄华盖印文及石流黄散，烧牛羊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验也。阙此四符也。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说如文。又可户内梁柱皆施之。凡人居山林及暂入，皆可用之。

地 真

抱朴子曰：余闻之师云：人能知一，万事毕。知一者，无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无一之能知也。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金沉羽浮，山峙川流，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存之则在，忽之则亡，向之则吉，背之则凶，保之则遐祚罔极，失之则命凋气穷。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谓也。

故仙经曰：子欲长生，守一当明；思一至饥，一与之粮；思一至渴，一与之浆；一有姓字服色，男长九分，女长六分，或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绛宫金阙中丹田也，或在人两眉间，却行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上丹田也。此乃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传其姓名耳，一能成阴生阳，推步寒暑。春

得一以发，夏得一以长，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阶，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黄帝东到青丘，过风山，见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以劾召万神；南到圆阆阴建木，观百灵之所登，采若干之华，饮丹峦之水；西见中黄子，受《九加之方》，过崆峒，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北到洪堤，上具茨，见大隗君黄盖童子，受《神芝图》，还陟王屋，得《神丹金诀记》。到峨眉山，见天真皇人于玉堂，请问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复求长生，不亦贪乎？其相覆不可具说，粗举一隅耳。夫长生仙方，则唯有金丹；守形却恶，则独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经曰：九转丹，金液经，守一诀，皆在昆仑五城之内，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闻之于先师曰：一在北极大渊之中，前有明堂，后有绛宫；巍巍华盖，金楼穹隆，左罡右魁，激波扬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珑；白玉嵯峨，日月垂光；历火过水，经玄涉黄；城阙交错，帷帐琳琅；龙虎列卫，神人在傍；不施不与，一安其所；不迟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约食，一乃留息；白刃临颈，思一得生；知一不难，难在于终；守之不失，可以无穷；陆辟恶兽，水却蛟龙；不畏魍魉，挟毒之虫；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

抱朴子曰：“吾闻之于师云，道术诸经，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恶防身者，乃有数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无生，九变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见身中诸神，而内视令见之法，不可胜计，亦各有效也。然或乃思作数千物以自卫，率多烦难，足以大劳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则一切除弃此辈，故曰能知一则万事毕者也。受真一口诀，皆有明文，歃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绢白银为约，克金契而分之，轻说妄传，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无所措其锐，百害无所容其凶，居败能成，在危独安也。若在鬼庙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冢墓之间，虎狼之藪，蛇虺之处，守一不怠，众恶远进。若忽偶忘守一，而为百

鬼所害，或卧而魇者，即出中庭视辅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阴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见辅星而已。若为兵寇所围，无复生地，急入六甲阴中，伏而守一，则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万里，入军旅，涉大川，不须卜日择时；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复按堪舆星历，而不避太岁太阴将军、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终不复值殃咎也。先贤历试有验之道也。

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无所不辟，与真一同功。吾《内篇》第一名之为《畅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复易于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长短服色，此玄一但自见之。初求之于日中，所谓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当百日洁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过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则不复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为三人，三人已见，又转益之，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隐之显之，皆自有口诀，此所谓分形之道。左君及蒯子训、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数十处，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与客语，门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侧又有一主人投钓，宾不能别何者为真主人也。师言守一兼修明镜，其镜道成则能分形为数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

抱朴子曰：师言欲长生，当勤服大药，欲得通神，当金水分形。形分则自见其身中三魂七魄，而天灵地祇，皆可接见，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

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长生养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于勤，而终成于久视也。道成之后，略无所为也。未成之间，无不为也。采掘草木之药，劬劳山泽之中，煎饵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险，夙夜不息，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升天，然其大药物，皆用钱直，不可卒办。当复由于耕牧商贩以索资，累年积勤，然后可合。及于合作之日，当复斋洁清静，断绝人事。有诸不易，而当复加之以思神守一，却恶卫身，常如人君之治国，戎将之待敌，乃可为得长生之功也，以聪明大智，任经世济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浅近庸人，虽有志好，不

能克终矣。故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养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民难养而易危也，气难清而易浊也，故审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欲所以固血气。然后真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焉。

抱朴子曰：师言服金丹大药，虽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饵八石，适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攘外来之祸也。或为鬼所冒犯，或为大山神之所轻凌，或为精魅所侵犯，唯有守真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辈也。次则有带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长生，危矣哉。四门而闭其三，盗犹得入，况尽开者邪？

遐 览

或曰：鄙人面墙，拘系儒教，独知有五经三史百氏之言，及浮华之诗赋，无益之短文，尽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难之运，乱靡有定，干戈威扬，艺文不贵，徒消工夫，苦意极思，攻微索隐，竟不能禄在其中，免此垄亩；又有损于精思，无益于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颓，正欲反迷，以寻生道，仓卒罔极，无所趋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济。先生既穷观坟典，又兼综奇秘，不审道书，凡有几卷，愿告篇目。

抱朴子曰：余亦与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明师郑君，但恨弟子不慧，不足以钻至坚极弥高耳。于时虽充门人之洒扫，既才识短浅，又年尚少壮，意思不专，俗情未尽，不能大有所得，以为巨恨耳。郑君时年出八十，先发鬓斑白，数年间又黑，颜色丰悦，能引强弩射百步，步行日数百里，饮酒二斗不醉。每上山，体

力轻便，登危越险，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饮食与凡人不异，不见其绝谷。余问先随之弟子黄章，言郑君尝从豫章还，于掘沟浦中，连值大风。又闻前多劫贼，同侣攀留郑君，以须后伴，人人皆以粮少，郑君推米以恤诸人，已不复食，五十日亦不饥。又不见其所施为，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细书，过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闲坐，侍坐数人，口答咨问，言不辍响，而耳并料听，左右操弦者，教遣长短，无毫厘差过也。余晚充郑君门人，请见方书，告余曰：要道不过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后，远胜于不见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浅近之术，以防初学未成者诸患也。乃先以道家训教戒书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见，先见者颇以其中疑事咨问之。郑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虽多未精，又意在于外学，不能专一，未中以经深涉远耳，今自当以佳书相示也。又许渐得短书缣素所写者，积年之中，合集所见，当出二百许卷，终不可得也。他弟子皆亲仆使之役，采薪耕田，唯余炷嬴，不堪他劳，然无以自效，常亲扫除，拂拭床几，磨墨执烛，及与郑君缮写故书而已。见待余同于先进者，语余曰：杂道书卷卷有佳事，但当校其精粗，而择所施行，不事尽谙诵，以妨日月而劳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则此辈一切不用也。亦或当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从浅始，以劝进学者，无所希准阶由也。郑君亦不肯先令人写其书，皆当决其意，虽久借之，然莫有敢盗写一字者也。郑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其体望高亮，风格方整，接见之者皆肃然。每有咨问，常待其温颜，不敢轻锐也。书在余处者，久之一月，足以大有所写，以不敢窃写者，政以郑君聪敏，邈近知之，失其意则更以小丧大也。然于求受之初，复所不敢，为斟酌时有所请耳。是以徒知饮河，而不得满腹。然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矣。他书虽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将为子说之，

后生好书者，可以广索也。

道经有《三皇内文天地人》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经》二卷、《玄录》二卷、《九生经》、《二十四生经》、《九仙经》、《灵卜仙经》、《十二化经》、《九变经》、《老君玉历真经》、《墨子枕中五行记》五卷、《温宝经》、《息民经》、《自然经》、《阴阳经》、《养生书》一百五卷、《太平经》五十卷、《九敬经》、《甲乙经》一百七十卷、《青龙经》、《中黄经》、《太清经》、《通明经》、《按摩经》、《道引经》十卷、《元阳子经》、《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陈赦经》、《子都经》、《张虚经》、《天门子经》、《容成经》、《入山经》、《内宝经》、《四规经》、《明镜经》、《日月临镜经》、《五言经》、《柱中经》、《灵宝皇子心经》、《龙蹕经》、《正机经》、《平衡经》、《飞龟振经》、《鹿卢蹕经》、《蹈形记》、《守形图》、《坐亡图》、《观卧引图》、《含景图》、《观天图》、《木芝图》、《菌芝图》、《肉芝图》、《石芝图》、《大魄杂芝图》、《五岳经》五卷、《隐守记》、《东井图》、《虚元经》、《牵牛中经》、《王弥记》、《腊成记》、《六安记》、《鹤鸣记》、《平都记》、《定心记》、《龟文经》、《山阳记》、《玉策记》、《八史图》、《入室经》、《左右契》、《玉历经》、《升天仪》、《九奇经》、《更生经》、《四衿经》十卷、《食日月精经》、《食六气经》、《丹一经》、《胎息经》、《行气治病经》、《胜中经》十卷、《百守摄提经》、《丹壶经》、《岷山经》、《魏伯阳内经》、《日月厨食经》、《步三罡六纪经》、《入军经》、《六阴玉女经》、《四君要用经》、《金雁经》、《三十六水经》、《白虎七变经》、《道家地行仙经》、《黄白要经》、《八公黄白经》、《天师神器经》、《枕中黄白经》五卷、《白子变化经》、《移灾经》、《厌祸经》、《中黄经》、《文人经》、《涓子天地人经》、《崔文子肘后经》、《神光占方来经》、《水仙经》、《尸解经》、《中通经》、《李君包天经》、《包元经》、《黄庭经》、《渊体经》、《太素经》、《华盖经》、《行厨经》、《微言》三卷、《内视经》、《文史先生经》、《历藏延年轻》、《南阔

记》、《协龙子记》七卷、《九宫》五卷、《三五中经》、《宣常经》、《节解经》、《邹阳子经》、《玄洞经》十卷、《玄示经》十卷、《箕山经》十卷、《鹿台经》、《小僮经》、《河洛内记》七卷、《举形道成经》五卷、《道机经》五卷、《见鬼记》、《无极经》、《宫氏经》、《真人玉胎经》、《道根经》、《候命图》、《反胎胞经》、《枕中清记》、《幻化经》、《询化经》、《金华山经》、《凤网经》、《召命经》、《保神经》、《鬼谷经》、《凌霄子安神记》、《去丘子黄山公记》、《王子五行要真经》、《小饵经》、《鸿宝经》、《邹生延命经》、《安魂记》、《皇道经》、《九阴经》、《杂集书录》、《银函玉匱记》、《金板经》、《黄老仙录》、《原都经》、《玄元经》、《日精经》、《浑成经》、《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经》、《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经》三卷、《入五毒中记》、《休粮经》三卷、《采神药治作秘法》三卷、《登山名渡江海救地神法》三卷、《赵太白囊中要》五卷、《入温气疫病大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记》三卷、《兴利宫宅官舍法》五卷、《断虎狼禁山林记》、《召百里虫蛇记》、《万毕高丘先生法》三卷、《王乔养性治身经》三卷、《服食禁忌经》、《立功益算经》、《道士夺算律》三卷、《移门子记》、《鬼兵法》、《立亡术》、《练形记》五卷、《郗公道要》、《角里先生长生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灵经》三卷、《龙首经》、《荆山经》、《孔安仙渊赤斧子大览》七卷、《董君地仙却老要记》、《李先生口诀肘后》二卷。凡有不言卷数者，皆一卷也。

其次有诸符，则有《自来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灵符》、《六君符》、《玄都符》、《黄帝符》、《少千三十六将军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天水符》、《青龙符》、《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朱胎符》、《七机符》、《九天发兵符》、《九天符》、《老经符》、《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经燕君龙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羲符》、

《禹晓符》、《消灾符》、《八卦符》、《监乾符》、《雷电符》、《万毕符》、《八威五胜符》、《威喜符》、《巨胜符》、《采女符》、《玄精符》、《玉历符》、《北台符》、《阴阳大镇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厌怪符》十卷、《壶公符》二十卷、《九台符》九卷、《六甲通灵符》十卷、《六阴行厨龙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终符》合五百卷、《军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余小小，不可具记。

抱朴子曰：郑君言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于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验者，由于出来历久，传写之多误故也。又信心不笃，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于书字，则符误者，不但无益，将能有害也。书字人知之，犹尚写之多误。故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此之谓也。七与士，但以倨勾长短之间为异耳。然今符上字不可读，误不可觉，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间又有受体使术，用符独效者，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者，自然不可得传也。虽尔，必得不误之符，正心用之。但当不及真体使之者速效耳，皆自有益也。凡为道士求长生，志在药中耳，符剑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诸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仙者，亦不可专据也。昔吴世有介象者，能读符文，知误之与否。有人试取治百病杂符及诸厌劾符，去其签题以示象，皆一一据名之。其有误者，便为人定之。自是以来，莫有能知者也。

或问：仙药之大者，莫先于金丹，既闻命矣，敢问符书之属，不审最神乎？

抱朴子曰：余闻郑君言，道书之重者，莫过于《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也。古者仙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传，传之歃血而盟，委质为约。诸名山五岳，皆有此书，但藏之于石室幽隐之地，应得道者，入山精诚思之，则山神自开山，令人见之。如帛仲理者，于山中得之，自立坛委绢，常画一本而去也。有此书，常置清洁之处。每有所为，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经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恶鬼，温疫气，横殃飞

祸。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书与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妇难艰绝气者持之，儿即生矣。道士欲求长生，持此书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龙，止风波。得其法，可以变化起工。不问地择日，家无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冢墓，即写《地皇文》数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视之，有黄色所著者，便于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时，写《人皇文》，并书己姓名著纸里，窃内人冢中，勿令人知之，令人无飞祸盗贼也。有谋议己者，必反自中伤。又此文先洁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岁日游五岳四渎，社庙之神，皆见形如人，可问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祸崇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远涉江海，终无风波之虑也。又家有《五岳真形图》，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还反受其殃。道士时有得之者，若不能引仁义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祸至灭家，不可轻也。

其变化之术，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记》，本有五卷。昔刘君安未仙去时，抄取其要，以为一卷。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沦无方，含笑即为妇人，蹙面即为老翁，踞地即为小儿，执杖即成林木，种物即生瓜果可食，画地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兴云起火，无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隐微》一卷，亦化形为飞禽走兽，及金木玉石，兴云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为千人，因风高飞，出入无间，能吐气七色，坐见八极，及地下之物，放光万丈，冥室自明，亦大术也。然当步诸星数十，曲折难识，少能谱之。其《淮南鸿宝万毕》，皆无及此书者也。又有《白虎七变法》，取三月三日所杀白虎头皮，生驼血、虎血，紫绶，覆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种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实，即取此实种之，一生辄一异。凡七种之，则用其实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飞沉在意，与《墨子》及《玉女隐微》略同，过此不足论也。

《遐览》者，欲令好道者知异书之名目也。郑君不徒明五经、知仙道而已，兼综九宫三棋、推步天文、河洛讖记，莫不精研。太

安元年，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卦，将入室弟子，东投霍山，莫知所在。

祛 惑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于合浦之渊，不得骊龙之夜光也。采美玉，不于荆山之岫，不得连城之尺璧也。承师问道，不得其人，委去则迟迟冀于有获，守之则终已竟无所成，虚费事妨功，后虽痛悔，亦不及已。世间浅近之事，犹不可坐知，况神仙之事乎？虽圣虽明，莫由自晓，非可以历思得也，非可以触类求也。诚须所师，必深必博，犹涉沧海而挹水，造长洲而伐木，独以力劣为患，岂以物少为忧哉？夫虎豹之所余，乃狸鼠之所争也。陶朱之所弃，乃原、颜之所无也。所从学者，不得远识渊潭之门，而值孤陋寡闻之人，彼所知素狭，源短流促，倒装与人，则靳靳不舍，分损以授，则浅薄无奇能，其所宝宿已不精，若复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谷于夷、齐之门，告寒于黔娄之家，所得者不过橡栗缊褐，必无太牢之膳、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师，终不觉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于不觉，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浅深，实复未易。古人之难，诚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似贤。贤者愈自隐蔽，有而如无，奸人愈自炫沽，虚而类实，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师而不去者，非知其无知而故不止也，诚以为足事故也。见达人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实深而不能请之也，诚以为无异也。夫能知要道者，无欲于物也，不徇世誉也，亦何肯自标显于流俗哉？而浅薄之徒，率多夸诞自称说，以厉色希声饰其虚妄，足以眩惑晚学，而敢为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见仙人。仓卒闻之，不能清澄检校之者，鲜觉其伪也。余昔数见杂散道士辈，走贵人之门，专令从者作为空名，云其已四五百岁矣。人适问之年纪，佯不闻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须臾自言：

我曾华阴山断谷五十年，复于嵩山少室四十年，复在泰山六十年，复与某人在箕山五十年，为同人遍说所历，正尔，欲令人计合之，已数百岁人也。于是彼好之家，莫不烟起雾合，辐辏其门矣。

又术士或有偶受体自然，见鬼神，颇能内占，知人将来及已过之事，而实不能有祸福之损益也，譬如蓍龟耳。凡人见其小验，便呼为神人，谓之必无所不知。不尔者，或长于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效，而未必晓于不死之道也。或修行杂术，能见鬼神，无益于年命。问之以金丹之道，则率皆不知也。因此细验之，多行欺诳世人，以收财利，无所不为矣。此等与彼穿窬之盗，异途而同归者也。夫托之于空言，不如著之于行事之有征也，将为晚觉后学，说其比故，可征之伪物焉。

昔有古强者，服草木之方，又颇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许，尚聪明不大羸老，时人便谓之为仙人，或谓之千载翁者。扬州稽使君闻而试迎之于宜都。既至，而咽鸣掣缩，似若所知实远，而未皆吐尽者。于是好事者，因以听声而响集，望形而影附，云萃雾合，竞称叹之，馈饷相属，常余金钱。虽栾李之见重于往汉，不足加也。常服天门冬不废，则知其体中未尝有金丹大药也。而强曾略涉书记，颇识古事。自言已四千岁，敢为虚言，言之不忤。云已见尧舜禹汤，说之皆了了如实也。世云尧眉八采，不然也，直两眉头甚竖，似八字耳。尧为人长大美髭髯，饮酒一日中二斛余，世人因加之云千钟，实不能也，我自数见其大醉也。虽是圣人，然年老治事，转不及少壮时。及见去四凶，举元凯，赖用舜耳。舜是孤茆小家儿耳，然有异才，隐耕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海滨，时人未有能赏其奇者。我见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以有重瞳子，知其大贵之相，常劝勉慰劳之。善崇尚尚，莫忧不富贵，火德已终，黄精将起，诞承历数，非子而谁！然其父至顽，其弟殊恶，恒以杀舜为事。吾常谏谕曰：此儿当兴卿门宗，四海将受其赐，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禅，尝忆吾言之有征也。

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时，吾相之当生贵子，及生仲尼，真异人也，长九尺六寸，其颡似尧，其项似皋陶，其肩似子产，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虽然，贫苦孤微，然为儿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当成就。及其长大，高谈惊人，远近从之受学者，著录数千人。我喜听其语，数往从之，但恨我不学，不能与之覆疏耳。常劝我读《易》云：此良书也，丘窃好之，韦编三绝，铁挝三折，今乃大悟。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麟死。孔子以问吾，吾语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怆然而泣。后得恶梦，乃欲得见吾。时四月中盛热，不能往，寻闻之病七日而没，于今仿佛记其颜色也。又云：秦始皇将我到彭城，引出周时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则自出，无道则沦亡。君但修己，此必自来，不可以力致也。始皇当时大有怪吾之色，而牵之果不得出也。乃谢吾曰：君固是远见理人也。又说汉高祖、项羽皆分明，如此事类，不可具记。时人各共识之，以为戏笑。然凡人闻之，皆信其言。又强转昏耄，废忘事几。稽使君曾以一玉卮与强，后忽语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遗。强后病于寿春黄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许，试凿其棺视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名无实，使世间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辈以伪乱真也。

成都太守吴文，说五原有蔡诞者，好道而不得佳师要事，废弃家业，但昼夜诵咏《黄庭》、《太清中经》、《观天节详》之属，诸家不急之书，口不辍诵，谓之道尽于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华之说而愚人。又教之但读千遍，自得其意，为此积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异，己亦惭忿，无以自解，于是弃家，言仙道成矣。因走之异界深山中，又不晓采掘诸草木药可以辟谷者，但行卖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饥冻辛苦，人或识之，而诡不知也。久不堪而还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问之，从何处来，竟不得仙邪？因欺家云：吾未能升天，但为地仙也。又初成位卑，应给诸仙先达者，当以渐迁耳。向者为老君牧数头龙，

一班龙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令吾守视之，不勤，但与后进诸仙共博戏，忽失此龙，龙遂不知所在。为此罪见责，送吾付昆仑山下，芸锄草三四顷，并皆生细石中，多荒秽，治之勤苦不可论，法当十年乃得原。会偃佺子、王乔诸仙来按行，吾守请之，并为吾作力，且自放归，当更自修理求去，于是遂老死矣。初诞还云，从昆仑来，诸亲故竞共问之，昆仑何似？答云：天不问其高几里，要于仰视之，去天不过十数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车，有珠玉树沙棠琅玕碧瑰之树，玉李玉瓜玉桃，其实形如世间桃李，但为光明洞彻而坚，须以玉井水洗之，便软而可食。每风起，珠玉之树，枝条花叶，互相叩击，自成五音，清哀动心。吾见谪失志，闻此莫不怆然含悲。

又见昆仑山上，一面辄有四百四十门，门广四里，内有五城十二楼，楼下有青龙白虎，委蛇长百余里，其口中牙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兽，名狮子辟邪、天鹿焦羊、铜头铁额、长牙凿齿之属，三十六种，尽知其名，则天下恶鬼恶兽，不敢犯人也。其神则有无头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黄先生、与六门大夫。张阳字子渊，浹备玉阙，自不带《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绕之，鸿毛不浮，飞鸟不过，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鸟神马，幽昌、鹓鹏、腾黄、吉光之辈，皆能人语而不死，真济济快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于时闻诞此言了了，多信之者。

又河东蒲坂有项曼都，与一子入山学仙，十年而归家，家人问其故。曼都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来迎我，共乘龙而升天。良久，低头视地，窈窈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绝远。龙行甚疾，头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险巖。及到天上，先过紫府，金床玉几，晃晃昱昱，真贵处也。仙人但以流霞一杯与我，饮之辄不饥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谒拜失仪，见斥来还，令当更自修积，乃可得更复矣。昔淮南王刘安升天见上帝，而箕坐

大言，自称寡人，遂见谪守天厕三年，吾何人哉！河东因号曼都为斥仙人。世多此辈，种类非一，不可不详也。此妄语乃尔，而人犹有不觉其虚者，况其微茫欺诳，颇因事类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仓卒安能辨哉？

乃复有假托作前世有名之道士者，如白和者，传言已八千七百岁，时出俗间，忽然自去，不知其在。其洛中有道士，已博涉众事，冶炼术数者，以诸疑难咨问和，和皆寻声为论释，皆无疑碍，故为远识。人但不知其年寿，信能近千年不啻耳。后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于河北自称为白和，于是远近竞往奉事之，大得致遗至富。而白和子弟，闻和再出，大喜，故往见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

五经四部，并已陈之刍狗，既往之糟粕。所谓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书者圣人之所作而非圣也，而儒者万里负笈以寻其师；况长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问者哉？然不可不精简其真伪也！余恐古强、蔡诞、项曼都、白和之不绝于世间，好事者省余此书，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经云：仙人目瞳皆方。洛中见之白仲理者，为余说其瞳正方，如此果是异人也。

养性延命录

(南朝) 陶弘景

序

夫禀气含灵，唯人为贵。人所贵者，盖贵为生。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若能游心、虚静、息虑、无为，服元气于子后时，导引于闲室。摄养无亏，兼饵良药，则百年耆寿是常分也。如恣意以耽声色，役智而图富贵，得丧恒切于怀，躁挠未能自遣。不拘礼度，饮食无节，如斯之流，宁免天伤之患也。余因止观微暇，聊复披览养生要集，其集乃钱彦、张湛、道林之徒，翟平、黄山之辈，咸是好事英奇，志在宝育，或鸠集仙经、真人寿考之规，或得采彭铿、老君长龄之术，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但有益于养生及招损于后患诸本，先皆记录，今略取要法，删弃繁芜，类聚篇题，分为上下两卷，卷有三篇，号为养性延命录，拟补助于有缘，冀凭缘以济物耳。

教诫篇第一

《神农经》曰：食谷者，智慧聪明。食石者，肥泽不老。食芝者，延年不死。食元气者，地不能埋，天不能杀。是故食药者与天相异，日月并列。《混元道经》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混元道德经》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也，动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求生之厚也。

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庄子·养生篇》曰：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而为智者殆而已矣。《庄子》曰：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智之所无奈何。

《列子》曰：少不勤行，壮不竞时，长而安贫，老而寡欲，闲心劳形，养生之方也。《列子》曰：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万类。和之于始，和之于终，静神灭想，生之道也。

《混元妙真经》曰：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故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已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黄老经》玄示曰：天道施化，与万物无穷，人道施化，形神消亡。转神施精，精竭故衰。形本生精，精生于神，不以生施，不与神化故，能与天合德，故能与道同式。玄示曰：以形化者，尸解之类。神与形离，二者不俱。遂象飞鸟入海为蛤，而随季秋阴阳之气。以气化者，生可冀也；以形化者，甚可畏也。严君平《老子指归》曰：游心于虚静，结志于微妙，委虑于无欲，归计于无为，故能达生延命，与道为久。

《大有经》曰：或疑者云：始同起于无外，终受气于阴阳，载形魄于天地，资生长于食息，而有愚、有智、有强、有弱、有寿、有夭。天耶？人耶？解者曰：夫形生愚智，天也；强弱寿夭，人也。天道，自然；人道，自己。始而胎气充实，生而乳食有余，长而滋味不足，壮而声色有节者，强而寿。始而胎气虚耗，生而乳食不足，长而滋味有余，壮而声色自放者，弱而夭。生长全足，加之导养，年未可量。《道机》曰：人生而命有长短者，非自然也，皆由将身不谨，饮食过差，淫佚无度，忤逆阴阳，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故不终其寿。

《河图帝视萌》曰：侮天时者，凶；顺天时者，吉。春夏乐山高处，秋冬居卑深藏。吉利多福，寿考无穷。《雒书·宝予命》曰：古人治病之方，和以醴泉，润以元气，药不辛不苦，甘甜多味，常能服之，津流五藏，系在心肺，终身无患。《孔子家语》曰：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智慧而天人也；不食者，不死而神。

《传》曰：杂食者，百病妖邪所钟，所食愈少，心愈开，年愈

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损焉。太史公司马谈曰：夫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神形早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故人所以生者，神也。神之所托者，形也。神形离别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乃圣人重之。夫养生之道，有都领大归，未能具其会者，但思每与俗反，则暗践胜轍、获过半之功矣。有心之徒可不察欤？

《小有经》曰：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养生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藏，多愁则心悞，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悴无欢。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无多者，几乎真人。大计奢懒者，寿。慳勤者，夭。放散劬吝之异也。田夫寿，膏粱夭，嗜欲少多之验也；处士少疾，游子多患，事务繁简之殊也。故俗人竞利，道士罕营。

胡昭曰：目不欲视不正之色，耳不欲听丑秽之言，鼻不欲向膻腥之气，口不欲尝毒刺之味，心不欲谋欺诈之事，此辱神损寿。又居常而叹息，晨夜而吟啸，干正来邪也。夫常人不得无欲，又复不得无事，但当和心少念，静身损虑，先去乱神、犯性，此则啬神之一术也。

《黄庭经》曰：玉池清水灌灵根，审能修之可长存，名曰饮食自然。自然者，则是华池。华池者，口中唾也。呼吸如法咽之则不饥也。老君《尹氏内解》曰：唾者，凑为醴泉，聚为玉浆，流为华池，散为精，浮降为甘露。故口为华池，中有醴泉，漱而咽之，溉藏润身，流利百脉，化养万神，支节毛发，宗之而生也。

《中经》曰：静者寿，躁者夭，静而不能养，减寿。躁而能养，延年。然静易御，躁难将。尽顺养之宜者，则静亦可养，躁亦可养。韩融、元长曰：酒者，五谷之华，味之至也，亦能损人。然美物难将而易过，养性所宜慎之。邵中湛曰：五谷充肌体而不能

益寿，百药疗疾延年而不甘口，甘口充肌者，俗人所珍，苦口延年者，道士之所宝。

《素问》曰：黄帝问岐伯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始半百，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将人之失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则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度，不妄动作，故能与神俱尽，终其天命，寿过百岁。今时之人则不然，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好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游于阴阳，生治起居，无节无度，故半百而衰也。

老君曰：人生大期百年为限，节护之者，可至千岁。如膏之用小炷与大耳，众人大言而我小语，众人多烦而我少记，众人恚暴而我不怒，不以人事累意，不修仕禄之业，淡然无为，神气自满，以为不死之药，天下莫我知也。无谓幽冥，天知人情；无谓暗昧，神见人形。心言小语，鬼闻人声，犯禁满千，地收人形。人为阳善，吉人报之；人为阴善，鬼神报之。人为阳恶，贼人治之；人为阴恶，鬼神治之。故天不欺人依以影，地不欺人依以响。老君曰：人修善积德而遇其凶祸者，受先人之余殃也。犯禁为恶而遇其福者，蒙先人之余殃也。

《名医叙病论》曰：世人不终耆寿，咸多夭歿者，皆由不自爱惜，忿争尽意，邀名射利，聚毒攻神，内伤骨髓，外贬筋肉，血气将无，经脉便拥，肉理空疏，唯招蛊疾，正气日衰，邪气日盛矣。不异举沧波以注燭火，颓华岭而断涓流，语其易也，甚于兹矣。

彭祖曰：道不在烦，但能不思衣，不思食，不思声，不思色，不思胜，不思负，不思失，不思得，不思荣，不思辱，心不劳，形不极，常导引、纳气、胎息，尔可得千岁，欲长生无限者，当服上药。

仲长统曰：荡六情五性，有心而不以之思，有口而不以之言，

有体而不以之安。安之而能迁，乐之而不爱，以之图之，不知日之益也，不知物之易也。其彭祖、老聃庶几不然，彼何为与人者同类而与人者异寿？

陈纪元方曰：百病横夭，多由饮食，饮食之患，过于声色，声色可绝之逾年，饮食不可废之一日，为益亦多，为患亦切。张湛云：凡脱贵势者，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死亡。始富后贫，虽不中邪，皮焦筋出，委辟为挛，动胜寒，静胜热，能动能静，所以长生。精气清静，乃与道合。

《庄子》曰：真人其寝不梦。慎子云：昼无事者夜不梦，张道人年百数十，甚翹壮也。云：养性之道，莫久行、久坐、久卧、久视、久听。莫强食饮，莫大沉醉，莫大愁忧，莫大哀思，此所谓能中和，能中和者，必久寿也。

《仙经》曰：我命在我，不在天。但愚人不能知此道为生命之要，所以致百病风邪者，皆由恣意极情，不知自惜，故虚损生也。譬如枯朽之木，遇风即折，将崩之岸，值水先颓。今若不能服药，但知爱精节情，亦得一二百年寿也。

张湛《养生集·叙》曰：养生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过此已往，义可略焉。青牛道士言：人不欲使乐，乐人不寿。但当莫强健，为力所不任，举重引强，掘地苦作，倦而不息，以致筋骨疲竭耳。然于劳苦胜于逸乐也，能从朝至暮，常有所为，使之不息乃快。但觉极当息，息复为之，此与导引无异也。夫流水不腐，户枢不朽者，以其劳动数故也。饱食不用坐与卧，欲得行步，务作以散之。不尔，使人得积聚不消之疾，及手足痹蹶，面目黧𪚗，必损年寿也。皇甫隆问青牛道士，其养性法则可施用，大略云：体欲常劳，食欲常少，劳无过极，少无过虚，去肥浓，节咸酸，减思虑，捐喜怒，除驰逐，慎房室，武帝行之有效。

彭祖曰：人之受气，虽不知方术，但养之得理，常寿之一百二十岁，不得此者，皆伤之也。小复晓道，可得二百四十岁，复微加药物，可得四百八十岁。

彭祖曰：养寿之法，但莫伤之而已。夫冬温夏凉，不失四时之和，所以适身也。彭祖曰：重衣厚褥，体不劳苦，以致风寒之疾。厚味脯腊，醉饱厌饫，以致聚结之病。美色妖丽，嫖妾盈房，以致虚损之祸。淫声哀音，怡心悦耳，以致荒耽之惑。驰骋游观，弋猎原野，以致发狂之失。谋得战胜，兼弱取乱，以致骄逸之败。盖圣贤或失其理也。然养生之具，譬犹水火不可失，适反为害耳。

彭祖曰：人不知道，径服药损伤，血气不足，肉理空疏，髓脑不实，内已生病，故为外物所犯。风寒、酒色以发之耳。若本充实，岂有病乎？仙人曰：罪莫大于淫，祸莫大于贪，咎莫大于谗。此三者，祸之车。小则危身，大则危家。若欲延年少病者，诫勿施精命夭残。勿大温消骨髓，勿大寒伤肌肉，勿咳唾失肥液，勿卒呼惊魂魄，勿久泣神悲戚，勿恚怒神不乐，勿念内志恍惚。能行此道，可以长生。

食诫篇第二

真人曰：虽常服药物而不知养性之术，亦难以长生也。养性之道不欲饱食便卧及终日久坐，皆损寿也。人欲小劳，但莫至疲及强所不能堪胜耳。人食毕当行步，踌躇有所修为为快也。故流水不腐，户枢不朽蠹，以其劳动数故也。故人不要夜食，食毕但当行中庭，如数里可佳。饱食即卧生百病，不消成积聚也。食欲少而数，不欲顿多，难消。常如饱中饥，饥中饱。故养性者，先饥乃食，先渴而饮。恐觉饥乃食，食必多。盛渴乃饮，饮必过。食毕当行，行毕使人以粉摩腹数百过，大益也。

青牛道士言：食不欲过饱，故道士先饥而食也。饮不欲过多，

故道士先渴而饮也。食毕行数百步，中益也。暮食毕，行五里许乃卧，令人除病。凡食，先欲得食热食，次食温暖食，次冷食。食温暖食讫，如无冷食者，即吃冷水一两，咽甚妙。若能恒记，即是养性之要法也。凡食，欲得先微吸取气，咽一两咽乃食，主无病。

真人言：热食伤骨，冷食伤藏，热物灼唇，冷物痛齿，食讫踟蹰长生。饱食勿大语，大饮则血脉闭，大醉则神散。春宜食辛，夏宜食酸，秋宜食苦，冬宜食咸。此皆助五藏，益血气，辟诸病。食酸咸甜苦，即不得过分食。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肾，四季不食脾。如能不食此五藏，尤顺天理。燕不可食，入水为蛟蛇所吞，亦不宜杀之。饱食讫即卧，成病，背疼。饮酒不欲多，多即吐，吐不佳。醉卧不可当风，亦不可用扇，皆损人。白蜜勿合李子同食，伤五内。醉不可强食，令人发痈疽，生疮。醉饱交接，小者令人面𪚗咳嗽，不幸伤绝藏脉损命。凡食欲得恒温，暖宜入易消，胜于习冷。凡食皆熟胜于生，少胜于多，饱食走马成心痴。饮水勿忽咽之，成气病及水癖。人食酪，勿食酢，变为血痰及尿血。食热食汗出，勿洗面，令人失颜色，面如虫行。食热食讫，勿以醋浆漱口，令人口臭及血齿。马汗息及马毛入食中也能害人。鸡、兔、犬肉不可合食。烂苑屋上水滴浸者，脯名曰郁，脯食之损人。久饥不得饱食，饱食成癖病。饱食夜卧失覆，多霍乱死。时病新差，勿食生鱼，成病不止。食生鱼，勿食奶酪，变成虫。食兔肉，勿食干姜，成霍乱。人食肉，不用取上头最肥者，必众人先目之。食者变成结气及疟疾。食皆然。空腹勿食生果，令人膈上热、骨蒸、作痈疔。铜器盖食，汗出落食中，食之发疮。肉疽触寒未解，食热食，亦作刺风，饮酒热未解，勿以冷水洗面，令人面发疮。饱食勿沐发，沐发令人作头风。荞麦和猪肉食不过三顿，成热风。干脯勿置秫米瓮中，食之闭气。干脯火烧不动，出火始动，擘之筋缕相交者，食之，患人或杀人。羊胛中有肉如珠

子者，名羊悬筋，食之患癰痛。诸湿食不见形影者，食之成疰腹胀。暴疾后不周，饮酒膈上变热。新病差，不用食生枣、羊肉、生菜，损颜色，终身不复，多致死，膈上热蒸。凡食热脂饼物，不用饮冷醋浆水，善失声。若咽生葱白合蜜食，害人。切忌干脯得水，自动杀人。曝肉作脯不肯燥，勿食。羊肝勿合椒食，伤人心。胡瓜合羊肉食之，发热。多酒食肉名曰痴脂。忧狂无恒食，良药五谷充。悦者名曰中士，犹虑疾苦、食气、保精、存神，名曰上士，与天同年。

杂诫忌褻害祈善篇第三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坐伤肉。凡远思强健伤人，忧患悲哀伤人，喜乐过差伤人，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戚戚所患伤人，寒热失节伤人，阴阳不交伤人。凡交，须依导引诸术。若能避众伤之事，而复阴阳之术，则是不死之道。大乐，气飞扬。大愁，气不通。用精，令人气力乏。多视，令人目盲。多睡，令人心烦。贪美食，令人泄痢。俗人但知贪于五味，不知元气可饮。圣人知五味之生病，故不贪。知元气可服，故闭口不言，精气自应也。唾不咽则海不润，海不润则津液乏。是知服元气，饮醴泉，乃延年之本也。沐浴无常不吉，夫妇同沐浴不吉。新沐浴及醉饱、远行归还、大疲倦并不可行房室之事，生病切慎之。丈夫勿头北卧，令人六神不安。多愁忘勿跂井，今古大忌。若见十步地墙，勿顺墙坐卧，被风吹，发癰痛疾。勿怒目久视日月，失目明。凡大汗忽脱衣，不慎，多患偏风，半身不遂。新沐浴了不得露头当风，不幸，得大风刺。风疾触寒来，勿临面火上，成痢，起风眩。

凡汗勿跂床、悬脚，久成血痹，足重腰疼。凡脚汗，勿入水，作骨痹，亦作通疰。久忍小便，膝冷，兼成冷痹。凡食热物，汗

出，勿荡风，发疮，头痛，令人目涩饶睡。凡欲眠，勿歌咏，不祥。起眠讫，勿大语，损人气。凡飞鸟投人，不可食焉，若开口及毛下有疮，并不可食之。凡热泔洗头，冷水濯，成头风。凡人卧，头边勿安火炉，令人头重、目赤、鼻干。凡卧讫，头边勿安灯，令人六神不安。冬日温足冻脑，春秋脑足俱冻。此乃圣人之常法也。凡新哭泣讫便食，即成气病。夜卧勿覆头，妇人勿跂灶坐，大忌。凡若唾，不用远，远即成肺病，令人手重、背痛、咳嗽。凡人魔，勿点灯照，定魔死，暗唤之即吉。亦不可近前及急唤。凡人卧，勿开口，久成消渴，并失血色。凡旦起，勿以冷水开目、洗面，令人目涩、失明、饶泪。凡行途中，触热逢河，勿洗面，生乌肝。人睡讫忽觉，勿饮水更卧，成水痹。凡时病新汗解，勿饮冷水，损人心，腹不平复。凡空腹不可见闻臭尸气入鼻，令人成病。凡欲见死尸，皆须先饮酒及咬蒜，辟毒气。

凡小儿不用令指月，两耳后生疮，是断名月蚀疮。捣虾蟆末傅即差，并别余疮并不生。凡产妇不可见狐臭人，能令产妇著肿。凡人卧，不用于窗櫺下，令人六神不安。凡卧，春夏欲得头向东，秋冬头向西，有所利益。凡丈夫饥，欲得坐小便，饱则立小便，令人无病。凡人睡，欲得屈膝侧卧，益人气力。凡卧，欲得数转侧、微语笑，欲令至少语，莫令声高大。春欲得瞑卧早起，夏秋欲得侵夜卧早起，冬欲得早卧晏起，皆有所益。虽云早起，莫在鸡鸣前；晏起，莫在日出后。冬日，天地闭，阳气藏，人不欲劳作。汗出，发泄阳气，损人。新沐浴讫，勿当风湿语，勿以湿头卧，使人患头风、眩闷、发颓、面肿、齿痛、耳聋。湿衣及汗衣皆不可久著，令发疮及患风瘙痒。

老君曰：正月旦，中庭向寅地再拜咒曰：某甲年年受大道之恩，太清玄门愿还某甲去岁之年。男女皆三通自咒。常行此道，延年。仙经、秘要常存念心中，有气大如鸡子，内赤外黄，辟众邪，延年也。欲却众邪、百鬼，常存念为炎火，如斗煌煌光明则百邪

不敢干，人可入瘟疫之中。暮卧，常存作赤气在外，白气在内以覆身，辟众邪、鬼魅。

老君曰：凡人求道，勿犯五逆、六不祥，有犯者，凶。大小便向西，一逆；向北，二逆；向日，三逆；向月，四逆；仰视天及星辰，五逆。夜起裸形，一不祥；旦起嗔恚，二不祥；向灶骂詈，三不祥；以足内火，四不祥；夫妻昼合，五不祥；盗恚师父，六不祥。凡人旦起，恒言善事，天与之福。勿言奈何、歌啸，名曰请祸。慎勿上床卧歌，凶。始卧伏床，凶。饮食伏床，凶。以匙、箸击盘上，凶。司阴之神在人口左人有阴祸，司阴白之于天，天则考人魂魄。司杀之神在人口右，人有恶言，司杀白之于司命，司命记之，罪满即杀。二神监口，唯向人求非，安可不慎言？舌者，身之兵。善恶由之而生。故道家所忌。食玉泉者令人延年，除百病。玉泉者，口中唾也。鸡鸣、平旦、日中、日哺、黄昏、夜半时，一日一夕，凡七漱玉泉，食之。每食辄满口咽之，延年。发血之穷，齿骨之穷，爪筋之穷，千过梳发，发不白；朝夕啄齿，齿不齲；爪不数截，筋不替。人常数欲照镜，谓之存形。形与神相存，此其意也。

若矜容颜色自爱玩，不如勿照。凡人常以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四月八日、五月一日、六月二十七日、七月十一日、八月八日、九月二十一日、十月十四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三十日，但常以此日，取枸杞菜煮作汤沐浴，令人光泽，不病不老。月蚀宜救活，人除殃，活。万人与天同功。善梦可说，恶梦默之，则养性延年也。

服气疗病篇第四

《元阳经》曰：常以鼻纳气，含而漱满舌，料唇齿咽之，一日一夜得千咽，甚佳。当少饮食，饮食多则气逆，百脉闭。百脉闭，

则气不行。气不行则生病。玄示曰：志者，气之帅也。气者，体之充也。善者，遂其生。恶者，丧其形。故行气之法，少食自节，动其形，和其气血，因轻而止之，勿过失突复而还之。其状若咽，正体端形，心意专一，固守中外，上下俱闭，神周形骸，调畅四溢，修守关元，满而足实，因之而众邪自出。

彭祖曰：常闭气纳息，从平旦至日中乃跪坐拭目，摩搦身体，舐唇咽唾，服气数十，乃起行言笑。其偶有疲倦不安，便导引闭气，以攻所患。必存其身、头、面、九窍、五藏、四肢，至于发端，皆令所在觉其气，运行体中。起于鼻口，下达十指末，则澄和真神，不须针药炙刺。凡行气欲除百病，随所在作念之。头痛念头，足痛念足，和气往攻之，从时至时便自消矣。时气中冷，可闭气以取汗。汗出，辄周身则解矣。行气、闭气虽是治身之要，然当先达解其理，又宜空虚，不可饱满，若气有结滞，不得空流。或致发疮，譬如泉源，不可壅遏。若食生鱼、生菜、肥肉及喜怒忧悲不除而以行气，令人发上气。凡欲学行气，皆当以渐。

刘君安曰：食生吐死，可以长存。谓鼻纳气为生，口吐气为死也。凡人不能服气，从朝至暮，常习不息，徐而舒之，常令鼻纳口吐，所谓吐故纳新也。

《服气经》曰：道者，气也。保气则得道，得道则长存。神者，精也，保精则神明，神明则长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灵神也。精去则骨枯，骨枯则死矣。是以为道务宝其精。从夜半至日中为生气，从日中后至夜半为死气。常以生气时，正僵卧瞑目握固，闭气不息，于心中数至二百，乃口吐气出之。日增息，如此身神具，五藏安。能闭气至二百五十，华盖明，耳目聪明，举身无病，邪不干人也。

凡行气，以鼻纳气，以口吐气，微而引之，名曰长息。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纳气一者，谓吸也；吐气有六者，谓吹、呼、唏、呵、嘘、咽，皆出气也。凡人之息，一呼一吸，元有此数。欲为

长息吐气之法，时寒可吹，时温可呼，委曲治病，吹以去风，呼以去热，唏以去烦，呵以下气，嘘以散滞，咽以解极。凡人极者，则多嘘咽。道家行气，率不欲嘘咽。嘘咽者，长息之心也。此男女俱存法。法出于《仙经》。

行气者，先除鼻中毛，所谓通神之路。若天露、恶风、猛寒、大热时，勿取气。《明医论》云：疾之所起，自生五劳，五劳既用，二藏先损，心肾受邪，府藏俱病。五劳者，一曰志劳，二曰思劳，三曰心劳，四曰忧劳，五曰疲劳。五劳则生六极，一曰气极，二曰血极，三曰筋极，四曰骨极，五曰精极，六曰髓极。六极即为七伤，七伤故变为七痛。七痛为病，令人邪气多，正气少。忽忽喜，忘悲伤。不乐饮食，不生肌肤，颜色无泽，发白枯槁。甚者，令人得大风，偏枯筋缩，四肢拘急挛缩，百关隔塞，羸瘦短气，腰脚疼痛。此由早娶，用精过差，血气不足，极劳之所致也。凡病之来，不离于五藏，事须识根，不识者，勿为之耳。心藏病者，体有冷热，呼吹二气出之。肺藏病者，胸背胀满，嘘气出之，脾藏病者，体上游风习习，身痒疼闷，唏气出之。肝藏病者，眼疼、愁忧不乐，呵气出之。已上十二种调气法，依常以鼻引气，口中吐气，当令气声逐字吹、呼、嘘、呵、唏、咽吐之。若患者依此法，皆须恭敬用心为之，无有不差愈病，长生要术。

导引按摩篇第五

《导引经》云：清旦未起，先啄齿二七，闭目握固，漱满唾三咽，气寻闭不息，自极。极及徐徐出气满三止。便起狼踞、鸱顾左右，自摇亦不息。自极，复三。便起下床，握固不息，顿踵三，还。上一手，下一手亦不息，自极三。又叉手项上，左右自了捩不息，复三。又伸两足，及叉手前却，自极，复三。皆当朝暮为之，能数尤善。平旦，以两手掌相摩令热，熨眼三过次。又以指

搔目四眦，令人目明。按经文拘魂门，制魄户，名曰握固与魂魄安门户也。此固精、明目、留年、还白之法，若能终日握之，邪气、百毒不得入。

《内解》云：一曰精、二曰唾、三曰泪、四曰涕、五曰汗、六曰溺。皆所以损人也，但为损者，有轻重耳。人能终日不涕唾，随有漱满咽之。若恒含枣核咽之，令人爱气，生津液，此大要也。常每旦啄齿三十六通，能至三百弥佳，令人齿坚不痛。次则以舌搅漱口，津液满口咽之，三过止。次摩指少阳令热，以熨目，满二七止，令人目明。每旦初起，以两手叉两耳，极上下，热揉之，二七止，令人耳不聋。次又啄齿，漱玉泉三咽。缩鼻闭气，右手从头上引左耳二七，复以左手从头上引右耳二七止，令人延年不聋。次又引两鬓发举之一七，则总取发，两手向上极势，抬上十七，令人血气通，头不白。

又法：摩手令热以摩面，从上至下，去邪气，令人面上有光彩。又法：摩手令热，雷摩身体，从上至下，名曰干浴。令人胜风寒、时气热、头痛，百病皆除。夜欲卧时，常以两手揩摩身体，名曰干浴，辟风邪。峻坐，以左手托头，仰右手向头上尽势托以身并手，振动三。右手托头，振动亦三。除人睡闷。平旦，日未出前，面向南峻坐，两手托髀，尽势振动三，令人面有光泽。平旦起，未梳洗前峻坐，以左手握右手，于左髀上前却，尽势髀三，又以右手握左手于右髀上前却，揉右髀亦三次。又叉两手，向前尽势推三次，叉两手向胸前，以两肘向前尽势三次。直引左臂，拳曲右臂，如挽一斛五斗弓势，尽力为之。右手挽弓势亦然。次以右手托地，左手仰托天，尽势。右亦如然。次拳两手，向前筑各三七次，拳左手尽势向背上握指三，右手亦如之，疗背膊、臂肘、劳气，数为之弥佳。平旦便转讫，以一长柱杖策腋。垂左脚于床前，徐峻尽势，掣左脚五七，右亦如之，疗脚、气疼闷、腰肾间冷、气冷痹及膝冷、脚冷，并主之。日夕三掣弥佳。勿大饱及忍

小便，掣如无杖，但遣所掣脚不着地，手扶一物，亦得。晨夕以梳梳头，满一千梳，大去头风，令人发不白。梳讫，以盐花及生麻油搓头顶上，弥佳。如有神明膏搓之，甚佳。旦欲梳洗时，叩齿一百六十，随有津液，便咽之。讫以水漱口，又更以盐末揩齿，即含取微酢清浆半小合许熟漱。取盐汤吐洗两目，讫，闭目以冷水洗面，必不得遣冷水入眼中。此法齿得坚净，目明无泪，永无蛀齿。平旦洗面时，漱口讫，咽一两咽冷水，令人心明净，去胸臆中热。

谯国华陀善养生，弟子广陵吴普，彭城樊阿受术于陀。陀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人身常摇动，则谷气消，血脉流通，病不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古之仙者及汉时有道士君倩为导引之术，作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也。吾有一术，名曰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手足，以常导引。体中不快，因起作一禽之戏，遣微汗出即止，以粉涂身，即身体轻便，腹中思食。吴普行之，年九十余岁，耳目聪明，牙齿坚完，吃食如少壮也。虎戏者，四肢距地，前三蹑，却二蹑，长引腰、侧脚、仰天，即返距行，前却各七过也。鹿戏者，四肢距地，引项反顾，左三右二，左右脚，伸缩亦三亦二也。熊戏者，正仰，以两手抱膝下，举头左僻地七，右亦七。蹲地以手左右托地。猿戏者，攀物自悬，伸缩身体，上下一七。以脚拘物自悬，左右七，手钩却立，按头各七。鸟戏者，双立手，翘一足，伸两臂，扬眉用力各二七，坐伸脚，手挽足趾各七，伸缩二臂各七也。

夫五禽戏法，任力为之，以汗出为度，有汗以粉涂身，消谷气，益气力，除百病，能存行之者，必得延年。

又有法：安坐未食前，自按摩。以两手相叉，伸臂股导引诸脉，胜如汤药。正坐仰天，呼出饮食醉饱之气立销。夏天为之，令人凉不热。

御女损益篇第六

道以精为宝，施之则生人，留之则生身。生身则求度在仙位，生人则功遂而身退，功遂而身退则陷欲以为剧，何况妄施而废弃？损不觉多，故疲劳而命堕。天地有阴阳，阴阳人所贵，贵之合于道，但当慎无费。

彭祖曰：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千裹，不如独卧。色使目盲，声使耳聋，味使口爽。苟能节宣其道，适抑扬其通塞者，可以增寿。一日之忌：暮食无饱。一月之忌：暮饮无醉。一岁之忌：暮须远内。养之不复，终身之忌。暮须护气，采女问彭祖曰：人年六十，当闭精守一，为可尔否？彭祖曰：不然。男不欲无女，无女则意动，意动则神劳，神劳则损寿。若念真正无可思而大佳，然而万无一焉。有强郁闭之，难持易失，使人漏精尿浊，以致鬼交之病。又欲令气未感动，阳道垂弱欲以御女者，先摇动令其强起，但徐徐接之，令得阴气，阴气推之，须臾自强。强而用之，务令迟疏。精动而正，闭精缓息，瞑目偃卧，导引身体，更复可御他女。欲一动则辄易人，易人可长生。若御一女，阴气既微，为益亦少。又阳道法火，阴道法水，水能制火，阴也消阳，久用不止。阴气吸阳，阳则转损，所得不补所失。但能御十二女子而复不泄者，令人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不泄者，年万岁。凡精少则病，精尽则死，不可不忍，不可不慎。数交而时一泄，精气随长，不能使人虚损。若数交接则泻精，精不得长益，则行精尽矣。在家所以数数交接者，一动不泻，则赢得一泻之精。减即不能数交接，但一月辄再泻精，精气亦自然生长。但迟微不能速起，不如数交接不泻之速也。

彭祖曰：奸淫所以使人不寿者，非是鬼神所为也。直由用意俗猥，精动欲泄，务副彼心，竭力无厌，不以相生，反以相害。或

惊狂消渴，或癰痂恶疮，为失精之故。但施泻辄导引以补其处，不尔，血脉髓脑日损，风湿犯之，则生疾病。由俗人不知补泻之宜故也。

彭祖曰：凡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若孤独而思交接者，损人寿，生百病，鬼魅因之，共交失精，而一当百。

若欲求子，令子长命贤明富贵，取月宿日施精大佳。天老曰：人生俱含五常，形法复同而有尊卑贵贱者，皆由父母合八星阴阳，阴阳不得其时中也；不合宿或得其时，人中上也；不合宿不得其时，则为凡夫矣。合宿交会者，非生子富贵，亦利己身，大吉之兆。月二日、三日、五日、九日、二十日，此是王相生气日，交会各五倍，血气不伤，令人无病。仍以王相日半夜后、鸡鸣前，徐徐弄玉泉、饮玉浆，戏之若合。用春甲寅、乙卯，夏丙午、丁未，秋庚申、辛酉，冬壬子、癸亥，与上件月宿日合者，尤益佳。欲求子，待女人月经绝后一日、三日、五日择中王相日，以气生时夜半之后乃施精。有子皆男，必有寿，贤明。其王相日，谓春甲乙，夏丙丁，秋庚辛，冬壬癸。凡养生要在于爱精，若能一月再施精，一岁二十四气施精，皆得寿百二十岁。若加药饵，则可长生。所患人年少时不知道，知道亦不能信。行至老，乃始知道，便以晚矣。病难养也，虽晚而能自保，犹得延年益寿。若少壮而能行道者，仙可冀矣。

《仙经》曰：男女俱仙之道，深内勿动，精思脐中，赤色大如鸡子，乃徐徐出入，精动便退，一旦一夕可数十为之，令人益寿。男女各息，意共存之。唯须猛念。道人刘京云：春三日一施精，夏及秋一月再施精，冬常闭精勿施。夫天道冬藏其阳，人能法之，故得长生。冬一施当春百蒯。

道人言：人年六十，便当都绝房内，若能接而不施精者，可御女耳。若自度不办者，都远之为上。服药百种，不如此事可得久年也。道林云：命本者，生命之根本，决在此道。虽服大药及

呼吸导引，备修万道而不知命之根本。根本者，如树木，但有繁枝茂叶而无根本，不得久活也。命本者，房中之事也。故圣人云：欲得长生，当由所生。房中之事能生人，能杀人。譬如水火，知用之者可以养生，不能用之者，立可死矣。交接尤禁醉饱，大忌，损人百倍。欲小便，忍之以交接，令人得淋病，或小便难，茎中痛，小腹强。大悲怒后交接，令人发痼疽。道机房中禁忌，日月晦朔、上下弦望、日月蚀、大风、恶雨、地动、雷电、霹雳、大寒暑，春夏秋冬节变之日，送迎五日之中不行阴阳。本命行年月日，忌禁之尤重。新沐头，新行疲倦，大喜怒皆不可行房室。

彭祖曰：消息之情，不可不知也。又须当避大寒、大热、大风、大雨、大雪、日月蚀、地动、雷震，此是天忌也。醉饱、喜怒、忧愁、悲哀、恐惧，此人忌也。山川、神祇、社稷、井灶之处，此为地忌也。既避此三忌，又有吉日，春甲乙，夏丙丁，秋庚辛，冬壬癸，四季之月戊己皆王相之日也。宜用嘉会，令人长生，有子必寿。其犯此忌，既致疾，生子亦凶夭短命。

老子曰：还精补脑，可得不老矣。《子都经》曰：施泻之法，须当弱入强出。

老子曰：弱入强出，知生之术；强入弱出，良命乃卒，此之谓也。

黄帝阴符经

(北魏) 寇谦之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

五贼在乎心，施行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地发杀机，星辰陨伏。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化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

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穷。小人得之，轻命。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

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

至乐性余，至静性廉。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气。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哲人可以虞愚，我以不愚，圣人其期我以不期。

没水入火，自死亡兵。

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变化顺矣。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以制之。

至静之道，律历即不能契鸟兽之谓也。

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阴阳相胜

之术，昭昭然进乎象矣。

天 尹 子

关尹撰

一字篇

关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错错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斗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争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镂尘。圣智造迷，鬼神不识。唯不可为，不可致，不可测，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关尹子曰：无一物非天，无一物非命，无一物非神，无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岂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尽神，致命造玄。学之，徇异名，析同实。得之，契同实，忘异名。

关尹子曰：观道者如观水，以观沼为未足，则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泪皆水。

关尹子曰：道无人，圣人不见甲是道，乙非道。道无我，圣人不见己进道，己退道。以不有道，故不无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关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关尹子曰：一陶能作万器，终无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万物，终无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关尹子曰：道茫茫而无知乎？心恍恍而无羁乎？物迭迭而无非乎？电之逸乎？沙之飞乎？圣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为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关尹子曰：以盆为沼，以石为岛，鱼环游之，不知其几千万里而不穷也。夫何故？水无源无归。圣人之道本无首末无尾，所

以应物不穷。

关尹子曰：无爱道，爱者水也；无观道，观者火也；无逐道，逐者木也；无言道，言者金也；无思道，思者土也。唯圣人不离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关尹子曰：重云蔽天，江湖黯然，游鱼茫然。忽望波明食动，幸赐于天，即而就之，鱼钓毙焉。不知我无我，而逐道者亦然。

关尹子曰：方术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强，或尚弱。执之皆事，不执之皆道。

关尹子曰：道终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终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圣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关尹子曰：闻道之后，有所为有所执者，所以之人；无所为无所执者，所以之天。为者必败，执者必失。故闻道于朝，可死于夕。

关尹子曰：一情冥为圣人，一情善为贤人，一情恶为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无，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恶者，自无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恶为有知，惟动物有之。一情冥者为无知，溥天之下，道无不在。

关尹子曰：勿以圣人力行不怠，则曰道以勤成。勿以圣人坚守不易，则曰道以执得。圣人力行，犹之发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圣人坚守，犹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关尹子曰：若以言行学识求道，互相展转，无有得时。知言如泉鸣，知行如禽飞，知学如撷影，知识如计梦，一息不存，道将来契。

关尹子曰：以事建物则难，以道弃物则易。天下之物无不成之难，而坏之易。

关尹子曰：一灼之火能烧万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万物，物亡而道何在。

关尹子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历久得道。彼未死者，虽动作昭智，止名为生，不名为死。彼未契道者，虽动作昭智，止名为事，不名为道。

关尹子曰：不知吾道无言无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异物，横执为道。殊不知舍源求流，无时得源；舍本就末，无时得本。

关尹子曰：习射、习御、习琴、习奕，终无一事可以一息得者。唯道无形无方，故可得之于一息。

关尹子曰：两人射，相遇则巧拙见；两人奕，相遇则胜负见；两人道，相遇则无可示。无可示者则无巧无拙，无胜无负。

关尹子曰：吾道如海，有亿万金投入不见，有亿万石投之不见，有亿万污秽投之不见。能运小虾小鱼，能运大鲲大鲸。合众水而受之，不为有余；散众水而分之，不为不足。

关尹子曰：吾道如处暗。夫处明者，不见暗中之物；而处暗者，能见明中区事。

关尹子曰：小人之权归于恶，君子之权归于善。圣人之权归于无所得，惟无所得，所以为道。

关尹子曰：吾道如剑，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则伤。

关尹子曰：筵不问豆，豆不答筵；瓦不问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问坎答坎，一气往来，道何在。

关尹子曰：仰道者蚊，如道者虱，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圣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丰，不借道于圣，不贾道于愚。

二柱篇

关尹子曰：若碗若盂，若瓶若壶，若瓮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龟数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万物成理，一物包焉。

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两精相搏而神应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爱者我之精，观者我之神。爱为水，观为火。爱执而观，因之为木；观存而爱，摄之为金。先想乎一元之气，具乎一物，执爱之，以合彼之形；冥观之，以合彼之理，则象存矣。一运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为天，自中而降为地，无有升而不降，无有降而不升。升者为火，降者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为金。木之为物，钻之得火，绞之得水。金之为物，击之得火，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为精为天，火为神为地，木为魂为人，金为魄为物。运而不已者为时，包而有在者为方。惟土始终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关尹子曰：天下之人，盖不可以亿兆计。人人之梦各异，夜夜之梦各异。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盖不可以尘计。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关尹子曰：心应枣，肝应榆，我通天地。将阴梦水，将晴梦火，天地通我。我与天地，似契似离，纯纯各归。

关尹子曰：天地虽大，有色有形，有数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数、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关尹子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虽大，彼固不知。计天地者，皆我区识，譬如手不触刃，刃不伤人。

关尹子曰：梦中，鉴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梦天地者，寝不寐。欲去鉴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无，在此不在彼。是以圣人不去天地，去识。

关尹子曰：天非自天，有为天者；地非自地，有为地者，譬如屋宇舟车，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无待，上不见天，下不见地，内不见我，外不见人。

关尹子曰：有时者气，彼非气者，未尝有昼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尝有南北。何谓非气？气之所自生者，如摇扇得风，彼

未摇时，非风之气；彼已摇时，即名为气。何谓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钻木得火，彼未钻时，非火之形；彼已钻时，即名为形。

关尹子曰：寒暑温凉之变，如瓦石之类，置之火即热，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温，吹之即凉。特因外物有去有来，而彼瓦石实无去来。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来。所谓水者，实无去来。

关尹子曰：衣摇空得风，气呵物得水，水注水即鸣，石击石即光。知此说者，风雨雷电皆可为之。盖风雨雷电，皆缘气而生，而气缘心生。犹如内想大火，久之觉热；内想大水，久之觉寒。知此说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关尹子曰：五云之变，可以卜当年之丰歉。八风之朝，可以卜当时之吉凶。是知休咎灾祥，一气之运耳。浑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认而已之。

关尹子曰：天地寓，万物寓，我寓，道寓。苟离于寓，道亦不立。

三极篇

关尹子曰：圣人之治天下，不我贤愚，故因人之贤而贤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内外之大同，故或先内，或先外。天下之物，无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谦；天下之物，无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虚；天下之物，无得以难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无得以窒之，故变之以权。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礼，以此和天下可以作乐，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财，以此周天下可以御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观天下可以制器。圣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归功于圣人，圣人任功于天下。所以尧舜禹汤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关尹子曰：天无不覆，有生有杀，而天无爱恶。日无不照，有妍有丑，而日无厚薄。

关尹子曰：圣人之道天命，非圣人能自道。圣人之德时符，非圣人能自德。圣人之事人为，非圣人能自事。是以圣人不可有道、不可有德、不可有事。

关尹子曰：圣人知我无我，故同之以仁；知事无我，故权之以义；知心无我，故戒之以礼；知识无我，故照之以智；知言无我，故守之以信。

关尹子曰：圣人之道或以仁为仁，或以义为仁，或以礼以智以信为仁。仁义礼智信，各兼五者。圣人一之不可胶，天下名之不可得。

关尹子曰：勿以行观圣人，道无迹。勿以言观圣人，道无言。勿以能观圣人，道无为。勿以貌观圣人，道无形。

关尹子曰：行虽至卓，不离高下。言虽至公，不离是非。能虽至神，不离巧拙。貌虽至殊，不离妍丑。圣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见圣人。

关尹子曰：圣人师蜂，立君臣；师蜘蛛，立网罟；师拱鼠，制礼；师战蚁，置兵。众人师贤人，贤人师圣人，圣人师万物。惟圣人同物，所以无我。

关尹子曰：圣人曰道，观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终之，青黄之，卵翼之，不爱道，不弃物，不尊君子，不贱小人。贤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与之，长之短之，直之方之，是为物易也。殊不知圣人鄙杂厕，别分居，所以为人，不以此为已。

关尹子曰：圣人之于众人，饮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车同也，贵贱贫富同也。众人每同圣人，圣人每同众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关尹子曰：鱼欲异群，鱼舍水跃岸即死；虎欲异群，虎舍山入市即擒。圣人不异众人，特物不能拘尔。

关尹子曰：道无作，以道应世者，是事非道。道无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圣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关尹子曰：如钟钟然，如钟鼓然，圣人之言则然。如车车然，如车舟然，圣人之行则然。唯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唯莫能知，所以夺天下之智。

关尹子曰：螂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螂蛆，互相食也。圣人之言亦然。言有无之弊，又言非有非无之弊，又言去非有非无之弊。言之如引锯然，唯善圣者不留一言。

关尹子曰：若龙若蛟，若蛇若龟，若鱼若蛤，龙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为龙，不能为蛇、为龟、为鱼、为蛤。圣人龙之，贤之蛟之。

关尹子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尝随人。

关尹子曰：浑乎洋乎！游太初乎！时金己，时玉己，时粪己，时土己。时翔物，时逐物。时山物，时渊物。端乎权乎！狂乎愚乎！

关尹子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则声凄凄然；有思心，则声迟迟然；有怨心，则声回回然；有慕声，则声裴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丝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关尹子曰：圣人以有言、有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尝言、未尝为、未尝思者，所以异乎人。

关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则亲不睦；贤愚心愈明，则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则事不成；好丑心愈明，则物不契，是为圣人浑之。

关尹子曰：世之愚拙者，妄援圣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圣人时愚时明，时拙时巧。

关尹子曰：以圣师圣者贤人，以贤师圣者圣人。盖以圣师圣者，徇迹而忘道；以贤师圣者，反迹而合道。

关尹子曰：贤人趋上而不见下，众人趋下而不见上，圣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岂曰离贤人、众人，别有圣人也哉。

关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唱，妇者随；牡者驰，牝者逐；雄者鸣，雌者应，是以圣人制言行而贤者拘之。

关尹子曰：圣人之道虽虎变，事则鳖行；道虽丝分，事则棋布。

关尹子曰：所谓圣人之道者，胡然孑孑尔，胡然彻彻尔，胡然堂堂尔，胡然臧臧尔。惟其遍偶万物，而无一物能偶之，故能贵万物。

关尹子曰：云之卷舒，禽之飞翔，皆在虚空中，所以变化不穷。圣人之道则然。

四符篇

关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无人也。火因膏因薪，神无我也。故耳蔽，前后皆可闻，无人，智崇无人，一奇无人，冬凋秋物无人，黑不可变无人，北寿无人，皆精。舌即齿牙成言，无我，礼卑无我，二偶无我，夏因春物无我，赤可变无我，南天无我，皆神。以精无人，故米去壳则精存。以神无我，故鬼凭物则神见。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时晦明，时强弱，在彼者非此。

关尹子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灭之，其来无首，其往无尾，则吾之精一滴无存亡尔，吾之神一焰无起灭尔。惟无我无人，无首无尾，所以与天地冥。

关尹子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水之为物，能藏金而息之，能滋木而荣之，所以析魂魄。惟火之为物，能熔金而销之，能燔木而烧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人为精；神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人为神；魄在于为燥，在地为金，在人为魄；魂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人为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万物之精，譬如万水可合

为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万物之神。譬如万火可合为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万物之魄，譬如金之为物可合异金而熔之为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万物之魂，譬如木之为物，可接异木而生之为一木，则天地万物皆吾精吾神吾魂吾魄，何者生，何者死。

关尹子曰：五行之运，因精有魄，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者回环不已。所以我之伪心，流转造化，几亿万岁，未有穷极。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几万株。天地虽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几万禽，阴阳虽妙，不能卵无雄之雌。惟其来于我者，皆摄之以一息，则变物为我，无物非我。所谓五行者，孰能变之。

关尹子曰：众人以魄摄魂者，金有余则木不足也；圣人以魂运魄者，木有余则金不足也，盖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昼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见，舍肝能梦。见者魂，无分别，析之者分别，析之曰：“天地者，魂徂习也。”梦者魄，无分别，析之者分别，析之曰：“彼我者，魄徂习也。”火生土，故神生意。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动，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动，不名意名魄。惟圣人知我无我，知物无物，皆因思虑计之而有。是以万物之来，我皆对之以性，而不对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无心则无意矣。盖无火则无土，无意则无魄矣，盖无土则无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废。既能浑天地万物以为魂，斯能浑天地万物以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则无一物可役我者。

关尹子曰：鬼云为魂，鬼白为魄，于文则然。鬼者，人死所变。云者风，风者木；白者气，气者金。风散，故轻清，轻清者上天；金坚，故重浊，重浊者入地。轻清者，魄从魂升；重浊者，魂从魄降。有以仁升者，为木星佐；有以义升者，为金星佐，有以礼升者，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为水星佐；有以信升者，为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贼之；不义沉者，金贼之；不礼沉者，

火贼之，不智沉者，水贼之；不信沉者，土贼之。魂魄半之，则在人间。升魂为贵，降魄为贱；灵魂为贤，厉魄为愚；轻魂为明，重魄为暗。扬魂为羽，钝魄为毛。明魂为神，幽魄为鬼。其形其居，其识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数，参差不一，所以万物之多，盈天地间，犹未已也。以五事归五行，以五行作五虫，可胜言哉！譬犹兆龟数蓍，至诚自契，五行应之，诚苟不至，兆之数之，无一应者。圣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対。

关尹子曰：五者具有魂，魂者识，目者精，色者神。见之者为魂，耳目口鼻心之类。在此生者，爰为精，为彼生父本；观为神，为彼生母本，爰观虽异，皆同识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为父，故受气于父。气为水；二为母，故受血于母，血为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爰之无识，如锁之交；观之无识，如灯之照，吾识不萌，吾生何有？

关尹子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声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余声尚在，终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声如我之神，其余声者，犹之魂魄。知夫倏往倏来，则五行之气我何有焉！

关尹子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后相生不穷；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块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于其中横见有事，犹如术祝者，能于至无，中见多有事。

关尹子曰：魂者，木也。木根于冬水，而华于夏火，故人之魂藏于夜精而见于昼神。合乎精，故所见我独，盖精未尝有人；合乎神，故所见人同，盖神未尝有我。

关尹子曰：知夫此身如梦中身，随情所见者，可以飞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梦中物，随情所见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驾八荒。是道也，能见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气以养精，如金生水；吸风以养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

养精，精之所以不穷；摩火以养神，神之所以不穷，所以假内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尝言之矣。

关尹子曰：人勤于礼者，神不外驰，可以集神。人勤于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摄精。仁则阳而明，可以轻魂；义则阴而冥，可以御魄。

关尹子曰：蜣螂转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蠕白者存丸中，俄去壳而蝉。彼蜣不思，彼蠕奚白。

关尹子曰：庖人羹蟹，遗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遗足尚动，是生死者，一气聚散尔。不生不死，而人横计曰生死。

关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药者，等死无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见生，故不见死。

关尹子曰：人之厌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厌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为妖，不名为道。

关尹子曰：计生死者，故曰死己有，或曰死己无，或曰死己亦有亦无，或曰死己不有不无；或曰当喜者，或曰当惧者，或曰当任者，或曰当超者，愈变识情，驰骛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马之手，如牛之翼，本无有，复无无，譬如火水，虽犯火水，不能烧之，不能溺之。

五鉴篇

关尹子曰：心蔽吉凶者，灵鬼摄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摄之；心蔽幽忧者，沉鬼摄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摄之；心蔽盟诅者，奇鬼摄之；心蔽药饵者，物鬼摄之。如是之鬼，或以阴为身，或以幽为身，或以风为身，或以气为身，或以土偶为身，或以彩画为身，或以老畜为身，或以败器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两精相搏，而神应之。为鬼所摄者，或解奇事，或解异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

死绳，或死井。惟圣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万物而执其机，可以会之，可以散之，可以御之，日应万物，其心寂然。

关尹子曰：无一心，五识并驰，心不可一。无虚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虚。无静心，万化密移，心不可静。借能一，则二偶之。借能虚，则实满之。借能静，则动摇之。惟圣人能敛万有于一息，无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彻，散一息于万有，无有一物可间吾之云为。

关尹子曰：火千年，俄可灭；识千年，俄可去。

关尹子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运者车也，所以运之者是牛，非车；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来无从，其往无在。其来无从，其往无在，故能与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关尹子曰：知心无物，则知物无物；知物无物，则知道无物；知道无物，故不遵卓绝之行，不惊微妙之言。

关尹子曰：物我交，心生；两木摩，火生。不可谓之在我，不可谓之在彼；不可谓之非我，不可谓之非彼；执而彼我之则愚。

关尹子曰：无恃尔所谓利害是非，尔所谓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圣人方且不识不知，而况于尔？

关尹子曰：夜之所梦，或长于夜，心无时。生于齐者，心之所见皆齐国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晋之梁，心之所存各异，心无方。

关尹子曰：善弓者，师弓不师羿；善舟者师舟不师羿。善心者师心不师圣。

关尹子曰：是非好丑，成败盈虚，造物者运矣。皆因私识执之而有。于是以无遣之，犹存。以非有非无遣之，犹存。无曰莫莫尔，无曰浑浑尔，犹存。譬犹昔游再到，记忆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识者，变识为智。变识为智之说，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栗，思盗心怖；曰识，如认黍为稷，认玉为石。皆浮游罔象，无所底止。譬睹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识。此想此识，根

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于来日，想识殊未可卜。及至来日，纷纷想识，皆缘有生。曰想曰识，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识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万物亦然。知此说者，外不见物，内不见情。

关尹子曰：物生于土，终变于土；事生于意，终变于意。知夫惟意，则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恶之。意有变，心无变；意有觉，心无觉。惟一我心，则意者，坐往来尔；事者，焰起灭尔，吾心有大常者存。

关尹子曰：情生于心，心生于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来于我者，如石火顷，以性受之，则心不生，物浮浮然。

关尹子曰：贤愚真伪，有识者，有不识者。彼虽有贤愚，彼虽有真伪，而谓之贤愚真伪者，系我之识。知夫皆识所成，故虽真者，亦伪之。

关尹子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识。物尚非真，何况于识；识尚非真，何况于情。而彼妄人，于至无中执以为有，于至变中执以为常。一情认之，积为万情；万情认之，积为万物。物来无穷，我心有际。故我之良心，受制于情。我之本情，受制于物，可使之去，可使之来。而彼去来，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无休息。殊不知天地虽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无形；阴阳虽妙，能役有气，而不能役无气，心之所之，则气从之，气之所之，则形应之。犹如太虚，于一炁中变成万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虚。我之一心，能变为气能变为形，而我之心，无气无形。知夫我之一心无气无形则天地阴阳不能役之。

关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见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结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见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于无中示有，则知吾心能于有中示无。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识既昏，孰能不信？”我应之曰：“如捕蛇师，心不怖蛇，彼虽梦蛇而不怖畏。”故黄帝曰：“道无鬼神，独往独来。”

关尹子曰：我之思虑日变，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见我，内不见心。

关尹子曰：譬如两目，能见天地万物，暂时回光，一时不见。

关尹子曰：目视雕琢者，明愈伤。耳闻交响者，聪愈伤。心思玄妙者，心愈伤。

关尹子曰：勿以我心揆彼，当以彼心揆彼。知此说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贯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关尹子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于大，大不制而至于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六匕篇

关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异彼思，彼思异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梦中人亦我思异彼思，彼思异我思，孰为我？孰为人？世之人，以我痛异彼痛，彼痛异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梦中人亦我痛异彼痛，彼痛异我痛，孰为我？孰为人？爪发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岂可以思痛异之！世之人，以独见者为梦，同见者为觉。殊不知精之所结，亦有一人独见于昼者。神之所合，亦有两人同梦于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为梦？孰为觉？世之人，以暂见者为梦，久见者为觉，殊不知暂之所见者，阴阳之气。久之所见者，亦阴阳之气。二者皆我阴阳，孰为梦？孰为觉？

关尹子曰：好仁者多梦松柏桃李，好义者梦兵刀金铁，好礼者多梦簠簋笾豆，好智者多梦江湖川泽，好信者多梦山岳原野。役于五行，未有不然者。然梦中或闻某事，或思某事，梦亦随变，五行不可拘。圣人御物以心，摄心以性，则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关尹子曰：汝见蛇首人身者，牛臂鱼鳞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梦，梦怪不及觉。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

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关尹子曰：有人问于我曰：“尔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仆，何琴何书，何古何今？”我时默然不对一字。或人叩之不已，我不得已应之曰：“尚自不见我，将何为我所？”

关尹子曰：形可分为合，可延可隐。一夫一妇，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妇，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胜则寿，形可延，夜无月火，人不见我，形可隐。以一气生万物，犹弃发可换，所以分形。以一气合万物，犹破唇可补，所以合形。以神存气，以气存形，所以延形。合形于神，合神于无，所以隐形。汝欲知之乎？汝欲为之乎？

关尹子曰：无有一物不可见，则无一物非吾之见。无有一物不可闻，则无一物非吾之闻。五物可养形，无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养气，无一物非吾之气。是故吾之形气，天地万物。

关尹子曰：耕夫习牛则犷。猎夫习虎则勇。渔夫习水则沉。战夫习马则健。万物可以为我。我之一身，内变蛭蚓，外蒸虱蚤，痕则龟鱼，痿则鼠蚁。我可为万物。

关尹子曰：我之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矿砂之金。破矿得金，淘沙得金，扬灰终身，无得金者。

关尹子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观乎天地。一虾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关尹子曰：土偶之成也，有贵有贱，有士有女。其质土，其壤土，人哉。

关尹子曰：目自观，目无色。耳自听，耳无声。舌自尝，舌无味。心自揆，心无物。众人逐于外，贤人执于内，圣人皆伪之。

关尹子曰：我身五行之气，而五行之气，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火，可以取水，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变土，其性含摄，元无差殊。故羽虫盛者，毛虫不育；毛虫盛者，鳞虫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关尹子曰：枯龟无我，能见大知。磁石无我，能见大力。钟鼓无我，能见大音。舟车无我，能见远行。故我一身虽有智有力，有音有行，未尝有我。

关尹子曰：蜮射影能毙我，知夫无知者亦我，则普天之下，我无不在。

关尹子曰：心忆者犹忘饥，心愤者犹忘寒，心养者犹忘病，心激者犹忘痛。苟吸气以养其和，孰能饥之？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养五脏以五行，则无伤也，孰能病之？归五脏于五行，则无知也，孰能痛之？

关尹子曰：人无以无知无为者为无我，虽有知有为，不害其为无我。譬如火也，躁动不停，未尝有我。

七釜篇

关尹子曰：道本至无，以事归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运事者，周之百为。得道之尊者，可以辅世。得道之独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时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为百年，能以百年为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碍者，能以一里为百里，能以百里为一里。知道无气能运有气者，可以召风雨。知道无形能变有形者，可以易鸟兽也。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轻矣，可以骑凤鹤。得道之浑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鲸。有即无，无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实即虚，虚即实，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龟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窥他人之肝肺。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龙虎。知象由心变，以此观心，可以成女婴。知气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炉冶。以此胜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为之，亦能之而不为之。

关尹子曰：人之力，有可以夺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凉冰，死尸能行，枯木能华。豆中摄鬼，杯中钓鱼，画门可开，土鬼可语。皆纯气所为，故能化万物。今之情情不停，亦气所为。而气之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气者，本未尝合，亦未尝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尝合，未尝散者，无生无死。客有去有来，邴常自若。

关尹子曰：有诵咒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变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气，变化万物。惟不诚之人，难于自信而易于信物，故假此为之。苟知惟诚，有不待彼而然者。

关尹子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万里，化可谓速矣。惟圣人不存不变。

关尹子曰：青鸾子千岁，而千岁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圣人宾事去物，岂不欲建立于世哉？有形数者，惧化之不可知也。

关尹子曰：万物变迁，虽互隐见，气一而已。惟圣人知一而不化。

关尹子曰：爪之生，发之长，荣卫之行，无顷刻止。众人皆见之于著，不能见之于微。贤人见之于微，而不能任化。圣人任化，所以无化。

关尹子曰：室中有常见闻矣。既而之门之邻之里之党，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见闻各异。好恶随之，和竞从之，得失成之，是以圣人动止有戒。

关尹子曰：譬如大海，变化亿万鲛鱼，水一而已。我之与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无人无我，无死无生。

关尹子曰：天下之理，是或化为非，非或化为是，恩或化为仇，仇或化为恩，是以圣人居常虑变。

关尹子曰：人之少也，当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壮也，当达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当警乎少壮之说，万化虽移，不能厄我。

关尹子曰：天下之理，轻者易化，重者难化。譬如风云，须臾变灭，金玉之性，历久不渝。人之轻明者，能与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尝化者存。

关尹子曰：二幼相好，及其壮也，相遇则不相识，二壮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则不相识。如雀鸽鹰鸠之化，无昔无今。

八筹篇

关尹子曰：古之善操蓍灼龟者，能于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来无今，其往无古；其高无盖，其低无载；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其本无一，其末无多；其外无物，其内无人；其近无我，其远无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浑沦，所以为道。

关尹子曰：水潜，故蕴为五精。火飞，故达为五臭。木茂，故华为五色。金坚，故实为五声。土和，故滋为五味。其常五，其变不可计。其物五，其杂不可计。然则万物在天地间，不可执谓之万，不可执谓之五，不可执谓之一。不可执谓之非万，不可执谓之非五，不可执谓之非一。或合之，或离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数，以此必气，徒自劳尔。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关尹子曰：即吾心中可作万物，盖心有所之，则爱从之，爱从之，则精从之。盖心有所结，先凝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泪出；心愧物，汗出。无暂而不久，无久而不变。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克，不可胜数。婴儿蕊女，金楼绛宫，青蛟白虎，宝鼎红炉，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关尹子曰：鸟兽俄呦呦，俄甸甸，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萧萧，天地不能留，圣人不能系。有运者存焉尔。有之在彼，无之在此，鼓不桴，则不鸣。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

手，则不击。

关尹子曰：均一物也。众人惑其名，见物不见道。贤人析其理，见道不见物。圣人合其天，不见道，不见物，一道皆道。不执之即道，执之即物。

关尹子曰：知物之伪者，不必去物。譬如土牛木马，虽情存牛马之名，而心忘牛马之实。

九药篇

关尹子曰：勿轻小事，小隙沉舟。勿轻小物，小虫毒身。勿轻小人，小人贼国。能周小事，然后能成大事。能积小物，然后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后能契大人。天既无可，必者人。人无能，必者事。惟去事离人，则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当繁简可，当戒忍可，当勤惰可。

关尹子曰：智之极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辩之极者，知辩果不足以喻物，故讷。勇之极者，知勇果不足以胜物，故怯。

关尹子曰：天地万物，无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应。我非我我，不得不养。虽应物，未尝有物，虽养我，未尝有我。勿曰外物，然后外我。勿曰外形，然后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进。

关尹子曰：谛毫末者，不见天地之大。审小音者，不闻雷霆之声。见大者亦不见小，见迩者亦不见远，闻大者亦不闻小，闻迩者亦不闻远。圣人无所见，故能无不见，无所闻，故能无不闻。

关尹子曰：目之所见，不知其几何，或爱金，或爱玉，是执一色为目也。耳之所闻不知其几何，或爱钟，或爱鼓，是执一声为耳也。惟圣人不慕之，不拒之，不处之。

关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关尹子曰：狡胜贼，能捕贼。勇胜虎，能捕虎。能克己，乃

能成己。能胜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关尹子曰：函坚，则物必毁之，刚斯折矣。刀利，则物必摧之，锐斯挫矣。威凤以难见为神，是以圣人以深为根。走麝以遗香不捕，是以圣人以约为纪。

关尹子曰：瓶存二窍，水实之，倒泻，闭一，则水不下，盖不升则不降。井虽千仞，汲之水上，盖不降则不升。是以圣人不先物。

关尹子曰：人之有失，虽已受害于已失之后，久之，窃议于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己聪明，而兼人之聪明，惟其无我。而兼天下之我，终身行之，可以不失。

关尹子曰：古今之俗不同，东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于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岂执一豫格后世哉。惟随时同俗，先机后事，捐愤塞欲，简物恕人，权其轻重而为之，自然合神不测，契道无方。

关尹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于是非贤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则有是非贤愚矣，故或合或离。事交者，合则离。

关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质，当乐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当乐轻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当乐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广，当乐要急，勿以幽忧曰道之寂，当乐悦豫。古人之言，学之多弊，不可不救。

关尹子曰：不可非世是己，不可卑人尊己，不可以轻忽道己，不可以訕谤德己，不可以鄙猥才己。

关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穷天下之辩者，不在辩而在讷。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关尹子曰：天不能冬莲春菊，是以圣人不违时。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圣人不违俗。圣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圣人不违我所长。圣人不能使鱼飞鸟驰，是以圣人不违人所长。夫如是者，可

动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为道。

关尹子曰：少言者不为人所忌。少行者不为人所短。少智者不为人所劳。少能者不为人所役。

关尹子曰：操之以诚，行之以简，待之以恕，应之以默，吾道不穷。

关尹子曰：谋之于事，断之于理。作之于人，成之于天。事师于今，理师于古。事同于人，道独于己。

关尹子曰：金玉难捐，土石易舍。学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执之，是可为而不可执。若执之者，腹心之疾，无药可疗。

关尹子曰：人不明于急务，而从事于多务他务奇务者，穷困灾厄及之。殊不知无不在，不可舍此就彼。

关尹子曰：天下之理，舍亲就疏，舍本就末，舍贤就愚，舍近就远。可暂而已，久则害生。

关尹子曰：昔之论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说。

关尹子曰：圣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当，桔梗芣苢生之；不当，金玉毙之。

关尹子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喻道者不言。

关尹子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无在道，言无理。知言无理，则言言皆道。不知言无理，虽执至言，为梗为翳。

关尹子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贤人难。不信贤人易，不信圣人难。人信一圣人易，不信千圣人难。夫不信千圣人者，外不见人，内不见我，上不见道，下不见事。

关尹子曰：圣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聋。圣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圣人言沉沉，所以使人暗。惟聋则不闻声，惟盲则不见色，惟暗则不音言。不闻声者，不闻道不闻事不闻我。不见色者，不

见道不见事不见我。不言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关尹子曰：人徒知伪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伪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关尹子曰：言道者如言梦。夫言梦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兽，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与之。听者能闻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听者，不泥不辨。

关尹子曰：圆尔道，方尔德，平尔行，锐尔事。

亢 仓 子

庚桑楚撰

全道篇

亢仓子居羽山之颜三年，俗无疵病而仍谷熟。其俗窃相谓曰：“亢仓子之始来，吾鲜然异之。今吾日计之不足，岁计之有余，其或圣者邪？盍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亢仓子闻之，色有不释。其徒鬴啜从而启之。亢仓子曰：“吾闻至人尸居环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羽俗父子窃窃焉将俎豆予，我其的之人邪？吾是以不释于老聃之言。鬴啜曰：“不者。夫寻常之污，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鲋鲋为之制；步仞之丘，巨兽无所隐其躯，而夔狐为之祥。且也尊贤事能，向善就利，自尧舜以固然，而况羽俗乎？先生其听矣！”亢仓子曰：“嘻！来！夫二者者知乎？函车之兽，介而离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鱼，荡而失水，螭蚁苦之。故鸟兽居欲其高，鱼鳖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厌深眇而已。吾语若：大乱之本祖乎尧舜之间，其终存乎千代之后，必有人与相食者矣！”

言未终，南子荣之樗色蹴然，膝席，曰：“樗年运而长矣，将奚以托业以事斯言？”亢仓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若此，绪年或可以及此言。虽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谒吾师聃？”亢仓子既谢荣之樗，不释羽俗，而龙化乎天下。

水之性清，土者滑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滑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养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捐之。此全性之道也。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万物章章，以害一生，生无不伤。故圣人之制万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全矣。神全之人，不虑而通，不谋而当，精照无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悞，此之谓全道之人。心平正不为外物所诱曰清，清而能久则明，明而能久则虚，虚则

道全而居之。

秦佚死，亢仓子哭之。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为也？”亢仓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亢仓子曰：“举天之下，吾无与乐，安所取哀？蜕地之谓水，蜕水之谓气，蜕气之谓虚，蜕虚之谓道。虚者道之体，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纲，识者道之目。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弘量，礼所以齐仪，物所以养体。好质白之物者，以黑为污；好质黑之物者，以白为污，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洁污哉？由是不主物之洁污矣。夫瞽视者以黧为赤，以苍为玄。吾乃今所谓皂白，安知识者不以为赭黄？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通物之色矣。夫好货甚者，不见他物之可好；好马甚者，不见他物之可好；好书甚者，不见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之果可好者，果可恶者哉？由是不见物之可以保恋矣，无能滑吾真矣。”

陈怀君柳使其大夫祷行聘于鲁，叔孙卿私曰：“吾国有圣人，若知之乎？”陈大夫曰：“奚以果明其圣？”叔孙卿曰：“能废心而用形。”陈大夫曰：“弊邑则小，亦有圣人，异于所闻。”曰：“圣人谓谁？”陈大夫曰：“有亢仓子者，遍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视目听。”定公闻而异焉，使叔孙氏报聘，且致亢仓子，待以上卿之礼。亢仓子至，宾于亚寝。鲁公卑辞以问之。亢仓子曰：“吾能听视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过也。”公曰：“孰知是？寡人增异矣。其道若何？寡人果愿闻之。”亢仓子曰：“我体合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合于无。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虽际远八荒之表，迩在眉睫之内，来干我者，吾必尽知之。乃不知为是我七窍手足之所觉，六腑五脏心虑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用道篇

天不可信，地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贤

主秀士，岂知哉。昔者桀信天与其祖，四海已不勤于道，天夺其国以授殷。纣亦信天与其祖，四海已不龚于道，天夺其国以授周。今夫惰农信地实生百谷，不力于其道，地窃其果稼而荒翳之。齐后信人之性酬让，不明于其道，举全境以付人，人实鸱义而有其国。凡人不修其道，随其心而师之，营欲茂滋，灾疾朋衅，戕身损寿，心斯害之矣。故曰：惟道可信。

天地非道，不能悠久。苍生非贤，不能靖顺。庶政非才，不能和理。

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万物，功归无有，神融业茂，灵庆悠长。知而辩之谓之识，知而不辩谓之道。识以理人，道以安人。

夫鸡晨而作，负日任劳，流汗洒地，夜分仅息，农夫之道也。俯拾仰取，锐意锥撮，力思转精，希求利润，贾竖之道也。咽气谷神，宰思损虑，超遥轻举，日精炼仙，高士之道也。专情端想，毕志所事，伦揆忘寝，谋效位司，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验近习，务求贤良，以安万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类之，各顺序其志度，不替塞其业履，是谓天下有道。

导筋骨则形全，剪情欲则神全，靖言语则福全。克保三全，是谓清贤。道德盛则鬼神助，信义敦则君子合，礼义备则小人怀。

有识者自是，无识者亦自是。有道者静默，暗钝者亦静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号后笑，始吉终凶。身可亲而才不可亲，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则不亲，亲甚则不敬。亲之而疏，疏之而亲。恩甚则怨生，爱多则憎至。有以速为贵，有以缓为贵，有以直为贵，有以曲为贵。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难之。

静则神通，穷则意通，贵则语通，富则身通，理势然也。同道者相爱，同艺者相嫉，同与者相爱，同取者相嫉，同病者相爱，同壮者相嫉，人情自然也。多才而好谦，贫贱而不谄，处劳而不

为辱，富贵而益恭勤，可谓有德者也。

政道篇

人无法以知天，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当，则诸生血气之类皆得其处而安其产矣。人臣亦无法以知主，以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知主。若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才力而以为用矣。信全则天下安，信失则天下危。夫百姓勤劳，财物殫尽，则争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罪也。吏之有罪，刑赏不齐也。刑赏不齐，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则刑赏一。刑赏一，则吏奉法。吏奉法，则政下宣。政下宣，则人人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

亢仓子居息壤五年，灵王使祭公致筐帛与勿璐，曰：“余末小子，是否德忝位，水旱不时，藉为人君，何以禳之？”亢仓子曰：“水，阴沴也。阴于国政类刑，人事类私。旱，阳过也。阳于国政类德，人事类盈。楚以为，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则以类而消，百福日至矣。”

郑有胡之封圭戎弓，异时失同于荆。荆曰：“必得封圭戎弓，不然临兵于汝。”郑君病之，驾见亢仓子，曰：“封圭戎弓，先君得之于胡，绵代功宝，传章翼嗣。今荆恃大而曰必得，不然临兵，国危矣。寡人欲以他封圭戎弓往，若之何？”亢仓子曰：“君其少安。今是楚亦有宝于此，饰楚之宝，以贲罪于君，楚所不能。君必致夫真。今荆以浅鲜之过，而负其威刑，申逞不直以耗夺与国，荆失诸侯于是乎在。诸侯闻之，将警劝备伦比勤明，会同上义，固存郑其为首。君姑待之，岂必非福？”于是以胡圭戎弓往。未至郢，荆人闻之，曰：“彼用圣人之训辞，吾焉取此以暴不直于天下，而令诸侯实生心焉？”遽返其赂，而益善焉。

人之情欲生而恶死，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则乐，乐则安。不得其欲则苦，苦则危。若人主放其欲，则百吏庶长具展其欲。百吏庶长具展其欲，则天下之人贫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财，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则相与携持保抱，遁逃隐蔽，漂流捃采，以祈性命。吏又从而捕之，是故不胜其危苦，因有群聚背叛之心生。若群聚背叛之心生，则国非其国也。勿贪户口，百姓汝走，多壮城池，百姓汝疲。赋敛不中，穷者日穷。刑罚且贰，匿者日匿。科禁不行，国则以倾。官吏非才，则宽猛失所，宜与百姓争利。由是狡诈之心生，所以天下奸而难知。天下难知则上人疑，上人疑则下益惑。下既惑则官长劳，官长劳则赏不足劝，刑不能禁，易动而难靖，此由官不得人故也。

政术至要，力于审士。士有才行比于一乡，委之乡；才行比于一县，委之县；才行比于一州，委之州；才行比于一国，委之国政，而后乃能无伏士矣。人有恶戾于乡者，则诲之；不改，是为恶戾于县，则撻之；不改，是为恶戾于州，则移之；不改，是为恶戾于国，则诛之，而后乃能无复逆节。诚如是，举天下之人一一畏怀，无有干冒谄慢之萌矣，此之谓靖人。凡为天下之务，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盖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论考之，十或一二，以神气靖作态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贤王庆代明识裁择所能尔也。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则剪巧绮滥益至，而正雅素实益藏矣；以言论取士，则浮谀游饰益来，而謇谔净直益晦矣；以神气靖作态度取士，则外正内邪益尊，而清修明实益隐矣。若然者，贤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乱矣。

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则靖，失士则乱。故人主劳于求贤，逸于任使。呜呼，守国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试于士乎？

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狱。夫明达之才，将欲听讼，或诱之以诈，或胁之威，或开之以情，或苦之以戮，虽作设权异，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无所于德，死无所于怨。夫秉国建吏持刑若此，可谓至官。至官之世，群情和正，诸产咸宜，爱敬交深，上下条固，不可摇荡，有类一家。苟有违顺凌逆，安得动哉？

平王返正，既宅天邑，务求贤良。等闻一善，喜豫连日。左右侍仆，累言大臣有贤异者，如是逾岁。王曰：“余一人于德不明，务求贤异，益恐山泽遗逸不举，岂乐闻善以自闭塞哉？乃者仄媚仆臣，累誉权任，颇阶左右意，余孱昧无能断明，徒唯共和，依违浸长，自贤败德，莫此为多。不时匡遏，就兹固党。”于是弃左右近习三人市，贬庶司尹长五人。曰：“无令臣君者附下罔上，持禄阿意。”天下闻之，称为齐明。海南之西，归者七国。

至理之代，舆服纯素，宪令宽简，禁网疏阔。夫舆服纯素，则人不胜羨；宪令宽简，则欲无忌讳；禁网疏阔，则易避难犯。若人不胜羨，则嗜欲希微，而服役乐业矣。欲无忌讳，则抑闭开舒，而欢欣交通矣。易避难犯，则好恶分明，而贵德知耻矣。夫服役乐业之谓顺，欢欣交通之谓和，贵德知耻之谓正。浮堕之人不胜于顺，逆节之人不胜于和，奸邪之人不胜于正。顺和正三者，理国之宗也。

衰末之代，舆服文巧，宪令襁褓，禁网颇僻。夫舆服文巧，则流相炎慕；宪令襁褓，则俗多忌讳；禁网颇僻，则莫知所道。若流相炎慕，则人不忠洁而耻朴贵华矣。俗多忌讳，则情志不通而上下胶戾矣。莫知所道，则谗祸繁兴而众不惧死矣。夫耻朴贵华之谓浮，上下胶戾之谓塞，众不惧死之谓冒。真正之士不官于浮，公直之士不官于塞，器能之士不官于冒。浮塞冒三者，乱国之梯也。

荆君熊圉问水旱理乱。亢仓子曰：“水旱由天，理乱由人。若

人事和理，虽有水旱，无能为害，尧汤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强胜天。’若人事坏乱，纵无水旱，日益崩离。且桀纣之灭，岂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弃不谷，及此言也。”乃以弘璧十朋为亢仓子寿，拜为亚尹，曰：“庶吾国有瘳乎？”亢仓子不得已，中宿微服，违之他邦。

至理之代，山无伪隐，市无邪利，朝无佞禄。国产问何由得人俗醇朴。亢仓子曰：“政烦苛则人奸伪，政省一则人醇朴。夫人俗随国政之方圆，犹螻屈之于叶也，食黄则身黄，食苍则身苍。”曰：“何为则人富？”亢仓子曰：“赋敛以时，官上清约，则人富。赋敛无节，官上奢纵，则人贫。勾粤之干，鍤以精金，鸢隼为之羽，以之拊捶，则其与槁朴也无择。及夫荡寇争冲，觊武决胜，加之骇弩之上，则三百步之外不立敌矣。蜚景之剑，威夺白日，气盛紫霓，以之割获，则其与戮刃也无择。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运掌之上，则千里之内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当，所贵善因时而已耳。昔者明皇圣帝，天下和平，万物茂畅，群性得极，善因时而勿扰者也。近古以来，天下奸邪者众，正直者寡，轻薄趋利者多，敦方退静者鲜，奸者出言长于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贵于易避而难犯，救弊贵于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横，则官人安；刑禁必行，则官人不敢务私利；官人不敢务私利，而百姓富。”

史刑曰：“眚灾肆赦，赦不欲数。赦数则恶者得计，平人生心，而贤良否塞矣。人有大为贼害，官吏捕获，因广条引，诬陷贞良，阔远牵率，冀推时序，率蒙赦宥。遇贼害者，讫无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递生黠计，吏劳政酷，莫能镇止。此由数赦之过也。夫人之所以恶为无道不义者，为其有罚也；所以勉为有道行义者，为其有赏也。今无道不义者赦之，而有道行义者被害而不赏，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难乎！代有贤主秀士，肯察此论？人怨者，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怨，淫祀盛，神

愈怒。”

君道篇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谓之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气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以为立之本矣。

草郁则为腐，树郁则为蠹，人郁则为病，国郁则百慝并起，危乱不禁。所谓国郁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达也。是故圣王贵忠臣正士，为其敢直言而决郁塞也。克己复礼，贤良自至。君耕后蚕，苍生自化。由是言之，贤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贤也；苍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

尧舜有人主之勤，无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济其欲；有为人主之位，无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爱之而主不爱者，有主独爱之而天下人不爱者。用天下人爱者，则天下安；用主独爱者，则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爱憎哉？由是重天下者，当制其情。所谓天下者，谓其有万物也；所谓邦国者，谓其有人众也。夫国以人为本，人安则国安。故忧国之主，务求理人之材。

玉之所以难辨者，谓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难辨者，谓其有铍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鸚，视不明者，正以为隼，明者视之，乃鸚也。今夫小人多诵经籍方书，或学奇技通说，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听而视之，正为君子，明者听而视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诚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乱也；以才取人，乱也；以行取人，乱也。

夫圣人之用人也，贵耳不闻之功，目不见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畅然自理矣。若人主贵耳闻之功，则天下之人运货逐

利而市誉矣；贵目见之功，则天下之人恢形异艺而争进矣；贵可道之功，则天下之人习舌调吻而饰辞矣。使天下之人市誉争进饰辞，见达则政败矣。人主皆知镜之明己也，而恶士之明己也。镜之明己也，功细；士之明己也，功大。知其细，失其大，不知类矣。

于呼！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俭守职，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难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断，则天地之宜，四海之内，动植万类，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乱；以心虑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务求不可见不可闻之材；浇危之代，务取可闻可见之材。于呼！人主岂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攘夺以买誉；以心虑取人，人皆静正以勤德。吏静正以勤德，则不言而自化；吏攘夺以买誉，则刑之而不畏。代主岂知哉！

臣道篇

夫国之将兴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长，或丑或美，或怡或厉，或是或非，虽听其言，观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征其心，尽于为国。所以刚讦不怨，黜退不愕，议得其中，无违乎理。故天不惑其时，地不乏其利，人不乱其事，鬼神开赞，蛮夷柔同，保合太和，万物化育。

国之将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颜色谐和，词气华柔，动止详润。虽观其貌，听其言，有若欢洽，然察其志，征其心，尽在竞位。所以闻奇则怪，见异必愕，狙嫉相蒙，遂丧其道。故天告灾时，地生反物，人作凶德，鬼神间祸，戎狄交侵，丧乱弘多，万物不化。

夫不伤货财，不害人力，不损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贤之臣也。若费财烦人危官，苟效一时功利，

规赏于主，不顾过后，贻灾于国，如此者奸臣也。

至理之代，官得人；不理之代，人得官。邾龙觐问事君。亢仓子曰：“既策名而臣人者也，心莫若公，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露，和不欲杂，正不欲犯。古之清勤，为国修政；今之清勤，为身修名。夫为国修政者，区处条别，动得其宜，合于大体；为身修名者，区处条别，致远不通，拘于小节。是知心以道为主，抵物得其所；心以事为主，抵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谏，下位不公，不合贍其禄；君不严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患不忠，适恐尽忠而主莫之信；主不患不信，适恐信之而莫能事事。”

上等之人得其性则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则天下乱。明主用上等之人，当委以权宜便事，肆其所为；用中等之人，则当程课其功，以示赏罚。

贤道篇

贤良所以屡求而不至，难进而易退者，非为爱身而不死王事，适恐尽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才识之人，外恭谨而内无忧。其于众也，和正而不狎，亲之而弥庄，疏之则退去而不怨。穷厄则以命自宽，荣达则以道自正。人有视其仪，贤也；听其声，贤也；征神课识，或负所望。

夫贤人其见用也，入则讽誉，出则龚默，职司勤辨，居室俭闲。其未见用也，藏身于众，藏识于目，藏言于口，饱食安步，独善其善，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识者不疑人。有识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疏，言逊而理不可拔。

凡谓贤人，不自称贤，效在官政，功在事事。太平之时，上士运其识，中士竭其耐，小人输其力。

齐有掇子者，材可以振国，行可以独立，事父母孝谨，乡党

恭循。念居贫无以为养，施信义而游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为乘时夸毗者所嗤给，于是负杖步足，问乎亢仓子曰：“吾闻至人忘情，黎人不事情，存情之曹，务其教训而尊信义。吾乃今不知为工。受不信为信，信而不见信为信，为勤慕义为义，义而不自义为义。然则信义之士常独厄随退，胡以取贵乎时而教理之所上也？”亢仓子俯而循衽，仰而□喜，超然歌曰：“时之阳兮信义昌，时之默兮信义伏。阳与默，昌与伏，汨吾无谁私兮，羌忽不知其读。夫运正性以如适，而物莫之应者，真不行也。真且不行，谓之道丧。道丧之时，上士乃隐。隐之为义，有可为也，莫可为者也；有可用也，莫可用者也。”

祭公问贤材何从而不致，亢仓子曰：“贤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无。若天子静，大臣明，刑不避贵，泽不隔下，则贤人自至而求用矣。贤人用，则四海之内明目而视，清耳而听，坦心而无郁矣，天自成，地自宁，万物醇化，鬼神不能灵，故曰贤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则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才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则曲心巧应毁方破道之才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随之求士也，则奇姓异名仄媚怪术之才至；若天子自贤、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则事文逐誉贪浊浮丽之才至；若天子依违，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则外忠内僻情毒言和之才至，故曰才慎在求不慎无。昔者黄帝得常仙封鸿鬼容丘，商王得伊尹，中兴得甫申，齐桓得宁籍，皆由数君体道迈仁，布昭圣武，思辑光明，宽厚昌正，而众贤自至而求用，非为简核而得也。”

祭公曰：“夫子云贤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贤不求而自至者乎？”亢仓子曰：“夫非贤不求而自至者固众矣。夫天下有道，则贤人不求而自至，天下无道，则非贤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无道者众，天下贤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贤不求而自至者多矣。”

祭公曰：“贤固济天下，材亦能济天下。俱济天下，贤与材安

取异邪？”亢仓子曰：“窘乎哉，其问也！功成事毕，不殉封誉，恭退朴俭之谓贤。功成事毕，荣在禄誉，光扬满志之谓材。贤可以镇国，材亦可以理国。所谓镇者，和宁无为，人不知其力。所谓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于德。一贤统众材则有余，众材度一贤犹不足，如是贤材之殊域。

“有居山林而喧者，有在人俗而静者，有喧而正者，有静而邪者。凡视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贤者，万不有一；视察其貌端雅而实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练其言而知其文，不责其仪而审其度，不采其誉而知其善，不流其毁而断其实，可谓有识者也。”

训道篇

闵子骞问仲尼：“道之与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运天地，发育万物，曲成万类，布丕性寿，其功至实，而不为物府，不为事官，无为功尸，扣求视听，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于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顺为本，意以承之，顺承颜色，无所不至；发一言，举一意，不敢忘父母；营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临下不敢不敬，向善不敢不勤，虽居独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诚，此之谓全孝。故孝诚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应，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屡憎害之，舜心益恭惧而无怨。谋使浚井，下土实之。于时天休震动，神明骏赫，导穴而出，奉养滋谨，由是玄德茂盛，为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文王之为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于寝门之外，问寺人曰：兹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温然喜色。小不安节，太子色忧满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视寒暖之节，食下，必知膳羞所进，然后退。寺人言疾，太子肃冠而斋。膳宰之饌，必敬视之。汤液之

贡，必亲尝之。尝饌善，则太子亦能食；尝饌寡，太子亦不能饱，以至于复初，然后亦复初。君后有过，怡声以讽。君后所爱，虽小物，必严龚。是故孝成于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静作进退，天必赞之。故纣不能害，梦启之寿，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闵子骞曰：“善事父母之道，既幸闻矣，敢问教子之义。”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视礼乐。乐所以修内，礼所以修外。礼乐交修，则德容发辉于貌，故能温恭而文明。夫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利其身以善君乎！是故择建忠良贞正之士为之师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夫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然后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义也。”闵子骞退而事之于家三年，人无间于父母兄弟之言，交游称其信，乡党称其仁，宗族称其悌，德行之声溢于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齐太子坐清台之上，燕庄侯他高冠严色，左带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读书，不视。庄侯他问曰：齐国有宝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齐国之宝也。庄侯他应声解剑而去。

呜呼！人有偏蔽，终身莫自知已矣！贤者见之，宽恕而不言，小人暴爱而溢言，亲戚怜嫉而贰言，人有偏蔽，恶乎不自知哉？是故君子检身，常若有过。衣其衣，食其食，知其过而不克有以正之者，君子耻之。将欲有言，识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言。当责众人之恶者，视己善乎哉，当责众人之邪者，视己正乎哉，此之谓返明。

翟西氏之子甚孝谨。翟西怜其子，而好妄与之言。翟西晨出夕返，则曰：“甲死矣。”其子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则曰：“乙且害予。”其子伺将行仇。既而不见恶端，他夕则曰：丁病矣。其子视之，丁诚无恙。举此类也，冒淹年序。子固孝谨，至于训勤，

益不保承。乡国之人疾其咎口，谋将杀之。翟西闻而惧，归以告子，子未甚信，既而翟西见杀。

谓多言之人为疏露，亦有辞约而不密者；谓轻佻之人为不定，亦有体闲而心躁者；谓丛杂之人为猥细，亦有外洁而内浊者，若类而引之，不可殫载。若非彻识，安能洞详？时有不可不应事也者，内静而外动，易动而难静。时有不可不求事也者，内思而外待，待至而后乐。是故外静而内动者，摇思而损性；奔走而逐利者，劳力而害名。

人生于世，或有事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时者，是无异负丹颈之罪，俟时行戮，岂不殆哉？其有博才通识，未见称用者，正可云时非不清，命未与耳，岂不韪欤？

长于谏者，务依存前人之性，而剪制其情之所由起，是以彼此开进，亲敬殷笃。不长于谏者，务攻前人之性，而暗于情之所来。是以彼此嫌贰，猜衅日积。

儿童之所简者，乃耆耄之所非。耳目之所娱者，乃心虑之所疾。健责天下之愚者，己之未贤也；健责天下之迷者，己之未明也。以未贤责众愚，未贤者以之亡；以未明责众迷，未明者以之伤。

农道篇

人舍本而事末则不一令，不一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人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流徙，轻流徙则国家时有灾患，皆生远志，无复居心。人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巧法令则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古先圣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务农。人农人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人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安则主位尊。人农则童，童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博深。农则其产复，其

产复则重流散，重流散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是天下为一心矣。天下一心，轩皇几蓬之理不是过也。

古先圣王之所以茂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级，劝人尊地产也。后妃率嫔御蚕于郊，桑于公田，劝人力妇教也。男子不织而衣，女子不耕而食，男女贸功，资相为业，此圣王之制也。

故敬时爱日，埶实课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当时之务，不兴土功，不料师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农也。

黄帝曰：“四时之不可正，正五谷而已耳。”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养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谓耕道。

农攻食，工攻器，贾攻货。时事不龚，夺之以土功，是谓大凶。

凡稼，蚤者先时，暮者不及时，寒暑不节，稼乃多灾。冬至已后五旬有七日而昌生，于是乎始耕。事农之道，见生而艺生，见死而获死。天发时，地产财，不与人期。有年祀土，无年祀土。无失人时，迨时而作，过时而止，老弱之力可使尽起。不知时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当其时而薄之，此从事之下也。

夫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稼欲产于尘土而殖于地坚者，慎其种，勿使数，亦无使疏。于其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余。畎欲深以端，亩欲沃以平，下得阴，上得阳，然后盛生。立苗有行，故速长；强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疏为冷风，则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余，就之则疏，是地之窃也。不除则芜，除之则虚，是事之伤也。

苗，其弱也欲孤，其长也欲相与居，其熟也欲相扶。三以为族，稼乃多谷。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后生者为秕。是故其耨也，长其兄而去其弟。树肥无使扶疏，树堯不欲专生而独居。肥而扶疏则多秕，堯而独居则多死。不知耨者，

去其兄而养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上下不安，则稼多死。

得时之禾，长稠而大穗，圜粟而薄糠，米饴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强。失时之禾，深芒而小茎，穗锐多秕而青苓。得时之黍，穗不芒以长，转米而寡糠。失时之黍，大本华茎，叶膏短穗。得时之稻，茎葆长稠，穗如马尾。失时之稻，纤茎而不滋，厚糠而灾死。得时之麻，疏节而色阳，坚臬而小本，失时之麻，蕃柯短茎，岸节而叶虫。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其荚二七以为族，多枝数节，竞叶繁实，称之重，食之息。失时之菽，必长以蔓，浮叶虚本，疏节而小荚，得时之麦，长稠而颈族，二七以为行，薄翼而赤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时之麦，浮肿多病，弱苗而罢穗。是故得时之稼丰，失时之稼约，庶谷尽宜，从而食之，使人四卫变强，耳目聪明，凶气不入，身无疴殃。

善乎！孔子之言。冬饱则身温，夏饱则身凉。夫温凉时适，则人无病疹。人无病疹，是疫疠不行。疫疠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谷者人之天。”是以兴王务农。王不务农，是弃人也。王而弃人，将何国哉？

兵道篇

秦景主将示强兵于天下，使庶长鲍戎必致命亢仓子，待以壤邑十二，周实迫之。亢仓子至自荣泉，宾于上馆。景主三日弗得所问。下席，北首顿圭，曰：“天果无意恤孤耶？”亢仓子油然顾盼，曰：“朕以主为异之问，而宁弊弊焉以斫刺为故？抑者亦随其欲而得正焉，无如可矣。”

景主一拜再举，敛黼衽，端圭抑首而坐，曰：“实惟天所命。”亢仓子仰衿而嘘，俯正颜色曰：“原兵之所起，与始有人俱。夫兵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于天。故兵之所自来上矣，尝无少选之不用，贵贱、长少、贤愚相与同。察兵之兆：在心怀患

而未发，兵也；疾视、作色，兵也；傲言、推梭，兵也；侈斗、攻战，兵也。此四者，鸿细之争也。

“未有蚩尤之时，人实揭材木以斗矣，黄帝用水火矣，共工称乱矣，五帝相与争矣。一兴一废，胜者用事。夫有以咽药而死者，欲禁天下之医，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而丧其国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废，譬水火焉，善用之则为福，不善用之则为祸。是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悦也，若孝子之见慈亲，饿隶之遇美食，号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深谷也。

“胜负之决，勿征于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死生荣辱之道一，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凡军，欲其众也；心，欲其一也。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古之至兵，盖重令也。故其令强者，其敌弱；其令信者，其敌诎。先胜之于此，则胜之于彼。诚若此，则敌胡足胜也？凡敌人之来也，以求利也。今来而得死，且以走为利，敌皆以走为利，则刃无所与接矣。此之谓至兵。

“傲虐奸诈之与义理反也，其势不俱胜，不两立。故义兵入于敌之境，则人知所庇矣。兵至于国邑之郊，不践果稼，不穴丘墓，不残积聚，不焚室屋。得人虏厚而归之，信与人期，以夺敌资，以章好恶，以示逆顺。若此而犹有愎狠、凌宕、不听者，虽行武焉，可也。

“先发声出号令曰：‘兵之来也，以除人之仇，以顺天之道。’故克其国，不屠其民，独诛所诛而已。于是举选秀士贤良而尊封之，求见孤疾长老而拯敬之。发府库之财，散仓廩之谷。不私其物，曲加其礼。今有人于此，能生死人，生一人则天下之人争事之矣。义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悦？故义兵至，则邻国之人归之若流水，诛国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远，得人滋众。”

辞未终，景主兴，稽首曰：“孤获闻先生教言，不觉气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滋益恭。”于是步前称觞为亢仓子寿，拜居首列，师位严于斋室。又月涉旬，辰加天关，白昼行道。

悟 真 篇

(宋) 张伯端

自序

嗟夫！人身难得，光阴易迁，罔测短修，安逃业报。不自及早省悟，惟只甘分待终，若临歧一念有差，堕三途恶趣，则动经尘劫，无有出期。当此之时，虽悔何及！故老释以性命学开方便门，教人修种以逃生死；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有习漏未尽，则尚徇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要枢，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辞，《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仲尼极臻乎性命之奥也。然其言之常略而不至于详者何也？盖欲序正人伦，施仁义礼乐之教，故于无为之道未尝显言，但以命术寓诸易象，以性法混诸微言耳。至于庄子推穷物累逍遥之性，孟子善养浩然之气，皆切几之。迨夫汉魏伯阳引易道交媾之体，作《参同契》以明大丹之作用；唐忠国师于语录首叙老庄言，以显至道之本末。如此，岂非教虽分三，道乃归一。

奈何后世黄缙之流各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歧，不能混一而同归矣！且今人以道门尚于修命，而不知修命之法理出两端：有易遇而难成者，有难遇而易成者。如炼五芽之气，服七曜之光，注想按摩，纳清吐浊，念经持咒，嚙水叱符，叩齿集神，休妻绝粒，存神闭息运眉间之思，补脑还精习房中之术，以至服炼金石草木之类，皆易遇而难成者。以上诸法，于修身之道率皆天裂，故施功虽多而求效莫验。若勤心苦志，日夕修持，止可以辟病，免遭非横，一旦不行，则前功渐弃。此乃迁延岁月，事必难成，欲望一得永得，还婴返老，变化飞升，不亦难乎！深可痛伤。盖近世修行之徒，妄有执著，不悟妙法之真，却怨神仙谩语。殊不知成道者皆因炼金丹而得，恐泄天机。遂托数事为名。其中惟闭息一法，如能忘机绝虑，即与二乘坐禅颇同。若勤而行之，

可以入定出神。奈何精神属阴，宅舍难固，不免长用迁徙之法，既未得金汞返还之道，又岂能回阳换骨，白日而升天哉！

夫炼金液还丹者，则难遇而易成。要须洞晓阴阳，深达造化，方能追二气于黄道，会三性于元宫，攒簇五行，和合四象，龙吟虎啸，夫唱妇随，玉鼎汤煎，金炉火炽，始得玄珠成象，太乙归真。都来片晌工夫，永保无穷逸乐。至若防危虑险，慎于运用抽添，养正持盈，要在守雌抱一。自然复阳生之气，剥阴杀之形，节气既周，脱胎神化，名题仙籍，位号真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时也。

今之学者，有取铅汞为二气，指脏腑为五形，分心肾为坎离，以肝肺为龙虎，用神气为子母，执津液为铅汞，不识浮沉，宁分主客？何异认他财为己物，呼别姓于亲儿；又岂知金木相克之幽微，阴阳互用之奥妙。是皆日月失道，铅汞异炉，欲望结成还丹，不亦远乎？

仆幼亲善道，涉猎三教经书，以至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术，靡不留心详究。唯金丹一法，阅尽群经及诸家歌诗契论，皆云日魂月魄，庚虎甲龙，水银朱砂，白金黑锡，坎男离女，能成金液还丹，终不言真铅真汞是何物也；不说火候法度，温养指归；加以后世迷徒恣其臆说，将先圣典教妄行笺注，乖讹万状，不惟紊乱仙经，抑亦惑误后学。仆以至人未遇，口诀难逢，遂至寝食不安，精神疲悴，虽询求遍于海岳，请益尽于贤愚，皆莫能通晓真宗，开照心腑。后至熙宁己酉岁，因随龙图陆公入成都，以夙志不回，初诚愈恪，遂感真人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其言甚简，其要不繁，可谓指流知源，语一悟百，雾开日莹，尘尽鉴明，校之丹经，若合符契。因念世之学仙者十有八九，而达真要者未闻一二。仆既遇真詮，安敢隐默，罄所得成律诗九九八十一首，号曰《悟真篇》。内七言四韵一十六首，以表二八之数；绝句六十四首，按周易诸卦；五言一首，以象太乙之奇；续添《西江月》一十二首，以周岁律。其如鼎器尊卑、药物斤两、火候进退、主客后先、存亡有无、吉凶悔吝，悉备其中

矣。于本源真觉之性有所未尽，又作为歌颂乐府及杂言等，附之卷末，庶几达本明性之道，尽于此矣。所期同志者览之，则见末而悟本，舍妄以从真。

时皇宋熙宁乙卯岁旦天台张伯端平叔叙。

七言四韵十六首

一

不求大道出迷途，纵负贤才岂丈夫。百岁光阴石火烁，一生身世水泡浮。只贪利禄求荣显，不顾形容暗瘁枯。试问堆金等山岳，无常买得不来无？

二

人生虽有百年期，寿夭穷通莫预知：昨日街头犹走马，今朝棺内已眠尸！妻财抛下非君有，罪业将行难自欺。大药不求争得遇，遇之不炼是遇痴。

三

学仙虽是学天仙，唯有金丹最的端。二物会时情性合，五行全处虎龙蟠。本因戊己为媒聘，遂使夫妻镇合欢。只候功成朝北阙，九霞光里驾翔鸾。

四

此法真中妙更真，都缘我独异于人；自知颠倒由离坎，谁识

浮沉定主宾？金鼎欲留朱里汞，玉池先下水中银。神功运火非终旦，现出深潭日一轮。

五

虎跃龙腾风浪粗，中央正位产玄珠。果生枝上终期熟，子在胞中岂有殊？南北宗源翻卦象，晨昏火候合天枢。须知大隐居廛市，何不深山守静孤？

六

人人自有长生药，自是迷途枉摆抛。甘露降时天地合，黄芽生处坎离交。井蛙应谓无龙窟，鸪鹑争知有凤巢。丹熟自然金满屋，何须寻草学烧茅。

七

要知产药川源处，只在西南是本乡。铅遇癸生须急采，金莲望远不堪尝。送归土釜牢封固，次入流珠厮配当。药重一斤须二八，调停火候托阴阳。

八

休炼三黄及四神，若寻众草更非真。阴阳得类方交感，二八相当自合亲。潭底日红阴怪灭，山头月白药苗新。时人要识真铅汞，不是凡砂及水银。

九

阳里阴精质不刚，独修一物转羸尪。劳形按引皆非道，服气餐霞总是狂；举世漫求铅汞伏，何时得见虎龙降？劝君穷取生身处，返本还源是药王。

十

好把真铅着意寻，莫教容易度光阴。但将地魄擒朱汞，自有天魂制水金。可谓道高龙虎伏，堪言德重鬼神钦；已知寿永齐天地，烦恼无由更上心。

十一

黄芽白雪不难寻，达者须凭德行深。四象五行全藉土，三元八卦岂离壬；炼成灵质人难识，消尽阴魔鬼莫侵。欲向人间留秘诀，未逢一个是知音。

十二

草木阴阳亦两齐，若还缺一不芳菲。初开绿叶阳先倡，次发红花阴后随。常道即斯为日用，真源反此有谁知？报言学道诸君子，不识阴阳莫乱为。

十三

不识玄中颠倒颠，争如火里好栽莲。牵将白虎归家养，产个

明珠是月圆。漫守药炉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群阴剥尽丹成熟，跳出樊笼寿万年。

十四

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稀。东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生数五，三家相见结婴儿。婴儿是一含真气，十月胎圆入圣基。

十五

不识真铅正祖宗，万般作用枉施功。休妻漫遣阴阳隔，绝粒徒教肠胃空。草木金银皆滓质，云霞日月属朦胧。更饶吐纳并存想，总与金丹事不同。

十六

万卷仙经语总同，金丹只此是根宗。依他坤位生成体，种在乾家交感宫。莫怪天机俱漏泄，都缘学者自迷蒙。若人了得诗中意，立见三清太上翁。

七言绝句六十四首

一

先把乾坤为鼎器，次将乌兔药来烹。既驱二物归黄道，争得金丹不解生。

二

安炉立鼎法乾坤，冶炼精华制魄魂，聚散氤氲成变化，敢将玄妙等闲论。

三

休泥丹灶费工夫，炼药须寻偃月炉，自有天然真火育，何须柴炭及吹嘘。

四

偃月炉中玉蕊生，朱砂鼎内水银平。只因火力调和后，种得黄芽渐长成。

五

咽津纳气是人行，有药方能造化生。鼎内若无真种子，犹将水火煮空铛。

六

调和铅汞要成丹，大小无伤两国全。若向真铅何物是，蟾光终日照西川。

七

未炼还丹莫入山，山中内外尽非铅。此般至宝家家有，自是愚人识不全。

八

竹破须将竹补宜，抱鸡当用卵为之。万般非类徒劳力，争似真铅合圣机。

九

用铅不得用凡铅，用了真铅也弃捐。此是用铅真妙诀，用铅不用是诚言。

十

虚心实腹义俱深，只为虚心要识心，不若炼铅先实腹，且教守取满堂金。

十一

梦谒西华到九天，真人授我指玄篇，其中简易无多语，只是教人炼汞铅。

十二

道自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阴阳。阴阳再合成三体，三体重生万物昌。

十三

坎电烹轰金水方，火发昆仑阴与阳，二物若还和合了，自然丹熟遍身香。

十四

离坎若还无戊己，虽含四象不成丹。只缘彼此怀真土，遂使金丹有返还。

十五

日居离位反为女，坎配蟾宫却是男。不会个中颠倒意，休将管见事高谈。

十六

取将坎位中心实，点化离宫腹内阴。从此变成乾健体，潜藏飞跃总由心。

十七

震龙汞出是离乡，兑虎铅生在坎方。二物总因儿产母，五行全要入中央。

十八

月才天际半轮明，早有龙吟虎啸声，便好用功修二八，一时辰内管丹成。

十九

华岳山头雄虎啸，扶桑海底牝龙吟，黄婆自解相媒合，遣作夫妻共一心。

二十

西山白虎正猖狂，东海青龙不可当。两手捉来令死斗，化成一块紫金霜。

二十一

赤龙黑虎各西东，四象交加戊己中，复姤自兹能运用，金丹谁道不成功。

二十二

先且观天明五贼，次须察地以安民，民安国富当求战，战罢方能具圣人。

二十三

用将须分左右军，饶他为主我为宾，劝君临阵休轻敌，恐丧吾家无价珍。

二十四

火生于木本藏锋，不会钻研莫强攻，祸发总因斯害己，要须制伏觅金公。

二十五

金公本是东家子，送在西邻寄体生。认得唤来归舍养，配将姝女作亲情。

二十六

姝女游行自有方，前行须短后须长。归来却入黄婆舍，嫁个金公作老郎。

二十七

织识朱砂与黑铅，不知火候也如闲，大都全藉修持力，毫发差殊不作丹。

二十八

契论经歌讲至真，不将火候著于文。要知口诀通玄处，须共神仙仔细论。

二十九

八月十五玩蟾辉，正是金精壮盛时。若到一阳来起复，便堪进火莫延迟。

三十

一阳才动作丹时，铅鼎温温照幌帷。受气之初容易得，抽添运用却防危。

三十一

玄珠有象逐阳生，阳极阴消渐剥形，十月霜飞丹始熟，此时神鬼也须惊。

三十二

前弦之后后弦前，药味平平气象全，采得归来炉里煅，炼成温养自烹煎。

三十三

长男乍饮西方酒，少女初开北地花，若使青娥相见后，一时关锁在黄家。

三十四

兔鸡之月及其时，刑德临门药象之。到此金砂宜沐浴，若还加火必倾危。

三十五

日月三旬一遇逢，以时易日法神功。守城野战知凶吉，增得灵砂满鼎红。

三十六

否泰才交万物盈，屯蒙二卦禀生成。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群爻漫役情。

三十七

卦中设象本仪形，得象忘言意自明。后世迷人惟泥象，却行卦气望飞升。

三十八

天地盈虚自有时，审能消息始知机。由来庚甲申明令，杀尽三尸道可期。

三十九

要得谷神长不死，须凭玄牝立根基，真金既返黄金室，一颗明珠永不离。

四十

玄牝之门世罕和，休将口鼻妄施为。饶君吐纳经千载，争得金乌搦兔儿。

四十一

异名同出少人知，两者玄玄是要机。保命全形明损益，紫金丹药最灵奇。

四十二

始于有作人难见，及至无为众始知。但为无为为要妙，岂知有作是根基。

四十三

黑中有白为丹母，雄里怀雌是圣胎，太乙在炉宜慎守，三田聚宝应三台。

四十四

恍惚之中寻有象，杳冥之内觅真精。有无从此自相入，未见如何想得成。

四十五

四象会时玄体就，五行全处紫金明。脱胎入口功通圣，无限龙神尽失惊。

四十六

华池宴罢月澄辉，跨个金龙访紫微。从此众仙相见后，海田陵谷任迁移。

四十七

要知炼养还丹法，须向家园下栽种。不假吹嘘并著力，自然丹熟脱灵胎。

四十八

休施巧伪为功力，认取他家不死方。壶内施添延命酒，鼎中收取返魂浆。

四十九

雪山一味好醍醐，倾入东阳造化炉。若过昆仑西北去，张骞始得见麻姑。

五十

不识阳精及主宾，知他那个是疏亲。房中空闭尾闾穴，误杀阎浮多少人。

五十一

万物芸芸各返根，返根复命即长存。知常返本人难会，妄作招凶往往闻。

五十二

欧冶亲传铸剑方，莫邪金水配柔刚。炼成便会知人意，万里诛妖一电光。

五十三

敲竹唤龟吞玉芝，鼓琴招凤饮刀圭。近来透体金光现，不与凡人话此规。

五十四

药逢气类方成象，道在希夷合自然。一粒灵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五十五

赫赤金丹一日成，古仙垂语实堪听。若言九载三年者，总是推延款日程。

五十六

大药修之有易难，也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积行施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

五十七

三才相盗食其时，此是神仙道德机。万化既安诸虑息，百骸俱理证无为。

五十八

阴符宝字逾三百，道德灵文满五千。今古上仙无限数，尽从此处达真詮。

五十九

饶君聪慧过颜闵，不遇真师莫强猜。只为丹经无口诀，教君何处结灵胎。

六十

了了心猿方寸机，三千功行与天齐。自然有鼎烹龙虎，争奈担家恋子妻。

六十一

未炼还丹须速炼，炼了还须知止足。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

六十二

须将死户为生户，莫执生门号死门。若会杀机明反覆，始知害里却生恩。

六十三

祸福由来互倚伏，还如影响相随逐。若能转此生杀机，反掌之间灾变福。

六十四

修行混俗且和光，圆即圆兮方即方。显晦逆从人莫测，教人争得见行藏。

五言四韵一首

女子着青衣，郎君披素练。见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见。恍惚里相逢，杳冥中有变。一霎火焰飞，真人自出现。

西江月十二首

—

内药还同外药，内通外亦须通。丹头和合类相同，温养两般作用。内有天然真火，炉中赫赫长红。外炉增减要勤功，妙绝无过真种。

二

此道至神至圣，忧君分薄难消，调和铅汞不终朝，早睹玄珠形兆。志士若能修炼，何妨在市居朝，工夫容易药非遥，说破人须失笑。

三

白虎首经至宝，华池神水真金。故知上善利源深，不比寻常药品。若要修成九转，先须炼己持心。依时采取定浮沉，进火须防危甚。

四

若要真铅留汞，亲中不离家臣，木金间隔会无因，须仗媒人勾引。木性爱金顺义，金情恋木慈仁。相吞相啖却相亲，始觉男儿有孕。

五

二八谁家姹女，九三何处郎君。自称木液与真金，遇土却成三性。更假丁公锻炼，夫妻始结欢情。河车不敢暂留停，运入昆仑峰顶。

六

七返朱砂返本，九还金液还真。休将寅子数坤申，但要五行

成准。本是水银一味，周流历遍诸辰。阴阳数足自通神，出入岂不离玄牝。

七

雄里内含雌质，真阴却抱阳精。两般和合药方成，点化魂灵魄圣。信道金丹一粒，蛇吞立变龙形。鸡餐乃亦化鸾鹏，飞入真阳清境。

八

天地才经否泰，朝昏好识屯蒙。辐来凑毂水朝宗，妙在抽添运用。得一万般皆毕，休分南北西东。损之又损慎前功，命宝不宜轻弄。

九

冬至一阳来复，三旬增一阳爻。月中复卦朔晨超，望罢乾终姤兆。日又别为寒暑，阳生复起中宵。午时姤卦一阴朝，炼药须知昏晓。

十

不辨五行四象，那分朱汞铅银。修丹火候未曾闻，早便称呼居隐。不肯自思己错，更将错路教人。误他永劫在迷津，似恁欺心安忍！

十一

德行修逾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与亲冤，始合神仙本愿。虎兕刀兵不害，无常火宅难牵。宝符降后去朝天，稳驾鸾车凤辇。

十二

牛女情缘道合，龟蛇类禀天然。蟾乌遇朔合婣娟，二气相资运转。总是乾坤妙用，谁能达此真诠。阴阳否隔即成愆，息得天长地远。

西江月又一首

丹是色身至宝，炼成变化无穷。更能性上究真宗，决了无生妙用。不待他身后世，现前获道神通。自从钟吕著斯功，尔后谁能继踵。

七言绝又五首

一

饶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抛身却入身。何以更能修大药，顿超无漏作真人。

二

投胎夺舍及移居，旧住名为四果徒。若会降龙并伏虎，真金起屋几时枯。

三

鉴形闭息思神法，初学艰难后坦途。倏忽纵能游万国，奈何屋旧却移居。

四

释氏教人修极乐，只缘极乐是金方。大都色相惟兹实，余二非真漫度量。

五

俗语常言合至道，宜向其中细寻讨。能于日用颠倒求，大地尘沙尽成宝。

还源篇

(宋) 佚名

还源篇序

泰素慕真宗，遍游胜境，参悟正法，愿以济世为心，专一存三，尤以养生为重。盖谓学仙甚易，而人自难；脱尘不难，而人未易，深可哀哉。古云：迷云锁慧月，业风吹定海。昔日在驿中，遇先师紫阳真人，以简易之语，不过半句，其证验之效，只在片时。知仙之可学，私自生喜。及其金液交结，圣胎圆成，泰故作还源篇八十一章五言绝句，以授晚学，早悟真詮。莫待老来铅虚汞少，急须猛省，寻师访道，修炼金丹，同证仙阶，变化飞升，实所愿望焉。杏林石泰得之序。

五言绝句

一

铅汞成真体，阴阳结太元，但知行二八，便可炼金丹。

二

汞是青龙髓，铅是白虎脂，掇来扫鼎内，采取要知时。

三

姹女骑铅虎，金翁跨汞龙，甲庚明正令，炼取一炉红。

四

蛇魄擒龙髓，龟魂制虎精，华池神水内，一朵玉脂生。

五

白雪飞琼苑，黄芽发玉园，但能如偃月，何处炼红铅。

六

药材开混沌，火候炼鸿蒙，十月胎仙化，方知九转功。

七

龙正藏珠处，鸡方抱卵时，谁知铅汞合，正可饮刀圭。

八

沐浴资坤水，吹嘘赖巽风，婴儿无一事，独处太微宫。

九

紫府寻离女，朱陵配坎男，黄婆媒合处，太极自涵三。

十

乾马馭金户，坤牛入木宫，阿谁将姹女，嫁去与金翁。

十一

姤女方二八，金翁正九三，洞房生瑞气，欢合产初男。

十二

昨夜西川岸，蟾光照碧海，采来归玉室，鼎内自煎熬。

十三

离坎非交媾，乾坤自化生，人能明此理，一点落黄庭。

十四

丹谷生神水，黄庭有太仓，更无饥渴想，一直抵仙乡。

十五

意马归神室，心猿守洞房，精神魂魄意，化作紫金霜。

十六

一孔三关窍，三关要路头，忽然轻运动，神水自周流。

十七

制魄非心制，拘魂岂意拘，惟留神与气，片晌结玄珠。

十八

口诀无多子，修丹在片时，温温行火候，十月产婴儿。

十九

夫妇初欢合，年深意转沉，洞房生瑞气，无日不春风。

二十

骤雨纸蝴蝶，金炉玉牡丹，三更红日赫，六月素霜寒。

二十一

海底飞全火，山巅动土泉，片时交媾就，正鼎起清烟。

二十二

凿破玄元窍，冲开混沌关，但知烹水火，一任龙虎蟠。

二十三

娑碣水中火，昆仑山上波，谁能知运用，大意要黄婆。

二十四

药取先天气，火寻太乙精，能知药取火，定里见丹成。

二十五

元气如何服，真精不用移，真精与元气，此是大丹基。

二十六

儒家明性理，释家打顽空，不识神仙术，金丹倾刻功。

二十七

偃月炉中汞，朱砂鼎内铅，龟蛇真一气，所产在先天。

二十八

朔望寻弦晦，抽添象缺圆，不知真造化，何物是真铅。

二十九

气是形中命，心为性内神，能知神气穴，即是得仙人。

三十

木髓烹金鼎，泉流注玉炉，谁将三百日，慢慢著功夫。

三十一

玉鼎烹铅液，金炉养汞精，九还为九转，温养象周星。

三十二

玉液滋神室，金胎结气枢，只寻自内药，不用检丹书。

三十三

火枣原元核，交梨岂有渣，终朝行火候，神水灌金花。

三十四

炼气徒施力，存神枉用功，岂知丹诀妙，镇日玩真空。

三十五

欲炼先天气，先干活水银，圣胎如结就，破顶见雷鸣。

三十六

气产非关肾，神居不在心，气神难捉摸，化作一团金。

三十七

一窃名玄牝，中藏气与神，有谁知此窃，更莫外寻真。

三十八

脾胃非神室，膀胱乃肾余，劝君休执泥，此不是丹梯。

三十九

内景诗千首，中黄酒一樽，逍遥无物累，身外有乾坤。

四十

乌兔相煎煮，龟蛇自缠绕，化成丹一粒，温养作胎仙。

四十一

万物生皆死，元神死复生，以神归气穴，丹道自然成。

四十二

神气归根处，身心复命时，这般真孔窍，料得少人知。

四十三

身里有玄牝，心中无垢尘，不知谁解识，一窍内涵真。

四十四

离坎真龙虎，乾坤正马牛，人人皆具足，因甚不知修。

四十五

魂魄为心主，精神以意包，如行火候，默默运初爻。

四十六

心下肾上处，肝西肺左中，非肠非肺腑，一气自流通。

四十七

妙用非关意，真机不用时，谁能知此窍，且莫任无为。

四十八

有物非无物，无为合有为，化权归手内，乌兔结金脂。

四十九

虎啸西山上，龙吟北海东，捉来须野战，寄在艮坤宫。

五十

复姤司明晦，屯蒙真晓昏，丹炉凝白雪，无处觅猿心。

五十一

黑汞生黄叶，红铅绽紫花，更须行火候，鼎里结丹砂。

五十二

木液须防兔，金精更忌鸡，抽添当沐浴，正是月圆时。

五十三

万籁风初起，千山月正圆，急须行正令，便可运周天。

五十四

药材分老嫩，火候用抽添，一粒丹光起，寒蟾照玉檐。

五十五

蚌腹珠曾剖，鸡窠卵易寻，无中生有物，神气自相侵。

五十六

神气非子母，身心岂夫妇，但要合天机，谁识结丹处。

五十七

丹头初结处，药物已凝时，龙虎交相战，东君总不知。

五十八

旁门并小法，异术及闲言，金液还丹诀，浑无第二门。

五十九

贵贱并高下，夫妻与兄弟，修仙如有分，皆可看丹经。

六十

屋破修容易，药枯生不难，但知归复法，金宝积如山。

六十一

魂魄成三性，精神会五行，就中分四象，攒簇结胎精。

六十二

定志求铅汞，灰心觅土金，方知真一窍，谁识此幽深。

六十三

造化无根蒂，阴阳有本源，这些真妙处，父子不相传。

六十四

留汞居金鼎，将铅入玉池，主宾无左右，只要识婴儿。

六十五

黄婆双乳美，丁老片心慈，温养无他术，无中养就儿。

六十六

绛阙翔青凤，丹田养玉蟾，壶中天不夜，白雪落纤纤。

六十七

琴瑟合谐后，箕裘了当时，不须行火候，又恐损婴儿。

六十八

长男才入兑，少女便归乾，巽宫并土位，关锁自周天。

六十九

弦后弦前处，月圆月缺时，抽添象刑德，沐浴按盈亏。

七十

老汞三斤白，真铅一点红，夺他天地髓，交媾片时中。

七十一

火候通玄处，古今谁肯传，未曾知采取，且莫问周天。

七十二

云散海棠月，春深杨柳风，阿谁知此意，举目问虚空。

七十三

人间无物累，天上有仙阶，已解乘云了，相将白鹤来。

七十四

心田无草秽，性地绝尘飞，夜静月明处，一声春鸟啼。

七十五

白金烹六卦，黑锡过三关，半夜三更里，金乌入广寒。

七十六

丹熟无龙虎，火终休汞铅，脱胎已神化，更作玉清仙。

七十七

塞断黄泉路，冲开紫府东，如何海蟾子，化鹤出泥丸。

七十八

江海归何处，山岩属甚人，金丹成熟后，总是屋中珍。

七十九

吕承钟口诀，葛授关心传，总没闲言语，都来只汞铅。

八十

汞铅归一鼎，日月要同炉，进火须防忌，教君结玉酥。

八十一

采取并交结，进火与沐浴，及至脱胎时，九九阳数足。

还源篇后序

夫炼金丹之士，须知冬至不在子时，沐浴亦非卯酉，汞铅二物，皆非涕唾精津气血液也。七返者返本，九还者还源。金精木液，遇土则交；龙虎马牛，总皆无相。先师《悟真篇》所谓“金丹之要，在乎神水华池”者，即铅汞也。人能知铅之出处，则知汞之所产；既知铅与汞，则知神水华池，既知神水华池，则可以炼金丹。金丹之功，成于片时，不可执九载三年之日程，不可泥年月日时而运用。钟离所谓“四大一身，皆属阴也”。如是，则不可就身中而求，特而寻身中一点阳精可也。然此阳精，在乎一窍，常人不可得而测度。只此一窍，则是玄牝之门，正所谓神水华池也。知此，则可以采取，然后交结，其次烹炼，至于沐浴，以及分胎，更须温养丹成。可不辨川源、知斤两、识时日者耶！泰自得师以来，知此身不可死，知此丹必可成。今既大事入手，以此诏诸未来学仙者云。杏林石泰得之又序。

重阳立教十五论

(宋) 王重阳

住庵

凡出家者，先须投庵。庵者，舍也，一身依倚。身有依倚，心渐得安，气神和畅，入真道矣。凡有动作，不可过劳，过劳则损气；不可不动，不动则气血凝滞。须要动静得其中，然后可以守常安分。以是住庵之法。

云游

凡游历之道有二：一者，看山水明秀、花木之红翠，或玩州府之繁华，或赏寺观之楼阁，或寻朋友以纵意，或为衣食而留心。如此之人，虽行万里之途，劳形费力，遍览天下之景，心乱气衰，此乃虚云游之人。二者，参寻性命，求问妙玄，登巖险之高山，访明师之不倦，渡喧轰之远水，问道无厌。若一句相投，便有圆光内发，了生死之大事，作全真之丈夫。如此之人，乃真云游也。

学书

学书之道，不可寻文而乱目，当宜采意以合心，舍书探意采理，舍理采趣，采得趣则可以收之入心，久久精诚，自然心光洋溢，智神踊跃，无所不通，无所不解。若到此，则可以收养，不可驰骋耳，恐失于性命。若不穷书之本意，只欲记多念广，人前谈说，夸诩才俊，无益于修行，有伤于神气，虽多看书，与道何益？既得书意，可深藏之。

论合药

药者，乃山川之秀气，草木之精华。一温一寒，可补可泄；一厚一薄，可表可托。肯精学者，活人之性命。若盲医者，损人之形体。学道之人，不可不通。若不通者，无以助道。不可执著，则有损于阴功。外贪财货，内费修真不足，今生招愆，切忌来生之报。吾门高弟，仔细参详。

论盖造

茅庵草舍，须要遮形。露宿野眠，触犯日月。苟或雕梁峻宇，亦非上士之作为；大殿高堂，岂是道人之活计。斫伐树木，断地脉之津液；化道货财，取人家之血脉。只修外功，不修内行，如画饼充饥，积雪为粮，虚劳众力，到了成空。有志之人，早当觅身中宝殿。体外朱楼，不解修完，看看倒塌。聪明君子，细细察详。

论合道伴

道人合伴，本欲疾病相扶，你死我埋，我死你埋。然先择人，而后合伴。不可先合伴，而后择人。不可相恋，相恋则系其心。不可不恋，不恋则情相离。恋欲不恋，得其中道可矣。

有三合三不合：明心，有慧，有志，此三合也；不明著外境，无智慧，性愚浊，无志气，干打哄，此三不合也。立身之本在丛林，全凭心志，不可顺人情，不可取相貌，唯择高明者是上法也。

论打坐

凡打坐者，非言形体端然，瞑目合眼，此是假坐也。真坐者，须要十二时辰，住行坐卧，一切动静中间，心如泰山，不动不摇。把断四门，眼、耳、口、鼻，不令外景入内。但有丝毫动静思念，即不名静坐。如能此者，虽身处于尘世，名已列于仙位。不须远参他人，便是身内贤圣。百年功满，脱壳登真，一粒丹成，神游八表。

论降心

凡论心之道，若常湛然，其心不动，昏昏默默，不见万物，冥冥杳杳，不内不外，无丝毫念想，此是定心，不可降也。若随境生心，颠颠倒倒，寻头觅尾，此名乱心也，速当剪除，不可纵放，败坏道德，损失性命。住行坐卧常勤降，闻见知觉为病患矣。

论炼性

理性如调琴，弦紧则有断，慢则不应，紧慢得中，琴可调矣。则又如铸剑，钢多则折，锡多则卷，钢锡得中，则剑可矣。调炼性者，体此二法，则自妙也。

论匹配五气

五气聚于中宫，三元攒于顶上。青龙喷赤雾，白虎吐乌烟，万神罗列，百脉流冲，丹砂晃朗，铅汞凝澄。身且寄向人间，神已游于天上。

论混性命

性者，神也；命者，气也。性若见命，如禽得风，飘飘轻举，省力易成。《阴符经》云：禽之制在气，是也。修真之士，不可不参，不可泄漏于下士，恐有神明降责。性命是修行之根本，谨紧锻炼矣。

论圣道

入圣之道，须是苦志多年，积功累行，高明之士，贤达之流，方可入圣之道也。身居一室之中，性满乾坤，普天圣众，默默护持，无极仙君，冥冥围绕，名集紫府，位列仙阶。形且寄于尘中，心已明于物外矣。

论超三界

欲界、色界、无色界，此乃三界也。心忘虑念，即超欲界；心忘诸境，即超色界；不著空见，即超无色界。离此三界，神居仙圣之乡，性在玉清之境矣。

论养身之法

法身者，无形之相也。不空不有，无后无前，不下不高，非短非长。用则无所不通，藏之则昏默无迹。若得此道，正可养之。养之多则功多，养少则功少。不可愿归，不可恋世，去住自然矣。

论离凡世

离凡世者，非身离也，言心地也。身如藕根，心似莲花，根在泥而花在虚空矣。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矣。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

言十五论者，警门中有志之人，深可详察知之。

太上感应篇

(宋) 李昌龄

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月晦之日，灶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

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履邪经，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

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长。遏恶扬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

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诋诸无识，谤诸同学，虚诬诈伪，攻讦宗亲。刚强不仁，很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谄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陵孤逼寡。弃法受赂。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自罪引他，壅塞方术。訾谤圣贤。侵陵道德，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愿人有失，毁人成功。危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废公。窃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丑，讦人之私。耗人货财，离人骨肉。侵人所

爱。助人为非，逞志作威。辱人求胜，败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认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誉，包贮险心。挫人所长，护己所短。乘威迫胁，纵暴杀伤。

无故剪裁，非礼烹宰。散弃五谷，劳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决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贵，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私之。负他货财，愿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见人失便，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埋蛊厌人，用药杀树。恚怒师傅，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虏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逸乐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河风骂雨，斗合争讼。妄逐朋党，用妻妾语，违父母训。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贪冒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

毁人称直，骂神称正。弃顺效逆，背亲向疏。

指天地以证鄙怀，引神明而鉴猥事。旋与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施設。淫欲过度。心毒貌慈，秽食餽人，左道惑众。

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压良为贱，谩募愚人。贪婪无厌。咒诅求直，香酒悖乱。骨肉忿争。

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夸，常行妒忌。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嫚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挟外心。自咒咒他，偏憎偏爱。越井越灶，跳食跳人。损子堕胎，多行隐僻。晦腊歌舞，朔旦号怒。对北涕唾及溺，对灶吟咏及哭。又以灶火烧香，秽柴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辄指三光，久视日月。春月燎猎，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

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又诸横取人财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渐至死丧，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

妄取之直。又枉杀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

高上玉皇心印妙经

上药三品，神与气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存无守有，顷刻而成。回风混合，百日功灵。

默朝上帝，一纪飞升。知者易悟，昧者难行。履践天光，呼吸育清。出玄入牝，若亡若存。绵绵不绝，固蒂深根。

人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其气，气合其真。不得其真，皆是强名。神能入石，神能飞形，入水不溺，入火不焚。

神依形生，精依气盈。不凋不残，松柏青青。三品一理，妙不可听。其聚则有，其散则零。七窍相通，窍窍光明。

圣日圣月，照耀金庭。一得永得，自然身轻。太和充溢，骨散寒琼。得丹则灵，不得则倾。丹在身中，非白非青。诵持万遍，妙理自明。

高上玉皇本行集经

清微天宮神通品第一

尔时元始天尊在清微天中，玉京金阙，七宝玄苑，玉皇宫殿，升光明座，与无鞅数众，宣说灵宝清净真一不二法门。是时，玉皇尊帝，与诸真圣、飞天大圣、无极神王、灵童玉女九千万人，清斋建节，侍在侧焉。于时，玉帝知时欲至，即于会前，举六通力，放大光明，遍照诸天，无极梵刹，一切境界，皆大震动。十方无极，一切世界，俱同琉璃玻璃，无有隔碍。十方来众，并乘五色琼轮，琅舆碧辇，九色玄龙，十绝羽盖。麟舞凤唱，啸歌嘒嘒。灵妃散花，金童扬烟。赞咏洞章，浮空而来。是时，梵天一切金仙、大乘菩萨，四众八部，承斯光照，皆乘金碧九霞，流景飞云玉舆。庆霄四会，三辰吐芳，飞香八奏，旋绕道前。雨众妙花，如云而下，遍覆会前。

是时其光遍照诸天，下烛下方无极世界，同玄都境。凡彼人间，上近九天，通接交连，至亲至迩。凡彼下方，无极世界，山陵坡坂，沟涧溪谷，缅平如掌。六合至迩，三境非遥。天宝台殿，星罗人间，琼瑰罗列，朗耀云衢。七宝栏楯，以界道路。玉树仙花，葩灿珠实。景秀丹田，芝草绵覆。时彼下方，皆见诸天钧天妙乐，随光旋转，自然振响。又复皆见鸾啸凤唱，飞鸣应节，龙戏麟盘，翔舞天端。诸天宝花，零乱散落，遍满道路。是时凡圣驱异，幽暗开光。天人悦庆，踊跃欢欣。凡夫学士，尽得飞升。仰观劫仞，宝台俯眄，紫云弥罗。是诸世界一切人民，咸臻道炁，白首面皱，皆得化度。绀发朱颜，少壮幼稚，转得形容，光泽美好。苦恼痊平，普蒙解脱，安乐快然。天下歌谣，欣国太平。当尔之时，神风遐著，万炁扬津。天震地裂，枯骨更生。沉尸飞魄，皆起复形。丰都铁围，长夜九幽，即时破坏。地狱苦魂，化生诸天。三恶道苦，一时解脱。时诸罪辈，以斯光力，得生十方诸大天宫。

尔时玉皇，即分其身，遍于十方诸大天宫，令诸天宫，自然化现，白玉为京，黄金为阙，七宝玄苑，大光明殿，具光明座。幢节幡盖，异宝奇花，遍布是处。尔时玉皇即以所分之身，遍于是处白玉京中，黄金阙内，七宝玄苑，大光明殿，光明座上，普为十方，演说清净解脱之道。时化玉帝，各以无量天真大圣、妙行真人、灵妃玉女，侍列左右。是诸玉女，颜容姝妙，端丽奇特。天珍异宝，庄严身相。言音清澈，众所乐闻。如是诸女，其身复出微妙解脱自然之香，是香芬馥，周遍诸天极妙乐土，及诸大地，一切福处。六道一切众生，闻是香者，普蒙开度。所谓天道、人道、魔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若诸天道，一切天人，或有能闻是此香者，五衰四相，永得除灭，转增天福。若诸人道，王臣兆庶，或有能闻是此香者，即得人天长寿之乐。身或灭度，乃得脱壳尸解之道。若诸魔道，一切诸魔，或有能闻是此香者，安处天宫，斗战之苦，各得休息。若诸地狱道，一切众生，或有能闻是此香者，离地狱苦，得净土乐。若诸饿鬼道，一切饿鬼等，或有能闻是此香者，即得饱满，无饥渴恼。若诸畜生道，一切畜生，或有能闻是此香者，脱畜生苦，得智慧乐。

尔时诸生天罪众，既得生是胜天宫已，缘承慈光摄受之故，便得觉悟，各各明了罪福因缘，与诸眷属，作天伎乐，来诣帝前。是诸众等，各各含悲，俱发声言。前后经千劫万劫，不见三光，常处黑暗三恶道中，多受苦恼。伏蒙玉帝方便放光，悯救我等，皆生天上，是诸恶业，悉皆灭尽，无诸系滞，皆得往生。仰朝玉帝，各到道场，是诸生天，一切罪众，说是语已，稽首复位。尔时玉帝出大妙音，普告十方诸天圣众：“汝等谛听，此诸罪辈，旷劫以来，纵无明性，造十恶业。六尘遍染，三业萦缠。肆意任心，曾无觉悟。阴罪阳过，日积月深。背道违真，顺邪弃正。举心运念，动结愆尤。遂使命过之后，身落三途，不得解脱。若非今日，遇是法筵，何由出离？”

尔时诸天化身玉帝，即以神通不动其所，移接天人，皆令得至清微天宫，玉清圣境，元始会下。是诸众等，不觉不知。是时天尊众会，见是十方玉帝化身，普皆来集天尊会前，如无边明镜，照诸影像，互相容入。时诸大众，稽首瞻仰玉帝化身。圣中最尊，增长清信，益加志乐，心无退转，起大坚固。时诸天人，迺得生天，忽睹天尊胜会道场，清净第一，无为功德之所庄严，踊跃欢喜，一时作礼，叹未曾有。

尔时十方诸化玉帝，俱复一体，从法座起，北向长跪。天尊言曰：“往昔去世有国，名号光严妙乐。其国王者，名曰净德。时王有后，名宝月光。其王无嗣，尝因一日，作是思惟：我今将老而无太子，身或崩殁，社稷九庙，委付何人？作是念已，即便敕下诏诸道众，于诸宫殿，依诸科教，悬诸幡盖，清净严洁，广陈供养，六时行道，遍祷真圣。已经半载，不退初心。忽夜，宝月光皇后梦太上道君与诸至真，金姿玉质，清净之俦，驾五色龙舆，拥耀景旌，阴明霞盖。是时，太上道君安坐龙舆，抱一婴儿，身诸毛孔，放百亿光，照诸宫殿，作百宝色。幢节前导，浮空而来。是时皇后心生欢喜，恭敬接礼长跪道前，白道君言：“今王无嗣，愿乞此子为社稷主。伏愿慈悲，哀悯听许。”

尔时道君答皇后言：“愿特赐汝。”是时皇后礼谢道君，而乃收之。皇后收已，便从梦归。觉而有孕，怀胎一年，于丙午岁正月九日午时，诞于王宫。当生之时，身宝光焰，充满王国。色相妙好，观者无厌。幼而敏慧，长而慈仁。于其国中，所有库藏，一切财宝，尽将散施穷乏困苦、鰥寡孤独、无所依怙、饥馑癯残，一切众生。仁爱和逊，歌谣有道。化及遐方，天下仰从。归仁太子，父王加庆。当尔之后，王忽告崩。太子治政，俯念浮生，告敕大臣，嗣位有道。遂舍其国，于普明香严山中修道，功成，超度过是劫已历八百劫，身常舍其国为群生，故割爱学道。于此后经八百劫，行药治病，拯救众生，令其安乐。此劫尽已，又历八百劫，

广行方便，启诸道藏，演说灵章，恢宣正化，敷扬神功，助国救人，自幽及显。过此已后，再历八百劫，亡身殒命，行忍辱故，舍己血肉。如是修行三千二百劫，始证金仙，号曰清静自然觉王如来教诸菩萨，顿悟大乘正宗，渐入虚无妙道。如是修行，又经亿劫，始证玉帝。说是语已，法筵清众，异口同声，叹未曾有。

尔时，众中有一玉女，名曰夜光，从座而起，严整衣冠，从容雅步，长跪道前，白天尊言：“臣宿昔何幸，仰侍御前。亲奉供养，已经亿劫。三清境界，金阙王京，寂淡逍遥，快乐自在。嬉游圣域，餐听法音，未尝见此希有之事。不审向来光内所现，十方诸天，变现圣境，皆有玉帝应化法身。天真大圣，妙行真人，灵妃玉女，以为侍卫。是诸玉女，相貌端严，形体姝妙，出众妙香，无与等者。复蒙玉帝，神通移接，今皆普集在清微天。未审今此玉女，以何因缘，得证如是无上色身？恩惟圣慈，示以未悟。”

尔时天尊谓夜光玉女言：“汝固初入圣流，虽有智慧，未能明了。此诸玉女，乃自往昔无量劫中，修诸妙行，具解脱门，同清静信，同清静解，同清静念，同清静行，同清静身，同清静心，同清静意，同清静果，同清静报，同大慈心，同大悲心。覆护众生，如母抚念，爱于赤子。奉戒专一，冥心大道。清斋弘誓，千万劫中，尊奉玉帝。此诸玉女，非实是女，皆天至真，为度群生，现玉女身。是故身色神通，智慧隐显，变化与帝同焉。”尔时，夜光闻是说已，心得开悟，稽首欢喜，默然复位。尔时，高虚清明天主与诸天眷属，馭八景鸾輿荫九光宝盖。奏玄歌妙乐，咏无量洞章。散天宝花，喷天真香。飞步游空，来诣道前。承天尊玉帝威神之力，是诸宝花即于空中化一宝盖，荫覆大众，无不周遍。是时高虚清明天主见此希有，稽首长跪，白天尊玉帝言：“贱臣懈怠，后会法筵。今日吉庆，兴此法桥，幽显圣凡，普沾圣泽，放大光明。现希有相，上照诸天，四梵六欲，一切乐土。诸真圣众，睹此光明，悉皆云集。下照下方，无极世界，同玄都境，近接九天。

灵风奏乐，宫商相和，激朗云庭，皆成洞章。一切众生，咸臻道化。丰都铁围，长夜九幽，一切地狱，受苦众生，尽承光力，皆生诸天，得受快乐。今日所散天宝奇花，旋结成盖，遍覆大众，尽承斯光，威神之力。臣等千劫良因，九天运会，皇道荡荡，正法兴隆。今日大吉，咸仰玄功。”是时高虚清明天主以偈赞玉帝曰：

金阙玄穹主，高上玉皇尊。

妙相冠诸天，慈光烛三界。

真圣妙道师，天人依仗师。

大乘垂法语，真一指迷途。

功德若虚空，赞扬无穷尽。

是穹苍主，浩劫之尊。妙见妙知，无等无伦。湛寂真静，杳亡杳存。上圣上灵，大神通光明，藏大丈夫，开化人天，教道无穷。大慈大悲，流焕法轮。为度群生，是号玉皇。穹苍真老，妙圆清静。智慧辩才，至道至尊。开度众生，故放是光。尔时高虚清明天主说偈赞叹已，天尊普告四众云：“是帝身，即道身也，非常体也，是无量功德之身，是清静自然之身，是神明坚固，不坏真空，无上法身。威灵恢廓，名声周遍。无幽不开，神奇堂堂，难可称焉。是帝非有为功德之所熏修。而帝昔虽下生人间，多劫行化，示大神通。而身清静，未尝不在金阙分身变化，应现随方，救济群生。超升道岸，普垂教法，开悟后人。依按奉行，登真成道。以斯功德之所庄严，是故光明常充诸天，神智妙达，莫可度量。是身光明，皆具妙号，所谓大神通光、大慈悲光、大喜舍光、大忍辱光、大平等光、大柔和光、大自在光、大利益光、大如意光、大智慧光、大吉祥光、大解脱光、大归依光、大功德光、大圆满光、大无碍光、无能胜光。是故汝等欲见是帝，乃不可得者，缘以汝等，尚于身口，不舍结习，烦恼行业。由是障故，不能得睹是帝慈颜。吾今为汝时会众等，宣示断障之法，汝等大众，宜各奉行。”时诸大众，不胜喜跃，各于至尊几前，稽首作礼，俱欲愿闻。

天尊言曰：“断障之法，当生大悲，无起疑惑，无起贪嗔，无起淫欲，无起嫉妒，无起杀害，无起凡情，无起凡思，无起昏垢，无起声色，无起是非，无起憎爱，无起分别，无起高慢，无起执着。凝神澄虑，万神调伏。心若太虚，内外贞白。无所不容，无所不纳。无令外邪，乱其至道。牵失真宗，败其灵根，盗其至宝。致尔万劫，永堕凡流，透入俗网，万魔来攻。百千万劫，不闻妙法。鬼神执诛，从生入死。是故汝等，应当志心善护真宗，无令丧失。如前所说，如是诸障，汝等各各当除断之。身得清净，超度诸难，是名道宝。持法栋梁，更当修奉。是此经典，如近是帝，生尊重心。注想尊容，称扬尊号。然后汝等，得睹慈颜，咸蒙护度，普闻妙法。亲奉供养，永无流转。”是时四众闻已欢喜，叹未曾有。

太上大光明圆满大神咒品第二

尔时天地始祖五老上帝稽首长跪，白天尊言：“伏闻高上玉皇，慈念苍生，普放神光，照烛法界。六凡四圣，普叨道荫。窃以凡夫短景，劫运将终，正道宜行，以济兆民。使修真之子，有期轻举；末代丞民俱获寿考。自昔元始洞玄灵宝赤书玉篇真文，生于元始之先，空洞之中。天地未根，日月未光，幽幽冥冥。无祖无宗，无气无象，无色无名，无形无绪，无音无声，混沌太无。灵文庵蔼，乍存乍亡。二仪待之以分，太阳待之以明。灵图革运，玄象推迁，乘机应会，于是存焉。玉帝授臣灵宝秘篆，大不可思议神咒，故天地得之而分判，三景得之而发光。灵文郁秀，洞映上清，发乎始青之天而色无定方。支势曲折，不可寻详。元始炼之于洞阳之馆，冶之于流火之庭。鲜其正文，莹发光芒。洞阳气赤，故号赤书。灵图既焕，万帝朝真。飞空步虚，旋行上宫。烧香散花，口咏灵章。是时天降十二玄瑞，地发二十四应上。庆九天之

灵奥，赞三天之宝明。神风既鼓，皇道咸畅。元始登命，太真按笔，玉妃拂筵，铸金为简，刻书玉篇。五老掌录，秘于九天灵都之馆。玉女典香，太华执巾，玉童侍卫，玉陛朝轩。九天上书，非鬼神所闻，故天宝之以致浮，地秘之以致安；五帝掌之以得镇，三光乘之以高明，上圣奉之以致神，高尊赏之以致真，五岳从之以得灵，天子得之以致治，国祚享之以太平。实灵文之妙德，乃天地之玄根。威灵恢廊，普加无穷；荡荡大化，为神明之宗。其量莫测，巍巍乎太空。明真有格，今当以行。是时元始革运，玄象开图。灵文郁秀，神表五方。分判天地，开化万灵，此太宗之业，可得暂披于灵囿乎！今皇道敷畅，泽被十方。仰观劫运，真风宜行。臣私心实欲，使云荫八遐，风洒兰林。寒条仰希华阳之繁，朽骸蒙受灵澳之津。仰对元慈，下伸丹恳。惟顾哀悯，俯念苍生。不审灵宝玉篇真文，可得见授下教于未闻者乎？”

于是元始天尊抚几高抗，凝真遐想。观时已至，普谓时会一切真圣，论定阴阳，推数劫会。移较河源，检录天度，选择种人。指拈太无，嘯朗九玄。念无开听于陈辞，有若闭碍求真之路。是时五老上帝启问不已，良久，元始天尊乃垂眄眦之容，慨尔叹曰：“微乎！深哉！子今所叩，岂不远乎！此元始灵宝之玄根，空洞自然之真文。生天立地，开化神明；施镇五岳，安国康民。灵宝玄妙，为万物之尊。天发玄瑞，灵应自然。今三天戾运，六天道行，杂法开化，当有三万六千种道，以择来者之心。此法运讫三龙之后，庚子之年，杂气普消，诸天庆会，吾真道乃行。今且可相付当录于上馆，未得行于下世。玄科有禁，不得便传，子可诣灵都紫微上宫，听天音于金格，取俯仰于神王，然后当使得备天文以总御元始之天也。”于是五老上帝与诸真圣，清香执戒，徘徊云路，嘯命十天。上诣上清太玄玉都寒灵丹殿紫微上宫，受俯仰之格。乃知天真贵重，难可即闻。还乃，更诣元始道前，谕以禁戒之仪，逊谢不逮。是时天尊慈颜愍喻灵关廊开登，命五老上帝，开洞阳之

馆，披九光八色之韞，灵锦之囊，出元始灵宝赤书玉篇真文、金书玉篆、微妙秘密、运御乾坤、大光明圆满大神咒玉章，以付五老上帝，及诸真圣，使依玄科，按法以传。

是时东方安宝华林青灵始老苍帝所受神咒诰命：“东方九气，始皇青天。碧霞郁垒，中有老人。总校图录，摄气举仙。（二十四字，青帝秘文，书于九天元台。主召九天上帝，校神仙图录。）岁星辅肝，角亢镇真。氏房心尾，四景回旋。箕主七辰，正斗明轮。承气捕非，扫除灾群。（三十二字秘文，书于紫微宫东华殿。主召星官，正天分度。）东山神咒，摄召九天。赤书符命，制会丰山。束魔送鬼，所诛无蠲。悉诣木宫，敢有稽延。（三十二字秘文，书于东华玄灵之馆。主摄鬼魔，正九天气。）下制东河，溟海水神。大劫洪灾，蛟龙负身。水府开道，通径百千。上帝赤文，风火无间。（三十二字秘文，书于九天东北玉阙丹台。主摄东海水帝，大劫洪灾，召蛟龙及水神事。此东方九气灵宝玉篇真文，合一百二十字，皆太上无上大光明圆满大神咒，空洞自然之书。一名生神保真洞玄章，一名东山神咒，一名青帝八威策文。）

右玉皇诰命，以锡东方安宝华林青灵始老苍帝九气天君，令统御东方诸天诸地、日月星宿、名山灵洞、水府泉宫、上圣高尊、真仙圣众、一切威灵、符命所临，如诰奉行。

南方梵宝昌阳丹灵真老赤帝所受神咒诰命：“南方丹天，赤帝玉堂。中有大神，号曰赤皇。上炎流烟，三气勃光。神仙受命，应会太阳。（三十二字赤帝秘文，书于九天洞阳之馆。主召九天神仙，图录金名。）荧惑辅心，井鬼守房。柳星张翼，抗御四乡。轸总七宿，回转天常。召运促会，正道驿行。（三十二字秘文，书于三气丹台，题于西南正阳。主召星官，明庆数正天分。）赤文命灵，北摄丰山。束送魔宗，斩灭邪根。符教所讨，明列罪原。南山神咒，威伏八方。群妖灭爽，万试摧亡。（四十字秘文，书于西南阳正玉阙。主制北丰，正鬼气。）南河水帝，太伯龙王。祝咒流行，普扫

不祥。洪水飞灾，上召蛟龙。开除水径，千道万通。敢有千试，摄送火宫。赤书所告，莫有不从。”（四十八字秘文，书于西南阳正西阙。主摄南海水帝，大运交期，洪水四出，召蛟龙及水神事。此南方三气灵宝玉篇真文，合一百五十二字，皆太上无上大光明圆满大神咒，空洞自然之书。一名南云通天宝灵经，一名九天无上之上咒，一名赤帝八威策文。）

右玉皇诰命，以锡南方梵宝昌阳丹灵真老赤帝三气天君，令统御南方诸天诸地、日月星宿、名山灵洞、水府泉宫、上圣高尊、真仙圣众、一切威灵，符命所临，如诰奉行。

中央宝劫洞清玉宝元灵元老黄帝所受神咒诰命：“中央总灵，黄上天元。始生五老，中皇高尊。摄气监真，总领群仙。典录玄图，宿简玉文。催运上气，普告万神。（四十字黄帝秘文，书于太玄玉宝玄台。主召神仙，玉简宿名，总归仙气。）镇星辅脾，回度北元。魁魈主非，截邪斩根。魑魍魑魍，扫秽除氛。魍正玄斗，明度天关。九天符命，金马驿传。（四十字秘文，书于玄都玉台。主摄星官，正天度数。）敕摄北帝，遏塞鬼门。剪除不祥，莫有当前。（十六字秘文，书于玄都玉台。主摄北帝，正天气，检鬼精。）中山神咒，召龙上云。制会黄河，九水河源。不得怠纵，善恶悉分。千妖万奸，上对帝君。敢有千试，太阳激愤。赤书玉字，宣告普闻。”（四十八字秘文，书于玄都玉台四壁，以摄中海水帝，四象之水，洪灾涌溢之数。主召水神，止蛟龙事。此中央一气灵宝玉篇真文，合一百四十四字，皆太上无上大光明圆满大神咒，空洞自然之书。一名宝劫洞清九天灵书，一名黄天大神咒，一名黄帝八威策文。）

右玉皇诰命，以锡中央宝劫洞清玉宝元灵元老黄帝一气天君，令统御中央皇天后土、日月星宿、名山灵洞、水府泉宫、上圣高尊、真仙圣众、一切威灵，符命所临，如诰奉行。西方七宝金门皓灵皇老白帝所受神咒诰命：“西方素天，白帝七门。金灵皓映，

太华流氛。白石峨峨，七气氤氲。上有始生，皇老大神。总领肺气，主校九天。检定图录，制召上仙。（四十八字白帝秘文，书于九天素灵宫，北轩之上。主召仙气，举仙道也。）太白检肺，奎娄守魂。胃昂毕觜，主制七关。参总斗魁，受符北元。（二十四字秘文，书于金阙玄窗，主摄白帝星官，正明天度。）赤书玉字，九天正文。摄召万气，普归帝君。（十六字秘文，书于九天金阙三图之馆，以摄六天鬼气。）西山神咒，八威七传。符水上龙，召山送云。在所校灵，同到帝门。辅卫上真，斩灭邪源。若有不祥，截以金关。赤书符命，风火驿传。”（四十八字秘文，书于九天金阙三图之馆。主摄西海水帝，制水中万怪恶毒之精。召云龙，以防水旱之灾也。此西方七气灵宝玉篇真文，合一百三十六字，皆太上无上光明圆满大神咒，空洞自然之书。一名金真宝明洞微篇，一名西山神咒，一名白帝八威召龙文。）

右玉皇诰命，以锡西方七宝金门皓灵皇老白帝七气天君，令统御西方诸天诸地、日月星宿、名山灵洞、水府泉宫、上圣高尊、真仙圣众、一切威灵、符命所临，如诰奉行。

北方洞阴朔单郁绝五灵元老黑帝所受神咒诰命：“北方玄天，五气徘徊。中有黑帝，双皇太微。总领符命，仙炼八威。青裙羽褐，龙文凤衣。上帝所举，制到玉阶。（四十字黑帝秘文，书于郁单无量玄元紫微台北轩之内，主召诸真人神仙图录。）北辰辅肾，斗牛卫扉。女虚危室，豁落四开。壁总七星，执凶纠非。却灾扫秽，明道动辉。（三十二字秘文，书于天心北元玄斗中。主摄北方星官，正天气也。）北山神咒，激阳起雷。流铃焕落，攫天镇威。北丰所部，万妖灭摧。（二十四字秘文，书于北方洞阴朔单郁绝元台。主摄天魔北帝，制伏恶神万鬼事。）九河倾沔，鸟母群飞。蛟龙通道，水陌洞开。赤文玉书，驿龙凤驰。（二十四字秘文，书于洞阴朔单郁绝元台。以摄北海水帝，制水中万精。主召蛟龙，兴云致雨以负身。此北方五气灵宝玉篇真文，合一百二十字，皆太

上无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空洞自然之书。一名本命紫微元神生真宝明文，一名北山神咒，一名黑帝八威制天文。）

右玉皇诰命，以锡北方洞阴朔单郁绝五灵元老黑帝五气天君，令统御北方诸天诸地、日月星宿、名山灵洞、水府泉宫、上圣高尊、真仙圣众、一切威灵，符命所临，如诰奉行。道言是大神咒者，元始之妙言，玉皇之真诰；上清自然之灵书，九天始生之玄札；空洞之灵章，上圣之秘语，玉晨之尊典。成天立地，开张万真。安神镇灵，成生兆民。匡御运度，保天长存。上制天机，中检五灵，下策地祇。啸命河源，运役阴阳，召神使仙，此至真之妙文。神应自然，致天高澄。令地固安，保镇五岳，万品存焉。玉帝昔授五老上帝，是时五老跪捧其章，秘题灵都之馆。天真皇人昔书其文，掌之于上清真境太玄玉都、寒灵丹殿紫微上官，累经劫运，而其文保固天根，无有毁沦，与运推迁。是大神咒，混之不浊，秽之愈清；毁之不灭，灭之极明。大有之文，天真所尊，自光真名，帝图刻简，昭示来生。斯文隐秘，不得窥闻。有得之子，保万气长存。勤行修奉，克致神仙。

玉皇功德品第三

尔时玉虚上帝白天尊言：“惟愿慈悲，愿为四众帝释等，及四梵天王、一切诸人、一切诸仙、及未来一切众生，持是经人，说利益事。”尔时天尊告玉虚上帝言：“快哉斯问！不亦善乎！汝以慈悲愍念众生，故请问于我。”天尊言曰：“若有三界十方无量国土，及国王大臣，或兵戈并起，疫气大行，水旱虫蝗，凶灾饥馑。是其国君后妃、太子宰辅大臣，当发慈悲，为其黎庶，遍敕国内州县镇宰，令诸道流，清净严洁，于其观内，设大斋醮，六时行道，为转此经。当得国土清平，五谷丰熟，黎庶安泰。若复有人入诸山林，遇毒恶兽，但能存想一念真经，山神卫护，猛兽自退，

终不害己。若入江入海，采宝求珍，值遇恶风，如法持念是此真经，风浪顿止，安稳达岸。若在军阵，戈戟既接，两刃相交，存心默念，是此真经，是诸恶贼，悉自退散。若在牢狱枷锁之中，净心定虑，存念真经，冤枉自伸，即得解脱。若为邪精鬼贼众苦所加，如法持念是此真经，众邪远避，自然除愈。若人为求嗣息，如法尊重，持念此经。帝敕天曹，明检丹籍，九品之内，四果仙人，运应数合，谪降下生。为其作子，才辩明慧，人中尊贵。若妇人临难之月，如法持念是此真经，即得母子平安，生福德男女，人所爱敬。若为求官进职，爵禄亨达，贵遇人君。如法持念是此真经，即得职务迁转，子孙荣贵，世世不绝。若人欲求资财殷富，如法奉持是此真经，即得财宝充溢，衣食自然庆流，子孙传之万世。若人被诸恶星之所照，临困苦床枕，如法持念是此真经，是诸恶星返降吉祥。若人命过应入地狱，注名恶籍。父母师长，夫妻男女，当为亡人持念真经。或安置道场，幡花供养，即得亡者鬼籍尽除，神生净土。同苦罪众，咸蒙护度，承斯胜利，皆生天上。又此经所在之处，常有十天至真大圣、无极飞天神王，侍卫供养。持是经人，当得自称为正一真人。是人在处，自得十方至真至圣、金刚力士、潜护其人，如护己身。若出若入，游行之处，百邪避路，魔鬼殄除，精灵伏藏。一切灾殃，不能侵近。是持经人，命欲终时，更不见诸地狱恶相，即见天宫一切玉女持幢下迎，而生天上。如天福尽，下生人间，即得千生万生中，常为国王大臣。圣贤庆会，国土清平，人民乐业。常得宿性通明，遵奉大道，展转修持，至登道岸。是持经人，获福如是。又若有持是经人，若雨下时，起大悲心，如法向空念此经三卷一遍，其雨所沾，面所向方，一切众生，五逆十恶，一切重罪，悉皆消灭，一切重病，便得痊愈。是诸众生，命终之后，不堕地狱，神生净土，莲花化生，何况持是经者。又若有持是经人，若行于道路，值大风起吹，是持经之人，触身之尘，是尘所沾。一切众生、一切恶业，悉皆灭尽，更不堕

三恶道，当生天上。故知持经功德，不可思议。是持经人，若在江在河在海，沐浴其身，是水所沾，其中众生鱼鳖鼉鼉，一切水族，是诸众罪，悉得除灭。尽此一报之身，命过之后，更不受胎卵湿化一切等身。是持经人，口出一切语言，或善或恶，一切天魔外道，闻者皆是清净法音。是持经人，若遇诸神庙，能为其神诵咏是经。是诸鬼神，得闻是经，即脱鬼趣，登真仙道，恭敬是人，如奉是帝。若人在世不孝父母，不敬三宝，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作种种极重罪业。将命终时，若有道心正信众生，于其亡者，未气断时，起大悲心，于其头边，念帝尊号。或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乃至百遍千遍，是其亡者生前所造诸不善业，悉得消灭，更不堕诸恶趣，神升九天，何况受持是此经者。又若复有人自从往劫乃至今身，轮转人天，漂沉世域，积千愆万过在于己身。若遇是持经人，影暂映其身，如为帝光之所摄受。或与同语，或闻其声，如奉帝言道语之所慰谕。彼人罪障，永得除灭。又若持是经人，造作长幡，书帝名号于其幡上。悬诸长竿或在观宇，或在家庭。是幡被诸风吹，所指方面，一切众生，皆沾胜利，一切恶业，悉得除灭。又若有持是经人，书帝名号在一切有声物上，或钟或磬，铃铎铙钹，一切道具法事之属。或以道场，或以戏击，或被风触，是声出时，或远或近。一切众生闻是声已，所有罪障悉得清净。又若有持是经人，了悟生死，深入山林，修真学道。或时登临，上山顾望，目所及处，山林溪谷，舍生品类，有形无形，胎卵湿化，动植飞潜，种种诸类，所有罪业，永得除灭。身心清净，命终生天，何况受持是此经者。当知是人，即是道藏功德身也。

尔时天尊谓玉虚上帝言：“今我略说，未尽其妙。若广说之，凡流邪见疑惑不信。是经功德，穷劫难言。”尔时玉虚上帝闻是说已，心生欢喜，不胜踊跃。瞻仰慈颜，稽首赞叹而作颂曰：

九天之上，谓之大罗。

玉京金阙，云层峨峨。中有天帝，

仁慈惠和。至道无敌，降伏众魔。
天宝灵符，玉律金科。神仙亿万，
幢幡众多。闻者罪灭，永出爱河。
是号玉皇，穹苍真老。妙圆清净，
智慧辩才，至道至尊。三界师，
混元祖，无能胜主，四生慈父，
高天上圣，大慈仁者。十号圆满，
万德周身，无量度人，拨生死苦。

尔时玉虚上帝说是颂及十号已，是诸天众，异口同音，叹未曾有。

天真护持品第四

尔时昊天上帝，闻说经法，从座而起，长跪帝前，白言玉帝：愿为大众及诸人天持是经人，说利益事。尔时玉皇尊帝与方便意，开利益门，宣玉匮科，传灵宝法，告于昊天上帝言：“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受持功德。扶危拔苦，利益存亡，神妙之事。”众真稽首，俱发声言：“弟子等今日幸闻湛然常住之法，莫不上福三界诸天，下消三途毒害。惟愿慈悲愍臣等，故演斯妙义。”玉帝告曰：“若有众生孝养父母，恭敬三宝，竭忠于君；不杀不盗，不淫不妬，不嗔不恨，不骄不诈；奉戒持斋，冥心大道；生尊重心，持诵是经，我即敕下周流沙界，遍传十方无极世界。我敕东方东华帝君青骑、神仙兵马、无鞅数众，悉令下降，覆护受持是此经者。我敕东南扶桑大帝、与其部众、神仙兵马、无鞅数众、悉令下降，覆护受持是此经者。我敕南方朱陵大帝赤骑、神仙兵马、无鞅数众，悉令下降，覆护受持是此经者。我敕西南太华元老、与其部众、神仙兵马、无鞅数众，悉令下降，覆护受持是此经者。我敕西方皓灵皇老白骑、神仙兵马、无鞅数众、悉令下降，覆护受持是此经

者。我敕西北皇天上帝、与其部众、神仙兵马、无鞅数众，悉令下降，覆护受持是此经者。我敕北方紫微帝君黑骑、神仙兵马、无鞅数众，悉令下降，覆护受持是此经者。我敕东北冲虚天君、与其部众、神仙兵马、无鞅数众，悉令下降，覆护受持是此经者。我敕中央天皇大帝昆仑苍老黄骑、神仙兵马、无鞅数众，悉令下降，覆护受持是此经者。我敕上方来和天君、名山大洞、神仙兵马、无鞅数众，悉令下降，覆护受持是此经者。我敕下方一切金仙、四众八部、及诸眷属，悉令下降，覆护受持是此经者。我敕十方飞天神王、飞天大神、三官四圣、二曜九星、北斗南斗、东西中斗、二十八宿、周天众星、金刚力士神王等众，各与部众，悉令下降，覆护受持是此经者。我敕降魔力士、四天门王、五岳四渎、及余诸山四海、九江十二河源、山林川泽、一切主者，令与眷属，覆护受持是此经者。诸险恶处，令得安稳。我敕所在一切土地灵官并沟渠等，一切诸大力鬼王，皆令覆护受持是此经者。令众魔外道，悉皆慑伏，潜形遁迹，高飞海外，远避他方。如是山林社稷、廊庙血食之宾，一切鬼神当自消灭。五方行病瘟疫鬼帅、诸恶鬼神，并风王水怪、孽龙妖神、土精木魅，尽自消灭。五虚六耗，梦寐乖常，野道咒诅虫毒之类，皆自消灭。心欲愿者，一切如意，皆得满足。是持经人，或不依科教，未能修斋，未具净戒，以能信受尊重景慕是此经典，并同修斋护净戒者，是人功德坦然无碍，自在逍遥，号人中圣。德惠长新，同诸真人。

尔时昊天上帝闻是说已，即于帝前乃为歌曰：

大哉至道，无形无名。渺渺亿劫，
黄道开清。神清朗耀，九魂吐精。
玉虚澄辉，太霞高明。玉皇开化，
溥度天人。三元道养，二象摄生。
朽树故根，已枯复荣。蠢动翺息，
长生化形。怀胎含孕，俱得生成。

亡者命过，魂归三清。魄受炼度，
南宫飞升。今日大吉，皆得光明。
五帝鉴映，普告万灵。天神地祇，
及诸河源。五岳四渎，及诸名山。
洞玄洞虚，洞空洞仙。无极大圣，
至真尊神。无穷无极，普监度生。
恶根断绝，玄都记名。众真班列，
咸听帝言。经是帝敕，保诵持人。
至度道岸，无使灾侵。我奉帝命，
一切咸听。

尔时昊天上帝说是歌已，告大众言：“此玉皇妙法，语诸圣秘密言。路绝道断，微妙难思。巍巍大范，为神明之宗。保镇国土，拔度生死。”尔时昊天上帝说是语时，法筵清众，咸仰道言，溥得开悟。于是天尊而说偈曰：

玉帝功德大，玄理极幽深。
生于浩劫前，运化于古今。
我今说妙经，愍念诸有情。
此诚极妙法，功德中功德。
名号最上乘，无比为第一。
大光明王尊，威德圣希有。
能破暴恶魔，皆令心降伏。
能灭极重罪，皆令得清净。
若人闻是经，或闻是帝名，
稽首生恭敬，一切罪消灭。
十恶四重罪，五逆害父母，
信心一称名，随声尽消灭，
保护人天众。四相与五衰，
三途极重苦。人间见厄难，

凶年饥馑丧，毒药及厌魅。
刑狱与冤家，军阵斗战苦。
山林恶道中，虎豹豺狼等。
江海毒龙类，迅雷风雨雹。
水火及盗贼，虫毒所中心。
矢志发狂乱，蛇蝎毒恶虫。
邪魔凶怪神，伺求人便者。
由持是真经，普皆自散灭。
恶病久沉绵，梦寐亦不安。
非理欲残命，殄灭不为殃。
缘遇是经故，安稳得自在。
所有希求愿，财宝及富贵。
以此经功德，如意皆称遂。
神威自在仙，众德十一曜。
三十二天主，二十八宿王。
灵妃玉女等，天神及地祇。
三界虚空神，江海诸龙王。
水火及风神，宫殿与宅舍。
山林树木众，沟渠井泉神。
由持是经故，一切皆拥护。
衣食常自然，子孙居富贵。
出言人希闻，所至皆恭敬。
若为求男女，持诵此真经。
帝诏下天曹，落籍天仙人。
谪降生其家，为其作男女。
显贵人崇重，七祖尽升仙。
光大庆其门，延及父母亲。
吉祥常炽盛，灾障不能侵。

是故我今说，大众宜谛听。

慈悲度一切，皆令达上清。

于是天尊普告四众，凡人持念此经，受持帝号，皆道根深重，宿有善缘。此经尊妙，普度天人。但精心恭奉，家国安宁。保命度灾，扫诸不祥。天子王侯，得奉之者，致国太平，凶寇自夷。边域不争，兆民歌唱。普天兴隆，运推数周，正道当行。有得之者，天真妙重，秘之秘之。

报应神验品第五

尔时慈悲度厄真人、寻声救苦真人、济生度死真人、万福护身真人，俱从座起，越班而出，俱白天尊言：“若诸世末，凡夫虽宿有善缘，得遇是经，被诸邪障之汙，本末疑惑，不信是经功德。如是之人，见在过去，于诸地狱，得何罪报？惟愿圣慈说其报应恶趣之苦。”

是时天尊谓四真人云：“若诸世间刚强暴恶不善众生，终日竟夜，对诸道像，无恭敬心，出诽谤语，是罪当堕五无间狱。若得值遇是持经人，设诸方便，诱引劝谕。如是之人，暂灭恶心，信向是经，彼人罪业，净尽无余。又若有邪见，愚执恶人，睹持是经，生诸恶逆，偏眼邪视。至起一恶心，发一恶言，谤读如是持经之人，其罪过是命终之后，堕大地狱，永无出期。何况世间众生，得遇是经，不生敬仰，秽手汙触，荤口读诵，床榻不净，便将安置；或读是经，讲习俗语，共同戏笑，以为常典。如是之人，命过之后，堕无间狱，永无出期。殃缘九祖，受拷丰都。累及后世，害缠子孙。是人于地狱中，历无量劫，受大苦恼。遇无边圣，累承救拔，罪恶小减。又遇圣人救拔，得出生饿鬼中。历千万劫，不闻浆水之名。鬼报得出，生畜生中。畜生报出，若生人中，更生边夷外道而复女身，贫寒困苦，癯残百病，受无量苦。人所弃

擲，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轻斯经故，获罪如是。又若复有人初虽信受，后复慢易。善恶童子，上奏三官，黑簿添名，青编减筭。身歿之后，拘闭幽牢，往复三途，无由解脱。或于见世受种种病，疥癩癰疽，以为果报。忧悲苦恼，日夜相煎。而身或被横恶所加；或牢狱系锁非分；自害误食毒药；或被虎狼毒蛇之所啖食；或为冤家之所讎对；或行山林值遇恶人，被他屠割，推落崖岸；或被邪精魍魎之所残害；或值水火之所焚漂；或被刀兵之所横诛。轻斯经故，横丧天年。获如是果，获如是报，可不悲欤！可不痛欤！故报汝等依此奉行，勿生邪念。若诸念不生，万缘顿息。尘沙恶业，随心消散。一切灾魔自然殄灭。此经功德，不可思议。是诚无比最上妙法，诸经之王，有大利益，非人勿示。若诸天入，五衰四相，轮回侵逼。能舍除妄想，受持是经，坐招自然，天福益固，身度三界，与道长存。是此经典，无与等，无能胜，是大威德，大神咒。能令一切枯槁便生枝叶，花果茂盛；能除众生极重苦恼，能令短命众生而得长寿。此经功德，不可思议，叹莫能尽。若不宿植道本，广种福业，乃至经名，尚不得闻，何况得见是经。盖是经依三洞真格八万劫一传，此清都至真上圣所宝，秘于玉京金阙宸宫，甚为微妙，难可得遇。如宿有仙骨，当为九天真仙之人。得遇斯文，承斯缘故，后当赉金宝，从师告盟，受之方当。承机应运，乃可付焉。不得轻泄，敬之慎之。”于是天尊重宣此义，为说偈曰：

设使江河水，波浪能生莲，
慈乌毛能白，如经故难遇。
设使龟生毛，堪采为衣服，
夜月能消水，如经故难遇。
设使蚊蠓足，堪构为舟桥，
能载一切重，如经故难遇。
设使黄口雀，能衔诸太山，

掷之他方界，如经故难遇。
设使一叶舟，力能载昆仑，
浮渡于大海，如经故难遇。
设使诸水蛭，口能生巨齿，
其大如象牙，如经故难遇。
设使蓬蒿叶，能覆无鞅界，
荫芘无鞅众，如经故难遇。
设使乌巢类，同树一巢栖，
衔食共相饲，如经故难遇。
设使兔生角，堪用为梯磴，
上穷有顶天，如经故难遇。
设使鼯鼠等，缘于兔角梯，
至天能食月，如经故难遇。
设使驴颜唇，色如苹婆果，
复能作歌舞，如经故难遇。
设使蝇虫等，能饮鍾石酒，
迷荒而沉醉，如经故难遇。

尔时天尊宣说偈已，普告四众。是故持是经人，名功德身，一切有情被其荫故。持是经人，名神通身，一切吉祥咸臻集故。持是经人，名清净身，是诸恶业不能侵故。持是经人，名威德身，天魔异道不能摄故。持是经人，名无等身，上帝谣唱万神敬故。持是经人，名坚固身，恶劫大难不能损故。持是经人，名道藏身，口出语言鬼神仰故。持是经人，名慈悲身，六道众生赖其善故。持是经人，名大道身，出入所在无怖畏故。持是经人，名良医身，善行妙法安乐人故。持是经人，名光明身，常为帝光所摄受故。是持经人，名自在身，天宫妙境神能游故。持经功德，说不可尽。又若道士至人，能结坛诵经。着新净衣，于夜半后闃寂，独处清静室中，叩齿九通，东向端坐，诵咏是经。于是时也，太真御几，玉

妃拂筵。万神班列，诸天临轩。三界侍卫，五帝司迎。然后闭目静思，存想是经，不觉身处五云之内，俄见其身光明赫奕。上升天宫，众真下迎。心有所请，一切应奉。仙丹妙宝，随意自得。故当依科闭心，奉行此经。乃至三世金仙、十方大圣，皆从此经，依按修奉，故顿得超证无上妙道。是此帝也，诸佛之师，众圣之王。是故凡夫值遇是经，致以五帝辅翼，召使神仙，御役神宫，运导阴阳。千真敬仰，万神慑伏。百邪避路，群魔束形。命过之后，即得南宫受炼，飞步上清。逍遥自在，与道长存。又设复世间众生，曾闻是经，心常渴仰。能于家中择清净处，画帝尊像，日夜虔虔，晨昏济济。香花灯果，尊重供养，称名瞻礼，是人当得三十种上妙功德：一者诸仙赞重，二者先亡生天，三者宿殃解脱，四者所往通达，五者无盗贼事，六者所求遂心，七者除水火厄，八者横事潜消，九者夜梦吉祥，十者疾病不临，十一者智慧聪明，十二者人见欢喜，十三者衣食丰盛，十四者子孙荣贵，十五者六亲见喜，十六者门族和睦，十七者除三恶报，十八者转女成男，十九者形容端严，二十者为国大臣，二十一者生为帝王，二十二者鬼神钦仰，二十三得宿命通，二十四者诸神护念，二十五者九族受荫，二十六者处世长年，二十七者有情赖善，二十八者魔王保迎，二十九者决超三界，三十者白日上升。

尔时天尊复告四众，此经功德能碎铁围诸山，竭苦海水，破大地狱，拔重罪苦，降暴恶魔，护诸国土。能灭一切恶鬼，能除一切重病，能解一切恶毒，能离一切恶人，能伏一切毒兽，能摧一切邪道。一切诸天，皆令降伏。其余功德，说不可尽。尔时道场大众、金仙菩萨、真圣眷属，闻是说已，欢喜踊跃，稽首敬礼，而作颂曰：“大哉至道，无宗上真。上度诸天，下济幽魂。上无师祖，惟道为身。丹台紫府，金阙玉京。秘此妙法，溥福含灵。灭我万罪，增我遐龄。万神朝礼，魔王保迎。功德昌盛，黄录书名。渺渺亿劫，使我长存。”于是众等说是颂毕，稽首皈依，奉辞而退。

北 斗 真 经

尔时太上老君以永寿元年正月七日，在泰清境上太极宫中，观见众生亿劫漂沉，周回生死。或居人道，生在中华；或生夷狄之中；或生蛮戎之内；或富或贵，或贱或贫。暂假因缘，堕于地狱。为无定故，罪业牵缠，魂系阴司，受苦满足，人道将违。生居畜兽之中，或生禽虫之属，转乖人道，难复人身。如此沉沦，不自知觉，为先世迷真之故，受此轮回。乃以哀悯之心，分身教化。化身下降，至于蜀都。地神涌出，扶一玉局，而作高座。于是老君升玉局坐，授与天师《北斗本命经诀》。广宣要法，普济众生。

是时，老君告天师曰：“人身难得，中土难生。假使得生，正法难遇。多迷真道，多入邪宗，多种罪根，多肆巧诈，多恣淫杀，多好群情，多纵贪嗔，多沉地狱，多失人身。如此等缘，众生不悟，不知正道，迷惑者多。我今哀见此等众生，故垂法教，为说良缘，令使知道知身性命，皆凭道生。了悟此因，长生入道。种子不绝，世世为人。不生无道之乡，不断人之根本。更能心修正道，渐入仙宗，永离轮回，超升成道。我故示汝妙法，令度天民归真知命。可以本命之日，修斋设醮，启祝北斗、三官、五帝、九府、四司，荐福消灾。奏章恳颂，虔诚献礼种种香华，时新五果。随世威仪，清静坛宇，法天像地。或于观宇，或在家庭，随力建功，请行法事。功德深重，不可具陈。念此大圣北斗七元真君名号，当得罪业消除，灾衰洗荡，福寿资命，善果臻身。凡有急难，可以焚香诵经，克期安泰。于是说大圣北斗解厄应验曰：“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三灾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四杀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五行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六害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七伤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八难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九星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夫妻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男女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产生厄；大圣北

斗七元君，能解复连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疫疠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疾病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精邪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虎狼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虫蛇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劫贼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枷棒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横死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咒誓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天罗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地网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刀兵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水火厄。于是七元君，大圣善通灵，济度诸厄难，超出苦众生。若有急告者，持诵保安宁。尽凭生百福，咸契于五行。三魂得安健，邪魅不能停。五方降真气，万福自来并。长生超八难，皆由奉七星。生生身自在，世世保神清。善似光中影，应如谷里声。三元神共护，万圣眼同明。无灾亦无障，永保道心宁。”

老君曰：“北辰垂象而众星拱之，为造化之枢机，作人神之主宰。宣威三界，统御万灵。判人间善恶之期，司阴府是非之目。五行共禀，七政同科。有回死注生之功，有消灾度厄之力。上至帝王，下及庶人，尊卑虽则殊途，命分俱无差别。凡夫在世迷谬者，多不知身属北斗，命由天府。有灾有患，不知解谢之门；祈福祈生，莫晓归真之路。致使魂神被系，祸患来缠。或重病不痊，或邪妖克害。连年困笃，累岁屯遭。塚讼征呼，先亡复连。或上天谴责，或下鬼诉诬。若有此危厄，如何救解？急须投告北斗，醮谢真君，及转真经，认本命真君，方获安泰，以至康荣。更有深妙，不可尽述。凡见北斗真形，顶礼恭敬。

“北斗第一，阳明贪狼太星君（壬生人属之）；北斗第二，阴精巨门元星君（丑亥生人属之）；北斗第三，真人禄存真星君（寅戌生人属之）；北斗第四，玄冥文曲纽星君（卯酉生人属之）；北斗第五，丹元廉贞纲星君（辰申生人属之）；北斗第六，北极武曲纪星君（巳未生人属之）；北斗第七，天关破军关星君（午生人属之）；北斗第八，洞明外辅星君；北斗第九，隐光内弼星君；上台，

虚精开德星君；中台，六淳司空星君；下台，曲生司禄星君。如是真君名号，不可得闻。凡有见闻，能持念者，皆道心深重，宿有善缘。得闻持诵，其功德力，莫可称量。若正信男女，值此真经，智慧性圆，道心开发，出群迷径，入希夷门。归奉真宗，达生荣界。于三元八节，本命生辰，北斗下日，严置坛场，转经斋醮。依仪行道，其福无边。世世生生，不违真性，不入邪见。持经之人，常持诵七元真君所属尊号，善功圆满，亦降吉祥。即说北斗咒曰：“北斗九辰，中天大神。上朝金阙，下覆昆仑。调理纲纪，统制乾坤。大魁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高上玉皇，紫微帝君，大周天界，细入微尘。何灾不灭，何福不臻。元皇正气，来合我身。天罡所指，昼夜常轮。俗居小人，好道求灵，愿见尊仪，永保长生。三台虚精，六淳曲生，生我养我，护我身形。魁、彪、魑、魍、魃、魍、魍、尊帝，急急如律令！”

老君曰：“凡人性命五体，悉属本命星官之所主掌。本命神将、本宿星官，常垂荫佑，主持人命，使保天年。凡俗无知，终身不悟。夫本命真官，每岁六度降在人间，降日为本命限制。有南陵使者三千人，北斗真君七千神将，本命真官降驾，众真悉来拥护，可以消灭忤罪，请福延生。随力章醮，福德增崇。其有本命限期将至，自身不知，不设斋醮，不修香火，此为轻生迷本，不贵人身。天司夺禄，减算除年，多致夭丧。迷误之者，虽遇经诀，怀不信心，毁谤真文。如此之人，身谢之后，沦没三途，漂沉诸趣，永失人身。深可悲哀，自致斯苦。若本命之日，能修斋醮，善达天司，一时于本命限期，开转真经，广陈供养，使三生常为男子身，富贵聪明，人中殊胜。其有生身果薄，虽在人中，贫穷下贱。纵知本命，无力修崇，能酌水献花，冥心望北极，稽首礼拜，念本命真君名号者，亦不虚过本命限期，皆得延生注福，系系人身，灾厄蠲除，获福无量。”

天师欢喜，踊跃作礼。赞叹难可得遇无上法桥。

老君重告天师曰：“世人罪福善恶，皆属天司。忏罪消灾，莫越修奉。遇本命生辰，告身中元辰驿马，削落三灾九厄，保见今眷属安宁。凡有上士于本命生辰，持此真文者，外伏魔精，内安真性。功沾水陆，喜及存亡。悔过虔恭，渐登妙果。重立玄功，证虚无道。乃得圣智圆通，隐显莫测；出有入无，逍遥云际；升入金门，与圣合真；身超三界，永不轮转；寿量无穷，快乐自在。凡有男女，于本命生辰，及诸斋日，清净身心焚香，持此真文，自认北极本命所属星君，随心祷祝，善无不应。灾罪消除，致感万圣千真，俱来卫护。此文所在之处，千真敬礼，万圣护持，魔鬼潜消，精灵伏匿。世有灾殃，悉皆消灭。是名《北斗本命延生经诀》，乃修真之径路。得道逍遥，皆因此经；证圣成真，皆因此经；出离生死，皆因此经；保护男女，皆因此经；保命延年，皆得自在。永为身宝，福寿可称。保而敬之，非人勿示！”

老君说经将毕，龙鹤天仙来迎，还于玉京。是时天师受得妙法，而作是言：“誓愿流行，以传善士。若有男女，受持读诵，我当与十戒仙官，所在拥护。”于是再拜老君，而赞曰：“家有北斗经，本命降真灵。家有北斗经，宅舍得安宁。家有北斗经，父母保长生。家有北斗经，诸厌化为尘。家有北斗经，万邪自归正。家有北斗经，营业得称情。家有北斗经，阖门自康健。家有北斗经，子孙保荣盛。家有北斗经，五路自通达。家有北斗经，众恶永消灭。家有北斗经，六畜保兴生。家有北斗经，疾病得痊瘥。家有北斗经，财物不虚耗。家有北斗经，横事永不起。家有北斗经，长保亨利贞。”

老君曰：“善哉！善哉！汝可宣扬正教，福利无边。普及众生，永沾胜善。”天师稽首礼谢，信受奉行。

三元妙经

尔时救苦大仙在大罗天上，九气紫微天宫，上白道君曰：“集会三元天、地、水官，三界四府，众圣曹官，考较司，同诸仙众，讲说经法，救拔众生。放大光明，照见天下万国，九州之地，江河湖海之内，阎浮世界之中。受苦众生，造恶非善，广结冤仇。多行不足，财交不明；不敬天地，日、月、三光；呵风骂雨，欺神灭像；瞒天昧地，亵渎圣贤；不敬父母，伯叔六亲；奸盗邪淫，不忠不孝；非礼非义，断绝往来恩路；不敬五谷，秽污糟践；不行正道，大斗小称；明瞒暗骗，横言曲语；白口咒诅，怨天恨地；不恤己身，不修片善。天不容，地不载。致生恶毒，多起瘟疫；多招讼非，轻重难逃；故作事因，得此过报。恶难临身，无处解释。”于是救苦大仙端简上告。

三元天官曰：“善哉！善哉！此等众生，遭刑苦难。若有善男信女，皈依三元，斋戒三年圆满，发心转诵此经，三五十遍，千五百遍，踊跃忏悔，悔过愆尤。”道君曰：“即有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于是告下。

三元天尊即驾五色祥云，行九气清风，至都会府，云台山上。放大毫光，广大慧力。无边法显，济民救苦，福应万灵。诸天升降，除无妄之灾，解有仇之愆；赐千祥之福，脱九厄之难，离三途之若，痴蠢康泰。削去原罪，拔除冤根，永消愆尤。父母存亡，沾恩离苦。四生六道，饿鬼穷魂，孤魂野鬼，九玄七祖，未离地狱之中存亡众生，钮械枷锁，囹圄闭塞。于是地官至七月十五日，即与狱囚地狱受苦众生，除罪簿，灭恶根，削死名，上生籍。已去提，未去提；已提至，未提至；已结证，未结证；已发觉，未发觉；咸赦除之。地官曰：“五刑十恶等罪，永不赦除。”

天尊言：“颠𪔐𪔐𪔐，蛇牙虎口，心如锥刀。恶毒之人，鬼眼鬼心，多计巧言，喷瞒痴愚，蠢子何知。割他肉，不念他贫，只

念己富，肥家润身。使心用心，返累己身。心根结成，罪根难灭。贪财利己，天雷霹雳，瘟气流传，缠害身体。冤愆相并，并及子孙。”

于是，救苦大仙再告天官，天官曰：“转诵此经，至满千遍。大作踊跃，悔过愆尤，断恶修善，即有地官赦罪，所有恶孽愆尤，俱一赦除。心心志志，尽一皈正；恍恍惚惚，耳目心定。神魂安静，精神复旧，罪灭福生。无量功德，其福无边。”

道君曰：“世界众生，招瘟惑灾，毒气流行。众生染着，皆是造恶非善，冤仇相并，致生恶疾，淹延未愈。若诵此经，病即痊愈。若诵经者，至端阳中元之日，即有三元追回行瘟等众，考较轻重等罪，俱一赦除。”

水官曰：“世间夫妇，命犯孤辰寡宿，刑害绝嗣，皆是前生不施，今生受之。若有善男信女，晨夕好静，沐浴烧香，燃灯诵经，修斋布施，悔过愆尤，便生端正有相之男，聪明富贵之子，声振五湖四海。宿世今生，胡作误为，谋财负命。今世为儿，取命化财。女人妊娠三朝五日，不行分娩，或在身儿亡，生下儿亡，三、六、九岁儿亡，十二、五岁儿亡。一日一夜，万死万生，俱是冤愆相临，化身化财，骗协财物，化为畜生。若有善男信女，发心施财，斋戒沐浴，转诵此经，悔过愆尤，即使愆尤永释，人鬼分离；产生无难，母子双全；关煞无刑，生育成人；利益双亲，经力弘深。祈福福至，攘祸祸消。”

天尊言：“仇人冰泮，冤家债主，自消自灭。孤魂等众，九玄七祖，四生六道，轮回生死。出离地狱，即往东极天界，救苦门庭。救苦地上好修行，只有天堂无地狱。阎王一见，不敢高声；童子夜叉，擎拳拱手；牛头马面，总尽皈依。一十八重地狱，狱狱逍遥；三十三天天宫，宫宫自在。超生天堂之境，即无地狱之声。出离地狱，永离苦难。径往人天，超生净土，快乐无量。一去一来，无挂无碍。”

水官曰：“天下众生，星辰不顺，运限迟留。凶曜冲并，多生疾病。或瘟病相侵，或痢疾疮毒相侵，或肿毒疥癩相侵，气候喉癢相侵，咽喉风毒相侵，泄泻风痰相侵，祖传瘟气相侵，住基风水相侵，邪师败圣相侵，火眼癆瘵相侵，吐血蛊毒相侵，白口咒诅相侵，刀兵火盗相侵，水淹癫狂相侵，吊颈枷锁相侵，秽门闭涨相侵，年月日時不利相侵，斫伐坛庙树木相侵，挖坑动土相侵，开基开沼相侵，添新换旧相侵，修前整后相侵，疟疾疹疾相侵，瘟灾瘟气相侵，官符口舌相侵，致生恶病来缠。众生染着，至于丧亡。若诵此经，即使恶疾不缠，吉星拥护，凶曜退散，万祸冰消，千祥云集。经通天界，福临人间。”

天尊言：“天下众生，江河湖海舟航商贾，风波汹涌，惊惶忧惧。若诵此经，皈依天、地、水官，水府众圣，即使风恬浪静，水途安妥；舟航稳载，绳缆圣牢。所谋顺遂，诸圣拥护，万神赐福。”

于是天尊而说偈曰：

九气青天上，日月星斗真。
 天地水官帝，云雷电鼓随。
 金童执华幡，玉女捧香花。
 五绝祥云内，放出白毫光。
 照一切天下，显身救众生。
 庆云祥烟护，拔离诸苦难。
 兴云布洪雨，驱雷掣电行。
 卷起扬尘土，神气威猛烈。
 广大智慧力，法显无边济。
 无极无量法，无量度众生。
 无极无量光，照出诸魂众。
 一切冤家鬼，尽离地狱中。
 存亡诸众生，一切离苦难。

天尊说经已毕，若诵此经，随力见功，酌水献花，其福自应。

家有此经，宅舍光明，灾难无侵。佩带此经，万神拥护，鬼祟永灭。心念不空，福力自然，神力扶持，随心应口。此经共计一千六百七十五字，字字真诠，句句消愆，行行灭罪，卷卷赐福。一切诸天上帝、三界十方众圣，闻说此经，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作礼而退。